

編主鐸振鄭

庫文界世

—3—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七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世界文庫

— 3 —

甲種每冊實價壹圓伍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 輯 人 鄭 振 鐸
發 行 所 徐 伯 昕
發 行 所 生 活 書 店
印 刷 所 生 活 印 刷 所

鄭 振 鐸 上海福州路復興里
徐 伯 昕 上海福州路
生 活 書 店 第三八四號
生 活 印 刷 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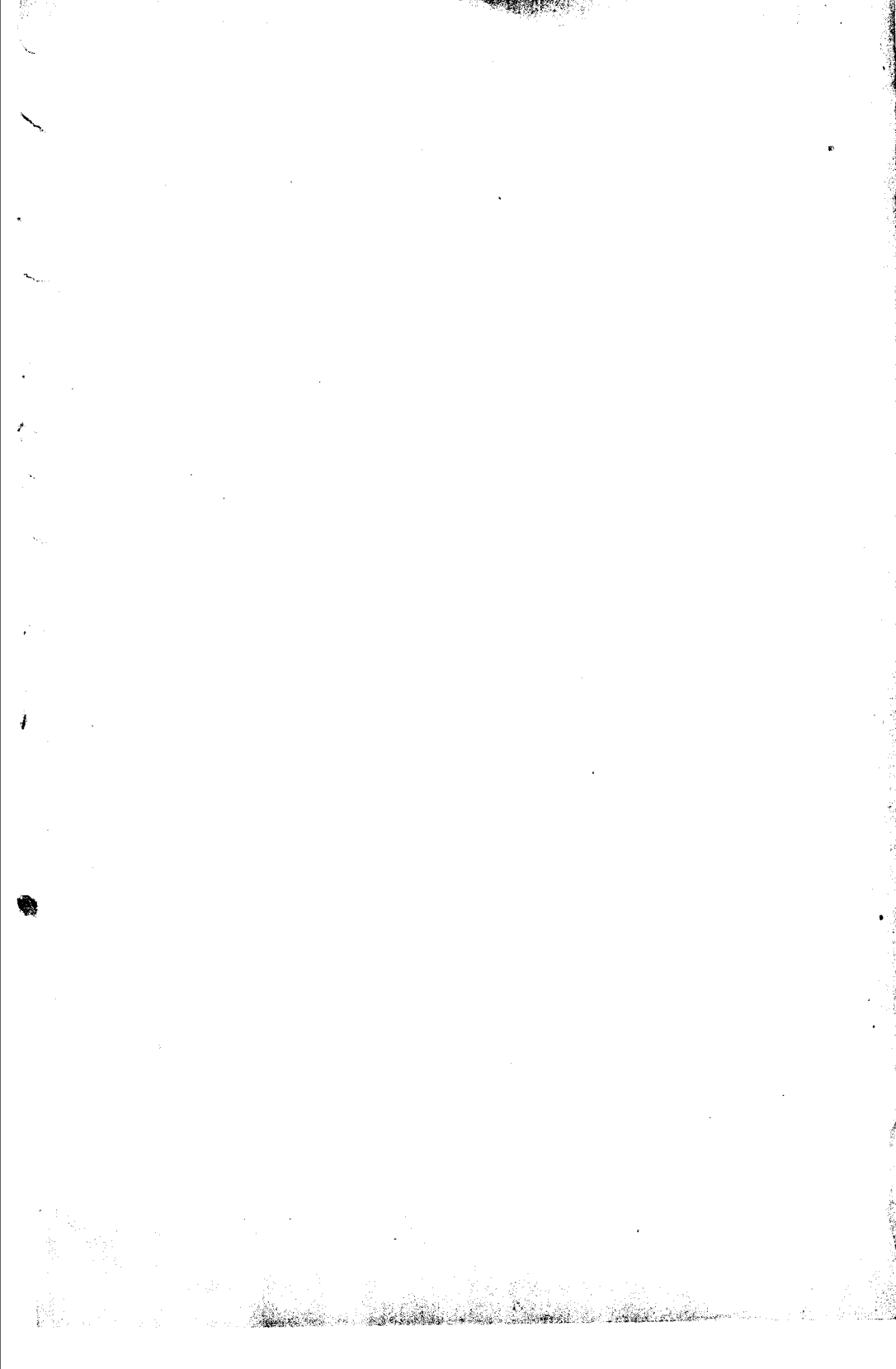
世界文庫 第三冊目錄

王右丞詩集(下)	唐·王維撰	八五
南唐二主詞話	五代·李璟李煜撰	九二
滄浪詩話	嚴羽撰	九七
嬌紅記	宋·梅洞撰	九五七
嬌紅記雜劇	劉兌撰	九五五
艾子後語	陸灼撰	一〇七
艾子後語(下)	邱濬撰	一〇五
投筆記	邱濬撰	一〇六
金瓶梅詞話(三)	馮夢龍編	一〇九五
警世通言(三)	馮夢龍編	一〇九五
吉訶德先生傳(三)	塞萬提斯作	一二五
死魂	果戈理作	一四一
箱中人	司湯達作	一七一
步福羅格太太	納桑來·霍桑作	一九九
步福羅格太太	納桑來·霍桑作	一九九
牧師的黑面紗	納桑來·霍桑作	二〇五
冰島漁夫(三)	黎烈文譯	二二七
塞維勒的理髮師	博馬爾舍作	二二五
塞維勒的理髮師	博馬爾舍作	二二五
英吉利斷片	海涅作	二三五
英吉利斷片	海涅作	二三五

王右丞詩集 (三)

唐 王維作

鄭振鐸校



唐王右丞集卷第五

唐尚書右丞贈秘書監王維

送魏郡李太守赴任

與君伯氏別，又欲與君離。君行無幾日，當復隔山岐。蒼茫秦川盡，日落桃林塞。獨樹臨關門，黃河向天外。前經洛陽陌，宛路一作故人稀。故人離別盡，淇上轉駘騑。企予悲送遠，惆悵惟陽路。古木官渡平，秋城鄴宮故。想君行縣日，其出從如雲。遙思魏公子，復憶李將軍。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舜觀羣后，有苗不服。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勳于戚之舞，興斧鉞之誅。乃賈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我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道之行，先天下布化，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苦垂為東道之標，戴勝為西門之候。豈甘心于印杖，非微賈于苞茅。亦由呼韓來朝，舍於蒲陶之館，卑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玉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實遠物。百神受職，五老告期。况乎戴髮含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國，日本為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遠，繼舊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賈方物于天子。司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夷之邸。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來，廢關弛禁。上敷文教，虛至實歸。故人民雜居，往來如市。晁司馬結髮游聖，負笈辭親。問禮於老聃，學詩於子夏。魯借車馬，孔丘遂適於宗周；鄭獻縞衣，季札始通於上國。名成太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於高國；在楚猶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鸞遺母。不居一國，欲其畫錦還鄉。莊馬既羶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去。於是馳首北闕，裹足東轅。篋命賜之衣，懷敬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經於絕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器於異姓之國。

●原無序，今據趙本補錄。 ●元碑作「止」。 ●「舊本作朝。」

琅邪臺上，迴望龍門，碣石館前，竄然鳥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迴，鷓首乘雲，則八風却走。扶桑若齊，鬱島如萍。沃白日而篠三山，浮蒼夫而吞九域。黃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燕不知其所之，何想思之可寄。嚙去帝鄉之故舊，謂本朝之君臣，詠七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玉度，論彼蕃臣。三寸猶在，樂殺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逾尊。子其行乎！余附言者。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鯨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椰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送徐郎中

東郊春草色，驅馬去悠悠。况復鄉山外，猿啼湘水流。島夷傳露版，江館候鳴驪。卉服爲諸吏，珠官拜本州。孤鶯吟遠墅，野杏發山郵。早晚方歸奏，南中絕忌秋。

送李判官赴江東

聞道皇華使，方隨皂蓋臣。封章通左語，冠冕化文身。樹色分楊子，潮聲滿富春。遙知辨璧吏，恩到泣珠人。

送康太守

城下滄江水，江邊黃鶴樓。朱欄將粉蝶，江水映悠悠。鏡吹發夏口，使君居上頭。郭門隱楓岸，候吏趨蘆洲。何異臨川郡，還來作康樂侯。

送陸員外

郎署有伊人，居然古人風。天子顧河北，詔書錄征東。拜手辭上官，緩步出南宮。九河平原外，七國薊門中。陰風悲枯桑，古塞多飛蓬。萬里不見漢，蕭條胡地空。無爲費中國，更欲邀奇功。邊邊前相送，握手嗟異同。行當封侯歸，肯訪南山翁。

送封太守

- 「一作途。」
- 「一作髮。」
- 元禪作「色早。」
- 元禪，或作「纒。」
- 「一作東江。」
- 趙作「桑。」
- 元禪及或均作「除。」

忽解羊頭削，聊馳熊軾。轉揚發夏口，按節向吳門。帆映丹揚郭，風撥赤岸村。百城多候吏，露冕一何尊。

送王尊師歸蜀中拜掃
大羅天上神僊客，濯錦江頭花柳春。不爲碧雞稱使者，唯令白鶴報鄉人。

送崔五大守

長安廐吏來到門，朱文露網動行軒。黃花縣西九折坂，玉樹宮南五丈原。褒斜谷中不容轡，唯有白雲當露冕。子午山裏杜鵑啼，嘉陵水頭行客飯。劍門忽斷蜀川開，萬井雙流滿眼來。霧中遠樹刀州出，天際澄江巴字迴。使君年幾三十餘，少年白首專城居。欲持畫省郎官草，迴與臨邛父老書。

送宇文大守赴宣城

寥落雲外山，迢遞舟中賞。鏡吹發西江，秋空多清響。地迥古城蕪，月明寒潮廣。時賽敬亭神，復解習師網。何處寄相思，南風吹一作五兩。

送嚴秀才還蜀

寧親爲令子，似舅即賢甥。別路經花縣，還鄉入錦城。山臨青塞斷，江向白雲平。獻賦何時至，明君憶長卿。

送李睢陽

將置酒，思悲翁。使君去，出城東。麥漸漸，雉子斑，槐陰陰，到瀟關。騎連連，車過過，心中悲。宋又遠，周間之。南淮夷，東齊兒。碎碎織練與素絲，遊久買客信難持。五穀前熟方可爲，下車閉閣君當思。天子當殿儼衣裳，大官尙食陳羽觴。彤庭散綬垂明璫，黃紙詔書出東廂。輕執墨綉爛生光，宗室子弟君最賢，分憂當爲百辟先。布衣一言相爲死，何況聖主恩如天。鑿鑿嘖嘖魯侯族，明年上計朝首師。須憶今日斗酒別，慎勿富貴忘我爲。

送張判官赴河西

●元綬凌作「首」 ●「一作蕭」 ●「一作未央」 ●趙作「筆」 ●元綬作「遠道」

單車會出塞，報國敢邀勳。見逐張征虜，今思霍冠軍。沙平連白雪，蓬卷入黃雲。慷慨倚長劍，高歌一送君。

送岐州源長史歸同 ● 在崔常侍幕時崔常侍已歿

握手一相送，心悲安可論。秋風正蕭索，客散孟常門。故驛通槐里，長亭下蘆。原征西舊旌節，從此向河源。

送綦母校書棄官還江東

明時久不達，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念君拂衣去，四海將安窮。秋天萬里靜，日暮澄江空。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和光漁鳥際，澹爾蒹葭叢。無庸客昭世，衰髮日如蓬。頑疎暗人事，僻陋遠天聰。微物縱可採，其誰爲至公。今亦從此去，歸耕爲老農。

送張道士歸山

先生何處去，王屋訪茅君。別婦留丹訣，驅雞入白雲。人間若剩住，天上復離羣。當作遼城鶴，仙歌使爾聞。

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春。一作依依楊柳春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送六舅歸隨潭

伯舅更淮南，泗、卓、魯方喟然。悠悠不自競，退耕東臯田。條桑臘月下，種杏春風前。酌醴賦歸去，共知陶令賢。

送方尊師歸嵩山

仙官欲往九龍潭，節朱幡倚石龕。山壓天中半天上，洞穿江底出江南。瀑布杉松常帶雨，夕陽彩翠忽成嵐。借問迎來

雙白鶴，已曾衡岳送蘇耽。

● 趙「同」上有「源與余」三字。

● 「一作柏。」

● 「一作祕。」

● 元稹及凌均作「九。」

● 元稹及凌均作「白。」

● 趙作

「余。」

● 元稹、凌趙作「毛。」

● 諸本作「訣。」

● 元稹、凌作「昔離刺。」

● 諸本作「新。」

● 元稹、凌作「毛。」

● 凌作

「松杉。」

● 「一作香。」

同崔興宗送瑗公

嘗從石菌閣，新下穆陵關。獨向池陽去，白雲留故山。綻衣秋日裏，洗鉢古松間。一施傳心法，唯將戒足還。

同前

崔興宗

行苦神亦秀，冷然溪上松。銅瓶與竹枝，來自祝融峯。常願入巖岳，藏經訪遺蹤。南歸見長老，且爲說心胸。

送錢少府還藍田

草色日向好，桃源人去稀。手持平子賦，目送老萊衣。每候山櫻發，時同海鷺歸。今年寒食酒，應得返柴扉。

留別錢起

卑棲却得性，每與白雲歸。徇祿仍懷橘，看山免採薇。暮禽先去馬，新月待開扉。霄漢時回首，知吾青瑣闈。

送丘爲往唐州

宛洛有風塵，君行多苦辛。四愁連漢水，百口寄隨人。槐色陰清晝，楊花惹暮春。朝端肯相送，天子綉衣臣。

留別丘爲

歸鞍白雲外，綠繞出前山。今日又明日，自知心不閑。親勞簪組送，欲趁鶯花還。一步一迴首，遲遲同近關。

送元中丞轉運江淮

薄悅歸天府，輕徭賴使臣。歡沾賜帛老，恩及卷綰人。去問珠官俗，來經石却春。東南高亭上，莫使有風塵。

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聞，白雲無盡時。

①「一作送衡岳公南歸。」

②諸本作「定。」

③「一作是。」

④此詩見錢起集，文苑英華及唐詩紀事亦均以爲係起作。

⑤凌作

「猶。」

⑥凌作「花。」

⑦以上「四句，一作：別山如昨日，春露已沾衣，采蕨猿盈手，看花空賦歸。」

⑧此詩亦見錢起集。

⑨「一作

賦。」

⑩凌作「看。」

⑪凌作「城。」

⑫元稹凌道作「御。」

送張五歸山

送君盡惆悵，復送何人歸？幾日同攜手，一朝先拂衣。東山有茅屋，幸為歸。荆扉當亦謝官去，豈令心事違。

齊州送祖三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入。天寒遼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君猶佇立。

送別

送君南浦淚如絲，君向東州使我悲。為報故人顛覆盡，如今不似洛陽時。

送崔九與宗遊蜀

送君從此去，轉覺故人稀。徒御猶題首，田園方掩扉。出門當旅食，中路授寒衣。江漢風流地，遊人何處歸？

送熊九赴任洛陽

魏國應劉氏，寂寞文雅空。漳河如舊日，之子繼清風。阡陌銅臺下，閭閻金虎中。送車盈灞上，輕騎出關東。相去千餘里，西園明月同。

月同。

送崔興宗

已恨親皆遠，誰憐友復稀。君王未西顧，遊宦盡東歸。塞關山，河淨，天長雲樹微。方同菊花節，相待洛陽扉。

送綰雲苗太守

手疏謝名王，腰章為長吏。方從會稽邸，更發汝南騎。按節下松陽，清江響鏡吹。露冕見三吳，方知百城貴。

送李太守赴上洛

南山包楚鄧，積翠滿沈沈。驛路飛泉酒，關門落照深。野花開古戍，行客響空林。板屋春多雨，山城畫欲陰。丹泉通虢略，白羽抵荆

●題作「掃」。●元碑，或作「周」。●元碑，或題作「安」。●唐本作「彼」。●元碑，或均作「通」。●或作「江」。●順元碑及凌均作「主」。●一作郊。

岸。若見西山爽，應知黃綺心。

送從弟蕃遊淮南

讀書復騎射，帶劍遊淮陰。淮陰少年輩，千里遠相尋。高義難自隱，明時寧陸沈。島夷九州外，泉館三山深。席帆聊問罪，丹服盡成擒。歸來見天子，拜爵賜黃金。忽思鱸魚鱠，復有滄洲心。天寒蕪葭渚，日落雲夢林。江城下楓葉，淮上聞秋砧。送歸青門外，車馬去駸駸。惆悵新豐樹，空餘天際禽。

送平淡然判官

不識陽關路，新從定遠侯。黃雲斷春色，畫角赴邊愁。瀚海經年別，一作交河出塞流。須令外國使，知飲月支頭。

送孫秀才

帝城風日好，况復建平家。玉枕雙文簾，金盤五色瓜。山中無魯酒，松下飲胡麻。莫厭田家苦，歸期遠復賒。

送曹評事

欲逐將軍取右賢，沙場走馬向居延。遙知漢使蕭關外，愁見孤城落日邊。

送權二

高人不可有，清論復何深。一見如舊識，一言知道心。明時當薄宦，解辭去中林。芳草空隱處，白雲餘故岑。韓侯久攜手，河岳共幽尋。慎別千餘里，臨堂鳴素琴。

送高道①弟耽歸臨淮作座上作

少年客淮泗，落拓居下邳。逸遊向燕趙，結客過臨淄。山東諸侯國，迎送紛交馳。自爾厭遊俠，閉戶方垂帷。深明戴家禮，頗學毛公詩。備知經濟道，高臥陶唐時。聖主詔天下，賢人不得遺。公吏奉繡組，安車去茅茨。君王蒼龍闕，九門十二邊。羣公朝調罷，冠劍下丹

①趙作「卉」。②諸本作「起」。③「一作只非」。④唐詩紀事以此詩為王維作。⑤元韓及凌均作「道」。⑥諸本均作「曉」。

野鶴終踉蹌，威鳳徒參差。或問理人術，但致還山詞。天霄降北闕，賜帛歸東菑。都門謝親故，行路日逶迤。孤帆萬里外，渺漫將何之？江天海陵郡，雲日淮南祠。杳冥滄洲上，蕩滌無人知。緯蕭或賣藥，出處安能期。

送劉司直赴安西

絕域陽關道，胡煙與塞塵。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首著隨天馬，蒲桃逐漢臣。當今外國懼，不敢覓如親。

送別

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得顧採薇。既至君門遠，孰云吾道非。江淮渡寒食，京洛縫春衣。置酒臨長道，同心與我違。行當浮桂棹，未幾拂荆扉。遠樹帶行客，孤城當落暉。吾謀當不用，勿謂知吾稀。

懸雲池送從弟

金盃緩酌清歌轉，畫舸輕移艷舞迴。自嘆鵝鶩臨水別，不同鴻雁向池來。

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

天官動將星，漢地柳條青。萬里鳴刁斗，三軍出井陘。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庭。豈學書生輩，窗間著一經。

臨高臺送黎拾遺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

送方城韋明府

遙思葭蔕際，寥落楚人行。高鳥長淮水，平蕪故郢城。使車聽雉乳，縣鼓應雞鳴。若見州從事，無嫌手板迎。

送李員外賢郎

少年何處去？負米上銅梁。借問阿戎父，知爲董子郎。魚腸請詩賦，檀布作衣裳。董茂扶衰病，歸來幸可將。

●元稹作「遊」 ●三顧及凌均作「陰」 ●元稹作「沙」 ●凌作「使」 ●三顧及凌均作「金」 ●「臨長道」三顧及凌均作「長安道」 ●「一作爲誤」 ●元稹作「上」 ●「一作址」 ●諸本作「老」

凌均作「長安道」 ●「一作爲誤」 ●元稹作「上」 ●「一作址」 ●諸本作「老」

送梓州李使君

萬壑樹參天，千山巒杜鵑。山中一半雨，樹杪百重泉。漢女輸檀布，巴人認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送楊少府貶郴州

明到衡山與洞庭，若為秋月聽猿聲。愁看北渚三湘客，惡說南風五兩輕。青草瘴時過夏口，白頭浪裏出湓城。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弔屈平。

送張五諶歸宣城

五湖千里，况復五湖西。漁浦南陵郭，人家春穀溪。欲歸江淼淼，未到草凄凄。憶想南陵鎮，可宜猿更啼。

送友人南歸

萬里春應盡，三江鴈亦稀。連天漢水廣，孤客郢城歸。郎國稻苗秀，楚人菰米肥。懸知倚門望，遙識老萊衣。

送賀遂員外外甥

南國有歸舟，荆門派上流。蒼茫葭葦外，雲水與昭丘。檣帶城烏去，江連暮雨愁。猿聲不可聽，莫待楚山秋。

送楊長吏赴果州

囊斜不容轡，之子去何之。鳥道一千里，猿啼十二時。官橋祭酒客，山木女郎祠。別後同明月，君應聽子規。

送張舍人佐江州同薛據

東帶趨承明，守官唯調者。清晨聽銀虬，薄暮辭金馬。受辭未嘗易，當御方知寡。清範何風流，高文有風雅。忽佐江上州，當自潯陽下。逆旅到三湘，長途應百舍。香爐遠峯出，石鏡澄湖瀉。熏風杏成林，陶潛菊盈把。范蠡常好之，廬山我心也。送君思遠道，欲以數行酒。

①二韻凌均作「夜」。

②趙云：「不敢當是敢不之訛。」

③元綽、凌趙作「近」。

④「一作夜」。

⑤元綽、凌趙作「郎」。

⑥「一作

同」。

⑦元綽及凌作「是」。

⑧「薰風」應據趙作「薰奉」。

⑨趙作「影」。

送草大夫東京留守

人外遺世慮，空端結遐心。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上德撫神運，冲和穆衣襟。雲雷康迪難，江海遂
●飛沉。天工寄人英，龍袞濟一作君臨。名器苟不假，保釐固其任。素●資貴方領，清景照華鬢。慷慨念王室，從容獻官箴。雲旗蔽三川，
畫角發龍吟。晨揚天漢聲，夕卷大河陰。窮人●業已寧，逆虜遺之擒。然後解金組，拂衣東山岑。給事黃門省，秋光正沉沉。功名●與身
遺，老病隨年侵。君子從相訪，重玄其可尋。

送邢桂州

鏡吹喧京口，風波下洞庭。請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舲。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明珠歸合浦，應逐使臣星。

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軍司馬

橫吹雜繁笳，邊風卷塞沙。還聞田司馬，更逐李輕車。蒲●壘●成秦地，莎居●屬漢家。當令犬戎國，朝聘學昆耶。

送別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

黃聖寺送甘●二

浮生信如寄，薄宦夫何有。來往本無歸，別離方此受。柳也蔭春餘，槐陰清夏首。不覺御溝上，銜悲執杯酒。

送孫●二

郊外誰相送，夫君道術親。書生鄒魯客，才子洛陽人。祖席依寒草，行車起暮塵。山川何寂寞，長望淚沾巾！

送崔三往密州觀省

南陌去悠悠，東郊不少留。同懷屬枕戀，獨念倚門愁。路過天山雪，家臨海樹秋。魯運功未報，且莫蹈滄洲。

● 諸本作「廣」。 ● 元禪及凌均作「逐」。 ● 元禪及凌均作「質」。 ● 以上二本均作「久」。 ● 「功名」「一作壯心」。 ● 元

禪凌均作「類」。 ● 元禪凌均作「車」。 ● 「一本作邱」。 ● 二嗣凌均作「年」。 ● 諸本作「廿」。

送沈子福 ● 江東

楊柳渡頭行客稀，峇師灑策向臨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

送丘為落第歸江東

憐君不得意，况復柳條春。為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知爾一作不能薦，羞為獻納臣。

留別山中溫古上人兄并示舍弟綽

解薛登天朝，去師偶時哲。豈唯山中人，兼負松上月。宿昔同遊止，致身雲霞末。開軒臨穎陽，臥視飛鳥沒。好依盤石飯，屢對瀑泉歌。
● 理齊少狎隱 ● 道勝寧外物。舍弟官崇高，宗兄此削髮。荆扉但洒掃，乘閑當過拂。

觀別者

青青楊柳陌，陌上別離人。愛子遊燕趙，高堂有老親。不行無可養，行去百憂新。切切零兄弟，依依向四鄰。都門帳飲畢，從此揮淚逐前侶，含悽動征輪。車從望不見，時時起行塵。余亦辭家久，看之淚滿巾。

別弟綽後登青龍寺望藍田山

陌上新別離，蒼茫四郊晦。登高不見君，故山復雲外。遠樹蔽行人，長天隱秋塞。心悲官遊子，何處飛征蓋？

別綽川別業

依遲動車馬，惆悵出松蘿。忍別青山去，其如綠水何！

同前 ●

山月晚仍在，林風涼不絕。殷勤如有情，惆悵令人別。

● 二韻本均無「福」字。又諸本「福」下有「歸」字。 ● 元綽，凌作「稱」。 ● 元綽及凌均作「漢」。 ● 「少狎隱」元綽作「狎小」。 ● 凌作「狎」。 ● 「一作祝」。 ● 元綽及凌均作「歡」。 ● 可久及凌均作「恨」。 ● 凌作「別」。 ● 「賓親」可久作「親賓」。 ● 凌作「徒」。 ● 凌作「者」。 ● 「官游」凌作「游官」。 ● 趙註：王綽作。

別弟妹二首

兩妹日成長，雙鬟將及人。已能持寶瑟，自解掩羅巾。念昔別時小，未知曠與親。今來始離恨，拭淚方慙慙。小弟更孩幼，歸來不相識。同居雖漸慣，見人猶未覓。宛作越人語，殊甘水鄉食。別此最為難，淚盡有餘憶。

崔九弟欲往南山馬路口號與別

城隅一分手，幾日還相見。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

同前

歸山深淺去，須盡丘壑美。莫學武陵人，暫遊桃源裏。

留別崔興宗

駐馬欲分襟，清寒御溝上。前山景氣佳，獨往還惆悵。

別蔡母潛

端笏明光宮，歷稔朝雲陛。詔看延閣書，高議平津邸。適意輕偶人，虛心削煩禮。盛得江左風，彌工建安體。高張多絕絃，葦河有清濟。嚴冬爽羣木，伊洛方清泚。渭水冰下流，潼關雪中敗。荷蓀幾時還，塵纓待君洗。

新晴晚望

新晴原野曠，極目無氛垢。郭門臨渡頭，村樹連溪口。白水明田春，碧峯出山後。疊月無閑人，傾家事南畝。

漢江臨汎

楚塞三湘接，荆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

登辨覺寺

竹迳從初地，蓮峯出化城。窗中三楚盡，林上九江平。數草承趺坐，長松響梵聲。空居法雲外，觀世得無生。

●一作盧象昇。 ●元綽及凌作「刊」。 ●「一作野」。 ●凌作「外」。 ●諸本作「願」。

涼州郊外遊望

野老才三戶，邊村少四鄰。婆娑依里社，簫鼓賽田神。酒酒澆鷄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紛屢舞，羅襪自生塵。

觀獵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迴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遊感化寺

翡翠香烟合，琉璃寶地平。龍宮連棟宇，虎穴傍簷楹。谷靜惟松響，山深無鳥聲。瓊峰當戶拆，金澗透林鳴。鄧路雲端迥，秦川雨外晴。鷹王衝果獻，鹿女踏花行。抖擻辭貧里，歸依宿化城。繞籬生野蕨，空館發山櫻。香飯青菰米，嘉蔬綠芋羹。誓陪清梵末，端學學無生。

遊悟貞寺

聞道黃金地，仍開白玉田。擲山移巨石，呪嶺出飛泉。猛虎同三徑，愁猿學四禪。買香燃綠桂，乞火踏紅蓮。草色搖霞上，松聲澗月邊。山河窮百二，世界滿三千。梵宇聊憑視，王城遂渺然。灞陵才出樹，渭水欲連天。遠縣分諸郭，孤村起白烟。望雲思聖主，披霧憶羣賢。薄宦慚尸素，終身擬尙玄。誰知草庵客，曾和柏梁篇。

寒食城東即事

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綠蒲涵白芷。溪上人家凡幾家？落花共落東流水。蹴踘踰過飛鳥上，鞦韆競出垂楊裏。少年分日作遊遊，不用清明兼上巳。

春日上方即事

好讀高僧傳，時看辟穀方。鳩形將刻杖，龜殼用支床。柳色春山曉，梨花夕鳥藏。北窗桃李下，閑坐但焚香。

- 元禪，凌均作「村邊」。
- 「一作動」。
- 凌作「殿」。
- 「一作風，非」。
- 「一作萌」。
- 「一作紫」。
- 唐詩紀事以此詩為王維作。
- 「一作場」。
- 凌作「青」。
- 「一作接」。
- 「一作隱」。
- 凌趙諸本作「牛」。

晦日遊大理章卿城南別業四聲依次用

與世淡無事，自然江海人。側聞塵外遊，解弁一本作佳辰。託朱輪。極野昭曠景，上天垂春雲。張組共曲。阜汎舟。過東鄰。故鄉信高會，牢醴及家臣。

郊居杜陵下，永日同攜手。人里藹川陽，平原見峰首。園廬鳴春鳩，林薄媚新柳。上卿始登席，故老前為壽。臨當遊南陂，約略執杯酒。車轍誦微官，惆悵心自咎。

冬中餘雪在，墟上春流駛。風日暢懷抱，山川好天氣。彫胡先豐酌，一作鹿炊膾臚亦雲。一作至。高情浪海岳，浮生寄天地。君子外鸞鵠，埃塵良不啻。所樂衡門中，陶然忘其貴。

高館臨登。破曠望。然。蕩。心。目。淡。蕩。動。雲。天。玲。瓏。賦。墟。曲。鵲。巢。結。空。林。雉。雉。響。幽。谷。應。接。無。閑。暇。徘徊以躑躅。紆組上春堤，側弁倚喬木。弦望忽已晦，後期洲應綠。

冬日遊覽

步出城門東，試騁千里目。青山橫蒼林，赤日圍平陸。渭北走邯鄲，關東出函谷。秦地萬方會，來朝九州牧。鷄鳴咸陽中，冠蓋相追逐。丞相通列侯，羣公餞光祿。相如方老病，獨歸茂陵宿。

汎前陂

秋空自明。迥況復遠人間。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澄波淡將夕，清月皓方閑。此夜任孤棹，夷猶殊未還。

游李山人所居因題屋壁

世上皆如夢，狂來或自歌。問年松樹老，有地竹林多。藥倩韓康賣，門容向子過。翻嫌枕上席，無那白雲何。

- 趙作「勝」；顧元禪及凌作「勝」。
- 元禪及凌作「平」。
- 「共曲」趙作「竟北」。
- 顧元禪及凌作「汎」。
- 元禪及凌作「七」。
- 「車轍」趙作「歸輿」。
- 諸本作「澄」。
- 「一作理」。
- 「一作今」。
- 「一作明月」。
- 「一作陂」。
- 「一作世人」。
- 「一作事」。
- 「一作止」。
- 「一作尙」。
- 「一作奈」。

與蘇盧二員外期游方丈寺而蘇不至因有是作●

共仰頭陀行，能忘世締情。迴看雙鳳闕，相去一牛鳴。法向空林說，心隨實地平。手巾花鬢淨，香帳稻畦成。閑道邀同舍，相期宿化城。安知不來往，翻以得一本作無生。

登河北城樓作

井邑傳

一作傳

嚴上客亭雲霧間。高城眺落日，極浦映蒼山。岸火孤舟宿，漁家夕鳥還。寂寥天地暮，●心與廣川閑。

登裴迪秀才小臺作

端居不出戶，滿目望雲山。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閑。遙知遠林際，不見此簷間。好客多乘月，應門莫上關。

●文苑英華以此詩爲王昌齡作。

●元禪作「樹」。

●凌作「外」。

●「一作空」。

唐王右丞集卷第五終

唐王右丞集卷第六

唐尚書右丞贈祕書監王維

曉行巴峽

際曉投巴峽，餘春憶帝京。晴江一女浣，朝日衆雞鳴。水國舟中市，山橋樹杪行。登高萬井出，眺迥二流明。人作殊方語，鶯爲舊國聲。賴諳山水趣，稍解別離情。

出塞作時爲監察塞上作

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暮雲空積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鵬。護羌校尉朝乘障，被虜將軍夜渡遼。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嫫媯。

自大散已往深林密竹踏道盤曲四五十里至黃牛嶺見黃花川

危逕幾萬轉，數里將三休。廻環見徒侶，隱映隔林丘。颯颯松上雨，潺潺石中流。靜言深溪裏，長嘯高山頭。望見南山陽，白日悠悠。青臯麗已淨，綠樹鬱如浮。曾是厭蒙密，曠然消人憂。

被出濟州

微官易得罪，謫去濟川陰。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聞閭河潤上，并邑海雲深。縱有歸來日，各愁年髮侵。

休假還舊業便使

① 凌作「上」② 「一作百，非」③ 叢刊本闕「驅」下二十一字④ 元編及凌作「露」⑤ 「一作照」⑥ 趙作「多」⑦ 凌

作「暇」⑧ 加詩紀事作處象詩

謝病始告歸，依依入桑梓。家人皆佇立，相候衡門裏。時輩皆長年，成人舊童子。上堂嘉慶畢，願與姻親齒。論舊忽餘悲，目存且相喜。田園轉蕪沒，但有寒泉水。衰柳日蕭條，秋光清邑里。入門乍如客，休騎非便止。中飯顧王程，離憂從此始。

早入榮陽界

汎舟入榮澤，茲邑乃雄藩。河曲閭閻隘，川中煙火繁。因人見風俗，入境聞方言。秋田晚疇盛，朝光市井喧。漁商波上客，雞犬岸傍村。前路白雲外，孤帆安可論。

寒食汜上作

廣武城邊逢暮春，汝陽歸客淚沾巾。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

宿鄭州

朝與周人辭，暮投鄭人宿。他鄉絕儕侶，孤客親僮僕。宛洛望不見，秋霖晦平陸。田父草際歸，村童雨中牧。主人東臯上，時稼遠茅屋。蟲思機杼鳴，雀喧禾黍熟。明當渡京水，昨晚猶金谷。此去欲何言？窮邊拘微食一作祿。

千塔主人

逆旅逢佳節，征帆未可前。窗臨汴河水，門渡楚人船。雞犬散墟落，桑榆蔭遠田。所居人不見，枕席生雲烟。

使至塞上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鴈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吏，都護在燕然。

渡河到清河作

汎舟大河裏，積水窮天涯。天波忽開拆，郡邑千萬家。行復見城市，宛然有桑麻。迴瞻舊鄉國，綠漫連雲霞。

苦熱

- 趙作「榮」
- 凌作「家」
- 凌作「觀」
- 「一作或」
- 凌作「地」
- 元縮作「悲」
- 諸本作「徇」
- 「一作向」
- 諸本作「胡」
- 元縮趙凌作「驕」

赤日滿天地，火雲成山岳。草木盡樵●卷，川澤皆竭涸。輕執覺衣重，樹密●苦陰薄。晷景不可近，絳綵再三濯。思出宇宙外，曠然在寥廓。長風萬里來，江海蕩煩濁。却顧身爲患，始知心未覺。忽入甘露門，宛然清涼樂。

納涼

喬木萬餘株，清流貫其中。前臨大川口，豁達來長風。漣漪含●白沙，素館如遊空。僊臥盤石上，翻濤沃微躬。激流復濯足，前對釣魚翁。食餌凡幾許，徒思蓮葉東。

濟上四賢詠

崔錄事

解印歸田里，賢哉此丈夫。少年曾任俠，晚節更爲儒。遁世東山下，因家滄海隅。已聞能狎鳥，余欲共乘桴。

成文學

寶劍千金裝，登君白玉堂。身爲平原客，家有邯鄲倡。使氣公卿座，論心遊俠場。中年不得志，謝病客遊梁。

鄭叢二山人

翩翩繁華子，多出金張門。幸有先人業，早蒙明主恩。童年且未學，肉食鶩華軒。豈乏中林士，無人獻薦一作至尊。鄭公老泉石，霍子安丘樊。寶樂不二價，著書盈●萬言。息陰無惡木，飲水必清源。吾賤不及議，斯人竟誰論！

偶然作六首

楚國有狂夫，茫然無心想。散髮不冠帶，行歌南陌上。孔丘與之言，仁義莫能獎。未嘗肯問天，何事須擊壤。復笑採薇人，胡爲乃長田舍有老翁，垂白衡門裏。有時農事閑，斗酒呼鄰里。喧聒茅簷下，或坐或復起。短褐不爲繡，園葵固足美。勳則長子孫，不曾向城

市。 往？

●陸本作「蕉」

●凌及趙作「密樹」

●凌趙作「瀟」

●「一作仍」

五帝與三王，古來稱天子。干戈將桿議，畢竟何者是。得意荷爲樂，野田安足鄙。且當放懷去，行行沒餘齒。天一作君

日夕見大行，沉吟未能去。問君何以然？世網嬰我故。小妹日成長，兄弟未有娶。家貧祿既薄，儲蓄非有素。幾回欲奮飛，蹢躅復相顧。孫登長嘯臺，松竹有餘處。相去詎幾許，故人在中路。愛染日已薄，禪寂日已固。忽乎吾將行，寧俟歲云暮。

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自從棄官來，家貧不能有。九月九日時，菊花空滿手。中心竊自思，倘有人送否。白衣攜壺餽，果來還老叟。且喜得斟酌，安聞升與斗。奮衣野田中，今日嗟無負。兀傲迷東西，飄笠不能守。傾倒強行行，酣歌歸五柳。生事不會閑，肯媿家中婦。

趙女彈箏，復能邯鄲舞。夫婿輕薄兒，門難事齊主。黃金買歌笑，用錢不復數。許史相經過，高門盈四牡。客舍有儒生，昂藏出鄒魯。議書三十年，腰下無尺組。被服聖人教，一生自窮苦。

老來嬾賦詩，惟有老相隨。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世人知。名字本皆是，此心還不知。

西施詠

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爲溪越女，暮作吳宮妃。錢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着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沙伴，莫得同車歸。持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

李陵詠時年十九

漢家李將軍，三代將門子。結髮有奇策，少年成壯士。長驅塞上兒，深入單于里。旌旗列相向，簫鼓悲何已。日暮沙漠陲，戰聲煙塵裏。將令驕虜滅，豈獨名王侍。既失大軍援，遂嬰穹廬恥。少小蒙漢恩，何堪坐思此。深衷欲有報，投軀未能死。引領望子卿，非君誰相理。

- 「一作忘。」
- 「一作志。」
- 諸本作「遺。」
- 「一作留。」
- 或作「呼。」
- 元釋及或作「有。」
- 元釋及或均作「嘗。」
- 「一作問。」
- 趙本此下附謝光憲同王十三絕偶然作十首，今不錄。
- 「一作又。」
- 「一作賦。」
- 「一作玉姬。」
- 「一作常。」
- 諸本作「虛。」

鷺子龜禪師

山中燕子龜，路劇羊腸惡。裂地競盤屈，插天多峭崿。瀑泉吼而噴，怪石看欲落。伯雨●訪未知，五丁愁不鑿。上人無生緣，生長居紫閣。六時自植磬，一飲尙帶索。種田燒白雲，斫漆響丹壑。行隨拾栗猿，歸對巢松鶴。時許山神請，偶逢洞仙博。救世多慈悲，即心無行作。周商倦積阻，蜀物多淹泊。巖復乍旁穿，澗唇時外拓。橋因倒樹架，柵值垂藤縛。鳥道悉已平，龍宮爲之涸。跳波誰揭厲，絕壁免捫摸。山木日陰陰，結跏歸舊林。一向石門裏，任君春草深。

息夫人時年二十

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班婕妤三首

玉窗螢影度，金殿人聲絕。秋夜守羅帷，孤燈耿明滅。

宮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疎。那堪聞鳳吹，門外度金輿。

惟來粧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語笑聲。

晚春閑思

新粧可憐色，落日卷羅帷。蟪氣清珍簾，牆陰上玉墀。春蟲飛網戶，暮雀隱花枝。向晚多愁思，閑窗桃李時。

羽林騎闖入

秋月臨高城，城中管絃思。離人堂上愁，稚子堦前戲。出門復映戶，望望青絲騎。行人過欲盡，狂夫終不至。左右寂無言，相看共垂淚。

戲題示蕭氏外甥

樽爾解臨池，渠爺未學詩。老夫何足似，弊宅倘因之。蘆笋穿荷葉，菱花冒鴈兒。郝公不易勝，莫着外家欺。

●諸本作「禹」。

●元稹、凌作「不」。

●元稹、凌作「笑語」。

●諸本作「園」。

●「一作淚」。

●元稹、凌作「感」。

冬夜書懷

冬宵寒且永，夜漏宮中發。草白螢繁霜，木衰澄清月。麗服映頰顏，朱燈照華髮。漢家方尚少，顧影慙朝謁。

秋夜獨坐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學無生。

不遇詠

北闕獻書寢不報，南山種田時不登。百人會中身不預，五侯門前心不能。身投河朔飲君酒，家在茂陵平安否？且共登山復臨水，莫問春風動楊柳。今人作一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說君應知。濟人然後拂衣去，肯作徒爾一男兒。

待儲光羲不至

重門朝已啟，起坐聽車聲。要欲聞清佩，方將出戶迎。晚鐘鳴上苑，疎雨過春城。了自不相顧，臨堂復空情。

聽宮鶯

春樹遶宮牆，春鶯轉曙光。忽驚啼鬢斷，移處睇還長。隱葉棲承露，排花出未央。遊人未應返，爲此思故鄉。

聽百舌鳥

上蘭門外草萋萋，未央宮中花裏栖。亦有相隨過御苑，不知若箇向金堤。入春解作千般語，拂曙能先百鳥啼。萬戶千門應覺曉，建章何必聽鳴雞。

題友人雲母障子 時年十五

君家雲母障，持向野庭開。自有山泉入，非因彩畫來。

賦得清如玉壺冰 京兆府試時年十九

藏冰玉壺裏，冰水類方諸。未共銷丹日，還同照綺疎。抱明中不隱，含淨外疑虛。氣似庭霜積，光言砌月除。曉凌飛鵲鏡，宵映聚螢

●顧元綽作「此」。

●顧元綽作「晚」。

●諸本作「攀」。

●元綽、凌作「自」。

●元綽、凌作「時」。

●「一作闕」。

書。若向夫君比，清心尙不如。

刺嘲史証

清風細雨濕梅花，驂馬先過碧玉家。正值楚王宮裏至，門前初下七香車。

紅牡丹

綠艷閑。且辭紅衣淺復深。花心愁欲斷，春色豈知心。

左掖梨花

閑灑增邊草，輕隨箔外風。黃鸝弄不足，銜入未央宮。

同詠

冷艷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飛。

同詠

巧解迎人笑，偏能亂蝶飛。春風時入戶，幾片落朝衣。

早朝二首

皎潔明星高，蒼茫遠天曙。槐霧鬱不閉，城鴉鳴稍去。始聞高閣聲，莫辨更衣處。銀燭已成行，金門儼驕馭。

柳暗百花明，春深五鳳城。城烏睥睨曉，宮井轆轤聲。方朔金門侍，班姬玉輦迎。仍聞遺方士，東海訪蓬瀛。

菩提寺禁裴迪來相看說逆賊等凝碧池上作音樂供奉人等舉聲便一時淚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

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自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

口號又示裴迪

安得捨塵網，拂衣辭世喧。悠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

●元禪，凌作「知」。 ●元禪，凌作「開」。 ●趙無此二字。 ●諸本作「晴」。 ●凌題作「再」。 ●「一作羅」。

丘爲
墨甫冉

春日直門下省早朝

騎省直明光，雞鳴謁建章。遙聞侍中珮，閣識令君香。玉漏隨銅史，天書拜夕郎。旌旗映園閣，歌吹滿朝陽。官舍梅初紫，宮門柳欲黃。願將遲日意，同與聖恩長。

愚公谷青龍寺與黎昕戲題三首

愚谷與誰去，唯將黎子同。非須一處住，不那兩心空。寧問春將夏，誰論西復東。不知吾與子，若箇是愚公。愚香家愚谷裏，此谷本來平。雖則行無跡，還能響應聲。不隨雲色暗，只待日光明。緣底名愚谷，都由愚所成。借問愚公谷，與君聊一尋。不尋翻到谷，此谷不離心。行處曾無險，看時豈有深。寄言塵世客，何處欲歸臨。

寓言

朱紱誰家子，無乃金張孫。驪駒從白馬，出入銅龍門。問爾何功德，多承明主恩。圖雞平樂館，射雉上林園。曲陌車騎盛，高堂珠翠繁。奈何軒冕貴，不與布衣言。若家御溝上，垂柳夾朱門。列鼎會中貴，鳴珂朝至尊。生死在八議，窮達由一言。須識苦寒士，莫矜狐白溫。

①

雜詩五首

朝因折楊柳，相見洛城隍。隔國無如妾，秦家自有夫。對人傳玉腕，映竹解羅襦。人見東方騎，皆言夫婿殊。持謝金吾子，煩君提玉壺。

雙燕初命子，五桃初作花。王昌是東舍，宋玉次西家。小小能織綺，時時出浣沙。親勞使君問，南陌駐香車。

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紅，寄書家中否？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開花未？

- 趙有「原註：時爲左補闕。」
- 諸本作「昭。」
- 「一作竊林。」
- 趙有「二首」二字。
- 此首應有律韻作「盧象維詩。」
- 趙無「五首」二字。
- 凌作「陽。」
- 「一作梳。」
- 諸本作「獨趙同此。」
- 「一作新。」
- 凌作「結。」

已見寒梅發，復聞啼鳥聲。心視春草長，畏向階前生。

獻始興公時拜右拾遺

寧棲野樹林，寧飲澗水流。不用坐良肉，崎嶇見王侯。鄙哉疋夫節，布褐將白頭。任智誠則短，守仁固其優。側聞大君子，安問黨與讎。所不賣公器，勳爲蒼生謀。賤子跪自陳，可爲帳下不感激有公議，曲私非所求。

上張令公

珥筆趨丹陛，垂瑤上玉除。步簷青瑣闥，方幘畫輪車。市闕千金字，朝開五色書。致君光帝典，薦士滿公車。伏奏迴金駕，橫金重石渠。從茲罷角抵，希復幸儲胥。天統知堯後，王章笑魯初。匈奴遙俯伏，漢相儼簪裾。賈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疎。學易思求我，言詩或起予。嘗從大夫後，何惜隸人餘。

崔興宗寫真

畫君年少時，如今君已老。今時新識人，知君舊時好。

山茶萸

朱實山下開清香寒更發。幸與叢桂花，窗前向秋月。

涼州賽神

涼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頭望廣塵。健兒擊鼓吹羌笛，共弭城東越騎神。

哭殷遙

人生能幾何，畢竟歸無形。念君等爲死，萬事傷人情。慈母未及葬，一女纔十齡。泱泱寒郊外，蕭條聞哭聲。浮雲爲蒼茫，飛鳥不能鳴。行人何寂寞，白日自淒清。憶昔君在時，問我學無生。勸君苦不早，令君無所成。故人各有贈，又不及平生。負爾非一途，痛哭返柴荆。

諸本作「玉階」

翻作「食」

一作問

元稹，凌作「且」

元稹作「菜萸」

諸本作「有」

趙有「原註」

時爲節度判官在涼州作

一作日色

刑。

送君返葬石樓山，松柏蒼蒼賓馭還。埋骨白雲長已矣，空餘流水向人間！

哭孟浩然時爲殿中侍御史知南選至襄陽作

故人不可見，漢水日東流。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州。

哭褚司馬

妄識皆心累，浮生定死媒。誰言老龍吉，未免伯牛災。故有求仙藥，仍餘遺俗杯。山川秋樹苦，窗戶夜泉哀。尙憶青驪去，寧知白馬來。漢臣修史記，莫蔽褚生才。

過沈居士山居哭之

楊朱來此哭，桑扈返於真。獨自成千古，依然舊四鄰。閑簷喧鳥雀，故榻滿埃塵。曙月孤鶯囀，空山五柳春。野花愁對客，泉水咽迎人。善卷明時隱，黔婁在日貧。逝川嗟爾命，丘井嘆吾身。前後徒言隔，相悲詎幾晨。

哭祖六自虛時年十八

否極嘗聞泰，嗟君獨不然。憫凶纒稚齒，羸疾至中年。餘力文章秀，生知禮樂全。翰留天帳覽，詞入帝宮傳。國訝終軍少，人知賈誼賢。公卿盡虛左，朋讖共推先。不恨依窮轍，終期濟大川。才雄望羔鴈，壽促背貂蟬。福善聞前錄，殘良昧上玄。何辜鍛鸞翮，何事與龍泉。躡起長沙賦，麟終曲阜篇。城中君道廣，海內我情偏。乍失疑猶見，沉思悟絕緣。生前不忍別，死後向誰宣。爲此情難盡，彌令憶更纏。本家清渭曲，歸葬舊壘邊。求去長安道，徒開京兆阡。旌車出郊甸，鄉國隱雲天。定作無期別，寧同舊日旋。侯門家屬苦，行路國人憐。送客哀終進，征途哭復前。贈言爲挽曲，奠席是離筵。念昔同攜手，風期不暫捐。南山俱隱逸，東洛類神仙。未省昔

- 趙附儲光毅同王十三維哭殷遙，今不錄。
- 元稹，趙作「洲」。
- 凌作「煖」。
- 凌作「子」。
- 諸本作「巨」。
- 「一作失」。
- 凌作「子」。
- 凌作「族」。
- 「一作維」。
- 元稹，凌趙作「泥」。
- 諸本作「永」。
- 諸本作「聞」。
- 凌作「問」。
- 凌作「昔」。
- 凌作「族」。
- 「一作維」。
- 元稹，凌趙

容間，那堪生死遷。花時金谷飲，月夜竹林眠。滿地傳都賦，傾朝看藥缸。羣公咸屬目，微物敢齊肩。謬合同人旨，而將玉樹連。不期先挂劍，長恐後施鞭。爲善吾無已，知昔子絕焉。琴聲縱不泯，終亦斷悲絃。

歎白髮二首

我年一何長，鬢髮日已白。俯仰天地間，能爲幾時客。惆悵故山雲，徘徊空日夕。何事與時人，東城復南陌。宿昔朱顏成暮齒，須臾白髮變垂髻。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

過秦皇墓時年十五

古墓成蒼嶺，幽宮象紫臺。星辰七曜隔，河漢九泉開。有海人寧渡，無春鴈不廻。更聞松韻切，疑是大夫哀。

故太子太師徐公挽歌四首

功德冠羣英，彌綸有大名。軒皇用風后，俾說是星精。就第優遺老，來朝詔不名。留侯常辟穀，何苦不長生。謀猷爲相國，翊贊奉乘輿。劍履升前殿，貂蟬託後車。齊侯疏土宇，漢室賴圖書。僻處留田宅，仍纔十頃餘。舊里趨庭日，新年置酒晨。聞詩鸞渚客，獻賦鳳樓人。北首辭明主，東堂哭大臣。猶思御朱轅，不惜汗車茵。久踐中台座，終登上將壇。誰言斷車騎，空憶盛衣冠。風日感陽慘，笳簫渭水寒。無人當便闕，應罷太師官。

故西河郡杜太守挽歌三首

天上去西征，雲中護北平。生擒白馬將，連破黑鵬城。忽見芻蕘善，徒聞竹使榮。空留尤氏傳，誰繼卜商名。返葬金符字，同歸石窹棲。卷衣悲畫篋，持屐待鳴雞。容衛都人慘，山川駟馬嘶。猶聞隴上客，相對哭征西。衆獨去園門，秘器出東園。太守留金印，夫人罷錦軒。旌旄轉衰木，鼙鼓上寒原。墳樹應西際，長思魏闕恩。

故南陽夫人樊氏挽歌二首

- ①「一作英」
- ②趙無「二首」二字
- ③「一作畫」
- ④「一作載」
- ⑤元輝、凌趙作「詞」
- ⑥元輝、凌趙作「苦」
- ⑦元輝、凌趙作「守」
- ⑧「一本作妻爲是」
- ⑨元輝、凌

錦衣徐翟獻，補轂罷魚軒。淑女詩長在，夫人法尙存。凝笳隨曉旆，行哭向秋原。歸去將何見，誰能返戟門？
石窠恩榮重，金吾車騎盛。將朝每贈言，入室還相敬。疊鼓秋城動，懸旌寒日映。不言長不歸，環珮猶將聽。

送奚侍郎夫人寇氏二首一無此下七首

東帶將朝日，鳴環映隴辰。能令諫明主，相勸識賢人。遺挂空留壁，題文日覆塵。金鸞將畫柳，何處更知春？
女史悲彤管，夫人罷錦軒。卜筮占二室，行哭度千門。秋日光能淡，寒川波自翻。一朝成萬古，松柏暗平原。

恭懿太子挽歌五首

何悟藏環早，纔知拜壁年。神天王子去，對日聖君憐。樹轉宮猶出，笳悲馬不前。雖蒙絕馳道，京兆別開阡。
蘭殿新恩切，椒宮夕臨幽。白雲隨風管，明月在龍樓。人向青山哭，天臨渭水愁。雞鳴常問膳，今恨玉京留。
騎吹凌霜發，旌旗夾路陳。禮容金節護，冊命玉符新。傳母悲香襍，君家擁畫輪。射熊今夢帝，秤象問何人？
蒼舒留帝寵，子晉有仙才。五歲過人智，三天使鶴催。心悲四祿館，目斷望思臺。若道長安近，何爲更不來？
西望昆池闕，東瞻下杜平。山朝豫章館，樹轉鳳凰城。五校連旗色，千門疊鼓聲。金環如有驗，還向畫堂生。

●「一作葬。」

●元稹、凌趙作「送奚侍郎夫人寇氏挽歌。」

●「一作墓。」

●陸本作「愷。」

●元稹作「非。」

●陸本作

唐王右丞集卷第六終

外編四十七首

東溪飭月 顧元禪外編錄此首。文苑英華亦作王維詩。唐文粹作王昌齡詩。

月從斷山口，遙吐柴門端。萬木分空霽，流陰中夜攢。光連虛象白，氣與風露寒。谷靜秋泉響，巖深青霧殘。清澄入幽夢，破影抱空澗。恍惚琴牕裏，松溪曉思難。

過太乙觀賈生房 顧元禪外編及凌本，俱錄此首。文苑英華亦作王維詩。

昔余棲遁日，之子烟霞鄰。共攜松葉酒，俱簪竹皮巾。攀林遍雲洞，雲一作巖採藥無冬春。謬以道門子，微爲驛御臣。常恐丹液就，先我紫陽賓。天促萬塗盡，哀傷百慮新。躋峻不容俗，才多反累真。泣對雙泉水，還山無主人。

送孟六歸襄陽 一作送孟浩然。顧元禪外編錄此首。文苑英華亦作王維詩。瀛李律體作張子容詩。

杜門不欲出，久與世情疎。以此爲長策，長一作良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

淮陰夜宿二首 以下五首俱見顧元禪外編。註云：宋本作公詩。又載唐孫逖集。文苑英華俱編入行邁類。亦稱逸作蓋與右丞早入衆陽界諸詩同紀。遂誤作右丞詩耳。

水國南無畔，扁舟北未期。鄉情淮上失，歸夢郢中疑。木落知寒近，山長見日遲。客行心緒亂，不及洛陽時。永絕臥烟塘，蕭條天一。秋風淮木落，寒夜楚歌長。宿莽非中土，鱸魚豈我鄉。孤舟行已倦，南越尚茫茫。

趙以劉須溪評本爲底本，凡諸家所載王維詩，未見于劉本者，存入「外編」，今從之。題下各註，並爲趙本所有。

下京口埭夜行

孤帆度綠氛，寒浦落紅曛。江樹朝來出，吳歌夜漸聞。南溟接潮水，北斗近鄉雲。行役從茲去，歸情入雁羣。

山行遇雨

驟雨霽氛盪，空天望不分。暗山惟覺電，窮海但生雲。涉澗猜行潦，緣崖畏宿氛。夜來江月霽，棹唱此中聞。

夜到潤州

夜入丹陽郡，天高氣象秋。海隅雲漢轉，江畔火星流。城郭傳金柝，閭閻閉綠洲。客行凡幾夜，新月再如鉤。

冬夜寓直麟閣

顧元禕外編錄此首。唐詩品彙亦作王維詩。文苑英華作宋之間詩。成按：題中麟閣之名，乃是天授時所改。神龍時無復此稱。則此詩自應歸宋耳。

作標一

直事披三省，省一作一作隆重關。秘七門，廣庭憐雪淨，淨一作一深屋喜爐溫。深屋一作一月幌花虛馥，花一作一風牕竹暗喧。東山白雲意，茲夕寄琴樽。

賦得秋日懸清光

詩高類函，唐詩類苑俱作王維詩。唐詩品彙作無名氏詩。

寥廓涼天靜，晶明白日秋。圓光含萬象，碎影入閑流。迴與青冥合，遙同江甸浮。晝陰殊衆水，斜影下危樓。宋玉登高怨，張衡望遠愁。餘暉如可託，雲路豈悠悠。

山中

顧元禕外編，宋本俱錄此首。

荆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荆溪一作藍田，天寒一作玉關。

從軍行二首

顧元禕本，宋本俱錄此首。樂府詩集亦作王維詩。爲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俱作王涯詩。○行顧元禕本作辭。

戈甲從軍久，風雲識陳韃。今朝拜韓信，計日斬成安。後二句宋本樂府詩集俱作「今朝韓信計，日下斬成安。」

燕領多奇相，狼頭敢犯邊。寄言班定遠，正是立功年。

遊春曲二首

顧元禪本，凌本，俱錄此首。樂府詩集亦作王維詩。唐詩紀事作張仲素詩。萬首唐人絕句作王涯詩。

萬樹江邊杏，新開一夜風。滿園深淺色，照在綠波中。上苑無窮樹，花開次第新。香車與絲騎，風靜亦生塵。無凌本，唐詩紀事樂府詩集俱作何。

相思

顧元禪外編，凌本，俱錄此首。凌本作江。上贈李龜年萬首唐人絕句作相思。

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勸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萬首唐人絕句豆作杏，麤作故，多作休。凌本動作贈。

太平樂二首

顧元禪本，凌本，俱錄此首。樂府詩集亦作王維詩。萬首唐人絕句作王涯詩。唐詩紀事作張仲素詩。○樂顧元禪本，凌本，俱作附。

風俗今和厚，君王在穆清。行看採花曲，盡是泰階平。和顧元禪本作何。聖德超千古，皇威靜四方。蒼生今息戰，無事覺時長。

送春辭

顧元禪本，凌本，俱錄此首。萬首唐人絕句作王涯詩。唐詩紀事全唐詩話並作張仲素詩。

日日人空老，年年春更歸。相歡在尊酒，不用惜花飛。

書事

顧元禪外編，凌本，俱錄此首。

輕陰閣小雨，深院畫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

塞上曲二首

顧元禪本，凌本，俱錄此首。樂府詩集亦作王維詩。萬首唐人絕句作王涯詩。唐詩紀事前首作張仲素詩，後首作王涯詩。

天驕遠塞行，出鞘寶刀鳴。定是酬恩日，今朝覺命輕。
塞塵常爲敵，邊風已報秋。平生多志氣，俯處覓封侯。

贈上行

顧元禪本，凌本俱錄此首。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俱作王涯詩。

負羽到邊州，鳴笳度隴頭。雲黃知塞近，草白見邊秋。

閩人贈遠五首

顧元禪本，凌本俱錄五首。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俱作王涯詩。○又唐詩紀事題作閩人寄遠。

花明綺陌春，柳拂御溝新。爲報遠陽客，流芳不待人。
遠成功名薄，幽園年貌傷。妝成對春樹，不語淚千行。

啼鶯綠樹深，語燕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
形影一朝別，烟波千里分。君看望君處，祇是起行雲。
洞房今夜月，如練復如霜。爲照離人恨，亭亭到曉光。

過友人莊 此本孟浩然八言律詩。今萬首唐人絕句減去後四句作一絕作王維。不知何據。顧元禪外編亦錄此首。

故人員難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感興 此本鄭谷詩。詩學權輿以爲王。摩詰作。顧元禪外編亦錄此首。

禾黍不飽陽，競栽桃李春。翻令力畊者，半作賣花人。

遊春辭二首

顧元禪本，凌本俱錄此首。樂府詩集亦作王維詩。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俱作王涯詩。

曲江絲柳變烟條，寒谷冰隨暖氣銷。纔見春光生綺陌，已聞清樂動雲韶。
經過柳陌與桃谿，尋逐春光著處迷。鳥度時時衝絮起，花繁滾滾壓枝低。

秋思二首

顧元綽本，凌本俱錄此首。樂府詩集作王維詩。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作王涯詩。

網軒涼吹動輕衣，夜聽更生玉漏稀。月渡天光轉濕，鵲驚秋樹葉頻飛。網一本作綠。
宮連太液見滄波，暑氣微消秋意多。一夜輕風蘋末起，露珠翻盡滿池荷。凌本樂府詩集俱作清。

秋夜曲二首

顧元綽本，凌本俱載此首。樂府詩集作王維詩。萬首唐人絕句作王涯詩。全唐詩話唐詩紀事俱作張仲素詩。

丁丁漏水夜何長，漫漫輕陰露月光。秋逼暗蟲通夕響，寒衣未寄莫飛霜。凌本作雲，凌本作壁。
桂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銀箏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歸。

從軍辭

顧元綽本，凌本俱載此首。樂府詩集并前從軍辭二首亦作王維詩。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作王涯詩。

髮頭夜落撻書飛，來奏軍門着賜衣。白馬將軍頻破敵，黃龍戍卒幾時歸。凌本作金。

塞下曲二首

顧元綽本，凌本俱載此首。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並作王涯詩。

辛勅幾出黃花戍，迢遞初隨細柳營。寒晚每愁殘月苦，邊愁更逐斷蓬驚。愁凌本作秋。
年少辭家從冠軍，金裝寶劍去邀勳。不知馬骨傷寒水，惟見龍城起暮雲。

平戎辭二首

顧元綽本，凌本俱載此首。作平戎辭萬首唐人絕句作王涯詩。唐詩紀事前首作王涯詩。後首作張仲素詩。

太白秋高助漢兵，長風夜卷虜塵清。男兒解却腰間劍，喜見從王道化平。漢，顧元綽本作後。

卷旃生風喜氣新，早持龍節靜邊塵。漢家天子圖麟閣，身是當今第一人。

閨人春思 顧元綽本，凌本俱載此首。萬首唐人絕句作王涯詩。全唐詩話唐詩紀事並作張仲素詩。

愁見遙空百丈絲，春風挽斷更傷離。閒花落遍青苔地，盡日無人誰得知。凌本作盡。

贈遠二首 顧元綽本，凌本俱載此首。萬首唐人絕句作王涯詩。唐詩紀事作張仲素詩。

當年只自守空帷，夢見關山覺別離。不見鄉書傳雁足，惟看新月吐蛾眉。脈攀楊柳臨青閣，閒採芙蓉傍碧潭。走馬臺邊人不見，拂雲堆畔戰初酣。

獻壽辭 顧元綽本，凌本俱載此首。萬首唐人絕句唐詩紀事俱作王涯詩。

宮殿參差列九重，祥雲瑞氣捧階濃。微臣欲獻唐堯壽，遙指南山對袞龍。

失題 顧元綽本，凌本俱載此首。亦見萬首唐人絕句。○顧元綽本，萬首唐人絕句作李龜年所歌。凌本作雜詩。樂府詩集作伊州歌第一疊。

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寄書。清，凌本作秋。戎，凌本作軍。寄，凌本作附。

疑夢 見事文類聚

莫驚縮瑟空憂喜，莫計恩讎浪苦辛。黃帝孔邱何處問，安知不是夢中身！

南唐二主詞

五代
李璟·李煜作

二主詞見於尊前集者凡十四闕，此本中並有之，僅闕更漏子「柳絲長」一闕耳。二主詞初輯於宋，今所傳本，殆即陳氏直齋書錄解題所著錄的一本。明萬曆庚申譚爾進嘗重刊之。友人趙斐雲先生嘗得此本，付之影印，惜流傳未廣。清康熙中，侯文燦刻名家詞集，所收二主詞，亦出同源。王靜安先生曾輯唐五代二十一家詞，據「南詞」本校錄，亦即出譚侯所據之本。今以譚本爲底本，而校以侯王二本，其與尊前集、花庵詞選、草堂詩餘、全唐詩等書有異同者，並附註焉。王本原附「校勘記」，今並採入。又王本別有「補遺」數頁，亦附於後。其譚本所已補之搗練子「雲髮亂」一闕，則不復載於補遺。光緒間，雲南楊文斌刊三李詞錄，錄李煜詞三十九首，多采小說，校印不精，不足據。

鄭振鐸

題南唐二主詞

陽羨作南唐書，辭義嚴正。然於二主之文才，未嘗不痛惜焉。爾時家國陰險，如日將莫。二主適別有一副閒心，寄之詞調，竟以此掩不朽矣。是集世所傳南唐二主詞，特其一斑也。讀之皆悽愴悲動，亦復幽閒跌宕，如多態女子，如少年書生。落調纖華，吐心婉擊，竟爲有情人案頭不可少之書。異哉！嗣主少時於廬山瀑布前，構書齋爲它日終焉之計。及大漸之際，羣鶴翔空，雙龍據殿，此豈凡骨邪？後主少而聰穎，尤善屬文，兼攻書畫。至讀其雜製詩，及親誅周后數百餘語，轉折流連，性柔材大，更非人所及也。予謂明道崇德之諡，未足爲嗣主生色；違命侯之封，亦未足爲後主減光。但使二主不爲有國之君，居然慧業文人，自足風流千古，斯亦可爲二主之定論也。萬曆庚申華朝，譚爾進序，并書時年十七。

南唐二主詞目錄

- | | | | |
|--------|-------|-------|-------|
| 應天長一首 | 望遠行一首 | 浣溪沙二首 | 虞美人一首 |
| 烏夜啼一首 | 一斛珠一首 | 菩薩蠻一首 | 更漏子一首 |
| 臨江仙一首 | 望江南一首 | 清平樂一首 | 採桑子一首 |
| 喜遷鶯一首 | 蝶戀花一首 | 烏夜啼一首 | 長相思一首 |
| 搗練子令一首 | 浣溪沙一首 | 菩薩蠻二首 | 望江梅一首 |
| 菩薩蠻二首 | 阮郎歸一首 | 浪淘沙一首 | 採桑子一首 |
| 虞美人一首 | 玉樓春一首 | 子夜歌一首 | 謝新恩六首 |
| 破陣子一首 | 浪淘沙一首 | 搗練子一首 | |

按陳氏書錄解題曰：中主李璟、後主李煜撰。卷首四闕，應天長望遠行各一，浣溪沙二，中主所作，重光嘗書之。墨蹟在盱江晁氏。趙云：先皇御製詞，余嘗見之於麥光紙上，作撥證書，有晁景迂題字。今不知何在矣。餘詞皆重光作。

南唐二主詞

〔南唐中主李璟〕

應天長後主書云：先皇○墨跡，在吳公留家。

一鈎初○月臨粧鏡，蟬鬢鳳釵慵不照。重簾靜，層樓迥，惆悵落花風不定。柳堤芳艸徑，夢斷轆轤金井。昨夜更闌酒醒，春愁過却病。○

望遠行

碧○砌花光錦繡明，朱扇長日鎖長局。餘○寒不去夢○難成，爐香煙冷自亭亭。遼陽○月，秣陵砧，不傳消息但傳情。黃金隴下忽然驚，征人歸日二毛生！

浣溪沙○

手捲真珠上玉鈎，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楚暮，接天流。

漫更詩話云：「李璟有曲云：『手捲真珠上玉鈎，』或改爲『珠簾』，非所謂知音。」

●譚無此行，據侯補。●「皇」下王有「御製歌詞」四字。●侯作「新」。●王云：「此闕別見馮延巳陽春集歐陽修六一詞。」

王作「玉」。●「錦繡」花庵詞選作「照眼」。●王作「夜」。●王作「暖」。●「遼陽」二字，王作「殘」字。●草堂詩餘

題歐陽修作，尊前集、花庵詞選均題後主作。●「重樓」尊前作「眉頭」。●花庵草堂作「映」。

又

函蒼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
速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
多少淚珠何限恨，寄闌干。

馮延巳作詞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主云：「千卿何事？」對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也。」荆公問山谷云：「江南詞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爲對。荆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淫流光」最妙。」

〔南唐後主李煜〕

虞美人 樽前集共八首，後主煜重光詞也。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顏改。
問君都幾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烏夜啼

昨夜風兼雨，
簾幃颯颯秋聲。
燭殘漸斷頻欹枕，
起坐不能平。
世事漫隨流水，
算來夢裏浮生。
醉鄉路穩宜頻到，
此外不堪行。

一斛珠

曉粧初過，
沉檀輕注些兒個。
向人微露丁香顆，
一曲清歌，
暫引櫻桃破。
羅袖裏殘殷色可，
杯深旋被香醪涴。
繡牀斜凭嬌無那，
爛嚼紅絨，
笑向樽郎唾。

● 尊前、花廳、草堂均題後主作。 ● 侯王作「還」。 ● 王作「翻」。 ● 宣和畫譜作「清滿永」。 ● 王作「無」。 ● 宣和畫譜作「簾

簾淚珠多少恨」。 ● 侯王作「倚」。 ● 侯無「荆公問」以下數語。 ● 謂無此行，據侯補。 ● 王作「葉」。 ● 「依然」花廳草堂均作「應猶」。 ● 「問君」尊前作「不知」。 ● 侯王作「能」。 ● 王作「許」。 ● 侯缺「斷」字。 ● 「夢裏」侯王均作「一

夢」。 ● 王云：「明顧格芳所刻尊前集，無此闕」。 ● 全唐詩歷代詩餘作「曉」。 ● 侯「人」下註云：「缺一字」。

菩薩蠻

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園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更漏子

金雀釵，紅粉面，花裏暫時相見；知我意，感君憐，此情須問天。香作穗，蠟成淚，還似兩人心意；山枕膩，錦衾寒，夜來更漏殘。

臨江仙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亂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畫簾珠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岬低迷。珠箔下缺一字，「低迷」下少三句。

西清詩話云：「後主園城中作此詞，未就而城破。常見殘蕪點染晦味，心方危窘，不在書耳。」

按實錄：「開寶七年十月伐江南，明年十一月破昇州。」此詞乃詠春，決非城破時作。然皇師圍昇州既一年，後主于園城中，春作此詞，不可知。〔方是時，其心豈不危急。〕

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多少淚，斷臉復橫頤。心事莫將和淚說，鳳笙休向清平樂，吹腸斷更無疑！

清平樂

侯王作子夜歌

侯缺「賦」字。

王作「珊」。

花間集作「覺」。

此闕花間集題溫庭筠作。

香齋續開作「輕」。

以上九字，續開作「玉鉤羅幕，惆悵暮煙垂」。

續開作「別」。

續開作「故」。

按香齋續開多末三句：「爐香閒爇鳳皇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又別有一本，見卷末，此三句並皆不同。

謂本無以上九字。

符前集分作二闕。

全唐詩作「滿」。

唐詩作「月明」。

唐詩作「月明」。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採桑子

亭前春逐紅英盡，舞態徘徊，雨霏微，不放雙眉時暫開。綠隴冷靜芳音斷，香印成灰，可奈情懷，欲睡朦朧入夢來。

喜遷鶯

曉月墜，宿雲微，無語枕頻欹。夢回芳艸思依依，天遠雁聲稀。啼鶯散，餘花亂，寂寞畫堂深院。片紅休掃儘從伊，留待舞人歸。

蝶戀花 見尊前集，本事曲以爲山東李冠作。

遙夜亭皋閑倒步，乍過清明，蚤覺傷春暮。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桃李依依春暗度，誰在秋千笑裏低低語。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

烏夜啼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常恨朝來寒重晚來風。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長相思 魯端伯集雅詞以爲孫肖之作，非也。

雲一緜，玉一梭，澹澹衫兒薄薄羅，輕擊雙黛螺。秋風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棵，夜長人奈何？

搗練子令 出「關曉曲會」

- 王作「柔」
- 王作「庭」
- 譚闕一字，據侯王補。
- 尊前作「露」
- 王作「英」
- 侯作「曉」
- 尊前作「烟」
- 侯王作「憑」
- 王作「信」
- 尊前作「杏」
- 尊前作「風」
- 「常恨」王作「無奈」
- 侯王作「雨」
- 全唐詩作「相留」
- 王作「情」
- 侯作「羅」
- 全唐詩作「如」
- 三李詞作「鷓鴣天」
- 「深院靜」上別有「澹水初澄似玉容，所思還在別離中。誰知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二十八字。
- 侯作「金」
- 王作「令」

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浣溪沙 此辭見西清詩話。

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簫鼓奏。

菩薩蠻 見尊前集。杜壽域辭亦有此篇，而文少異。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朝好向郎邊去。剗機出香墻，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望江梅

閑夢遠，南國正芳春；船上管絃江面綠，滿城飛絮滾輕塵。忙殺看花人。閑夢遠，南國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遠，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

菩薩蠻

蓬萊院閉天台女，畫堂蠶窠人無語。拋枕翠雲光，繡衣聞異香。潛來珠鎖動，驚覺銀屏夢。臉憊笑盈盈，相看無限情。

又

銅簧韻脆鏘寒竹，新聲慢奏移纖玉。眼色暗相鉤，秋波橫欲流。雨雲深繡戶，未便諧衷素。鸞罷又成空，夢迷春雨中。

〔春南〕一作「睡」

阮郎歸 呈鄭王十二弟。

此註王載于上首揭練子令之末，疑誤。當以此本為正。

侯無以下十二字。

侯作「飛」。

王作「暫」。

侯王作「步」。

侯

侯作「响」。

侯前作「好」。

王作「耶」。

全唐詩歷代詩話均作別江南，並分作兩闕。

侯作「報」。

王作「重」。

侯

全唐詩作「家」。

王作「魂」。

侯王作「夢」。

此闕別見陽春集，六一詞。惟草堂題後主作。

東風吹水日衡山，春來長是閑。落花狼藉酒闌珊，笙歌醉夢間。 瑣聲悄，晚粧殘，憑誰。 整翠鬢，留連光景惜朱顏，黃昏獨倚闌。

後有隸書「東宮書府」印。

浪淘沙傳自池州夏氏。

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辭侵埃。一行珠簾閒不捲，終日誰來。 金鎖已沉埋，壯氣萬來。晚涼天靜。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

采桑子二辭墨跡在王季宮判院家。

糖轆金井梧桐晚，幾樹驚秋。畫雨新愁，百尺蝦蟇在玉鉤。 瓊臚春斷雙蛾皺，回首邊頭。欲寄鱗鴻，九曲寒波不泝流。

虞美人

風迴小院庭蕪綠，柳眼春相續。凭闌半日獨無言，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 笙歌未散尊前在，池面冰初解。燭明香暗畫堂深，滿鬢清霜殘雪思難任。

王樓春已下二詞，傳自曹公顯節度家。云：墨蹟舊在京師梁門外，李王寺一考居士處。故繁難讀。

晚粧初了明肌雪，春殿嬾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閑。重按霓裳歌遍徹。 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歸時

「草堂作「春睡覺。」 ①草堂作「無人。」 ②草堂作「人。」 ③侯作「桁」王作「任。」 ④侯作「劍」王作「瑛。」 ⑤王作「淨。」 ⑥侯將此註，移在虞美人後，「二辭」上，多「已上」二字。 ⑦草堂作「和」全唐詩作「如。」 ⑧草堂全唐詩均作「上。」

⑨王作「瑤。」 ⑩詞闕「遊」字，據侯王補。 ⑪謝及侯均闕「曲」字，據王補。 ⑫尊前及侯作「疊。」 ⑬侯王作「樓。」 ⑭全唐詩作「蔡。」 ⑮「居士」王作「尼。」 ⑯此註侯在子夜歌後，「已下」二字，作「已上。」 ⑰「閑」字反闕，據侯補。王作「問。」 ⑱草堂作「未。」

帶◎照◎燭花◎紅，待放◎馬蹄清夜月。

子夜歌

尋春須是先春蚤，看花莫待花枝老。縹色玉柔擎，醅浮盡面清。□□(二字漫滅不可認疑是何妨字) 頻笑粲，禁苑春歸晚。同

醉與閑評，詩隨羯鼓成。

謝新恩已下六辭，疊在孟郡王家。

金臚力困起還慵。(餘缺)

二

秦樓不見吹簫女，空餘上苑風光。粉英金藥自低昂，東風惱我，纔發一矜香。瓊窗夢笛殘日，當年得恨何長。碧闌干外映垂楊。暫時相見，如夢嬾思量。

三

櫻花落盡堦前月，象牀愁倚薰籠。還是去年今日，恨還同。雙鬢不整雲憔悴，泪沾紅抹胸。何處相思苦，紗牕醉夢中。

四

庭空客散人歸後，書堂半掩珠簾。林風浙浙夜厭厭，小樓新月。回首自纖纖。(下缺) 春光鎖在人空老，新愁往恨何窮。(下缺)

一聲羌笛，驚起醉怡容。

五

候王作「休」。王作「放」。王作「光」。王作「踏」。候王均闕「清」字。此二闕字，歷代詩餘作「何妨」。候王作「平」。歷代詩餘作「疊」。王作「眞」。此註候在第六首末「已下」作「已上」。王作「含」。王作「幹」。王作「滿」。候作「箇」。王作「口留」。候作「娥」。王作「似」。全唐詩歷代詩餘「窮」下有「金窗力困起還慵」七字。

櫻桃落盡春將困，秋千架下歸時漏。(暗) (二字又疑日) (滿) 斜月遲遲花在枝，(缺十二字) 微曉紗牖下，待來君不知。

六

再冉秋光留不住，滿墻紅葉暮，又是過重陽！暮樹登臨處，茱萸香墜。紫菊氣飄庭戶，晚烟籠細雨，離離新雁咽。寒 (一作) 慙) 聲愁恨年年長相似。 (一)

破陣子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瓊枝玉樹作烟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銷磨。最是蒼惶辭廟口，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東坡云：「後主既為樂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憫吳子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雜曲。」

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歸去也，(一作何處也) 天上人間。

西清詩話云：「後主歸朝後，每憶江國，且念嶺妾散落，鬱鬱不自聊，遂作此辭，含思悽惋，未幾下世。」

搗練子

雲鬢亂，晚粧殘，帶恨眉兒遠岫攢。斜托香腮春筍嫩，為誰和淚倚闌干？

臨江仙

原無「暗」字，據王補。王作「是」。侯作「烟」。侯闕此字。歷代詩餘不分作二疊。侯王作「玉樹瑤枝」。王作「念是」。容齋隨筆作「揮」。侯王「沙」下均有「令」字。王作「闌珊」。王作「耐」。花庵草堂作「江」。王作「春」。何無此註。三字詞作臨闌天，「雲鬢亂」一句上，別有「節候雖佳景漸闌，吳綾已暗透羅寒。朱扉日暮隨風掩，一窗殘花獨自看」二十八字，不足時。侯無此首，且見「補遺」。侯王均無此首。

後主臨江仙詞，見前，此略有不同，并錄之。

「櫻桃結子春歸盡，」一「歸」一作「光」，「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鈎羅幕，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忍殘燭，鍾聲迷，何時

更聽玉腕嘶，接連飛絮，依約夢回時。」

蘇軾詩云：「何時，聽」尾句是劉延仲補。

南唐二主詞補遺

王國維輯

浣溪沙

風壓露蟬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多病不勝衣。沙上未聞鴻雁信，竹間時有鷓鴣啼，此情唯有落花知。

又別見「珠玉詞」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上二闕見章堂詩

餘，題中主作。

烏夜啼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見花庵詞選。以下皆後主作。

更漏子 大石調。花間集。花庵詞選均作溫庭筠。

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香霧薄，透重幃，惆悵謝家池閣。紅燭背，繡帷垂，夢長君不知。見詞

前集。

長相思 別見鄧嗣圻詞

一重山，兩重山，山遠天高煙水寒，相思楓葉丹。菊花開，菊花殘，寒雁高飛人未還，一簾風月閒。見章堂詩餘

柳枝

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芳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垂垂煙穗拂人頭。聖莊漫錄云：後主嘗此詞于黃羅扇上，賜宮人殿奴，實柳枝詞也。故錄于此。

後庭花破子

玉樹後庭前，瑤草妝鏡邊。去年花不老，今年月又圓。莫教偏和月和花，天教長少年。
陳騶樂書云：後庭花破子李後主馮延巳相率爲之。其詞如上。但不知李作抑馮作也。

三臺令

不寐倦長更，披衣出戶行。月寒秋竹冷，風切夜窗聲。
見歷代詩餘引古今詞話。

浣溪沙別見陽春集

轉燭飄蓬一夢歸，欲尋陳跡恨人非，天教心願與身違。待月池臺空逝水，映花樓閣謾斜暉，登臨不惜更霑衣。
見全唐詩歷代詩餘。

餘

漁父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無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身，世上如儂有幾人！

又

一棹春風一葉舟，一綸滿縷一輕鉤。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
右二闕見全唐詩歷代詩餘筆意凡近，疑非後主作也。彭文勳五代史注引翰府名談張文懿家有春江釣叟圖畫，畫上有李後主漁父詞二首云云。此即全唐詩歷代詩餘之所本。但字句小有不同。茲從五代史注所

引改正。

振鐸按三李詞有南歌子一闕，爲譚本侯本所無，王氏補遺亦未列入。今附錄於下。此詞風格大不類後主，不知楊氏據何本收入。疑係誤載。

雲鬢裁新綠，霞衣曳曉紅，待歌凝立翠筵中。一朵彩雲，何事下巫峯？
趁拍鸞飛鏡，回身燕颯空。莫翻紅袖過廉櫺，怕被楊花勾引，嫁東風。
原註一本作蘇軾詞

王國維跋

右南詞本南唐二主詞，與常熟毛氏所鈔，無錫侯氏所刻，同出一源。猶是南宋初輯本。殆即直齋書錄解題所著錄宋長沙書肆所刊行者也。直齋云：卷首四闕：應天長、望遠行各一，浣溪沙二，中圭所作。重光嘗書之。墨跡在盱江晁氏。今此本正同。又注中引曹功顯節度孟郡王曾端伯諸人案功顯曹勛字。宋史勛本傳：以紹興二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淳熙元年卒，贈少保。又外戚傳：孟忠厚以紹興七年封信安郡王。紹興二十七年卒。曾端伯，亦紹興時人。以此數條推之，則編輯者當在紹興之季，曹功顯已拜節度之後，未加太尉之前也。且半從真跡編錄，尤爲可據。故如式寫錄。另爲補遺及校勘記附後。諸本偶有覽者當自得之。宣統改元春三月海寧王國維記。

滄浪詩話

宋嚴羽作

詩辨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歷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尙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我評之非僭也，辯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爲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盡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隱者。倘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卽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

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詠，以爲之本。及讀古詩十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額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骨節。

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淒婉。

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

其大概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着痛快。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莫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性情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處。其未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爲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我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尙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爲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雱、舒鞏、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祇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耶？故余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爲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爲法。後舍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雖獲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詩體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五言起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章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

以時而論，則有：

建安體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鄒中七子之詩。

黃初體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

正始體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太康體晉年號。左思潘岳三張二陸諸公之詩。

元嘉體宋年號。鮑照謝靈運諸公之詩。

永明體齊年號。齊諸公之詩。

齊梁體通兩朝而言之。

南北朝體通魏周而言之。與齊梁體一也。

唐初體唐初，猶襲隋之體。

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

大歷體大歷「十才子」之詩。

元和體元白諸公。

晚唐體

本朝體通前後而言之。

元祐體蘇黃陳諸公。

江西宗派體山谷爲之宗。

以人而論則有：

蘇李體李陵劉武。

曹劉體子建公幹。

陶體淵明。

謝體綏逵。

徐庾體徐陵庾信。

沈宋體佳期之間。

陳拾遺體陳子昂。

王楊盧駱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張曲江體始與文獻公九齡。

少陵體

太白體

高遠夫體高常侍適。

孟浩然體

岑嘉州體岑參。

王右丞體王維。

韋蘇州體韋應物。

韓昌黎體

柳子厚體

韋柳體 蘇州與儀曹合言之。

李長吉體

李商隱體 卽西昆體也。

盧仝體

白樂天體

元白體 微之樂天其體一也。

杜牧之體

張籍王建體 謂樂府之體同也。

賈浪仙體

孟東野體

杜荀鶴體

東坡體

山谷體

后山體 后山本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

王荆公體 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

邵康節體

陳簡齋體 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異。

楊誠齋體 其初學后山，后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盡棄諸家之體，而別出機杼，蓋其自序如此也。

又有所謂：

選體選詩時代不同，體製隨異。今人例用五言古詩爲「選體」非也。

柏梁體漢武帝與羣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體爲「柏梁」。

玉臺體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豔者爲「玉臺體」，其實則不然。

西崑體卽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

香奩體韓偓之詩皆香奩體之語，有香奩集。

宮體梁簡文帝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其他體製命或不一，然大概不出此兩。

有「古詩」

有「近體」卽律詩也。

有「絕句」

有「雜言」

有「三五七言」自三言而終以七言，隋鄭世翼有此詩。「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栖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

有「半五六言」晉傅休元「鴻雁生塞北」之篇，是也。

有「一字至七字」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人應詔，有三十字，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爲法，故不列於此也。

有「三句之歌」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華山謠二十五首，皆三句之詞。其他古人詩多如此者。

有「兩句之歌」荆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詩：「青驄白馬共戲樂」「女兒子」之類皆兩句之詞也。

有「一句之歌」漢書「抱鼓不鳴童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邙」「梁童謠「青絲白馬齧陽來」皆一句也。

有「口號」或四句，或八句。

有「歌行」古有翻歌行，放歌行，長歌行，短歌行。又有單以歌名者，行名者，不可枚述。

有「樂府」漢武帝定郊祀，立「樂府」，采趙代秦楚之謳，以入「樂府」，以其音調，可被於絃管也。「樂府」俱備衆體，兼統衆名也。

有「楚詞」屈原以下，做楚詞者，皆謂之楚詞。

有「琴操」古有水滸操辛德源所作。別稱操商陵牧子所作。

有「謠」沈炯有獨韻謠。王昌齡有箜篌謠。穆天子傳有白雲謠也。

曰「吟」古詞有隴頭吟。孔明有梁父吟。文君有白頭吟。

曰「詞」選有漢武秋風詞。樂府有木蘭詞。

曰「引」古曲有霹靂引。走馬引。飛龍引。

曰「詠」選有五君詠。唐儲光羲有羣口詠。

曰「曲」古有大堤曲。梁簡文有烏栖曲。

曰「篇」選有名都篇。京洛篇。白馬篇。

曰「唱」魏武帝有氣出唱。

曰「弄」古樂府有江南弄。

曰「長調」

曰「短調」

有「四聲」有「八病」四聲設於周顛。八病設於沈約。八病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之辨。作詩正不必拘此。敵法不足據也。

又有以「歎」名者古詞有楚妃歎有明君歎。

以「愁」名者選有四愁樂府有獨處愁。

以「哀」名者選有七哀。少陵有八哀。

以「怨」名者古詞有寒夜怨。玉階怨。

以「思」名者太白有醉夜思。

以「樂」名者齊武帝有估客樂。宋臧質有石城樂。

以「別」名者子。有無矣。別垂老別。婚別。

有全篇雙聲疊韻者東坡鄒字韻詩是也。

有全篇字皆平聲者天墮子夏日詩四十字皆是平。又有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者。

有全篇字皆仄聲者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之詩是也。

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者。第一句第三五七句押一仄韻。第二句第四六八句押一平韻。唐韋礪有此體。不足爲法。漫列於此。以備其體耳。又

有四句不入之體。四句仄入之體。無關詩道。今皆不取。

有「轆轤韻」者雙出雙入。

有「進退韻」者一進一退。

有「古詩一韻兩用」者文選曹子建美女篇有兩「雜」字。謝康樂述祖德詩有兩「人」字。其後多有之。

有「古詩一韻三用」者文選任彦昇哭范僕射詩三用「情」字也。

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古集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韻」者其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旁取六七許韻」者韓退之此日足可惜篇是也。凡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歐陽公謂「退之遇竟

韻。因故旁入他韻」非也。此乃用古韻耳。於集韻自見之。

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採蓮曲是也。

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少陵有古韻律詩。白樂天亦有之。而本朝王黃州有百五十韻五言律。

有「律詩止三韻」者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詩「漢家今上郡。塞古長城。有日雲常慘。無風沙自驚。當今天子聖。不戰四方平」是也。

有「律詩徹首尾對」者少陵多此體。不可概舉。

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盛唐詩公有此體。如孟浩然詩「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軸轡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

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橋」。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者。

有「後章字接前章」者曹子建贈馬王彪之詩是也。

有「四句通義」者如少陵「神女暈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裏失歡娛」是也。

有「絕句折腰」者

有「八句折腰」者

有「擬古」

有「連句」

有「集句」

有「分題」古人分題，或各賦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題得某物」也。或曰「探題」。

有「分韻」

有「用韻」

有「和韻」如押七「支」韻，可借八「微」，或十二「齊」一韻，是也。

有「借韻」楚詞及選詩多用協韻。

有「今韻」

有「古韻」加退之此日足可借詩用古韻也。選詩蓋多如此。

有「古律」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

有「今律」

有「韻聯」

有「頸聯」

有「發聯」

有「落句」結句也。

有「十字對」劉春虛「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是也。

有「十字句」常建「一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等是也。

有「十四字對」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寒鴻何事又南飛。」是也。

有「十四字句」崔顥「黃鸝一去不復反，白雲千載空悠悠。」又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是也。

有「扇對」又謂之「隔句對」。如鄭都官「昔年共照秦溪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何如。」是也。蓋以第一句對三

句，第二句對第四句。

有「借對」孟浩然「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榴花。」少陵「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是也。

有「就句對」又曰「當句有對」如少陵「小院迴廊春寂寂，浴兔飛鸞晚悠悠。」李嘉祐「孤雲獨鳥川光暮，萬里千山海氣秋。」是也。前

輩於文亦多此體，如王勃「龍光射牛斗之墟，徐福下陳蕃之榻。」乃就句對也。

論雜體則有：

風人上句述一語，下句釋其義。如古子夜歌讀曲歌之類，則多用此體。

蘘砧古樂府「蘘砧今何在？山上復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辭辭麗詩也。

五雜俎見樂府。

兩頭織亦見樂府。

盤中玉璽集有此體，蘇伯玉妻作，寫之槃中，屈曲成文也。

迴文起於賈誼之妻，織錦以寄其夫也。

反覆舉一字而誦皆成句，無不押韻，反覆成文也。李公詩格有此三十二字詩。

離合字相析合成文，孔融漁父屈節之詩是也。雖不關詩之輕重，其體製亦古。

題除幽明遠有建除詩，每句首冠以「建」「除」「平」「滿」等字。其詩雖佳，查鮑本工詩，非因「建除」之體而佳也。

字謎

人名

卦名

數名

藥名

州名如此詩，只成戲謔，不足爲法也。

又有六甲十屬之類及

藏頭歇後等體，今苦削之，近世有李公詩格，泛而不備，然洪「天廚藥贊」最爲誤人。今此卷有明參二書者，蓋其是處不可易也。

詩法

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

有語忌，有語病。「語病」易除，「語忌」難除。「語病」古人亦有之，惟「語忌」則不可有。

須是本色，須是當行。

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

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

不必太著題，不必多使事。

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

下字貴澀，造語貴圓。

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痒。

語貴脫灑，不可拖泥帶水。

最忌骨董，最忌爛貼。

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

詩難處在結裏。譬如番刀，須用北人結裏，若南人，便非本色。

須多活句，勿多死句。

詞氣可韻，不可乖戾。

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

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看詩須着金剛眼睛，庶不眩於旁門小法。禪家有金剛眼睛之說。

辨家數，如辨蒼白，方可言詩。荆公評文章：先體製，而後文之工拙。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己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能不辨，

其真古人矣。

詩 評

大歷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見，方許具一只眼。

盛唐人有似蘆而非蘆處，有似拙而非拙處。

五言絕句，衆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荊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概耳。

唐人與本朝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

唐人命題言語亦是不同，雖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矣。

大歷之詩，高者尙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墮野狐外道窟中。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尙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尙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尙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

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

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爲高古，有建安風骨。

晉人尙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

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

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

戎昱在盛唐爲最下，已濫傷晚唐矣。戎昱之詩，有絕似晚唐者。權德輿之詩，却有絕似盛唐者。權德輿或有似蘇州劉長卿處。冷朝陽在大歷才子中，爲最下。

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

劉滄呂溫亦勝諸人。

李頻不全是晚唐，間有似劉隨州處。

陳陶之詩，在晚唐人中最無可觀。

薛逢最淺俗。

大歷以後，我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

大歷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我所深取耳。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沉鬱。

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爲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如節制之師。

少陵詩意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

觀太白詩者，要識眞太白處。太白天材豪逸，語多率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李杜數公，如金鷄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儒之詞，長吉鬼儒之詞耳。

玉川之怪，長吉之瑰麗，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

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歡。

楚詞惟用宋諸篇當讀之外，此惟賈誼懷長沙，淮南王招隱操，嚴夫子哀時命宜熟讀，此外亦不必也。

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

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

讀「騷」之久，方識眞味，須歌之抑揚，涕淚滿襟，然後爲識離騷。否則爲憂釜撞瓿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爲騷。

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

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屢法照無可護國鑿一清江無本齊已貫休也。

集句惟荆公最長。胡笳十八拍渾然天成，絕無痕迹，如蔡文姬肝間流出。

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

雖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至於劉休元擬「行行重行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體耳。和韻最善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而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鬥工。遂至端復有八九和者。

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邪？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爲之艱阻耳。

孟浩然之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

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爲第一。

唐入好詩多是征戍選譴，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

蘇子卿詩「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游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屬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恰以摧，欲展濟南曲，念子不能歸。」今人觀之，必以爲一篇重複之甚。豈特如蘭亭絲竹管絃之語邪？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一連六句，皆用疊字。今人必以爲句法重複之甚。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任昉哭范僕射詩一首中，凡兩用「生」字韻，三用「情」字韻。「夫子直狂生」「千齡萬恨生」猶是兩義。「猶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遺離情」「三「情」字皆用一意。

天爵禁鸞，謂平韻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則不可。彼但以八儂歌言之耳。何見之陋邪？詩話謂東坡兩耳韻，兩耳義不同，故可重押，要之亦非也。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蓋指曹操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據郡也。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聖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厲朽蠹姿」是欲效伊尹負鼎于湯以伐紂也。是時漢帝尙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一曰「聖君」正與荀彧比曹操爲高光同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爲不屈。是未爲知人之論。春秋誅心之法，二子其何逃？

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蘇子卿云「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劉公幹云「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杜子美云「君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往往是此意。有如高適夫贈王徹云「我知十年後，季子多黃金。」金

多何足道？又甚於以名位期人者。此遠夫偶然漏逗處也。

詩 證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十四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櫛共被，攜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遜齋閑覽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樂府以爲枚乘之作，則其他可知矣。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爲一首，當以選爲正。

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兩篇。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僊人騎白鹿」之篇，予疑此而「岩岩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臺以爲蔡邕作。

古詞之不可讀者，莫如中舞歌，文義漫不可解也。

古文將進酒芳樹石留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

又朱鷺雉子斑，艾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豈非歲久文字舛訛而然邪？

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切切」？又作「嚶嚶」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

樂府也。

「顯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作「顯借明駝千里足」西陽雜俎作「顯馳千里明駝足」漁隱不考，妄爲之辨。

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類，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詩也。

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字。郭茂倩樂府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

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爲顯延年作。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題作「遙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野子」解題作「田疆固野子。」

南北朝人誰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間來使一篇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幾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酒應熟。」余謂此篇誠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謾取以入陶集耳？

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乃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友生遊峽中，其三送寶明甫任長江，其本皆無之。其家數在大曆貞元間，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雨後望月一首，對雨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日歸舊山一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皆是後人假名也。

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崢嶸丞相府，清切鳳凰池。羨爾瑤臺鶴，高栖瓊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遊絲。願托周周羽，相衝漢水淵。」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之作。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俗，決非太白所作，必至誤人也。
「迎且東風騎蹇驢」絕句，決非盛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語。今世俗圖畫以爲少陵詩，漁隱亦辯其非矣，而黃伯思編入杜集何也？

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塗牆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僮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塵蹤。」題下公自注云：「辛德三載，丁酉作此。」則真少陵語也。今書市集本，並不見有。

「舊蜀本杜詩」並無註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體，其間略有公自注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爲翻「鎮江蜀本」，雖分雜注，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寶慶間南海漕臺雕杜集，亦以爲「蜀本」，雖刪去「假坡」之注，亦有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趙注比他本詳，皆非「舊蜀本」也。

杜集注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僞。漁隱雖嘗辯之，而人尚疑者，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僞也。今舉一端，將不辯而自明矣。如「卷八略擊」注云：「景差蘭亭春望」「千峰楚岫碧，萬水郢城陰。」且五言始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漢以前五言古詩尚未有之。

寧有設國時已有五言律句邪？觀此可以一笑而悟矣。雖然亦幸而有此漏逗也。

杜注中「師曰」者亦「坡曰」之類。但其間半偽半真，尤爲淆亂惑人，此深可歎然具眼者自默識之耳。

崔顥渭城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以下別爲一首。郭茂倩樂府已作一首，文苑英華亦止作一首。當從樂府英華爲是。

玉川子天下薄夫苦耽酒之詩，荆公百家詩選止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日懸悠悠」以下別爲一首，當從荆公爲是。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乃岑參之詩，誤入。

太白塞上曲「驅馬新跨紫玉鞍」者，乃王昌齡之詩，亦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篇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

孟浩然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貞元元和間人，而浩然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不似浩然，必誤入。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爲「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至於「杳杳東山攜漢妓」亦無義理，疑是「攜妓去」。蓋子美每於絕句喜得偶耳。臆度如此，更俟宏識！

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孟浩然止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取。庶幾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歷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况唐人如沈宋王楊盧賈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昫盧綸孟郊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四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傲枉而莫敢議，可歎也！

荆公有一家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唐二首，其一首云：「年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漢金吾；聞眠曉日聽啼鴉，笑倚春風仗轆轤。深院吹笙從漢婢，靜街調馬任奚奴；牡丹花下鈎簾畔，獨倚紅肌捋虎鬚。」此不足以書屏幃，可以與閭巷小人文背之詞。又置劍一首云：「青天霹靂雲霓泣，黑地潛驚鬼魅愁；」但可與師巫念誦也。

予嘗見方子通墓誌，唐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今則世不見有惜哉！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岩宿」之詩，東坡刪去後二句，使子厚復生，亦必心服。謝眺「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

灑江漢流；停機我悵望，轅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予謂「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一聯刪去，只用八句，尤爲渾然。不知識者以爲何如。

附答吳景仙書按他本滄浪答吳保義手書，吳隨字荆仙，表叔行，有詩名。

僕之詩辯，乃斷千百年公案，誠驚世絕俗之譚，至當歸一之論。其間說「江西詩」病，真取心肝卮子手。以禪喻詩莫此清切。是自家實證實悟者，是自家閉門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籠壁，拾人涕唾得來者。李杜復生，不易吾言矣。而我叔所疑之，况他人乎？所見難合，固如此，深可歎也。我叔謂說禪非文人儒者之言，本意但欲說得詩透徹，初無意於爲文，其合文人儒者之言與否，不問也。高意又使回護，毋直致褒貶。僕意謂辯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言，使其詞說沈着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道不見」，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我叔詩說其文雖勝，然只是說詩之源流，世變之高下耳。雖取盛唐而無的，然使人知所趨嚮處，其間異戶同門之說，乃一篇之要領。然晚唐本朝謂其如此可也，謂唐初以來至大歷之詩，異戶同門已不可矣。至於漢魏晉宋齊梁之詩，其品第相去，高下懸絕，乃混而稱之，謂鎔銖而較，實有不同處，大率異戶而同門，豈其然乎？又謂韓柳不得不爲盛唐，猶未落晚唐，以其時則可矣。韓退之固當別論。若柳子厚五言古詩尚在草蘇州之上，豈元白同時諸公所可望耶？高見如此，毋怪來書有甚不喜分體製之說。我叔誠於此未瞭然也。作詩正須辨諸家體製，然後不爲旁門所惑。今人作詩，差入門戶者，正以體製莫辨也。世之技藝，猶各有家數，市肆者必分道道地，然後知優劣，况文章乎？僕於作詩，不敢自負，至醜則自謂有一日之長。於古今體製，若辨著索，甚者望而知之。來書又謂忽被人捉破發問，何以答之？僕正欲人發問，而不可得者，不過盤根，安別利器？我叔試以數十篇詩，隱其姓名，舉以相試，爲能別得體製否？惟辨之未精，故所作惑雜而不純。今觀盛集中尚有一二本朝立作處，毋乃坐視而然耶？又謂盛唐之詩，雄深雅健。僕謂此四字但可評文，於詩則用「健」字不得。不若詩辯雄渾悲壯之語，爲得詩之體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辯。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未事夫子時氣象。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見我叔脚根未點地處也。所論屈原離騷則深得之，實前輩之所未發，此一段文亦甚佳。大概論武帝以前皆好，無可議者。但李陵之詩，非虜中感故人，還漢而作，恐未深考。故東坡亦惑「江漢」之詩，疑非少卿之詩，而不考其胡中也。妙喜見徑山名僧宗果也。自謂「參禪精子」，僕亦自謂「參詩精子」。嘗謂李友山論古今人詩，見僕辨析毫芒，每相激賞。因謂之曰：「我論詩，

若那叱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友山深以爲然。當時臨川相會，愆愆，所惜多順情放過。盡傾盡執乎，無暇引惹，恐未能卒竟其辨也。鄙見若此，若不以爲然，却願有以相復幸甚。

滄浪詩話終

嬌紅傳

元 宋梅洞作

申純字厚卿，祖汴人也。生於洛陽，而隨父寓居於成。都八歲通六經，十歲能屬文。天資卓越，傑出世表，風情接物，不減于斯。故賢士大夫多推譽焉。宣和間，薦而不第，歸鬱鬱不自勝。嘗登山臨水以豁懷抱，食息未嘗忘家。居月餘，因適鄰郡。母、舅王通判家。即日命僕起行，信宿而至。但見門枕碧流，目斷千里，波濤洶湧，景物粲然，明滅還山，特起望外，因賦詞一闕，以寫山川之勝。詞曰：

錦城西，一區華屋，天開多少佳趣。當門綠水朝千里，何況碧山無數。堪愛處有瀟湘新篁，松檜森前路。深沉院宇，見簾幙低垂，絲簧透奏，鎮日歌金縷。村落人闔里，一水拖藍，兩山排翠，畫長人靜，重門閉。又過芳郊別地，小生平昔，依慕幽意，誰為主。詩朋酒侶，向此地嬉遊，尋花問柳，須是有奇遇。

生既至，因入謁舅。舅見之，盡禮。遂引生至中堂，命姪出見。生進拜，就位。舅舅詢問，生答應愈恭。舅有一子名善，父年七歲，一名舍。舅因呼善父出拜，再命侍女飛紅呼嬌娘出見。良久，飛紅附耳語，始以嬌娘未梳粧為言。始因怒曰：「三哥家人也，出見何害？」生聞之，因曰：「百一姐無他故，姑俟日後請相見。」始因笑曰：「適方出浴未理粧，故欲少俟。三哥一家人，何事鉛粉耶？」又令他侍女促之，頃刻嬌自左掖出拜。雙髮綰綠，色奪圖畫中人，朱粉未施而天然殊瑩。生起見之，不覺自失。叙禮畢，嬌因立於右。生熟視，愈

● 燕作「揀嬌紅」 續作「嬌紅記」 花陳綺曾及國色天香作「嬌紅雙美」 ● 續作「沛」 ● 燕「作城」 ● 燕

作「文」 ● 燕作「門」 ● 燕作「都」 ● 燕作「男」 ● 燕「山川」下有「景外」三字 ● 燕
由「門」字起，無以上十四字。 ● 續無自，但見門枕碧流……生既至一段。 ● 續作「堂中」 ● 燕作「正」

覺絕色，目搖心蕩，不自禁制。始語曰：「三哥遠來勞苦，宜就舍少息。」因室之於堂之東，去堂三十餘步。生歸館後功名之心頓釋，日夕惟思慕嬌娘而已。恨不能吐盡心事，素語淡洽。故常意屬焉。舅始皆以生久不相見，款留備至，生亦自幸其相留，冀得乘間致衷。曲于嬌娘也。平嘗出入舅家，周旋堂廡。雖終日得與遊從，未嘗敢一妄言相及。生因察其動靜，見嬌言笑舉止常有疑猜不足之狀。生知其賦性特甚也，求所以導情達意之便而未能得。一夕嬌晚繡紅窗下，依窗視茶蘼花久不移目。生輕步躡其後，嬌不知也。因浩然長嘆，生知其有所思，因低聲問曰：「爾何於此仰視長嘆也？將有思乎？將有約乎？」嬌不答，良久乃曰：「兄何自來？此日晚矣，春寒迫人，兄覺之乎？」生知嬌以他辭相拒，因應曰：「春寒固也。」嬌正視逡巡引去。生獨歸室無聊，乃賦一詞，書于壁以寓意焉。

庭院深沉，遲遲日上。茶蘼架，芳叢瀟酒，粧點春無價。玉體香肌，好手應難畫。還驚訝，春心蕩也，誰共游蜂話。右調點絳脣。

自後日間聚會，或共飲宴，或同歌笑。申生言稍涉邪，嬌則凝眸正色，若將不可犯。生雖慕其美麗，然其不相領略，以謂嬌年幼情簡，不諳世事，因不介意。一日舅有他甥至，舅始亦留之。至晚舅開宴，申生預坐。酒至半，始起酌酒，勸他甥，舅將酣，嬌時陪立。始後，贊之，令盜觴。酒至生，生力辭。始曰：「子素能飲，獨不能為我開懷乎？」生辭以失志功名且病，今已醉甚不能復加。始未答，嬌因參贊其後，曰：「三兄動容，似不任酒力矣，姑止此。」始因輟瓶授觴，生再拜而飲，因喜不自勝。既畢，始退步酌酒勸舅。申生之前，嬌燼長而暗，嬌因促步至燭前，以手彈燭，送目語生曰：「非妾則兄醉甚矣。」生謝曰：「此恩當銘肺腑。」嬌微笑曰：「此非恩乎？」生曰：「意重於此矣。」語未畢，始因索水滌觴，嬌乃引去。自此生復留意。一夕嬌獨坐于堂側惜花軒內，生偶至坐側，見嬌凭欄無語，徒倚沉吟。時花檻中有牡丹數本欲開未開，生因吟二絕以戲之，詩曰：

亂惹祥烟俗粉牆，絳羅輕掩映朝陽。芳心一點千重束，肯念凭欄人斷腸。

- 燕作「二」
- 燕作「素與款語」
- 燕作「款」
- 燕作「嬌」
- 燕「二」妄「作」竊邪「嬌」妄
- 上無「」下有「邪」
- 燕作「情」
- 燕作「忒」
- 燕「酒」下無「勸」字。有「生亦起兩相拒」
- 燕「」句。

嬌姿艷質不勝春，何意無言恨轉深？悵惆東君不相顧，空餘一片惜花心。

名喜遷鶯 ① 生援筆寫此二詩以示嬌，邀後展誦，傾環低面，欲言不言。正疑思間，忽聽流鶯睨曉，如道人意中事。生又揮毫作詞一章以贈之，詞

園林過雨，問滿目媚景是誰爲？主牽柳舒眉，黃鸝調舌，釵日恣狂歌舞。金衣公子，何事牽惹萬千愁緒，芳草地，有香車寶馬駢闐

幾許。原無據。行樂處好景良辰，休把空辜負。一種春風，幾多描畫。聽綿蠻鶯語，又向晴巢偷眼，欲啄花心無路。知牕外待

放伊飛，向傍人低訴。嬌覽之未畢，忽聞吟語聲。嬌乃攜此詞，并前二詩，藏之袖間，徐步趨歸室。中生惆悵久之，歸室殆無以爲懷，因作一絕題于

堂西之綠窗上。

日影侵墻睡正醒，篆香如縷午風平。玉簫吹盡霓裳調，誰識鸞聲與鳳聲？

後二日，生侍舅他出，嬌因至生臥室。見東窗有點絳唇詞一首，西窗有詩一絕，躊躇玩味，不忍舍去。知生之屬意有在，乃濡筆和其

四窗之韻，以寄意焉。

春愁歷夢苦難醒，日過風高漏正平。魂斷不堪初起處，落花枝上曉鶯聲。

生歸，見嬌所和詩，願得之心，踰於平常。朝夕惟求閒便，以感動嬌娘。然嬌或對或否，或相親昵，或相違背。生不測其意，莫得而圖之。一日，舅始開宴自午至暮，酒散，舅始起歸舍。生獨危坐堂中，欲即外舍。俄而嬌至筵所，抽左髻鈿釵，勻博山裏餘香。生因曰：『夜分人寢矣，安用此？』嬌曰：『香貴長存，安可以夜深棄之？』生又繼之曰：『篆灰有心足矣。』嬌不答，乃行近堂。一塔，開扉仰視月色如

① 燕鷺下有「謂曰」二字。 ② 燕作未 ③ 燕缺「無」字「據」作「披」 ④ 繡無自「忽聽流鶯……」覽之未

畢「一段。」 ⑤ 繡無「此詞并前」四字。 ⑥ 繡作「堂」 ⑦ 燕末句作「誰識林中鶯語聲」 ⑧ 繡作

「天」 ⑨ 燕「初起」作「拾集」 ⑩ 燕作「戲」繡作「撥」 ⑪ 燕作「戲」

寤，因呼侍女小蕊，書月以記夜漏之深淺。乃願生曰：『月已至此，夜幾許？』生亦起下榻，瞻望星漢，曰：『織女將斜河，夜深矣。』因曰：『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嬌曰：『東坡鍾情何厚也。』生曰：『奇矣！特異者，情有甚於此焉，可以此謂東坡也。』嬌曰：『兄出此言，豈彼此苦衆矣，於我何獨無之？』生曰：『然則實有也，不然則佳句所謂「壓夢」者，果何物而苦難醒乎？』言情頗狎。嬌因促步，潛逼生曰：『兄謂織女斜河，何在也？』生見嬌娘驟近，恍然自失，未及即對，俄聞戶內吟問：『嬌娘寢未？』嬌乃遁去。次日生追憶昨夕之事，自疑有得，然每思過事多參商，愈不自足。乃作一詞以紀月夜之事，詞名減字木蘭花。

春宵陪宴，歌罷酒闌人正倦，危坐中堂，倏見仙娥出洞房。博山香燼，素手重添銀漏永，織女斜河，月白風清良夜何？

次日晨起，生入揖，始既出，遇嬌于堂西小閣中。嬌時對鏡，眉未終。生近前謂之曰：『蘭煤燈燼，即燭花也。』嬌曰：『燈花耳，妾用筆積久，近方得之。』生曰：『若是，則願以半丐我書家信。』嬌遂肯，令生分其半。生舉手分煤，油污其指，因謂嬌曰：『子宜分以遺我，何重勞客耶？』嬌曰：『既許君矣，寧惜此？』遂以指決煤之半以贈生，因牽生衣，拭其指汚處曰：『緣兄得此，可作無事人耶？』生笑曰：『敢不留以為贊？』嬌因變色曰：『妾無他意，君何戲我？』生見嬌色變，恐始知之，因趨出，珍藏所分之煤于笥中。因作一詞以記之，詞名西江月。

試問蘭煤燈燼，佳人積久方成；殷勤一半付多情，油污不堪自整。妾手分來的，郎衣拭處輕輕。為言留取表深誠，此約又還未定！

自後生心搖蕩，特甚，不能頃刻少捨。伏枕對燭，夜聽九曲。思欲履危道以實嬌心，而未獲。一日暮春小寒，嬌方擁爐獨坐，生自外折梨花一枝入。來。嬌不起，亦願生。生乃擲花于地。嬌驚視，徐起，以手拾花，詢生曰：『兄何棄擲此花也？』生曰：『花淚盈臺，知其意何在，故棄之。』嬌曰：『東皇故自有主，夜屏一枝以供玩好足矣，兄何索之深也？』生曰：『已荷重諾，無悔。』嬌笑曰：『將何諾？』生曰：『試思之。』嬌不答，因謂生曰：『風差勁，可坐此共火。』生欣然即席，與嬌共坐，相去僅尺餘。嬌因撫生背曰：『兄衣厚否？恐寒感。』

〔燕作「已」〕

〔燕作「已」〕

〔燕作「移」〕

〔燕作「舍」〕

〔燕作「進」〕

相逼也！生恍然曰：「能念我寒，而不念我斷腸耶？」嬌笑曰：「何事斷腸？妾當爲兄謀之。」生曰：「無戲言，我自遇子之後，魂飛體散，不能濟體。夜更苦長，竟夕不寐，汝方以爲戲，足見子之心也。予每見子言語態度，非無情者，及予言深情味，則子變色以拒，果不解世事，而爲是怙。嬌哉？諒靡繆之跡，不足以當雅意，深藏固閉，將有傳也。今日一言之後，余將西騎矣。子無苦戲我！」嬌因愀然良久曰：「君疑妾矣，妾敢無一言。妾知兄心舊矣，豈敢固自鄭重，以要君也？第恐不能終始，其如後患何？妾自數月以來，諸事不從，措意寢夢不安，飲食俱廢，君所不得知也。」因長吁曰：「君疑甚矣，異日之事，君任之，果不濟當以死謝君。」生曰：「子果有志，則以策我。」嬌未及答，俄然舅自外至，生因起出迎，舅亦反室，不可再語。生乃作一詞以紀其事，詞名石州引。

懊恨東君催釐，去程春意牢落，梨花粉泪溶溶，知是爲誰輕別。衝寒向晚，特地折取歸來，佳人無語從地擲。瞥見却驚猜，思便芳塵歇。收拾道明窗靜几，瓶裏一枝，便添風月。因念多才，值此嚴寒時節。近漸消滅，料有萬斛春愁，芭蕉未展丁香結。甚日把山盟，向枕前說。

又越兩日，生凌晨起，攬衣向堂西綠窗下，而立，背面視井簷。不知此時嬌亦起，在隔窗內理粧矣。生因讀坡詩曰：「爲報鄰雞果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嬌聞之，自窗內呼生曰：「君有鄉閭之念乎？」生因隔窗語嬌曰：「衷腸斷盡，無由道意，人得歸矣。」嬌曰：「君果聽妾耶？妾未嘗慢君，何有委罪之深也？」生因笑曰：「予豈無意，第被子苦久矣。然則若何深之？」嬌曰：「今日間人衆無可容計，東軒抵妾寢室，軒西便門達熙春堂，透茶莓架，君寢室外有小窗，今夕若晴聲，君自寢所聽外，幾度茶糜架，至熙春堂下。此地人罕花密，當與君合聚。」生聞之，欣然自得，唯俟日暮得諧所願。至晚，不覺暴雨大作，花陰浸潤，不復可期。生悵恨不

- 嬌「切」
- 燕作「估」
- 嬌作「活」
- 燕作「戲」
- 嬌作「夫」
- 嬌作「有」
- 燕
- 居
- 嬌作「何」
- 編無以下「生乃作一詞……」
- 井石州引詞
- 燕作「如」
- 燕作
- 至
- 燕作「昔」
- 燕作「設」
- 燕作「內」
- 編無「而立……在隔窗內」十八字
- 嬌作「窺」
- 編「妾未嘗慢君」作「既當於妾」
- 燕作「前」
- 燕作「傍」
- 編
- 堂「下有」之「字」
- 燕「合聚」作「會也」

已，因作一詞，按筆書之，以寫快之懷，諱名玉樓春。

曉窗寂寂驚相遇，欲把芳心深意訴；低眉欲翠不勝春，嬌轉櫻唇紅半吐。匆匆已約歡娛處，可恨無情連夜雨；枕孤衾冷不成

眠，挑盡殘燈天未曙。

生晨起會嬌于始所，因共至中堂，以夜來所綴詞示之。嬌低笑曰：「好事多磨，理固然也。然妾既許君矣，當別圖之。」是日生侍男

從鄰家飲，至暮醉歸。且思嬌早間別圖之言，疑嬌之不復至也，又沉醉睡熟。嬌步至窗外，低聲喚生者數次，生不能知。嬌悵悵而回。

大疑生之誕已也，直欲要以盟誓。生剪縷髮，書盟言於片紙，付嬌。嬌亦剪髮設盟，以復于生。雖是極意慕戀，然終於無便可乘。一日

生收家書，以從父管納粟補閩州武職，以生便弓馬，取生歸侍行。嬌眷戀之極，作詩送行，詩曰：

綠葉陰濃花漸稀，聲聲杜宇勸春歸。相如千里悠悠去，不道文君淚濕衣！

生得詩，和韻以復嬌。詩曰：

堂中幄重幃舞蝶稀，相如只恐燕先歸。文君爲我堅心待，且莫輕拋金縷衣！

生終以嬌娘「綠葉陰濃」之語爲疑。又成一詞，以示嬌，詞名小梁州：

展花長是惜花秋，每日到西樓。如今何況拋離去也，關山千里，目斷三秋，纔回頭。愁融分付東園柳，好爲管長條，只恐

重來綠成陰也，青梅如豆，辜負涼州，恨悠悠！

嬌知生之疑已，作詞以復之，名卜算子。

君去有歸期，千里須回首。休道三年綠葉陰，五載花依舊。莫怨好音遲，兩下堅心守。三隻鶯兒十九，窩沒裏須教有。

嬌情不已復吟一絕以繼之，詩曰：

臨別殷勤私語長，云云去後早還鄉。小樓記取梅花約，目斷江山幾夕陽。

- 燕「一字作」他「
- 燕「作」愁「
- 燕「作」往「
- 燕「作」念「
- 燕「作」當「
- 燕「作」惜「
- 燕「作」

- 「替」
- 燕「作」愁「
- 燕「作」有「
- 燕「作」下數句及詩。

自後生從父以他故不果行。生歸舅家，行住坐臥飲食起居無非爲嬌。與念數日，無便可乘與嬌一語，至於飲食俱廢，以致沉思成病。因托求醫，舅始爲之皇皇，醫卜踵至。但云生功名失意，勞思所致，終不能知生之心。數日病小愈。一日舅出外，報謂：「生因強步至外廂，方佇立，俄而嬌至生後。生駭然。嬌曰：『左右皆發落，得便故來問兄之病。』」生回顧無人，因前牽嬌衣欲與語。嬌曰：「此廣庭也，十日所在，宜即兄室。」生與之俱反。忽值雙燕爭泥擊前，嬌因舍生趨視。俄舅之侍女湘娥突至，嬌前嬌大駭。生乃引去。至暮復會中堂。嬌謂生曰：「非燕擊，則湘娥見妾在君室矣，豈非天乎！」生然其言，而悒悒之心見於顏色。乃作詞一闕以自稱，詞名「燕窩」。

嬌面年風輕扇，文園多病尋芳倦。春衫窄，庭院閒，獨步迴廊，體嬌無力。如花面，親會見，千方百計尋方便。盟。橋隔暮雲碧，燕兒墜也，又無消息。

一日晚嬌尋便至生室，謂生曰：「向日熙春堂之約，妾嘗思之，夜深園靜，非安寢之地。自前日之路觀之，足以達妾寢所。每夕侍妾者二人，今夕當以計遣去，小慧不足畏也。兄至夜分時來，妾開窗以待。」生曰：「固善也，不亦危乎？」嬌變色曰：「事至此君畏何？人生如白駒過隙，復有鐘情如吾二人者乎？事敗當以死繼之。」生曰：「若然，余何恨？」是夜，生於夜半乃踰外窗，逸堂後數百步至茶蘼架側。又求門不得，生頻恐久之，尋路得至熙春堂。堂廣夜深，寂無人聲，生大恐，因疾趨入見。嬌方開窗倚几而坐。上衣紅綉，下繫白練，舉首而瞻明月，重有憂者，不知生之已至也。生因扶窗而入。嬌忽見生，且驚且喜，曰：「君何不告，駭我甚矣！」生乃與嬌並坐窗下。時正夜分，月色如畫，生視嬌體態艷媚，肌瑩無瑕，飄飄然不啻姮娥之下臨人間也。嬌謂生曰：「夜漏過半，幸會難逢，可就枕矣。」欣然與嬌同攜素手，共入羅帳之中。解衣並枕問，嬌曰：「妾年幼殊不諳世事，枕席之上，望兄見憐。」生曰：「不待多言。」兩情既合，嬌乃嬌啼嫩語，體若不勝。雨態雲蹤，交頸之鴛鴦，和鳴之鸞鳳，無以踰者。一餉歡娛，而嬌娘千金之身自茲失矣。歡娛之際，不覺血漬生衣，嬌乃剪其袖而收之，曰：「留此爲他日之驗。」生笑而從之。有頃，雞聲催曉，虬漏將闌，嬌令生歸室。因視生曰：「此後日間

燕「外報講」作「報講生」

「房」

燕作「日如」

燕作「藍」

燕作「久」

橋無「生然其言……」以下數句，及橋芳詞。

燕作「得性」

燕作

相遇幸無以前言爲戲，懼他人之耳目長也。」因口占一詞以贈生，詞名菩薩蠻。

夜深偷展紗窗綠，小桃枝上留鶯宿。花嫩不禁揉，春風卒未休。千金身已破，脈脈愁無那。特地囑檀郎，人前口謹防！

生亦口占菩薩蠻詞以復之云：

綠窗深貯傾城色，燈花送喜秋波溢。一笑入羅幃，春心不自持。雨雲情亂散，弱體羞還顛。從此問雲英，何須上玉京！

嬌得生所和之詞，謝曰：「妾女子也，情牽事感，殊乖禮法，幸垂明鑒，稍爲秘之，妾之托君，亦無憾矣！」自後生夜必至嬌室，凡一月餘，無自知者。豈期私欲所述，俱無避忌。舅之侍女曰飛紅，曰湘娥，皆有所覺，所不知者嬌之父母而已。嬌亦厚禮紅使紅等緘口，第飛紅輩雖覺之，而未知所因。一日生之父母慮生在外日久，作書遣僕催歸。生得父母書，不得已起行。是夜不及於嬌娘訣別。次日晨起入謁舅，始告歸。舅始見生父書來，不敢強留，命侍女治酒酌別，時嬌娘在後，亦偷淚送行。生自抵家之後，朝夕惟嬌娘是念，乃遣媒人往舅始家求婚，以諧秦晉之約。敬修書一封，私達嬌娘。書曰：

表兄申純，頓首拜，啟蓉卿小娘子。粧次前日進遇，倏爾旬餘，魂飛杳杳，每形清夜。松竹之盟，常存記憶。面想起居，動履多顧。純無依之迹，得自托於蘭蕙之傍，爲幸大矣。幽會未終，白雲在念，自抵家中，無一夕不夢想洛浦之風煙也。家事經書，非惟不復措念，從亦勉強，不知所以爲懷。有親朋見憐，於舅始大人前致一言，天啟其衷，俾續秦晉再世之盟，未審舅始雅意若何。倘不棄庸陋，則張生之於鶯鶯，烏足道哉。茲因媒氏有行，喜不自制，臨此以布腹心，幸相與謀之便風，以俟佳音。家居無聊，偶思佳麗分別之言，綴有詩詞，惟子面陳，亦所見此情之拳拳耳。所霜在候，更宜善加保衛，不宜生寫書畢，緘封私付媒氏，父母不知也。媒既得書，即日前往舅王通判之家，計見舅始，且以申生父母告之。舅爲之開宴。次日，媒申前請，舅曰：「三哥才俊洒落，加以歷練老成，老夫得此佳婿，深所願也。但朝廷立法，內兄弟不許成婚，似不可違。前辱三哥惠

- ① 編作「程」
- ② 燕作「九」
- ③ 燕作「名」
- ④ 燕無此字
- ⑤ 燕「娘」下有「者」字
- ⑥ 燕
- ⑦ 無「表兄」二字
- ⑧ 燕作「佳」
- ⑨ 燕作「驪」
- ⑩ 編作「聖」
- ⑪ 編作「何」
- ⑫ 原缺，燕作
- ⑬ 「風」編作「撼」
- ⑭ 編作「惶惶」
- ⑮ 燕末有「純生再拜」四字
- ⑯ 燕作「既」
- ⑰ 燕作「命」
- ⑱ 燕作「情」

訪，留住數月，甚能爲老拙分憂，老夫亦有願婚之意，而於條有礙，以此不敢形言。」媒氏再三宛轉，終不能得。至晚，再置酒款媒，舅命「妗主」席。媒時待立於側，知親視之不諧也，心上「悒悒」，但不敢形之言語耳。酒散，媒氏左右顧視無人，欲置生書於媵。適媵至，媒前別燭，媒因私語媵曰：「子非厚卿之情人耶？」厚卿有書令我私致於子。」媵竦然微言應曰：「然。」淚隨言下，媒爲之改顏，遂以身畔取書授媵，媵收置袖中，未敢展視。始，媵亦隨始入室。次早，媒再請於舅，且以言迫之。舅怒曰：「此無不可，第以法制甚嚴，欲制老夫罪戾也。爾勿復言，此決不可。」媒知其不就，因告歸。舅又命妗酌酒與媒爲別，媵因待立，私語媒曰：「離合緣契，迺天之爲也。三兄無事宜來。妾年且長，歲月有限，無以姻事不諧爲念也。」因出手書，令媒持歸，以復於生。媒既歸，道其舅不允之由，遂以媵書與生，生展視之，乃二絕。媵所製也。詩曰：

雲重月難見，風狂雨不成；天書從寄意，傾淚若爲情。

又

目斷芳千里，情分役寸心；藉君憐舊日，莫絕羽鱗音！

生覽誦數遍，殊不勝情，每對花玩月，不覺泪下。初生與成都府角妓丁憐憐者，極相厚善。憐敏慧殊俊，嘗得帥府顧盼。生方妙年秀麗，憐一見傾慕。生自秋還鄉里，憐屢遣人招生，生托故不往。至是生之友人陳仲游亦豪家子也，見生每置恨於臨風對月之間，因拉生至成都舒懷，遂同至憐憐之家。生既入，憐憐不勝欣喜，盃酒話款曲，生但面壁略不致意。憐怪之，委曲詢生，生終不言。憐意其礙於仲游也，乃留之竟夕，令其女名伴姐侍仲游寢，而自薦於生。生不得已，因與其寢。枕邊切切語生，所以不見答之故。生乃自道與嬌娘相遇之時。憐問曰：「嬌娘誰家女也？」生曰：「新任眉州王通判之女也。」憐又問：「其實若何？」生曰：「美麗清絕，西施妃子殆相千百，而丰韵過之。」憐因沉思良久曰：「既名嬌娘，又且美麗若此，豈非小字瑩卿者乎？」生愕然曰：「爾何由知之？」憐曰：

① 燕作「婉」 ② 繡無「命」字 ③ 繡作「之」 ④ 燕作「甚」 ⑤ 繡無「非厚卿之情人耶」七字。

⑥ 燕作「乎」 ⑦ 繡作「起」 ⑧ 繡「舅」上有「乃」字 ⑨ 燕作「新」 ⑩ 燕作「尺」 ⑪ 燕

作「方」 ⑫ 燕作「京」 ⑬ 燕作「平身」

「向者陳府幼子將求婚，醜好美麗，不以門第高下爲念，但欲殊色。常捐數千緡，命畫工於近地十郡，求間伺隙繪人家美女以獻。凡得幾人，此其一也。色瑩肌白，眼長而媚，愛作合蟬鬢，常有憂怨不足之狀。常至帥府內窺見之，因記其姓字，果然是否？」生日：「子如親見其人，即是此女。」憐曰：「宜子之視我若土壤，子之所遇，眞天人也。妾常入視，停目不能去，第恨不見其身。今後至彼，願求舊鞋巧我。」生諾之。明日遂與陳仲游同歸。抵家後，生因追念憐，「天上人」之語，慨然賦詩一絕，詩曰：

自入仙源路已深，桃花與我是知心。紛紛浪蕊迷蜂蝶，得似高山遇賞音。

生因悵恨，再期香杳，傷感成疾，因臥累日。父母驚異，因令人詢問生得病之由，生乃托以「夢寐絕怪，將不能免，必須求善能驅役鬼神者，作法禳之。」父乃命良巫祈祝。生密使人厚賂巫者，令巫者向父母言：「此爲鬼物所侵，必當遠遁。」方可苟安，如其不然，生死未判。」父母聞巫言大驚懼，以爲誠然，於是讓令生往舅家以避此難，擇日起行。先期之二日，令人取覆舅家，舅始許之。嬌時在父母傍，聞生有來期，喜慰特甚。人回報，生亦欣快，隨覺病差愈。父母以爲得計，及期生戒行，病亦稍安。於時驚鸞簾聲，百花競發，園林錦綉，奪目爭妍。生至舅居，及門遇嬌，以秀溪亭，兩情四目，不能暫敘寒暄。申生欲入謁舅，嬌止之曰：「今日隣家王寺丞邀往天寧玩賞牡丹，至夜方歸，姑止此少見，徐徐而入可也。」乃與嬌並坐亭上。嬌因謂生曰：「君養攝不如平時，何故今復來此何幹也？」生疑其言，乃曰：「日月未久，何故忘乎？自相離之後，坐不安席，味不適口，寢不着枕，行不重足，何止夜月屋梁之思，中間請命嚴君，冀諸媒妁，而天不從人，竟辜宿望，春花秋月，風臺雪樹，無一而非牽情惹恨之處，百計重來，以踐舊約，今子乃有「復來何幹」之辭，予失計甚矣。」嬌愧謝曰：「君心果金石不渝，妾何以謝君？」因以與歡洽，移時同步入室。生至其舊館，窗几依然。向時所書詩曲，左顧右盼，濡染如新。生悵然自失，復作一詞以記之，詞名鷓鴣天。

鶉館睽違已隔年，重來窗几尚依然。仙房長擁瑞雲煙，浮世空驚日月遷。濃淡筆，短長篇，舊吟新誦萬愁牽。春風與我渾相識，時遣流鶯奏管絃。

● 燕作「惆悵」

● 燕作「避」

● 編作「向」

● 燕無「如其」二字

● 編作「上」

● 燕作

「喜不自勝」

● 編無「及」字

● 編作「子」

至晚舅姑歸，生拜謁甚恭。舅問生曰：「聞三哥有微恙，想二豎子遁矣。」生謝曰：「唯舅舅憐其微恙，庶得逃免，再造之賜，後齒不忘。」舅始勞免之，生就室。自後與嬌情意周洽，逾於平昔。住數月，情意益厚。生因意丁憐憐之言，求舊鞋於嬌。嬌力詢生曰：「安用弊履爲哉？」生不以實告，嬌不許。舅之侍女飛紅者，顏色雖美，而遠出嬌下。唯雙鬢與嬌無大小之別，其寫染詩詞，與嬌相埒，嬌不在側，亦佳麗也。以於惟妬，未嘗獲寵於舅。常時出入左右，生聞與之語，嬌則清麗瘦怯，持重少言，佇視動輒移目。每相遇，生不問，嬌亦不答。戲狎一笑，則使人魂魄俱喪。飛紅尤喜諂浪，善應對，快談論，生雖不與語，亦必求事以與生言。嬌每見之，則有不足之意。及生再至，紅益與之親狎，嬌疑焉。生久求嬌鞋不獲。一日，嬌晝寢，生偶至其側，因竊鞋趨出，方寓室，以他事去，未曾收拾。飛紅適尾生後，見生遺鞋，紅乃疑嬌所與者，因收之。生固知所以，及歸室，索鞋無有也，因快怏於懷，遂作一詞以自紀，詞名青玉案。

尖尖曲曲，緊把紅綰燈，朵朵金蓮奪目，襯出雙鈎紅下。華堂春睡深沉，拈來稍動春心，早被六丁收拾，蘆花明月難尋。及暮，嬌問生索鞋。生曰：「此誠我盜去，然隨已失之，諒子得之矣，何苦索我耶？」嬌乃止。蓋飛紅拾歸，已分付嬌也。然嬌以此愆疑生私通於紅矣。一日見飛紅與生戲於窗外捉蝴蝶，因大怒，詬紅，紅頗懼之，欲以拾鞋事聞嬌，未有聞也。後遇望日，衆出賀舅姑，嬌在焉。因語嬌所遺之鞋，揚言謂生曰：「此即子前日所遺之鞋也。」嬌變色，亟以他事語舅姑，會舅姑應接他語，不聞。嬌因大疑生使紅發其私，乃大怨望，自後非於堂中相遇，不復求便以見生。女工諸事略不措意，怨隙之心，行住坐臥，皆是也。生亦無以自明。一日，生不意中漫於後園縱步，適於花下見鸞牋一幅，上題詞一首。生取而視之，詞名青玉案。

花低鶯踏紅英亂，春思重頓。楊花夢散夢雲收，平空惹起情無限。傷心漸覺成癡絆，奈愁緒寸心難管。深誠無計寄天涯，幾回欲問梁間燕。

生披味良久，意謂嬌詞，而疑其字畫頗不類嬌所書。因攜歸置於室中書案之上，欲詢嬌而未果。抵暮，西窗下有金籠養能言鸚鵡一隻，甚馴。嬌過其側，戲以紅豆擲之，鸚鵡忽言曰：「嬌娘子，如何打我也。」生聞之，亟出室招嬌。嬌不至，生再挽之方來。嬌入生室，正疑思不言，忽見案上花牋，因取視之，良久日中生，不語移時。生曰：「子何時所作也？」嬌不答。生又曰：「何故不言？」嬌亦不應。

- 動作「何」
- 動作「反」
- 動作「精神」
- 動作「驚」
- 動作「恐」

生力窮之。嬌曰：「此飛紅詞也，君自彼得之，何必許妾？」生力辯，嬌並無言，徘徊良久，長吁竟拂衣而去。生留之不可。自爾相會愈難。嬌終日熟寢，間一二日方才與生一見，見亦不交一言。凡月餘，生不能直其事。一夕徑造嬌室，左右寂然，唯見案上有五言絕句一章。

灰篆香 ● 難 ● 炷 ● 風月 ● 影易 ● 移 ● 徘徊無限量，空作斷腸詩。

生祭詩，知嬌之爲已，且疑心之深也。乘間語嬌曰：「再合以來，荷子厚意，視前時有加焉。邇日形似之間，不能不爲子所棄，何今昔異志乎？」嬌初不言，生再詰之，嬌潸然涕曰：「妾自遇君之後，常恐日力不足。今者君棄妾耳，妾何敢棄君耶？君意既有主，妾何敢忘望矣。」生曰：「苟有一心，有如此意。」因指天自誓，以明無他事。且曰：「子何疑之甚也？」嬌曰：「君偶遺鞋，飛紅得之，飛紅偶遺詞，君且得之，天下偶然之事何多之甚耶？妾不敢怨君，幸愛妾人，無以妾爲念也。」生仰天太息曰：「有是哉！吾怪邇日見子若有愛者，人之情態豈難識哉？子若不信前誓，當剪髮大誓於神明之前。」嬌乃笑曰：「君果然否？」生曰：「何害？」嬌曰：「若然，後園東池，正望明靈大王之祠，此神聰明正直，叩之無不應。若能同妾對祠大誓，則甚幸也。」生曰：「如命。」想明靈大王亦知我心之無他也。」嬌乃約以次早與生俱遊後園，臨東池畔，遙望大王之祠，兩人異口同聲，拜手投誓。其詞畧千百不能備載。誓畢，攜手而歸，恩情有加焉。生賦一詞，備述心間之事，以謝之。詞名留牡丹。

一片芳心被春拘管，重尋□翼盟約。說與從前，不是我情薄。都緣燕透晴絲，風拈花蕊，便或執着。密愛堪憐處，幾多寂寞。此心只有上天知，終不成輕狂做作。縱滿眼閑花媚柳，也無情摸索。後園同步，遙告神明，地久天長，更誰托從今再與團圓，莫把是非斷却。

自後嬌與生情好深篤，飲食起居無不留意。生自此亦不復與飛紅一語。紅察之，因大憾。生因縱步至後園牡丹叢畔，忽遇嬌先已

- 嬌作「情」 ● 燕作「註」 ● 燕作「花」 ● 嬌作「亦」 ● 燕作「必」 ● 燕作「妾」
- 嬌作「日」 ● 燕作「深」 ● 嬌作「之甚」二字，作「也」 ● 嬌作「上」 ● 燕無「其詞……不
- 能備載」一語 ● 燕無「生」以下數句，及留牡丹一詞，雖有 ● 原缺總作「雲」 ● 嬌作「雨」 ● 燕作

【雙】

在彼，遽擁抱之，必欲求會。嬌却之，言曰：『醜陋之質，固不敢辭於君，但慮雲雨初交，歡會方密，妾於情狀俱昏迷矣，能保人之不至？若有所覺，妾無容身之地矣。』生聞其言，興已稍闌，遂與之攜手而過別圃，不覺飛紅亦自後潛至。見嬌與生並行，因促步抵舍語，始曰：『天氣晴暖，可人，後圃牡丹盛開，能一觀否？』其實欲始一行，襲取嬌之蹤跡也。始可其請，遂命紅侍行。至園中，瞥見生與嬌並行於花亭畔，左右俱無人。始因大疑，因呼嬌，生乃狼狽反室，惆悵不已。知爲飛紅所竄，故致爲始所覺，無以自釋。強作一詞，寫其嗔快云。詞名漁家傲。

情若連環終不解，無端招引傍人怪。好事多磨成又敗，應難捱，相看冷眼誰憐睬？
鎮日愁眉斂翠黛，闌干倚遍無聊賴。但願五湖明月在，且寧忍耐，終須還了鴛鴦債。

越二日，生自知其跡不寧，乃告歸。舅於時亦不知留。嬌夜出，潛與生別。曰：『天乎！得非命與相會未幾，而有是事，妾獨奈何哉！兄歸善自消遣，求便再來，毋以疑間遂成永棄，使他人得計也。』因泣下沾襟，生亦掩泣而別。嬌又以一詞授之，且曰：『兄歸時展視之，卽如妾之在側矣。』言終而去。詞名一剪梅。

葦蕩稍頭春意闌，風滿前山，雨滿前山。杜鵑啼血五更殘，花不禁寒，人不禁寒。
離合悲歡事幾般，離有悲歡，合有悲歡。別時容易見時難，怕唱陽關，莫唱陽關。

申生與嬌娘分袂相別，次早遂歸。既達侍下，父母以生久在外，妨廢經史，間歲功名之會，又復在眼前，遂令生以書齋坐臥溫習舊業。生與其兄綸雖朝夕共學，而思嬌之念無時不然。夜與兄共榻而寢，悵悵之辭，或形於夢寐，恨不能御風縮地，一與嬌會。春盡夏終，轉眼又是初秋，天氣雁杳魚沉，絕無消息。至七月中旬，舅以眉州隸倅，及催任期，道經申生之門，因留宿於生家者累日。此時舅挈家以行，始嬌寓生家相隨不離跬步，兼飛紅湘娥諸侍女雜然左右。生與嬌欲一言有不可得。居三日，舅命戒行，車馬喧闐，送者絡

● 燕無「聞其言」三字 ● 燕無「其實……蹤跡也」一句 ● 燕無「知」字下數句，及漁家傲詞。 ● 續作

「相思」 ● 燕無「則」字 ● 燕作「潛出」 ● 燕無「」起至「因泣下沾襟生亦」一段。 ●

燕無「別」字下數句。只作「因製一詞以送別，詞名一剪梅」續有。 ● 續作「送」 ● 續作「在」

繹於道。姁與嬌各登車，請侍女相隨先後，中生亦乘馬相送。聞其便，曳屣挽車，與嬌語舊。嬌娘泪下如雨，不能答，徐曰：「遇君之後，一日爲別，不能堪處，况今動是三年，遠及千里，一旦思君之切，安保其再能見君乎？但恐妾垂首瞑目，骨化形銷，君將臥花臥柳，棄舊憐新，妾枕邊恩愛，他人有之矣。」生曰：「明雖大王在彼，吾誓不爲也。」嬌曰：「若然，妾荷君之恩，死且不朽。」乃占一詩一首贈生：

欲語狂夫促去忙，臨歧分袂轉情傷。不城千里三年別，恨說仙家日月長。

嬌於袖中又出香珮一枚，上有金鎖團鳳，以珍珠百粒，約爲同心。結贈生曰：「覩物思人可也，得暇可求便一來，毋以地遠爲辭！」言未畢，軒車催動，霧隱前山，曉月半沉，日途不及。生別舅始辭回，悽然歸於書室，閉消春日，無不泪零。晨窗夕燈，學業幾廢，間爲詞章，無非寄與嬌紅之語，他不暇及。一日賦一曲以示兄綸，皆陳其意於言辭之外，未嘗斥言也，其詞曰：

春風情性，奈少年乘負，竊香名譽。記得當初綉窗私語，便傾心，素雨花陰，月移簾影，幾許良宵，遇亂紅飛盡，桃源從此迷路。因念好景難留，况陰陽失筭，行雲何處。三峽詞源，誰爲我寫出斷腸詩句。目極歸鴻，秋娘聲價，應念司空否。甚時覓箇彩鸞同跨，歸去。右調念奴嬌。

兄見其詞，撫生肩背曰：「厚卿以弟之才，當取青紫如拾草芥，以顯二親。夫何流連光景？此詞固佳，察弟之心，必有所主。秋期在邇，且移此筆力鑿戰文場可也。」生但無言。蓋生詞微寓與嬌相會之始末，至「亂紅飛盡」之句，則直指飛紅媒孽之事。思恨之極，作爲此詞，其兄不知也。申生既以念奴嬌詞示其兄，因感兄相勉功名之意，又加舉世雖不能忘情於嬌，而樛黃在日，幸而有兄相與，講明亦惟父母之督責也。及至八月與兄俱就秋試畢，即欲言歸。兄綸謂曰：「三年燈火辛勤，快以此舉。揭榜在日，何不少候？」生曰：「兄學業高，遠危中必矣。劣弟荒唐僻陋，孫山之外，不言可知。不欲久此，榜揭後無面目回鄉也。」兄再四挽留，生不得已，從之。踰數日，秋闈折號，生與兄綸俱在高選。兄弟聯捧捷而歸。父母甚喜，鄉人賀客填門，有爲詞以慶之者，詞云：

- ① 燕「占」作「吟古」二字。
- ② 燕作「期」疑同。
- ③ 燕作「結」字。
- ④ 燕作「之」。
- ⑤ 燕「雨」下有「濕」字。
- ⑥ 燕作「歸」。
- ⑦ 燕作「光」。
- ⑧ 燕作「易」。
- ⑨ 燕無「如」字。
- ⑩ 燕作「動」。
- ⑪ 燕作「深」。
- ⑫ 燕作「高」。
- ⑬ 燕作「體」。

徐卿二子文章妙，秋風來應與賢詔。雙雙折取桂枝歸，鄉閭自此增榮耀。浪桃三月春來透，番身並跳龍門曉。綠衣共立綵萊衣，那更是雙親年少。

生與兄又同赴府縣謝辭。畢，即日回家，治辦行李，同上春官。次年春試，又與兄同及第。兄綸授綿州綿山縣主簿。生以弓箭升甲，授洋州司戶。兄弟歸家，侍次於時官舍。親朋畢賀，有爲詞以賀生者，詞曰：

十年期，飛黃騰踏去，身到鳳凰池。右調臨江仙。

時有實登科錄於眉州者，舅因閱之，見生兄弟皆及第，因大喜。歸謂姪曰：「二哥三哥兄弟皆及第，吾家宅相得。人矣。但恨相去千里，不能親賀。」遂遣人致書爲慶耳。詢問：「甥榮授何官？如瓜期未及，能一來款我，以慰老夫欣喜之心否？」生得書與兄謀曰：「舅有命召，兄宜以行。」綸曰：「父母在，焉可遠游，委以家事，然舅於所命，亦不可違。長孫克家，弟固當往。」於是生欣然領命，即日治行，詣舅任所。既至，舅見之，且賀且謝。須臾，始出見，且曰：「別後喜聞。吾甥兄弟俱擢危科，預有榮華。」生謙謝再三。又問：「二哥何以不來？」生答兄弟不可俱出之意，舅於等問勞盡禮。始終以生前疑似之故，館生於廳事之東邊，去堂甚遠。生亦遠嫌，非呼召則不入，縱或一至堂廡，未嘗與嬌款狎。偶然相遇，左右森立，但彼此佇視，不能出一言。生殊無聊，住十餘日，欲告歸，然終念遠來未嘗與嬌一語，悶悶不樂。徘徊久之，乃作詞寓相思會，以述懷。

脈脈惜春心，無言歌思憶。夜永如年，誰道藍橋咫尺緣分淺。何似舊日莫相識，試問取，柳千絲，愁怎織？菱花頻照，兩鬢爲誰雪積。幾番會面，見了又無信息。空追前事，把兩泪偷滴，且看下稍如何是得。

一日生長起入謁，始未起，生因忽遇嬌於堂側。時且早，左右皆未起。嬌亟促步前語生曰：「妾別兄久矣，思念之心未嘗

- 燕有右調步驚宮五字。
- 燕作「解」
- 燕作「客」
- 燕作「樽」
- 燕作「眷」
- 燕無
- 「即日治行……舅見之」十三字。
- 燕無「出」字。
- 燕作「審」
- 燕作「幸」
- 燕無以上四字。
- 燕作「首」二字。
- 燕作「不」
- 燕有「右調相思會」五字。
- 燕無「側」字。
- 燕無「且」字。
- 燕作「恨」

少息。喜審近取高第，但恨命薄一葉，不能執筆帶以觀富貴，爲大恨耳。兄能不棄，不以地遠來臨，妾何以得此！妾與飛紅有隙，君所知也。今矜以年尊多病，不暇他顧，而飛紅方用事，跬步動容，無所求其便。兄至此已十日矣，妾不能與兄一叙曠昔者，坐此故也。妾每見兄必清晨入謁，凡七日晨起以俟兄至，而兄每日必晚。今非兄早至，妾安能與兄一語也。生曰：「我見事變如此，終日死坐，孤苦之態，不能備言。方欲於一二日間圖爲歸計，緣未及與子一語，故未忍去。今既若此，我雖在此，歲何益也。子將歸矣。」嬌曰：「妾以今日之故，屈事飛紅，尙未得其歡心。自今以往，當愈屈意事之，萬一得回其意，則可與兄復如昔日。兄果能少留月餘否？」因出袖中黃金二十兩與生曰：「恐兄到此或有用途，衣服有不堪者，宜令左右以工直將來，當與兄修治也。」生乃曰：「若果有可謀，雖僻處鬼室，千日，亦何害。」頃之人漸衆，生遂出，愈無聊賴，時遊窗吟咏以寫懷抱。有二詩云：

庭院深深寂不譁，午風吹夢到天涯；出牆新竹呈霜節，匝地垂楊滾雪花。寬句閑來消永日，遺愁聊復酌流霞；狂蜂全不知人意，早向窗前報晚衙。

其二

覽展湘紋亂，欲生幽人自感夢，難成倚床剩，覺添風味，閉戶何妨待月明。擬倩蛙聲傳密意，難將螢火照離情；遙憐織女佳期近，時看銀河幾曲橫！

生在舅家自秋及冬，歲將暮矣，慕戀之心，終無以自遣。每以明燭倚床，獨坐夜半，方就枕。所居室東邊有修竹數竿，竹外有

- ① 繡作「治家」
- ② 燕「晨」上無「清」字，下有「昏」字。
- ③ 燕作「晏」
- ④ 繡「於」上有「求」字。
- ⑤ 燕「歲」上有「千」字。
- ⑥ 繡作「無」
- ⑦ 燕無「以」字。
- ⑧ 燕無「能」字。
- ⑨ 燕無「以」
- ⑩ 工直「作「公值」
- ⑪ 繡「值」作「僕」
- ⑫ 燕作「羣」
- ⑬ 燕無此二字。
- ⑭ 燕作「起者」
- ⑮ 燕「出」下有「外室」二字。
- ⑯ 燕作「終日」
- ⑰ 燕下作「睡起題詩一首」
- ⑱ 燕作「生吟罷，終無以爲懷。至夜復吟詩一首」
- ⑲ 燕「紋亂」作「紋浪」
- ⑳ 繡作「紋浪」
- ㉑ 繡作「盛」
- ㉒ 燕作「閒」
- ㉓ 繡作「九」
- ㉔ 繡作「思」
- ㉕ 燕作「銀」
- ㉖ 燕作「寢」

亭前任州官有子婦美而少，因得暴疾，遂至不起，殯於亭中。經歲後移歸鄉里，然精誠。常在亭中，每為妖祟，以迷少年。生不知其詳。一夕方掩關而坐，將及二更許，忽聞窗外步履聲。生意其兵吏夜起，不以怪。頃之叩窗甚急，生出視，妖變。嬌娘獨立窗下曰：「君何不懼，候君久矣。」生不知妖，欣然擁之入室曰：「子何以得此來？」答曰：「舅妯熟，無有知者。故來。」因就枕，將旦告去。嬌娘曰：「此後妾必夜至，兄無辭不必至中堂。或入偶相遇，不必以言相問，恐人有所覺也。妾或與君語，幸無見答，以狎斜之。言必為有為。君宜引去，不對，則人將謂君無心於妾，庶可釋疑也。」生曰：「子若夜必一至吾室，吾入何幹？」言訖遂去，自後妖夜必至。凡月餘，人莫之知。生常經數日方一入中堂，左右問之，以他事對。或遇嬌，則遠望引避。常獨吟一詞以自喜。

天賦多嬌，蕙蘭心性，風標，憐才不滅文簪。怕去窗花館，虛度良宵。密相攬就，長待燭暗香銷。向人前滅迹，休把言語輕挑。問誰知證，唯有明月相邀。從今管取雲雨，暮暮朝朝。

嬌自生再至，屈己以事飛紅。平日玩好珍奇，紅一開口，則舉而贈之。錦繡綾羅，金銀珠翠，唯紅所欲，呼之為「紅娘子」。紅見嬌之自已厚也，漸釋前憾，與嬌締密，嬌結之愈至。時小慧年已長，見嬌屈意事紅，語嬌曰：「娘子通判女，貴人也。飛紅通判妾，賤人也。不何以貴下賤，此小慧日久所不能平者。」嬌因嘆曰：「我之遇申生，爾所知也。紅與我有隙，屢窘敗我。今生遠來已久，我不能與之一叙，間闕者，蓋梗為此耳。苟不屈己以結紅心，或者與生胥會，能保其無語乎？我不自愛而屈事之者，為生設也。」因吟詩一絕，詩曰：

雨勒春寒花信遲，凝雲□月夜光微。披雲閣雨憑誰力，花月開圓且待時。

吟畢，因泣下。小慧曰：「娘子芳年秀麗，稟性聰明，立身鄭重，同時遊玩花園，與湘娥並行，娥不相讓，先登樓梯，娘子怒以告夫人，夫

- ① 總作「神」
- ② 總無「步」字。
- ③ 燕「妖變」作「則見」
- ④ 燕作「與」
- ⑤ 燕作「相」
- ⑥ 「就」下無「枕」字
- ⑦ 總作「頃」
- ⑧ 總作「若」
- ⑨ 總作「問」
- ⑩ 總無「避」下一句及詞
- ⑪ 燕作「蕭」
- ⑫ 燕作「雲」
- ⑬ 燕有「右調於飛樂」五字
- ⑭ 燕作「暮」
- ⑮ 總作「迷」
- ⑯ 總作「閣」
- ⑰ 總作「團」
- ⑱ 燕作「暮」
- ⑲ 燕作「鳳」
- ⑳ 燕作「蕙」

人不治，凡不食者兩日。其負氣有如此者。前年罷官西歸，驛舍床帳不備，重以綉茵，周以羅幃，猶思其不潔。笑置熱麝，夜半方寢，其愛身有如此者。娘子善歌，衆所共知，親族聚會，申請願聞，再四終不肯出一聲，其重言有如此者。今既委千金之軀於申生，若棄弊屣。而又下事飛紅，喪盡名節。此妾之所以大不曉者！况娘子詩詞清麗，文章華瞻，名聞於時久矣。當今少年才子，或願一見而不可得，苟求婚，豈不能得一申生也？又兼申生一第之後，視娘子頗似無情，今雖在此呼之而不來，問之而不對，諒必有他意也。娘子何自苦執如此？嬌曰：『爾勿復言，天下復有鍾情如申生者乎？以生之才美，必不負我，而後已。』慧知嬌管戀申生之心如鐵石，乃亦詔事飛紅。紅後感嬌之結已備至，盡釋前憾，喟然謂嬌曰：『娘子近日以來憔悴特甚，若重有所思者，何不與紅一言？紅受娘子之恩厚矣，苟有効力，當以死報。』嬌但流涕不言。紅乃叩之曰：『我之遇申生，爾所知也，他何言？』紅曰：『此易事爾。』始年尊終日於小樓看經。堂堂之事娘子主之，果有所圖，一唯命而已。嬌鄭重謝之，自此紅常與嬌爲他求，以見生。然生每夜遇妖之後，以爲直嬌之來，累十日餘不入中堂，加以精神昏倦，終日思睡。嬌以眷戀之極，常日自作詩賦，存留與生視。又偶成情思，嘆詩八首：

情思蕭條

情緣心曲兩難忘，夢隔巫山蝶思荒；春事懶隨花片薄，愁懷偏勝柳絲長。劍鬆瘦削腸堪斷，珠泪□珊意倍傷；人自蕭條春自好，少年空爾惜流芳。

綠窗寫怨

曉窗睡起翠娥登，天際晴霞曙色新；錦字漫題機上恨，黃鸝爲喚樹頭春。每憐芳草愁花悴，偏覺幽魂入夢頻；翠袖未殘空染淚，闌韓寂寂暗傷神。

蘭室感懷

- ① 燕「得」下有「生」字。
- ② 繡「喟然」作「顧」。
- ③ 燕無「耐」字。
- ④ 繡作「夫人」。
- ⑤ 繡作「坐」。
- ⑥ 繡無「加以精神……」數句并詩八首。
- ⑦ 燕無「嗟」字。

一點芳心冷似灰，蘭幃寂靜鎖塵埃；幾時闌思多惺懺，昨夜燈花又浪開。夢裏佳期成慘淡，鏡中顏色苦癡癡；芙蓉帳小銀屏暗，一段春愁帶雨來。

繡幃翠眉

春山幽恨含愁思，不慰閑情只自知。寥落肯容成獨夢，淒涼偏是燈雙眉。那知淺笑輕頻態，不記如癡似醉時；對面相看只如此，知他欲負此生期。

塵榻空懸

曉起西窗一半開，輕移蓮步下芳階，流鶯有恨空啼樹，塵榻無情自鎖埃。薄倖動成經歲別，光陰枉負少年懷；每朝對鏡人在何在？輸了愁顏泪滿腮。

珠簾不捲

咫尺天涯一望間，重簾十二擁朱欄；斷腸芳草連天碧，作惡東風特地寒。錦裏飛禽堪再復，盆中覆水恐難收；落花舞片春如許，下却珠簾不忍看。

空悲弱質

屈指光陰又隔春，朱顏枉負一生身。情牽相喚鶯聲細，腸斷無端草色新。霧帳銀床初破睡，舞衫歌扇總生塵。幾回惆悵空悲嘆，祇爲無情薄倖人。

香戀多情

瘦盡紅芳綠正肥，枕中春夢不多時；好將此日思前日，莫道佳期負後期。鎮日閑愁魂去遠，殘春孤恨坐來遲。憑誰寄與多情道，憔悴珊瑚怨落暉。

搗娘吟畢，付與紅觀曰：「我別申生動經一載之餘，今咫尺天涯對面如此，我何以堪。」言已忽仆於地，紅扶之而起，良久方

- ① 燕作「攢」
- ② 燕作「心」
- ③ 燕作「期」
- ④ 燕作「楊」
- ⑤ 燕作「長負」
- ⑥ 燕作「絮」
- ⑦ 繡無以上八詩并籤下「娘吟畢付」四字
- ⑧ 繡無「觀」字

紅見嬌失意，懼始有疑，乃誑始曰：「嬌娘子多苦寒疾。」始信之，故嬌雖憔悴不豫也。紅一夕至嬌所，嬌方掩淚獨坐，殊不勝情。紅因曰：「娘子如此，而申生如彼，此豈有人心者？妾近見申生，屢以私情告之，往往不顧，且其神思昏迷，况彼所居之地，名媚艷女甚多，想少年不能自持，他有所暱，宜乎寡情於娘子。」因舉古詞一首，以釋嬌娘之懷。詞云：

兩川自古繁華地，正芳菲景媚。園林錦綉粧成，雜遝香車寶騎。絃管聲中，綺羅叢裏，盈盈多少佳麗。才子逞疎狂，不惜千金醉。彼此相看總留意，浮雲浪雨尤滯。羨甚楚館秦樓，長是偎紅倚翠。濯足江頭，惡風番雨，無情落花流水。誰念鳳幃人，閉却鴛鴦

被。右調畫夜榮

飛紅又曰：「娘子何多自苦，古人詞語必不虛設，試一索之，便可知生之所爲矣。」嬌見生之相乘甚也，因紅語亦疑之。至臨遂令小慧及飛紅房下小侍女蘭，夜出伺生出處。慧與蘭同至生室前，見窗內燈明。慧因穴窗細視，見生與一女子對坐，顏色態度與嬌娘無異，因私相嘆駭。歸室則見嬌與紅並坐於室。慧曰：「娘子適至生室乎？」嬌曰：「我與飛紅同遺爾去，我二人坐此未嘗動耳，安得妄言。」慧蘭同聲曰：「適申生與一女子相對而坐，絕似娘子。若此，則彼爲何人也？」嬌紅大駭，良久紅曰：「舊聞此地多鬼魅，諒必此類惑之，宜其待娘子惘然也。」因欲與慧蘭等再出視之，時夜深門守甚嚴，不復可出，遂止。明晨嬌詐以始命召生入，生不出。再四召之方來。小慧前導，至後室，見嬌獨坐，生徬徨欲去。嬌即前挽生袖曰：「君勿去，將有事語君。」生不得已乃坐。嬌曰：「兄近日何相乘妾之甚，妾之待兄亦至矣，若是豈平昔所望於兄者？」生不答。嬌又曰：「兄每夕所遇者何人？」生曰：「無之。」嬌曰：「不必隱諱。」生猶謂詐已，乃左右顧盼，切切曰：「子令我勿言，何竄我也？」嬌曰：「妾有何事令君勿言？」生大駭，因曰：「左右有人乎？」嬌曰：「無之。」嬌又曰：「妾自別君之後，迄今將兩歲矣。兄此來妾便得與君款密，何嘗囑君勿言？」生曰：「子何反復也？」子自前月以來，每夜必至我室，囑我勿言，懼飛紅之生歎也。子今乃有是說，何故？」嬌曰：「妾實未嘗一出，君之室所居窮僻，久聞其多怪，諒必鬼物化妾之形以惑君。妾自屈事飛紅之後，已得其歡心，日夕使人召兄，兄不至，縱一來與兄談話，兄又不答，日夕不知所謂，將謂兄有異心。夜來使小慧蘭伺兄出處，見一女子形狀如妾，與兄對坐，此非鬼而何？故今日召兄實之耳。君不信則召紅證之。」乃潛使人呼紅至，謂生曰：「郎君何棄娘子也？」因道昨夕之事。生駭然汗下，浹背，罔知所出，乃謝曰：「非子管管不忘，則我將死於鬼手矣。第恨兩月以來負子恩愛之勤，其何以爲報？」因大怒不敢出息其室，至暮猶在中堂。紅乃與嬌謀，止以生爲鬼所惑，告始始疑之。

F:「安有是理？」紅欲實其言，至一更許，令生且出室。生懼不敢去，紅曰：「第往彼，妾將有爲也。」因戒生曰：「今夜二更妾與姪來觀，如彼來妾與姪，遠望恐見其類，則生疑矣。如索君，君亦勿言似娘子也。」生勉強許之，至二更初，鬼果來。生雖與之對坐，心驚股栗。未定，然紅姪已至窗前。果見一婦人，姪欲細視，紅懼其事發露，因大撫窗趨入，鬼果不見。生初聞嬌之言，且信且疑，及紅撫窗鬼頓不見，生方大悟。姪因詢生曰：「適爲何人？」生愧謝曰：「不知其何鬼也，願姪救我！」於是姪與紅謀移生入中堂。舅知之，廣求明師符水以與生飲，生復臥病。屢日，亦尋苟安。自爾生起居皆自宅內，嬌亦不爲向日相棄介意，歡愛如平日。或至生室連夕，姪亦不知也。生追思鬼惑之事，深得嬌紅之救，已乃作一詞以謝之。

從前事，今日始知空，冷落巫山十二峯。朝雲暮雨竟無踪，一覺大槐宮。花月地，天意巧爲容。不必尋常三五夜，清輝香影隔簾櫳，春在畫堂中。

又兩月餘，姪以病死。嬌哀毀殊甚，幾不堪處。生見舅家事紛紜，乘間告歸。嬌因謂生曰：「昔日之別，不謂復有今日，幸忻再會，奈何！但掩淚爲別。明日辭舅歸，至家中父母聞姪之亡，皆驚動嗟泣。明年六月舅美任回，再過生門，迎宿留住數日。自姪之死，飛紅專寵於舅，因宛轉爲嬌謀。因語舅曰：『夫人不幸仙逝，善父年少，家事無人主持，何不拉三哥同歸經理，且瓜期未及也。』舅欣然之，欲拉生去。生不欲，生聞之心切意喜，因乘間囑紅伸舅再三拉之。舅如言，力與生父言之，父不得已，乃令生行。遂同到舅家，住兩月。舅卽爲再調任。計謂生曰：『家中事務繁多，小兒幼失所恃，三哥不妨在此相與維持，俟有美赴之期，當竭力助行。』生諾之，舅遂行。生厚賂舅之左右，莫不歡悅。生因與嬌絕無間隔。院宇深沉，簾幙掩映，玉枕相挨，鸞鳳並翼，或時朱欄共倚，舉盞飛觴，嬉笑嘔吟，曲盡人間之樂。踰半載，舅以舉員未足，再調利州。倅以歸。左右得生之賂，加以事大體重，無敢言及之者。唯於舅前，爲生延譽。舅歸之後，見生經理其家事事有綸，知生之才能，幹有餘，又妙年高第，前程未可量，遂悔昔背親之謀。間使紅委屈問生：一夕生方與嬌閑

- ① 嬌作「問」
- ② 燕有「右調名江南」五字。
- ③ 燕作「繁多」作「叢雜」
- ④ 燕作「就」
- ⑤ 燕作「喜」
- ⑥ 燕作「和」
- ⑦ 燕無「能」字。
- ⑧ 燕無「能」字。
- ⑨ 燕無「能」字。
- ⑩ 燕無「能」字。
- ⑪ 燕無「能」字。
- ⑫ 燕無「能」字。
- ⑬ 燕無「能」字。
- ⑭ 燕無「能」字。
- ⑮ 燕無「能」字。
- ⑯ 燕無「能」字。
- ⑰ 燕無「能」字。
- ⑱ 燕無「能」字。
- ⑲ 燕無「能」字。
- ⑳ 燕無「能」字。
- ㉑ 燕無「能」字。
- ㉒ 燕無「能」字。
- ㉓ 燕無「能」字。
- ㉔ 燕無「能」字。
- ㉕ 燕無「能」字。
- ㉖ 燕無「能」字。
- ㉗ 燕無「能」字。
- ㉘ 燕無「能」字。
- ㉙ 燕無「能」字。
- ㉚ 燕無「能」字。
- ㉛ 燕無「能」字。
- ㉜ 燕無「能」字。
- ㉝ 燕無「能」字。
- ㉞ 燕無「能」字。
- ㉟ 燕無「能」字。
- ㊱ 燕無「能」字。
- ㊲ 燕無「能」字。
- ㊳ 燕無「能」字。
- ㊴ 燕無「能」字。
- ㊵ 燕無「能」字。
- ㊶ 燕無「能」字。
- ㊷ 燕無「能」字。
- ㊸ 燕無「能」字。
- ㊹ 燕無「能」字。
- ㊺ 燕無「能」字。
- ㊻ 燕無「能」字。
- ㊼ 燕無「能」字。
- ㊽ 燕無「能」字。
- ㊾ 燕無「能」字。
- ㊿ 燕無「能」字。

坐，紅趨入拜賀曰：「郎君娘子，平昔之願諧矣，敢不賀！」嬌詢之，紅曰：「舅又有結好之意，使妾審訂郎君，懼郎君之不從也。」嬌曰：「天果不違人耶？」因大喜，明燈達旦，忘寐。生賦內家嬌詞以相慶云：

燈花何太喜，多情事，天意相從人念。子秀蘭房，才高柳絮；我登仕版，世忝簪紳。堪誇處一雙兩好，彼此正青春。夙世姻緣，今生契合，昔時秦晉，重締姻親。慇懃謝紅葉，傳來佳耗，意密情真。記東池畔，要誓神明。料得從今臨風對月，消除舊恨，慘雨愁雲。管取團圓到底，不負深盟。

是夕紅反命于舅曰：「生意無不可也。」遂拉媒遣之。生家，生父亦允許。且曰：「此固所愿也。」遂擇日遣聘。畢，有丁憐憐者自申生別後，又一入帥府。至西書院，所畫美人猶在壁上。帥子坐其旁，憐憐仰視久之。帥子問曰：「天下果有如此婦人乎？」憐憐曰：「有之。」因指嬌像曰：「聞此女以入畫者，未能摸寫其一二，足極小，肩極修，詞章翰墨，無以出其右。以此女實之，想其他皆然。」帥子喜曰：「我將來求婚此女。」憐曰：「無用也，聞此女久有外遇，恐非金身。」帥子曰：「得婦如此，幸已甚矣，此不足問。」其悔失言，力解不得。帥子遂令親信懇告其父，求婚於王。王時倅眉州未回，故無言及此者。逮王再調，歸家待次。日帥遂遣媒求婚。王初拒之，再四逼以威勢，賂以貨財，不得已，遂許之。嬌夜持帥書至生室告曰：「前日姻約復敗矣。帥子求婚，家君迫於權要，許之矣。兄何以爲計？」曰：「事在他日，當徐圖之。」嬌自是見生愈密，然一相遇，則悽慘不樂。殆平生善歌，每作哀怨之音，則聞者動容，或至流涕。雖與生相遇甚厚，未嘗對坐一歌。生或潛聽，嬌覺之，則又中輟。生每以爲嫌。至是，生不請自歌，詞云：

世間萬事轉頭空，阿物似情濃。新情共把愁眉展，怎知道新恨重封。媒妁無憑，佳期又誤，何處問流紅？欲歌先咽，意冲冲，從此各西東。愁人最怕到黃昏，窗兒外，疎雨泣梧桐。仔細思量，不如桃李，猶解嫁東風。右詞一叢花。

歌未終，獨黯黯，淚下如雨。生平生嗜好，有不能致者，嬌廣用金玉，售以遺生。一夕家宴罷，至就寢。生被酒未能臥，嬌秉燭侍側。坐從容問曰：「邇來管我何益厚也？」嬌曰：「始者妾謂可托終身於君，今既不如所願，事兄有日矣。雖殞此身，何足以謝。」生遂

考

燕作「婚」

燕作「夜」

燕作「托」

燕作「容」

燕作「全」

燕作「橋」

燕「日」上有「之」字。

燕作「語」

燕無「嬌日」二字。

燕作「大」

感慟。居數日，嬌忽臥病，不得與生會者近二月。一日，舅出謁，生厚賂左右，欲一見嬌。左右扶嬌至生室之側，生迎與相見，嗚咽不自勝。良久，嬌乃曰：「樂極生悲，俗語不謬。妾疾必難扶持，生願既不諧，死亦從兄，在所不恤也。」語畢，倚生之懷，似無所主，左右驚扶而入，久之方醒。生亦自此悶悶，作事顛倒，言語無實，目前所為，旋踵而忘，舅甚怪之。秋八月，帥子納幣促親期，舅許之。嬌病少瘳，因他事怒小婢綠英，英懷恨，乘間以嬌平日所為告舅。舅大怒，審實於紅，將治之。紅給曰：「娘子讀書知義禮，豈不知失身之為大辱，且重厚少言，愛身若珠玉，擇地而行，待時而動，大人所知也。况申生功名到手，舉動不妄，堂廡之間，不命之入，未嘗與嬌一語戲狎，倘有是事，妾豈不知？或者之言，未宜深信，且親期在邇，不宜自為此不美也。」舅方寵任飛紅，信其言不復問，止加防閑。生度勢不可留，乃告嬌曰：「今日之事，舅知之矣，行計不可緩也。子親期去此兩月，勉事新君，我與子從此決矣。」因以詞一首寓好事近與嬌為別，詞云：

一自識伊來，便許緝同心結。天意竟辜人願，成幾番虛設。佳期近也，想新權，遣我空懸絕。莫忘花陰深處，與西窗明月！

嬌覽詞，怒曰：「兄丈夫也，堂堂五尺之軀，乃不能謀一婦人事，已至此，更委之他人，若其忍乎？妾身不可再辱，既以與君，則君之身也。」因掩面大慟。生方悟感，去留未決。俄得家書，報父有疾，令僕馬促回。生使人候嬌，不得已入謁舅，告別。舅時坐中堂，嬌聞之，立舅後，兩目佇視，不能出半語。舅曰：「子歸後，府君無恙，宜再來，嬌娘親禮。」在卽，家事紛紜，憤無執幹者。生辭曰：「令愛親期已近，純歸侍亦須累月，又瓜期將及，動是數年，重會未可知也。舅宜善自愛攝。」因以一詩謝之。

自愧鶯駘不可鞭，消陽視我子猶然。他時家事無纖力，數載恩情有二天。望切白雲催去路，悔憑紅葉欠前緣。悠悠後會知何日，願保全軀職九遷！

生因再拜，舅曰：「嬌娘在近出室，子來期未定，未必相會。」因呼出別生，嬌聞語，酒淚不能止，懼舅見之，不敢前，背而遁去，再四呼

- 燕作「悲生」
- 燕作「生」
- 燕作「從」
- 燕「好事近」在詞後。
- 燕作「追」
- 燕作「得」
- 燕作「迎」
- 燕作「別」
- 燕作「待」
- 燕作「同」
- 燕作「維持」
- 燕作「維」

之不至。生遂別舅而歸。嬌自生去，日夜悲泣，未嘗覽鏡。芳容頓改，幽艷暗消，楊柳迷烟，梨花帶雨。或見梁燕雙飛，征鴻獨叫，則悽慘不自勝也。近半月病愈甚，將不能起。紅乃潛書促生來，使與爲決。生得書，以無故不敢告父母。乃夜遁，潛至嬌之門，住兩日，舅亦不知也。生時躡舟岸下，繫待一見嬌，即歸。蓋慮父母知之，必獲重責。明日舅送舊守出于郊外，時紅乃與嬌私出，即上生舟。嬌執生手大慟曰：『即不來矣，恨無以報兄。』不幸迫於父母之命，不能終身以相從。兄今青雲萬里，厚擇佳配，共享榮貴，妾不敢望也。妾向時與兄擁爐，謂「事不濟當以死謝」，妾敢背此言耶？兄氣質弱薄，常多病，善攝養，毋以妾爲念。」因出斷袖還生曰：『謝兄厚恩，復思此景，其可再得乎？』相哭愈慟，紅亦泪下。久之，紅懼有他故，乃語嬌曰：『舅將至矣，宜速登岸。』嬌含泪口占一詞以贈生云：郎今去也拋奴去，恨共離舟留不住。扶病別江頭，沾襟泪如雨。路遠終須別，一寸腸千結。此會再難逢，相逢只夢中。右調寄

廣聖

又吟一絕爲別云：

合權帶上真珠結，箇箇團圓又無缺；當時把向掌中看，豈意今爲千古別？

生得嬌詩詞，掛別歸舟而去。紅扶嬌登岸，但見舟人撥棹，蘋浪番風，彩鷓急飛，征鴻易斷，目力有盡，江山無窮。生歸，枕席上無不流涕。嬌之佳期已逼，乃托感疾佯狂，蓬頭垢面，以求退親。父迫之，嬌引刀自截，左右救之，得不殞。因絕食數日不能起。紅委曲開諭之曰：『娘子平生俊雅，豈不諳曉世事？帥家富貴極矣，子弟端方秀拔，殆過申生，娘子不自開釋保身自重，何苦如是？且聞媒者之言，彼之欲得娘子甚如飢渴，其他皆所不問，娘子何自棄也？况申生歸後，亦已議親貴族，彼蓋亦絕念於此矣。』因圖帥子之貌以獻曰：『得婿如是亦無負矣。』嬌曰：『美則美，而非我所及，事止此矣，吾志不易也。』紅又詐爲嬌舊遺生香佩，下結以破瓊篋，釵謂生遺遺嬌。因言已結他姻之意，以相絕。嬌見之泣下。『相從數年，申生之心事我豈不知者？彼聞我有他故，特爲此以開釋我耳。』因取香

- 燕作「對」
- 燕無「乃」字
- 燕作「君」
- 燕作「發」
- 燕作「香」
- 燕無「相」字
- 燕作「詐」
- 燕作「如雨」作「雨流」
- 燕作「一」
- 燕作「發」
- 燕「佯狂」下有「不起」二字
- 燕無「

「佯狂」二字。

珮網認，覺其虛真，因曰：「我因知申生不如是也。我始以不正遇申生，終又背而之他，則我之淫蕩甚矣！既不克其始，又不有其終，人謂我何？紅娘子愛我厚矣，幸毋多言！我固不愛一身以謝申生也。」遂不復言。舅聞而亦憐之。但因事已成矣，無可奈何。遣紅鞏百端爲之開釋，終莫能悟。嬌遂吟詩二首，寄與申生別云：

如此鍾情世所稀，吁嗟好事到頭非！汪汪兩眼西風淚，猶向陽臺作雨飛。

其二

月有陰晴與圓缺，人有悲歡與會別；擁爐細語鬼神知，拚把紅顏爲君絕。

間隔數日，嬌娘竟以憂卒。生接得寄來詩章，方曉而嬌之計音隨至。茫然自失，對景傷懷，獨坐則以手書空，咄咄若與人語。因賦一詞，以吊嬌娘，詞曰：

合下相逢，千金麗質，憐才便肯分付。自念潘安容貌，無此奇遇。梨花擲處還驚起，因共我擁爐低語。拚今生兩兩同心，不怕傍人間阻。此事憑誰處？對明神爲誓，死也相許。徒思行雲信斷，聽簫歸去，月明誰伴孤鸞舞。細思之，泪流如雨，便因喪命，甘從地下，和伊一處。

生兄綸見此詞尾句，知其語不祥，因再三寬慰。生悼痛無已，殆不能堪。又於壁間題詩一絕，以別父母，詩曰：

寶翁德召如椿古，蔡母年高與鶴齊。生育恩深俱未報，此身先死奈虞兮！

又題詩一絕，以別兄，詩曰：

當年風雅講雙鸞，擬共翱翔萬里天；今日雁行分散去，誰憐隻影叫蒼烟。

生題詩畢，索嬌向所贈香羅帕，自縊於室窗間。爲家人所覺，救免。兄綸與生之素識皆來勸解之，且曰：「大丈夫志在四方，弟年少高科，青雲足下，而甘死兒女子手中耶？况天下多美婦人，何必如是？」生色變氣逆，不能即對。徐曰：「佳人難再得。」因回顧二親

● 燕無「申」字。

● 續作「酒」

● 燕作「又」

● 續無此二詩。

● 續作「以」

● 燕有「右調憶瑤」

● 續作「都」

● 續作「興」

● 燕作「孤」

● 燕作「謂」

● 燕作「自」

● 燕作「自」

曰：「二哥才學俱優，妙年取功名，且及瓜期，前程萬里。顯親揚名，光吾門戶，承繼宗祧，一嘆足矣。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又顯兄論曰：雙親年高，賴兄侍養，純不孝不能耐罔極之恩，惟兄念之！」自是神思昏迷，不思飲食，日漸危羸，竟奄奄不起。父母大恸，即日馳書告舅。舅得書，飛紅鞏聞之，舉家號泣。舅呼紅痛責之曰：「往時問汝，汝何不實告我，因使今日以至於此，皆汝之咎。」紅不能對，因伏地請罪。久之，舅意稍解，乃曰：「事已如此，不可及矣。兩違親議，亦老夫之罪也。」因痛自悔。又謂紅曰：「申生，手儀如許，文才又。」如許正。所謂我。見汝猶憐况老奴乎？二人生前之願，老夫既已違之矣，與死後之姻緣可也。」紅曰：「然則如何？」舅沉吟半晌曰：「我今復書，舉孀娘之柩以歸於生家，得合葬焉，使沒者知其。快於九泉之下必矣。」紅曰：「大人此舉，誠為美也。」於是復書以言告於生之父母，生父許焉。越月得吉日，戒嚴，遂昇孀柩，以歸生家。舅遺書自悔責，且謝兩背姻盟之非，仍遣飛紅弔慰營喪事。又月餘，詢謀僉同，乃合葬於濯錦江邊。所謂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者，此也。人之年少而遭此禍，蓋為父母者不為之察其心，而觀其志也。豈不哀哉！豈不痛哉！葬畢，飛紅告歸。抵舍之明日，因與小慧過孀寢所，恍惚見孀與生在室相對笑語。孀謂紅曰：「喪事謝汝，遠來營辦，吾二人死無憾矣！我自去世，即歸仙道，見住碧瑤之宮，相距蓬萊不遠咫尺，朝飲暮宴，天上之樂，不減人間，所願足矣。惟是親恩未報，弟年尚幼，一家之事，賴汝支吾。」善事家君，無以為我念。明年寒食祭掃新墳，汝能為我一來，彼時又得相會也。」語未終，紅且驚且喜，怡悼告舅。舅復與往寢所，物色之言，無所有矣。惟見壁間留詞一闕，詞云：

蕙蘭愛絕，長向碧瑤深處歇。華表來歸，風物依然人事非。月光如水，偏照鴛鴦新塚裏。黃鶴催班，此去何時得再還？右調減字木蘭花。

舅見此詞，不覺哀悼。所留字跡半濃半淡，尋亦滅去。舅與紅鞏，皆驚異，啜嘆而已。越明年清明節近，舅追思紅見孀之事，呼僕命騎往詣墳所，灑酒奠位際。唯見雙鴛鴦飛翔上下，捕之不得，逐之不去，祭奠之畢，儵然不見。後人故名為「鴛鴦塚」云。

- 燕作「愉」
- 燕無「又」字。
- 燕「正」下有「昔人」二字。
- 燕無「我」字。
- 燕作「兩」
- 燕作「羅」
- 燕「心」上有「真」字。
- 燕作「主張」
- 燕作「則」
- 燕作許
- 燕作「餘」
- 「菰」并下有「之」字。
- 燕作「餘」

嗚呼！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一雙兩意，情之至願。劄申生之與嬌娘，乃內兄弟之親，已有瓜葛之好。玉鏡之臺，溫嬌已下；母黨之重，蘇妹猶云。其父泥於執一不通，未諳男女所願，蓋爾凡庸無足爲道。申生學問有餘，識見未至，病入膏肓，蠶生骨髓。自乎丁儻所言之日，帥子求親之隙，故知之審矣。兄弟科第聯登，聲名顯要，相期諧老，必先以此事謀之於嬌娘，然後以其實事告於二家之父母，則玉鏡之臺可下也。母黨之重可成也。兩一意一情，必全千金之軀。惡死投生，不作九泉之客。舍此不務，留連光景，貪於私樂，數載之間，悼悼不暇，卒至窮迫而死，誠可哀也！事雖有不然，而理不得以不然。死之一字，嬌娘斷斷言之曰：「以死謝君。」曰：「事敗當以死繼之。」非苟存之，實允之。視彼世之偷生免死者，真隔天淵矣。節義大閑，萬古不易，予始雖爲二子恨，終實爲二子喜。故於首序，亦切切爲之。致嘆焉。噫，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知幾君子，要當謀之於始也。復有挽詩一首，以弔之！

厚卿天下士，弱冠已登科。夏日輝珠玉，春風醉綺羅。三生做柱瑟，一死爲嬌娥。濯錦兩頭暮，行人感嘆多！

- ① 燕無此一段文字
- ② 繡作「雨」
- ③ 繡作「雲」
- ④ 繡作「出」
- ⑤ 繡無「非」字
- ⑥ 繡作「胃」
- ⑦ 繡「眞隔」作「直截」
- ⑧ 繡作「關」
- ⑨ 繡「切切」作「捧」
- ⑩ 繡「之」上有「已」字。
- ⑪ 繡作「凡」
- ⑫ 燕作「杜牧」
- ⑬ 燕作「江南」繡作「江邊」
- ⑭ 繡作「墓」

丘汝乘叙劉東生嬌紅記雜劇以此篇爲「元·清江·宋梅洞作」必有所據。百川書志（卷六）著錄嬌紅記二卷云：「元儒邵庵處伯生編輯閩南三山明人趙元暉集覽」當係三山書賈趙元暉竊處伯生名，以資號召者。元暉所編輯者，又有李嬌玉香羅記三卷，今未見。

此本據花陣綺言及歐色天香重刊。凡與繡谷春容、燕居筆記有歧異處，並皆註出。註中「燕」爲燕居筆記，「繡」即繡谷春容。

鄭振鐸



嬌紅記序

元清江宋梅洞管著嬌紅記一編，事俱而文深，非人莫能讀。余每恨不得如崔張傳，獲王實甫易之以詞，使途人皆能知也。竊待於人久未見之。越人東生劉先生，待予以忘年之交。一旦過顧，示以茲編，繼索爲序。展而讀之，一唱三歎，鏗乎金石，燦乎文錦也。夙以浙者，於斯見矣。可覺哉！於戲是詞所能，非褐寬博也，必沉潛音律，厭餒絲竹，抵其極者，唯東生孰能任歟！且夫其詞之才，朱絃翠管，不足以盡其華，聯珠駢玉，不足以似其美；月夕風宵，不足以其清；倒峽奔流，不足以壯其勢。悲若已懷，懽若已出，鈞深彰德，宛極事態，靡靡盡於是矣。白居易有云：元微之能遣人室中事。東生良及矣。李漑之管題崔張傳曰：安得斯人復生，相與弄琴舉酌，遊西江之水，酌長安之月，括巫山一夜秋，風流未必下口人也。余謂劉先生誠能盡其美矣。故叙。

時宣德乙卯七月既望日江都丘汝乘書

金陵樂安新刊，積德堂刊行

新編金童玉女嬌紅記卷之上

(瑤池金母上開)

吾乃九光龜鑿金母是也。所居崑崙之圃，溟風之苑。玉樓十二，玄壘九層。左帶瑤池，右環翠水。漢武時以七夕降承華殿，蓬蟠桃七顆。那時節，我曾帶着這金童玉女向凡世裏去來。今日他每思凡，如今將它兩個降謫人世。這金童呀！它在城都府申晉爲男。玉女呀！他去崇慶州王理家爲女。二人相會一濟，待它業緣滿足，那其間還將它二人召回仙界，歸真證果。

(金童玉女開) (金童云) 嗒兩個既奉法旨，不敢有違，想俺這僊宮的快樂，有甚麼不好！當時不合思凡。今日謫降人間，也是嗒兩個自做出來的。

(金童玉女合唱)

(賞花時) 俺家住在瑤門口一峰，不爲人隔蓬山幾萬重。這的是天上蕊珠宮，怎做那陽臺春夢，出落着雨雲蹤。只爲俺，一自蟠桃會上逢，兩下把雙犀暗裏通。則俺這玉女共金童是不合凡心一動，却教俺二十年謫降在途中。(下)

(王通判引院子上開) 小官王仲賢，洛陽人氏。見在眉州通判。嫡親四口兒，渾家張氏，女孩兒嬌娘，兒孩兒善甫。使數的飛紅湘鷓，綠英小寇。關。這一個是考院子。今日衙門裏回來，我兩日前聽得說，俺哥哥着姪兒申純來相見。今日敢待到也。院子！你去門首看者。(院應科)

(李老同二傑上開)

老夫姓申名晉字敏道，祖居洛陽人也。自宋時避炎年間，隨駕渡江，爲開城都府，山川秀麗，城池險固，所以聚家而居焉。頗有些小家財田產，因此人口順呼爲申長者。別無親戚，口口口口王氏，亡化去了。有兩個孩兒，大孩兒名綸字伯剛，小的孩兒名純字厚卿，嫡親三口兒，以儒學爲業。有一個親眷，住在崇慶州，是老夫認義的兄弟，姓王名理字伯濟。已陞授了眉州通判，未曾到任。孩兒申純(小休做照科)你聽我！你自小懷抱間，

你叔叔時常道：大哥，我今年將近四十，也沒一個子息。你申純孩兒，可出繼與我爲嗣！庶不將這後代來寂寞了。爲甚年長以來，它偏心兒裏，惜着？你後來爲有善甫孩兒，所以侵了這一莊事。我這幾年好生疏闊，失於問候。孩兒，你代我去探望一遭！況你科舉的日子也近了！你也少不得讀門一別。孩兒收拾行裝，將帶家童，則今日便行者。下（正末上開）父親的言語不敢違了。哥哥，你在家裏侍養，慈兄弟去探望一遭，則今日拜辭了，便行咱。

（仙呂）（點降唇）誦徹書，鑄成鐵硯，心無倦。休笑十載青毡，走上黃金殿。

（混江龍）□□着皇都開選，眼見的春風得意在明年。憑着俺曾次隲一天星斗，筆鋒揮萬里雲煙。本是個跳龍門、登虎榜、青燈卷卷，也合俺飲御酒、插宮花、金馬玉堂仙。今日個恰離了鄉中桃李，暫別了堂上椿萱，想舊日涓陽深愛，慕前人宅相多賢。錦囊琴七絃焦尾，寶篋懸三尺龍泉。打疊起書箱行李，驅馳着駿馬吟鞭。離故邑，出平川，臨斗澗，上高源，恰來時錦官城內月似鉤，早望見峨眉棧外山如靛。來到這眉州是好景致也呵！列三百六十座歌樓舞榭，聚一百二十行買肆商船。（末云）恰早望見俺叔叔家裏了，是好個住處呵！我作一曲摸魚兒，隨着眼前風景。（念科）錦城西一區華屋，天開多少佳趣。當門綠水清十里，何況碧山無數？捲愛處有瀟瀟新畫，松檜森前路。深院宇，見簾幕低垂，絲簧迭奏，鎮日價歌舞金（擷）□□□□隨休占住！小生（平）曾依墓，今日正馬行來，近試榜，□□□□莫去，且道十分幽意，誰許。詩朋酒侶，向此地遊嬉，尋花問柳，須是有奇遇。這裏便是俺叔叔家裏。（下馬科）書童拿着馬者。（末問院子）這裏可是王通判衙門裏麼？（院云）是。（末云）你去報道，申純孩兒來望。（院應入去科）（院見王通判云）外面有一個秀才，姓申，說道是老相公的侄兒。（孤云）教入來者。（院引末見孤云）孩兒你來了！（末云）父親母親特地教小姪來拜望叔叔。（拜科）

（油葫蘆）拜別了尊顏已數年，更那堪途路遠。想着我孩兒情時，刻意懸懸。自別來，享重福，列鼎身康健。近年間，佑明邦，大郡官高顯。（孤云）你父母好麼？（末云）都好。爲甚麼講禮數得頻，也是啗來意專。老人家只管里，緊躬身問候無拘倦，少呵，有兩三番論，闕敘喧。（孤云）院子，去請夫人小姐出來相見。一壁廂收拾書房，着秀才安歇。

（天下樂）請嬌子暫出中堂，斷會而兀的不到。簾前俺這里忙見，則見他喜孜孜見，嚙相愛憐。（末云）父母時使小姪多拜意。（卜云）你父親好麼？俺父親治筆，與隱論。（卜云）你母親好麼？老母呵！着菜衣樂暮年。（卜云）你哥哥嫂嫂一家兒都好麼？都只守着燈，私閑過遣。（卜云）着嬌娘，着甫出來拜哥哥，嬌娘，甫拜了。（孤云）院子，送秀才到書房里去者。一壁廂辦下酒，與秀才洗塵。（院應云）（送

末科) (孤一行下) (且引一小懸綉床云) 今日天色早里, 小懸纏過綉床來者! (且綉科) (院子與末至書房科) (末云) 來到這書房里, 是好富麗也可!

(那吒令) 抹泥金桌面擺宣毫款視, 近香芸架邊, 插義經左傳, 就照春閣前, 列書林藝苑, 蛟銷帳, 翠羽屏, 獸面鼻, 龍涎申, 粧點得春光如三鳥靈! 這答兒到好景致, 我且閑說唱。

(鶻踏枝) 脈的轉牡丹園, 忽的過海棠軒。(見旦科) 呀, 若不是月裏嫦娥, 敢只是花裏神仙! 莫不俺醉眼繚空花眩轉? 可怎麼風魔得半晌無言! (末云) 是好女呵!

(寄生草) 雲鬢鬆金鳳, 粉香溶腿翠鈿。曲彎彎春山淡掃蛾眉淺, □□□巧送星眸轉。紅靨檀脂半點櫻唇顯, 妖嬈如太液池邊解語並頭花, 娉婷似昭陽宮裏學舞的雙飛燕。(么) 我塔伏在紗窗外, 它沉吟在翠檻邊。忽的陣麝蘭風散滿茶糜院, 八的陣鳳鸞衾綉斷鴛鴦線, 當的早玳瑁聲歸去蓬萊殿。是怎的勾引起咱朝雲暮雨楚暮情, 幾時得填還了春花秋月長門怨! (且吁氣科)

(末云) 小姐, 你這每長吁氣想着甚麼哩! (且云) 哥哥, 你這早晚天道寒冷, 來這里做甚麼! (末云) 這兩日是有些春寒, 咱這等獨自睡的好難過活。(且不答回去科) (小懸收拾綉床) (末云) 它怎麼不答應就回去了! 我也回書房里去。我想世間少有似它生得好的!

(么么序) 媚臉兒如貪睡, 纖腰似柳欲眠。正當它破瓜初二八芳年, 窄弓弓鞋蹴紅鴛, 小可可花襯金蓮蕩, 香風研羅裙翠颯湘煙。行一步似朝雲遠, 赴凌波殿, 但言語似曉鶯聲巧, 囀在花前。為甚麼見人羞, 斜敝過芙蓉面, 多管是芳情暗許, 蜜意偷傳。(么) 兩下留連, 半霎俄延。看了它玉雪清妍, 花月嫵娟, 容德謙全, 體態天然。一檢兒風流可憐, 則是個女狀元, 它願後瞻前, 俏語低言, 早引起俺俏書生半縷兒頑涎。你道是春寒日暮花陰轉, 你怎知俺守書房的長夜如年, 空落下冷清清重門深鎖, 閑庭院, 直恁的彩雲易散, 明月難圓! 且到書房里去, 恰纔見照香下茶糜開了, 那小姐正在那裏做綉床里, 欲待要和它說幾句話兒, 不知它是甚麼意思, 便回去了! 來到這書房里, 好煩惱人也呵! 就指着那茶糜花做一篇對, 除昏寫在窗上。每小姐來時, 必然看見, 待它說甚的! (念科) 庭院深沉, 遲遲日上茶糜架, 芳叢相亞, 粧點春無價。玉體香肌, 好手應難畫, 還驚訝, 春風蕩也, 誰共遊蜂話!

(金鑿兒) 若是玉天仙, 見了俺錦囊簡, 願心兒肯匹配上鶯和燕, 大古里今生的歡會早, 也是俺那世里夙生緣。(末云) 姻緣相會, 自古有之, 不俱小生一人。一个卓文君聽琴在(青)瑣關, 一個崔鶯鶯待月在粉牆邊。待月的週全了個張殿試, 聽琴的成就了個漢文

團。(末云)路上來有些身子困倦，我且歇息一會。(孤一行上擺酒桌上科)(卜云)你去書房里請秀才，說道今日叔叔家請洗塵，教使來。(爾爾回話云)秀才穿衣服里，着我先回，它便來也。

(村裏近鼓)猛見個小丫鬟來拜請，唱到正堂上家裏。這的是大人家體面。今日個拂塵酒相邀，唱烟管，量小生兒女輩，都則爲親愛上，教夫人錯見。我則見擺着孔雀屏，鋪着芙蓉褥，列着玳瑁筵，指望俺在東床里中選！

(元和令)行到堂前畫欄風撲柳眼，瑤塔露濕花片。恰轉過粉牆東，早別是一重天。翠紗窗簾盡捲，我則見笙歌引至畫堂前，綺羅香霧散。(末見孤卜科)(孤云)你到這里沒甚麼管待，叫了幾個行院，動些樂器，飲數杯酒咱。(末謝云)感承叔叔二位，小姪兒兒女輩，何勞尊意。(院本上開下雜劇上)

(上馬嬌)笑語邊鼓樂，(喧)急管聞繁絃。比及聽退雲歌半掩桃花扇，先看它舞罷鷓鴣篇。

(游四門)真乃是歌喉宛轉舞舞舞，餘韻尙悠然。紅牙緩引驪珠串，個個一般圓，看花口玉樽前。(孤云)我與姪兒把一杯酒咱。(末跪科)

(勝葫蘆)抵多少口戟門開見隊仙，花似錦，酒如川，瓊花露滿斟雙玉船。拚着個烏紗帽側，香羅袖濕，白眼望青天。(么)不覺的醉在佳人錦瑟邊，可知道畢卓在甕頭眠。念小生多病多愁，酒量淺，只吃得東歪西趄，前合後偃，早難道三斗始朝天。(卜云)我

也與姪兒把一盞酒者。(末云)小生酒量淺。(卜云)你平日會吃酒，今日怎麼不飲？你是個秀才，豈不知長者賜不敢辭？(末跪)

(後庭花)不道是恁孩兒違了教言，這一諱呵！老夫人行案告免，都只爲年少把科場悞，那里是春來被酒病纏。我只跪在根前，他全不聽，分辯。恁看我遮不得紅上面，按不停氣上喘，睜不開眼，腦涎立不定身分軟。(旦云)看哥哥的面色是敢醉了也。(卜云)醉了也到口者。(末飲科)

(青哥兒)感承你美意兒把尊堂相勸，那的是知心腹與人與人方便。(卜回身把孤酒科)(旦剪燭科)(典末云)你若不是我，說你醉了也。(末云)此恩當銘肺腑！(旦云)那里便做恩來。(末云)你的意思恰好，這恩愛地久天长，將肺腑鑄，既兩下情牽，辦一點心，緊就兩姓姻媿，做百歲親眷。恁父母根前，我不敢胡言，只告着蒼天，願早得團圓，來歲中科選，得了紙皇官，唱不接絲鞭，恁緊候歸軒，那時你受用着五花官誥，七寶香車。五花誥上把你那百(？)一姐嬌娘的姓名填，兀的不稱了你平生願。(末云)兒兒醉了，謝叔叔去

歇息咱。(孤云)着關關送秀才到書房裏去。(末謝了)。(孤一行下)。(關關送至書房)

〔賺煞尾〕香露錦堂春，人醉瑤臺宴，黑漫漫望斷行雲路遠，你便是女婿氏也補不完這離恨天！破題兒害相思今夜孤眠，他且莫熬煎恰纔個席上樽前，他酒盞兒裏也先將嘴厮顧戀。你這般嬌羞□□□又風流文獻，多管是五百年前，該撥定一段兒好姻緣。(末與關關下)。(且引小慧上云)恰纔梳洗罷，且不做針指里，俺兩個到惜花軒開說一遭咱。(末冲上)昨日個叔叔家酒席上，見小姐甚有

順盼小生意思，着我放心不下！今日個書也懶看，且到花園裏耍一會去來。

〔正宮〕(端正好)花惹的帽簷香，酒展的衫襟污。想着那錦堂歡似一枕華胥，蕩悠悠彩雲飛散無尋處。空教我望斷蓬萊路！
〔套綉裘〕懶看這八卦圖，悶對着五經疏，散心咱意還逼下階開步。怎當它五更初，妬韶華風雨何如？這其間熙春堂綠漸稠，惜花軒紅未疎。(末云)呀兀的不是小姐？它也在這花園里。(唱)肯分的與可憎娘在這答兒相遇，不由人緊沒聲做意見躊躇。則見它

面龐羅的嬌頻着粉臉，恰便似花無語。眼沒瞪愁鎖着黛眉聚不舒，低首嗟吁。(末且相見科)。(末云)夜來謝好酒。(旦云)

〔倘秀才〕夜來宴私宅，疑怪似夢迷到瑤池紫竹，拜尊賜央及，着痛飲盡金盃綠醕。(旦云)哥哥夜來也不醉？若不是你關節得尊堂，把嘴來覷厮付，到如今心恍惚眼模糊，醉得來沒個是處。(旦云)你骨兀的好花麼？(唱)

〔套綉裘〕春靄靄紅雲映玉除，輕拂拂香風透綺疎，爲甚麼把綉屏圍着？怕的是不禁風露，更那堪綴金鈴在四角流酥。玉盤盛金樓盃，絳紗對白雪崗，有丹青也畫不出這般灑紅嬌綠！可人處日光酣醉態節扶。風流如玉容翠袖羣仙隊，富貴似竹馬紅衫百子圖，忍教他零落在須臾？(末云)是好花！

〔倘秀才〕這花靄裏曲慣聽得花奴羯鼓，清平調又提起唐人樂府。可知道漢宮裏飛燕新粧總不如。露花沾蝶翅，金粉上蜂鬚。可索倩東君做主。(旦云)哥哥，你聽那的不是黃鶯兒叫？(末覷科云)箇个是黃鶯兒叫。

〔呆古朵〕那里波嬌羞宛轉花深處，元來是鱗金衣一點兒鶯雛。一會價弄曉睨新腔，一會價學綿蠻巧語。他啼殘了紅杏香中雨，冲散了綠柳梢頭霧。你聽波對東風求友聲，可也似怨春深無伴侶。(末云)小姐，我見舞幺幺盛開，那黃鶯兒又叫得好。我題着牡丹做了兩首詩，指着這黃鶯兒做了一曲，與你看咱。(且應科)。(末寫科)

〔叨叨令〕拂花箋聯就衷情句，句中情難對東君訴。訴東君多少離愁怨，叙離愁分付與鴉溪索。你恰是省得也麼哥，也哥麼，則

見他露春纖行展着底頭觀。(末渡詩與且接書科)(旦念科)題牡丹花絕句一首。(詩曰)亂愁祥烟倚粉牆，綠羅輕捲映朝陽；芳心一點千重束，肯念凭欄人斷腸！(又詩曰)嬌姿麗質不勝春，有意無言恨料深；惆悵東君不相顧，空餘一片惜花心。(旦云)我作一篇詞，題着黃鸝兒。

(喜深驚)園林酒雨，尚滿日媚景，是誰爲主，翠柳舒眉，黃鸝調舌，鎮日慣恣狂歌舞。金衣公子，何事牽惹萬千愁緒？芳草地有香車寶馬駢闐來許。無聊行樂處，美景良辰，休把輕辜負！一種春風幾多圖畫，總教錦瑟黃鸝，久向暗巢偷覓，欲啄花心，無路短檝外待放伊飛過，伶人低訴。(念末畢小離云)夫人來了。(末日俱驚下)(末上云)又來到這書房里，恰憐惜花軒內與小姐相會，做了幾齣詩詞與它。恰待說些話兒，遇夫人來了，調得它將着我的詩走回去了。我且在這里等一會，只怕它和將詩來與我。(唱)

〔脫布衫〕五七行小楷行書，兩三篇絕句詩餘，早則不隔着個東牆遞與，可怎麼也隨着綵鸞飛去？

〔小梁州〕正對着滿目春光似畫圖，更那堪鶯燕喧呼！我這里倚欄不見俊嬌娃，空濤玦，抵多少花底鳳鸞孤。

〔么〕幾番相見空回去，女孩兒價直恁般情疏！這些時畫漸長，恰便春將暮。鱗鴻何處回？不得一紙斷腸書！(末云)我作篇點降學在東壁上，關了這書房門，它不得入來看。再題一首帖在西窗上，開着房門。我出去。等它來時必然看見，知道我的意思。(寫詩了念科)(詩曰)日影侵階睡正醒，篆煙如縷午風平；玉簫吹盡霓裳調，誰識鶯聲似鳳聲！(末云)我則半掩着書房門出去，承天寺裏要一會來。(院本行着說仙法上)(末同院本一行下)(旦上云)恰纔申訴出去了，我且到書房里走一遭。(至書房科)(鶯云)呀！它出去了，怎麼開着門里？我試看咱。(做看科云)是出去了。(入書房科)呀，這壁上寫着甚麼？是一篇點降！(讀科)(回頭云)這一邊又是一首詩！(又讀科)(云)是做得好這里就有筆硯，依着它韻也和一首。我寫在壁上。(云)不中，則怕父親來看見。我寫在紙上，藏在它書房裏，好歹見也。(寫詩了念科)(詩曰)春愁壓夢苦難醒，天迥風高滿正平；魂斷不堪收果處，落花枝上喚鶯聲！(旦云)還掩上門者。(末上云)纔到承天寺裏回來，是誰人勸我這文書來？可怎麼有這張箋紙在裏面呀？正是小姐寫來的！(念科末云)俺小姐不只是顏色上好，則這一首詩也強似秀才做的！

〔醉太平〕我到你離魂如倩女，那更又能賦似相如；錦紋牋界破墨行跡，萬千情萬縷，字兒真筆鋒揮掃中山兔；韻兒岩詩篇雕琢簾田玉；意兒新，才華咳唾具官球。我把做隨身符般看覷！(末做讀詩科)這早晚想它也不到這里來，我先去中堂裏等它出來燒夜香，好歹見它。(末做到堂前科)

〔芙蓉花〕拂牆花墜紅雨，穿窳月霏香霧。畫堂深，夜靜更餘，沒一個人來去。悄聲兒獨步增除，看它那半掩的迎風戶，呀，恰回頭

聽徹銅壺，那裏波一陣兒花香度。(旦)燒香末見云：小姐，你這早晚燒香做甚麼里。(旦云)哥哥，你不知道，這香呵！不可教斷絕了。(末云)你則不要灰了心便罷。

伏！(旦下場了)

(伴讀書)你燕新煤襯雲母，撥餘爐添檀炷，把纖指輕彈金釵股，博山銅，細裊花間霧。寸心兒怎到得成灰去？你則把火性兒調伏！(旦下場了)

(笑和尚)我猛聽得，疎刺刺微風搖窗外，竹志楞楞宿鳥申池邊樹，則見它亂紛紛落花瓣隨飛絮。昏昏慘慘遮籠着天上月，撲騰騰驚散了水中魚，這的是你嬌滴滴閉月羞花處。(旦云)哥哥，我每昨日酒散時，月影在那里。今晚在這里，見夜深了也。(末指墨科)織女斜河，是深了。月白風清，好天好夜！(旦云)蘇東坡，你敢動情也麼？(末云)如此好天好夜，你教我怎不動情？

(四邊靜)佳期難遇，似這每春夜迢迢誰共宿？冷清清枕剩衾餘，兩下里空辜負似兀那牽牛和織女，阻隔着銀河路。(旦近前問末云)那裏是織女星？(卜上云)孩兒，這早晚由古自未曾睡哩。(旦驚云)俺母親來了！(下)(末云)俺驢子好不做美呵！)

(煞尾)夫人呵，你不肯學花臺，裝綉檻，滾香泥，墜宿土，趁東風培養起理枝樹，你不肯開翠沼，登瑤池，栽嫩芹，種新荷，引活水溫存着比目魚，魚雁銷沉音信疎，鸞鳳分飛形影孤，恰待多情同笑語，無奈親娘厮拘束。白璧雖求價可沽，綠綺難將絃再續？酒盞兒裏知恩銘肺腑，詩句兒傳情繫腸肚。煞倚東牆眼欲枯，魂斷西廂夢也無！似恁淒涼儘就負，若得團圓成併屬，春日尋芳駕銀車，夏月追涼泛碧湖，秋夜觀蟾醉玉壺，冬雪敲窗擁獸爐。朝爲行雨，暮行雨，生則同衾死同墓。到做了對無忝和的姻緣，得了些整頓段的歡娛。恁時節，纔證了我月底星前，受過的苦。(末下)

題目 十年別叔姪纔相會，三家親兄妹初留意。

正名 熙春堂按樂宴芳時，惜花軒對月消春睡。

(旦引小慧拘粧盒上開)

(詩曰)春困不伏盤鳳髻，日長無意畫蛾眉。

「雨」似應作「雲」 此題目正名似應移在卷上之末。

自從昨日與哥相會之後，今日心緒不寧。待不粧扮來，又怕母親疑慮，且只得隨分梳粧些兒。小鬟將粧盒來！（末上云）昨夜和小姐在照春堂下，看牽牛織女星，好事斷勾到頭也，又被它父母叫將去了。我心裏好生惆悵，做下一曲木蘭花。（念科）春宵陪宴，歌罷酒闌人正倦。危坐中堂，候見仙娥出洞房。博山香盡，素手重添銀燭永，織女斜河，月白風清潯。呵！只爲小生緣薄分淺，辜負這等好天良夜，幾時是會得時節也！（末云）來到這暖閣前，面兀的不是小姐在那里梳粧，我且和他厮見咱。

〔黃鍾醉衣珍〕九十日春光去如撥，又一半鶯花過眼，癡癡晚風寒。曉夢闌珊，睡起梳粧懶。

〔喜遷鶯〕鸞鑑映嬌鬢，則見它金鳳釵頭雲半挽。壽陽宮粉印梅花，粉點兒初乾，眉間黛煙描雙翠鬢，却便似雪霽後東風見遠山。它見咱倚畫欄，沒揣地羞垂了玉頸，酪子里賣動了朱顏。

〔出隊子〕動人處秋波疑盼，一見俺有情人，心便撥。我和你卓文君心緒，煞是愁煩；你休把漢司馬情腸，覷做等閑。冤空呵，我和你相逢離上難！（末云）小姐，你真眉的是燭花，也那是燈花？（旦云）這的都是我擲下的燈花兒。（末云）你肯把些兒與我麼？（旦云）你要呵，自分些去。（末云）你分與我罷，又着我自下手。（旦云）我既許了你呵，爭這些兒辛苦來，我分與你豈？（旦做分煤科）（扯生衣指科）（生退身云）污了我衣服。（旦云）你既然要了我的去也，怎做得乾淨波？（末云）也罷，我就留做表記。

〔么〕綉閣內銀缸光燦，即漸裏剪輕煤和驕蘭。索強如石華娥綠貫長安，似分的玉杵玄霜下廣寒。這的是相許俺千金，只在一個期間。（末收煤入合科）（旦梳粧了向火科）（末云）我做一首西江月，說你的心事。（念科）（詞曰）試問驕煤燈盡，佳人積久方成，慙慙一半付多情。油污不堪自整，妾手分來的的，耶衣拭處輕輕，爲言留取表深誠。此約又還未定。（末云）這蕤花纔待開也，且折一枝兒。

〔旦唱〕〔么〕珠露濕潏潏花瓣，多管是爲春陰芳信慳。你看它玉容寂寞，淚空彈，翠袖娉婷香未殘，恨子恨一點兒芳心，開較晚。（末擲花在地上科）（旦拾起在手云）你怎麼丟了這花？（末云）這花欲含着泪里，知它是爲誰來？（旦遞花與末云）你去書房里，覷賞可不好？（末接花謝旦云）我口占一詞，石州慢道與你聽咱。（念科）（詞曰）懊恨東君，催擲去，春愁半落。梨花粉涸溶溶，知是爲誰，輕別冲寒向曉，特地折取歸來。佳人無語從拋擲，瞥見恰驚猜，忍使芳塵軟。收拾到明，簪兒，瓶插一枝，便添風月。因念多才，值此舊寒時節。近新消減，料有萬斛春愁，芭蕉未

● 「呵」據嬌紅傳原作「夜何」二字。

展了香結，甚日照山向枕邊同說。(旦云)今日天道寒冷，哥哥且坐向一會火去。(末放下花坐科)(旦附耳末背云)你身上衣薄，敢冷麼？(末云)我自日裏身上冷呵，不打緊，則是夜間獨自難過！

(么)(旦唱)小慧向金爐內添炭，陸陸的越羅衫怯乍寒。你道我沈腰輕爭奈客衣單，你道我潘兒瘦盡將寶鏡看。你怎知道我腸斷春風花月顛？

(刮地風)你怎知我冤雨零雲魂夢，幾度夜靜更闌，月辰鈎把你佳期盼，熬不徹枕冷衾寒。你愁得來不忒粧扮，我害得來不見之後，使我朝暮思想，瘦食未安。我每常見你言語動靜，不似個不動情的。如今及至我說起來，你便變了顏色，走去到處去了。你敢是特放的這般調弄我。假若你不肯，回我一句實話兒，果然沒心呵，我便告辭了回去也。(旦云)你好不知我心呵！不是我奚落(着你)，我怕你心不長久，已後着人哄話。我這幾日只爲你呵，茶不茶飯不飯，所事兒都無心做。你怎麼知道我這庄事？你自主張，倘或有些發露呵，只是我自承認。常言道有情不怕隔年期，你可慌做甚麼？(末云)這幾時想的我整夜不睡，眼見的成了證候也。

(四門子)寤相思自小兒會慣，這證候服不得千金散九轉丹。爲你個俏冤家朝暮心無憚，捱不出愁悶限，咫尺中頃刻間，要相逢似山外山，蜜約又稀，偶會又難，空只恁傳書寄簡。(旦云)那日惜花軒回來時，我和你做的詩會見麼？(末云)見了。

(天仙子)從那日惜花軒看牡丹，我待把你做花朵兒寄擎在掌上，看。啣不着鼻凹裏沙糖，嚙不下舌尖上香唾，我問你鴛鴦債何年甚日還，枉教人廢寢忘餐，到如今楚陽臺更高，似西華山，籃橋驛嶮似連雲棧，桃源洞深似鬼門關。(旦云)改日和你相約。(末云)又幾時等得到改日？如今眼下沒奈何，看看吃你送了我性命也呵！(旦云)你這個不高才的秀才，只道般要緊。今夜你到臨春堂下茶架邊，等候我和你相會。(末謝科)姐姐，兀的不喜歡殺我也！(旦云)只怕有人知道！(末云)那個便知道？

(山坡羊)又不是夫人拘絆，又沒甚閑調泛，只被你可怕娘奚落殺風流漢。看今番到其間，雨雲期休再成虛幻，今夜把同心帶兒花下縮。(旦云)倘或我母親行離不的怎麼好？(末云)你又推調了也。(唱)奸，你又轉關空調騙！(末云)小姐，我且回書房里去，到

晚相會。(旦云)你仔細，休着人見你來！(末云)我有分曉。(下)(旦下)(末上云)好了，好了！今會眼見的成就了。可怎生能勾得到晚！快向書房收拾去來。到書房里了，看一看天色，待晚也波。還早些兒里，我且街上耍一會來。(院本付外口下)(末上云)街上耍了這一會，却早晚了也還時候好去了。(末聽下雨科)呀兀的不大雨下了。天公好不與人方便也呵！

〔案兒令〕珊瑚簫聽的竹響玳玳，遺的是不做美天公歹泛。又不是三伏暑七年旱，沒來由妬花柳阻魚雁。(末云)今夜敢不齊了也！

〔神伏●兒〕便做把佳期再揀，會鸞鳳就明夜那番。眼見的苔徑猶滑，花陰未乾，一會價盆翻蓮蓬，一會價珠聯玉散，到天明白茫茫水無邊岸，我則怕淪倒這座望夫山。(末云)這雨想是不住里，我且歇息一會兒。(睡科)(驚覺科)(云)恰合眼做一個夢兒，又被那雨驚覺我來了。

〔尾〕忽的早夢兒里團圓又驚散，空對着冷冷清清燭滅香殘。兀的不乞良煞我，九曲柔腸雙泪眼。(末下云)想昨夜與小姐約在照春堂，下又被那暴雨阻了，我作了一曲兒。(念科)(玉樓春)曉聽寂寂鷓鴣相過，欲把芳心深意訴，低眉斂翠不勝春，嬌囀鶯聲紅牛吐。忽忽已約歡娛處，可恨無情連夜雨，枕孤衾冷不成眠，挑盡燈殘天未曙。

(末上云)與小姐第二日相見，爭奈小生爲因家叔申伯通除授開州做官，欲要小生送官去。說道：好事多磨，自古有之。官和我別約一個時候，當夜我和叔叔吃酒回來，到書房里醉了睡着了。不想小姐來窗外叫我一會，我也不知道官來。官說我沒信行，因此與官燃香剪髮，設下誓願。官見我明日回去，官作一首詩送行。(念科)(詩曰)綠葉陰濃花漸稀，聲聲杜宇勸春歸；相如千里悠悠去，不道文君泪滿衣。(末云)我也和官一首。(詩曰)密縫重綉舞蝶繡，指如只恐燕先歸；文君爲我堅心待，且莫輕拚金縷衣。我也依他綠葉陰濃的說話，又做一曲小梁州詞與官。(念科)(詞云)惜花常是爲花愁，每日到西樓，如今何處拋離去也，關山千里，目斷三秋。慢回頭，懸懸分付東園柳，好爲管長條，只恐重城陰也，青梅如豆。事負梁州，恨悠悠，官知道我疑他，也回了一曲卜算子。(念科)(詞云)君去有何期，千里須迴首；休道三年綠葉陰，五戰花依舊。莫怨好音遇，兩下壓心守；三隻鶯兒十九窩，沒里須教有。又詩一首。(詩曰)臨別懸懸私語長，匆匆去後早歸鄉；小樓記取梅花信，目斷江山幾夕陽。(末與官相

● 「伏」應作「仗」。

別科) (末云) 比及我回家，做些緣故，不根叔叔去，且到路上者。(末與叔行程科) (末云) 今日早來到這些兒，天色晚了，前面是個店兒，且投一宿，明日早行。(院木店小二哥上開) (末做別叔回到嬌娘宅上科) (末云) 小生來到叔叔家里，早數日了。前日在回廊下見小姐，正待要和它到書房里去，不想有兩個燕子爭泥，打下來。他撒了我去看。正撞見湘烟來，吃了一驚。早是不到書房里去。若着看見怎了！小生心中悵悵，做下一曲撰芳詞。(念科) (詞曰) 日如年，風輕扇，文園多病尋芳倦。春衫窄，庭院間，獨步回廊，體魄無力。如花面，親曾見，千方萬計尋方便。藍橋隔，暮雲碧，燕兒墜也又無消息。(末云) 我守這書房，似恁的逐朝想念，幾時是了也呵！

〔越調調鬪鸚鵡〕則爲它夜月雲窗春風綉榻，引動俺柳病花愁心猿意馬。它體態溫柔，俺文章俊雅。它顧戀咱，咱想念他。全不問身跳龍門，名標雁塔。

〔紫花兒序〕想着他酒席兒上憐香惜玉，詩句兒里撥雨撩雲，鏡裏兒邊惹草拈花。諺云：可愛，所事兒掙錢。因他把俺惜花心陡然沒亂煞，一步兒也滾他不下，怎得人月團圓魚水歡洽！(且上云) 這兩日不曾見申哥，我且到書房里望它一望。(相見科) (末云) 小姐，今日到這里，可離空回去了？好歹和你耍一耍兒去。(且云) 這個不高的東西，青天白日甚麼樣子？(末云) 我哄你耍子，你便當真。(且云) 前日指與你的路兒，你好歹知道了。你今夜到二更時候，還打那條路兒直到俺臥房裏來。我每夜同兩個丫頭相伴，我今夜却都調開它每去。只有小謹知道，也不妨事。(末云) 姐姐中也不中？(且云) 你又假乖不強如這里便要耍子。既然事到其間，怕甚麼？只是這等，我回去，你志心在意者。(末云) 你在一會兒去也罷。(且云) 只怕母親尋我。(且下) (末上云) 幾時等到黑也！我且看一看，天色多早晚也。

〔寨兒令〕離畫榻，倚牕紗，小樓西壁天收暮霞。暗柳棲馬，芳草鳴蛙，人語靜無譁。怨東風老盡韶華，望朝雲遠似巫峽。想佳期心揀揀，盼歡會眼巴巴。他怕不是難摘離老人家。

〔調笑令〕我這里等他，等他，那俏冤家，莫不是又做了前番般花木瓜。這些時，夜香燒盡黃金鴨，綉幃中寂寞煞人那。恰待要出房轉身將門扇兒插，趁花陰款款的行踏。(末云) 纔發擲也，呀，早一更也。我如今可打這關春堂後繞將過去走一遭哈。

〔鬼三台〕從來道春夜值千金價，早聽得禁鼓報初更罷。怎着俺更推得些時半爨。百忙里敢走得路兒差，怕的是塘土上把靴印印下，昏昏慘慘輕雲籠月華，滑滑擦蒼苔，凝露花。小生不能勾，南有乘龍，且待學東牆騙馬。(末做尋門科) (末云) 這里是角門兒，就這聽兒裏跳進去。(入去見旦科) (旦云) 你怎生不叫我一聲，把我調一調。(末云) 我見你魂也不在，那得工夫叫你？

〔耍孩兒〕覷一覷一會價眼花，湯一湯半壁價身乏。端想着似嫦娥月宮裏纔降下，莫不是昨夜的夢兒里，那也是真假？（末云）夜深了，俺睡去麼？（搗科）

〔聖藥王〕髻纏鴉，臉襯霞，覷着你似嬌滴滴玉無瑕。近翠榻，背畫蠟，柳腰兒不肯腿絳裙紗，終是個女兒家。

〔么〕把鋪被兒搭綉枕兒壓，主腰兒香燭藥酥滑。鶯燕之，雨雲罷，汗浸浸的腮斗兒搵鉛華，似一朵露濕海棠花。

〔麻郎兒〕你是個綉閣內香豔娃，啣雖是玉堂金馬儒家，配合就一對兒鸞孤鳳寡，打熬成幾場兒膽驚心怕。（末看手帕科）（且云）羞答答的看他恁麼？

〔么〕你道羞答答看他恁麼？（末云）你看我袖子上！（唱）呀兀的是那清春羅幾點兒桃花！（且云）你剪下來我收着，和你做個表記。（末剪科）（唱）不爭我衫袖兒把裙刀剪下也，與你做表物，似合歡羅帕。

〔錦征袍〕厮摟定煖玉嬌香的解語花，我趁他困騰騰細覷咱，越風流越俊煞！金釵兒鬢下壓，脂粉不須搽，是一個丹青描下，描下的美人圖畫，畫兒上畫的只是假。（且云）你如今營勾了我身子呵，久已後休要負了我心咱！（末云）小生不敢有忘！（且云）你說個誓！

〔黃鶯歌〕我爲你實不不燃香剪髮，你再不索絮叨叨幹刺挑搽！把海誓山盟設下，薄倖的神靈監察！

〔慶原真〕我情愿百年恩愛似錦添花，是休教一時歡會似手搏沙。偷或有一言半語話兒差，天那負心呵！活取了咱海神行，須不怕俺秀才家。（且云）如今可不送了你的性命也呵！（末云）我爲你受了多少煎熬，誰想有今日也呵！

〔綿裙絮〕我爲你忘餐廢寢棄業拋家，神魂蕩漾，口角嗟呀。每日價無緒無情對落花，多病多愁怨歲華。兩三日水米不粘牙，喚將人干害殺！

〔么〕不付能勾見了嬌娃，實指望你做個渾家，你心裏肯麼？回與俺句實話，噲兩個做一對兒並頭花。教小姐惹恨受驚擔怕，我其實難報答。（且云）已後和你相見時，言語上不要泄瀉了！我口占菩薩●一曲你聽咱！（念科）夜深偷展紗窗綠，小桃枝上流鶯宿。花嫩不禁揉，春風卒未休。千金身已破，脈脈恁無那！特地隔檀郎，人前口謹防！（末云）我也和你一首菩薩蠻。（念科）綠窗深貯傾城色，燈花送喜愁波溢。一咲入羅

● 「蘭」下似應有一「雙」字。

韓，春心不自持。雲雨情已亂，玉體羞還顯。從此問靈英，何須上玉京！（旦云）和你做下了，我只怕人知道。（末云）也沒奈何。

〔拙魯速〕俺如今是做下，更怕甚是發？上不過弄玉團花，點污了你痕痕。又不傷了風化，又不壞了家法。有些爭差，說起根牙，事不干他。別的都罷，只是恁母親行，母親行，不是要！（旦云）若我母親知道，不妨，只做我一個不着。（末云）呀，又早天明了也！

〔雲裏梅〕早聽得畫角兒弄咿啞，宿鳥兒叫啾啾。未合眼早天明，可教我怎生撒下俺心裏早吊撒。（旦云）天明了，我送你出角門兒去。（旦送科）（末云）我於是回去，心兒放下你。

〔古竹馬〕看了他玉容如畫，雲鬢堆鵝，眼稍斜抹，小姐兀的不歡喜殺人。那撒金蓮香徑滑，芳情兒曾戀，美意承答。看它看它，遮遮掩掩，怯怯喬喬，數步兒湘裙踏鴈沙，媚姿姿笑靨面生花。

〔么〕昨宵纔會巫娥，秋月春花。今夜敢望陽臺，海角天涯。你若是想咱念咱，得消寄息暗約幽期，早晚裏休教人盼望殺小生便客旅窮途，科場不第，飄零落魄，儘自由他。（旦云）今夜再敢來麼？（末云）我怎的不來。（旦云）你好大膽呵！

〔尾〕（末唱）雖然道秀才每色膽如天來大，喲兩個暗號通同說下。在意者你休教驚驚惶惶後把小門兒拴，準備着茶徹架側低聲兒叫，放心波！我則向翡翠牕前把指尖兒打。（末且俱下）（做別科）

（申伯禮上云）（末上云）小生與小姐夜去明來，不覺數月其間，爭耐俺父親喚我回去，道是槐黃在邇，怕誤了科場，不敢違了父命，便收拾回去。那日我接了家書，怕小姐知道煩惱，且休教它知道。叔叔與我錢行，他纔知道當夜小姐到俺書房裏，問我道：去了幾時再來？我只說：去三兩個月便來。他道：只怕不隨你的意，它又問我來不得怎麼好？我說道：你若心堅，天長地久，和你做一處，我怎麼肯負了你？他道我見推驚驚，停上說張對瑞的，恰缺不移。不到四五年後，張生別娶了渾家，驚驚又改嫁了別人。已後張生設計再娶見它一見面，那驚驚羞了不肯出來罷了。我和你道每知心，世間也少有恁比張生，你這一去，來不來都在與你。你只說我會唱曲兒，平日我羞不肯唱。今日你去也，我與你過一杯酒，就唱與你聽，不曾唱得一聲就哭起來了。它怕人聽得，撒了我就回去了。第二日辭別叔叔時，它煩惱就不出來了。小生到得家里，饒今數月，書也懶看，詩事無心。每日價只是吃些酒，醉了昏昏的睡。因小姐臨別之時，做下一曲水滸樂。（念科）極目秋空，塞鴻飛過，有恨難寄。幽會未終，歸期頓阻，憶得輕拋弄。暮雨情疎，雲信斷，惟有月明千里。想當初嬌姿口術，相期永効連理。東廳軒外，照春堂畔，飽挹茶糜香味。一曲離歌，十分別酒，聞不住汪汪淚。顰眉顰鬢，知它今後好好為誰梳洗？算此生姻緣未斷，再須口你口。（云）我央及親的，每對俺父親說，着媒婆張老娘去叔叔家說親去了。我就修下一封書着它背

地裏或小姐，悉親申純善奉。

雙劍小娘子粧前，即辰秋氣清爽，想惟深閨容興，淑履多福，純無濁之迹，得自託於。

蘭蕙之傍，爲幸大矣！幽會未終，白晝在念，自抵侍下，無一夕不夢想洛浦之風煙也。諸家經史非惟不復措意，縱一拋擲，勉強不至，所以爲懷。有親朋見憐者，於。

大人前致一語，天啓其衷，俾續秦晉再世之盟，未嘗。

二親雅意若何，倘不拜所隨，則張生之於鶯鶯，焉足道者。茲因媒氏之行，喜不自勝，隨此以布露腹心，幸相與謀之，諒風以俟佳音，家君無聊，偶思佳麗，夜別之會，說水遇一詞，并用錄呈，亦以見此情之拳拳耳。新霜在後，更宜善加，奉承不宣！

純頓首再拜

又寫着永遇樂詞兒在書後，着□□□□□□付能媒人。到那里，叔叔心下不欲成親，再三□□□□□□問小姐，討將一個回信，來與我拆開來看。恰是□□□□□□芳，又帶兩首詩，說道：（念科）臉影銷金，聲波浮水，綠陰□□□□清幽。夜長人靜，消得許多愁。常記當時月色，小鴉外情語□□□□緣淺行雲去後□□不見蹤由。慙慙紅葉，傳來蟹窻，恰好新求，奈百端間阻，恩愛成休。照是奴家薄命，誰陪伴後雅風流，須想念重尋舊約，休忘社家秋詞後又詩二首。（詩曰）雲重月難見，風狂雨不成，尺書徒寄後，頓淚若爲情。目斷勞千里，情分役寸心，藉君憐舊日，莫絕羽麟音！末云）自別之後，教我心神恍惚，睡臥不安，做成證候。父母煩惱，着人到處求神買卦，我却心裏想着，要叔叔那里去暗地，央及算卦先生，說道我的是些邪祟，只除去遠遠處去躲避，方纔得好。昨日交批着□□□□□□，着我去他那里躲過去。可知好里，正替我心上的病，辭了父母，收拾行李，便去者。（外末上云）自家陳仲游的便是。在於城郭府居住，見說俺那朋友申厚，翹去眉州，望叔叔，回家得了些證候，不會去探望他。今日去走一遭。（行到科）這裏正是宅上，我就入去。（相見科）（外末云）自別之後，文候納福！末云）問開口時，不想賤體少安。（外云）切見足下精神不及往日，想必有些不快，不知爲甚麼上得來？（末云）不爲甚麼。（外云）何故瞞我？我知道你心上的事，你只管熱煎做甚麼？似這等呵，幾時得了？（末云）如今求神買卦，上說我些邪祟，父母着我眉州去叔叔家躲去，收拾行李了，正沒個做伴的，如今得你來送我一程。（外末云）你心裏悶，就一路去和你同到金二姐家走一遭。（末云）也好。他幾費着人來叫，我獨自個懶去。今日和你去看官一會，到那里只說俺特地來望你，恰不要對他說俺去叔叔家□□（末云）正是。（正末外末並下）（外旦上云）妾身上廳行首，金恰恰的便是。在城郭府城裏住，一家三口，母親年老了，有個女

新編金童玉女嬌紅記卷之上

孩兒叫做姐姐，別無其人口。只俺娘女兩個在花門柳戶裏，單靠著吹彈歌舞，迎新送舊。若說着俺行院家的門風，打緊的是慶慶利利，俺慶慶生下，一副鉄石心肝，皺着兩凍凌背臉，把俺這做女的做不人，也似看承。自小里怕不也，亏它擡舉，教俺些指空畫空，白日裏聽候官身，黑夜裏相陪着子弟。有那一等駝頭馬臉，村沙撒強的人，有些錢鈔，俺娘便歡歡喜喜的接在家裏。一脚的沒了錢呵，便尋些務頭則是趕出去了，纔罷。俺娘手裏，揸着串數珠，不住的常念着迷魂靈神呪，拄着條擗不離身，只是個口腦子的沈沈，恨不得鴉青鈔疊做筵，只待要馬蹄金砌做條藍橋路。是這娘嫌的女愛，女愛的娘嫌。僧書生空自多情，村茶客偏生統口口口五行注定，八字安排。日前有個相識申厚卿，打聽的他恰從眉州回家，每每的着人叫他，他說道身子不好，好了便來。這幾日怕不好了也，我且到門首望他一望。（末相見科）（外旦云）正想着你，却來到了。入來坐，孩兒看茶。（將酒科）（擡桌子科）孩兒問，叫張春兒，李盼兒，就帶樂器來。（孩兒叫科）（小旦相見科）（外旦云）春兒，你唱，我把酒。（外旦云）申厚卿，遠路風塵，這酒呵先從你起。（末云）我是自家裏，合從陳仲游先把起。（旦云）也是。（吃酒罷，擡過車收了）（外旦與末坐定）（外旦云）你心裏怎麼有甚不快活？（末云）我心裏沒甚麼事。（外旦云）我見你不會不語，必然身上有些勾當。（末云）你不知，我到眉州叔叔家，這幾時回來。前日他家小姐寫書來叫，至今不得去，因此煩惱。（外旦笑云）爲這等，你敢和那小姐有一手麼？（末云）不瞞你，我在他家裏與小姐夜去明來，整整的半年。家裏父親知道，喚我只得回來了。前日使人說親，他父母又不肯，我如今收拾去。（外旦云）你叔叔是誰人？（末云）是眉州王通判。（外旦云）那小姐喚做甚麼？（末云）叫做嬌娘。（外旦云）他生得如何？（末云）他生得桃花似面，柳葉似眉，秋波似眼，櫻桃似口，荷芽似手，鵝翎似鬢，花容月貌，玉體冰肌，便有那一千個西施，也不如它。（外旦沉吟科云）莫不小名喚做雙扇。（末云）便是，你怎麼知道？（外旦云）那時楊都統家與他家舍人講媳婦時，只要生的好的，教畫工將人家但有女孩兒模樣，悄悄的都畫將那影身來看。我見一個爲頭生得好的，長眉梢兒，梳着半鬢頭。我問它每道是王通判女兒，叫做雙扇。因此上知道，是這一等人，便是天上仙女一般。你看它這般模樣，可知你看不得我。則不知道它脚大和小里，你今帶去可偷他一隻鞋兒來我看一看。（末云）我但去時，將來與你看。天明了，我去也。（外旦云）你去呵，我說的話，你記着！你回時可再來走一遭！

新編金童玉女嬌紅記卷之下

〔正宮端正好〕改不過浪遊心，還不做風流債，怎能勾占場兒，斷了柳陌花街！你問我佳期此去何時，再似這每甜吃味，熱心懷，能撇客，肯賺財，相約會，共歡諧，從此去，更須來。明月滿，碧桃開，那時節，再和你同解香羅帶。（末外旦俱下）（末上云）小生申純，自與金二姐相別，可早到眉州也。我想它說俺小姐似仙女一般，我如今正是誤入桃源也。因而作詩一首。（念詩科）詩曰：自入仙源路已深，桃花與我是知心，紛紛浪蕩迷蝶蝶，得似高山遇賞音。（末云）這里便是叔叔家，開着門里，前候沒箇人來？我入去。（見旦科）呀！小姐怎麼出來在這里？相見科（末云）入去見叔叔躡子。（旦云）今日間壁王寺家，請俺父親母親都去天寧寺裏賞牡丹去了，只到曉纔回。我且和你去書房裏耍一會。（末云）是好閑行！

〔中呂〕〔粉蝶兒〕春日邊邊，嫩雲烘養花天氣。秀溪亭水漾玻璃，柳垂絲，桃噴口，莎茵展翠，轉東風百巧黃鸝，說不盡滿園林畫圖般景致。

〔醉春風〕□□過聽夜雨錦堂前，又來到盼朝雲花含裏，是誰會拂掉我的酒愁花病，壁間詩小姐，怕不是你詩呵，題不破我往日情緣，花呵，感起我舊時情誓，酒呵，又引動我少年情味。（末云）我去一年，這書房依然如舊，題首鸚鵡天。（念科）生館賤遠已隔年，重來聽

几尚依然。仙房長掩煙雲瑞，浮世空驚日月邊。濃淡筆，短長篇，蒼吟新誦萬愁牽。春風與我渾相識，時遣流鶯養管絃。（旦云）且坐一會，說些話。（坐定旦云）你怎麼一去許多時？（末唱）

〔迎仙客〕雨雲疎成間闕，你道我路途遠受驅馳，我和你別不到一年來，整整想了你三百日。你道我減了精神，我為你擔着病疾。只你是扁鵲盧醫，與我些治急症的相思劑。（旦云）你只這庄事上要緊，科場上不會相心。（末云）那里有心性整理它。（旦云）你也不想攀蟻折桂，一與成名也。

〔醉高歌〕五經書過眼昏迷，萬言策無心課習。便折得桂枝獨步蟾宮內，怎如俺效連理在鴛鴦帳裏？（且云）你覺夾帳里這每

好，你家去呵怎麼不取一箇單家，可又來這里做甚麼？（末云）怪哉！我和你別離不多時，你便怎麼忘了我，說這等話！我說這家里茶飯也吃不的，睡臥也不寧帖，因此每着人對俺父母說了，使的張老娘來你家說親。你父母又百般的不肯，正是天不從人所願。我來這里，你顛倒說這等話，若我好煩惱也呵！（且謝云）我且哄你耍子，你便認真。你若這等心堅，我恰再有甚麼說話，你且坐，只怕父母來，我回房里去也。（且下）（末云）這早晚叔叔請

子也未來哩，我且在園里走一遭。（末下）（旦上）（舖床睡科）（末上云）來到這臨春臺前，還和去年風景一般！

〔紅綉鞋〕茶糜院風香雪霽，牡丹軒綠繞紅圍。這一樹碧桃從在粉牆西，梨雲春淡蕩，柳霧曉淒迷。想起俺舊遊蹤如夢裏。（末云）這里便是小姐臥房，半掩着門里，我試望一望他，敢在房裏？（末入房科）不見他，怕不在床上睡哩？（揭被科）

〔石榴花〕日高花影上增遲，靜靜悄悄掩香闥。我把這紫金鈎斜搭起綉羅幃，由兀自未起。柳困花迷，和衣兒半揜着紅綾被，玉釵搭寶鬢雲堆。我待要情流鶯喚，醒花仙睡，怕將你好夢兒乍驚回。（末指科）

〔鬪鶻鴉〕則恁那斷腸魂飛去在誰行，可不道有情人來到這里。你敢學趕王生情，女離魂，我與這會宋玉的巫娥，做美更做道春困勝勝沒氣力，只這般睡怎的？（末云）付能得空便，可又睡着了，這的正是無緣對面不相逢。不爭你辜負了雨暮雲朝，可似我阻隔着天南地北。（末想起科）那時金三姐教我偷他一隻鞋兒來看，趁它睡着，我偷一隻兒，拾起鞋兒看。

〔普天樂〕半折筭牙尖，三寸銀鈎細，綉幫兒窄小，底樣兒新奇。鞦韆板上擎，翡翠盤中立，印幾朵兒金蓮在香牕內，似一對兒鶻鴉步步相隨。不是俺實心兒下得，休怨暢一時間拆散，權寧耐幾日分離。（末下）（外且飛紅巾上云）恰纔見申秀才在俺小姐房裏出來，到書房里去了，敢是小姐把口他些兒甚麼東西，我且去他書房里看一看。（入房科）（見鞋科）呀原來是小姐一隻鞋兒在這里，他每常常的說話上，且是做假乖，我恰拿將去問它，看它說甚麼？（外且上就落下調科）（末上云）回到書房里見門關了，呀這鞋兒那里去了也？

〔上小樓〕好教我心荒意急，那里不東尋西覓。付能將來，肯分放下未曾收拾，我却也魂不知，為甚的把書房門不閉。可教俺學偷香的枉就千計！

〔么〕這里是有一窠不窠，又沒甚柳盜跖，可怎麼大院深宅，官廳客位裏，不見東西，若有個使數每牙鑿鑿，直送到夫人根底，我只怕教騰出那磨情罪。這書房里若不見了，敢是那個偷去了，我好鬧呵！且作一篇小兒解解悶呵。（念科）尖尖曲曲，緊把紅船聲，采采金蓮光奪。

日，襯出雙鈎紅玉，華堂春睡沈沈，拈來稍動春心。早被六丁收拾，蘆花明月，離尋，想料：莫是我放在袖子里時路上，擲落了？（末云）我一路上往花園里尋，將去呀，鞋兒尋不見，到有一張字紙。（拾起紙料）看時做一篇青玉案（念料）花底鶯啼紅英亂，春思重，頓成愁。楊花魂散楚云平，空惹起，情無限。傷心漸覺成繁，耐愁緒，寸心難管。深成無計寄天涯，幾欲問梁間燕。

（滿庭芳）哎！似這每才華秀麗，茶牋瑩潔，香墨淋漓，是誰將綉幃中一段傷春意，穿聯就萬顆珠璣？這筆劃學柳骨顏筋的字體，這詞章效閨情宮怨的詩題。他又不通個名諱，怕不似金溝御水，情一箇紅葉兒做良媒？（末云）兀的是小姐打聽裏。（出見旦料）

（快活三）日融花霧濕，人靜漏聲稀。金籠鸚鵡怕春歸，悄語在花陰內。（末云）小姐敢觀鸚鵡，有個比喻。

（朝天子）羽林中第一，最聰明是你解人語，知人意。黃金索短，綉絲兒垂，折倒得翠羽嬌無力。顧影孤棲，能言何濟，隨雲深掃魂稀。悶懣懣水石，冷清清月日，你道不如沙暖鷺鴦睡。（末云）小姐你到書房里來，和你說話。（坐定且念詩料）（末云）（末云）（末云）

（鮑老兒）這一張銀葉似花牋，是你疊下的，待要把鴛鴦簡誰憑寄。這錦片似情詞，是你寫下的，既不沙龍蛇字，誰能會包藏蜜意裁排暗約，出落佳期，搜吟句法，封題手跡。你辨認箇端的！（且惱料）（末云）你這每惱甚麼。

（古鮑老）悄悄燈檠攪着黛眉，兩點兒還山尖橫暮碧，氣氳氳的紅了面皮，恰似兩朵兒桃花初破蕊。箇一味對着人慘綠愁紅，意是誰會惱犯着你？又沒甚風情弊，我其實猜着這團圓謎。（末云）姐姐你真個惱了。（且云）這詞兒是飛紅做的，你怎麼說道是我做的？你偷了鞋兒去書房里去了，飛紅拾的來，他的詞兒可有你拿將來了？天下偶然事非那里沒，我怎麼敢惱你！你既有別人，那里探我？（末云）有這等恰好的事，我見你面似箇惱的，有甚麼難猜處。好歹只爲這些事，今日和你說的明白了罷。

（紅芍藥）誰是誰非誰曲誰直，沒梁桶兒再休題。早子是泄漏了天機，綉鞋兒誰將去，簡帖兒是誰寫的，兩下都知根達地。我把其中就裏說破無疑，心腸相知，明放着上有神祇。（末云）你不信我時，我和你對着天剪髮，再設箇大誓愿來波。（且笑云）你真個這等，後園里去有個明靈大王廟，這神道好生靈驗，我和你望着廟里去說誓去。（且末指廟料）（焚香說誓料）

（剔銀燈）這神道顯神聖，聰明正直，統領五百箇陰兵鬼祟。本合到殿前剪髮誓盟誓，俺同處怕有人知。遙望施共敬，忙頂禮，手俺口中言天開若雷！

（曼菁來）（同跪下合唱）這地見誰敢將心昧，只願俺穩拍拍的做夫妻，沒些是非。但有個短倖薄情負心的爺爺，只照取王魁

例。(末云)今日和你說了替了我占一箇團圓詞與你聽。(念科)芳心一點，柔腸萬轉，有意偷憐，孜孜守着，甚日來結得惡姻緣，實是新聲明神在上，說破從前。天還知道，不違人願，再與團圓！(末云)我也回你一曲碧針丹刺你。(念科)一片芳心，被春拘管，重尋雲裏盟約，說與從前，不是我情薄，那絲燕送時絲，蜂粘花蕊，便成仇，若密愛堪憐，變成多寂寞，此心只有天知，終不成輕口做作。滿眼開花，新柳也則無情，空摸。後園同步，遙告雙神，地久天長，更須托從今再與團圓，把是非斷却。(末云)回到這花園里，也沒人來往，就這里俺兩個人說些話兒，你看這客兒好去處。(旦云)怎見得好去處？

(十二月)楊柳絮，白雲滿地，杏花紅，紅雨成蹊。就這會春閑，畫水，揀一地兒花蜜，又稀，嘴兩箇雲情雨意，不强似燕約鶯期。

(堯民歌)你看那綠楊絲，低低簾下翠幃幃，落花辨，平鋪着錦綉席，相偎着香紅軟綠，淨無泥，怕有甚濕翠行雲亂沾衣端的，比着你那房中少甚的，別是答風流地。(旦云)這里露地不好，和你到亭上去。(末云)那里是好。(末旦行科)

(耍孩兒)對着那錦重重，嬌花籠柳韶光媚，富貴似桃源洞裏。這些時尋芳人散日平西，俺正是帶春情樂意忘歸。恰來到湖山側，潛身悄聽離燕語，猛轉過畫橋邊，瞥眼驚看乳燕飛。同倚欄干立，妬豔粉蜂窺綵扇，戀濃香蝶趁羅衣。(末云)等我四下里望一人，沒人來。(末下)(卜外旦上)(外旦云)今日天氣好，後園牡丹開了也。夫人略每閑說一遭去咱。(卜云)也好。(旦云)這里也不好，只怕有人來往，到不如俺回家里去。(末云)俺或家里又有此妨礙，恰又則這每樣了。

(么)惹閑愁遊絲落絮中，催別恨斜陽芳樹底。說相思流不盡金塘水，似這後園中花亭畫靜無人到，煞強如綉閣里翠被春寒。有夢知，恰今日重相會，未受用齊眉舉按，又謫量執手臨歧。(卜外旦上)(望見末旦科)(外旦云)小姐和申秀才也在那里。(卜喚旦了)小姐你來。(旦應科)(且隨卜外旦隨下)(末閃了科)(末上云)這又是飛紅道兒，爭一些兒，嫌不做出來？

(尾)恰纔箇遍共疾，只爭得俺一步開。明日那是和非，都因它一句里。不提防遺潔包裹，暗使拖刀計，把俺那沒倒斷的相思，從頭兒又害起。(末與旦作別赴京科)(末旦俱下)

(孤卜小且院子一行上開)小官王仲賢昨日在街上見賣登科記，有俺那申家兩個姪兒，都及第了，爭奈路途遠，不得自去慶賀。我便將一個小厮，養着去他家慶賀，就着台弟兄每來走一遭。今日必然到也，院子你門前看者。(院云)知道。(下)(院本乾打手上)(院書上)(末上)(念辭科)(詩曰)龍樓鳳閣九重城，新築沙堤宰相行。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一書生。(云)小生申純，托賴着祖宗福蔭，不想俺兄弟兩個一舉及第。哥哥官授綸州綿山縣主簿，小生官授詳州司戶。昨日叔叔家使人檮書來賀喜，歡俺來走一遭。本是俺哥哥去，他說：我是長子，父母在

不遠遊。爭奈叔叔的言語，又不致遠了。我在這里管家，兄弟你去走一遭。二就着我的意。我想起俺小姐那夜在後園中，恰待閑耍一回，着飛紅使道兒，把瞎子叫出來，冲破了。教我好生口惡，回到書房做一曲漁家傲，口解我的悶。（念科）情若連環終不解，無端招引傍人怪。好事多磨成又敗，應誰辨。想着冷眼誰歌采，鎮日愁眉雙劍箭。欄杆倚遍無聊賴，但憑五湖風月在。且寧奈，終須還了鴛鴦債。（末云）我想這事，瞎子必然知道了。眼見得安身不穩，因此上叫了叔叔回家去。當夜小姐到書房里說道：你這番來住不多時，不想有這場阻礙。你如今去呵，必再來！休道有這些疑惑便不來了。恰中了飛紅那賊人計了。行啼哭着做這一篇詞與我饒行。是一剪梅詞。（念科）芭蕉梢頭春意闌，風滿前山，雨滿前山，杜鵑啼血五更殘。花不藥寒，人不藥寒，離合悲歡事幾般。離有悲歡，別時容易見時難。怕唱陽關，莫唱陽關。（末云）回到家裏，恰好俺叔叔在眉州任滿，全家兒往俺那里經過，在俺家住了三日。爲人衆上不曾和小姐說得一句話，直至起程路上跟着轎子，他推開簾兒對我說道：我和你一日也捨不得，自斷離後不想和你一別，經今又早三年了。我爲你想得成了謬候。倘或有些好歹呵，乾罷了。你那其間棄舊憐新，眼花臥柳，那里再肯想我里。我道：放着明嫌大王里，我怎麼肯做這等事。人小姐就在轎兒里與我一付描金鸞鳳合香項牌帶着一箇珍珠同心結子。又有一首詩。（念科）（詩曰）欲語征夫促去忙，臨歧分袂轉情傷。不嫌千里三年別，浪說仙家日月長。（末云）我送官到接官亭，回家來心里好放不下，賦一篇念奴嬌一闋。（念科）春風情性，奈少年辜負，切香名譽。記得當初綉窗私語，便傾心訴。露濕花陰，那堪月飾簾影，幾許瓦香透。亂紅飛盡，桃潭從路迷。因念好景難留，光陰易速，算行雲何處。三峽詞源誰爲我，寫出斷腸詩。句目極歸鴻，秋娘聲價，應念司空否。甚時覓箇綵鸞同跨歸去。（末云）俺哥哥見了這詞，說我道：兄弟似這等學問呵，正當一舉成名，何故留心於此。且和你溫習舊書，到秋間赴試去。未幾鄉試中時，我一想着那小姐，便待回來。俺哥哥說道：揚榜在近，把我再三留住。不想果然中選，得授州司戶，兄弟同回，鄉里都來慶賀。我還記得他每幾首詩詞，有一首步蟾宮。（念科）徐棚二子文章妙，秋風來應興賢詞。雙鬢折取桂枝歸，鄉閭自此增榮耀。浪桃三月春情繞，香身共跳龍門曉。綠衣並立綵衣，那更時雙親年少。又一首臨江仙詞：入手功名如拾芥，文章得力。須知蟾宮丹桂折高枝，姮娥愛年少，換與綵羅衣。初筮民曹姑小試，殿殿相及瓜時，雙親未老十年期。飛黃騰踏去，身到鳳凰池。（末云）今日辭了家兄，運到俺叔叔家去，想俺秀才受黃卷青燈十年辛苦，投至得一官半職，也不小了呵！

臺省厭梁肉，諸公袞袞。

〔南宮〕儒風繼孔顏，道統談堯舜。數章連模範，禮樂入經綸。壯志超羣，際遇文明運。生當忠孝門。嘆閭閻競錐刀的小子區區，羨〔梁州〕衣畫錦恰歸到楚水巫山故里，宴瓊林會拜受宮花御酒新恩。消得我戰文場一掃龍蛇陣，探左史九丘八索，叙先王五

典三墳。琴操古絃張白雪，劍花寒光倚青雲。論文呵！我闡河圖，陳洛範，乘台衡，澤披於民。論武呵！我法陰符，按陽道，握兵機，合變如神。不付能試體堂，赴千里槐花市，風日凄凄。投至得跳龍門，破萬文桃花浪，風雲隱隱。沒揣的步蟾宮，拂兩袖桂花香，風露紛紛。有幸渭濱，他兩箇隱林泉的，尙有功名分。後學輩莫先進，據着我調羹手，當爲鼎鼐臣。直待要趁青春圖像征麒麟。（末云）來到叔叔門前，伴當拿着馬者。教院子入去報。（院云）申秀才來見。（孤云）着人來。（末入見拜科）（孤云）且喜你兄弟二人皆中高科！（末云）托賴叔叔福庇，偶中一舉。（孤云）你哥哥如何不同來一選？（末云）家中無人，只是娃兒自來。（孤云）這路辛苦，且去書房里歇息去。院子引秀才，前廳耳房里權且安歇。（院引末虛下）（孤卜小旦一行下）（末上云）這房子裏雖見正堂，好生寬遠。想起我也不爲別的，敢是那日孺子疑惑我和小姐在後園裏的。這些事了，似這每水泄不漏呵，怎生是好？

〔賀新郎〕這汝陽齋遙隔着畫堂春，有甚麼半點兒疑猜，便假了一時生分。眼睜睜閃得我人遠天涯近，把我做野草閑花近隣。看啻似清風明月閑人。小姐呵！空自恁擲菓偷憐，裝少俊夫人呵！只好教駕車私走箇卓文君。（末云）看了這新去處，教小生怎麼在此過活？口占一詞名曰相思會。（念科）脈脈惜花心無會，更思憶夜水如年。誰道藍橋咫尺緣分淺，何似舊莫相識，試問取柳千絲，愁怎織？曉花頻照，兩鬢爲誰雪。幾番會面，見了又無信息。這前事把雨淚偷滴，且看下梢如何是得。（末云）看這等眼前的景物，好傷心呵！

〔孫革命〕東風細雨催花信，春色去已三分，落紅飛絮愁成陣。情牽着楊柳絲，香淺也芍藥粉，粧淡了梨花暈。

〔感皇恩〕辭攙攙牽掩重門，冷清清酒剩芳樽。琴榻沈燕巢泥，書籤亂蠹蟲蠹。香鼎燼麝煤塵，辜負了風花雪月，阻隔似卯酉參辰。吉玎玎姑損了玉瓊環，斷琅琅頓開金串瑣，挖啣啣扯破了錦回文。

〔楚江秋〕一會價暗傷神，一會價點銷魂，又只索安排腸斷待黃昏。（末云）一路上辛苦。（應科）我恰待搭伏着紋綉枕頭兒盹，怎禁它數聲啼鳥不堪聞。（末云）睡也睡不着，我且去前廳上走一遭。

〔梧桐葉〕每日價愁緒縈方寸，恰便似酒病減精神。強權身出書房探一箇平安信，小姐，知它你在那里掛孤悶？（末云）廳上沒個人來，料想小姐也不到這里來。我且悄悄走到中堂去看，可有人？呀，也沒個人來。

〔紅芍藥〕雨晴初天氣靜無塵，恰正是門掩殘春。燕歸來庭院悄無人，空自恁目斷行雲。我這里抵牙兒自暗忖，莫不俺生逢着寡宿孤辰？我待要倩鱗鴻來往寄殷勤，又怕似前番般說假成真。（末云）兀那門簾動處，敢有人出來！我且閃一閃。（下科）

〔菩薩梁州〕我只見綉羅斜分，香風微透，金蓮疑印，呀元來是你！〔相見科〕恰便似畫幃兒喚下眞眞。春愁低壓柳眉翠，冷淡了粉香腮，半纏着鴉翎鬢，欲言未語把星眸。那悽慘，那淹潤，是則昨夜箇雨打梨花深閉門。爲嗒來斷夢勞魂！〔旦云〕自與你別後，我想着你及第了，只恨我命薄，不得和你相見斷守。感承你遠遠的又來到這里，爭奈我和飛紅那賤人做成冤讐。俺母親年老，管不得諸般事了，都在他手里。你到這里，我不曾敢出來和你說一句話，只爲這上頭不敢出來。〔末云〕我如今着我在外面安歇，心里好生的煩惱。我待便回去，又不曾和你相見會一面，不忍便去。似這般光景呵！我便在這里住的長久也不濟？

〔玄鶴啼〕這的一般天兩樣傷春恨，怎把俺親者番爲陌路人！他不合搬挑了一句口，你可休打滅了兩重親。想當時同攜素手，同凭香肩，同斟翠壘，同宿鴛幃，同與綢繆，同共歡娛，兩下都心同意肯。到如今，一場更變，兩地離別，佳期有阻，親事無成，想殺我也一夜夫妻，夫妻的這百夜恩，也是你薄緣淺分，也是我時乖命窘。〔末云〕我如今不如且回去如何？〔旦云〕你且不要回去，心休憊，再住幾時。〔末云〕似這般光景，我怎住得成？

〔烏夜啼〕即便裏俊龐兒瘦減了汪梅韻，幾時得舒心兒，燕爾新婚，嘴已後入中堂，又怕人談論。欲進無門，欲見無因。只今日斷腸人對斷腸人，端的是淚珠有盡愁難盡！月底情，花前恨，情隨月缺，恨似花新。〔旦云〕你這般煩惱也枉了，不如到做個計策。〔末云〕你怎麼尋個機變便好？〔旦沉吟科〕我爲你呵，諸般不敢與飛紅兩個爭競，顛倒在他根前做小伏低，它心里還自不滿意。已後倘或能勾它回心轉意，還得和你如舊日一般。你且回去，怕你要盤纏用，有些銀子。〔與銀子科〕我有一雙金釵兒與你將去用，但有衣服不好時，教人將入來我整理。你且住在住一兩個月看。〔末云〕你有這羅布，休說這兩個月，我便儘在這里住不妨。

〔牧羊關〕你便似診着脈，恩醫心病，對着鑰匙開鎖門。只爲他使機關破壞俺情親，休問我箇月淹留，只要它一心兒聽允。把斷絃重續上，把古鏡再磨新，但能勾按察着他閑言語，便情取成就了嘴美眷姻。〔旦云〕怕母親尋我出去，我也去。〔末云〕我這眼裏旌耶計，耳聽好消息。〔末且下〕

〔尾〕從今後把綠紗窗紅燭下，寫春情的鸞歌鳳曲，推敲得穩。把青玉案錦箋中，寄別恨的鴈帖魚封，對勘得眞。好姻緣若承准，閑是非且休論。想相逢那時分，有心待效秦晉。暗約期兩情順，那妮子做饑恨，離間嗒好情分。守空齋納悶，謝多嬌肯存問。我只怕等閑又過了今春，却不道憔悴了何郎臉上粉！

(且上云)安身自從申哥到此，爲俺母親有些疑怪，着它在外庭安歇，往來不便，一向和它不曾有甚話說。這幾日我的心，只在飛紅身上，請般事只是它說便是。一應金珠段匹首飾衣服，他要的，我便與它，我也不敢使喚它。只叫它做紅娘子。漸漸的買轉它心來了。那申哥還不知道。我也一向不敢出去，我幾次教小懸去叫它，它不來。及至它來，與它說話，他又答應便出去了。好剛人！不想飛紅見我這等，問我道：小姐，你每日不語不話，只是流淚，茶飯不食，面色好生憔悴，你心里有甚事，不對我說？再三問我，我不說。我只說道：我和申哥的事，你都知到，我心上別無事故。飛紅說：這是容易的勾當，若夫人又不來管你，只在樓上看，你要怎的都隨得我。我只怕申哥深疑着飛紅，他不肯入來。就着飛紅寄將我一首詞兒去，叫它不肯來，和飛紅也心里不忿他。觀它神思昏迷，不比平日，見人說外面有的是奸，行院家粉頭，和人家好女孩兒一般。那生年紀小，出外面胡走，也不見得。古人有一首詞名畫夜樂，最說的是。(念科)四川自古繁華地，恰正芳菲景明。園林錦綉粧成，難選香車寶騎。絃管聲中，綺羅叢里，盈盈多少佳麗。水子逞雄狂，不惜千金醉彼此相看總留意，浮雲浪雨尤滯，選甚楚館秦樓。長是儂紅倚翠，潮錦江頭，惡風翻。無情落花流水，誰念風韓人，閑劫驚驚被？(飛紅云)小姐有甚麼難處？我有個法兒，便知道它的做處。(且云)前夜教小懸和蘭蘭去書房外瞧它，只見有個女子，和我一般般的在他房里對坐。着小懸回來說，都吃了一驚。我也不信他說，再要出去看，外間久關了。猛想起來，這里有一個前任同知的媳婦兒，年少沒了，常常的要出來迷人。多管是那廝。第二日再教小懸去，只說道是孀子叫他，他人來不說話，又待要走出去。着我攔住了問它，它都不知道。只說每夜是我到它房里，教它不要入來。我窮究到他是處。他道：你教我莫和休說話，可又這每問我？我道：如今飛紅和我沒些言語了，幾番叫你不來，不知你主何意。夜來個小懸來望你，只見有個女子，和我而兒一般，在你房里。我又未曾出來看它，我只聽得說，那房子裏有前任同知的媳婦兒，爲妖精，常常要出來迷人。這必是他假做我的模樣，來迷惑你。說得他害怕起來了，就不敢出去了。我脫口他道：你到晚上只管還出去那房里去，它必然又來，我着你看分時。當夜飛紅對俺母親說了，俺母親也不信。和飛紅兩個去看，那廝真箇又在那里。飛紅只怕俺母親，看得它似我的模樣，又捉我起來，不敢仔細端詳他。被俺母親把他衙干打了一下，謊得那廝就不見了。自此俺母親不敢教他在外面歇，教他來書房里安歇。只因成着那些兒邪氣，不快了幾日纔好了。近日俺父親赴京聽候，回來，心裏待招他做女婿。只見飛紅來對俺說，俺兩個聽得這話，歡喜得沒事處。正待成就，也不想楊都統家使得瓦謀來問親，爲他上司衙門，俺父親推托不開它。眼見申哥的這親事又是艱難了。昨日聽得這意思，煩惱上心，投着那舊證候，又不快活了。小懸(應了科)你去望他一望，問它夜來的事如何。來回我話。(小懸去云)小姐根前有句話敢說麼？(且云)你有甚麼話說？(小懸云)小姐是通判相公的親女兒，飛紅是小姐家裏使數的。我常見小姐做這兒相待它，它說的便是，他要的便與，你呵道每伏低做小，他

住，問我道：你這幾時怎麼空變了？我不應。他道：你每夜伴你的是誰？我則道：它哄我，吃我回它。道：你教我見你時休和你說話，如今怎麼到說我空變了？你伴這幾時，每夜到俺那里來，教我見你時說話，怕飛紅知道，又生出事來。小姐回道：自從你到這里，我幾時曾出來，到你書房里來。你怎麼說這會詞？（末云）恰是誰？（旦云）莫不是那妖精，又出來迷你？怕不是那斷化靈做的模樣來迷你？我如今和飛紅沒些會語了。前晚使人叫你來，又教小燕和蘭蘭兩個來看你，見一箇女子模樣似我一般，和你對坐。便是那靈。他道我如今特地的來叫你問這主事。他道你若不信，叫飛紅來問他。飛紅說的和小姐一般。其夜晚又來。只見小姐和飛紅把簪子也打了一下，聽得他做一陣旋風不見了，纔知道委的是那個那靈。第二日，我到書房里安歇。自此小姐不時間來望我，我得脫了這妖怪，和小姐來往如舊日。因作望江南一曲。（念科）從前口事，今日始到空，冷落巫山十二峯，朝雲暮雨意無蹤，一覺大槐宮。花月地，天意巧爲容，不比尋常三五夜，清輝香影隔塵籠，春在畫堂中。（末云）然我身上終有那靈氣所染，神思恍惚，因而得感。調理較可。自從叔叔赴京，離陳回來，待把我招贅爲婿，使飛紅來說。歡喜得我一夜不曾睡著。我賦內家嬌一曲。（念科）燈花

何大喜，多情事，天意想從人，念小子秀蘭房才高柳絮，我登仕板世泰壽神。堪誇處一雙應兩好，彼此正青春。夙世姻緣，今生契合，昔時秦晉，重締姻親。懇懇謝紅葉傳來佳耗，意蜜情真，長記東園池畔要誓神，料得從今臨風對月消除舊恨。淒雨愁雲，管取團圓到底，不負恩深！

（末云）正待成這親事也，只見小姐來說，楊都統家來強說親，百般推托不開，俺這社事又敢成不得了。說罷就大哭起來。我如今和你厮守，沒多日子了，你平日要我唱，我不會唱，與你聽我今日唱一曲。《鬪花》你聽。就得了。一口氣，感動舊疾，一臥不起。今日聽得叔叔請得一個醫人來看我，敢待到也。（院本黃丸兒）（院本上）（末云）醫人去了，他不知我心上事，怎麼調治的？我想起我這證候，是愁上得來。

（商調）這一座小書齋，窄撇撇剛似個斗，怎裝得許多愁。愁呵，天也似無窮無盡，病呵，似影兒般相趁相送。病和愁，愁定着眉尖，愁因病，病在心頭。似這每愁，揠揠病昏昏，儼然如害酒病和愁，折倒得我岩岩消瘦，愁添新證候，病成了舊風流。

（道遙樂）可教我怎生禁受？早子是對景傷情，况值着西風暮秋，猛然價無話，聽伊呀，隔過南樓。疎刺刺風擺庭梧，浙零零雨洒荒苔，菊則這兩三般便合成俺薄愁。病呵，想你那平安字，難憑難信風呵，和我這短長，吁相和相酬，雨呵，可似我懷涼涼，無了無休？（旦與小燕上）（與末相見科）（旦云）哥哥貴體較好些麼？（末云）我這證候，怎麼得好？（旦云）這房里面好冷靜。（末云）可知冷靜里

（金菊香）我這里珠簾塵滿控金鈎，錦帳香銷冷綉球，銀燭光寒搖絮，一弄兒景物清幽，怎做得春風醉倚暖寒兜？（旦云）你日間也起來走一遭。（末云）白日里可些，到晚來越淒慘過活不得！

〔醋葫蘆〕冷冰冰窩着被兒，呆答答靠着枕頭。單註着睡魔神和俺做冤讎。(旦云)你困倦也睡一覺。和衣困來時獨自宿，那一夜不到三更前後，眼梢兒待交騰，由兀自淚珠流。(旦云)我看你這幾日十分瘦了。(末云)可知哩，似這般淹煎，可怎地不憔悴了？

〔上京馬〕這幾時憔悴潘安容貌不藏羞，消減得沈約腰圍，瘦體身軀，看看得漏斗，氣絲絲斷魂遊，怕的是不知心的，問起這病根由。(旦云)你愁呵，吃些兒酒也解悶。(末云)我怎麼吃得下？

〔浪里沙〕怕不待高擎着鸚鵡盃，滿斟着花露酒，猛拚箇對花前一醉解千愁。(旦云)你也勉強吃一盞兒。扎掙着強握得三四口，我則怕醉醒時愁還依舊。誰想這釣詩鈞，到做了釣愁鈞。(旦云)我又問你，如今莫又不是那東西來迷你？(末云)不是。(旦云)你那時也不想他甚邪祟？(末云)我心裏有些影他。(旦云)怎麼影他？

〔梧葉兒〕我見他倚綉幌，心怯背銀缸，粉臉羞，我猛覷着緊低頭。(旦云)他和我一般，他比你笑，的聲音兒似，它更比你過從的意思兒熱。(旦云)若不是我說破你呵，你這性命早晚也罷了。(末云)可知。若不是恁識破他鬼狐由，敢送得俺臥枕着床能手。(旦云)這事罷了。(末云)如今楊都統家事怎麼了？我爲這事多感！(旦云)古人曾樂極悲生，果然有此事。我與你剪髮立誓，死生一處，不想這遭場折挫了也。(末云)你這般說，我也則是爲這事，愁得我這等模樣。

〔秋江送〕你說起千般恨，我擔着一擔愁。誰想道從天降這一場惡事頭。(末云)楊都家也沒分曉，你做了三軍師，萬戶侯，那里不尋箇好人家俊女流。你邊廷上鎮守，兵機上憤熱，強打拆風風樓，硬併上燕窩窩。這便是你汗馬上立功勳的得志秋，你怎得把俺這美恩情一旦休？

〔鳳鸞吟〕事已到頭，怎生得干罷。休可憐人不自由，好姻緣配偶，望天長地久，今日個半路里不成就。空念想千生受，那里是葉落歸秋。(旦云)我有一件事和你說。昨日爲些閑事把蘇英那丫頭打了一頓，他說我和我的勾當都告俺父親了。今日鬧起要問我，全得飛紅與我遮蓋了。我只怕將來不好，你怎麼做一箇緣故且回家去過些時，等事帖了時你再來。你若去時，便休一寬的回去，又怕俺父親見你去了又問起來。你在左近打聽一個分曉去。(末云)還是容易，我只說道我昨夜得一個夢，夢見俺父親不安，回家看一遭。我又身子不安，竟一個船兒到半路里便回來，在左近等你一箇分曉，可回去，教你也放心。(旦云)你若回來，我不得見你，我着飛紅來和你說話。(末云)此一別又不知幾時和你相見。口占一曲好，事近你聽者。(念科)一自識伊來，便許銷同心結。天意寬人願。成幾番戲說。佳期近也，想新歡道我空愁結。莫忘花陰深處，與西窗明月。(旦云)

夜深了，我且回去。明日你行時，我難送你，你休怪！（末云）我知道，你不必送我。（且下）

（末云）天明了，趁叔叔不會衙里去時，辭了罷。（下）（孤上云）夜來教人看申純，不知今日如何？（末上見科）（孤云）姪兒身已較好麼？（末云）賤體稍可，姪兒夜間恍惚得一夢，夢見家尊不安，心裏好生憂。今日辭了叔叔且同家去骨一遭。（孤云）姪兒如你到家時，好生調理。（末云）小生有詩一首拜別叔叔。（末）拜辭了，就去後堂拜辭了子。（孤云）還早晚好衙裏去。（下）（末與槍公抬船兒上）末云：早晨辭了叔叔，到半路里，依舊回來，到這里。槍公，只在這橋邊楊柳樹上，且把這船兒攪住者。

〔後庭花〕把一葉虛飄飄江上舟，纏着在顛巍巍橋畔柳。柳呵，亂結就千條恨，橋呵，停分着兩地愁。我只想嬌羞於咱情厚，他爲訴瓊筵金鳳，和花殘金樓，展開膏纖玉手，褪弓鞋看玉鈎，望銀河指女牛，對靈神設誓，雨雲蹤，容易收，好前程，不到頭。（且，紅上。且云）昨日申哥走到半路又來了。不知船在那里？紅云：兀那柳陰直下一隻船兒。我去看咱。（見科。問）這船兒是誰的？（槍公云）中秀才的便是。

（末且相見科。末云）小姐，你怎敢自來！（且云）父親送太守出城去了。我來望你。（末云）這事怎地了？（且云）還不能哩！（紅云）俺相公待招贅你來，爭奈楊都統家逼臨着來說親，待許了他家來，又知道你與小姐做下的勾當，怕外人議論，事有兩難，怎麼是好？（末云）叔叔，知道了？

〔雙鴈兒〕你道是老人家知道怎干休，怕風聲揚衆口。（末云）叔叔也沒主張，招了則罷，把似你招贅了呵，何人敢難噉，你那個卓王孫，瑯事頭，我怕買充宅出盡醜。（末云）這一口氣我怎麼忍得他？

〔柳葉兒〕枉氣殺偷香韓壽，明知道潑水難收。那一箇莽郎君，捨着與俺書生，你便會旋機勾，我便是敢做敵頭。你這每強爭鋒的着甚來由？（且哭科）（末云）小姐休哭，說着我煩惱不好。（末唱）

〔掛金索〕俏促促翠黛凝愁，兩道春山皺。濕浸浸珠泪勻粉，半幅紋綉透。只俺這今日別離，相見何時？又想你那舊日的歡娛，此去誰能勾。（末云）我和你從此別後，你自家調理你身子，不要只管煩惱，枉折倒了你。（且云）你教我怎麼調理得是？（末唱）

〔金菊香〕你悶時節強拈着犀筋，進進珍饈，倦來時穩蓋着鴛衾，睡錦綉。我和你此別後，無人未常問候，好將自體態溫。我怕的是柳嬌花嫩，不禁秋！（且執末手云）我和你這等恩愛，想今世逐不得我的心，也你爲官亭祿，別娶佳配，我也指望不着你了。（末云）小姐，你着怎麼擔得你下？（末哭科）（云）兀的不煩惱殺我！

〔醉胡蘆〕可惜俺鴛鴦會，沒了下梢，不是俺鳳鸞交，拔了短簫。這恩情，直到那海枯石爛，恁時休！（且與鴛鴦科）（且云）我不能

〔鴈兒落〕斜闌開畫屏，前銀榜格，高搭起綉幔上珠璣。按納上帶，一番竊玉膽，端想看你舊日的傾城貌。(末旦同坐)(末云)樂器都回去。(樂下)

〔得勝令〕支楞楞休撥紫檀槽，叫呀呀誰聽翠鸞簫。待將你同心帶先恹放，不覺俺合歡杯忙噙了。恁送客的無勞，伴着俺不歇息千層關。守親的休焦，管教你儘撒撒直到晚。(末云)小如，我和你誰想有今日也呵！

〔掛玉鈎〕我這看花眼從來有下落，不比那河陽縣里窮潘岳。俺這畫眉手今番可用着，□□□□□□現上癡溫。□□公，我得官，夫人是你做了也□□□□□□想□□□□□□□□□□刺點起銀缸高照。(末云)夜深了，啣歌息去來。

〔清江引〕好姻緣這番成就了，天配俺才和貌。盟山海誓，心並枕同衾樂。願今生有情的都厮見着。(末云)似俺這等夫婦雙美，該因前緣分定也。(旦云)只俺兩個天長地久頭首相守，拚着我粧殘兒附，只怕沒福做夫人。(末云)世上那里□似你的，到只怕我沒福里！

〔碧玉簪〕玉軟香嬌，有筆也難描。雨暮云朝，沒福是難消。在地爲連理枝，在天爲比翼鳥。波浪兒掙，心腸兒俏，暢好喜也波張京兆。(末云)可早天明了也！

〔豈葉黃〕子聽得撲簌簌畫鼓忙□，嚶嚶嚶玉漏頻敲，嗚嗚的角韻初絕，呀呀的鷄聲連報。紗窗外朦朧的天欲曉，我只到春夜迢迢。看看的月轉花梢□兀□困騰騰不知頭□□□□引仙一行上末云)外面爲甚□□□□□□出去看一看，呀，這樂器□□□□生來慶賀俺親事的。着人去報老相公知道。(孤下一行上)仙女輩變成云。吾乃董雙成是也。今奉太虛九光廳聖金母法旨，來到這里。(雙成云)申純，你本是娘根前金童，嬌娘你是玉女。恁兩個記的而身的勾當麼。(末旦想科)我想起來了也。

〔川撥掉〕我聽你說根苗，猛思量纔記着。俺家住西筵樓閣岩巉，山水週遭，雲路迢迢。俺那里有松柏巖芝瑞草，常則是按鸞鏡，咏碧桃。

〔七弟兄〕那時節醉了，跨鶴上青霄，尋真遠訪蓬萊島。天風萬里月輪高，歸來閑倚崑崙嘯。(雙成云)你知道也。(末旦云)知道了。(雙成云)你兩個當初不台凡心一動，娘娘見你竟，發你到人間，還的寄債滿足了，復升仙道。如今教我來接引你哩，不可久停久住！只令便行。(末云)還等！

了。(雙成云)你兩個當初不台凡心一動，娘娘見你竟，發你到人間，還的寄債滿足了，復升仙道。如今教我來接引你哩，不可久停久住！只令便行。(末云)還等！

〔梅花酒〕嗜兩個是做得錯，俺娘娘沒箇肯輕饒。□□□仙標，謫降下□□□，來凡世走遭遭，尋楚岫，覓藍橋。捱淒涼，受煩惱。風流病□□□□□排也會擔。俺如今宿盡罪根消，二十年似風颯。（末云）就□□了便行。（孤一行辭送科）

〔收江南〕今日箇雲軒遠駕玉逍遙，羽衣輕舞雪飄飄。□□催赴紫宸朝，拜辭你去了，再誰向鳳凰臺上憶吹簫。（雙成云）你口裏

者。請同行。（雙成云）動仙樂。（隊子舞上）（末且拜謝雙成云）感謝仙長，遠來接引！

〔尾聲〕碧瑤笈天馬錦光輝輝，捧玄都□色長生誥。紫簫笙雲和瑟，韻悠悠，奏鈎天一派昇仙樂。想當時失脚在凡籟，到如今攜

手上雲霄。唱道：這的是天上新歡人間舊約。既別却宿生緣，更參透玄關竅。嗜兩個歸看蟠桃，兀良正風消涓涓洞天曉。（俱下）

（搗慢子金卮斷語）

吾說與仙宗道祖，汝皆非親爺嫡母；申純乃降闕金童，嬌娘是瑤池玉女。為一念感動中心，罰二紀沉淪下土；暫離脫異質靈姿，權借他凡胎濁

骨。慮飄飄恩怨分明，實丕不業緣滿足；從今別南□□□，依舊歸浪風玄圃。

題目

楊安撫空使權豪妬，王通判悔把姻緣悞。

正名

申厚卿難通叔伯婚，王嬌娘合昇神仙路。

總關目

王嬌娘願托終身配，申厚卿暗作通家婿。
判仙凡綵筆木蘭詞，誓死生鋪片嬌紅記。

新編金童玉女嬌紅記卷終

艾子後語

明陸灼作

艾子後語，明陸灼作。最初載於萬曆初刊行的烟霞小說上。崇禎間刊行的八公遊戲叢談裏亦收入。此書爲明人寓言裏最雋永最有風趣者。有數篇似尤勝於艾子雜說。今據八公遊戲叢談本重刊。

艾子後語序

世皆知艾子爲坡翁戲筆，而不知其有爲作也。觀其「問蟹」、「問米」、「乘驢」之說，則以譏父子。「獬廌」、「雨龍」、「移鍾」之說，則以譏時相。卽其意指，其殆爲王氏作乎？坡翁平日好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若此亦其一也。余幼有謏僻，有所得必志之。歲丙子遊金陵，客居無聊，因取其尤雅者，纂而成編，以附於坡翁之後，直用爲戲耳。若謂其意有所寓者，則吾豈敢！是歲九月望，長洲陸灼識。

艾子後語

明陸灼作

王法

齊大夫邾石父謀叛，宣王誅之。欲滅其族，邾之族大以蕃，聚而謀曰：「他人之曾王必不內，惟艾先生辨而有寵，豈往祈焉？」舉族拜於艾子之庭，涕泗以請。艾子笑曰：「是不難，諸公但具一繩來，立可免禍。」邾氏以爲戲言，亦不敢詰。退而索綯以餽艾子，懷其三尺以見王曰：「邾石父包藏禍心，玉肆隳市，當矣。然爲之者石父一人耳。其宗族何辜，而王欲盡殲之，無乃非仁君之用心乎？」宣王曰：「此非寡人意也，先王之律有明訓也。政典曰：『與叛同宗者殺無赦。』是以寡人不敢曲宥以傷先王之法。」艾子頓首曰：「臣亦知王之不得已也。竊有一說：往年公子巫以邯鄲降秦，非大王之母弟乎？以是而曾，大王亦叛臣之族，理合隨坐。臣有短繩三尺，敢獻於下執事。請大王即日引決，勿惜一身而傷先王之法。」王笑而起曰：「先生且休，寡人赦之矣。」

訴冤

艾子夜夢遊上清朝天帝，見一人戎服帶劍而失其首，頸血淋漓，手持奏章而進。其辭曰：「訴冤臣秦國樊於期，得罪亡奔在燕，有不了事。衛荊刺借去頭顱一箇，至今本利未還。燕太子丹爲證，見伏乞追給。」天帝覽之，蹙額而言曰：「渠自家手脚也，沒討處，何暇還你頭顱？」於期乃退。艾子亦覺。

食客

艾子在齊居孟嘗君門下者三年，孟嘗君禮爲上客。既而自齊反乎魯，與季孫氏遇。季孫曰：「先生久於齊，齊之賢者爲誰？」艾子曰：「無如孟嘗君。」季孫曰：「何德而謂賢？」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履無倦色，不賢而能之乎？」季孫曰：「嘻！先生欺余哉！三千客，余家亦有之，豈獨田文？」艾子不覺斂容而起，謝曰：「公亦魯之賢者也，望日敢造門下求觀三千客。」季孫曰：「諾。」明旦，艾子

衣冠齋潔而往。入其門，寂然也；升其堂，則無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別館也。良久，季孫出見，詰之曰：「客安在？」季孫悵然曰：「先生來何暮？三千客各自歸家喫飯去矣。」艾子胡盧而退。

講道

艾子講道於羸博之間，齊魯之士從之者數十百人。一日，講「文王羸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士快快返舍，其妻問之曰：「子日聞夫子之教，歸必欣然，今何不樂之甚？」士曰：「朝來聞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囚於羸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深生愁惱。」妻欲寬其憂，姑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豈必禁錮終身？」士嘆息曰：「不怨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過活耳。」

認真

艾子遊於郊外，弟子通執二子從焉。渴甚，使執子乞漿於田舍。有老父映門觀書，執子揖而請。老父指卷中「眞」字問曰：「識此字，餽汝漿。」執子曰：「眞字也。」父怒不與，執子返以告艾子曰：「執也，未達通也，當往。」通子見父，父如前示之。通子曰：「此「直八」兩字也。」父喜，出家醴之美者與之。艾子飲而甘之曰：「通也，智哉！使復如執之認真，一勺水吾將不得吞矣。」

孫兒

艾子有孫年十許，惰劣不學，每加鞭撻，而不悛。其子僅有是兒，恒恐兒之不勝杖而死也，實必涕泣以請。艾子怒曰：「吾爲若教子不善邪？」杖之愈峻。其子無如之何。一旦雪作，孫搏雪而嬉，艾子見之，觀其衣使跪雪中，寒戰之色可掬。其子不復敢言，亦脫其衣跪其旁。艾子驚問曰：「汝兒有罪，應受此罰。汝何與焉？」其子泣曰：「汝凍吾兒，吾亦凍汝兒。」艾子笑而釋之。

大言

趙有方士，好大言。艾子戲問之曰：「先生壽幾何？」方士哂然曰：「余亦忘之矣。憶童稚時與羣兒往看必義畫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癩，賴密義以草頭藥治余得不死。女媧之世，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余時居中央平隱之處，兩不能害。神農播厥穀，余已辟穀久矣，一粒不曾入口。蚩尤犯余以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額，流血被面而遁。蒼氏子不識字，欲來求救，爲其愚甚不厭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舜爲父母所慮，號泣于旻天。余手爲拭淚，致勉再三，遂以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力辭不飲而去。孔

甲贈予龍醢一爵。余誤食之，于今日尙腥臭。成海開一而之網以羅禽獸，嘗而笑其不能忘情於野味。願發強余半飲不從，饒余炮烙之刑，七晝夜而言笑自若。乃得釋去。姜家小兒釣得鮮魚，時時相餉。余以侗山中黃鶴，穆入子瑤池之宴，讓余首席。徐偃稱兵，天子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爲飲桑落之酒過多，醉倒不起。幸有董雙成，尋綠華兩箇丫頭，相扶歸舍。一向沉醉至今，猶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艾子唯唯而退。俄而趙王墮馬傷脅，醫云：「須千年血竭傳之乃差。」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于王曰：「此有方士不啻數千歲，殺取其血，其効當愈速矣。」王大喜，密使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日吾父母皆年五十，東隣老姥攜酒爲壽，臣飲至醉，不覺言詞過度，實不會活千歲。艾先生最善說謊，王其勿聽。」趙王乃叱而赦之。

米言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鄰少年。季聞而思襲之。一旦伏而視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扁矣。因起叩門，妻驚曰：「吾夫也，奈何？」少年顧問：「有隔乎？」妻曰：「此無隔。」「有竇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目壁間布囊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問及，則給以米也。」敗門內季，季遍室中求之不得。徐至牀側，其囊果然而見。舉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物？」妻懼甚，囁囁久之，不能答。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晉于晉，今米言于燕乎？」

病忘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記。其妻患之，謂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下馬而便焉。矢植于土，馬繫于樹，便訖，左顧而觀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予！」右顧而觀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犬糞，汚吾履矣，惜哉！」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娘子素非相識，何故出語傷人？」

神相

齊王好談相，士之以相進者，接踵於朝。有自稱神相者，介艾子以見王曰：「臣鬼谷子之高足弟，而唐舉之受業師也。即臣之術可知矣。王亦聞之乎？」王笑曰：「寡人乃今日而聞君矣。試視寡人何如？」答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必熟視竟日而後言，言無不

中。於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檄入白，王色變。相者請其故。王曰：「秦圍卽墨三日矣，當發援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天庭黑氣，必主刀兵。」王不應。須臾有人著械入見，王色怒。相者問其由。王曰：「此庫吏盜金帛三萬，是以囚之。」相者又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地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悅。曰：「此已驗之禍，請勿言。但言寡人終身休咎何如爾！」相者曰：「臣仔細看來，大王面部方正，不是箇布衣之士。」艾子趨而前曰：「妙哉！先生之相也！」齊王大笑。相者慚而退。

老配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有女生二周，艾子爲其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答曰：「四歲。」任然曰：「公欲配吾女于老翁邪？」艾子不論其旨，曰：「何哉？」任曰：「賢嗣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又不幸二十五而嫁，則賢嗣五十矣。非嫁一老翁邪？」艾子知其愚而止。

預哭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天地幾萬歲而翻覆？」髡對曰：「聞之先師，天地以萬歲爲元，十二萬歲爲會，至會而翻覆矣。」艾子聞其言大哭。宣王訝曰：「夫子何哭？」艾子收淚而對曰：「臣爲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上百姓而哭。」王曰：「何也？」艾子曰：「愁他那年上何處去躲這場災難！」

牡羊

艾子畜羊兩頭於圃。羊牡者好鬪，每遇生人則逐而觸之。門人輩往來，甚以爲患。請於艾子曰：「夫子之羊牡而猛，請得鬪之，則降其性而馴矣。」艾子笑曰：「爾不知今日無陽道的更猛裏！」

噬犬

艾子晨飯畢，道遙於門。見其鄰擔其兩畜狗而西者。艾子呼而問之曰：「吾子以犬安之？」鄰人曰：「嚙諸屠。」艾子曰：「是吠犬也，烏乎屠？」鄰人指犬而罵曰：「此畜生，昨夜盜賊橫行，畏顧飽食，噬不則一聲。今日門鬪矣，不能擇人而吠，而羣肆噬嚙，傷及佳客，是以欲殺之。」艾子曰：「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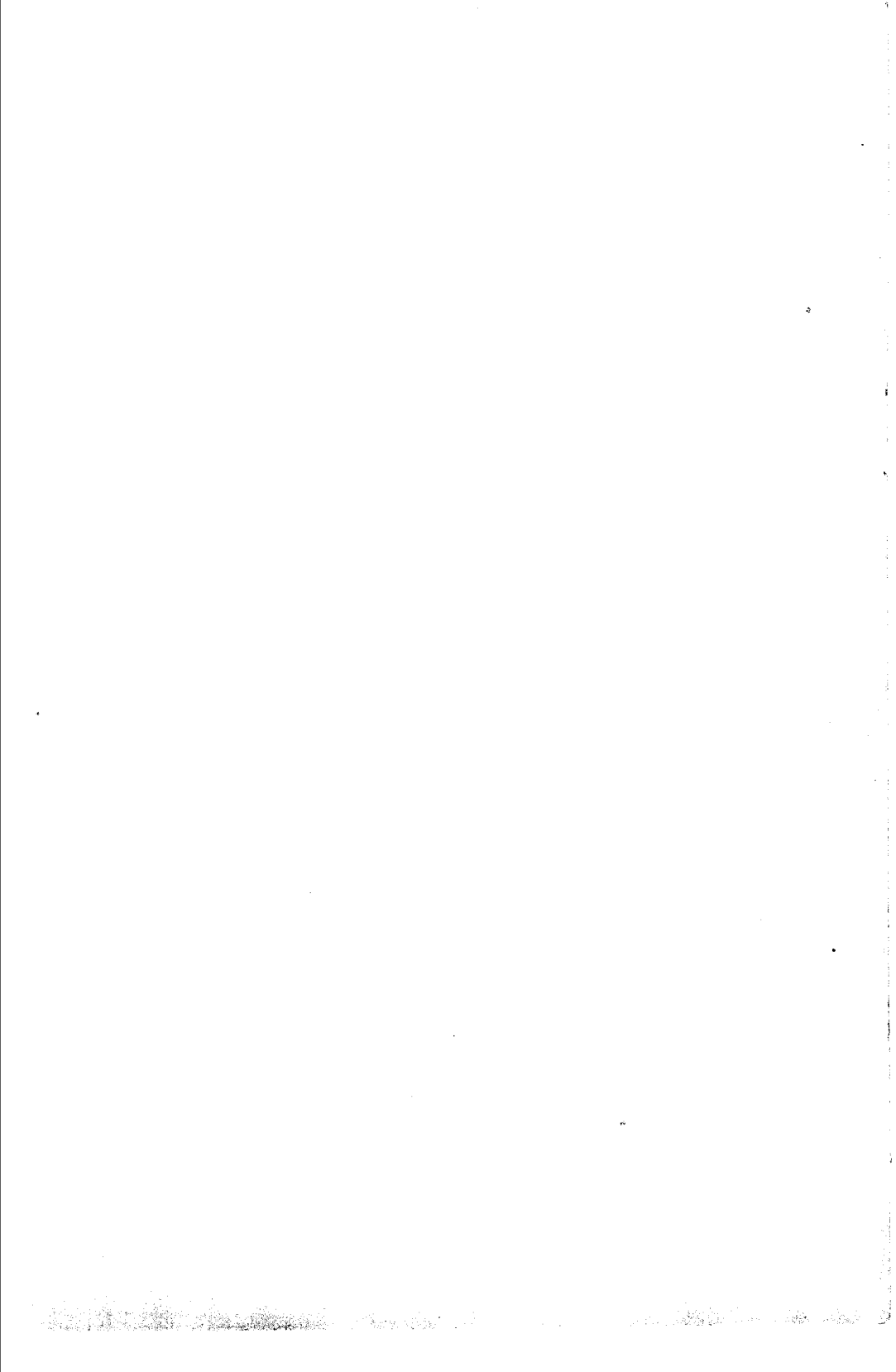
醜女

艾子通五行，多與星士游。有南里先生者，其刎頸交也。娶妻而求全。每聞一女，必相其容德，推其命造，務底於善而後可。故久而不就。一旦爲媒氏所誤，娶得醜女。白頭深目，皮膚如漆，雖登徒之婦不至是也。南里先生不悅。艾子往賀之曰：「賢閣容色之妙，某聞之審矣。第未知庚申，願以見論。當爲吾子推之。」南里先生閉目搖手而答曰：「辛酉、戊辰、乙巳、癸丑。」艾子拊掌而退。

艾子後語終

投
筆
記
(下)

明
邱
濬
撰



重校投筆記三卷

第十八回

〔掛真兒〕(末上)故人持節陷腥羶，欲見何由得見！落月屋梁，沉魚音斷，豈忍罪貽家眷！李陵果有降胡志，司馬徒稱國士風。自家爲何道此言語，班仲升出使西域，指望回家與我朋友爭光，豈料被人彈劾，朝廷着落有司抄沒他家。吾想仲升素通經典，自有志謀，平生以忠孝自許，豈肯屈節鬻夷？此事必是好邪妒忌，反間上書。吾忝友末，豈宜坐視？不免請母親出來相別，去與朝廷先救他家屬，後往西域尋取他回，免得他家門有害，母親有請！

〔哭相思引〕(丑扮徐母上)東鄰花落正堪憐，却惹得蜂愁蝶怨。(末)稟告母親得知，班仲升出使西域，被人彈劾，遣他臣事外夷，朝廷意拿他家屬勘問。兒爲朋友，豈可自安，今日欲別母親前去保奏，未知尊意若何？(丑)背管仲三戰三北，鮑叔不以爲怯，至今人皆嘆之。孩兒你去救他，固盡朋友之道。只恐仲升果係降胡，那時非惟救他不得，反恐連累着你。(末)母親不必憂慮，諒仲升不是屈志之人。

〔桂枝香〕班門英彥素明經典，必能報國據忠，豈肯屈身鄰善？想是好謀忌功，想是好謀忌功，媒孽其短？今日禍貽家眷，甚堪憐！程嬰曾爲公孫刖管仲還恩鮑叔援。

〔前腔〕(丑)西夷遐遠，鱗鴻音斷，不知他真僞如何？兒！你先去臨危冒險，恐批鱗犯顏，恐批鱗犯顏，禍應難免。兒！你也須度其權變，兒！聽吾言！(末)母親怎的說？(丑)趨功未及張博望，只怕陵罪先歸司馬遷。

〔前腔〕(末)萱親休怨，去心如箭，欲當友道克全，怎忍繡袍戀戀？今膝下暫違，今膝下暫違，去哀求金殿，把他是非，力辯欲回天。(丑)你去時怎的說？(末)也須道牧羊蘇武終歸漢，那忌人呵，那時反開田單終敗燕。告稟母親得知，救了他家屬，我還要往外國尋仲升回。

來，以表我昔日之情，方可明白此事。(丑)兒決意要去，我也不阻你，只要聽我分付！

〔前腔〕非吾留戀，只慮你投荒弔遠。忍看你遊子身上之衣，都是我慈母手中之線。故臨行密縫，故臨行密縫，早須回轉念我西山日短，莫遲延！我倚門願作王孫母，兒排難須希魯仲連。

〔胡搗練〕(衆)愁戚戚，淚漣漣，親情友道兩難全。古往今來多少恨，應知都在路途邊。(末)玳母在監，母親須要饋送！(丑)孩兒，你去，我自有分曉。

子爲情交欲克全，

母因骨肉淚潸然；

心疼此際猶如割，

腸斷何時得再連？

〔釋義〕落月屋梁，杜憶李白詩：「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沉魚吞斷，陳勝以丹鳥書成墨子，置魚腹中，令賣，而買者烹之，乃得書。程嬰匿趙朔之孤，十五年後因韓厥立之，是爲趙武。管鮑管仲名與吾，少與鮑叔牙游，叔牙重其賢。故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鱗鴻註見第九出。批鱗，鱗下有有海鱗徑尺，嬰之則殺人，人主亦有之。犯顏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張博望張騫，陵罪司馬李陵降虜，司馬遷言陵無罪，坐廢刑。縲袍，須買以縲袍贈，范曄曰：「縲袍戀戀，尙有故人之思。」回天，張安素諫唐太宗，修洛陽宮，魏徵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牧羊，蘇武以中郎持節使匈奴，食氈啜雪，仗節牧羊，匈奴曰：「蘇乳乃得歸。」反間，田單，燕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田單守即墨，縱反間，燕以騎超代毅，單用火牛之計，七十餘城盡復爲齊。倚門，註見第九出。魯仲連，連與新垣衍論帝秦之害，衍曰：「吾請出，再不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却兵五十里。

第十九出

(小生扮蔡子上)人道公門不可入，我道公門好修行。小人是扶風獻卒是也。官府前日拿得班家家屬，囚禁在此。我欲索他錢物，看他一賞如洗，又聞得是箇禮義忠貞之家，遭人誣枉至此。况老婦人身患重病，我也不敢難爲。倘後日得脫其罪，也是我一點陰功。只可牢獄忍過高山，不可高望牢獄。道猶未了，班家家屬早上。(老旦且上)

〔金玲瓏〕(老)孩兒馳遠道，豈知得罪皇朝？姑與婦受籠牢。(旦)姑心休煩惱，保病軀，且開懷抱！只願撥雲霧靚青霄！(老)媳婦好苦呵！雨裏築牆，不推自倒，風前燃燭，流淚無休。我當初教子指認改換門閥，百年祿養。誰想他歸降外國，反將家眷貽累，教我心下好悶也！(旦)罷

婆請自候養料丈夫非是不孝之人，我姑媳終能得脫。(老)你看我這幾日病體十分憔悴。

(二郎神)形枯槁，爲孩兒憂心悄悄，兒不念堂北萱花成癸草，一身去國，萬里迢迢。(旦)婆婆休慮，雖在縲纆之中，亦非其辱。(老且)縲纆拘身災怎逃？料吉凶朝暮不保。(合)好心焦，媳婦伊休怨我，都只怨着班超。

(前腔)(旦)終朝看他心煩氣鬱，血衰體弱，近日容顏瘦了。丈夫既滯外國，婆婆病又沉重，眼見班門休也。嘆一家骨肉，一似風爐搖搖。身在監中，要買一劑藥與婆婆喫，怎能勾得困圍之間誰乞藥？只得向穹蒼禱告。(合)婆婆免心焦，伊休怨我，都只怨着班超。

(鬪林鸞)(老且)衰年到此沒下棺，家園人事蕭條，鱗鴻絕域書難到。(旦)婆婆不須煩惱，丈夫終有回來。(老)兒，你回日來吾骨在蓬蒿，樊籠怎脫，九泉下也只怨吾兒不肖。(合)悶無聊，過今朝，怎捱明朝！

(前腔)(旦)他鄉音信雖未曉，終須有日還朝。病中暫且寬懷抱，早看雲散日麗青霄。姑悲婦泣，這冤苦，有誰知道？(合前)(丑扮徐母上)

(臘梅花)堪憐班母在獄牢，聊饋薪糧與野餽。他家素忠孝，早看公道啟皇朝。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老身乃徐幹之母。當初只道班仲刊文武雙全，必能改換門戶。誰想出使外國，被人劫誘，累得家破人亡，母妻繫獄獄中。老身備些薪米蔬菜，送到監中，望他一次。此是監門首，不免叫押獄的開門，開門(內)是誰？(丑)我是看那班家家屬的人。(內)班家家屬，到監一文不使，誰與他開門？(丑)我有錢在此，你可開門。(開門科)(丑老且且相見科)(老)我孩兒淹留在外，老身病體沉重，這次准死在獄中了。(丑)老夫人不須煩惱，我孩兒去京上書，一則保救夫人，二則往西域尋取令郎回來。(老)多承徐母深恩，令郎大德，老身若得脫此，沒齒不忘！(旦)徐媽媽，我婆婆病體沉重，監中不能轉藥，如之奈何？(丑)府門前有一箇張太醫，待我與蔡子幾文錢，請他來看。(旦)如此多謝。(丑)待我去請。轉轉抹角，此間便是張先生有請。(淨扮張太醫上)

(水底魚兒)肩着藥包，街坊走一遭。業傳三世，醫家我最高，醫家我最高。(淨)姓張名教，三世業傳醫道。診脈不究浮沉，只是聽聲察貌，用藥那識君臣，只要按得方妙，在表先宜發散，在裏必須宣導。人稱國手明醫，出入俱乘馬轎。結交主顧四方，認得許多錢鈔。米穀藥釀成倉，金銀堆積成窖。近來運退時乖，十有九家不效。方纔着脚進門，便有無常先召。今朝請我去醫，明朝有人申孝。這是醫卜過時，列位不要取笑。(丑)你如何說此純話？(淨)先說純，後說利市方可。(丑)班老夫人請你到監中看病。(淨)莫不是癆病？(丑)老人家那有癆病。(淨)不是癆病，緣何在監中坐？(丑)你只是知音，想是不識字。(淨)知音的到是鍾子期，識字的到是楊子雲。(丑)休說閑話。(淨)請問夫人說病源！

〔玉山頌〕(老) 心中煩躁，爲孩兒身淹外朝，因此上染就沉痾。近日氣衰身弱，言顛語倒，望先生切脈治療！(合) 病遇良醫到，免心焦，撥雲有日靚青霄！

〔前腔〕(淨) 軒岐傳道，三折股醫術頗高，察三部脈息洪長，病雖深，不須煩惱。二娘子你須均調此一服，立能取効。(合前)

〔前腔〕(丑) 暫舒懷抱，省愁煩把病軀自保！你孤兒雖在外邦，不能負却忠孝。(老) 我如今不知他眞偽何如？(丑) 平生所學，豈不念私情烏鳥？(合前)

〔前腔〕(旦) 新愁多少，痛吾姑一身潦倒，在盥中藥食不敷。徐媽媽感深恩幾時得報？夫你在天涯海角，怎能勾與親管藥！(合前)

病要寧心不必焦，
可憐姑婦在囚牢；
智者自能調五臟，
何如不服藥爲高。

〔釋義〕籠牢：選牢籠天地，靚靚靚靚，傳若披雲霧而靚青天，萱花：註見第二出。縲絏：謂公治長，「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風燭：宗燭詩：「焜燼風來動，花開不待春；頽下千行淚，非是爲愁人。」困圍：漢獻名。鱗鴻：註見第九出。蓬蒿：古詩：「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樊籠：古詩：「翔鴻霄漢外，能久困樊籠。」九泉：稱人墓地曰九泉，地有九重之衆。三世記：「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沉痾：古詩：「全憑國手起沉痾。」三折股：左傳：「三折股，知爲良醫。」烏鳥鳴鳴烏鳥，情無燕。管藥：父藥子先嘗，君藥臣先嘗。

第二十出

〔北點絳脣〕(外扮鹿盧王上) 旗捲雲烟，番家部落如龍虎。獵寨歸來，鳴笳夜飲闕氏舞。一般種族自天生，兩處山河隔漢城；塞上秋高天氣蕭，毛氍暖鐵衣輕。咱們是北匈奴放風，左鹿盧王是也。控弦十萬，鐵騎五千，縱橫西域，無不當鋒。今有鄰善國久絕進貢，況有漢臣李中郎誓約，咱不免點起番兵，騷擾一番，有何不可？部落何在？(丑淨扮部落上) 驅驅獵犬臂胡髯，時逐單于事遠征；莫道羣胡無用處，打圍曾入漢長城。衆軍叩頭，大王有何分付？(外) 把鄰們聽咱吩咐！耐耐耐善久不進貢，咱這裏點兵打聽前去，勸伐一番。(衆) 領鈞旨。

〔北雁兒落〕一箭飛，雲間落二鵬，(噴科) 萬馬嘶，林外聽軍號。雪筆流，腰下劍吹毛，雲蓋罩，馬上旗遮道。

〔得勝令〕響逢逢羯鼓退雲霄，劃烈烈準備着攻城砲，惡狠狠鷹犬入林阜，亂紛紛抓鬼投原草。驅漢人往往奔逃，那玉門關只直俺一靴尖踢倒；真個是齊力粗豪，到西域恣擄掠。來到此間，已是鄭善處了。（外）把都們前去打話！（丑）（淨）鄭善國通事，你去傳與鄭善王知道，俺是匈奴左鹿蠡王，見有控弦十萬，鐵騎五千，你早納貢稱臣，萬無一失，若股不降，咱這裏搖旗擂鼓，殺得你烟飛灰滅，國破人亡，那時節悔之晚矣！（內）當今天下惟漢爲尊，今有漢使班超在此，擊貫天人，費謀百變，吾有所恃，料不怕你！（外）匈奴爲國，五帝不能臣，三皇不能制，不聞漢朝受制于俺，試說一番與你聽者！（內）且聽你說！

（北漢繡球）（外）論中國起漢高，他在白登城曾被咱圍了。呂后姿吾奉書夷落，漢文初，火照甘雍，急切悲號。（內）漢武帝時，你國會被他掃空王幕。

（前腔）（外）那見得漢武豪，怕甚霍驃姚？假饒，一戰賀蘭山，便見李陵分曉。咱這裏旂一搖，蚩尤膽破先奔走；俺這裏砲一響，項羽魂銷無處逃。說甚班超？（內）既有如此兵威，班超見在疏勒城內，你若招得他，俺國就來進貢你國。

（尾）（外）西夷奉貢宜須早，莫待蕭牆起禍苗！我看漢國來臣如燎毛。（淨扮李邑上）吾乃漢朝臣，久作西夷使；只爲忠功高，故作牢籠計。自家漢臣李邑是也。告番王知道，漢使班超見在疏勒城內，你可將兵圍困，待我說他來降。（外）把都們，就將兵去圍了疏勒城，招那漢使來降。

鐵騎如雲旗蔽空，
要從西域顯奇功；
饒君能展騰空翅，
都在樊籠一網中。

〔釋義〕落一闕後魏秦主朝從太宗出遊，一箭下雙鹿，號射鹿都尉。吹毛杜一突騎劍吹毛。羯鼓唐朝皇羯鼓催花，桃杏俱發。笑曰：「謂我作天公可乎？」玉門關詳見第十一出靴尖踢倒石勒管管順昌城只消一靴尖踢破，霍驃姚去病爲驃姚校尉。賀蘭山在陝西寧夏衛城西六十里。蚩尤黃帝臣，獸身人語，後叛，大戰于涿鹿殺之。蕭牆屏也，蕭取蕭義。燎毛符聖曰：「大軍攻小城，何異洪爐燎羽毛。」

第二十一出

〔六么令〕（生小生）（上）（衆）烟塵四起，烟塵四起，胡馬縱橫勢甚危。從教決死破重圍，空有劍吐光輝，何曾斷却匈奴臂！（小生）班超馬，吾等欲取西域三十六國，以斷匈奴一臂。如今反被匈奴圍困，怎生是好？（生）荆曹隨我遠使西域，欲立大功，反被虜兵圍住在外，勳

將年內，苟或翻善，收我獻與匈奴，骸骨盡為豺狼食矣！（衆）人在危亡之秋，死生皆從司馬之命。（生）破虜之謀吾已有矣，不知來意何如？（衆）若有奇謀，我輩聽命。（生）汝等若從吾計，先當拜關，然後設誓，吾方發明。如有不聽，寧寧罵賊而死，不失節而生。（衆）吾輩對關設誓。

（江頭金桂）（小生）堪嘆為臣不易，緊將節操，持古道，見危授命，俱有公議。要把清名昭簡史，為王事羈縻，身不由己。（生）參謀說話，無一決言？（小生）天便死在黃沙邊地，馬革包屍，靈臺浩然無改移！（拜科）望咸陽故都，望咸陽故都，闕廷為誓。自思之，介推守節甘焚死，博望乘槎未肯歸。

（前腔）（生）憶昔乘輅出使，西行邊塞，繡繡，自負有平夷之志。勉思竭義帝，愧收功報主，還今困重圍，肯辭一死！但只慮高堂老矣，腸斷心悲，娘終朝倚門顛望兒。（衆）接桴鼓而起，則亡其親，司馬為何思着令堂？（生）俺這裏為臣盡忠，俺這裏為臣盡忠，一心無二，漫躊躇，火牛已出田單計，不斬樓蘭誓不歸。（淨扮李邑上）命懸處手應難避，事到頭來莫自支。班司馬，匈奴在外，未可祛除，翻善求婚，何不俯就？（生）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誓不他從。（淨）你衆人聽言，目今立見危也。

（憶多嬌）食已絕，計亦竭，孤軍到此遭覆轍，何必拘拘圖名節？（合）死離生別，死離生別，一似莊周夢蝶。

（前腔）（生）心激烈，言剖決，怎將漢朝綱紀滅？李陵衛律是伊同列。（合前）

（鬪蛤麻）（淨）虜氣方驕，英雄挫折，鐵壘重墉，狼烟萬疊，漢兵馬又懸絕。莫待臨危，中流失楫！（合）含悲哽咽，徒勞瞻漢闕，身困樊籠，有翼怎出？

（前腔）（生）有志平胡，經遊百粵，肯肯甘心屈身突厥，吾腰下有長劍，擊破藩籬，把天驕盡滅。（合前）（淨）班司馬，你那天話也休說。目今匈奴圍困，若不從翻善之婚，早晚三十六人皆為死灰。（生背云）李邑雖名漢臣，實為漢賊，若不殺他，必破吾計。（小生背對生云）李中郎，他是漢朝使臣，不可擅殺，司馬息怒，待我回他。李中郎，不須性急，且自請回，少刻我自勸他。（淨）汝若不相對，明日皆被連累。正是英雄無使處，死在須臾。（下）（生）部下三十六人聽吾之計，今夜以火攻虜，虜必不知我兵多寡。令人擗鼓于虜營之後，十人舉火燒屯。草木之上，皆著火藥，一火而，萬火皆燃，一齊齊響，衆皆皆發。今夜以火攻城，四城皆圍，拱手無不駭服矣。（衆）如此領令而行。

烈烈桓桓將士雄，
順風縱火擊西戎，
西夷隨國收功日，
盡在今宵一刻中。

〔釋義〕斷句如臂，張翥請與烏孫結昆弟，是斷句如右臂也。馬革包屍，馬援擊交趾，軍遠，故人孟冀迎勞之，援曰：「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安能臥床上，呻吟兒女子手耶？」介推介子推，晉文公從者，文公復國，推不肯降，亦不及，遂隱而死。博望張繡，泛槎上斗牛之宮。乘繡終平初入關，關吏與繡曰：「博望當以合符。」繡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乘繡而去。後建節出關，關吏曰：「此前乘繡生也。」倚門。註見第九出。火牛，燕騎劫攻即墨，田單求牛千頭，衣以五采，觸刃其角，縛火於其尾，火燃牛奔，所觸皆死，燕大敗。樓蘭國名，去長安八千里，霍光遣介子齎金帛以賜外國為名，樓蘭王見介子與飲，皆醉，刺之立死，其首獻，封關侯。夢蝶，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蝶也。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莊周之夢為蝴蝶，蝴蝶之夢為莊周歟？必有分矣。百粵即趙王之後，趙有百邑故名。

第二十二出

〔北點絳脣〕(外上)力拔天山，騰騰殺氣冲牛斗。西域橫行，誰敢犯吾英雄手？自家西域橫行，無人敢敵。今把漢使圍困在此，班超雖有智謀，怎當我五千鐵騎，不免分付部下，提鈴巡夜，不許走了那廝。待我少睡片時，再作區處。(生小生乘上)

〔水底魚兒〕擊鼓天門，銜枚鐵騎奔，崑崙火起，須教玉石焚；崑崙火起，須教玉石焚。且喜已過城門，衆人擂鼓，待我將火藥弓弩，四圍埋伏。待火一燃，衆聲齊發。(擂鼓科外)替外鼓响，衆軍起來。

〔前腔〕鼓震乾坤，一時眼黑昏。祝融噴火，吾兵已喪魂；祝融噴火，吾兵已喪魂。

〔前腔〕(生)小生舉火燒屯，泣聲四野聞。勢如破竹，片甲不得存；勢如破竹，片甲不得存。

〔前腔〕(外丑)進退無門，抱薪來救焚。正是天亡我也，雖乎不逝奔；天亡我也，雖乎不逝奔。(生)那穿紅的是虜主，衆軍快裏拿來！

〔衆軍殺科〕(生)今將北虜首級，明早送到鄯善跟前，自然恐怕服我權威，必來納貢歸降。

〔山花子〕吾軍破虜皆爭勇，此皆誰敢當鋒！寡敵衆出奇火攻，把腰纏一掃皆空。(合)奏捷書飛報九重，天恩不日出漢宮。功名管取勒鼎鐘，德頌河清，共樂時雍。

〔前腔〕(小生)明朝西域來朝貢，吾當遠上皇封，到咸陽奏君大功，遠圖報國據忠。(合前)

〔紅繡鞋〕(末淨)我司馬果敢英雄，英雄參謀妙算無窮，無窮誅北虜駭四戎，箭飛羽月彎弓，屍骸填壑血流紅。

萬火烟中虜氣銷，
英雄膽略驚神鬼。

將軍此夕滅天驕，
要使西夷歸漢朝。

〔釋義〕拔山，項羽困於垓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驍不逝。」玉石焚香，亂征玉石俱焚。祝融，月令孟夏其神祝融。燒也。諸葛孔明傳，望燒屯。破竹，杜預進攻江陵曰：「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離不逝，註見前拔山之下。勒鼎，鍾選勒功鼎。鍾，河清頌宋鮑照元嘉中河清俱清，照爲河清頌辭甚工麗。

第二十三出

〔水底魚兒〕(末) ●載道兵戈，滿空皆燹火，漢軍賈勇，匈奴遭蝦挫。(外) 你是何人？(末) 吾乃漢使班司馬差來的，教大王作速降漢，不可有違！(外) 胡說，你漢三十六人，怎當得匈奴五千鐵騎？(末) (西江月) 漢使軍士雖寡，匈奴甲冑空多，吾人自有散兵歌，不怕胡兵番馬。北虜魂飛劍外，漢檣穩坐天河，阻山寨海膽干戈，俱付咸陽一火。(外) 你休哄我，急叫司馬來降，我與他解匈奴之禍。(末) 部下可獻匈奴首級，與他看若？(外) 若有鹿左王首級，我就納貢稱臣。(小生) 兩國夜交鋒，萬軍聲吶喊，持斬敵人頭，嚇破西戎膽。首級在此，勸善王看若。(外與衆驚科)

〔嬰孩兒〕只見淋漓鮮血糊毛髮，果被他擒其首級。唉！伊當日自矜誇，說甚麼兩處山河，空記得白登城下圍高祖，竟不知九里山前散楚歌。眼見得遭蝦挫，杳杳魂歸渺，沉沉夢繞黃沙。你司馬只有三十六人，怎被他百萬鐵騎你殺一番與我聽者！(末)

〔五煞〕巨靈力拔山，祝融心噴火，胡兒此際難逃躲。俺這裏東西王氣與王霸，他那裏西北天傾受折磨。看敵勢如竹破，一霎時屍填溝壑，血滿江河。(外)

〔四煞〕是當初我見差，不合挽天河阻漢檣。匈奴到此遭危禍，昨夜裏龍爭虎鬪天光慘，今日呵冤死狐悲淚似麻。來使！須拜覆班司馬，他若能安平西上，咱自來納貢中華。(末) 你曉得我司馬的謀略？(外) 却怎的？

〔三煞〕(末) 料敵才智多，胸中有揣摩，文兼武備眞王佐。謾誇他匈奴國內尊冒頓，竟不知漢帝中原有牧羶。未來事先參破，我漢便是雲間飛鳳觀，胡虜是井底鳴蛙。(外) 來使多多拜上班司馬，俺這裏金銀幣帛來買稱臣，問他意下如何？(末) 若是如此，臣服我漢朝，亦遠施恩惠與你。

● 余所見羅本此上缺一。據則本補刊于全劇之後。

(二條)(外)背却匈奴棄尉佗，自願歸依事講和。從今後尊王賤霸沾恩化，石榴印枚生于闕，龍馬神駒產渥洼；賈方物，輸奇貨，嗟今朝是夷王君長，明日裏臣妾相加。(末)既有賈物，必須遣子從侍，我回覆司馬，一同起程入貢方可。(外)

(煞尾)金帛上賈車，干戈須用罷，對他說幾句清寧話，我甘自稱臣妾奉他。

不取天河犯使槎，早須納款向中華。

如今臣妾何須道，只爲從前一念差。

(釋義)打辣酥，胡人謂酒爲打辣酥。白登城，漢高帝困於白登城。九里山，詩：「九里山前擒項羽。」史：「項羽至垓下，漢兵圍之數重，四面皆圍。項羽曰：『漢已得楚乎？何楚歌之多也？』」巨鑿，漢武帝異國獻短人，長七寸。東方朔曰：「此巨鑿也，王母差來告陛下以求道之法。」祝融註見前出。龍爭虎鬪，子房辭高祖詩：「虎鬪龍爭四十秋，人情不似水長流。」冤死，狐悲，謂物傷其類。牧頭，李牧廉頗皆趙之名將。漢文帝嘆曰：「吾獨不得願牧爲將，豈憂匈奴哉？」井蛙，註見第五出。

第二十四出

(調金門)(貼旦扮大家上)驚夢破，忍親楚詞哀些！骨肉天涯遭坎坷，家門權橫禍。哥謾道哲人無過，這瓊玷費心磨剗；手執封章還漢，不知天聽麼？(玉樓春)長安月缺秦樓暗，早憐失却吹簫伴；孤身無嗣更無家，幾番淚灑如傾巖邊寒風高鴻影亂，北堂露冷萱遺變；我欲回天避此危，一封疏奏黃金殿。奴家姓班名昭字德姬，扶風人氏。因隨丈夫曹世叔赴京爲官，不幸丈夫亡，家眷流寓於此。近蒙恩召訓宮庭，京師稱號大家。昨者聞得仲兄班超出使西域，被人劾奏，聖旨着落有司抄沒家園，今日寫此表章去奏皇太后知道。倘若朝廷見憐，教我母親一家之禍。小蓮此間已是后庭之內，你須在此等着。正是：轉過九重禁闥，早來六苑宮庭。(奏科)故校書郎曹壽妻班昭，奏爲乞憐遠臣，暫蘇家園事。臣兄班超，出使西域，近被疏劾，牽連結，真爲離分。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兄節操冰霜，忠堅金石，豈肯負陛下之恩，屈體禮之志。昔馬援遺書，漢之勝，昭帝辨上官桀之非。臣願投身爲奴代贖母罪，乞恩垂宥，不勝激切屏營之至。(內)聖旨道來，昨有不睦徐幹上疏，今准班昭奏章，暫宥班超家園。曹大家學問優長，詔命纂修國史，完日續報。(貼)萬歲，萬歲。奏罷班章出禁闥，御爐香綉素羅衣；綉裳已將身贖罪，休說人間曾女嬃。小蓮表章幸得准了。(淨)表章既准，小蓮伏侍夫人回去。(貼)今日起早帥忠勞倦，不免在亭子內小坐片時者。(丑扮張壯德上)

〔樓樓金〕心感慘命貧孤，移桂歸庭植，又遭荆室姐。呱呱時痛哭，無人哺！負官拘念，怎支吾？老怕從軍苦。小人張旺，儘是也。向在扶風抄沒班家，拿得此子回來。指望養育，繼嗣誰想我妻已死。如今在任考差，差人拘我着役。欲留此兒在家，家中無人看管。欲負他着役，恐官府將他頂我軍籍，反貽累他。且我身傍又無盤費，不免賣與好人家爲兒，覓些盤費，自去着役爲軍。罷。〔淨〕老人家領小厮掉淚怎的？〔丑〕娘子聽裏，小人是個屯田軍，只養得這箇小兒。近日裏了妻子。如今官府拘我着役，此兒無人看管，如若養得成人，日後就頂軍籍，思想當軍之苦，因此流淚。〔淨回貼科〕〔貼〕到也好箇兒子，問他可肯與人麼？〔淨問丑科〕〔丑〕娘子若要養育他，勝如母親一樣。〔淨〕將來過繼我的夫人。〔丑〕借問小娘子，姓名去住？

〔好姐姐〕〔淨〕住居洛陽，帝畿，節婦坊名題曹氏，曾叨聖旨，宮庭爲女師。休憂慮，歸家教養習經史，他日成名未可知！

〔前腔〕〔丑〕自悲中年喪妻，只此一子不能留住。從軍遠戍，官司怎敢違！心憂慮，忍教他日相貽累，我安危尙未知。

〔前腔〕〔貼〕不須含悲慘，悟我鞠養勝猶親。子。〔遞科〕把金釵一股，贈伊爲路費。休憂慮，此子長大呵！此子擬是青雲器，試聽一聲我已知。

恩養猶親養，非親却是親；

他年金榮貴，須記送金人。

〔釋義〕哀些些語助辭，即今兮字之類。荆室，梁鴻之妻，荆釵布裙，故名。支吾，邈左支右吾。青雲，註見第九出。

第二十五出

〔遍地遊〕〔生上〕虎狼穴裏，僅有微勳樹，一封雲翰奏丹墀。從教外國任我驅糜。薄道西來樹買旗，頗將邊報奏君知；須教一掃空王幕，方信眼中無四夷。自家斬了北虜首級，去該勳善來降，已聞勳善遣子爲質，不免差郭參謀押送還朝。班超本欲歸省，爭奈西域諸國未服，只得在此。夜來終得家書一封，仗托郭參謀歸慰我的老母。正是：書去神亦去心歸身未歸。〔小生扮郭參謀上〕

〔粉蝶兒〕行裝已備，遙指長安歸去。〔生〕今郭善納款遣子侍從於我朝，表章已具，專候參謀而行。〔小生〕行李俱已收拾，只等勳善買物，即便起程。〔生〕我有母親在堂，修得家書一封，煩歸慰老母則箇。〔小生〕司馬之命，敢不效勞。〔生〕參謀，你與我拜上母親。〔小生〕當聽分付。

〔石榴花〕〔生〕君歸故里，先付一封書，煩傳報母和妻，你道他鄉無日不懷思，竟不知敗處何如！別來久矣，想晨昏自愧疎甘。

旨望白雲魂越神飛，幾時得定省庭幃。

〔前腔〕(小生)天涯歲晚，一騎望南歸，心感慘忍別離，啼痕濕透李陵衣，恨伯勞海燕分飛。(生)參謀歸朝，不必言此微功。(小生)

歸朝上巒，看雲漢畫像題名字，喜一家雨露沾濡，想聲名佈滿鄉間。(生)你齊鄭善遣子進貢呵！

〔擲水令〕(衆)鑿鑿裝戴道金鑿，亂飄搖貫旗高樹；胡笳品竹樂彈絲，紅紅白白寶珍奇異，四戎大大宛駒，番童納款胡兒從

侍。歸朝去，歸朝去，拜帝畿。龍顏喜，龍顏喜，勅書來至。

〔雙聲子〕(衆)男和女男和女，列列擺行行，如今對華共着夷，如今對華共着夷。哈哈的，嗚嗚語，唱竹枝，唱竹枝，舞柝枝，使百

變翠醜，盡入腔裏。

〔尾〕黃金幣帛多收取，遠向咸陽上國歸，從此功勳播四夷。將軍闔外建功勞；

收伏胡兒侍漢朝，而今又出霍嫖姚。

諸國虜夷皆破膽，

〔釋義〕甘旨註見第九出。望雲註見第四出。定省曲禮，昏定晨省。李陵衣，並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伯勞海燕，東方朔行漢，叩道傍人家求飲，不知姓名。見伯勞集李樹上。期日，此必姓李名伯勞。即呼李伯勞，果應聲與之飲。唐王剛居金陵，航遇風，依附一棹，至鳥衣國，見國王，妻以女。已而告歸，坐鳥旆兜子，閉目少息，已至家矣。梁上雙燕呢喃，乃知鳥衣即燕子國也。雲漢，漢明帝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靈臺。胡笳，註見第十一出。唱竹枝，黃一北

窗見月歌竹枝。舞柝枝，黃通果舉不第，年將耳順，舉朝曰：「老婦舞柝枝，剩員呈手藝。」

第二十六出

第二十六出

〔破齊陣〕(且上)患難復遭姑恙，求醫又乏仙方。盼到黃昏又倍加悽慘，情誰訴我衷腸。薄倖良人天外遠，淒涼圍夜何長，

憂心在北堂。眉蹙蹙淚汪汪，想望良人天一方。身在網羅何日脫，漏聲月色夜偏長。自奴家嫁與班仲升爲妻，甫成婚慶餘，婆婆遣他求取功名。不想出

使外國，被人劫裝，有司拿我家屬在獄。婆婆養惱，鬱結成病。昨蒙徐母請醫療治，稍獲安痊。今日又要喫些肉湯。我在監中無錢可買，只得割下股肉，倘或

救得病痊，也不辜奴學志，鼓响樞機，仗水火，阿風搖落雁南翔，天涯滿律音符絕，不道黃昏人斷腸。

〔風雲會四朝元〕醜樓鼓擱，黃昏人斷腸，見虛樓風急，破牆月上。隔牆燈慘淡，聽蛩吟永巷，聽蛩吟求巷，只見鼠雀紛然，螢火飄颻，銀箭催更，囚徒悲杖，都是我淒涼狀。嘆離恨與天長，正是刻木難忘，畫地成羅網，他鄉信未詳。俺遺棄遭無妄，妻悲母慘，嗟怨怨怎禁愁！想仲升與我夫婦之際，日則同行，夜則同履，指誓斷守百年。誰想出使外國，再婚異女，陷我監中，何時能脫。蒙縶其淚兩行，征夫遠使未返鄉，當初只認同歡帳，今日番爲滿俵郎！

〔前腔〕昔同鴛帳，今爲薄倖郎，指望百年聚首，生死相傍，終身是奴所望。爲功名阻當，爲功名阻當，因此琴瑟睽違，菽水淒涼，門戶蕭條，家園飄蕩。夫婦遭冤枉，嘆男子少剛腸，一似泛梗浮萍，到處隨波漾。夫若能歸故鄉，早把皇封上，庶無偏向，齊齊整整，隨夫唱。吾想班門姑姪，班姪好以詞賦擅名，公公班彪以文章遺世，伯伯孟堅素通學，丈夫仲升文武兼全，豈肯甘心降虜，想是好佞之徒，謀奪其短耳。班門風世尙文章，道義忠貞素有常，投筆尙能全大志，安肯屈節事夷光！

〔前腔〕班家門望，文章是所長，諒忠貞素秉，節義高尚，功名未可量。想是奸謀惡黨，想是奸謀惡黨，恐他獨擅元功，掃蕩夷羌。又怕他麟閣標名，雲臺圖像，因此將他謗。嘆豈可壞綱常，寧效那取義成仁死，也得停當，史書有耿光，千年名不喪。春秋筆仗，今今古古，是非喧嚷。悶雨愁風起北堂，監中日久乏薪糧，懷持刀割股爲親，進行孝勤勞我所當。

〔前腔〕夫遊窮壤，事姑理所當，爭奈衣無草布，食絕饋餉，凡百皆勉強。向日遭此患難，又失一箇兒子。嘆骨肉失喪，嘆骨肉失喪，若說起情由，教我怎不恸悼！便瞑目黃泉，心無舒暢。把後事重思想，嘆奴本是糟糠，只合與你奉祀蘋蘩，到此成虛講。婆婆生前無祿養，死後沒祭喪，百年絕望，悲悲苦苦，此心惆悵！如今更深人靜，萬籟無聲，明月正照，殘燈未滅，不免殫土爲香，禱告天地，割此股肉，以救我婆婆則箇。〔香羅帶〕焚香告上蒼，饜奴騰讓姑身病篤，心慘傷，他爲因憶子滯他鄉，也求醫療少仙方。望神天聖祐脫禍殃，吉轉凶消也，願得春回萱草堂。早問與歎卒之妻，借得廚刀一把，將來膏帶。

〔前腔〕並刀似雪霜，照人吐光。非奴苦要名譽彰，古人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古言道遺體不堪傷也，今日要傷他呵，只爲姑病篤，我便死何妨，憑誰寄與薄倖郎？怎知骨肉傷殘也，休忘糟糠妻下堂！

〔臨江仙〕淚盡香殘燈欲滅，低聲再告蒼蒼，不須驚動我萱堂，並刀割股肉，鮮血漬羅裳。（作闕倒科外扮土地）善哉，善哉，人間私語，天聞若雷。小神是城中土地，今班超之妻臨藥在此，爲姑割股，孝感上蒼，我已奉過天帝，表他孝意。呀！二娘抬起頭來，聽我分付！你丈夫在外國立

有大功，罪日回來，你與姑俱受封贈，不日昇天，獲脫。

（清江引）看他孝義格上蒼，姑婦終無恙。雖遠使還荒，有日還鄉黨。已後來還加封祚胤昌。（下）（且顧云）從來不信幽冥異，恍惚之中却像真。方纔割，悶到此間，見一白鬚老人，口稱獻中土地，道我丈夫外國有功，我夫妻有日完素。此事也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且把股肉煎些羹湯，與婆婆喫看，多少是好。

感謝神明暗裏扶，

今朝割股救親姑；

但願此身為孝鳥，

繞庭三匝叫慈烏。

（釋義）圍註見第十九出。北堂註見第二出。水巷宮中長廡相通，曰水巷。銀箭詩「五夜漏聲傳曉箭」。刻木畫地澳路溫舒曰：「刻木爲吏期不對，畫地爲獄誡不入。」琴瑟詩「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菽水註見第十六出。麟閣漢宣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雲臺註見前出。糟糠註見第二出。繁蘋詩「子以采蘋，士淵之沼；子以采芣，士淵之沚」。遺體禮「一身者父母之遺體也，敢不敬乎」。

第二十七出

（末扮徐幹上）昨日封章奏聖明，今朝又逐雁南征；西風萬里關山路，一劍隨身獨自行。徐幹只爲班仲升被人劾奏，我昨日上疏救他，已喜朝廷准吾奏章，諒必差人放他的家屬。今日徑往西城尋取仲升回來，不免躡行幾步。

（新水令）一封奏罷出長安，手提着昆吾長劍，氣騰鬼魅潛，光射斗牛寒。直探虎窟龍潭，想身心無忌憚。

（駐馬聽）（內作雁叫科）（末）南飛孤雁，失侶僚自悲嘆，上林歲晚，羽翎展處曉霜乾。今日離了五雲端，高飛直欲橫霄漢，也不嘆

海人遠，要帶平胡書轉。我想仲升素通經典，豈肯忘此大難？

（沉醉東風）忠與孝人之大閑，信和義風化所關。他豈肯將三綱毀滅，五倫干犯？徐幹今日呵，涉岡樽溪酒，只見石磴崎嶇，浮水潺湲，鳥聲呼喧，道滋味何曾經慣！

（雁兒落）方信道從軍的行路難，他焉肯喪名節遭謗訕。想圯橋進履本因韓，北海瓊甍終報漢。

（得勝令）此行履歷遍諸蠻，涉瀚海，過關山；搜盡豺狼穴，劈開虎豹關。其間倘能教獲親故人顏，早教他持節返。

登山便見山

休悲行路難

西風萬里道

方出玉門關

〔釋義〕昆吾註見第十三出。斗牛寒張華問：「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雷煥曰：「實劍之精上遷於天。」五雲端唐開元中，葉法師造虹橋，異明劍刺廣陰燈火，忽之人在五雲端。行路難李白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進履雙子房，圮橋進履於黃石公。食氈蘇武於匈奴，持節不屈，誓死不變，一無所假。

第二十八出

〔月兒高〕（旦上）五雲天上恩波裏，竟孤望遠音疎曠。禁錮何羈絆，萱草北堂，只怕兒歸母先喪！夫諷道有三牲五鼎能供養，今日也破我肌膚，羞殺你食前方丈。天低首告望蒼，但願吉至凶消，姑身早瘳恙！（如夢令）戊客遠輪布，寒雨又催秋暮，頭指怨征夫，忘却威閑故跡，驚觀驚觀，又過西風一度。奴家因婆婆思想肉湯，無錢可買，只得割下股肉煮熟在此，不免請婆婆喫着。那二根割股奉親，非具孝，丈夫藥毒思淚不成忠。（老旦上）

〔海棠春引〕囹圄日偏長，身又權危咎。（旦）奴家煮得一口肉湯，請婆婆試喫一口，少資病體。（老旦）俗云「思者如藥」，我這幾日正黑着，一口肉湯兒喫，快些拿來與我喫好！（旦）肉羹在這里。（老喚科）此肉羹的滋味異常，媳婦，你昇從何得來的？

〔大聖樂〕這杯羹特異常，適口充饑滋味長。（旦）此肉不是參差百味，婆婆不勞問罷！（老旦）既不是駝峰架釜八珍羞，又不是炙脍與烹羊，媳婦身居縲綏無依望，這是何處將來休調詭！（合）暗想多因是勉強，諷道這心思如藥良方。（旦背云）此肉不可說，婆婆知道，他若得知，就不喫了。

〔前腔〕暗沉吟怕告萱堂，這是顯叔遺孀歸奉娘。（老旦）你丈夫既降外國，乃是不孝之子，怎比得親孝叔？媳婦只是多生受了你。（旦）思量總是親骨肉，便喫誰又何妨？奴聞七十者非肉不飽，婆婆請再喫些。（旦跪科）自慚奉母無佳饌，恨不得鑊肉剖心爲藥湯。（合）婆婆罷也，非因是勉強，諷道心思如藥良方。（老旦）此肉味異常，方纔喫下去，神思頓覺清爽些。（旦）謝天謝地！

〔掉角兒〕（老旦）嘆哀年命奪時乖，恨一身又遭羅網，怨孩兒忠志不堅，感媳婦孝心堪向。怎禁得恨重重，愁疊疊，容憔悴，淒涼

「情況！(合) 遐天遠壤，鱗潛羽翔，盼音書那地久滯異國殊方。

「(前腔) (旦) 我兒夫雖在窮荒，請萱堂不須悵快有一日霧散雲收，必重觀月明星朗。怎禁得心搖情脈，眼巴巴，淒涼形狀！(合前)

「(尾) 丹心耿耿祈霄壤，早脫天羅地網，伏願遠使孤臣返故鄉！(丑扮藥子上) 管山買草木，管水食魚蝦；藥子無貿易，專托囚犯枷。小人歡卒便是。今有班超家屬甚不知禮，藥在監中一載，常例一文也無。如今舊考夢已去，新老夢未來，正好打罵一場，索些錢物。(罵科) 好你說你娘難，你姑婦二人喫爛煮豬蹄，熟炙羊肉，還說艱難。搶過來，待我喫着。(旦) 藥子哥，此不是豬蹄羊肉，不要喫！(丑) 不是豬蹄羊肉，一定是狗肉，你既喫得，我也喫得。咳呀，眞當不是豬羊肉，呀元來是一塊人肉呵！(丑吐科) (老旦且同下) (末淨扮皂隸拿丑科) (外扮廉范上)

「(菊花新) 漢求循吏孰爲良，海內今誇龔與黃。民歌五袴政聲揚，清狂獄把善良疎放。下官姓廉名范，今授職扶風刺史。今爲假司馬班超前被西域劾奏，前官將他家屬監禁獄中。有平陵人徐幹上書，又得女師曹大家復奏，聖旨差令下官再問回報。下官到此，訪得班超乃忠義之家，未曾之任，先去提監，查明發放，再奉朝廷，豈不是好。那藥子過來！(丑) 有。(外) 提着班超家屬出來。(老旦且上科) (外) 班氏，曹大家是你誰人？(老旦) 是老身女孩兒。(外) 可見班門有人，不須跪，請起。今有平陵徐幹上書，又得令愛復奏，聖旨委我復勸微報。吾聞汝是世代名儒，不須再問，就此放你回家，待我復奏朝廷。(老旦且) 如此多謝大人洪恩！(外) 綱虎符分出帝鄉，一輪明月照黃堂。(老旦且) 莫道浮雲常掩蔽，覆盆之下有清光。(下)

「(外吊場) 拿那藥子過來！你在監中詐人錢物，索人酒食，好好供將來！(丑) 稟老爹，小人並不會得人錢物，吃人酒食。班夫人病在獄中，思想肉喫，又無錢買，媳婦將其股肉煮與婆喫，那有錢物與小的。若老爹詳情，恕小人之罪！(外) 拿那股肉來看。(丑將骨) (外) 呀，果然是人的股肉，不道不能知，世間有此賢孝的媳婦。古人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想班超非是不忠之輩，待我一併回奏朝廷，免使忠貞受害。從空伸出拿雲手，提起天羅地網人。

「(釋義) 五鼎主父，僊傳「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五鼎，牛羊豕魚鹽。八珍，凡王之饋珍用八物，禮「羅八珍於前。」穎叔遺羹，穎考叔，鄭莊公賜之食，食舍肉，曰：「小人有母，嘗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丹心，唐明皇見安祿山墮天下垂，問曰：「兒腹中何所有？」對曰：「惟有赤心。」魏黃襲，遂守渤海，勸民農桑，所居民富，所去見思。黃霸守潁川，治爲天下第一。五袴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民歌曰：「廉叔度來何處，背無襦，今五袴不禁火，民安祈。」

重校投筆記二卷終

重校投筆記四卷

第二十九出

〔步步嬌〕(老旦且上) 患難歸來愁饑饉，雪掩窮廬。寒風吹破櫺，冷食糜蒙，四壁如懸磬。寒梅報早春，怎不見隨首傳音信？紛紛麟甲滿空飛，漠漠彤雲擁破扉。(且) 最苦征夫在邊塞，此時誰與送寒衣。(老) 媳婦，此間已是家中，你青塵埃滿壁，風雪盈門，泥龜生蛙，空庭走鼠。雖然罪脫而歸，又虛家無柴米，如何區處得。(且) 婆婆不必煩惱，待媳婦打掃了廚房，拆些籬柴吹發火來，到鄰舍家借些米來，就是。(老) 這般大雪，誰有米借你。(且作吹火科)

〔懶畫眉〕桂薪玉粒怎安排，日晏廚煙濕未炊。怎能殺天涯夫婿錦衣回，倚門姑婦空垂淚，撥盡寒爐破甌灰。(丑扮徐母上) 金蓮的女兒，聞知班夫人脫罪回歸，你可取些柴米酒醋，同我去探望他一遭。(淨上) 來了，好大雪呵！

〔前腔〕(丑) 滿空雲氣玉鱗堆，遍地瓊瑤掃不開。(淨) 娘，我的鞋兒已被雪濕透了。(丑) 那堪冰蕊濕羅鞋。(淨) 娘有甚事緊要，如此大雪行路。(丑) 憐他難後無聊賴，冒雪沖風特地來。(相見科)(老旦) 呀！大雪嚴寒，怎勞光降。(丑) 聞老夫人脫罪而歸，況又值風雪，聊備些柴米酒一盃，少解雪中之悶。(老旦) 屢承徐母青顧，令耶扶持，定害多番，無能得報。(丑) 老夫人，我與你是通家之好，何曾定害，無能得報。女孩兒斟酒過來，待老身敬奉一盃。(且) 多勞徐母，奴家自斟。(老旦) 雲氣掩長空，何人問困窮。(丑淨) 天涯絕飛鳥，江上有漁翁。(且) 倦憊牽過，新熬破酒中。(合) 江南三尺雪，人道十年豐。

〔畫眉序〕(且) 雪色透疎櫺，虛室愁人正孤另。看林梢一夜已失蔥青，邛落裏鷺鳥無聲，江漢外飛禽絕影。(合) 此時敗而嚴冷，誰可勝寒凍。

〔前腔〕(老旦)歧路已兼平千里瓊瑤色相映，首！天涯遊子怎禁嚴凝！惟慮着馬阻藍關，猶恐怕雁迷衡嶺。(合前)

〔前腔〕(旦)浮世若飄萍，嘆人生能有幾光景。幸白頭相聚，共樂浮生。櫻槽柑共坐圍爐，添雪水漫烹青茗。(合前) (小生扮)

〔前腔〕(淨)火滅玉壺冰，酒力衝寒醉還醒。見銀粧世界，玉砌臺亭。重詠詠來歲禎祥，天意慘今宵昏暝。(合前) (小生扮)

〔不是路〕北驂南征，行盡天涯萬里程；冲風雪今朝重上故人庭。(老旦)(丑)(淨)是何人，緣何直向吾門進？(小生)我是遠使同袍，名郭恂，因歸順今與仲升稍帶平安信。(老旦)感承勞頓。(旦)(丑)(淨)快問他曾贊外國否？

〔前腔〕(老旦)聞他屈節糧腥？(小生)並無此說，休得信人。(老旦)未審何年還帝京？(小生)無憑準，一時未得圖鄉井，直待西夷諸國平。(老旦)請使臣告茶去。(小生)天將限，恐違欽限，歸心緊，上朝復命，上朝復命。(丑)且喜仲升有書回來，二親子你識字，可拆開看。

〔小桃紅〕(旦)母親膝下，并我家荆；一自離鄉國歲時屢更，嘆早晚失溫清，不知老景可安寧？恨此身功未成，不得圖家慶，也思母空將珠淚傾。書付人歸省路疎闊，未得承顏盡子情！(老旦)兒！我只道你屈身外國，那知你建功立功，今日不回，方顯得你是忠貞之輩。(丑)老身曾道仲升非是不忠不孝之人，今日書回方知明白。

〔蜜脾令〕(老旦)書中言不盡，紙上淚猶濕。他寫處增愁悶，我讀罷愈傷情。料不久吾將目限，兒怎得你畫錦榮！止不住這盈盈淚零，想母子兩地難會今生。

〔前腔〕(丑)休言他薄倖，書內見分明，本欲全忠懇，怎得孝名成？(旦背唱)心中事無限不平，總疊做萬種愁城，只落得長吁數聲，須信佳人從來薄命。

〔尾〕(丑)且開懷休憂悶，終須有日到家庭。(老旦)兒只怕煩惱憂愁，頓送此生！

一紙書來幾淚零，
慈母此時凝望眼，
書中都是別離情；
征人何日返家庭？

〔釋義〕饒鍾愛不熱日饑，乘不熱日饑。懸壁史室如懸壁。蘭首即范曄，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桂薪玉粒蘇對楚王曰：「楚國食費於

玉辭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見於天帝。」王曰：「聞命矣。」歧路楊子見岐路而泣，謂其可以南可以北。藍關韓文公「雪擁藍關馬不前」，雁迷衡嶺衡山之陽有落雁峯，雁至此則不前矣。榕州詩「爭似滿爐煨榾柮」，雪烹青若朱陶穀學士，掃雪烹茶。畫錦註見第二出。

第三十出

〔二枝花〕（生上）年華催短髻，兵甲何時定？寸懷思報國，務忠盡，舊日征衫，都被淚痕濕。擁金方目，夢到親闈，又被庭樹啼烏驚。（踏沙行）夢繞親闈，寒欺客枕，瀟瀟簾溜無聲，玉關征騎幾時歸，衡陽雁過無音信。垂白親衰，舞斑衣冷，并州錯認爲鄉井，何當萬里思狼狽，凱旋重把龍顏覲。班超出使車師，鄯善國，俱以納貢。已遣郭恂還朝，順帶家書歸慰老母，不知母親光景若何？我妻能承奉否？正是：爲使十年海外國，思親萬里憶咸陽。

〔高陽臺〕漢使堂堂，王臣蹇蹇，一心仰瞻金闕；萬里迢迢，那堪音信遠絕！悲切，萱堂老景更歲月，竟不知健否。羸性枕衾，憤荒久矣，使我寸腸摧裂。左右，我今日心事不寧，一應外國使臣，非急報軍情者，不許放他進來。（丑）領鈞冒，營外把門軍人，老參分付，不許外人打攪。（末）上）

〔出隊子〕離鄉背井，離鄉背井，謾晏天涯事遠征，同聲相應。念交情，冒險乘危來外境，只聽得羌笛胡笳亂鳴。你齊齊外風寒呵，寒風裂膚，黃沙慘目，不見漢人來往，只見豺虎縱橫。徐幹只爲仲升淹留西域，被人劫殺。因此上京保葬家屬，來尋他一同回朝。聞他住在疏勒城中，未知他功勳志氣如何？相見之際，看他說着甚麼？（末問科）此間可是班司馬的行館？（丑）此間雖是，我老參分付，非急報軍情者，不許擅入。（末）我是他鄉里故人，快去通報！（丑）我老參未除之時，曾受鄉里之虧，今日又道是箇鄉里，我決不通報。（末）你若不去通報，我自去叫門着，班仲升。（生）是何人，叫拿進來！（丑）他道是老參故人。（生認）原來是克振到來。

〔生查子〕別來歲屢更，此會何曾訂？（末）無限故人情，相見言難盡。（生）喜鵲今日報，（末）燈花昨夜開；（生）十年勞夢，（末）萬里故人來。（生）薊北久無雁，（末）江南曾寄梅；（生）李陵與蘇武，（末）羞見影鄉臺。（生）克振道路艱難，怎勞光降？（末）仲升不歸故鄉，如卸衣夜行。（生）背黨去病有曾，匈奴未滅，奚以家爲？今所服者不過數圍，正謂欲歸歸不得，我也無知之奈何。（末背云）仲升果是不孝之人，相見無一會問及母親妻子，想是果娶異女。待我脫他鱗骨，看他何如？班仲升，游宦風塵十載餘，緣何魚雁久無？當念家中母倚闈！（生）

有志當把筆投，誰知到此反淹留。白雲紅日家鄉遠，所事無成已白頭。(末)班仲升莫怪！我道你臣事外邦，忘其君也；久不省親，忘其母也；私婚夷女，忘其妻也；有此三失，雖富貴亦奚以爲。(生)難道我臣事外邦，私婚夷女。(末)若要不知，除非莫爲。(生)

(紅衲襖)口讀聖賢書，豈不念鳥烏情。(末)不忘其親，可謂孝矣。(生)身與虎狼居，志不忘丹鳳城。(末)不忘其君，可謂忠矣。(生)待要成仁取義全名行，怎肯屈志歸夷偷此生。(末)不忘其妻，可謂義矣。(生)你道我所志呵，三尺劍要斷羣于頸，一寸丹敢忘了君父命。克振！休觀我做頭狂柳絮隨風也，自是苦操松筠固歲盟。

(前腔)(末)我且問你，幾時完璧南還拜漢庭。(生)功名未成，怎能期待。(末)幾時得被水承歡畫錦榮。(生)身在外邦，怎能盡得。(末)又不得鳴珂佩玉懸金印。(生)眼下雖無後日亦有。(末)只落得冒矢嬰鋒習戰征。(生)職分所當，怎能辭得。(末)總然是勸冰霜節自勁。(生)節操二字，自保無雙。(末)只恐你老風塵殞將星。(生)背馬揆云：大丈夫當死邊陲，以馬革包屍。此何足慮。(末)只恐心在遐天遠塞棲逼也，也不問暑往寒來幾變更。

(前腔)(生)憶昔奉御書出帝京，指望挽天河洗甲兵，待要學前朝驃騎霍去病。(末)霍去病雖則掃空玉幕，到不如蘇子卿持節還鄉。(生)做不得持節還鄉蘇子卿。(末)若依你說，功名未成，終身不回了。(生)雖則是成敗興亡未可測也，須留死後名垂汗青。(末)有人毀你功績，可知道否。(生)內省不疚，何恤人言！一任他陰霾罩蔽青天也，我這裏瑞氣昂昂貫日星。

(前腔)(末)我看你夙夜遑遑勞此形，說不得西羌自請荆。假饒是老嫗兩鬢居他境，到不如歸去勝離釣月明。泛浮槎動客星，濯滄浪潔素纓，你升你休怪我說呵！你欲求天涯鳥盡弓藏也，辭不得狡兔死走狗烹。(生)克振，我若取得三十六國歸於漢朝，其功不可言也。豈有兔死狗烹之禍乎。(末)你尙未知，向者李邑上書，奏你臣事外邦，私婚夷女，有司收你家屬棄於獄中，要問入官爲奴。是我犯顏冒奏，如今未嘗脫舌區區此來非圖奇功顯爵，只欲你回家以救母親妻子。(生)天反累着我母親妻子，兀的不是閹殺人也。(末)你可有入贅之事否。(生)

(五更轉)離漢朝持王命，節志如初不變更，豈料奸臣毀敗吾名行。天殺的反間朝廷，把吾家屬牢穿。克振兄！我忠與孝，界兩間不能盡，銜恩感你全吾信，幸把友道扶持，始見交情不吝。

(前腔)(末)自別來心耿耿，雲樹徒勞望遠行，伊家患難忽相併。我去朝廷批鱗力辭，今日裏冒險危馳邊境，仲升兄！我與你同歸故國闔家慶，方顯得友道親情兩能兼盡。(生)李邑那賊，無故陷人，待我仲奏朝廷，殺了那賊，方消此恨。(末)此誓不可不報。(小生扮

報事上)有事不敢不報,無事不敢亂言。今有子闡國廣德王携結莎軍,無故將李中郎殺了。(末)李中郎是誰?(生)就是那李也。(末)且實肯不殺人,人自殺之,仲升之仇,可以雪矣。(生)若臨那賊毀我功績,害我家屬,合當該戮。只是漢臣擅殺,理宜調兵討罪。(末)兵在何處?(生)如今西域皆服吾宣調,只有子闡龜茲、渠黎等八國未曾納款。我今宣調鄯善兵來勦伐,又恐子闡求救於龜茲。若有能者,少領兵在於蔥嶺界首埋伏,此夷可以一鼓而擒,則八國不戰而自服矣。(末)既是如此,待我去立得尺寸微功,以報朝廷。(生)克復既若肯去,今晚少募勇士,與你夤夜而行。(末)隨領軍命。

察地兵機孰可窺, 此行應不計安危;
將軍已定平胡策, 不斬樓蘭誓不歸。

〔釋義〕完壁趙閻相如捧壁入秦,秦無忌憤相如乃完壁歸趙。懸金印周顯曰「今年殺踏賊奴,取金印如斗大,懸之肘後。」須將星引明秋夜於五丈原營中見將星殞地,未幾自亡。汗青火疾簡,令汗,取青易書。嚴灘嚴陵釣處,有七里灘。泛浮槎,張養居海上,見浮槎乘之而去,到一處城郭會宇,有婦事織,丈夫飲牛於渚,問何處,答曰「歸訪嚴君平。」後問之,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乃知所到之處爲天河,所見之人爲牛女也。滄浪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烏盡弓藏韓信信利曰「某若人曾,殺死,走狗,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吾固當烹。」雲樹古詩「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批鱗註見第十八出。

第三十一出

〔似娘兒〕(老旦上)終日昏昏,羅襦上總是啼痕。歸鴻空附邊城信,倍增愁悶,歸期無准,獨倚衙門。遊子他鄉歲月深,幾勞勞每苦呻吟,不因烽火連三月,誰道家書抵萬金。當初只道班超歸降外國,玷辱家門,誰知羈留王事,不得回家。想將起來女孩兒班昭會嫁於曹世叔,後入厓掖媼,稱爲大家,博通經史,善識文詞,雖王侯貴戚之女,不以師事之。我今欲媳婦上京尋訪,與兄上書,取超回來,庶免老陪他鄉。昨與徐母商議,洩他勸我媳婦前去,至今還未見來,如何區處?(丑扮徐母上)

〔卜算子〕江梅報信遲,岸柳經霜脆。昨夜河橋風雨聲,總是愁人淚。(老旦)徐母,我專等你勸我媳婦上京尋我女兒班昭。(丑)尋他有甚話說?(老旦)你尙不知,我女在京爲人女師,文章節行素聞於朝廷,媳婦倘若得見,與他上書,尋取班超回朝。(丑)就是,既是如此,就請二

娘子起程。二娘子，快來！(旦上)

〔武陵花〕爲人莫作婦人身，苦樂事由他人。(老旦)媳婦，只道你丈夫歸降外國，書回方知王事艱難，不能回朝。你姑娘班昭博通經典，后戚貴人悉皆事以師禮。你可上京尋訪，告其衷曲，他必念手足之情，上書取你丈夫而同。一則終養老身，二則你夫婦也得完聚。我死於九泉之下，亦無所恨矣。(旦)婆婆嚴命，固不敢違，只恐婆婆年老風燭難期，早晚無人養。妾身不能遠去。(丑)二娘子，這事出於無奈，你身係女流，不攜跋涉遠路，你若不去，仲升且無歸日。絕其宗祀，班門之孤矣。你今依命而行，與你姑娘上書，倘得君王憐念，取回班超還朝，不惟夫妻子母聚會，抑且孝道終全，此行之功，豈不大哉！須聽婆婆與老身之會，就此起程，不要推阻！

〔三學士〕(老旦)伊夫婿今爲藩屏臣，居闈外二十春。非吾千里令伊去，只爲百年無後承。(合)若不上書朝帝宸，誰與我掃墳塋。

〔前腔〕(旦)忍氣吞聲搵淚痕，怎撇得年老嘗親？由來闈闈憂寡婦，怎做天涯行路人。(合)若不上書朝帝宸，怎得夫婦來養親。

〔前腔〕(丑)我有微資周路食，休辭俾遠道艱辛。要教完璧人歸趙，須效烹雞婦往秦。(合)若不上書朝帝宸，空教人頻倚門。(丑)二娘子，婆婆之命，不可推阻，你路途獨行，深爲不便，我遣侍女金蓮，伏侍你去，意下何如？(旦)如此多謝。(叫金蓮科)(淨應上)青蓮丈夫萬里志，未見婦人千里行。(丑)你伏侍二娘子，上京上書。(淨)只是我腳小，不能行走。(丑)不知羞，這權腳還說小。(淨)金蓮脚尺二，不能往京去，我若望前行，只恐二娘無壽處。(丑)不要走得快，二人相伴而行。(淨)我也曉得同行相伴，不須熱心。(老旦)媳婦向前來，聽我分付你！到京覲，問那曹大家即知下落。你可收拾，就此起程。(旦)奴家未知其詳，望婆婆說得詳細！(老旦)

〔羅帳裏坐〕大家東去，久絕鴻鱗，京塵渺茫，你須尋問。若見他訴與元因。(合)倘然得遇骨肉親，一同上書奏聞。

〔前腔〕(旦)只恐身伴無個的親，身衣口食有誰供應。欲待不去，難拒嚴命。(丑)默然相別頓消魂，也不索淚珠滿巾！

〔前腔〕(合)通家累世相爲比鄰，高堂老親，吾當存問。一書許諾，決非爽信。(淨)倘然得遇骨肉親，一齊上書奏聞。

〔前腔〕(淨)未曾舉步，先愁此身，二娘子鞋弓襪小，怎經險峻？又怕豺狼當道，不能前進。(合)默然相別頓消魂，也不索淚珠滿襟。(丑)二娘子不須留戀，就此拜別。

〔小桃紅〕(旦)拜遠際下，上書紫宸，只爲綱常事暫拋老親。徐嬌嬌請受奴家一拜。(丑)免拜。(旦)姑老况家貧，望你與看承也。須索寒與衣，饑與食，早晚勞省問也。異日夫婦常報恩。(合)衷曲說不盡，骨肉離分，滴破青衫總淚痕。

〔前腔〕(老旦)夙遭險費，微軀病貧，受盡千般苦，叫他怎不怨。當初叫孩兒出去，也是我；今日叫媳婦去尋他，也是我；只是我誤伊身。你夫婦似參辰，兒未歸，婦又離，教我心何忍，也怎得母子團圓，夫婦有倫。(合前丑)我有幾句言語，你須聽着。(旦)嬌嬌請教。

〔前腔〕(丑)路途滋味，風霜苦辛，晨夕當謹慎，保重此身。從不出家門，那識途路貧，起宜遲，宿宜早，旅泊須安穩。也莫戴釵金，休梳鬢雲。(合前)

〔尾〕離與別不忍分，斷腸人送斷腸人，淚滴湘江水亦渾！

死別生離不足論，
匆匆含淚出家門；
只恐人聞也斷魂。

在途切莫高聲哭，
只恐人聞也斷魂。

〔釋義〕衡門，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河橋，秦昭王初作河橋。關外，漢馮唐曰：「王者命將，跪而推轂。曰：關以內寡人制之，關以外將軍制之。」愛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曰：「魯君老，太子幼。」隣婦曰：「此卿大夫之妾。」女曰：「不然，背有客馬，遠踐吾園，使吾終歲不飽。蔡，闕河潤九里，漸洳三百里。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女獨安所避乎？」完璧，註見前出。烹雞，註見第九出，伏雌之下。消魂，長安東灞橋，迎來送去。曾至此，故呼爲「銷魂橋」，又黯黯銷魂，惟別而已。參辰，蘇武詩：「今爲參與辰。」

第三十二出

〔金錢花〕(末上)將軍妙算神機，神機；未來事跡先知，先知；料他會夜下兵書，蕙嶺下可埋師，當疾往莫稽遲。自家徐幹是也。承仰升令牌，領着輕兵往應領埋伏，暗聽子圍龜茲之兵，使兩國不能如約。來到此間，就是應領之上。這一條路往龜茲去的，那一條路往月氏去的，不免就領兵在此埋伏，正是，樵蘇后繼，以待他來。

〔前腔〕(淨)寶符遣使馳茲，通連兩國興師；披星帶月，啼驅馳，機密事少人知，當疾往莫稽遲。(末)你是那國人，到此何幹？(淨)我是子圍王，有命往龜茲國去。你問我怎麼？(末)我是龜茲國掌兵機管，近聞你國與漢使交鋒，故以引兵來此相助。(淨)將軍來得好，子圍王差我

這此符信。往你國求救，幸喜將軍不期而會。(末)你將符信滿來，快去報你國王，我兵期在鄆善國相會，仗此兵符爲期。(淨)領命，兩軍如約毋違，令半道相迎已會盟。(下)(末)可見班仲升智高謀遠，變夷歸種，却被我騙了符信，期於鄆善國相會。鄆善國又是仲升所關，若後到此，必縛首自降。呀，前又有騎驎，且埋伏以待他來。(丑上)

(前腔)諸邦羽檄交馳，交馳連兵與漢相持，相持此行未許鬼神知。通于關，往渠，若有命，莫躊躇。俺是月氏國一箇掌兵頭目。奉王命，責此符信去救于關，期於蔥嶺之上會兵。正是上命差遣，不能自由。(末)你是那國之兵，黃夜到此。(丑)俺奉月氏王鈞旨，有事往于關。(末)于關王差俺往鄆善國去借兵與漢交戰，故來在此。(丑背云)此人不像西域的人，到像漢人，待我盤問他看。哦，你是于關王差你往鄆善國必有符信。(末)你道是月氏國王差你，也有符信，拿來看。(看科末)變夷歸種，你道我是何人？我是班司馬差來拿捉你的，方纔于關之兵，納我符信，已歸我也。你就報與月氏國王知道，急早報降，免行征伐。若不肯降，吾必調諸國之兵，直入變夷巢穴，殺你片甲無存。(丑)饒小人之命，歸報就來投降。(末)將你背來，待我大書數字，以示鄆善國。大漢班司馬威名神鬼知，變夷當稽首，宜早不宜遲。(丑下末)于關月氏二國俱被我奪了符信，方知仲升料敵如神。鄆善國援兵不至，于關孤軍必自縛降。如此將此兵符報於仲升知道。

敵國如棋局，
全憑將卒功；

一着不到處，
滿盤都是空。

(釋義)羽檄註見第十出。

第三十三出

(綿搭絮)(且淨上)郵亭回首暮雲遮，西望長安，隔斷青山不見家。路途險，怎到京華？此謂征夫之婦，今日裏奔走天涯。夫不是我苦要伊歸，爭奈堂前姑老何？見絲附蓬蔕，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道傍。奴家只爲丈夫久留西域，驚駭壽命，令我到京上書，尋訪姑娘，代奴申奏。(淨)二娘子，你少長闌門，未踏路途，此行出於無奈。(且)幸蒙徐媽媽，令你與我同行，感恩不淺，只是無由得以相報。(淨)二娘子，休說此話，路途遙遠，且自隨行幾步，多少是好。

(前腔)(且)雲開山際擁青螺，(滑倒科)體體的走。(且)山徑崎嶇，感損金蓮一瓣花，淚如麻，濕透衣羅。我也不怨別人。(淨)

既怨着別人，是怨着那一箇？（旦）只怨紅顏薄命，今日裏受此波查。（內唱科）寒天十月稻登場，牛羊雞犬滿田莊；饑頭酒熟不須買，兒女夫妻樂一場。（旦）到不如田婦鄰夫，頭白相從喚語譚。（淨）一路來未曾問你，二官人去幾年了？

（前腔）（旦）一從魚雁阻關河，二十餘年，眼底光陰瞬息過。（淨）他在外國所幹何事？（旦）他那裏自揮戈，爲國忘家。（淨）二娘子，你何不修一封書，尋他回來罷。（旦）人在黃雲絕域，信阻流沙。（淨）他既是外國立功，後日爲官不小？（旦）做不得衣錦還鄉，說甚功名老伏波？（內唱樵歌）朝采薪，暮采薪，采薪不濟樵家貧；山中日落無餘事，一擔挑歸走白雲。（內唱漁歌）朝釣魚，暮釣魚，釣魚不濟漁家貧；人間盡道風波險，睡到天明總不聞。

（前腔）（淨）采樵歸去荷雲歌，江上漁翁，罷釣持鱗過酒家。（旦）步欹斜，力弱不加。（坐科）（淨）二娘子，天色已晚，起來走路。只見山餘殘照，樹巢昏鴉，早尋旅館栖身，莫去臨風苦嘆嗟。

暮宿朝行苦更多，
紅顏勝人多薄命，
爲夫盡歷路途賒；
莫怨東風當自嘆。

（釋義）青螺華，螺絲佛鬘肉如青螺。金蓮齊東晉侯顧清姬，鹽金爲蓮花貼地上，令妃行之，笑曰：「此真步步生金蓮。」老伏波，馬援嘗語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建武中拜伏波將軍。

第三十四出

（一江風）（貼上）影蕭蕭，下樹驚秋早，鏡容慘淡衣衫縞。指白雲，膽戀吾親，別後音何杳？鴛鴦夢寂寥，雁行雲縹緲，斜陽牆外和愁照。旅泊京華歲月虛，滿帖早衰妾媵居，年來閉却宮庭訓，日向牌前覽史書。奴家姓班名昭，字惠姬，別號大家，頗知經典，轉訓宮庭。真人曹世叔不幸早喪，大兄班固字孟堅，不應與劉氏勒銘，亦已累世。只有兄班超，出使外國年久未回，未審母親存亡若何？我心朝夕牽掛。今聖上命奴輩修國史，以卒吾兄之業，待史成日，併奏一本，取回仲兄，庶免骨肉睽違。今日天色清朗，不免叫小蓮取出大兄所作漢史，將來讀完着。（叫小蓮科）（丑上）清淨堂前不掩簾，紗櫺外水澄天，欲知相伴相親者，惟有文書與篆烟。不知夫人叫做甚名？（貼）小蓮，你將門戶緊閉，取一枝燭來，待我寫些文字。（丑）燭在此。（貼）此書是我大兄孟堅手集，而今已死物在，人亡，不無三悼。正是：賦鵬已成先世業，續貂常愧後人知。這漢書是，高祖收六國定三秦，楚漢爭鋒受了

多少辛苦，始得一統天下也。

〔前腔〕起高帝，蛇斷龍鱗，誅秦滅楚，奴燕趙，相蕭曹。文景承平，武帝專征討，聰明紀惠昭。元成時漸弱，哀平短祚堪悲悼。此乃前漢十二帝之相傳，皆是大兄修撰者。如今光武中興，除王莽，取隴蜀，恢復天下，其功同符高祖，今夜燈前將此續完，庶幾補其未備者。

〔前腔〕嘆漢朝，莽賊移宗廟，南陽兵起承天討。至章明，雖曰隆平，輔相非王道。外威氣正驕，宦官欲動搖，但願交劉社稷承億兆。〔且上〕心忙來路遠，天色已黃昏。奴家到此不覺天色已晚，不免向那牌坊下人家寬宿。原來是個節婦之門，且敲門者。〔淨敲門科〕〔貼〕疾風暴雨，不過章婦之門，這樣時候何人叩門。

〔桂枝香〕干戈載道，烟塵四擾，俺這裏是寡婦之門，不顧你風疾雨暴。更荒邨日暮，更荒邨日暮，重門整拆，是誰頻叫。添我悶懷，此不是尋宿處，休把柴門來亂敲。

〔前腔〕〔且〕經遊遠道，力疲身弱，可憐在逆旅之間，值此天光暝了。盼前邨又遠，尋宿不到。聽城頭鼓角起更曉。若不是黃昏也，朱門怎敢敲。

〔前腔〕〔丑〕聽他言道，令人傷悼，絮叨叨無限情悽，訴不盡離愁多少。待我去看是何等人，向紗牕隙處，向紗牕隙處，覓他容貌。想是女娘分曉，娘留他過今宵，他也是愁無奈，故把蓬門帶月敲。〔貼〕既是女人，開了門着。〔且淨入見科〕〔貼〕婦人，我看你一貌堂堂，想是純貞之輩，為何黃夜到此。〔且〕一言難盡。〔丑〕我夫人問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裏，你可說來。〔貼〕你莫不是遠方人氏？

〔集賢賓〕〔且〕家居白雲天際渺，一身歷盡劬勞。念我孤貧居旅泊，借一枝權寓鸚鵡，一飯德終當償報。〔貼〕你到此因為甚事？〔且合〕難訴，訴不盡許多煩惱。〔貼〕這婦人像我扶風人說話。

〔前腔〕聽他語音心暗曉，他人傷感無聊，遙憶家園空自老，嘆骨肉瓦解冰消。兄淹外朝，念吾母劬勞難報。〔且〕敢問夫人，為何悲痛。〔貼合前〕〔且悲科〕〔貼〕你家住何處？丈夫姓甚名誰？〔且〕

〔前腔〕扶風世家居大道，丈夫姓班名超。〔貼〕怎麼說我哥哥名姓？今日那裏去了？〔且〕出使西夷音書杳。〔貼〕你家更有何人？〔且〕念家中姑又年老。〔貼〕來此間何幹？〔且〕為夫上書拜金闕，哀求恩詔。〔貼〕再有甚麼？〔且合前〕〔貼〕娘子，莫非第二娘。〔且〕正是。〔貼〕奴家就是曹人家。〔貼且哭唱〕

〔前腔〕方纔暗却姑與嫂，可憐對面叨叨，未會音容俱髮皓，不由人珠淚零拋！堪悲可惱，這相逢好似夢中覺。（貼）嫂嫂遠顧，有失迎接，希乞恕罪！（旦）久慕德容，官庭訓婦，今日得觀，實致之幸。（貼）嫂嫂將家中的事說一番，與我知道！（旦）

〔黃鶯兒〕別後受煩惱，困圍圍家業凋，良人遠使無音耗。（貼）母親康健若何？（旦）那時節姑身病倒，醫方效少，持刀割股躬行孝。（合）路途遙，天教到此，相會在今朝。（旦）敢問姑娘在京居處若何？

〔前腔〕（貼）曉昔赴皇朝，衷驚驚歸夢杳，那堪日月如丸跳！白雲念老鴛衾銷，鮑模忝在宮庭教。（合前）（旦）奴家只爲丈夫久留西域，婆婆命我拜訪姑娘，引我上闕。姑娘須體手足至情，倘取你哥哥回來，生死不忘大德。（貼）吾聞鴻雁有序，鶴鶴相顧，彼驪鹿尙然友愛，況人豈不如禽獸乎？吾此心久矣。欲漢書續完，叩庭併奏。今既母親恩望，嫂嫂遠來，我明日就上書，同奏朝廷。（旦）如此多謝姑娘。（貼）

〔琥珀貓兒墜〕明朝金闕，同上乞恩表，願取吾兄歸漢朝。死生骨肉念同胞，須教早見鴛侶成雙，雁影聯翔。

〔前腔〕（旦內作雞鳴科）一宵清話，直到五更曉，萬種離愁訴不了。並將國史奏皇朝，須教勉成了兄書，自愧續貂。

〔尾〕今宵邂逅逢姑娘，休別銀燈和淚照，猶恐相逢似夢覺。

幾年思憶見無由，今日相逢兩淚流。

半夜燈前數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

〔釋義〕雁行禮兄弟之齒雁行。蛇斷漢高祖初爲泗上亭長，夜行澤中，聞前有大蛇當路，即直前拔劍斬之。一枝鷓鴣巢林不過一枝。一飯范雎曰：「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勸勞詩：「棘心天天，母氏勸勞。」丸跳韓：「日月如丸。」續紹曾趙士念篡位，奴卒亦加爵位，每朝紹輝盈座。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第三十五出

〔點絳脣〕（小生扮朝官上）金闕鐘鳴，參橫斗轉，瑞瑤天曙，滴殘銀漏罷，三通鼓雉扇齊開，五色祥雲把金龍護，班齊文武，階下三舞踏。自家官居青瑛中，終朝承值未央宮，丹墀獨立金闕案，手捧天書下九重。自家職掌黃門，往來紫禁，今喜天下太平，鴻庭肅靜。觀天子臨朝，恐有文臣官員奏事，必須在此伺候，道猶未了，奏事官員早上。（旦、貼上）

〔神仗兒〕鳴鞭播鼓，輕移蓮步，向朝拜舞；爲夫陳徊疏，因到此帝王都。待漏金門聽曉鐘，百官雲集未央宮；自來巾幗非章甫，強把封書奏九重。（貼）嫂嫂，此是午門外廂，和你徑往進去。（小生）奏事官不得升殿，金階之下俯伏。（且，貼且）

〔滴溜子〕金階下，金階下，頓首俯伏。班超的，班超的，我兄我夫。見今西域鎮撫二十年，邊塞苦，家有老母；伏望容臣一一訴剖！（小生）吾乃黃門掌執奏章，有何文表？在此披宣。（且）

〔駐雲飛〕再拜山呼，含淚封章膽聖謨，妾是班超婦。只爲夫久居西土，嘆家有老年姑，况兼髣髴，因此遠疏陳情，奏上重腫親。願取吾夫還帝都，願取吾夫還帝都！

〔前腔〕（貼）世際唐虞，帝德從來恤寡孤。妾幼憐失父，僅有孀居母。嘆，手足滯羌胡，身亦哀慕。試看原上鵲鴝，急難還相顧。乞賜骸骨歸來葬故土，骸骨歸來葬故土！（小生）班超出使外國，家中必有代業餘資，爲婦者必當代夫以供養舅姑甘旨，因爲何事，如此這等苦奏？

〔前腔〕（且）田業荒蕪，口食身衣向不敷。夫去音塵阻，母疾曾割股。嘆，晨夕強支吾，零丁孤苦。（小生）你目下雖受艱辛，日後丈夫有功回來，管取封贈與你。（且）婆婆，他便衣錦回來，只怕你死歸黃土。夫可憐生不能事，死不能葬，日後必就下葬之名。枉有聲名樹兩都，枉有聲名樹兩都。（小生）向年李邑上書，勸他功業未成，是以不得回來。

〔前腔〕（貼）名震匈奴，報國縱橫見丈夫。邊塞多悽楚，不得榮三釜。嘆，萬鳥有慈鳥，也能反哺。他若老死夷邦，誰與承宗祖？堪嘆人生反不如鳥乎？堪嘆人生反不如鳥乎？（小生）既有表章，吾與轉達天庭。（內）聖旨准奏，兵部知道，即當實詔取班超交代回朝。曹大家，誦書已完，當授顯爵。緣係女人不棄擢用，今取曹氏一子，襲封陳留縣尹。即當叩頭謝恩！（且，貼且）萬歲，萬歲，萬歲。且喜表章已准，兵部遣使尋取哥哥，又我孩兒襲封陳留縣尹，聖上之恩無以加矣。

一封書奏九重天，願取吾夫返故園；

聖主從今施雨澤，使臣放逐亦當還。

〔釋義〕雉扇，古詩，雉扇作五明扇，簡製雉尾扇。陳情，李密陳情表，重腫，目重腫，項羽之目亦重腫。鵲鴝，詩「鵲鴝在原」。兩都，班固作兩都賦。三釜，即三牲，慈鳥，爲經慈鳥孝鳥也，長則反哺其母。

〔破陣子〕(生上) 破破雲飛星散，望風我服民安。戟斂秋霜，弓收殘月，眼見洗清河漢。報捷朝廷書去遠，狼烽銷盡陣雲寒。聲名震百蠻。去時兒女悲，歸來箭鼓競借開路行人。何如蜜去癩(丑上) 告老夢驀驀門外有千闌。龜茲八國來人貢(生) 叫首領官賞勞發放，于今諸國既已納款。左右取筆硯過來，待我重寫表章，申奏朝廷。(拈筆云) 當初用你寫屯田，投棄於今二十年，此日收功非背比，許多辛勞在毫端。

〔醉扶歸〕方信道有懷技筆趨遐遠，難道無能持節返長安。筆謾誇你道柱繼文闈，何如奏疏傳金殿。今日已蓬班趨之志，果然邊城萬里獨平蠻，不負寒膺十載曾穿硯。(末上) 諸國平來萬姓安，饑饉已盡劍光寒。若非為友持纜出，怎敢將軍奔跳還。仲升在此真甚麼(生) 克振今朝諸國奠安四夷納款，為此表章，申奏朝廷，欲乞骸骨東歸，不知聖意如何。(末) 表章如何道(生) 道昔日本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正首丘，代馬依北風。夫周齊同在中土，不過千里之間，况遠處絕域，乎臣不願留封酒泉郡，願生入玉門關，在此不無依風首丘之思。(末) 仲升，奏報屢捷，諒目下必有旨到來，亦不必憂慮也。(生) 我自離漢朝，將有二十載矣，出於萬死一生，豈想今日有此太平呵！

〔尾犯序〕一自離長安，食不解甲，寢伏征鞍，遊遍百蠻，出萬死千般艱難。膚見吾不願封官萬戶，吾不願盼到酒泉，(末) 不知願着甚的(生) 但只願，此身生入玉門關！

〔前腔〕(末) 心存一寸丹，使百夷歸化，納款於漢。仲升呵！名震呼韓，有捷書飛報龍顏，須看早掛弓扶桑月窟，喜壁全，同奏凱還。男兒志，袖中劍已斬樓蘭。(淨扮使臣上) 天子詔書來絕域，使臣持節返中朝。(丑) 告老多，聖旨到了。(生) 有聖旨來到，快排香案迎接。(淨) 聖旨已到，跪聽宣讀。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以非德，嗣承祖宗不基，中國久安，四夷實服。若卿善大宛車師等國，率皆率實稱臣，納子為質。使匈奴震懼，外培安安，朕無西顧之憂，斯實由大司馬班超才兼文武，智勇過人，大克匈奴，宣威德懷柔之所致也。朕功懋哉，茲特遣官封爾為定遠侯，俾世世守之，與國同休。況忠孝之道，人所難全，爾既立功於西域，忠則盡矣。詔書到日，即交代回朝，庶幾養親之孝，亦無所虧，詎不美哉！于戲！命德討罪，人主之大權，錫爵封功，朝廷之令典，恩命遙臨，用慰乃心，望爾謝恩。(生) 萬歲，萬歲，萬歲！今喜天詔榮封，又賜歸老，我今即欲起身還國。爭奈交代之人尙未見來，如何可去(淨丑扮父老上)

〔滴溜子〕歸朝去，歸朝去，父老痛酸，攀鞍轡，攀鞍轡，無計阻攔。兩眸淚，傾如霰。三十年賴安安，何期遽返頂香盤，一齊送入玉門

關！（生）父老們有甚話說？（丑淨）我們是下門關外流散小民，聞爺班師，心實不捨。爺爺身到西域，塞外民安，四夷賀服，道不拾遺，實民之父母。今者一日去此，誠恐諸國變亂，生民塗炭。願借寇一年，以候交代人來，去也未遲。（生悲云）我到此僅有三十年，抑強制暴，諸國寔安，恩惠施於小民，秋毫無得干犯，故得父老之心。今日使命在此，取我回朝，非惟爾不忍捨我，我實不忍離爾也。（又悲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要離去，君命不敢相違，違行百姓叛望，實不能舍。剋振，我看君才足當此兵符，權托掌管，以待交代，意下何如？（末）如此多感。（生）父老們你來聽我分付！今托徐爺在此，你等不須憂慮！（丑淨）

（琢木兒）聞今日奏凱還，父老不勝珠淚彈。莫老爺，衆人要留爺爺衣冠在此。乞明公留下衣冠！（生）留下衣冠何用？（丑淨）使劍！

奴覷着心寒，他那裏不時寇邊無忌憚。（丑）你道裏如何？（丑淨）我這裏電奔星走民塗炭。（生）我去不久，就有交代人來，不須憂慮！（丑淨）豈似明公常在此間？（生）父老，你不知我心上之苦。

（前腔）欲不去難上難，自別家山年已遠，望殺人堂上萱親，想不到鴛侶孤單。剋振，把符節付掌管，視民猶子休輕慢，刑罰征徭須教寬！（末）既如此，我就與你拜別了。

（歸朝權）分別去，分別去，難盡所言，我又不知何時得返邊庭事，邊庭事，苦憂萬千。仲升，你與我拜覆我母親，我萱親未審何時得見！

（尾）暫時分手休嗟嘆，終須有日歸中漢，友道親情事兩全。
河梁執手送君回，無限傷心淚滿腮。
誰道蘇卿老歸漢，李陵徒上望鄉臺！

（釋義）題柱註見第四出，題橋之下。文園司馬相如爲孝文園。杜詩「文園終病渴」穿視五代梁維翰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彙與喪同，故不第。有勳不必舉進士者，維翰饋餼視示人曰：「硯敵則改。」卒舉進士及第。呼韓漢宣帝時呼韓邪入朝，掛弓註見第十出。奏凱周禮王師，王師大捷，則奏凱而旋。

第三十七出

(丑扮首領上)關內流民關外兵，枕戈佩劍苦勞形；聖朝未下封侯詔，頭白將軍守戍城。自家乃玉門關內一箇首領官是也。昨日有西賊寇遣侯文書來到，一應大小官員勳臣舊戚，俱要出關迎接。如今鎮守三邊，却是戊巳校尉任老爹，不免請他出來，商議去接則個。任老爹有請。(淨上)

(普賢歌)欽承朝命鎮三邊，飲馬長城窟下泉。當驚烽埃傳，無能奏凱還關塞，年深職未遷。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下官戊巳校尉任伯高是也。我因何道此言語？只爲班仲升先年在我門下書齋，老夫不合搶白了他一場。此人投筆而去，遠使西域，立大功勳，如今封爲定遠侯。內廷勅旨，一應大小官員勳臣舊戚，俱要聽他節制，如不依令，先斬後奏。下官今蒙恩命，總制三邊，少不得在他處交代，怎生是好？倘他心忿在心，提起前事，必受一場嗚氣。上年若不是寬振力救，險些把他家屬問罪。今日怎麼相見？我想他是讀書君子，諒不念那舊惡。如今只合出關迎接。他若念着鄉里情分，不計較我，亦未可必。首領官何在？(丑)有。(淨)如今西域定遠侯文書來到，你可速遣大夫馬轎出關迎接，不可有遲，誤他號令，先斬後奏，須要齊備。(丑)他若難爲人，老爹是他鄉里，望乞救贖。(淨)只恐自家不可保，怎能救得你？(生上)

(天下樂)宦海茫茫歲屢遷，今承優詔返家園。眼前民物俱更變，只有青山似故年。年少驅兵出玉關，直從頭白解征鞍。洛陽田宅居民異，漢驥諸陵草木閑。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殘。一聲笳鼓斜陽裏，爲報蘇卿持節還。下官鎮撫西域諸國三十載，今蒙恩封爲定遠侯，許令衣錦還鄉。今到玉門關，如何無人迎接？(末)迎接的俱在外面。(生)着他進來。(丑淨跪科)(生)來者何人？將手本上來。原來是戊巳校尉任伯，他曾與我賭誓，說我做高官，你就低頭跪見。今日此言應矣。左右，教參見官不許擡頭。(淨)呀！我當初與他賭呢之言，今日尚然記得。(生)拿那首領官打二十，爲何接連？(打科)(生)任伯，擡起頭來！你可認得我否？(淨)班老大人，我老夫有罪了。(生)吟詩科)一別經年秋復春，田無二頃笑翻秦。而今肘佩封侯印，便是當年投筆人。(淨)老夫肉眼不識龍顏，自負惶愧。班老大人威揚萬里，正宜食祿封侯，老夫眸失雙神，當效負荆請罪。(生)否？素餐辱人之常情，此不足較。今日與你相見，還是故人，不當會君之短，只欲一洗曠昔之恨耳。

(風入松)嘆先年貧困值饑寒，曾與你抄寫屯田。男志氣非卑詔，你舌刀將吾褒貶。一時問容人量淺，那些個好禮義重英賢。(淨)當初只爲小的不才，以致老大人一時之間，投筆而去，小的有萬死之罪也。(生)你不須說那投筆之言。

(前腔)因思投筆淚潸然，欲效傅介子張騫。自憐未遂男兒願，被逐出不容分辯。因此上投荒吊遠，豈知今日與你重相見。(淨)老夫未敢侮慢大人，那是小人伏侍不週。(生)此言也休說了，背范叔云袍，懸樽尚存故人之意。(淨)此言亦一時之言，而今慚愧矣。(生)任君既在邊塞，軍旅之事可得開乎？(淨)下官蒙承君後，任重事大，敢乞明公一會指教。(生)

〔前腔〕折衝樽俎制三邊，掌機務任兵權，臨陣定謀方宜戰。省刑節，薄征稅斂，死當保全，遵王化重中原。〔淨〕敢問老大人出使如何？〔生〕我當初出寨，豈比今日出塞呵！

〔前腔〕當初出使涉蠻烟，受了百般艱險。西夷北狄會遊遍，戴兜套親歷百戰，並諸國身不記年。說不盡忘食，夜忘眠！〔淨〕小人才疏智淺，大人明教一番！〔生〕

〔撲燈蛾〕夷狄如羊犬，難處易生變，秋毫不敢犯，寬洪使他無怨，也聽吾所言，決不可驕傲如前！〔淨〕惶愧之甚也。〔生〕戒暴怒，除却峻嚴，赦寬小過，性無偏。〔淨〕多承大人指教，待下官拜謝。

〔前腔〕〔拜科〕才疎智慮淺，懼不能遐遠，豈堪居大位，無能自覺愧汗，也失之在先！恨肉眼不識英賢，乞明公奇謀異見，猥承君後保三邊。〔生〕吾聞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吾今年老才薄，亦祇任君既當大任，願違愚言以保邊寧。〔淨〕望大人指教！〔生〕塞外夷卒，本非孝子順孫，皆是罪過徒補兵屯。今君性嚴急，為政不得不和，宜濶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淨〕謹領大人之教！〔生〕

〔尾〕今朝重親春風面，比着先前差大遠。〔淨〕班大人休說起當初罷。〔生〕難道是相逢無一言？西域從今有路通，早將捷報獻重瞳；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下淨吊場〕吾只道班仲升有奇謀異見，所謀只平平耳。天！他當初為我門下一介寒儒，如今收服外國，封為定遠侯，真大丈夫也。教我低頭跪見，恐他昔日之事懷忿在心，受他一場大虧，誰想就解印綬交代，教我許多好話。看他委是好人也。正是：人情若是初相識，到老終無怨恨心。〔下〕

〔釋義〕舌刀邪佞舌曲如刀，又詩：「三寸舌為安國劍。」折衝樽俎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兜鍪齊周武為敵騎，管侍武帝，帝謂曰：「若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得來耳。」肉眼鄭光業未第時，寓族中。忽夜有人突入曰：「仗取一杓水。」又曰：「為烹一椀茶。」鄭從之。後及第，其人謝曰：「凡夫肉眼，不識貴人。」

第三十八出

〔小生上〕雞鳴紫陌曙光寒，路上行人拂繡鞍；詔命奉親歸故里，特收行李出長安。自家姓曹名毅，荷蒙母親之恩，修完國史，恩封陳留縣尹。我母親為母舅班超出使未回，上關奏官，官裏准奏，已會差人去取母舅。又賜我母親白金五十兩，練車二輛，令同舅母回去。下官等候母親同往扶風。如

今天色黎明，已曾分付從人整理車馬，請我母親舅母出來禮行者。(旦、貼、淨上)

(江梅引)(衆) 客夢頓隨雞喚醒，月殘尚有餘輝，今朝方喜出京畿。遙承優詔，賜返鄉間。(貼) 數載寒窗苦讀，光陰迅速去如飛。(旦) 爲夫遠使書先奏。(貼) 思母年高淚自揮。(小生) 天闕平頭紅日近，長安回首故人稀。田園松菊皆零落，應嘆遊人去不歸。告母親得知，如今練車俱在外面，請母親舅母同上。(貼) 你叫從者駱車推向前行，我與舅母緩行幾步。(小生分付科)(內應云) 理會得了。(旦)

(甘州歌) 纔離帝里，出都門，風景自覺依稀，郵亭來往，車輪輾得塵飛。晨光隱隱舒碧落，烟霧濛濛鎖翠微。(合) 山高處，日上遲；草頭微，露濕羅衣。家遙遠，情慘悽，西風腸斷雁來時。

(前腔)(貼) 一從鸞鳳飛，嘆蓬茅十載自守孤癡。荆花暖隔，痛吾親有誰依？哥只圖姓名昭簡史，不念萱親暮倚閭。(合) 封書奏，雨露施，遙瞻王命下丹墀。趨官道，辭帝畿，洛陽雖好不如歸。

(前腔)(淨) 山溪分燕尾，傍人家竹下，水流橋底，閑花野草，怎如俺故園桃李。平陵舊宅歸去晚，城郭人民半已非。(合) 山迢遞，水瀟瀟，摩肩接踵驟驂駢，行不上怯路歧，野猿哀叫鷓鴣啼。

(前腔)(小生) 閑愁且破除，趨程途，且上行車。途中滋味比不得定省庭闈。(貼) 這是甚麼地方，孩兒你問左右看。(小生問科)(內應云) 這是太行山，澤州地方便是了。(小生) 山名太行分澤潞，水入黃河帶魯齊。(合) 林霏暗，人跡稀，郵亭回首暮雲遮。天將暮，日已西，漢家陵寢草淒淒。來到此間，就是館驛。叫驛丞打整舖陳，不可有違。(丑扮驛丞上) 山城夜有官條至，驛路時聞車馬音。呀，我道是甚麼大官，原來是十五六歲的小官，帶兩箇婦人，教我慌忙不及，好沒分曉。

(尾)(小生) 叫那驛丞過來，叫驛夫傳驛史，休言吾是里中兒。你道是兩箇婦人呵，上國勳臣太史妻。(丑) 小人不知，望老爹怒罪。(小生) 告母親，饒他打，快取舖陳來。(丑) 有在此，請二位夫人裏面歇，老爹廳上歇。(旦) 郵亭擊鼓恨更遲，人對寒燈倍悽悽；萬里玉人歸未得，一宵清夢又成虛。(下小生) 母親舅母俱去睡了，不免將母親所作漢書來看一番。

(梅花引)(生上) 歸經故道暗添悲，問昔人已多非，惟有江山古今如是。載道歡聲箜鼓競，欣報道錦衣榮歸故里。傷心滿目故人稀，雲物淒涼起嘆悲。憶昔同時出使者，至今能有幾人歸？下官今蒙聖恩賜我衣錦還鄉，一路訪問故人，十無九存。正是：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旌牌官何在？(末) 有。(生) 此處是何地名？(末) 此是澤州地方。(生) 且寫來到腹裏地面，怎無驛官來接？(末) 今日來路已曉，驛官睡了。

(生)叫將起來(丑慌科)廳上有箇小官人睡，待我裏來回報。(丑書科)原來還在那裏看書，待裏他着。裏老爹，今有一箇大官來在外面，裏老爹廳上讓他。(小生)將我安頓何處？(丑出科)罷罷，且裏着，裏老爹，廳上被箇小官人歇了。(生)這縣丞該打，既是小官，叫他回避，來裏甚麼？(丑)不見小官，是年紀小的老變。(生)不須驚動，待我進去，他自回避。(相見科)(小生)晚生不知尊駕來到，回避不及，乞恕先儒之罪！(生)縣丞之間，或先或後，何儒之有？請問所看的何書？(小生)晚生看的是漢書。(生)敢借來一看呀，此書乃是我先兄班孟堅所作，今見詞氣筆蹤，煥然在目，就如骨肉相連一般。且看後跋，是何人所撰呀，又是我女弟班惠姬的筆。正是：見鞍思馬，觀物傷情也。(小生)敢問大人，見書為何悽慘？(生)

(皂羅袍)驚見當今國史，不由人悽慘，倍增驚疑。先朝筆仗孟堅書，後章文跋班昭序。(合)雁行鴻侶，生別死離，思量到此，怎不淚垂？可憐物在人亡矣！此子模樣，好像我先妹夫曹世叔一般，待我問他詳細。請問執事貴庚？(小生)晚生年方一十六歲。(生)職居何地？(小生)陳留縣尹。(生)是乃少年登科。(小生)不是，是受家母封誥的。(生)只有父齒子，那有母齒子的？請問執事高姓大名？家居何處？(生)

(前腔)(小生)曹叡寄居京邸，父先亡，惟賴母親班氏。(生)令堂高姓，是班？(小生)正是，寡修國史拜丹墀，一官恩荷朝廷賜。(合)相逢到此，傾蓋自如，不知就裏因何淚垂？請明又恐傷先輩。(生)據執事所言，乃班家外甥也。(小生)是。(生)有箇班超，便於外國，執事可知其家中之事，望觀與下官感着。(小生)班仲升乃是晚生之母舅，雖然晚生未觀其形，已聞其名也。(生)下官願聞其事，請道一番！(小生)

(前腔)早年承恩出使，到如今未返，尙在西夷。家中祖母倚門間，其妻鄧氏今來此。(生)來此何幹？(小生)爲夫不返，望闕上書，幸逢吾母，哀求聖旨，如今詔取他們去。(生)果是如此，我與你有瓜葛之親。(小生)敢問先輩高姓尊名？(生)

(前腔)夙世扶風居住，本儒門，姓班，仲升吾是。幾年爲使滯羌夷，今朝衣錦還鄉里。(合)荆妻鄧氏未聞起居，大家女弟，別來久矣。不知飄泊今何處？(小生)原來是我母舅。我母親與舅母同在此處，就請出來。母親舅母有請！(旦、貼且上)

(山查子)魂夢到關西，身在郵亭裏，推枕覺來時，隴外何人語？(小生)源科)且不說與母親舅母知道，看他認得否？告母親舅母得知，廳上有箇官，你可認得他否？(旦)呀，原來是班仲升！(生)

(哭相思)數載睽違妻與妹，何期此地重相會。二十餘年使外夷，功名已遂恨歸遲。(旦)爲憐姑疾曾割股，欲取夫回遠上書。(生)賢妹可傷了酥夫？(貼)早成怨分釐風，今朝再誦鶉鴉詩。(衆)臨鏡莫去鏡容變，不似當年分別時。(生)娘子，你可將別後的事情，說一遭與我知道！

(旦)

〔金井梧桐〕一從鳳翼飛，家下遭顛覆。道你臣事差，夷母病幾不起！(生)母親既病，你到此何幹？(旦)爲伊來上書，一向寓京畿，望眼懸懸不見歸！承恩賜歸里，豈料今朝得遇伊！傷情處，就煩惱，費相思。(合)今日裏把往事重提，說不盡悽悼語。(生)你來京都，我的母親不知保攝何如？教我孩兒痛想也。(旦)你二十年前也是如此，爲何今日便痛想殺了？

〔前腔〕他終朝苦念兒，悶把門閭倚。(生)你別母親有幾時了？(旦)顏範相違，又是年餘矣。(生)徐母可來看顧否？(旦)感他母共兒，患難備扶持。徐克振來外國可見你否？家中虧了他母親。(生)克振別後，徐母何如？(旦)別後安危未可知。(生)我明日復命後，乞恩歸省養親。(旦)夫子欲歸養親不逮，只恐你穿不得五彩斑斕衣！傷情處，急忙歸去恐爲遲！(合前)

〔前腔〕(貼)生年恨不齊，中道分驚侶，堅守孤瘡，寄跡留京邸。鵲鴿原上悲骨肉，怨曠遠幾度思親不得歸！今朝勝把銀缸照，又恐相逢在夢裏。傷情處，不堪回首，盡垂絲！(合前)(旦)夫爲你去了多年，教我認得好苦呵！(生)母空將珠淚揮，晨昏謝你相扶持，報不很當初炊屨屢，傷情處，故國歸去盡皆非！(合前)(貼)孩兒打點夫馬，待與舅復命後，一同回去！

〔尾〕幸今朝重完聚，新愁舊憾不須提，早乞泥封慰母思。
數年骨肉阻西東，今日相逢似夢中；
死別生離皆有命，古今能有幾人同？

〔釋義〕倚閨王孫買母曰汝朝出而暮不返，則吾倚閨而望。平陵邵平秦封東陵侯，故又曰平陵。筋鞭讀古辭「去時兒女悲，歸來...」倚閨行路人，何如雀去病？傾蓋孔子之鄉，過程子於途，傾蓋而歸終日，甚相親。斑斕衣註見第二出，萊衣之下。鵲鴿註見第三十五出。屨屨註見第九出。

第三十九出

〔夜行船〕(老旦丑上)終日淹淹如病酒，憶子歸望斷雙眸。(丑)鶯鶯聲喧，燈花紅燼，門外車填馬驟。(老旦)老身爲孩兒

不歸，轉令鴛鴦上京奏表。誰知鴛鴦杳然不見回來，好個人也。(丑)今日喜鵲爭喧，昨日銀紅結蕊，二娘子來亦未必。

〔小重山〕(生且貼)王事勤勞使遠遊，官成早已乞封留。家國還似昔年否？趨堂上萱草可忘憂。(衆哭相見科)(衆)

〔唐多令〕絕域苦淹留，睽違二十秋。只言子母隔冥幽。(且)倚門憶子成羸疾。(生)灑淚悲親泣昊天。(且)連理枝頭花復茂。(貼)

舞衣堂上月重圓。(合)丈夫投筆封侯事，留與傍人作話傳。(生)母親遠別慈顏，久違甘旨，早恕孩兒不孝之罪。(老且)孩兒勤勞王事，衣服外夷

盡臣子報國之心。(生)娘子代養之勞，未得報也。(且)此係備分之事，何足道哉。(貼)哥哥聲垂典夏，當與伊呂齊名。(生)賢妹節操冰霜，堪並

共姜雅操。徐世荷蒙，愚難扶持，未及銜環報德。(丑)班大人衣錦榮歸，實有光於鄰里。請問大人，我兒徐幹為何不歸。(生)令郎為小生代掌兵權，數

月即回。(丑)老身備得簪酒一杯，與大人洗塵，幸勿見外。(生)既蒙厚意，敢借酒來與我，敬奉吾母一杯。(丑)正當如此。(生)

〔一封書〕離膝下遠遊，念吾親誰解憂？功名事逗遛，歷風霜到白頭。幾度思家勞夢寐，萬里瞻雲凝淚眸。(合)舉金甌，賀封侯，

耀祖榮宗拜冕旒。(老且)

〔前腔〕從別後許久，倚門閒無限愁。思骨肉淚流，貌枯焦，扎心疾，幸喜今封榮畫錦，不負當年把筆投。(合前)

〔前腔〕(且)當日去帝州，急回頭又二秋。中途裏阻留，偶相逢鸞鳳友。寶瑟宮商音再續，絕域功名志已酬。(合前)

〔前腔〕(貼)青年喪鳳偶，守孤孀，誓柏舟。臨鸞鏡自羞，到如今兩鬢秋。代馬依風思北闕，狐死傷殘戀首丘。(合前)(小生上)

代親復命歸來晚，為報皇恩詔到遲。(貼)孩兒來了。(小生)未敢先拜祖母，今為徐克振實詔來在外面。急安排香案，迎接聖旨者。(末扮徐克振上)

〔海棠春〕絕域賦歸賦，奉詔榮閨里。聖旨已到，跪聽宣讀。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忠孝出而後教化成，節義彰而後風俗美。自古聖王御世，未嘗

不以茲道為先務也。朕即位有年，雖圖致治未得其要，而旌別淑慝之志則愴愴焉。適者定遠侯班超，久居西域，克建大功，可賜賞封五百戶。其母賈氏，安

貧守節，教子成名，封為扶風慈淑夫人。其妻鄧氏割股救親，捨盡婦道，封為不陸賢孝夫人。妹世叔曹大家博通經典，節孝無虧，封為茂隆貞節夫人。其子

曹爽即擢陳留縣尹。歐父班彪，追贈扶風郡父，孟兄班固加贈太史。友人徐幹陸中郎，嗚呼！惟忠孝之道，萃於一門，故旌表之榮，冠乎四海。善道隆古之

盛治，用協我漢之休風。聖闕謝恩。(衆)萬歲，萬歲，萬歲。(生)徐克振，感勞大德，未能盡酬。(末)朋友之情，理當如此。(丑)孩兒回來，友道親情，俱已克盡。(生)

〔排歌〕名振中華，威服外夷，今朝方顯男兒爭。誇事業繼皋伊，健羨功名勒石碑。(合)傳丹詔，降彤芝，彩鸞祥鳳下天墀。光宗

祖贈母妻，封侯萬里耀門閭。(老旦)

〔前腔〕清白傳家，辛勤課兒，自嘆歷盡艱危。只知骨肉阻東西，今日回來也未遲。(合前)(旦)

〔前腔〕夫去親衰，家貧歲饑，覺覺自守孤嫠。只愁夫婦會難期，誰想重諧連理枝。(合前)(貼)

〔前腔〕早為夫亡，夙閑姆儀，堅持操無虧。傷心載誦柏舟詩，苦志修完太史書。(合前)(丑)

〔前腔〕主聖臣忠，妻賢母慈，當誇節義爭奇。不惟褒貶印圖書，健羨庭幃相會時。(合前)(衆)

〔前腔〕禾生九穗，麥秀兩岐，欣然值此明時。聲名赫赫振華夷，忠義昭昭載史書。(合前)

〔尾〕臣忠子孝全節義，夫榮妻貴世間稀，投筆封侯紀傳奇。

漢家人物班門最，美譽昭昭重青史；

專業掀天誇仲子，文章蓋世羨難兄。

姆孀有操旌當代，妹節無瑕式後庭；

更有賢妻全婦道，傳奇千載著芳名。

〔釋義〕忘憂 萱草即紫蠶，二名鹿葱，佩之宜男，玩之忘憂。得坤之順，故以比母。金甌 甌，取相，金甌覆名。代馬 代馬嘶北風，專為塞南枝。
首丘 格物論狐有三德，黃色中正一也，小前大後二也，死正首丘三也。鼻伊 鼻陶伊尹。連理 註見第二出。九穗 齊孟鄆守東鄆，麥一莖五穗，嘉穀一莖九穗。兩岐 張嶷為瀘陽太守，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

〔補第二十三出〕

〔清江引〕(外扮鄒善王上)西夷部落自一家，久不沾王化，河絕使臣槎。野餘大宛馬，舞回回，打辣酥唱凱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吾乃鄒善王是也。自從漢使班超到國中，悅服者多。我欲贊他為壻，不想此人心懷忠義，不肯節服。昨有匈奴國鹿王來此索賈，帶有番兵百萬，鐵騎五千，去疏勒城內，趕那班超。他若降你，吾願入貢。且看他如何着。(末扮差人上)

重校投筆記四卷終

金瓶梅詞話

(三)

〔明〕

蘭陵·笑笑生作

第四回

淫婦背武大偷姦 鄆哥不慎鬧茶肆

酒色多能悞國邦 由來美色喪忠良

紂因姐已宗祀失 吳爲西施社稷亡

自愛青青行處樂 豈知紅粉笑中殃

西門貪戀金蓮色 內失家窠外趕獐

話說王婆掣銀子出門，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那街上取瓶兒酒來，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壺裏有酒，沒便再篩兩盞兒。且和大官人吃着。老身直去縣東街那裏，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一歇兒就開。」婦人聽了，說：「乾娘，休要去。奴酒多，不用了。」婆子便道：「阿呀娘子，大官人又不是別人，沒事相陪吃一盞兒，怕怎的？」婦人口裏說不用了，坐着却不動身。婆子一面把門拽上，用索兒拴了。倒關他二人在屋裏。當路坐了一頭，續着鎖。却說西門慶在房裏，把眼看那婦人，雲霧半軀，酥胸微露，粉面上顯出紅白來。一徑把壺來斟酒，勸那婦人酒。一回推害熱，脫了身上綠紗褶子。央煩娘子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上。」

崇回目作：「赴巫山潘氏幽歡，鬧茶坊鄆哥義憤。」崇無此詩，另有五十八字：「詩曰：蕪園綉戶斜光入，千金女兒倚門立。橫波美目雖後來，羅襪迷途不相及。聞道今年初避人，珊珊鏡掛長隨身。願得侍兒爲道意，後堂羅幃一相親。」以上三字崇作「然若織。」

以上四十四字，崇無。別有下面一段：「這婦人見王婆去了，倒把椅兒扯開一邊坐着，却只偷眼觀看西門慶坐在對面，一徑把那雙涎瞪瞪的眼睛看着他。便又問道：『却纔到忘了問得娘子尊姓？』婦人便低着頭帶笑的問道：『姓武。』西門慶放做不聽得，說道：『姓堵？』那婦人却把頭又別轉着，笑着低聲說道：『你耳聾又不聾？』西門慶笑道：『呸，忘了正是姓武。只是俺清河縣姓武的却少有，縣前一個賣炊餅的三寸丁姓武，叫做武大郎，敢是娘子一族麼？』婦人聽得此言，便把臉通紅了。一面低着頭，微笑道：『便是奴的丈夫。』西門慶聽了，半日不做聲，呆了臉，假意失聲道：『屈。』婦人一面笑着，又瞅他一眼，低聲說道：『你又沒冤枉事怎的叫屈？』西門慶道：『我替娘子叫屈哩！』却說西門慶口裏娘子長，娘子短，只顧白嚼。這婦人一面低着頭弄褶子兒，又一同咬着衫袖口兒，咬得袖口兒格格駁駁的響。要便斜溜他一眼兒，只見這西門慶。」

崇作「然若織。」

崇回目作：「赴巫山潘氏幽歡，鬧茶坊鄆哥義憤。」崇無此詩，另有五十八字：「詩曰：蕪園綉戶斜光入，千金女兒倚門立。橫波美目雖後來，羅襪迷途不相及。聞道今年初避人，珊珊鏡掛長隨身。願得侍兒爲道意，後堂羅幃一相親。」以上三字崇作「然若織。」

那婦人連忙用手接了過去，撻放停當。這西門慶故意把袖子在車上一拂，將那雙筋筋拂落在地下來。一來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筋正落在婦人腳邊。這西門慶連忙將身下去拾筋。只見婦人尖尖趨趨，剛三寸，恰半找，一對小小金蓮，正穩在筋邊。西門慶目不捨筋，便去他繡花鞋頭上，只一捏，那婦人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哩，你有心，奴亦有意。你真個勾搭我？」西門慶便雙膝跪下，說道：「娘子，作成小人則個！」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樓將起來，說：「只怕乾娘來撞見。」西門慶道：「不妨。乾娘知道。」當下兩個就在王婆房裏，脫衣解帶，共枕同歡。（以下刪去一百五十三字）

當下二人□□□□，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大驚小怪，拍手打掌，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向婦人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會交你偷漢子。你家武大郎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武大說去。」回身便走。那婦人慌的扯住他裙子，便雙膝跪下，說道：「乾娘饒恕！」王婆道：「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婦人便道：「休說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乾娘。」王婆道：「從今日為始，瞞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來，晚叫你晚來，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就對你武大說。」那婦人說：「我只依着乾娘說便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着老身說。」

以上十九字，崇作：「這婦人只顧咬着袖兒，別轉看，不接他的，低聲笑道：『自手又不折，怎的支使人！』西門慶笑着道：『娘子不與小人安放，小人偏要自己安放。』」一面伸手隔桌子，搭到床炕上去，却

「一來」二字，崇作「却」。

「正」崇作「兒剛」。

以上四十字，崇作「攆落一隻筋來」。

以上四十字，崇作「四

門慶」一面斟酒勸那婦人。婦人笑着不理他。他却又待拿筋子起來，讓他吃菜兒。尋來尋去，不見了一隻。這金蓮一面低着頭把腳尖兒踢着，笑道：「這不是你的筋兒？」西門慶聽說，走過金蓮這邊來，道：「原來在此！」蹲下身去。

以上八十六字，崇作

「那婦人笑將起來，說：『怎這的囉哩！我要叫起來哩！』西門慶使雙膝跪下，說道：『娘子可憐小人則個！』一面說，一面便撲他褲子。婦人又開手道：『你這蛋廝種人，我却要大耳刮子打的呢！』西門慶笑道：『娘子打死了小人，也得個好處！』」

崇

到王婆床炕上。」

無以下二十字。以下十字，崇作「羞得要不得，再說不出來。王婆催逼道，却是怎的。快些回覆我。婦人臉轉着頭，低聲道來便是了。」

得。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一去了不來。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婆子道：「你們二人出語無憑，賞各人留下件表記物件。」牽着纓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又來插在婦人雲鬢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疑。一面亦將袖中巾帕，遞與西門慶收了。三人又吃了幾杯酒，已是下午時分。那婦人便起身道：「武大那廝，也是歸來時分。」奴回家去罷。」便拜辭。王婆、西門慶，遞過後門歸來。先去了下簾子。武大恰好進門。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智賢隨何，機強國買女兵十個九個，都出不了乾娘手。」王婆又道：「這雌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這色采子女不可言。」婆子道：「他房裏彈唱姐兒出身，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得。」還虧老娘，把你兩個生扭做夫妻，強撮成配。你所許老身東西，休要忘了。」西門慶道：「乾娘這般費心，我到家，便取定銀子送來。」所許之物，豈肯昧心？」王婆道：「眼望旌節至，耳聽好消息。不要交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道：「但得一片橘皮吃，且莫忘了洞庭湖。」一面看街上無人，帶上眼罩，笑了去。不在話下。到次日，又來王婆家討茶吃。王婆讓坐，連忙點茶來吃了。西門慶便向袖中，取出一錠十兩銀子來，遞與王婆。但凡世上人錢財，能動人意。那婆子黑眼睛，見了雪花銀子，一面歡天喜地收了。一連道了兩個萬福，說道：「多謝大官人布施。」因向西門慶道：「這咱晚武大還未見出門。待老身往他家推借瓢，看一看。」一面從後門，惹過婦人家來。婦人正在房中，打發武大吃飯。聽見叫門，問迎兒：「是誰？」迎兒道：「是王奶奶來借瓢。」婦人連忙迎將出來。道：「乾娘，有瓢一任奉去。且請家裏坐。」婆子道：「老身那邊無人。」因向婦人便手勢。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在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作「要」。

● 崇無「物件」二字。

● 崇無「銀」字。

● 崇無「又」字。

● 崇作「髻」。

● 以下九字，崇作：「婦人便不肯拿去的出來，却被王婆扯着袖了。」

● 崇無「便」字。

● 崇無以上十字。

● 崇作「丟下」。

● 以下二十一字，崇作：「真好手段」。

● 崇無

「這」字。

● 崇無「得」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無「定」字。

● 崇無以下八字。

● 崇作「擔旗」。

● 崇無以上十五字。

● 「面」下，崇有「笑着」二字。

● 以上四字，崇作「妙去了」三字。

● 崇作「便」。

那邊。● 妻子拿瓢出了門，一力攔撥武大吃了飯，挑担出去了。先到樓上，從新粧點，換了一套體色新衣，分付迎兒：「好生看家，我往你王奶家坐一坐就來。若是你爹來時，就報我知道，若不聽我說，打下你這個小賤人下截來。」迎兒應諾，不題。婦人一面走過王婆茶坊裏來，和西門慶做一處。● 正是：合歡杏桃春堪笑，衷訴。● 原來別有人。● 有詞單道這雙關二意爲證：●

這瓢是瓢，口兒小，身子兒大。你幼在春風棚上，恁兒高，到大來人難要。他怎肯守定顏回，甘貧樂道。專一趁東風，水上漂。有疾被他撞倒，無情被他盪着，到底被他纏住，擎着。● 也會在馬房裏餵料，也會在茶房裏來叫。如今弄的許由，也不要赤道黑，洞洞，葫蘆中賣的甚麼藥？

那西門慶見婦人來了，如天上落下來一般。兩個並肩疊股而坐。王婆一面點茶來吃了。因問昨日歸家，武大沒問甚麼。婦人道：「他問乾娘衣服，做了不會。我便說：『衣服做了，還與乾娘做送鞋襪。』說畢，妻子連忙安排上酒來，擺在房內。二人交盃暢飲。這西門慶仔細端詳那婦人，比初見時越發標致。吃了酒，粉面上透出紅白來；兩道水聲，描畫的長長的，端的平欺神仙，賽過嫦娥。有沉醉，東風爲證：●

動人心，紅白肉色，堪人愛，可意裙釵；裙拖着翡翠，紗衫袖挽泥金籠，喜孜孜寶鬢斜歪。恰便似月裏嫦娥下世來，不枉了千金也。● 雜買。●

西門慶誇之不足。撲在懷中，掀起他裙來，看見他一對小脚，穿着老鴉段子鞋兒，恰剛半拔，心中甚喜。一遞一口，與他吃酒，嘲問話兒。因問西門慶貴庚。西門慶告他說：「屬虎的。」二十七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婦人問：「家中幾位娘子？」西門慶道：「除了拙妻，還有三四個身邊人。只是沒一個中我意的。」婦人又問：「幾位哥兒？」西門慶道：「只是一個小女兒，早晚出嫁。並無娃兒。」西門慶嘲問了一回，向袖中取出銀穿心金裏面，盛着香茶木樨餅兒來，用舌尖遞送與婦人。兩個相撲相抱，如蛇吐信子一般。● 嗚咽有聲。

- 崇無「在那邊」三字。
- 崇無以上十字。
- 崇無「便說」，崇作「說道」。
- 崇無「屬虎的」三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作「心裏」。
- 崇作「仁」。
- 崇無「爲證」二字。
- 「買」下，崇有「右調沉醉東風」六字。

那王婆子只管往來拿菜篩酒，那裏去管他閑事。由着二人在房內，做一處取樂頑耍。少頃，吃得酒濃，不覺烘動春心。（以下刪去二百四十五字）

話休饒舌。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駕過王婆家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隣舍，都曉的了。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正是：自知本分爲活計，那曉防奸革弊心。有詩爲證：

好事從來不出門，惡言醜行便彰聞。

可憐武大親妻子，暗與西門作細君。

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個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人取名叫做鄆哥兒。家中止有個老爹，年紀高大。那小厮生的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裏，賣些時新菓品。如常得西門慶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過街尋西門慶。又有一等多口人說：「鄆哥，你要尋他，我教一個去處。」一尋一個着。」鄆哥道：「聶，教我去，尋得他見，撰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是好處。」那多口道：「我說與你罷。西門慶刮剝上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房裏坐的。這早晚，多定只在那裏。你小孩子家，只故撞入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往紫石街走來，逕奔入王婆子茶房裏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樓兒上讀李麻線。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你來這裏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撰三五十錢，養活老爹。」王婆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情知是那一個，便是他那個。」王婆道：「便是大官人，也有姓名。」鄆哥道：「便是兩個字的。」王婆道：「甚麼兩個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要！我要和西門大官說句話兒。」望裏便走。那王婆一把手便揪住道：「這小猴子那裏去人家屋？」

● 崇無以上三十六字。 ● 崇無「兒」字。 ● 崇作「時」。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作「起動」。

以上十九字，崇作「那去尋他的是」。 ● 「口」下崇有「字」。 ● 崇作「咱」。 ● 以上八字，崇作「那人」。

● 崇無「子」字。 ● 崇無「李麻線」二字。 ● 崇作「讀」。 ● 「有」下，崇有「個」字。 ● 崇「婆」下有

「子」字。 ● 崇無「手便」二字。

裏，各有內外。」鄒哥道：「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罵道：「含鳥小猢猻！我屋裏那討甚麼西門大官！」鄒哥道：「乾娘不要獨自吃，你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猢猻，還會得甚麼？」鄒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水杓裏切菜，水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多落在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鳥小猢猻也來老娘屋裏放屁！」鄒哥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那婆子揪住鄒哥，鑿上兩個栗暴。鄒哥便叫道：「你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禽娘的小猢猻，你敢高則一聲，大耳刮子，打出你去！」鄒哥道：「賊老咬蟲，沒事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叉，一頭大栗暴，着直打出街上去，把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落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婆子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王婆茶房裏罵道：「老咬蟲，我交你不要慌，我不說與他，也不做出來不！定然遭塌了你這場門面，交你揀不成錢使！」這小猴子提個籃兒，還弄街上，尋這個人不見。鄒哥尋這個人，却正是王婆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與一齊來，有分交。

險道神脫了衣冠，小猴子泄漏出患害。
畢竟未知鄒哥尋甚麼人，要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崇作「囚兒」
- 崇無「你」字
- 崇無道字
- 以上三字，崇作「囚籠的」
- 崇無以上九字
- 「則」崇作「做」
- 崇無「着」字
- 崇無「覓」字
- 崇無「也」字
- 崇作「賺」
- 崇無「使」字
- 崇作「了」
- 崇無「不見」二字
- 以上六十四字，崇作：「却正是欲翻孤兒窩中草，驚起鴛鴦沙上眠。」

第五回

郗哥幫提罵王婆 淫婦藥配武大郎

多 透風流二字禪 好姻緣是惡姻緣

癡心做處人人愛 冷眼觀時個個嫌

野草閑花休採折 真姿勁質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下郗哥被王婆子打了，心中正沒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一逕奔來街上，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巷，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担兒，正從那條街過來。郗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担兒道：「我只是這等模樣，有甚麼吃的肥處？」郗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粉，一地里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裏有。」武大道：「我屋裏並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粉？」郗哥道：「你說沒粉，麥怎的賺得你恁肥醃醃的，便軟。」倒提起你來也不防，煮你在鍋裏也沒氣？」武大道：「舍鳥糴糶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郗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郗哥道：「還我主兒來！」郗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道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誰。我把十個炊餅送你。」郗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個東道，我吃三盃，我說與你。」武大道：「你合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担兒，引着郗哥，到個小酒店裏，歇下担兒。拿幾個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罐酒，請郗哥吃了。那小廝道：「酒不要添，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且說與我則個。」郗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你如今却說與我！」

崇回日作「捉奸情郗哥定計，飲藥武大遭殃。」

無「麼」字。 崇作「秤」。 崇作「秤」。 「參」上，崇有「體日」二字。 崇無「子」字。 崇

「小囚兒」。 崇作「飯」。 崇作「會」。 崇作「着」。 崇無以上十四字。 崇

崇有「完」字。 崇作「會」。 崇作「着」。 崇無以上十四字。 崇

鄭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的胭脂。」武大道：「却怎的來有這胭脂。」
 「對你說：我今日將這籃雪梨去尋西門大官掛一小勾子。」一地里沒尋處，街上有人道：他在王婆茶坊裏來，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裏行走。我指望見了他，撰得三五十文錢使。耐耐王婆那老豬狗，不放手去房裏尋他，大栗暴打出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求問我。」武大道：「真個有這等事？」鄭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屁鳥人，那廝兩個落得快活，只專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裏做一處。你問道：真個也是假莫不？我哄你不成？」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我遭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裏做衣服，做鞋脚，歸來便臉紅。我先妻丟下個女孩兒，要便朝打暮罵，不與飯吃。這兩日有些精神錯亂，見了我，不做喜歡，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裏。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兒，便去捉奸，如何？」鄭哥道：「你老大一條漢，元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三人也有個暗號兒，見你入來，拿他，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個，若捉他不着，反吃他一頓好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你一狀子，你須吃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性命。」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我怎的出得這口氣？」鄭哥道：「我吃那王婆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一着：今日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要說，自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担兒，只在左邊等我。我先去惹那老狗，他必然來打我。我先把籃兒丟在街心來，你却搶入。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奔入房裏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十貫錢，我把與你去。你可明日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鄭哥得了幾貫錢，錢并幾個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担兒，自去買了一遭歸去。原來那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禮虧，只得窩幫他些個。當晚武大挑了担兒歸來，也是和往日一般，並不題起別事。那婦人道：「大哥，買幾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

- 「曹」下崇有「鄭哥道我」四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作「他」。
- 崇無「是」字。
- 崇作「離」。
- 崇無「要便」二字。
- 「人」下崇有「的人」二字。
- 「數」下崇有「你」字。
- 崇作「出」。
- 「數十」崇作「兩」。
- 崇無「典」字。
- 崇作「到」。
- 崇無「幾貫」二字。
- 崇作「買」。
- 崇作「無識」。

買了三盞吃了。」那婦人便安排晚飯與他吃了。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担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裏來理會武大的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担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得他出去了，便釐過王婆茶房裏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担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裏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還早些個。你自去賣一遭來。那斷七八也將來也。你只在左邊處伺候，不可遠去了。」武大雲飛也似去街上。賣了一遭兒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拋出來，你便飛奔入去。」武大自把担兒寄了，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虎有倚兮鳥有媒，
暗中牽陷自狂爲。

鄆哥指計西門慶，
虧殺王婆撮合奇。

且說鄆哥提着籃兒，便走入茶坊裏來。向王婆罵道：「老豬狗你昨日爲甚麼便打我？」那妻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如何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直我醫醫！」那妻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時，把那手中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妻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猢猻子叫一聲：「你打！」時，就打王婆腰裏帶個住，看着妻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險些兒不跌倒。却得猢猻子攔住不倒。那猢猻子死命頂在壁上。只見武大從外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裏來。那妻子見是武大來得甚急，待要走去阻當時，却被這小猢猻子死力頂住，那裏肯放。妻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裏，做手脚不迭。先奔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爬入床下去躲。武大搶到房門首，用手推那房門時，那裏推得開。口裏只叫：「做得好事！」那婦人頂着門，慌做一團。口裏便說道：「你閉當時只好鳥嘴賣弄殺好拳棒。臨時便沒些用兒，用了個紙虎兒，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交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西門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話，題醒他這個念頭，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便來拔開盤，叫聲：「不要來！」武大却待揪他，被西

● 崇無「街上」二字。 ● 崇無「自」字。 ● 崇作「下」。

● 崇無「便」字。 ● 崇作「我」。

● 崇無「手中」二字。 ● 崇無「時」字。 ● 崇作「却」。

● 崇無「頓」字。 ● 崇作「門」。

門慶早飛起腳來。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撥地望後便倒了。武大打開，一直走了。那哥兒頭勢不好，也撇了王婆，撇開跳了。那街坊隣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管事。王婆當時就地下挾起武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蠟橙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救得甦醒。兩個上下眉揜着，便從後門扶歸中樓上去，安排他床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王婆家 and 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病五日不出，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又不應。只見他濃粧豔抹了出去，歸來便臉紅。小女迎兒又吃婦人禁住，不得向前。嚇道：「小賤人你不對我說，與了他水吃，都在你身上。」那迎兒見婦人道等說，又怎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昏。又沒人來采問。一日，武大叫老婆過來，分付他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又捉着你奸。你倒挑撥奸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執不得了。我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得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起。你若不看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也不回言。却道：「王婆家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似提在冷水盆內一般，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崗上打死大蟲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個好漢。我如今却和娘子眷戀日久，情字意字，拆散不開。據此等說時，正是怎生得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會見你是個把乾的，我是個撐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往自做個男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個。』王婆道：『既要我遮藏你們，我有一條計。你們却要長做夫妻，要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每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又來相會。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在一處，不耽驚受怕，我却有這條妙計。只是難教你們。』西門慶道：『乾娘，周旋了我們則個，只要長

- 崇作「撲」。 ● 以上四字，崇作「西門慶打開裏」。
- 崇作「跪」。 ● 「水」下崇有「來」字。
- 崇作「撲」。 ● 以上三字，崇作「歸到家中」。
- 「做」處「三字，崇作「頑要」。
- 崇無「又」字。 ● 崇無「出勿」二字。
- 崇無「要」字。 ● 崇無「只」字。 ● 崇無以上十字。 ● 崇作「枉」。
- 「男」下，崇有「子」字。

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裏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割。」來與你，却是甚麼東西？婆子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狼狽，好下手。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却交大娘子自去釀一貼心疼的藥來，却把這砒霜來，下在裏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他的命。」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他待怎的自古道：幼嫁從親，再嫁由身。小叔如何管得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便好了。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一頂轎子，娶到家去，這個不是長遠做夫婦，誰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剪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却如何處置？」大官人往家去，快取此物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個自然，不消你說。」有詩爲證，詩曰：

雲情雨意兩綢繆，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世間有此事，武大身軀裏粉頭。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遞與王婆收了。這婆子看着那婦人：「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兒。如今武大不對你說，交你救活他，你便乘此機，把些小意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這心疼藥裏。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液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氣發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一蓋都不要。人聽見，緊緊的按住被角，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發之時，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迹。他若氣斷了，你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只一揩，都揩沒了血跡。便入在材裏，打出去燒了。有麼了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家臨時手軟了，安排不得屍首。」

- 「家」下崇有「裏」字。 ● 崇作「劑」。 ● 崇無「來」字。 ● 崇無「他命」二字。 ● 「來往」崇作「事」。
- 崇無「便好了」三字。 ● 崇無「一頂轎子」四字。 ● 崇無「個」字。 ● 崇無「做」字。
- 崇作以上十八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此二句崇作「畢竟人生如泡影，何須死下殺人謀」。
- 「人」下崇有「道」字。 ● 崇無「道」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無「都」字。 ● 「要」下崇有「便」字。
- 崇作「那」。 ● 「時」下崇有「必然」二字。 ● 崇作「放了命」。 ● 「有」下崇有「甚」字。
- 無「臨時」二字。 ● 「了」字崇作「臨時」二字。 ● 崇

婆子道：「這個易得！你那邊只敲壁子，我自就過來幫扶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我來討話。」說罷，自歸家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遞與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回到樓上，看着武大一絲沒了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武大：「你做甚麼來哭？」婦人拭着眼淚道：「我的一時間不是，乞那西門慶騙了誰，想腳踢中了你心！我問得一處有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只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來家，亦不題起。你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那婦人掣了銅錢，逕來王婆家裏坐地。却交王婆贖得藥來，把到樓上，交武大看了。說道：「這貼心疼藥，太醫交你半夜裏吃。」吃了倒頭一睡，把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半夜裏調來我。」那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你。」看看天色將黑了。婦人在房裏點上燈，下面燒了大鍋湯，掣了一方抹布，煮在鍋裏。聽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內，却舀一盞白湯來，把到樓上，却叫：「大哥，藥在那裏？」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將那藥料在盞子裏，把那藥帖安了。將白湯沖在盞裏，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便把藥來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婦人道：「只要他醫治病好，管甚麼難吃易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咬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要再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那裏肯放鬆些寬。正似：

-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裏如雪刃相侵，滿腹中似鋼刀亂擗；渾身冰冷，七竅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赴枉死城中；喉管枯乾，七魄
- 崇無「就」字。
 - 「大」下崇有「道」字。
 - 崇作「又」。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吃」字。
 - 崇作「蓋」。
 - 崇無「將」字。
 - 「正」下崇有「好」字。
 - 崇無「來」字。
 - 崇作「叫聲」。
 - 崇無「與」字。
 - 「蓆」下崇有「子」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以上五字，崇作「把藥便灌」。
 - 崇作「得」。
 - 崇無「易吃」二字。
 - 崇作「是」。

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腸間沒了捉奸人。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老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老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老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舀了一桶湯，把抹布撒在裏面，撥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身上。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撥，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老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嘔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走。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老婆，教買棺材材。送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大官人是網巾圈兒打靠後。」西門慶道：「這個何須你說？費心。」婦人道：「你若負了心，怎的說？」西門慶道：「我若負了心，就是你武大一般。」老婆道：「大官人且休閑說。」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緊地方。天明就要入殮，只怕被忤作看出破綻來，怎了團頭何九，他也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不肯殮。」西門慶笑道：「這個不妨事，何九我自付他，他不敢違我的言語。」老婆道：「大官人快去分付他，不可遲了。」西門慶把銀子交付與老婆買棺材，他便自去對何九說去了。正是：三光有影遺誰概，萬事無根只自生。畢竟西門慶怎的對何九說要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隱驚鷺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

- 崇作「號」。
- 崇作「來」。
- 崇作「養」。
- 以上四字，崇作「不到後來」。
- 崇無「號」字。
- 崇無「你」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地方」二字。
- 崇無以上十三字。
- 「何」下崇有「九」字。
- 崇無以上二十三字。

第六回

西門慶買囑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

可怪狂夫戀野花，因貪淫色受波嗑。

亡身喪命皆因此，破業傾家總爲他。

半晌風流有何益，一般滋味不須誇。

有朝禍起蕭牆內，虧殺王婆先做牙。

却說西門慶便對胡九說：「去了。且說王婆拿銀子來買棺材冥器，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婦人商議，就於武大靈前點起一盞隨身燈。隣舍街坊都來看望。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拙夫因害心疼得慌，不想一日一日越重了，看來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鼓死了。好是苦也！』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隣舍明知道此人死的不明，不敢只顧問他。衆人盡勸道：『死是死了，活的是要安穩過。娘子省煩惱，天氣暄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去。王婆擡了棺材來，又去請伴作團頭何九。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裏一應物件，他都買了。就於報恩寺叫了兩個禪和子，晚夕伴靈拜懺。不多時，何九先撥了幾個火家整頓。且說何九到已牌時分，慢慢的走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老九何往？』何九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搶還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借一步說話。』何九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裏，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老九請上坐。』何九道：『小人是何等之人，敢對大官人一處坐的？』西門慶道：『老九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讓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分付酒保，取瓶好酒來。酒保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一面盪上酒來。

● 崇回目作「何九受賄瞞天，王婆幫閑過關。」 ● 崇無此詩，別有下文一段：「調曰：別使誰知珠分玉剖，忘海誓山盟天共久。」

● 偶懸着山鷄，鷄寒鴛。從此蕭郎淚暗流。過秦樓，巖空回首。縱新人勝舊，也應須一別，酒淚登舟。右調懶畫眉。」 ● 應作「何。」

● 崇無以上五字。 ● 「且說」崇作「到天大明。」 ● 崇作「買了。」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得慌」

二字。 ● 「來」崇作「看。」 ● 崇作「好。」 ● 崇無「又」字。 ● 崇作「停。」

何九心中疑忌，想道：「西門慶自來不會和我吃酒。今日這盃酒必有蹊蹺。」兩個飲勾多時，只見西門慶自袖裏摸出一錠雪花銀子，放在面前，說道：「老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何九叉手道：「小人無半點用功，効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有些辛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身，凡百事周全，一床錦被遮蓋則個，余不多言。」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小事，有甚打緊，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老九，你若不受時，便是推却。」何九自來懼西門慶是個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銀子。又吃了幾盃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賬目：「明日來我鋪子內支錢。」兩個下樓，一面出了店門，臨行，西門慶道：「老九是必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另有補報。」分付罷，一直去了。何九心中疑忌：「我殮武大屍身，他何做與我這十兩銀子？此事必蹊蹺！」一面來到武大門首，只見那幾個火家，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的久哩。火家在那裏，何九便問火家：「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入門，掀起簾子進來。王婆接着道：「久等多時了。陰陽也來了半日。老九如何這咱纔來？」何九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一步。」只見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白紙髻，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道：「娘子省煩惱，大郎已是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眼淚道：「說不得的苦，我夫心疼症候，幾個日子便把命丟了。撇得奴好苦！」這何九一面上上下下看了婆娘的模樣，心裏自忖的道：「我從來只聽得人說武大娘子，不會認得他。原來武大郎討得這個老婆，在屋裏，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一面走向靈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揭起千秋幡，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翫着那兩點神水，定睛看時，見武大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皆突出，就知是中惡。傍邊那兩個火家說道：「怎的臉也紫了，口唇上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一面七手八脚，葫蘆提殮了，裝入棺材內，兩下用

● 崇作「尚」。 ● 崇無「用功」二字。 ● 「辛」下崇有「苦」字。 ● 崇作「旋」。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老九」二字。 ● 崇無「刁徒」二字。 ● 以上二十八字崇作：「接了銀子自忖道：『其中緣故那部是不須提

起的了。只是這銀子恐怕武二來家有說話，留着倒是個見證。』一面又忖道：『這兩日倒要些銀子攪纏，且落得用了到其間再做

理會了。』於是「一直」。 ● 「久哩」二字，崇作「心裏火發」。 ● 崇無以上五字。 ● 「九」下崇有「一到」

二字。 ● 崇作「布」。 ● 崇作「病症」。 ● 以上三字，崇作「暗」。 ● 崇無以上十二字。

長命釘釘了。王婆一力攬撥，舉出一吊錢來，與何九打發藥火家去了。就問幾時出去。王婆道：「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殯，城外燒化。衆火家各分散了。」那婦人當夜灑着酒請人。第二日請四個僧念經。第三日早五更，藥火家都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個隣舍街坊，淨淨把骨殖撒在池子裏。原來那日，西門慶出錢整頓，那婦人歸到家中樓上去，設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靈。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裏面貼些金條金紙錢銀錠之類。那日却和西門慶做一處。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橫取樂，不比先前在王婆茶坊裏，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武大已死，家中無人，兩個恣情肆意，停眠整宿。初時西門慶恐隣舍瞧見，夜不會歸去。把家中大小，丟的七顛八倒，都不喜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幾時，必有敗有歸。鴉天爲證。

色膽如天不自由，
情深意密兩網繆。
貪歡不管生和死，
溺愛誰將身體修。
只爲恩深情鬱鬱，
多因愛闊恨悠悠。
要將吳越冤仇解，
地老天荒難歇休。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刺那婦人，將兩月有餘。一日將近端陽佳節，但見：
綠楊裊裊垂絳碧，海榴點點胭脂赤。微微風動幔，颯颯涼侵扇。處處端陽，家家共舉觴。
西門慶自岳廟上回來，到王婆茶坊裏坐下。那婆子連忙點一盞茶來，便問：「大官人往那裏去來？怎的不過去看看大娘子？」西門慶道：「今日往廟上走走。大節間記掛着，來看看大姐姐。」婆子道：「今日他娘潘媽媽在這裏，怕還未去哩。等我過去看子？」

- 崇無「了」字。 ● 以上七字，崇作「何九也便起身。」
- 崇無「去」字。 ● 崇無「恣情」二字。 ● 崇作「當」。
- 崇無「如膠」二字。 ● 崇作「當」。
- 崇無以下九字。
- 崇有「正是」二字。
- 崇作「六」。
- 崇作「六」。
- 崇無「那日」二字。
- 崇無「今武大死」四字，崇作「落」。
- 崇無「肺腑」二字。
- 崇無「上崇有」却說「二字。」
- 崇作「六」。

看回大官人。」這婆子一面走過婦人後門看時，婦人正陪潘媽媽，在房裏吃酒。見婆子來，連忙讓坐。婦人攬下●笑來●道：「乾娘來得正好，請陪俺娘，且吃個進門盞兒。到明日養個好娃娃。」婆子笑道：「老身又沒有老伴兒，那裏得養出來。你年小少壯，正好養哩。」婦人道：「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婆子便看着潘媽媽道：「你看你女兒這等傷我，說我是老花子到。明日還用着我老花子。」說罷，潘媽媽道：「他從小兒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原來這婆子撮合得西門慶和這婦人刮刺上了，早晚替他通事，殷勤兒，提壺打酒，弄些油水養口。一面對他娘潘媽媽說：「你家這姐姐端的百伶百俐，不枉了好個婦女。到明日不知什麼有福的人受的他。」潘媽媽道：「乾娘既是撮合山，全靠乾娘作成這個。」一面安下鐘筭。婦人斟酒在他面前。婆子一連陪了幾盃酒，吃得臉紅的。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候，連忙丟了個眼色與婦人，告辭歸去。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於是●一力攬掇他娘起身去了。將房中收拾乾淨，燒些異香，從新把娘的殘饌撤去，另安排一席齊整酒肴，預備陪侍。●西門慶從月臺上●過來。婦人從梯樓●接着，到房中，這個萬福坐下。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怎肯帶孝。樓上●把武大靈牌，丟在一邊。用一張白紙蒙着，靈飯也不掀採。每日只是澆些蠶抹，穿顏色衣服，打扮嬌樣，陪伴西門慶，做一處作歡頑耍。●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就罵：「負心的賊，如何撇閃了奴，又往那家另纜上心甜的兒。」了把奴冷丟，不來掀採。」西門慶道：「便是家中小妾，昨日沒了，殯送忙了兩日。」今日往廟上去，替你置了些首飾珠翠衣服之類。」那婦人滿心歡喜。西門慶一面喚過小廝玳安來，氈包內取出，一件件把與婦人。婦人方纔拜謝收了。小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他，令他拏茶與西門慶吃。一面婦人安放桌兒，陪西門慶吃茶。西門慶道：「你不消費心，我已與了乾娘銀子，買酒肉饅飯果品。」去了。大節間正要和你坐一坐。」婦人道：「此是待俺娘的。奴存下這桌整菜兒。等到

● 無「攬下」二字。 ● 無「來」字。 ● 「媽」下攬有「嚮道」二字。 ● 「子」下攬有「瞧」字。

以上四十六字，攬作「王盛道」三字。 ● 「他」下攬有「起」字。 ● 攬作「家」。 ● 無「就」字。 ●

「於是」二字，攬作「因」。 ● 無「陪侍」二字。 ● 「月台上」三字，攬作「簷門」。 ● 無「從梯樓」

三字。 ● 無「樓上」二字。 ● 無以上十二字。 ● 無「見」字。 ● 以上十六字，攬作「連兩日有

整事」。

● 以上六字，攬作「東西」二字。

乾娘買來，且有一回就閉。咱且吃着。」婦人陪西門慶，臉兒相貼，腿兒相壓，並肩一處飲酒。且說婆子提着個籃子，牽着一條十八兩秤。走到街上，打酒買肉。那時正值五月初旬天氣，大雨時行。只見紅日當天，忽一塊濃雲處，大雨傾盆相似。但見：

烏雲生四野，黑霧鎖長空，刷刺刺漫空陣日飛來，一點點奪得芭蕉聲碎。狂風相助，侵天老槍掀翻；霹靂交加，奈華嵩雷震動。洗炎驅暑，潤澤田苗；洗炎驅暑，佳人貪其賞玩；潤澤田苗，行人忘人泥濘。正是：江淮河濟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買了一籃魚肉鷄鴨。菜蔬菓品之類，在街上遇見這大雨，慌忙躲在人家房簷下，用手巾裏着頭，把衣服都淋濕了。等了一歇，那兩脚便了些，大來雲飛來家。進入門來，把酒肉放在廚房下，走進房來，看見婦人和西門慶飲酒，笑嘻嘻道：「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濕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陪我。」西門慶道：「你看老婆子就是個賴精！」婆子道：「我不是賴精，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疋大海青。」婦人道：「乾娘，你且飲過湯，熱酒盞兒。」那婆子陪着飲了三盃，說道：「老身往廚下烘乾衣裳去。」一面走到廚下，把衣服烘乾。那雞鴨鵝飯，割切安排停當，用盤碟盛了菓品之類，都擺在房中，潑上酒來。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共設佳肴。交盃疊股而飲。西門慶飲酒中間，看見婦人壁上掛着一面琵琶，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好歹彈個曲兒我下酒。」婦人笑道：「奴自幼初學一兩句，不十分好。官人休要笑恥。」西門慶一面取下琵琶來，讓婦人在懷，看他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笋，款弄冰絃，慢慢彈着，唱了一個兩頭兩調兒。

冠兒不戴懶梳粧，髻挽青絲雲鬢光，金釵斜插在烏雲上。喚梅香，開籠扇，穿一套素縞衣裳，打扮的是西施模樣。出綉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燒一炷兒夜香。

西門慶聽了，喜歡的滾入腳處。一手撲過婦人粉頰來，就親了個嘴，稱誇道：「誰知姐姐你有這段兒聰明，就是小人在構欄三

● 崇無以上八字。

● 以上五字，崇作「被黑雲遮掩，俄而」。

● 崇無「相似」二字。

● 崇無以上四字。

崇作「帽」。

● 似應作「雨」。

崇作「也」。

● 以上二字，崇作「盡」。

崇無此字。

● 「去」

下崇有「也」字。

● 崇無以上四字。

崇作「粗」。

● 「官人」二字，崇作「你」。

● 以上九字，崇作

「低聲唱道」。

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沒你這手好彈唱！」婦人笑道：「蒙官人禮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西門慶一面捧着，他香腮，說道：「我怎肯忘了姐姐！」兩個帶雨尤雲，調笑頑耍。少頃，西門慶又脫下他一隻绣花鞋兒，繫在手內，放一小盃酒在內，吃鞋盃耍子。婦人道：「奴家好小腳兒，官人休要笑話。」不一時，二人吃得酒濃，掩閉了房門，解衣上床頑耍。玉婆把大門頂着，和迎兒在廚房中，動啖用着。（以下刪去九十一字）

當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欲回家，留了幾兩散碎銀子，與婦人做盤纏。婦人再三挽留不住，西門慶帶上眼罩，由門去了。婦人下了簾子，關上大門，又和王婆吃了一回酒，各散去了。正是：倚門相送劉郎去，烟水桃花去路迷。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崇作「出」。

● 以上四字，崇作「纏散」。

● 崇無以下四字。

薛嫂兒說娶孟玉樓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我做媒人實可^①能，全憑兩腿走駝駝。

昏鎗慣把媒男配，舌劍能調烈女心。

利市花常頭上帶，喜筵餅錠袖中撐。

只有一件不堪處：半是成人半敗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賞^②牽花兒^③的薛嫂兒，提着花廂兒，一地哩尋西門慶不着。因見西門慶使的小廝玳安兒問^④：「大官人在那裏？」玳安道：「俺爹在舖子裏和傅二叔算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舖，主管姓傅名銘，字自新，排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這薛嫂兒一直走到舖子門首，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在裏面^⑤與主管算帳。一面^⑥點首兒，喚他出來。這西門慶見是薛嫂兒，連忙撇了主管出來。兩人走在僻靜處說話。薛嫂道了萬福^⑦。西門慶問他^⑧有甚說話。薛嫂道：「我來^⑨有一件親事，來對大官人說，管情中得^⑩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的三娘窩兒。方纔我在大娘房裏，買我的花翠，留我吃茶，坐了這一日。我就不曾敢題起。逕來尋你老人家，和你說^⑪這位娘子道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是咱道^⑫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裏有一分好錢。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粧花袍兒^⑬，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廂子，珠子簪兒，胡珠環子，金寶石頭面^⑭，金鑲銀釧不消說。手裏現銀子，

- 崇作「媒婆」
- 崇作「三兒」
- 崇作「上崇有「時日」二字」
- 崇作「自」
- 崇作「賞」崇作「一個實」
- 崇無「兒」字
- 「同」崇作「便問道」
- 「娘」下「崇」有「聽了」二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一面」崇作「便點」
- 崇無「道」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作「道」
- 崇無「來」字
- 崇無「得」字
- 崇無以上四十一字
- 以上三字崇作「就是」二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十三字

他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兩。不幸他男子漢去販布，死在外邊。他守寡了一年多，身邊又沒子女，止有一個小叔兒，還小，纔十歲。青春年少，守他甚麼。有他家一個嫡親的姑娘，要主張着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歲。生的長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個燈人兒。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不瞞大官人說，他娘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會彈了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見了，管情一箭就上塋。誰似你老人家有福，好得這許多帶頭，又得一個娘子。」西門慶只聽見婦人會彈月琴，便可在他心上。就問薛嫂兒：「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我和老人家這等計議。」相看，不打緊。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雖是他娘舅張四，山核桃差着一桶兒哩。這妻子原嫁與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裏住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妻子守寡了三四十年，男花女花都無，只靠姪男姪女養活。今日已過，明日我來會大官人。咱只倒在身上求他。求只求張良，拜只拜韓信。這妻子愛的是錢財。明知道他姪兒媳婦有東西，隨問什麼人家，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幾兩銀子。大官人多許他幾兩銀子，他家裏有的是那羅段子，拏上一段，買上一擔禮物，親去見他，和他講過。一拳打倒他，隨問傍邊有人說話，這妻子一力張主，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話，說的西門慶歎從頰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看官聽說：世上這媒人們，原來只一味圖攬錢，不顧人死活；無官的說做有官，把偏房說做正房，一味瞞天大謊，全無半點兒真實。正是：

媒妁殷勤說始終，
孟姬愛嫁富家翁。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會。

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往北邊他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着花廂兒去了。西門慶進來和傅夥計算帳。一宿晚景不提。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選衣帽齊整，拏了一段尺頭，買了四盤菓果，顧了一個擔盒的。薛嫂領着西門慶騎着

- 崇無「他」字。
- 崇無「還小」二字。
- 「娘」下崇有「家」字。
- 崇無以上二十一字。
- 崇無「只」字。
- 崇無以上九字。
- 「看」下崇有「到」字。
- 「緊」下崇有「我且和你老人家計議」九字。
- 以上十三字，崇作「大官人」三字。
- 崇無以上十字。
- 崇無「道他」二字。
- 崇無以上十字。
- 「物」下崇有「明日」二字。
- 「和他講過」崇作「再許他幾兩銀子」。
- 崇無以下五十字。
- 以上七字，崇作「裝做一盒擔，叫人擔了」。

頭口，小廝跟隨，逕來。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裏，楊姑娘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得知說：「近邊一個財主，敬來門外，和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只姑奶奶是大，先來說面，親見過你老人家講了話，然後纔敢領去門外相看。今日小媳婦領來，見在門首下馬伺候。」婆子聽見，便道：「阿呀，保山你如何不先來說？」一面分付了丫鬟，打掃客位，收拾乾淨，頓下好茶，一面道有請。薛嫂一力攬撥，先把盒擔擡進去擺下，打發空盒擔兒出去。就請西門慶進來入。見這西門慶頭戴纏絲，大帽，一撒鈎線，粉底皂靴，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還下禮去。西門慶那裏肯，一口一聲，只叫：「姑娘請受禮。」讓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傍打橫，婆子便道：「大官人貴姓？」薛嫂道：「我纔對你老人家說，就忘了。」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西門慶。大官人在縣前開着個大生藥舖，又放官吏債。家中錢過北斗，米爛陳倉。沒個當家立紀。娘子，聞得咱家門外大娘子要嫁，特來見姑奶奶講說親事。」因說：「你兩親家都在此，漏眼不藏絲，有話當面說，省得俺媒人們架說。這裏是姑奶奶大人，有話不先來和姑奶奶說，再和誰說？」婆子道：「官人倘然要說俺姪兒媳婦，自恁來閑講便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老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沒的禮物，惶恐。」那婆子一面拜了兩拜，謝了，收過禮物去。薛嫂歎聲子出門，一面走來陪坐。攀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老身當言不謂之懼，我姪兒在時，做人，掙了一分錢，不幸死了。如今多落在他的手裏，少說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與我姪兒念上個好經。老身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就與上我一個棺材本，也不會要了你家的。我破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替你兩個硬張主。娶過門時，生辰貴長。官人放他來走走，就認俺這們窮親戚，也不過上你窮。」西門慶笑道：「你老人家放心，適間所言的話，我小人都知道了。你老人家既開口，休說一個棺材本，就

● 崇無以下十一字。

● 「得知說」三字，崇作「說道」。

● 以上四字，崇作「要」。

● 崇無以上八字。

崇作「相」。

● 崇作「綜」。

● 崇無以上十一字。

● 崇無「慶」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紀」

「下崇有」的「字」。

● 崇無以上四十九字。

● 崇無以上十三字。

● 崇無「做人」二字。

● 「錢」下

崇有「財」字。

● 崇作「都」。

● 崇作「說少」。

● 「生辰貴長」四字，崇作「遇生辰時節」。

● 以

上四字，崇作「所說的話」。

● 以上七字，崇作「只要你老人家主婚得定」。

是十個棺材本，小人也來得起。」說着，向靴桶裏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說道：「這個不當甚麼，先與你老人家買盞茶吃。到明日娶過門時，還找七十兩銀子，兩疋段子，與你老人家爲送終之資。其四時八節，只照頭上門行走。」看官聽說，世上錢財，乃是衆生腦髓，最能動人。這老虔婆黑眼睛珠，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滿面堆下笑來，說道：「官人在上，不當老身意小。自古先說：斷後不亂。」薛嫂在傍插口說：「你老人家恁多心，那裏這等計較我的大老爹？不是那等人，自任還要撥着盒兒認親，你老人家不知，如今知府知縣相公來，往好不四海，結識人寬廣。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尿流，陪的坐吃了兩道茶，西門慶便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見了姑奶奶說過話，明日好往門外相看。」婆子道：「我家姪兒媳婦不用大官人相。保山，你就說我說不嫁這樣人家，再嫁甚樣人家！」西門慶作辭起身。婆子道：「官人，老身不知官人下降，匆忙不曾預備，空了官人休怪。」拄拐送出，送了兩步，西門慶讓回去了。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便又說道：「還虧我主張，有理麼？寧可先在婆子身上倒，還強如別人說多。」因說道：「你老人家先回去罷，我還在這裏和他說句話。咱已是會過，明日先往門外去了。」西門慶便拿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做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虧便上馬來家，他便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到日暮時分，纔歸家去。話休饒舌。到次日，打選衣帽齊整，袖着插戴，騎着大白馬，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薛嫂兒便騎驢子出的南門外來，到猪市街，到了楊家門首。原來門面屋四間，到底五層。西門慶勒馬在門首等候。薛嫂先入去。

- 以上四字，崇作「便叫小廝拿過拜盒來。」
- 崇作「你。」
- 「照頭」二字，崇作「管。」
- 崇無以上十八字。
- 崇作「是。」
- 崇無「說」字。
- 以上四字崇作「道大官人。」
- 崇作「道。」
- 「來」
- 上崇有「也都」二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說過話」三字。
- 「好」上崇有「便」字。
- 崇無「官人」二字。
- 崇作「因。」
- 崇無「還虧」二字。
- 「張」下崇有「的」字。
- 崇無以上十九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先」崇作「須早些」三字又「去」下崇無了字。
- 崇無「便」字。
- 崇無「時分」二字。
- 「日」下崇有「西門慶」三字。
- 崇作「匹。」
- 崇無「驢」字。
- 「騎」下崇有「着」字。
- 以上四字，崇作「不多時。」

半日。西門慶下馬。●坐南朝北一開門樓，粉青照壁，●進去裏面，儀門紫，●牆竹槍籬影壁，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嵌缸一溜，打布樓兩條。薛嫂推開朱紅隔扇三間，倒坐客位。正面上供養着一軸水月觀音，善財童子，四面掛名人山水，大理石屏風，安着兩座投箭高壺。●上下椅桌光鮮，簾櫳瀟灑。薛嫂請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一面走入裏邊。片晌出來，向西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粧未了，你老人家請先坐一坐。」只見一個小廝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來。西門慶吃了，收下盞托去。●這薛嫂兒倒還是媒人家，一面指手畫腳與西門慶說：「這家中除了那頭姑娘，只這位娘子是大。雖有小叔還小哩，不曉的什麼。當初有過世的他老公，在舖子裏，一日不算銀子搭錢，●兩大錢羅毛青鞋面布，俺每問他買，定要三分一尺。見●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娘子主張整理。手下使着兩個丫頭，一個小廝。長了●十五歲，吊起頭去。●名喚蘭香，小丫頭纔十二歲，名喚小鸞。到明日過門時都跟他來。我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事，指望典兩間房兒住。強如住在北邊那搭刺子。●哩。住宅裏去不方便。●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許了我幾疋大布，還沒與我。到明日不管一總謝罷了。」又道：「剛纔你老人家看見門首那兩座布架子，當初楊大叔在時，街道上不知使了多少錢，這房子也值七八百兩銀子。到底五層，通後街。到明日丟與小叔罷了。」正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良久，●只聞環珮叮咚，蘭麝馥郁。●婦人出來。●上穿翠藍麒麟補子粧花紗衫，大紅粧花寬欄，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西門慶掙眼觀看。●那婦人，但見：

長挑身材，粉粧玉琢。模樣兒不肥不瘦，身段兒不短不長。面上稀稀有些微麻，生的天然俏麗。裙下映一對金蓮小脚，果然周

- 崇無以上三十三字。
- 「壁」下崇有「薛嫂請西門慶下了馬同」十字。
- 崇作「照」。
- 崇無以上三十六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以下七字。
- 「他老公」三字，崇作「官人」二字。
- 崇作「錦」。
- 「錢」下崇有「也費」二字。
- 崇無「見」字。
- 「長了」二字，崇作「大丫頭」三字。
- 「去」下崇有「了」字。
- 崇無以上十字。
- 以上七字，崇作「西門慶道：不打緊。薛嫂道：」十一字。
- 「良久」崇作「不多時」。
- 「都」下崇有「薛嫂忙掛開簾子」七字。
- 崇無以下二十八字。
- 崇無「看」字。

正堪憐。二珠金環，耳邊低挂，雙頭鸞釵，髻後斜插。但行動胸前搖响玉玲瓏，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恰似嫦娥離月殿，猶如神女下瑤階。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薛嫂忙去掀開簾子。婦人出來，望上不端不正，道了個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把眼上下不轉睛，看了一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開言說：「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入門爲正，管理家事。未知意下如何？」那婦人問道：「官人貴庚？沒了娘子多少時了？」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建生。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道：「奴家青春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二歲。」薛嫂在傍插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說着，只見小丫髻奉了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銀鑲雕漆茶鍾，銀杏葉茶匙。婦人起身，先取頭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忙用手接了。道了萬福。慌的薛嫂向前，用手掀起婦人裙子來，裙邊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枚一對。尖尖嬌嫩金蓮腳來，穿着大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底鞋兒，與西門慶瞧。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取第二盞茶來，遞與薛嫂，他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金戒指六個，放在托盤內，拿下去。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人行禮日期。西門慶道：「奴這裏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既蒙娘子見允，今月二十四日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准娶。」婦人道：「既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來。」對北邊姑娘那裏說去。薛嫂道：「大官人昨日已是到姑奶奶府上。」

- 以上一百二字，崇作「月甚烟描，粉粧玉豔，後配兒不肥不瘦，俏身材羅紗羅帶，素顏逗幾點微麻，天然美艷，紺裙邊露一雙小腳，周正堪憐。行過處花香細生，坐下時洩然百媚。」 ● 以上十二字，崇作「婦人走到堂下」六字。 ● 以上四字，崇作「眼。」 ● 崇無以上四字。 ● 「人」下，崇有「偷眼看西門慶，見他人物風流，心下已十分中意，遂轉過臉來，問薛嫂。」 ● 崇無「問」字。 ● 崇無以上十字。 ● 崇無「青春」二字。 ● 以上十一字，崇作「來。」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作「個。」 ● 崇無「慌的」二字。 ● 以上二字，崇作「見婦人立起身，就趁空兒輕輕」十二字。 ● 「裙邊」二字，崇作「正。」 ● 崇無「一對」二字。 ● 「着」下，崇有「雙」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慶」下，崇有「看了」二字。 ● 以上二字，崇作「送過。」 ● 崇無「來」字。 ● 崇無「北邊」二字。 ● 崇無「那裏」二字。 ● 崇無「是」字。

講過話了。」婦人道：「姑娘說甚來？」薛嫂道：「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樁事，好不歡喜。纔使我領大官人來這裏相見。」說道不嫁這等人家，再嫁那樣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保這門親事。」婦人道：「既是姑娘恁的說，又好了。」薛嫂道：「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搗謊！」說畢，西門慶作辭起身。薛嫂送出巷口，向西門慶說道：「看了這娘子，你老人家心下如何？」西門慶道：「薛嫂，其實累了你！」薛嫂道：「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我和大娘子說句話就來。」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娘子，你嫁得這位老公，也罷了。」因問：「西門慶房裏有人沒有？」見何生理。薛嫂道：「好奶奶，就有房裏人，那箇是成頭腦的！我說是說，你過去就看出來。他老人家名目誰是不知道的？」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都是四門親家，誰人敢惹他！」婦人安排酒飯，與薛嫂兒正吃着，只見他姑奶奶使了小廝，拿盒子裏跨着鄉裏來的四塊黃米麵糰兒糕，兩塊糖，幾個艾窩窩，就來問：「會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會奶奶說來？這人家不嫁，待嫁甚人家？」婦人道：「多謝你奶奶掛心，今已會留下插定了。」薛嫂道：「天麼，天麼！早是俺媒人不說謊！姑奶奶家使了大官人說將來了。」婦人收了糕，出了盒子，裝了滿滿一盒，點心臘肉，又與了安童五六十文錢。『到家多拜上奶奶。那家日子定下十四日行禮，出月初二日准娶。』小廝去了。薛嫂道：「姑奶奶家送來什麼？與我些包了家去，稍與孩子吃。」婦人與了他一塊糖，十個艾窩窩，千恩萬謝，出門。不在話下。且說他舅舅張四，倚着他小外甥楊宗保，要圖留婦人手裏。東西，一心舉保與大街坊，尙推官兒子尙舉人爲繼室。若小可人家，還可有話說。不想聞得是縣前開生藥舖。西門慶定了。他是把持官府的人，遂動不得秤了。尋思已久。千方百計，不如破他爲上計。走來對婦人說：「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還依我嫁尙推官兒子。」尙舉人

- 崇無以上十二字。
- 崇作「般」。
- 「老公」崇作「官人」。
- 以上五字，崇作「婦人道」。
- 崇無
- 「的」字。
- 以上六字，崇作「盛着」二字。
- 崇無「曾」字。
- 以上五字，崇作「早」字。
- 「錢」
- 下崇有「說」字。
- 崇無「稍」字。
- 以上四字，崇作「方纔」。
- 崇無「手裏」二字。
- 崇無
- 「可」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了」下，崇有「知」字。
- 崇無「秤」字。
- 崇無「已久」二字。
- 崇無「他」字。
- 「計」下，崇有「即」字。
- 崇無以上五字。

●他又是斯文。●詩禮人家，又有莊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強如嫁西門慶。那厮積年把持官府，刁徒潑皮。他家見有正頭娘子，乃是吳千戶家女兒。●過去做大是做小，却不難爲你了。●况他房裏又有三四個老婆，併沒上頭的丫頭。●到他家人，歹口多，你惹氣也。●婦人道：「自古船多不礙路。若他家有大家子，我情愿讓他做姐姐，奴做妹子。●雖然房裏人多，漢子多，歡喜那時，難道你阻他。●漢子●若不歡喜，那時難道你來扯他。不怕一百人單攆着。●休說●他富貴人家，那家沒●四五個。着緊街上乞食的，攜男抱女，也掣扯着三四個妻小。●你老人家恁多慮了。●奴過去，自有個●道理。●不妨事。」張四道：「娘子，我聞得此人單●管挑販人口，慣打婦熬妻。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你愿受他的●這氣麼？」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我在●他家，把得家定，裏言不入，外言不入，他敢怎的！●爲女婦人家，好吃懶做，嘴大舌長，招是惹非，不和他打狗不成。」張四道：「不是，我打聽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兩塊，把人多口多，●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說那裏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凡事從上流看。●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子漢不歡喜；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不妨事。」張四道：「我見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臥柳，又裏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

●「人」下，崇有「的是」二字。 ●以上四字，崇作「是」字。 ●「兒」下，崇有「你」字。 ●以上六字，崇作「是」字。 ●「頭」下，崇有「不算你」三字。 ●崇作「多」。 ●以上四字，崇作「還有的惹氣哩」六字。

●「人」下，崇有「聽見話頭，明知張四是被親之意，便伴說」十六字。 ●崇無以上四字。 ●「漢子」二字，崇作「只

●「人」下，崇有「聽見話頭，明知張四是被親之意，便伴說」十六字。 ●崇無以上四字。 ●「漢子」二字，崇作「只

●「人」下，崇有「聽見話頭，明知張四是被親之意，便伴說」十六字。 ●崇無以上四字。 ●「漢子」二字，崇作「只

●「人」下，崇有「聽見話頭，明知張四是被親之意，便伴說」十六字。 ●崇無以上四字。 ●「漢子」二字，崇作「只

又差矣！他就外邊胡行亂走，奴婦人家，只管得三層門內，管不得那許多三層門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着起來，朝送爺，一時沒錢使，還問太僕寺借馬價銀子支來使。休說買賣的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裏！各人裙帶上衣食，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這張四見說不動這婦人，到吃他搶了幾句的話，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了。有詩爲證：

張四無端喪楚言，姻緣誰想是前緣！

佳人心愛西門慶，說破咽喉總是閑。

張四羞慙歸家，與妻子商議，單等婦人起身，指着外甥楊宗保，要攔奪婦人箱籠。話休饒舌。到二十四日，西門慶行禮，請了他吳大娘來，坐轎押擔，衣服頭面，四季袍兒，美果茶餅，布絹綉綿，約有二十餘擔。這邊請他姑娘併他姐姐，接茶陪待，不必細說。到二十六日，請十二位高僧念經，做水陸燒齋，都是他姑娘一力張主。這張四臨婦人起身那當日，請了幾位街坊衆鄉隣，來和婦人講話。那日薛嫂正引着西門慶家顧了幾個閒漢，併守備府裏討的二十名軍牢，正進來搬擡婦人床帳嫁妝箱籠。被張四攔住說道：「保山且休擡有話講。」一面邀請了街坊隣舍進來，坐下。張四先開言說：「列位高隣聽着！大娘子在這裏，不該我張龍說；你家男子漢楊宗錫與你這小叔楊宗保，都是我外甥，是我的姐姐養的。今日不幸他死了，擰了一場錢。」

- 「他」下崇有「少年人」三字。
- 以上四字，崇作「做些風流勾當也是常事」。
- 以上二十九字，崇作「那裏管得許多。若說壞貨」。
- 「送」似作「送」。
- 以上四十七字，崇作「况姻緣事者前生定你」。
- 「搶」下崇有「白」字。
- 崇無「的話」二字。
- 「裏」崇作「散」。
- 「行」下崇有「了」字。
- 崇無以上五十一字。
- 崇作「素」。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這」字。
- 崇作「到」。
- 「人」下崇有「將」字。
- 以上二字崇作「頭」。
- 崇無「那」字。
- 「講」崇作「說」。
- 以上二字崇作「此時」。
- 以上六字，崇作「小斷伴當」。
- 以上二字崇作「同」。
- 「來」下崇有「見婦人」三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他」崇作「大外甥」。
- 「了」下，崇有「空」字。

有人主張着你這是親戚難管你家務事，這也罷了。爭奈第二個外甥楊宗保年幼，一個柔障都在我身上。他是你男子漢一母同胞所生，莫不家富後他的分兒！今日對着列位高隣在這裏，你手裏有東西，沒東西，嫁人去也難管你。只把你箱籠打開，同眾人看一看。你還擡去。我不留下你的。只見個明白。娘子，你意下如何？」婦人聽言，一面哭起來，說道：「衆位聽着，你老人家差矣！奴不是歹意謀死了男子漢！今日添羞臉，又嫁人，他手裏有錢沒錢，人所共知。就是積債了幾兩銀子，都使在這房子上。房兒，我沒帶去，都留與小叔，家活等件，分毫動不動。就是外邊有三百、四百兩銀子，欠帳文書合同，已都交與你老人家，陸續討來，家中盤纏。再有甚麼銀兩來？」張四道：「你沒銀兩也罷。如今只對着衆位，打開箱籠，有沒有？」看一看，「你還擊了去。我又不愛你的。」婦人道：「莫不奴的鞋脚，也要瞞不成？」正亂着，只見姑娘扭扭，自後而出。衆人便道：「姑娘出來！」都齊聲唱。姑娘還了萬福，陪衆人坐下。姑娘開口：「列位高隣在上，我是他的親姑娘，又不隔從。莫不沒我説去？」死了的也是姪兒，活着的也是姪兒，十個指頭，咬着都疼。如今休說他男子漢手裏沒錢，他就是有十萬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又無出。少女嫩婦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留着他也做什麼？」衆街隣高聲道：「姑娘見得有理！」婆子道：「難道他娘家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什麼。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姪兒，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溫克性兒。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張四在傍，把婆子瞧了一眼，說道：「你好失心兒！鳳凰無實處不落！」此這一句話，道着這婆子真病，須臾，怒起，紫漲了面皮，扯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不能不才，是楊家正頭香王。你這老油嘴，是楊家那賤子合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個外甥，是我姐姐養的。你這老咬蟲，女生外向行，放火又一頭放水！」姑娘道：「賤沒廉恥，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留着。」

- 崇無以上十字。
- 崇無以上十六字。
- 以上十一字，崇作「有東西，沒東西，大家」八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兒」崇作「子」。
- 崇無「百」字。
- 「看」下，崇有「就有」二字。
- 「口」下，崇有「道」字。
- 「去」崇作「處」。
- 崇作「你」。
- 崇無以上三字。
- 「兒」下，崇有「媳婦」二字。
- 「失」字，崇作「公平」二字。
- 崇作「只」。
- 崇作「登時」。
- 崇無「不才」二字。
- 「王」崇作「主」。
- 「行」字，崇作「怎」頭「三」字。
- 「留看」崇作「你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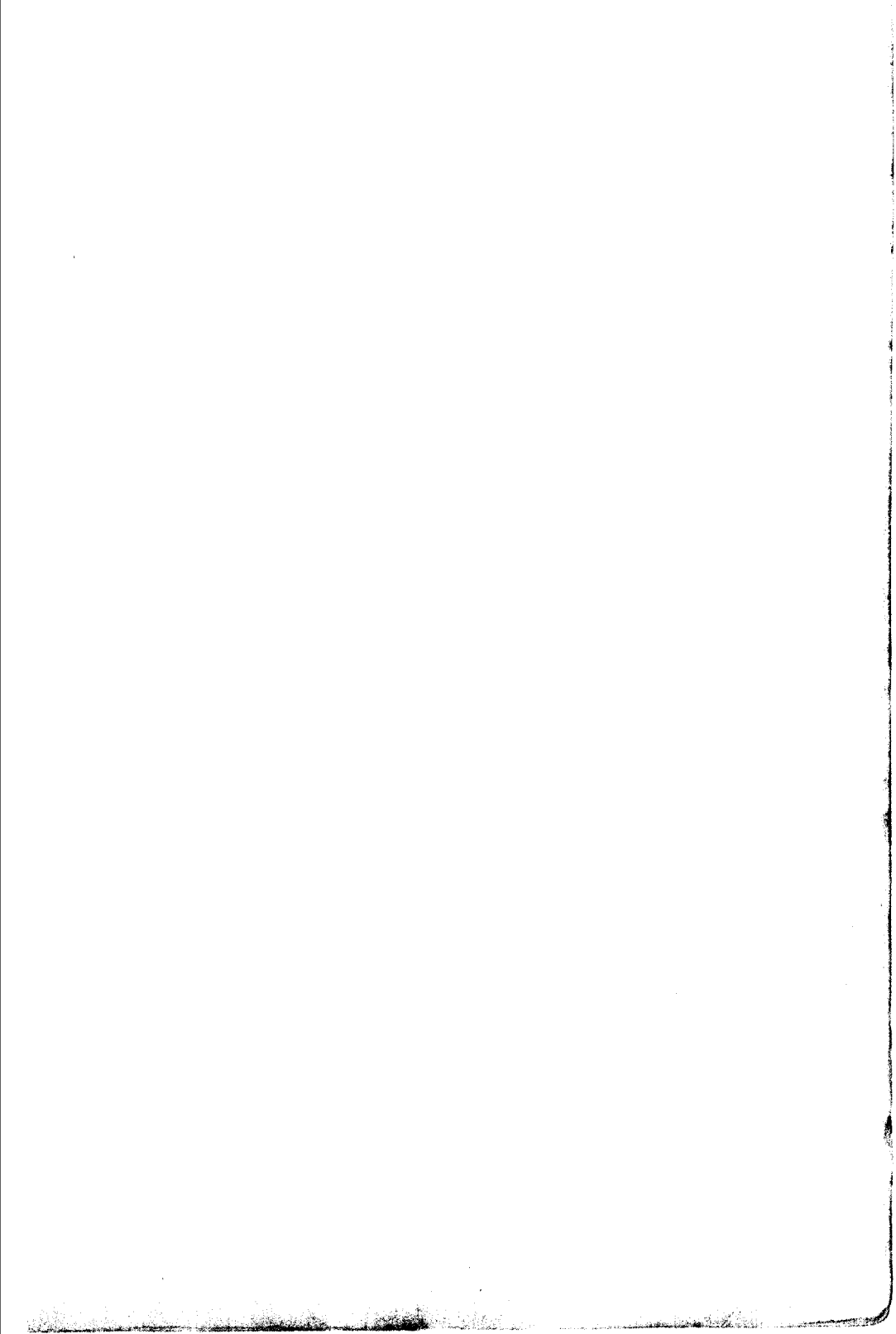
他在屋裏，有何算計？既不是圖色，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己。張四道：「我不是圖錢，爭奈是我姐姐養的，有差遲，多是我。過不得日子，不是。你這老殺才，搬着大引着，小黃貓兒黑尾。」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時，不使了繩子扛子。」張四道：「你這嚼舌頭，老淫婦，將錢來焦尾，把性不的恁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老蒼根，老豬狗！我無兒無女，強似你家媽媽子，穿寺院，養和尚，合道土，你還在睡裏夢裏。」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會打起來。多虧衆隣舍勸住，說道：「老舅，你讓姑娘一句兒罷。」薛嫂兒見他二人嚷打鬧裏，領率西門慶家小厮伴當，并發來衆軍卒，趕人鬧裏，七手八脚，將婦人床帳裝奩箱籠搬的搬，擗的擗，一陣風都搬去了。那張四氣的眼大大的，敢怒而不敢言。衆隣舍見不是事，安撫了一回，各人多散了。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轎，一對紅紗燈籠，他道姐姐孟大姨送親。他小叔楊宗寶，頭上扎着髻兒，穿着青紗衣，騎在馬上，送他嫂子成親。西門慶答賀了他一疋錦緞，一柄玉繡兒，蘭香小鸞兩個丫頭都跟了來，鋪床疊被。小厮琴童，方年十五歲，亦帶過來伏侍。到三日，楊姑娘家并婦人兩個嫂子孟大嫂，二嫂都來做生日。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十兩銀子，兩疋尺頭。自此親戚來往不絕。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裏收拾三間與他做房，排行第三，號玉樓。合家中大小，都隨着叫三姨。到晚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銷金帳裏，依然兩個新人。（以下刪去十字）有詩爲證：

怎觀多情風月標，教人無福也難消。

風吹列子歸何處，夜夜嫵娟在柳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以上十四字，崇作「只恐楊宗保後來大了」九字。
- 「是」崇作「似」。
- 以上四字，崇作「擗做一團」。
- 崇作「扛的扛」。
- 「大的」二字崇作「擗着」。
- 以上六字，崇作「牛响說不出話來」。
- 崇作「都」。
- 崇作「保」。
- 崇作「令」。
- 崇無以上十四字。
- 崇無以上九字。



警世通言 (三)

明
海步龍經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仙化

利名門路兩無憑，百歲風前短炬燈。
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蓋輪僧。

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溫州府樂清縣有一秀才，姓陳名義，字可常，年方二十四歲，生得眉目清秀，且是聰明，無書不讀，無史不通。紹興年間，三舉不第，就於臨安府業安橋命鋪，算看本身造物。那先生言：「命有華蓋，卻無官星，只好出家。」陳秀才自小聽得母親說：生下他時，夢見一尊金身羅漢投懷。今日功名贈禮之際，又聞星家此言，忿一口氣，回店歇了一夜，早起算還了房宿錢，僱人挑了行李，逕來靈隱寺投奔印鐵牛長老出家，做了行者。這個長老，博通經典，座下有十個侍者，號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皆讀書聰明。陳可常在長老座下做了第二位侍者。紹興十一年間，高宗皇帝母舅吳七郡王，時遇五月初四日，府中裏粽子，當下郡王鈞旨分付都管：「明日要去靈隱寺齋僧，可打點供食齊備。」都管領鈞旨，自去關支銀兩，買辦什物，打點完備。至次日早飯後，郡王點看什物，上轎，帶了都管，幹辦，虞侯，押番，一千人等出了錢塘門，過了石涵橋大佛頭，逕到西山靈隱寺。先有報帖報知，長老引衆僧鳴鑼撞鼓，接郡王上殿燒香，請至方丈坐下。長老引衆僧參拜獻茶，分立兩傍。郡王說：「每年五月初五，入寺齋僧解粽，今日依例布施。」院子抬供食獻佛，大盤托出粽子，各房都要散到。郡王閱步廊下，見壁上有詩四句：

齊園曾生一孟嘗，
齊朝鎮惡又高強。

五行偏我遭時變，
欲向星家問短長。

郡王見詩道：「此詩有怨望之意，不知何人所作？」回至方丈，長老設宴管待。郡王問：「長老，你寺中何人能作好詩？」長老覆：「恩王做寺僧多，座下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侍者，皆能作詩。」郡王說：「與我喚來！」長老：「覆恩王，止有兩個在

做寺，這八個教去各莊上去了。」只見甲、乙二侍者，到郡王面前。郡王叫甲侍者：「你可作詩一首！」甲侍者稟乞題目，郡王教就將粽子爲題，甲侍者作詩曰：

四角尖尖草縛腰，

浪蕩鍋中走一遭；

若還撞見唐三藏，

將來剝得赤條條。

郡王聽罷，大笑道：「好詩，却少文采。」再喚乙侍者作詩，乙侍者聞訊了乞題目，也交將粽子爲題，作詩曰：

香粽年年祭屈原，

齋僧今日結良緣；

滿堂供盡知多少，

生死工夫那個先？

郡王聽罷大喜道：「好詩！」問乙侍者：「廊下壁間詩，是你作的？」乙侍者覆恩王：「是侍者做的。」郡王道：「既是你做的，你且解與我知道。」乙侍者道：「齊國有個孟嘗君，養三千客，他是五月五日午時生。晉國有個大將王鎮惡，此人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小侍者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却受此窮苦，以此做下四句自歎。」郡王問：「你是何處人氏？」侍者答道：「小侍者溫州府樂清縣人氏，姓陳名義，字可常。」郡王見侍者言語清亮，人才出衆，意欲抬舉他。當日就差押番去臨安府僧錄司討一道度牒，將乙侍者剃度爲僧，就用他表字可常，爲佛門中法號，就作郡王府內門僧。郡王至晚回府，不在話下。光陰似箭，不覺又早一年。至五月五日，郡王又去鹽隱寺齋僧。長老引可常并衆僧接入方丈，少不得安辦齋供，款待郡王。坐間叫可常到面前道：「你做一篇詞，要見你本身故事。」可常聞訊了，口念一詞名菩薩蠻：

平生只被今朝誤，今朝却把平生補。重午一年期，齋僧只待時。主人恩義重，兩載蒙恩寵。清淨得爲僧，幽閒度此生。

郡王大喜，盡醉回府，將可常帶回見兩國夫人說：「這個和尚是溫州人氏，姓陳名義，三舉不第，因此棄俗出家，在鹽隱寺做侍者。我見他作得好詩，就剃度他爲門僧，法號可常。如今一年了，今日帶回府來，參拜夫人。」夫人見說，十分歡喜，又見可常聰明朴實，一府中人都歡喜。郡王與夫人解粽，就將一個與可常，教做「粽子詞」，還要菩薩蠻。可常聞訊了，乞紙筆寫出一詞來：

包中香黍分邊角，綵絲繭就交絨索。樽俎泛蒲，年年五月初。主人恩義重，對景承歡寵。何日斲山家，葵蕪三四花！

郡王見了大喜，傳旨喚出新荷姐，就教他唱可常這詞。那新荷姐生得眉長眼細，面白唇紅，舉止輕盈，手舉象板，立于筵前，唱起

送梁之聲。衆皆喝采。郡王又教可常做新荷姐詞一篇，還要著薩蠻。可常執筆便寫，詞曰：

天生體態腰肢細，新詞唱徹歌聲利。一曲泛清奇，揚塵歛黛飛。主人恩義重，妾出紅粧寵；便要賞新荷，時光也不多！

郡王越加歡喜，至晚席散，着可常回寺。至明年五月五日，郡王又要去靈隱寺齋僧。不想大雨如傾，郡王不去，分付院公：「你自去分散衆僧齋供，就教同可常到府中來看看。」院公領旨去靈隱寺齋僧，說與長老：「郡王交同可常回府。」長老說：「近日可常得一心病，不出僧房，我與你同去問他。」院公與長老同至可常房中，可常睡在牀上，分付院公：「拜覆恩王，小僧心病發了，去不得。有一柬帖，與我呈上恩王。」院公聽說，帶來這封柬帖回府。郡王問：「可常如何不來？」院公告恩王：「可常連日心疼病發，來不得。教男女奉上一簡，他親自封好。」郡王拆開看，又是菩薩蠻詩一首：

去年共飲菖蒲酒，今年却向僧房守；好事更多磨，教人沒奈何！主人恩義重，知我心頭痛；待要賞新荷，爭知疾愈麼？

郡王隨即喚新荷出來唱此詞。有管家婆稟覆：「恩王，近日新荷眉低眼慢，乳大腹高，出來不得。」郡王大怒，將新荷送盡。中五夫人勘問。新荷供說：「我與可常奸宿有孕。」五夫人將情詞覆恩王。郡王大怒，知道這禿驢詞內都有「賞新荷」之句，他不是害什麼心病，是害的相思病！今日他自覺心虧，不敢到我府中。」教人分付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拏可常和尚。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印長老處要可常。長老離不得安排酒食，送些錢鈔與公人。常言道：「官法如爐，誰肯容情？」可常推病不得，只得捋鬚起來，隨着公人到臨安府廳上跪下。府主升堂，

黎黎牙鼓響，

公吏兩邊排；

閻王生死案，

東嶽攝魂臺。

帶過可常問道：「你是出家人，郡王怎地恩願你，緣何做出這等沒天理的事出來？你快快招了！」可常说：「並無此事。」府尹不聽分辨，「左右拏下好生打！」左右將可常拖倒，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可常招道：「小僧果與新荷有奸，一時念頭差了，供招是實。」將新荷勘問一般供招。臨安府將可常新荷供招呈上郡王。郡王本要打殺可常，因他滿腹文章，不忍下手，監在獄中。却說印

長老自思：『可常是個有德行和尚，日常山門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半日，未晚就回。又不在府中宿歇，此奸從何而來？內中必有蹊蹺。』連忙入城去傳法寺，央住持大惠長老同到府中，與可常討饒。郡王出堂，賜二長老坐，待茶。郡王開口便說：『可常無禮！我平日怎麼看待他，却做下不仁之事！』二位長老跪下，再三稟說：『可常之罪，僧輩不敢替他分辯，但求恩王念平日錯愛之情，可以饒恕一二。』郡王請二位長老回寺。『明日分付臨安府量輕發落。』印長老開言：『覆恩王，此事日久自明。』郡王聞言，心中不喜，退入後堂，再不出來。二位長老見郡王不出，也走出府來。臺長老說：『郡王嗔怪你說：「日久自明。」他不肯認錯，便不出來。』印長老便說：『可常是個有德行的，日常無事山門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去了半日便回，又不曾宿歇，此奸從何而來？故此小僧說：「日久自明」，必有冤枉。』臺長老道：『貧不與富敵，賤不與貴爭。僧家怎敢與王府爭得是非？這也是宿世冤業，且得他量輕發落，却又理會。』說罷，各回寺去了，不在話下。次日郡王將封簡子去臨安府，即將可常新荷量輕打斷。有大尹粟郡王待新荷產子可斷。郡王分付，便要斷出。府官只得將僧可常追了度牒，杖一百，發鑾隱寺，轉發壽家當差。將新荷杖八十，發錢塘縣轉發壽家，追原錢一千貫。還郡王府，却說印長老接得可常，滿寺僧衆教長老休要安着可常在寺中，玷辱宗風。長老對衆僧說：『此事必有蹊蹺，久後自明。』長老令人山後搭一草舍，教可常將息棒瘡好了，着他自回鄉去。且說郡王把新荷發落壽家，追原錢一千貫。新荷父母對女兒說：『我又無錢，你若私房積蓄將來湊還府中。』新荷說：『這錢自有人替我出。』張公罵道：『你這賤人與個窮和尚通奸，他的度牒也被追了，却那得錢來替你還府中。』新荷說：『可惜屈了這個和尚，我自與府中錢原都管有奸，他見我有孕了，恐事發，一到郡王面前，只供與可常和尚有奸。郡王喜歡可常必然饒你，我自來供養你，并使用錢物。』說過的話，今日只去問他討錢來用，并還官錢。我一個身子被他騙了，先前說過的話如何賴得？他若欺心不招架時，左右做我不着，你兩個老人家將我去府中，等我那王面前實訴，也出脫了可常和尚。』父母聽得女兒說，便去府前伺候錢都管出來把上項事一一說了。錢都管到焦燥起來，罵道：『老賤才老無知，好不識廉恥！自家女兒偷了和尚，官司也問結了，却說恁般鬼話來騙人！你欠了女兒身價錢，沒處措辦時，好言好語，告個消乏，或者可憐你的一兩貫錢助了你，也不見得。你却說這樣沒根蒂的話來，傍人聽見時，教我怎地做人？』罵了一頓，走開去了。張老只得忍氣吞聲回來，與女兒說知，兩淚交流，乃言：『爹娘放心，明日却與他理會。』

府前叫屈。張老跪覆：「恩王，小的女兒沒福，做出事來，其中屈了一人。望恩王做主！」那王問：「屈了何人？」張老道：「小人不知，只問小賤人便有明白。」那王問：「賤人在那裏？」張老道：「在門首伺候。」那王喚他入來，問他詳細。新荷入到府堂跪下。那王問：「賤人做下不仁之事，你今說屈了甚人？」新荷告：「恩王，賤妾犯奸，妄屈了可常和尚。」那王問：「緣何屈了他？你可實說！我到饒你。」新荷告道：「賤妾犯奸，却不干可常之事。」那王道：「你先前怎地不說？」新荷告道：「妾實被幹辦錢原奸騙，有孕之時，錢原怕事露，分付妾如若事露，千萬不可說我！只說與可常和尚有奸。因那王喜歡可常，必然饒你。」那王罵道：「你這賤人，怎地依他說，害了這個和尚？」新荷告道：「錢原說：『你若無事退回，我自養你一家老小，如要原錢還府，也是我出。』今日賤妾齊家，恩王實取原錢，一時無措，只得去問他討錢還府中。以此父親去與他說，到把父親打罵，被害無辜。妾今訴告明白，情愿死在恩王面前。」那王道：「先前他許供養你一家，有甚表記爲證？」新荷告：「恩王，錢原許妾供養，妾亦怕他番悔，已拏了他上直朱紅牌一面爲信。」那王見說，十分大怒，跌脚大罵：「潑賤人，屈了可常和尚！」就着人分付臨安府，拏錢原到廳審問。拷打供認明白。一百日限滿，脊杖八十，送沙門島牢城營料高。新荷齊家，饒了一千貫原錢。隨即差人去靈隱寺取可常和尚來，却說可常在草舍中將息好了，又是五月五日到。可常取紙墨筆來，寫下一首辭世頌：

生時重午，爲僧重午，得罪重午，死時重午；爲前生欠他債負，若不當時承認，又恐他人受苦。今日事已分明，不若抽身回去！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白舌盡消除；

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

可常作了辭世頌，走出草舍邊有一泉水，可常脫了衣裳，遍身抹淨，穿了衣服，入草舍結跏趺坐圓寂了。道人報與長老知道。長老將自己籠子，粧了可常抬出山頂。長老正欲下火，只見那王府院公來取可常。長老道：「院公你去裏覆恩王，可常坐化了，正欲下火。那王來取，今日暫停，待恩王令旨。」院公說：「今日事已明白，不干可常之事，皆因屈了，教我來取，却又圓寂了。我去稟恩王，必然親自來看下火。」院公急急回府，將上項事并辭世頌呈上。那王看了大驚。次日，那王同兩國夫人去靈隱寺燒化可常。衆僧接到後，山。那王與兩國夫人親自拈香罷，那王坐下。印長老帶領衆僧看經畢，印長老手執火把，口中念道：

留得屈原香粽在，龍舟競渡盡爭先；

從今剪斷綠絲索，不用來生復結緣。

恭惟圓寂可常和尙。重午本良辰，誰把蘭湯浴角黍。漫包金，萬浦空切玉。須知妙法華，大乘俱念足。手不折新荷，枉受攀化辱。目下事分明，唱徹陽關曲。今日是重午，歸西何太速。寂滅本來空，管甚時辰毒。山僧今日來，贈與光明燭。憑此火光三昧，要見本來面目。咳！

唱徹當時菩薩蠻，撒手便歸兜率國。

衆人只見火光中現出可常問訊：『謝郡王夫人，長老，併衆僧。只因我前生欠宿債，今世轉來還。吾今歸仙境，再不往人間。吾是五百尊羅漢中名常歡喜尊者。』正是：

從來天道豈癡騷，好醜難逃久照中；
說好勸人歸善道，算來修德積陰功。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

山色晴嵐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藏鴉，尋芳趁步到山家；隨頭幾樹紅梅落，紅杏枝頭未着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不知城外又春濃；杏花初落疎疎雨，楊柳輕搖淡淡風。浮畫舫，躍青驄，小橋門外綠陰籠；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簾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又好：

● 京作「綠」 ● 京作「碾玉觀音」又原註云：「宋人小說，題作碾玉觀音。」

先自春光似酒濃，時聽燕語透簾櫳；小橋楊柳飄香絮，山寺緋桃散落紅。鶯漸老，蝶西東，春歸難覓恨無窮；侵塔草色迷朝雨，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荆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露，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飄颻流蕩送春歸。

此花本是无情物，一向東飛一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蝴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當三月，蝴蝶飛來忙却劫。

採將春色向天涯，行人路上添淒切。

曾兩府道：『也不干蝴蝶事，是黃鸝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豔正濃，春宵何事惱芳叢？

黃鸝啼得春歸去，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黃鸝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吻邊啼血尚猶存。

庭院日長空悄悄，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卿將春色去。』有蝶戀花詞爲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卿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歌罷綵雲無覓處，夢回明月生南浦。

王嚴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黃鸝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風雨不來春亦歸；

隱邊紅褪青梅小，口角黃消乳燕飛。

蜀魄健啼花影去，吳蠶強食柘桑稀；

直惱春歸無覓處，江湖辜負一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紹興年間，行在有箇關西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陣節度使威安郡王。當時怕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鈞眷遊春。至晚回家，來到錢塘門裏，車橋前面，鈞眷轎子過了，後面是郡王轎子到來。則聽得橋下棹梢鋪裏一個人叫道：『我兒出來看郡王！』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叫幫廳處侯道：『我從前要尋這個人，今日却在這裏。只在你身上，明日要這個人入府中來。』當時處侯應諾，來尋這個看郡王的人，是甚色目人？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情繫人心早晚休。

只見車橋下一個人家，門前出着面招牌，寫着：『瓊家裝棗古今書畫。』鋪裏一個老兒，引着一個女兒，生得如何？

雲鬢輕籠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蓮步半折小弓，鶯囀一聲嬌滴滴。

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處侯即時來他家對門一個茶坊裏坐定。婆婆把茶點來。處侯道：『敢請婆婆，過對門棹梢鋪裏請瓊大夫來說話。』婆婆去請便到來。兩個相揖了，就坐。瓊待詔問：『府幹有何見諭？』處侯道：『無甚事，閒問則個。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是令愛麼？』待詔道：『正是拙女，止有三口。』處侯又問：『小娘子貴庚？』待詔應道：『一十八歲。』再問：『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趨奉官員？』待詔道：『老拙家裏，那討錢來嫁人。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處侯道：『小娘子有甚本事？』待詔

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有詞審眼兒，媚爲證。

深閨小院，日初長，嬌女綺羅裳，不做東君造化，金針刺繡羣芳。斜枝嫩葉，包開盡，唯只欠馨香；會向園林深處，引教蝶亂蜂狂。原來這女兒會繡作。虞侯道：「適來郡王在轎裏，看見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裹肚，府中正要尋一個繡作的人，老丈何不獻與那王？」璣公歸去，與婆婆說了。到明日寫一紙獻狀，獻來府中。郡王給與身價，因此取名秀秀養娘。不則一日，朝廷賜下一領園花繡戰袍。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郡王看了歡喜道：「主上賜與我園花戰袍，却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去府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即時叫將門下碾玉待詔，問：「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個摩侯羅兒。」郡王道：「好做一副勸盃。」郡王道：「可惜恁般一塊玉，如何將來只做得一副勸盃？」又一個道：「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個摩侯羅兒。」郡王道：「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尋常間又無用處。」數中一個後生，年紀二十五歲，姓崔名寧，趨事郡王數年，是昇州建康府人。當時又手向前，對着郡王道：「告恩王，這塊玉，上尖下圓，甚是不好，只好碾一個南海觀音。」郡王道：「好！正合我意。」就叫崔寧下手。不過兩個月，碾成了這個玉觀音。郡王即時寫表進上，御前龍顏大喜。崔寧就本府增添請給，遭遇郡王。不則一日，時遇春天，崔待詔遊春回來，入得錢塘門，在一個酒肆，與三四個相知，方纔喫得數盃，則聽得街上鬧吵。連忙推開樓窗看時，見亂烘烘道：「井亭橋有遺漏。」喫不得這酒，成慌忙下酒樓看時，只見

初如螢火，次若燈光，千條蠟燭，焰難當，萬座燈盆，敵不住。六丁神推倒寶天爐，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驢山會上，料應喪娘，逞嬌容，赤熒熒，頭想是周郎施妙策，五通神，攆住火葫蘆，宋無忌，趕番赤驢子。又不曾瀉燭澆油，直恁的煙飛火猛！

崔待詔望見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遠。」奔到府中看時，已搬掣得盤盡，靜悄悄地無一個人。崔待詔既不見人，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個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裏出來。自言自語，與崔寧打個胸膈撞。崔寧認得是秀秀養娘，倒退兩步，低身唱個喏。原來郡王當日，嘗對崔寧許道：「待秀秀滿日，把來嫁與你。」這些衆人，都攬掣道：「好對夫妻。」崔寧拜謝了，不則一番。崔寧是個單身，却也癡心。秀秀見他地個後生，却也指望。當日有道遺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從左廊下出來。撞見崔寧，便道：「崔大夫，我出來得遲了。府中養娘各自四散，管顧不得，你如今沒奈何，只得將我去躲避則個。」當下崔寧和秀秀出府門，沿着河，走到石灰橋。秀秀道：「崔大夫，我腳疼了走不得。」崔寧指着前面道：「更行幾步，那裏便是崔寧住處，小娘子到

家中歇脚，却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裏飢，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喫！我受了些驚，得杯酒喫更好。」當時崔寧買將酒來，三盃兩盞，正是：

三盃竹葉穿心過，
兩朵桃花上臉來。

道不得個春爲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記得當時在月臺上賞月，把我許你，你兀自拜謝。你記得也不記得？」崔寧又着手，只應得「啞」。秀秀道：「當日衆人都替你喝采，「好對夫妻。」你怎地到忘了？」崔寧又則應得「啞」。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寧道：「豈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將起來，教壞了你，你却如何將我到家中，我明日府裏去說。」崔寧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寧做夫妻，不妨只一件，這裏住不得了，要好趁這個遺漏人亂時，今夜就走開去，方纔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憑你行。」當夜做了夫妻，四更已後，各帶着隨身金銀物件出門。離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迤邐來到衢州。崔寧道：「這裏是五路總頭，是打那條路去好？不若取信州路去，我是碾玉作，信州有幾個相識，怕那裏安得身。」即時取路到信州。住了幾日，崔寧道：「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若說道我等在此，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不當穩便。不若離了信州，再往別處去。」兩個又起身上路，徑取潭州。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遠了。就潭州市裏討間房屋，出面招牌，寫着「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崔寧便對秀秀道：「這裏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料得無事，你我安心，好做長久夫妻。」潭州也有幾個寄居官員，見崔寧是行在待詔，日逐也有生活得做。崔寧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有會到都下的，得知府中當夜失火，不見了一個養娘，出賞錢尋了幾日，不知下落。也不知道崔寧將他走了，見在潭州住。時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年之上。忽一日方早開門，見兩個着皂衫的，一似處候府幹打扮。人來鋪裏坐地問道：「本官聽得說有個行在崔待詔，教請過來做生活。」崔寧分付了家中，隨這一領白段子兩上領布衫，青白行纏，找着褲子口，着一雙多耳麻鞋，挑着一個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寧看了一看，崔寧却不見這漢面貌，這個人却見崔寧。從後大踏步尾着崔寧來。正是：

誰家稚子鳴榔板？驚起鴛鴦兩處飛。

這漢子畢竟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竹引牽牛花滿街，疎籬茅舍月光篩；琉璃盞內茅柴酒，白玉盤中簇荳梅。休懊惱，且開懷，平生贏得笑顏開；三千里地無知己，十萬軍中掛印來。

這隻鷓鴣詞是關西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所作。從順昌八戰之後，閒在家中，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他是個不愛財的名將，家道貧寒，時常到村店中喫酒。店中人不識劉兩府，謔呼囉哩。劉兩府道：「百萬番人，只如等閒，如今却被他們誣罔！」做了這隻鷓鴣詞。天流傳直到都下。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見了這詞，好傷感，「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劉兩府。今日崔寧的東人郡王，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却經由潭州路過。見崔寧從湘潭路上來，一路尾着崔寧到家，正見秀秀坐在櫃身子裏，便撞破他們道：「崔大夫多時不見，你却在這裏？」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裏？郡王教我下書來潭州，今日遇着你們，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也好。」當時嚇殺崔寧夫妻兩個。被他看破，那人是誰？却是郡王府中一個排軍，從小伏侍郡王，見他朴實，差他送錢與劉兩府。這人姓郭，名立，叫做郭排軍。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安排酒來請他。分付道：「你到府中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郭排軍道：「郡王怎知得你兩個在這裏？我沒事，却說甚麼？」當下酬謝了出門，回到府中，參見郡王，納了回書。看着郡王道：「郭立前日下書回，打潭州過，却見兩個人在那裏住？」郡王問：「是誰？」郭立道：「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個，請郭立喫了酒食，教休來府中說知。」郡王聽說便道：「呵耐這兩個做出這事來，却如何直走到那裏？」郭立道：「也不知他仔細，只見他在那裏住地，依舊掛招牌做生活。」郡王教幹辦去分付臨安府，即時差一個緝捕使臣，帶着做公的，備了盤纏，徑來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來尋崔寧和秀秀，却似：

皂雕追紫燕，猛虎啖羊羔。

不兩月，捉將兩個來，解到府中，祿與郡王得知，即時降廳。原來郡王殺番人時，左手使一口刀，叫做「小青」；右手使一口刀，叫

做「大青」這兩口刀，不知斃了多少番人。那兩口刀，鞘內藏着的掛在壁上。那王陞廳，衆人聲嘩。即將這兩個押來跪下。那王好生焦躁，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睜起殺番人的眼兒，咬得牙齒剝地響。當時嚇殺夫人在屏風背後道：「郡王這裏是帝爺之下，不比邊庭上面若有罪過，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如何胡亂斃得人？」郡王聽說道：「耐耐這兩個畜生逃走，今日捉將來，我懶了，如何不凱？既然夫人來勸，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去。把崔寧解去臨安府斷治。」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事人。解這崔寧到臨安府，一一從頭供說：「自從當夜遺漏，來到府中，都搬盡了，只見秀秀養娘從廊下出來，揪住崔寧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若不依我口，教壞了你！』要共崔寧逃走。崔寧不得已，只得與他同走。只是實。」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郡王是個剛直的人，便道：「既然恁地，寬了崔寧。且與從輕斷治。崔寧不合在逃，罪杖，發還建康府居住。」當下差人押送，方出北關門，到魏項頭，見一頂轎兒，兩個人擡着，從後面叫：「崔待詔，且不得去。」崔寧認得像是秀秀的聲音，趕將來又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傷弓之鳥，不敢攬事，且低着頭只顧走。只見後面趕將上來，歇了轎子，一個婦人走出來，不是別人，便是秀秀道：「崔待詔，你如今去建康府，我如何？」崔寧道：「却是怎地好？」秀秀道：「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把我捉入後花園，打了三十竹篦，遂便趕我出來，我知道你建康府去，趕將來同你去。」崔寧道：「恁地却好？」討了船，直到建康府，押發人自回。若是押發人是個學舌的，就有一場是非出來。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輕放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這閒事，怎地？况且崔寧一路買酒買食，奉承他好，回去時就隱惡而揚善了。再說崔寧兩口在建康居住，既是間斷了，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依舊開個碾玉作鋪。渾家道：「我兩口却在這裏住得好，只是我家爹媽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兩個老的喫了些苦。當日捉我入府時，兩個去尋死覓活，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裏同住。」崔寧道：「最好。」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文母，爲了他地理脚色與來人，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問他隣舍，指道：「這一家便是。」來人去門首看時，只見兩扇門關着，一把鎖鎖着，一條竹竿封着。問隣舍，他老夫妻那裏去了？隣舍道：「莫說他有個花枝也似女兒，獻在一個奢遮去處。這個女兒不受福德，却跟一個碾玉的待詔逃走了。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送在臨安府喫官司。那女兒喫郡王捉進後花園裏去。老夫妻見女兒捉去，就當下尋死覓活，至今不知下落，只恁地關着問在這裏。」來人見說，再回建康府來，兀自未到家。

且說崔寧正在家中坐，只見外面有人道：「你尋崔待詔住處這裏便是。」崔寧叫出渾家來看時，不是別人，認得是璪公婆。

都相見了，喜歡的做一處。那去取老兒的人，隔一日纔到，說如此道般，尋不見，却空走了道遺。兩個老的且自來到這裏了。兩個老人道：「却生受你，不知你們在建康住，教我尋來尋去，直到這裏。」其時四口同住，不在說下。且說朝廷官員，一日到偏殿看玩寶器，拿起這玉觀音來看，這個觀音身上，當時有一個玉鈴兒，失手脫下。即時問近侍官員，「却如何修理得？」官員將玉觀音反覆看了，道：「好個玉觀音，怎地脫落了鈴兒？」看到底下，下面碾着三字「崔寧造。」「恁地容易，既是有入造，只消得宣這個人來，教他修整。」敕下郡王府，宣取碾玉匠崔寧。郡王回奏：「崔寧有罪，在建康府居住。」即時使人去建康，取得崔寧到行在歇泊了。當時宜崔寧見駕，將這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崔寧謝了恩，尋一塊一般的玉，碾一個鈴兒，接住了御前交納。破分請給養了崔寧，令只在行在居住。崔寧道：「我今日遭際御前，爭得氣。再來清湖河下尋間屋兒，開個碾玉舖，須不怕你們撞見。」可煞事有關巧，方纔開得舖三兩日，一個漢子從外面過來，就是那郭排軍。見了崔待詔，便道：「崔大夫恭喜！你卻在這裏住？」抬起頭來，看櫃身裏却立着崔待詔的渾家。郭排軍喫了一驚，拽開脚步就走。渾家說與丈夫道：「你與我叫住那排軍！我相問則個。」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

崔待詔即時趕上扯住，只見郭排軍把頭只管側來側去，口裏喃喃地道：「作怪，作怪！沒奈何，只得與崔寧回來，到家中坐地。渾家與他相見了，便問：『郭排軍，前者我好意留你喫酒，你却歸來說與郡王，壞了我兩個的好事。今日遭際御前，却不怕你去說。』」郭排軍吃他相問得無言可答，只得得一聲「得罪」，相別了，便來到府裏。對着郡王道：「有鬼！」郡王道：「那漢則甚？」郭立道：「告恩王有鬼！」郡王問道：「有甚鬼？」郭立道：「方纔打清湖河下，過見崔寧開個碾玉舖，却見櫃身裏一個婦女，便是秀秀養娘。」郡王焦躁道：「又來胡說！秀秀被我打殺了，埋在後花園，你須也看見如何？在那裏却不是取笑我。」郭立道：「告恩王，怎敢取笑！方纔叫住郭立，相問了一回，怕恩王不信，勸下軍令狀去了。」郡王道：「真個在時，你勸軍令狀來！」那漢也是合苦，真個寫一紙軍令狀來。郡王收了，叫兩個當值的轎番，抬一頂轎子，教「取這妮子來。若真個在，把來凱取一刀；若不在，郭立！你須替他凱取一刀。」郭立同兩個轎番來取秀秀，正是：

麥穗兩枝，
農人難辨。

郭立是關西人，朴直，却不知軍令狀如何胡亂勸得。三個一逕來到崔寧家裏，那秀秀兀自在櫃身裏坐地。見那郭排軍來，怎

地慌忙，却不知他勒了軍令狀來取你。郭排軍道：「小娘子，那王鈞旨，教來取你則個。」秀秀道：「既如此，你們少等，待我梳洗了同去。」即時入去梳洗，換了衣服出來，上了轎，分付了丈夫。兩個轎番便抬着，送到府前。郭立先入去，那王正在廳上等待。郭立唱了喏，道：「已取到秀秀養娘。」郡王道：「着他入來。」郭立出來道：「小娘子，那王教你進來。」掀起簾子看一看，便是一桶水傾在身上，閉着口，則合不得就轎子裏不見了秀秀養娘。問那兩個轎番道：「我不知，則見他上轎，抬到這裏，又不曾轉動。」那漢叫將入來道：「告恩王，恁地真個有鬼！」郡王道：「却不圖耐！」教人捉道漢：「等我取過軍令狀來，如今凱了一刀。先去取下小青來。」那漢從來伏侍郡王，身上也有十數次官了。蓋緣是粗人，只教他做排軍。這漢慌了道：「見有兩個轎番見證，乞叫來問。」即時叫將轎番來道：「見他上轎，抬到這裏，却不見了。」說得一般，想必真個有鬼，只消得叫將崔寧來問。便使人叫崔寧來到府中。崔寧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郡王道：「恁地又不干崔寧事，且放他去。」崔寧拜辭去了。郡王焦躁，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崔寧聽得說渾家是鬼，到家中問丈人丈母。兩個面面相覷，走出門，看看清湖河裏，撲通地都跳下水去了。當下叫救人打撈，便不見了屍首。原來當時打殺秀秀時，兩個老的聽得說，便跳在河裏，已自死了。這兩個也是鬼。崔寧到家中，沒情沒緒，走進房中，只見渾家坐在牀上。崔寧道：「告姐姐，饒我性命！」秀秀道：「我因為你與郡王打死了，埋在後花園裏，却恨郭排軍多口。今日已報了冤讎，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背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道罷，起身，雙手揪住崔寧，叫得一聲，匹然倒地。鄰舍都來看時，只見：

兩部脈盡總皆沉，一命已歸黃壤下。

崔寧也被扯去，和父母四個，一塊兒做鬼去了。後人評論得好：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

郭排軍禁不住閒磕牙，

嫌秀娘捨不得生眷屬，

崔待詔撇不脫鬼冤家。

第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燈書

堪羨當年李謫仙，吟詩斗酒有連篇。

蟠胸錦繡歎時彥，落筆風雲邁古賢。

書草和番威遠塞，詞歌傾國媚新弦。

莫言才子風流盡，明月長懸采石邊。

話說唐玄宗皇帝朝，有個才子，姓李名白，字太白。乃西梁武昭興聖皇帝李萬九世孫，西川錦州人也。其母夢長庚入懷而生。那長庚星又名太白星，所以名字俱用之。那李白生得姿容美秀，骨格清奇，有飄然出世之表。十歲時，便精通書文，出口成章，人都誇他錦心繡口，又說他是神仙降生，以此又呼為李謫仙。有杜工部贈詩為證：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汜沒一朝伸。

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李白又自稱青蓮居士。一生好酒，不求仕進，志欲遨遊四海，看盡天下名山，嘗遍天下美酒。先登峨眉山，次居雲夢，復隱於徂徠山竹溪，與孔巢父等六人，日夕酣飲，號為竹溪六逸。有人說：「湖州烏程酒甚佳。」白不遠千里而往，到酒肆中，開懷暢飲，旁若無人。時有迦葉司馬經過，聞白狂歌之聲，遣從者問其何人，白隨口答詩四句。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逃名三十春。

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迦葉司馬大驚，問道：「莫非蜀中李謫仙麼？聞名久矣。」遂請相見，留飲十日，厚有所贈。臨別，問道：「以青蓮高才，取青紫如拾芥，何不遊長安應舉？」李白道：「目今朝政紊亂，公道全無，請托者登高第，納賄者獲科名，非此二者，雖有孔孟之賢，晁董之才，無由自達。白所以流連詩酒，免受官試官之氣耳。」迦葉司馬道：「雖則如此，足下誰人不知，一到長安，必有人薦拔。」李白從其言，乃遊長安。一日到紫極宮遊玩，遇了翰林學士賀知章，通姓道名，彼此相慕。知章遂邀李白於酒肆中，解下金貂，當酒同飲，至夜不捨，遂

留李白於家中下榻，結爲兄弟。次日，李白將行李搬至賀內翰宅，每日談詩飲酒，賓主甚是相得。時光荏苒，不覺試期已迫，賀內翰道：「今春南省試官，正是楊貴妃兄楊國忠太師監視官，乃太尉高力士二人都是愛財之人。賀弟却無金銀買囑他，便有冲天學問，見不得聖天子。此二人與下官皆有相識。下官寫一封劄子去，預先囑托，或者看薄面一二。」李白雖則才大氣高，遇了這等時勢，况且內翰高情，不好違阻。賀內翰寫了柬帖，投與楊太師高力士二人接開看了，冷笑道：「賀內翰受了李白金銀，却寫封空書在我這裏，討白人情，到那日專記，如有李白名字卷子，不問好歹，即時批落。」時值三月三日，大開南省會天下才人，盡呈卷子。李白才思有餘，一筆揮就第一個交卷。楊國忠見卷子上有李白名字，也不看文字，亂筆塗抹道：「這樣書生，只好與我磨墨。」高力士道：「磨墨也不中，只好與我着襪脫靴。」喝令將李白推搡出去。正是：

不願文章中天下，只願文章中試官！

李白被試官屈批卷子，怨氣冲天，回至內翰宅中，立誓「久後吾若得志，定教楊國忠磨墨，高力士與我脫靴，方纔滿願。」賀內翰勸曰：「且休煩惱，權在舍下安歇，待三年，再開試場，別換試官，必然登第。」終日共李白飲酒賦詩。日往月來，不覺一載。忽一日，有番使賣國書到。朝廷差使命急宣賀內翰陪接番使，在館驛安下。次日，開門舍人接得番使國書一道。玄宗勅宣翰林學士拆開番書，全然不識一字。拜伏金階啟奏：「此書皆是鳥獸之跡，臣等學識淺短，不識一字。」天子聞奏，將與南省試官楊國忠開讀。楊國忠開看，雙目如盲，亦不曉得。天子宣開滿朝文武，並無一人曉得，不知書上有何吉凶言語。龍顏大怒，喝罵朝臣：「枉有許多文武，並無一個飽學之士與朕分憂。此書識不得，將何回答，發落番使，却被番邦笑恥，欺侮南朝，必動干戈，來侵邊界，如之奈何！勸限三日，若無人識此番書，一概停休；六日無人，一概停職；九日無人，一概開罪。別選賢良，共扶社稷。」聖旨一出，諸官默默無言，再無一人敢奏。天子轉添煩惱，賀內翰朝散回家，將此事述於李白。白微微冷笑，「可惜我李某去年不曾及第爲官，不得與天子分憂。」賀內翰大驚道：「想必賢弟博學多能，辨識番書，下官當於駕前保奏。」次日，賀知章入朝，越班奏道：「臣啟陛下，臣家有一秀才，姓李白，名白，博學多能，要辨番書，非此人不可。」天子准奏，即遣使命，賫詔前去內翰宅中，宣取李白。李白告天使道：「臣乃遠方布衣，無才無識，今朝中有許多官僚，都是飽學之儒，何必問及草莽，臣不敢奉詔，恐得罪於朝貴。」隱隱刺着楊高二人。使命回奏。天子初問賀知章：「李白不肯奉詔，其意云何？」知章奏道：「臣知李白文章蓋世，學問驚人，只爲去年試場中，被試官屈批了卷。」

子羞搶出門，今日教他白衣入朝，有愧於心，乞陛下賜以恩典，遣一位大臣再往，必然奉詔。」玄宗道：「依卿所奏，欽賜李白進士及第，着紫袍金帶，紗帽象簡見駕。就煩卿自往迎取，卿不可辭！」賀知章領旨回家，請李白開讀，備述天子極極求賢之意。李白穿了御賜袍服，望闕拜謝。遂騎馬隨賀內輸入朝。玄宗於御座專待李白，自至金階拜舞，山呼謝恩，躬身而立。天子一見李白如貧得寶，如暗得燈，如饑得食，如旱得雲，開金口，勳玉音，道：「今有番國寶書，無人能曉，特宣卿至，為朕分憂。」白躬身奏道：「臣因學淺，被太師批卷不中，高太尉將臣推搶出門。今有番書，何不令試官回答，却乃久滯番官在此。臣是批翻秀才，不能稱試官之意，怎能稱皇上之意？」天子道：「朕自知卿，卿其勿辭！」遂命侍臣捧番書賜李白觀看。李白看了一遍，微微冷笑，對御座前將唐晉譯出。宣讀如流，番書云：

渤海國大可毒書達唐朝官家。自你占了高麗，與俺國逼近，邊兵屢屢侵犯吾界，想出自官家之意。俺如今不可耐者，差官來講，可將高麗一百七十六城讓與俺國。俺有好物事相送。太白山之苑，南海之昆布，柵城之鼓，扶餘之鹿，鄺韻之豕，率賓之馬，沃州之綿，渭沱河之鯽，九都之李，樂游之梨。你官家都有分。若還不肯俺起兵來廝殺，且看那家勝敗。

衆官聽得讀罷番書，不覺失驚，面面厮覷，盡稱「難得」。天子聽了番書，龍情不悅。沉吟良久，方問兩班文武：「今被番家要與兵搶占高麗，有何策可以應敵？」兩班文武，如泥塑木雕，無人敢應。賀知章啟奏道：「自太宗皇帝三征高麗，不知殺了多少生靈，不能取勝，府庫爲之虛耗。天幸蓋蘇文死了，其子男生兄弟爭權，爲我鄉導。高宗皇帝遣老將李勣薛仁貴統百萬雄兵，大小百戰，方纔殄滅。今承平日久，無將無兵，倘干戈復動，難保必勝。兵連禍結，不知何時而止。願吾皇聖鑒！」天子道：「似此如何回答他？」知章道：「陛下試問李白，必然善於辭命。」天子乃召白問之。李白奏道：「臣啟陛下，此事不勞聖慮，來日宣番使入朝，臣當面回答番書，與他一般字跡，書中首語，羞辱番家，須要番國可差拱手來降。」天子問：「可毒何人也？」李白奏道：「渤海風俗，稱其王曰可毒。猶回紇，稱可汗，吐番稱贊普，六詔稱詔，則陵稱悉莫威，各從其俗。」天子見其應對不窮，聖心大悅，即日拜爲翰林學士。遂設宴於金鑾殿，宮商迭奏，琴瑟喧闐，嬪妃進酒，彩女傳杯，御音傳示。李卿可開懷暢飲，休拘禮法。李白盡量而飲，不覺酒濃身軟。天子令內官扶於殿側安寢。次日五鼓，天子升殿。

淨鞭三下響，

文武兩班齊。

李白宿醒猶未醒，內官催促進朝。百官朝見已畢，天子召李白上殿，見其面尙帶酒容，兩眼兀自有矍矍之意。天子分付內侍，教御廚中造三分醒酒酸魚羹來。須臾，內侍將金盤捧到魚羹一碗。天子見羹氣太熱，御手取牙筋調之良久，賜與李學士。李白跪而食之，頓覺爽快。是時百官見天子恩幸李白，且驚且喜，竊者怪其破格，喜者喜其得人。惟楊國忠高力士傲然有不樂之色。聖旨宣番使入朝，番使山呼見聖已畢，李白紫衣紗帽飄飄然有神仙凌雲之態，手捧番書立於左側柱下，朗聲而讀。一字無差，番使大駭。李白道：「小邦失禮，聖上洪度如天，置而不較，下詔批答，汝宜靜聽。」番官戰戰兢兢，跪於階下。天子命設七寶床於御座之傍，取于闐白玉，象管兔毫筆，獨草龍香墨，五色金花箋，排列停當。賜李白近御榻前，坐鋪墩草席。李白奏道：「臣靴不淨，有污前席，望皇上寬恩，賜臣脫靴結襪而登。」天子准奏，命一小內侍：「與李學士脫靴。」李白又奏道：「臣有一言，乞陛下赦臣狂妄，臣方敢奏。」天子道：「任卿失言，朕亦不罪。」李白奏道：「臣前入試春闈，被楊太師批落，高太尉趕逐，今日見二人押班，臣之神氣不旺，乞玉音分付楊國忠與臣捧硯磨墨，高力士與臣脫靴結襪。臣意氣始得自豪，舉筆草詔，口代天言，方可不辱君命。」天子用人之際，恐拂其意，只得傳旨，教「楊國忠捧硯，高力士脫靴。」二人心裏暗暗自揣，前日科場中輕薄了他，「這樣書生，只好與我磨墨脫靴。」今日恃了天子一時寵幸，就來還話，報復前仇。出於無奈，不敢違背聖旨，正是敢怒而不敢言。常言道：

冤家不可結，結了無休歇。

侮人還自侮，脫人還自脫。

李白此時昂昂得意，躡履登褥，坐於錦墩。楊國忠磨得墨濃，捧硯侍立。論來爵位不同，怎麼李學士坐了，楊太師到侍立？因李白口代天言，天子寵以殊禮。楊太師奉旨磨墨，不曾賜坐，只得侍立。李白左手將鬚一拂，右手舉起中山兔穎，向五花牋上，手不停揮，須臾草就嚇蠻書。字畫齊整，並無差落，獻於龍案之上。天子看了大驚，都是照樣番書，一字不識。傳與百官看了，各各駭然。天子命李白誦之。李白就御座前朗誦一遍：

大唐開元皇帝，詔諭渤海可毒：自昔石卵不敵，蛇龍不屬，本朝應運開天，撫有四海，將勇卒精，甲堅兵銳，額利背盟而被擒，弄贊鑿鵝而納誓，新羅奏織錦之頌，天竺致能言之鳥，波斯獻捕鼠之蛇，拂菻進曳馬之狗，白鸚鵡來自阿陵，夜光珠實於林邑，骨利幹有名馬之納，泥婆羅有良酢之獻。無非畏威懷德，買爵求安。高麗拒命，天討再加，傳世九百，一朝殄滅，豈非逆天之咎，徵衡大

之明鑒與沉爾海外小邦，高麗附國，比之中國；不過一郡，士馬器械，萬分不及，若燈檠是逗，鴉驢不遇，天兵一下，千里流血。若同韻利之伴，國爲高麗之續。方今聖度汪洋，怒爾狂悖，急宜悔禍，動修歲事，毋取誅辱，爲四夷笑。爾其三思哉！故諭。

天子聞之大喜，再命李白對番官面宣一通，然後用寶入函。李白仍叫高太尉着靴，方纔下殿，喚番官聽詔。李白重讀一遍，讀得聲韻鏗鏘，番使不敢則聲，面如土色，不免山呼拜舞辭朝。賀內翰送出都門，番官私問道：「道纔讀詔者何人？」內翰道：「姓李白，官拜翰林學士。」番使道：「多大的官，使太師捧硯，太尉脫靴。」內翰道：「太師大臣，太尉親臣，不過人間之極貴。那李學士乃天上神仙下降，贊助天朝，更有何人可及。」番使點頭而別，歸至本國，與國王述之。國王看了國書，大驚，與國人商議：「天朝有神仙贊助，如何敵得。寫了降表，願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此是後話，話分兩頭。却說天子深敬李白，欲重加官職。李白奏道：「臣不願受職，願得逍遙，散誕供奉御前，如漢東方朔故事。」天子道：「卿既不受職，朕所有黃金白璧，奇珍異寶，惟卿所好。」李白奏道：「臣亦不願受金玉，願得從陛下遊幸，日飲美酒三千觴，足矣。」天子知李白清高，不忍相強，從此時時賜宴，留宿於金鑾殿中，訪以政事，恩幸日隆。一日，李白乘馬遊長安街，忽聽得鑼鼓齊鳴，見一簇刀斧手，擁着一輛囚車行來。白停驂問之，乃是并州解州失機將官，今押赴東市處斬。那囚車中，囚着個美丈夫，生得甚是英偉，叩其姓名，聲如洪鐘，答道：「姓郭名子儀。」李白相他容貌非凡，他日必爲國家柱石，遂喝住刀斧手，待我親往駕前保奏。衆人知是李謫仙學士，御手調羹的，誰敢不依。李白當時回馬，直叩宮門，求見天子，討了一道赦勅，親往東市開讀，打開囚車，放出子儀，許他帶罪立功。子儀拜謝李白活命之恩，異日銜環結草，不敢忘報。此事開過不題。是時，宮中最重木芍藥，是揚州實來的。如今叫做牡丹花，唐時謂之木芍藥。宮中種得四本，開出四樣顏色，那四樣：

大紅 深紫 淺紅 通白

玄宗天子移植於沉香亭前，與楊貴妃娘娘賞玩，招梨園子弟奏樂。天子道：「對妃子，賞名花，新花安用舊曲。」遂命梨園長李龜年召「李學士入宮。」有內侍說道：「李學士往長安市上酒肆中去了。」龜年不往九街，不走三市，一逕尋到長安市去。只聽得一個大酒樓上，有人歌云：

三杯通大道，

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

勿爲醒者傳。

李龜年道：「這歌的不是李學士是誰？」大踏步上樓梯來，只見李白獨占一個小小座頭，桌上花瓶內供一枝碧桃花，獨自對花而酌，已吃得酩酊大醉，手執巨觥，兀自不放。龜年上前道：「聖上在沉香亭宜召學士快去！」衆酒客聞得有聖旨，一時驚駭，都站起來觀看。李白全然不理，張開醉眼，向龜年念一句陶淵明的詩道是：

我醉欲眠君且去。

念了這句詩，就蹶然欲睡。李龜年也有三分主意，向樓窗往下一招，七八個從者，一齊上樓，不由分說，手忙脚亂，抬李學士到於門前，上了玉花驄，衆人左扶右持，龜年策馬在後相隨，直跑到五鳳樓前。天子又遣內侍來催促了，勅賜「走馬入宮」。龜年遂不扶李白下馬，同內侍幫扶，直至後宮，過了興慶池，來到沉香亭。天子見李白在馬上雙眸緊閉，兀自未醒，命內侍鋪紫氍毹於亭側，扶李白下馬，少臥。親往省視，見白口流涎沫，天子親以龍袖拭之。貴妃奏道：「妾聞冷水沃面可以解醒。」乃命內侍汲興慶池水，使宮女含而噴之。白夢中驚醒，見御駕大驚，俯伏道：「臣該萬死！臣乃酒中之仙，幸陛下恕臣！」天子御手攬起道：「今日同妃子賞名花，不可無新詞，所以召卿，可作清平調三章。李龜年取金花牋授白，白帶醉一揮，立成三首。其一曰：

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
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二曰：

一枝紅豔露凝香，
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新妝。

其三曰：

名花傾國兩相歡，
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
沉香亭北倚欄杆。

天子覽詞，稱美不已，似此天才，豈不壓倒翰林院許多學士。即命龜年按調而歌，梨園衆子弟絲竹並進，天子自吹玉笛以和之。歌畢，貴妃做繡巾，再拜稱謝。天子道：「莫謝朕，可謝學士也！」貴妃持玻璃七寶杯，親酌西涼葡萄酒，命宮女賜李學士飲。天子勅賜

李白遍遊內苑，令內侍以美酒隨後，恣其酣飲。自是宮中內宴，李白每每被召，連貴妃亦愛而重之。高力士深恨脫靴之事，無可奈何。一日，貴妃車吟前所製清平調三首，俯欄嘆羨。高力士見四下無人，乘間奏道：「奴婢初意，娘娘聞李白此詞，怨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貴妃道：「有何可怨？」力士奏道：「可憐飛燕，倚新妝。」那飛燕姓趙，乃西漢成帝之後。則今畫圖中，畫着一個武士，手托金盤，盤中有一女子，舉袖而舞，那個便是趙飛燕。生得腰肢細軟，行步輕盈，若人手執花枝，顛顛然，成帝寵幸無比。誰知飛燕私與燕赤鳳相通，匿於複壁之中，成帝入宮，閉壁衣內有人咳嗽聲，搜得赤鳳殺之。欲廢趙后，賴其妹合德力救而止，遂終身不入正宮。今日李白以飛燕比娘娘，此乃謗毀之語，娘娘何不熟思！」原來貴妃那時以胡人安祿山爲養子，出入宮禁，與之私通，滿宮皆知，只瞞得玄宗一人。高力士說飛燕一事，正刺其心，貴妃於是心下懷恨，每於天子前說李白輕狂，使酒，無人臣之禮。天子見貴妃不樂，李白遂不召他內宴，亦不留宿殿中。李白情知被高力士中傷，天子有疎遠之意，屢次告辭求去，天子不允。乃益縱酒自廢，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友，時人呼爲飲中八仙。却說玄宗天子心下實是愛重李白，只爲宮中不甚相得，所以疎了些兒。李白屢次乞歸，無心戀闕，乃向李白道：「卿雅志高蹈，許卿暫還，不日再來相召。但卿有大功於朕，豈可白手還山？卿有所需，朕當一給與。」李白奏道：「臣一無所需，但得杖頭有錢，日沽一醉足矣。」天子乃賜金牌一面，牌上御書勅賜「李白爲天下無憂學士，逍遙落托秀才，逢坊吃酒，遇庫支錢，府給千貫，縣給五百貫。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失敬者，以違詔論。」又賜黃金千兩，錦袍玉帶，金鞍龍馬，從者二十人。白叩頭謝恩，天子又賜金花二朵，御酒三杯，於駕前上馬出朝，百官俱給假，攜酒送行，自長安街直接到十里長亭，樽疊不絕。只有楊太師高太尉二人懷恨不送。內中惟賀內翰等酒友七人，直送至百里之外，流連三日而別。李白集中有還山別金門，知已詩略云：

恭承丹鳳詔，

欵起煙蘿中；

一朝去金馬，

飄落成飛蓬。

閒來東武吟，

曲盡情未終。

對此謝知己，

扁舟尋釣翁。

李白錦衣紗帽，上馬登程，一路只稱錦衣公子。果然逢坊飲酒，遇庫支錢。不一日，回至鋪州與許氏夫人相見。官府聞李學士回

家都來拜賀，無日不醉。日往月來，不覺半載。一日白對許氏說，要出外遊玩山水，打扮做秀才模樣，身邊藏了御賜金牌，帶一個小僕，騎一健驢，任意而行。府縣酒資，照牌供給。忽一日，行到華陰界上，聽得人言華陰縣知縣貪財害民。李白生計，要去治他。來到縣前，令小僕退去，獨自倒騎着驢子，於縣門首連打三回。那知縣在廳上取問公事，觀見了，連聲「可惡，可惡！怎敢調戲父母官！」速令公吏人等拿至廳前取問。李白微微詐醉，連問不答。知縣令獄卒押入牢中，待他酒醒，着他好生供狀，來日決斷。獄卒將李白領入牢中，見了獄官，掀髯長笑。獄官道：「想此人是風頭的。」李白道：「也不風，也不顛。」獄官道：「既不風，既不顛，好生供狀。你是何人？爲何到此？騎驢，搯夾縣主？」李白道：「要我供狀，取紙筆來。」獄卒將紙筆置於案上，李白扯獄官在一邊說道：「讓開一步待我寫。」獄官笑道：「且看這風漢寫出甚麼來！」李白寫道：

供狀。錦州人，姓李，單名白。弱冠廣文章，揮毫神鬼泣。長安列八仙，竹溪稱六逸。會草嚇，聲名播絕域。玉輦每趨陪，金鑾爲寢室。吸麈御手調，流涎御袍拭。高太尉脫靴，楊太師磨墨。天子殿前尙容乘馬行，華陰縣裏不許我騎驢。入請驗金牌，便知來歷。

寫畢，遞與獄官看了，獄官嚇得魂驚魄散，低頭下拜道：「學士老爺，可憐小人蒙官發遣，身不由己，萬望海涵赦罪。」李白道：「不干你事，只要你對知縣說，我奉金牌聖旨而來，所得何罪，拘我在此？」獄官拜謝了，即忙將供狀呈與知縣，并述有金牌聖旨。知縣此時如小兒初聞霹靂，無孔可鑽，只得同獄官到牢中參見李學士，叩頭哀告道：「小官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犯，乞賜憐憫。」在職諸官，聞知此事，都來拜求，請學士到廳上正面坐下，衆官庭參已畢。李白取出金牌，與衆官看，牌上寫着：「學士所到，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不敬者，以違詔論。」汝等當得何罪？」衆官看罷聖旨，一齊低頭禮拜。我等都該萬死。」李白見衆官苦苦哀求，笑道：「你等受國家爵祿，如何又去貪財害民？如若改過前非，方免汝罪。」衆官聽說，人人拱手，個個遵依，不敢再犯。就在廳上大排筵宴，管待學士飲酒三日方散。自是知縣洗心滌慮，遂爲良牧。此信聞於他郡，都猜道朝廷差李學士出外，私行觀風考政，無不化貪爲廉，化殘爲善。李白遍歷趙魏燕齊梁吳楚，無不流連山水，極詩酒之趣。後因安祿山反叛，明皇車駕幸蜀，誅國忠於軍中，縱貴妃於佛寺。白避亂隱於廬山。永王璣時爲東南節度使，陰有乘機自立之志。聞白大才，強偏下山，欲授僞職。李白不從，拘留於幕府。未幾，肅宗即位於靈武，拜郭子儀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克復兩京。有人告永王璣謀叛，肅宗即遣子儀移兵討之。永王兵敗，李白方得脫身，逃至潯陽江口，被守江把總擒拿，把做叛黨，解到郭元帥軍前。子儀見是李學士，即喝退軍士，親解其縛，置於上位，納頭便拜道：「昔日長安

東市，若非惡人相救，焉有今日？」即命治酒壓驚，連夜修本，奏上天子，爲李白辨冤，且追叙其嚇書之功，薦其才可以大用。此乃施恩而得報也。正是：

兩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時楊國忠已死，高力士亦遠貶他方，玄宗皇帝自蜀迎歸，爲太上皇，亦對肅宗稱李白奇才。肅宗乃徵白爲左拾遺。白嘆宦海沉迷，不得逍遙自在，辭而不受。別了郭子儀，遂泛舟遊洞庭、岳陽，再過金陵，泊舟於采石江邊。是夜月明如畫，李白在江頭暢飲，忽聞天際樂聲嘹亮，漸近舟次，舟人都不聞，只有李白聽得。忽然江中風浪大作，有鯨魚數丈奮鬣而起，仙童二人，手持旌節，到李白面前，口稱：「上帝奉迎星主還位。」舟人都驚倒，須臾甦醒。只見李學士坐於鯨背，音樂前導，騰空而去。明日將此事告於當塗縣令李陽冰，陽冰具表奏聞。天子勅建李謫仙祠於采石山上，春秋二祭。到宋太平興國年間，有書生於月夜渡采石江，見錦帆西來，船頭上有白牌一面，寫「詩伯」二字，書生遂朗吟二句道：

誰人江上稱詩伯？鋪繡文章借一觀！

舟中有人和云：

夜靜不堪題絕句，恐驚星斗落江寒。

書生大驚，正欲傍舟相訪，那船泊於采石之下。舟中人紫衣紗帽，飄然若仙，逕投李謫仙祠中。書生隨後求之祠中，並無人跡，方知和詩者即李白也。至今人稱「酒仙」、「詩伯」，皆推李白爲第一云。

嚇書草見天才，天子調鷹親賜來；

一自騎鯨天上去，江流采石有餘哀。

第十卷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烟花風景眼前休，此地仍傳燕子樓；

驚夢肯忘三月愁，翠鞦能省一生愁。

柘因零落難重舞，蓮爲單開不並頭。

鴛鴦豈無黃壤瘞，至今人過脫風流。

話說大唐自政治大聖，大孝皇帝臨法，太宗開基之後，至十二帝憲宗登位，凡一百九十三年，天下無事，日久，兵甲生塵，刑具不用。時有禮部尚書張建封做官年久，恐妨賢路，遂奏乞骸骨歸田養老。憲宗曰：「卿年齒未衰，豈宜退位？果欲避冗辭繁，勅鎮青徐數載。」建封奏曰：「臣雖非才，既蒙聖恩，自當竭力。」遂勅建封節制武寧軍事。建封大喜，平昔愛才好客，既鎮武寧，揀選才能之士，禮置門下。後房歌姬舞妓，非知書識禮者不用。武寧有妓關盼盼，乃徐方之絕色也。但見：

歌喉清亮，舞態婆娑，調絃成合格新聲，品竹作出塵雅韻。琴彈古調，棋覆新圖。賦詩琢句，追風雅見於篇中；擲管丹青，奪造化生於筆下。

建封雖聞其才色無雙，緣到任之初，未暇召於樽俎之間。忽一日，中書舍人白樂天名居易自長安來，宣諭充職，路過徐府，乃建封之故人也。喜樂天遠來，遂置酒邀飲於公館。只見：

暮捲流蘇，簾垂朱箔，瑞腦煙噴寶鴨，香醪光溢瓊壺。果劈天漿，食烹異味；綺羅珠翠，列兩行粉面梅粧；脆管繁音，奏一派新聲雅韻。遍地舞榭鋪錦，當筵歌拍按紅牙。

當時酒至數巡，食供兩套，歌喉少歇，舞袖亦停。忽有一妓，抱胡琴立於筵前，轉袖調絃，獨奏一曲，纖手斜拈，輕敲慢按，滿座清香。消酒力，一庭雅韻爽煩襟。須臾彈徹韶音，抱胡琴侍立。建封與樂天俱喜調韻清雅，視其精神舉止，但見花生丹臉，水剪雙眸，意態天然，迥出倫輩。回視其餘諸妓，粉黛如土，遂呼而問曰：「孰氏？」其妓斜抱胡琴，緩移蓮步，向前對曰：「賤妾關盼盼也。」建封喜不自勝，笑謂樂天曰：「彭門樂事，不出於此。」樂天曰：「似此佳人，名達帝都，信非虛也。」建封曰：「誠如舍人之言，何惜一詩贈之？」樂天曰：「但恐句拙，反污麗人之美。」盼盼據卸胡琴，掩袂而言：「妾妾質醜陋，敢煩珠玉，若果不以賤賤見棄，是微軀隨雅文不朽，豈勝身後之榮哉！」樂天喜其黠慧，遂口吟一絕：

鳳釵金鈿，檀槽後帶垂。

醉嬌無氣力，

風與牡丹枝。

盼盼拜謝樂天曰：「賤妾之名，喜傳於後世，皆舍人所賜也！」於是賓主歡洽，盡醉而散。翌日樂天車馬東去，自此建封專寵盼盼，遂於府第之側，擇佳地創建一樓，名曰「燕子樓」，使盼盼居之。建封治政之暇，輒乘車潛往，與盼盼宴飲，交飛玉臂，共理笙簧，璨錦相偎，鸞衾共展。綺窗唱和，指花月爲題，繡閣論情，對松筠爲誓。歌笑管絃，情愛方濃。不幸彩雲易散，皓月難圓，建封染病，盼盼請醫調治，服藥無効，問卜無靈，轉加沉重而死。子孫護持靈柩，歸葬北邙，獨乘盼盼於燕子樓中。香消衣被，塵滿琴箏，沉沉朱戶長扃，悄悄翠簾不捲。盼盼焚香指天誓曰：「妾婦人，無他計報尙書恩德，請落髮爲尼，誦佛經資公冥福，盡此一世，誓不再嫁！」遂閉戶獨居，凡十換星霜，人無見面者。鄉黨中有好事君子，慕其才貌，憐其孤苦，暗暗通書，以親其意。盼盼爲詩以代東答，前後積三百餘首，編綴成集，名曰「燕子樓集」，鏤板流傳於世。忽一日，金風破暑，玉露生涼，雁字橫空，蛩聲喧草，寂寥院宇無人，靜鎖一天秋色。盼盼倚欄長歎，獨言曰：「我作之詩，皆訴愁苦，未知他人能曉我意否？」沉吟良久，忽想翰林白公必能察我，不若賦詩寄呈樂天，訴我衷腸，必表我不負張公之德。遂作詩三絕，緘封付老蒼頭，馳赴西洛，詣白公投下。白樂天得詩，啟緘展視，其一曰：

北邙松柏鎖愁烟，

燕子樓人思悄然。

因埋冠劍歌塵散，

紅袖香消二十年。

其二曰：

適看鴻雁岳陽回，

又覩玄禽送社來；

瑤瑟玉簾無意緒，

任從蛛網結成灰。

其三曰：

樓上殘燈伴曉霜，

獨眠人起合歡牀，

相思一夜知多少？

地角天涯不是長！

四：

樂天看畢，歎賞良久，不意一妓女能守節操如此，豈可棄而不答？亦和三章以嘉其意。遣老蒼頭馳歸，盼盼接得，拆開視之，其一

卸畫羅衫色似煙，
一回看着一潸然；
自從不舞霓裳曲，
疊在空箱得幾年？

其二曰：

今朝有客洛陽回，
會到尙書塚上來，
見說白楊堪作柱，
爭交紅粉不成灰。

其三曰：

滿籬明月滿庭霜，
被冷香銷拂臥牀，
燕子樓前清夜雨，
秋來祇爲一人長。

盼盼吟玩久之，雖獲驪珠和璧，未足比此詩之美。笑謂侍女曰：「自此之後，方表我一點真心。」正欲藏之篋中，見紙尾淡墨題小字數行，遂復展看，又有詩一首：

黃金不惜買蛾眉，
揀得如花只一枝；
歌舞教成心力盡，
一朝身死不相隨？

盼盼一見此詩，愁鎖雙眉，淚盈滿臉，悲泣嗷嗷，告侍女曰：「向日尙書身死，我恨不能自縊相隨，恐人言張公有隨死之妾，使尙書有好色之名，是玷公之清德也。我今苟活以度朝昏，樂天不曉，故作詩相諷，我今不死，謗語未息。」遂和韻一章云：

獨宿空樓斂恨眉，
身如春後敗殘枝；
舍人不解人深意，
諷道泉臺不去隨？

書罷擲筆於地，掩面長吁。久之，拭淚告侍女曰：「我無計報公厚德，惟孽債一死，以表我心。」道罷，纖手緊蹙繡袂，玉肌斜靠雕欄，有心報德酬恩，無意偷生苟活，下視高樓，踴躍奮身一跳，侍女急拽衣告曰：「何事自求橫天？」盼盼曰：「一片誠心，人不能表，不死何爲？」侍女勸曰：「貞嫺報德，此心雖佳，但粉骨碎身，於公何益？且遺老母，使何人侍養？」盼盼沉吟久之曰：「死既不能，惟誦佛經，祝公其福。」自此之後，盼盼惟食素飯一盂，閉閣焚香，坐誦佛經，雖比屋未嘗見面。久之，髮雲懶掠，眉黛慵描，倦理寶瑟瑤琴，厭對

鴛衾鳳枕，不施朱粉，似春歸欲謝，與嶺梅花，瘦損腰肢，如秋後清疎，墮楊柳。每遇花辰月夕，感舊悲哀，寢食失常，不幸寢疾，伏枕月餘，遽爾不起。老母遂卜吉葬於燕子樓後。盼盼既死，不二十年間，而建封子孫，亦散蕩消索。盼盼所居燕子樓，遂爲官司所占。其地近郡圃，因其形勢，改作花園，爲郡將遊賞之地。星霜屢改，歲月頻遷，曆運告終，五代更伯。當周顯德之末，天水真人承運而興，整頓朝綱，經營禮法，顧視而妖氛寢滅，指揮而宇宙廓清。至皇宋二葉之時，四海無犬吠之警。當時有中書舍人錢易字希白，乃吳越王錢鏐之後裔也。文行詩詞，獨步朝野，久住紫微，意欲一歷外任。遂因奏事之暇，上章奏曰：「臣久據詞掖，無毫髮之功，乞一小郡，庶竭駑駘！」上曰：「青魯地腴人善，卿可出鎮彭門。」遂除希白節制武寧軍。希白得旨謝恩，下車之日，宣揚皇化，整肅條章，訪民瘼於井邑，察冤枉於園圃，屈己待人，親耕勸農，寬仁惠愛，勸化兇頑，悉皆率業守約，廉謹公平。聽政月餘，節屆清明，既在暇日，了無一事。因獨步東塔，天氣乍暄，無可消遣，遂呼蒼頭前導，閒遊園中，但見：

晴光靄靄，淑景融融，小桃綻粧，險紅深嫩，柳鼻宮腰，細軟幽亭雅榭，深藏花團陰中；畫舫蘭橈，穩穩回塘岸下。鶯貪春光時時語，蝶弄晴光擾擾飛！

希白信步，深入芬芳，縱意遊賞，到紅紫叢中，忽有危樓飛檻，映遠橫空，基址孤高，規模壯麗。希白舉目仰觀，見畫棟下有牌額，下書「燕子樓」三字。希白曰：「此張建封寵盼盼之處，歲月累更，誰謂遺蹤尚在？」遂攜衣登梯，徑上樓中，但見：

畫棟栖霞，雕梁聳漢，視四野如親目下，指萬里如親掌中。遮風翠幙高張，蔽日疎簾低下。移蹤但覺煙霄近，舉目方知宇宙寬。

希白倚欄長歎，曾曰：「昔日張公清歌對酒，妙舞邀賓，百歲既終，雲消雨散，此事自古皆然，不足感歎。但惜盼盼本一娼妓，而能甘心就死，報建封厚遇之恩，雖烈丈夫何以加此？何事樂天詩中，猶說其不隨建封而死，實憐守節十餘年，自潔之心，泯沒不傳，我既知本末，若絨口不爲褒揚，盼盼必抱怨於地下。」即呼蒼頭磨墨，希白染毫，作古調長篇，書於素屏之上，其詞曰：

人生百歲能幾日？
荏苒光陰如過隙。
樽中有酒不成歡，
身後虛名又何益？
清河太守真奇偉，
曾向春風種桃李。
欲將心事占韶華，
無奈紅顏隨逝水。

佳人重義不顧生，

感激深恩甘一死；

新詩寄語三百篇，

貫串風騷洗沐耳。

清樓十二橫霄漢，

低下珠簾鎖雙燕；

嬌魂媚魄不可尋，

盡把闌干空倚遍。

希白題罷，朗吟數過，忽有清風襲人，異香拂面。希白大驚，此非花氣，自何而來？方疑訝間，見素屏後有步履之聲。希白即轉屏後，窺之。見一女子，雲濃紺髮，月淡修眉，體欺瑞雪之容光，臉奪奇花之體麗，金蓮步穩，東萊腰輕。一見希白，嬌羞臉黛，急挽金銷，平掩其身，雖江梅之映雪，不足比其風韻。希白驚訝，問其姓氏，此女拾金鋪，掩袂向前，叙禮而言曰：「妾乃守園老吏之女也。偶因令節，聞上層樓，忽值公相到來，妾荒急匿身於此，以蔽醜惡。忽聞誦弔盼盼，古調新詞，使妾聞之，如獲珠玉，遂潛出聽於素屏之後，因而得面台顏。妾之行藏，盡於此矣。」希白見女子容顏秀麗，詞氣清揚，喜悅之心，不可言喻。遂以言挑之曰：「聽子議論，想必知音，我適來所作長篇，以爲何如？」女曰：「妾門品雖微，酷喜吟詠，聞適來所誦篇章，錦心繡口，使九鼎銜恨之心，一旦消釋。」希白又聞此語，愈加喜悅，曰：「今日相逢，可謂佳人才子，還有意無？」女乃款容正色，掩袂言曰：「幸君無及於亂，以全貞潔之心，惟有詩一首，仰酬厚意。」遂於袖中取彩箋一幅，上呈。希白展看其詩曰：

人去樓空事已深，

至今惆悵樂天吟。

非君詩法高題起，

誰慰黃泉一片心。

希白讀罷，謂女子曰：「爾既能詩，決非園吏之女，果何人也？」女曰：「君詳詩意，自知賤妾微賤，何必苦問？」希白春心蕩漾，不能捺束，向前拽其衣裾，忽聞檻竹敲窗驚覺，乃一枕遊仙夢，伏枕於書窗之下。但見爐煙尙裊，花影微欹，院宇沉沉，方當日午。希白推枕而起，兀坐沉思，夢中所見者，必關盼盼也。何顯然如是？千古所無，誠爲佳夢。反覆再三，歎曰：此事當作一詞以記之，遂成蝶戀花詞，信筆書於案上，詞曰：

一枕閒欹春晝午，夢入華胥，邂逅飛瓊侶；嬌態翠鬟愁不語，彩箋遺我新奇句。幾許芳心猶未訴，風竹敲窗，驚散無尋處。惆悵楚雲留不住，斷腸凝望高唐路。

墨跡未乾，忽聞窗外有人鼓掌作拍，抗聲而歌，調清韻美，聲入雁欄。希白審聽窗外歌聲，乃適所作蝶戀花詞也。希白大驚曰：「我方作此詞，何人早已先能歌唱？」遂啟窗視之，見其人頂翠冠珠珥玉珮羅裙，向蒼蒼太湖石畔，隱那那翠竹叢中。繡鞋不動芳塵，瓊裾飄颻。希白仔細定睛看之，轉柳穿花而去。希白歎異，不勝惆悵。後希白官至尙書，惜軍愛民，百姓讚仰，一夕無病而終。這是後話。正是：

一首新詞弔麗容，
貞魂含笑夢相逢；

離爲翰苑名賢事，
編入稗官小史中。

吉訶德先生傳(三)

(西班牙)

M·塞萬提斯作

傅東華譯

他二人正在說着這些話抬頭望見了那平坡上的三四十架風車；吉訶德先生一眼看見，馬上對他的侍從說道：「運命給我們安排的事兒，比我們自己所能願望的還好些；你瞧瞧那邊看，桑科·判黎朋友，你就會看見三十多個可怕的巨人，我要跟他們打去，把他們的性命統統收拾了，搶過他們的東西來，讓我們自己開綽綽綽綽；因為這是合法的戰爭，而且將這麼一輩子填東西從地面上清出去，也算替上帝效了一點勞罷。」桑科·判黎道：「什麼巨人？」他的主人回答道：「你看那邊那些個，伸着那些長長的臂膀的；因為他們有的要把臂膀長到差不多兩海渾呢。」桑科道：「您仔細點兒，先生，那邊那些個並不是巨人，是風車；那些好像臂膀的東西就是帆，讓風轉着叫磨石走動的。」吉訶德先生道：「噫，這麼看起來，可見你對於冒險的事是不內行的了；他們確實是巨人；要是你害怕的話，你就站開一邊講告去罷，我是決計要跟他們來這一場乘寡不均的戰鬥了。」說着他就拍馬向前，則他的侍從在背後大聲叫喊，說那些一定是風車，不是巨人，他却一顧不顧。原來他被先入之見完全佔據了，以為那些一定是巨人，所以桑科的叫喊他沒有聽見，雖然走得很近也還是辨不清到底什麼，却仍一往直前的大聲喊道：「不要逃，你們這些懦夫，這些下賤的惡棍；因為現在來攻打你們的不過是個單身的騎士。」正在這當兒，風勢大起了一點，那些大布帆都開始轉動起來；吉訶德先生看見了，就說道：「好罷，就算你們比布賴亞里阿●再多伸幾隻臂膀出來，你們也還是要受懲罰。」

他一邊這麼說着，一邊誠心默禱着他的情人達辛泥亞，求她來援助目前的危險，便將盾牌護護住了身，平提着矛子，儘洛磯喇提的脚力衝上前去，直向當前的第一架風車進攻，及等他的矛子穿進了布帆，那風就非常猛烈的將它一轉，把矛子打得粉碎，並且連人帶馬一齊捲了去，拋得他們在平坡上真可憐滾個不休。當時桑科·判黎儘他驢子的脚力急忙跑過去救他，及至身邊才曉得他已經動彈不得；他和洛磯喇提這一個肋斗可真栽得厲害了。桑科道：「老天爺可憐見，我不是叫您仔細點兒，告訴您說過那些原不過是風車嗎？要不是自己腦瓜子裏也放着風車，這是誰都錯不了。」吉訶德先生答道：「別慌張罷，桑科朋友，

勝敗兵家常事，本來是比什麼事情都難料的。現在我確實相信，一定是那偷盜我的房間和書本的賈人弗烈斯登，是他將這些巨人化作風車的，目的就是要我得不到征服他們的榮譽，他對我的仇恨真是大極了；可是到頭來他的法術終要敵不過我的刀厲害。」桑科·判黎道：「但願如此罷。」脫着將他攙起，扶他重新上了肩骨一半脫了褲的洛磯爾提。

於是他們一路談着剛才的冒險，向通拉派司峽口的路上走去；爲的吉訶德先生的意思，以爲這是一條通衢大道，他們一定會碰到許多不同樣的冒險的；可是爲了沒有矛子，一路上頗覺鬱鬱不樂，便對他的侍從提起這事道：「我記得在書上看見過，有個西班牙的騎士叫做發加斯的第亞哥·佩累斯，●跟人打仗折了刀，他就從一株橡樹上拗了一根不知是柘枝是樹幹，拿了它做出許多奇蹟，搗碎了許多摩爾人的腦子，竟至把麥居加●來做姓；從此以後，他就子孫孫都姓發加斯和麥居加了。我現在對你講這段故事，就因我打算要從我們將來碰到的第一株橡樹或山查樹上也去拗這麼一枝來，至少要跟那一枝一般好的；而且我決計用它來顯顯我的本領，使你得見識見識這種叫人難以相信的事情做一個見證，也就榮幸之至了。」桑科道：「但願如此罷，您先生說的話我是句句相信的。可是請您在馬上坐挺一點兒；我看您好像是騎歪了，一定因爲您摔得很疼了罷。」吉訶德先生道：「可不是嗎？我現在所以沒有哼疼，這是因爲做遊俠騎士的人不管受了怎麼樣的傷，那怕肚腸掉出來，也是不許哼的。」桑科道：「要是這樣，我也沒有話說了；可是天曉得，我實在樂意聽您老人家哼幾聲，要是您有什麼疼的話，講到我自己呢，我是碰有一點兒疼就得哼的，除非這種不讓哼的辦法規定着要連遊俠騎士的侍從們也適用的話。」吉訶德先生看着他的侍從這麼蠢法，禁不住微笑起來，就告訴他，說他是隨時都可以哼的，而且愛怎麼哼就怎麼哼，不管有原因沒有原因，因爲自己在騎士法律裏從來不曾讀到過侍從不讓哼的話。

於是桑科提醒他，說吃飯的時候到了。他的主人同他說那時還不要吃，可是他自已要想吃的話，是隨時都可以吃的。桑科得了這份特許狀，就在他的牲口上好好的坐穩了身，這才掏出行囊裏帶的東西，在他主人背後吃着緩緩而行，很是悠閒自得，又不

○ Diego Perez de Vargas.

● Machuca. 譯作「馬奇」

將酒灑上嘴唇，咬得那麼津津有味，就叫瑪拉加吃得頂頂好的酒館老板看見了，也要妬忌他的。當他這麼一路喝着，一路走的時候，他就再也不去想他主人應許他的事情，又覺得像這樣出門行俠，無論多麼危險，却並沒有什麼苦楚，倒是一種賞心樂事了。末了，他們到一些樹木當中去過夜，吉訶德先生從一株樹上折了一個枯枝，看看可以做得矛子，就將那斷落的矛頭裝配上去。那天夜裏，吉訶德先生連眼睛也不會閉過一下，只不住默念着他的情人達辛泥亞，原來這也是照舊行事，他知道古時的騎士確到在樹林裏和沙漠裏的時候，常常一連許多夜眼睛不合一合，一心只在相思他們的愛人。至於桑科，那一夜却不這麼過法，他的胃是裝得飽飽的，裝的又不僅是蒲公英水。●他就一瞌睡到了天光，且若不是他的主人叫醒他，那末無論那直照在他臉上的太陽光線，或是那許許多多正在歡迎又是一天來到的鳥雀的歌聲，都是弄他不醒的。他一站起身，便又拿起酒瓶來痛飲了一番，看看酒瓶已經比昨晚上輕了許多，他就覺得徹心的難過，因為他認為這個缺憾是他們一時彌補不了的。吉訶德先生還是不肯進食，因為據說是他已決計將那津津有味的相思來代飲食了。

他們又上了昨天走的那條路，就是到拉派司峽口去的，及到約莫下午三點鐘，他們就看見那地方了。吉訶德先生遠遠望見它，便道：「這裏桑科·判察兄弟，我們可以袖子捲到臂膀根頭來一下所謂冒險了。可是有一層你得留神，你即使看見我碰到再大不過的危險，也千萬不可拿起刀來護衛我，除非你看見來攻擊我的是一羣卑賤的暴徒和下等的流氓，那末你才可以來幫我一手；但來的若果是騎士，那末在你自己沒有封過騎士的時候，你要含了進來，是無論如何不合法的，也是騎士的法律所不允許的。」桑科答道：「好的，先生，您老人家的吩咐我包你一概服從就是，而且我何樂而不為？我天生就是心氣平和的，頂不喜歡跟人家去吵吵鬧鬧；不過話說回來，要是防衛我自己的身體，我就顧不了這些個法律了，因為一個人倘使給人家麻煩着，他要防衛自己，總是神人都允許的罷。」吉訶德先生答道：「我並不說不允許；可是你要幫我打騎士，你就得忍着點兒，千萬不可使性。」桑科答道：「遵命遵命；我像守主日一般遵守這個戒條就是了。」

他們正這麼的談着，前面來了兩個聖·本泥狄克特[●]教派的僧人，彷彿騎着兩匹單峰駱駝；原來他們坐下的騾子是不亞於單峰駱駝的。兩個人都戴着旅行的面具，擎着傘。他們後面來了一輛四輪大馬車，四五個人騎在馬上伴送，兩個驢夫步行着。據後來查知，那馬車裏坐的是一位從比斯開[●]來的女太太，到塞維爾去找丈夫的，她丈夫正在那裏等着上船到印度去。就很體面的職務。那兩個僧人雖然跟她走着同一條路，其實並不是她的一幫。但是吉訶德先生一經望見他們，就對他的侍從說道：「要是我沒有看錯的話，那末這裏邊就有一樁空前未有的最可以出名的冒險了；因為那邊來的那兩個黑傢伙，一定無疑的是兩個妖怪，不知從那裏盜了一位公主來，裝在那馬車裏帶走的；我現在義不容辭，非要盡我的力量去伸此奇冤不可。」桑科道：「這樁生活也許比風車還要糟呢；先生，請您注意，那兩個是托鉢僧，馬車一定是什麼旅行人坐的。請您聽我的勸告，凡事得留神點兒，別讓魔鬼騙了去。」吉訶德先生答道：「桑科，我已跟你說了，你對於冒險的事情是不大內行的；我的話錯不了，你馬上就會看見了。」這麼說着，他就上前幾步，將自己植在那兩個僧人必要經過的大路中心，等到他們走近來，看看可以聽得見說話的遠近，他就大聲喊道：「你們這些妖魔的族類，你們將那些高貴的公主在馬車裏劫了來，現在立刻把她們放了，要不就立刻預備死，因為這是你們這種霸道橫行的應有的懲罰。」那幾個僧人勒住了騾子，一面驚異着吉訶德先生的儀容，一面驚異着他的說話，隨即答道：「馬軍爺，我們也不是妖，也不是魔，不過是兩個托鉢僧，為我們自己的事情在這裏護路，那馬車裏的什麼公主是劫來不是劫來的，我們一概不知。」吉訶德先生道：「哼，對我說好話是沒有用的，因為我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不信義的光棍。」於是他就不由分說，將洛磯嘯提夾了一夾，平提着矛子，怒不可遏的直向站在前面的一個僧人奔去，還虧得那僧人自己先溜下騾來，不然的話，也仍不免要翻身落地。就算不立時送命，總得身帶重傷的。

後面那個僧人看見他的伙伴吃着這般虧，便將坐下的騾子刺了幾刺，一縷烟似的落荒而去。桑科·判黎看見那僧人倒在地上，便手脚敏捷的跳下驢子，跑到他跟前，動手剝他的衣服。正在剝的當兒，那僧人的兩個小廝跑了來，問他為什麼剝他們的。

● St. Benedict (480—543) 意大利名僧，托鉢僧派的首創者。

● Biscay, 西班牙北部的省。

人的衣服。桑科回答他們，說那是他家老爺剛才打贏仗的戰掠品，照例應該給他做小賬的。那兩個僧人並不懂得打趣，也不懂得什麼叫戰掠品，叫打仗，一看吉訶德先生離開得很遠，正跟馬車裏的人在深談，就齊向桑科撲去，將他推倒在地上，拔得他一根鬍子也不留，還給他結結實實的一頓踢，這才丟他直挺挺在地上，沒有氣息也沒有知覺。那落地的僧人見這機會，便急忙重新爬上他的騾子，直嚇得不住打哆嗦，面色跟死一般白，一經跨上了騾背，就直向他伙伴那邊奔去；那時他的伙伴正站在遠遠一段路外，等着奇遇的結果，及到兩個人碰了頭，就不願意再等，走他們的路去了，一路上不住做着十字，比後面有魔鬼追來還要做得勤。剛才說過，那時吉訶德先生是在那裏跟馬車裏的女太太說話，他道：『親愛的美人，您現在可以放心了，您那暴客現在躺在地上，被這無敵的臂膀打倒了；如今我救了您，您將來總要想起我的名字來，那末您請聽着，我就是拉曼卻之吉訶德先生，遊俠騎士和冒險家，絕世無雙的美人托波左之達辛，泥亞的俘虜，你倘使要報答我這番恩德，我也不望別的，只望您回到托波左去，自投到那位美人台前，用我的名義去把我此番使您恢復自由的事告訴她。』

吉訶德先生的這番話，都被屢從馬車的一個比斯開人聽見了；他看見吉訶德先生阻住馬車不讓前進，却硬逼它回到托波左去，便直奔到他面前，抓住他的矛子，用拙劣的卡斯提爾語却更拙劣的比斯開語對他說道：『走開，馬軍爺，去跟魔鬼做淘伴罷，我現在對天賭咒，你要是不離開這輛馬車，我就一準送掉你的命，跟我是一樣沒有錯兒的。』吉訶德先生很懂得他的話，就心平氣和的答道：『虧得你不是一個上等人，要是個上等人的話，你這麼的愚笨自大，我早就給你一頓教訓了，你這可憐的奴隸。』那比斯開人答道：『怎麼，我不是上等人！我敢對天賭咒，你這一定是扯謊，跟我是一個基督教徒一般準的。現在你要是丟掉你的矛子，拔出你的刀來，你看我收拾你簡直是貓兒對付小耗子。我在岸上也是比斯開人，在海上也是上等人，上等人定的了，你也扯謊定的了；你還有別的話說罷？』吉訶德先生答道：『你馬上曠罷，像阿拉其斯說的。』說着，他就丟下矛子，拔出腰刀，拿定盾牌，直向那比斯開人撲去，滿心要斷送他的性命。那比斯開人看見來勢兇猛，心想他的騾子是匹出租的劣貨，很是靠他不住，急要跳下騾來，可是只有拔刀的時間了。幸而他那時站的地方靠近馬車，就隨手抓起一個墊子，當作盾牌用，於是兩方面就像

不共戴天的仇敵一般交鋒起來。

其餘的人竭力替他們解勸，但是不行，因為那個比斯開人滿嘴胡塗的賭着咒，說他們要不讓他打個痛快，他就殺死他的女人，以及出頭攔阻他的不論那一個。車裏的女太太看見這般情景，嚇得直發楞，只得吩咐馬車夫將車子挪開一點，這才坐在一股路外觀看那場血戰。在這當中，那個比斯開人，將刀伸過吉訶德先生的盾牌，在他肩膀上狠命劈着一刀，要沒有鎧甲擋住，一定早已劈開了他的胸膛。吉訶德先生覺得這一下來的有斤量，便大聲的叫道：「啊，我的靈魂的女人呀！達辛泥亞，一切美的花呀，來救護您的這個騎士呀，他如今爲您的美在出力，陷入了這般萬分危急中了。」這幾句呼告，是和拔起他的刀，將盾牌護定身子，向那比斯開人猛撲而去等等舉動同時並進的，都不過是一剎那間的事；原來他已決計要從這一擊裏面去收全功了。那比斯開人見他這般撲來，覺得他大有拚命之意，也就決計用同樣的態度應付他；於是他將墊子護住身子，做着個待敵的姿勢，而無奈他的驟子左右都移動不得，因為牠早已疲倦非凡，而且這樣的玩意兒平時也少見得很，所以索性寸步不移了。

在這當口，上文已經交代，吉訶德先生正擎着刀，向那謹謹提防着的比斯開人猛撲，一心要將他一劈兩開；那比斯開人呢，也擎着刀，拿墊子護住自己待敵來撲。所有的旁觀人都在打哆嗦，不曉得這互相威脅的兩刀下去會得發生怎樣的事兒；車裏的女太太和她的侍女們則在不住的許願，所有西班牙的神像和廟宇都許到了，只求上帝來救她們和她們的處從出險。但不幸的是本傳的作者要把這場戰鬥在這生死關頭截住不作結束了，理由就在關於吉訶德先生的這番武功，他所能找到的記錄只到這裏爲止。但是爲什麼這麼可珍貴的一段歷史就會讓它軼去，爲什麼拉曼卻的學者們就會這麼的沒見識，竟不把關於這位著名騎士的文獻在書庫裏或秘笈裏保存一些下來，這叫第二個作者看來，是誠然不能相信的；他有鑒於此，所以仍不絕望，還是繼續去找尋這段歷史的結束；後來叨天之幸，他居然找到了，就如下卷書裏所敘的那樣。

執利斧戴鋼兜的匪徒蕩子或龐大的巨人所暴劫，她們就可以活到八十歲也不會在屋裏睡過一宵，而始終保持着童身，同她們生身的母親一般純潔到墳墓裏去的。就爲着這些，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理由，我所以說，我們這位豪俠的吉訶德先生，實在值得永垂不朽，世世頌揚，至於我因要把這段有趣的歷史窮根究柢，以致發盡了辛苦勤勞，似乎也不應該不分得一點榮譽；不過我也很明白，倘使天意和運命不會佑助我，那末這一段差不多可供留心的讀者作兩小時消遣的故事，怕是世界上仍要顯如的罷。若問我怎樣的發見這段故事，你且聽我道來。

有一天我正在多勒多的公斷市場上散步，一個孩童拿了幾網舊字紙來賣給一個綢緞商人。我是喜歡讀書的，那怕是街上拋着的爛字紙我也要拿來讀，當時就爲這種癖好所牽引，向那孩童買了一網來，一看那上面的文字是阿拉伯文。但我雖然知道是阿拉伯文，却讀它不懂，因此我要去找個摩爾人的老夫子來，讓他唸給我聽。這樣一個繙譯却也並不難找，因爲即使我要找一個懂得再好些再古些的語言的人，也是當場就可找到的。也是這道好，我當即碰到了一個，就把我的意思告訴他，並將那網書放到他手裏。他打半中間翻開來，唸了一點兒，就笑起來了。我問他笑什麼，他回說是笑那邊上寫着的一點小註。我要他告訴我什麼小註，他還是笑個不住，告訴我說那邊上註的是：「這部傳裏常常提起的這個托波左之達辛泥亞，據說是拉曼卻的女人當第一把醃猪肉的好手。」我一聽見托波左之達辛泥亞的名字，我就驚呆了，因爲我當即幻想着這幾網字紙裏面一定包含着吉訶德先生的歷史。

懷着這種幻想，我就逼牢他把開頭的地方讀出來，他依着我的話，立即把阿拉伯文繕成卡斯提爾文，說那開頭是：「拉曼卻之吉訶德先生傳，阿拉伯史家息德·哈默德·本·隱基里撰。」我聽見這個書名，登時覺得樂不可支，於是就從那個綢緞商人手裏將那孩童的紙頭奪了過來，化了半個銀角兒將它全部買下；其實他當時要是希覺一點，看出我那麼急乎要買的樣子，是

● 西班牙原文 Algun morisco ajamado, 意爲能說西班牙語的摩爾人。

● 多勒多的公斷市場大部分爲猶太的商人所佔據，所以這裏所謂「再古些的語言」，當然是指希伯來語。(Jarrin)

● Cid Hamet Ben Engelli

大可居一下奇，六個銀角兒包管到手的。我立刻同那摩爾人走出市場，經過大禮拜堂的廊下，要求他將所有的紙頭（所有講到吉訶德先生的）不增不減的統統譯成卡斯提爾語，報酬可以隨他要多少。他只要五十磅葡萄乾和兩斛小麥就滿足了，並且還應允我忠實而神速的將它譯出。可是我要事情弄得更牢靠，不讓這麼可貴的一宗寶物從我手掌裏漏出去，因此將他帶到我自己家裏來譯，及到六個星期多點的功夫，他就全部都繙譯完竣，像這裏所敘述的這個樣兒。

第一張紙上畫着一幅非常生動的畫圖，畫的是吉訶德先生和那比斯開人戰鬥的姿勢，跟傳裏的敘述一模一樣；兩把刀高的擎着，一個拿盾牌掩護，一個將墊子防身；而那比斯開人的驢子則尤其形神逼肖，你在一箭路外看去真會認作一匹出賃的騾驢。那比斯開人脚下標着一個牌子上，寫着「阿若配西亞之桑科先生」，無疑的是他的名字了；洛稷喃提脚下也有一個牌子，寫着「吉訶德先生」幾個字。那洛稷喃提畫得出奇的好，那麼長，那麼細，那麼瘦，那麼鋒利的脊骨，那麼的像有性急癆子，使你可以明白看出洛稷喃提這個名字是取得多麼適切。緊靠他旁邊，站着桑科·判黎，抓着他的驢子的絡頭，在他脚下也有一條子字，寫着「桑科·斬卡斯。」這並不是沒有理由，因為他要真的像那畫中所繪，那麼的挺胸突肚，五短身材，紡錘腳骨，是怪不得要博得判黎和斬卡斯這兩個姓來的，所以這部傳裏也將這兩個姓有時這個有時那個的互用着。此外還有別的一些較小的節目可以見到，但都無關重要，而且對於本傳的情節也沒有多大幫助——雖然裏面沒有一點地方可以輕視，只要它是真實的話。但是倘使有人對於這部歷史的真實性提出什麼異議，那就只能說那作者是個阿拉伯人，而像他那樣的民族是很容易說謊的；不過你要知道，他們是我們的仇敵，與其說他會得誇張失實，寧可說他寫不到家，還可信些。而事實上，他好像也確實如此，因為每當他可以或者應該對於這麼卓越的一位騎士大加誇讚的時候，他却彷彿故意裝作不聲不響，這樣的事情，論行爲固然不對，論居心尤其不該，因為凡歷史家都應該細密、忠實，而無偏見，不至爲利欲、威武、偏愛、憎惡所動搖，而失其真實，原來真實就是歷史的母親，而歷史就是時間的勁敵，就是豐功偉烈的儲庫，就是已往的見證，現在的楷模，未來的鑑戒。至於現在這部歷史，我一定

● Don Sancho de Aperia

● Zanzas 有「後腎」之義，判黎則義為「肚腹」(Matrons.)

會在裏面發見極其有趣的東西；倘使你說它還有缺點，那沒有問題，定是那邪教徒——它的作者——之過，不是那史實本身之過。現在聞話休提，且聽我說那第二卷書照譯文是這樣開頭的：

那兩位勇敢而發怒的戰士，都將鋒利的刀板高高揮舞着，似乎上天下地，乃至於地獄深坑，都受着他們的威脅，真是說不盡的激昂慷慨啊！當時第一個先下手的就是那性急萬分的比斯開人；這一下的勢道，奪得那聲兇猛，倘使刀口不會斜溜到一偏，那末有這一下就已儘够結束這番兇惡的戰鬥，結束我們這位騎士的一切冒險了。但是幸運要保存他做更偉大的事業，因而扭歪了他敵人的刀，以致那刀雖然落在他的左肩上，却並沒有給他其他的傷害，但不過解除了他那側的武裝，順便將頭盔的一大部分連同半隻耳朵一併帶了走；那幾件東西就像一堆可怕的殘物落在地上，撒下它們的主人在一種可憐形景中。

我的天！當時我們這位曼卻人看見自己受了人家這般虐待，那心中勃發的忿怒有誰能够形容得盡呢？且說他當即在鞍蹬上重新挺直了身子，雙手將刀握得緊緊，便對那比斯開人的墊子和頭拚命的一下，這就叫他無可招架，彷彿一座山往他身上崩來，使得他鼻裏，口裏，耳裏一齊冒血，當即在驢子上搖搖欲墜起來，若不是將牠的頸梗牢牢抱住，就早已摔下來了；可是他兩腳失了蹤，終於雙手抱不穩，而那驢子吃了這一擊的驚嚇，也向田野狂奔起來，奔不到兩三個箭頭，就將牠的主人平平放倒在地上。吉訶德先生好整以暇的在那裏看着，及見他摔下驢來，便跳下自己的馬，很敏捷的跑到他面前，將刀尖指着他的眼睛，問他降服不降服，要不就斫頭。那比斯開人早已不省人事，一句話沒有回答，還虧得那馬車裏的女人們，當初看着他們的戰鬥，雖嚇得一動不敢動，這時却正趕上前來，向他苦苦哀求，要他饒恕她們這個屈從的性命；否則那個比斯開人一定已吃了大虧，因為吉訶德先生是怒到發了昏的了。當時他用很嚴肅的態度回答她們道：「列位美人，我是當然很願意依允列位的請求的，可是得有一個條件，一個契約，就是這一位騎士得應允我肯到托波左城裏去，以我的名義自投到那絕世無雙的達辛泥亞面前，聽憑她怎樣發落。」那位女太太早已驚嚇得無可奈何，就並不考慮他的條件，也不問一問達辛泥亞到底是誰，立即應允叫自己的屈從聽從他的命令。於是吉訶德先生言道：「您既有這個允諾，我就饒了這個該死有餘的罷。」

桑科·判紫從那僧人的小廝們手裏稍稍吃了一點虧之後，這時候已經從地上站了起來，很注意的在那裏觀看他主人吉訶德先生的戰鬥，心中默默禱告上帝給與他勝利，馬上贏了一塊海島來，自己好照他的預約去做那裏的島長。現在看見戰事已經完畢，他主人已準備重新跨上洛稜喃提，他就跑過來抓住他的馬蹠，不等他上馬，嘆吒雙膝跪在他面前，抓住他的手，吻了吻口，中言道：「吉訶德先生我的老爺，您剛才這場勇戰，已經贏得一塊海島來了，您把那島上的政府賞給我罷；因為它要是不太大的話，我知道自己的能耐足夠可以管它，不會差似全世界那一個管海島的人的。」吉訶德先生答道：「桑科兄弟，你得明白這回的冒險，以及像似這種性質的，都並不是海島的冒險，乃是十字路頭的冒險，除開頭破血流，丟失耳朵，是一無所得的。你耐性點兒，冒險自然會來的，我要是碰到它，也許不但會叫你做島長，並會叫你做更好的東西。」桑科報以許許多多的感謝，又吻他的手，吻他的鎧甲的邊緣，這才扶他上了洛稜喃提，自己也跨上了驢子，跟在他主人後邊動身走，他主人也不告別，也不對車中人說句話，便疾馳而去，進入靠近一個樹林中了。

桑科儘他的牲口的脚力追隨着他，可是洛稜喃提跑得那麼快，他看看自己趕不上去，不得不大喊他主人等等他。吉訶德先生就拴住洛稜喃提的韁繩，直等他的疲倦的侍從追上，他一走近了，就對他主人說道：「我想先生，我們還不如找個禮拜堂躲躲的好，因為你想想，你把你那敵人打得那個樣子，保不定他們不到神聖保衛團。」裏去報去，也說不定他們會達到我們；老實說罷，要是讓他們達到的話，那恐怕我們一天在他們手裏，就要一天吃苦的。」「少說廢話罷，」吉訶德先生道：「你從那裏看見過或是書上讀到過一個遊俠騎士達到法院裏去的，那怕他犯過多多少少的殺人案子？」桑科答道：「我不懂得您那些的「奧米屠羅。」也一輩子不會去管過它，我所知道的只有一點，神聖保衛團對於在野外打架兒的人是要說話的，至於您剛才叫做那

● Santa Hermandad, 西班牙的一種保衛團體，兼司警備職務，對於路劫奪命之事有權裁決。

● 上文的「殺人案子」原文是 homicidios 桑科聽成了 Omachillo 也不知道到底什麼東西，就這麼含糊回答。

「什麼東西的，我可管不着。」吉訶德先生道：「你放心罷，朋友；因為你落在加爾底亞人手裏，我尚且要救你出來，那末從神聖保羅手裏救你出來，還不更容易！可是你得老老實實的告訴我，你會看見過全世界上有比我更要勇敢的一位騎士嗎？你曾在歷史書裏讀到過從古以來有那一個比我更有進攻的勇氣，更有抵抗的能耐，更有中傷人的技術，更有打倒人的手段的嗎？」桑科答道：「我說老實話，我是什麼歷史也不會讀過，因為我是不會讀書寫字的；可是我敢確確實實說一句，我這一輩子也沒有服侍過比您老人家再勇敢的一位主人；我但願上帝保佑我們，別因為這番的冒險給傳到我剛才說的那個地方去。現在我要求您老人家的，就是您得讓您的傷來裹一裹，因為那隻耳朵淌下很多的血來了；我行囊裏邊有一點兒亞麻布和白油膏在這裏。」吉訶德先生道：「我當初要是想得到做一藥瓶飛拉白拉斯的香油來，這些個麻煩就都可以無須有了；因為這種香油只消用一滴，我們就可以既省時間又省藥料。」桑科·刺萊道：「那是什麼藥瓶，什麼香油呢？」吉訶德先生道：「這種香油的藥方我記在心裏，誰要咳着它的話，他就不用再怕死，什麼受傷之類是想也不用再想它的了。所以，假使我當初做過它而且交給了你的話，你的事情就只消這樣：你一看見我在打仗的時候被人劈開兩半（因為這是常常有的事），你就清清脫脫的將我那掉在地上的半個身體拿起來，這才十分把細，不要等血凍給，就將它放上馬鞍上那半個，務要特別當心，使它們相合無間。然後，你得立刻把剛才說過的那種香油拿給我喝，只消喝兩口，你就看見我比什麼草藥都要健全了。」桑科道：「這要當真的話，我就情願丟了您應允我的那個鳥長不做，只求您老人家把這種奇效藥水的方子傳給我，也算報答我的許多功勞；因為我敢說一句，這種藥水是拿到什麼地方去都不止賣兩個銀角兒一升的，那我就可以不用再靠別的，體體面面舒舒服服的過這一輩子了。可是我倒要問一問，到底做起它來要不要化很多錢的？」吉訶德先生答道：「要不了三角錢就做得九合。」桑科道：「那末天曉得，您老人家為什麼到現在還不做，並且教給我做呢？」吉訶德先生答道：「別鬧了，朋友，因為我還有再大的秘密要教給你，還要給你再大的好處呢；現在咱們來治傷罷，因為我的耳朵痛得我不大願意了。」

● *Perfumes*. 騎士書中的巨人。他有一種神妙的香油，據說是從他的敵人那裏劫了來的。這個故事在十六世紀初頗曾流行於西

班牙。

桑科從行囊裏拿出一些麻布和油膏；但是吉訶德先生一經觀察他的頭盔也已打破，就馬上真的要發起狂來；當時他就拿住他的刀，兩眼朝天的說道：「我現在指着一切事物的創造者和那四本神聖的福音起誓，我從今以後一定要過着那偉大的孟都亞侯爵立誓替他任兒發爾多味諾斯報仇時的那種生活（就是不在捨布上吃麵包，不跟他妻子同牀，還有別的許多事，我在雖然記不清，就算已經表過，也將它算在這裏面），非到我對那施此暴行於我的人報了仇不可。」桑科聽了這番話，就對地道：「請您想一想罷，吉訶德先生，倘使那位騎士已然做了您吩咐他做的事，就是倘使他已经自去投到我的太太托波左之達辛尼亞台前，那末他就已經盡了他的責任，除非他再犯別的罪，是不應該再加刑罰的。」吉訶德先生答道：「你這話說得很對，那末關於重新對他報仇一部分的誓言我就撤消罷；可是關於剛才說的那種生活，我現在再坐實些立個誓，還是要那麼的，非到我從別的騎士那裏奪了一個一般好的頭盔回來不可。而且，桑科，你別當我把這事情說得玩兒，或者不過放一蓬稻草烟；因為我知道我學的是誰的榜樣，當初曼布里諾的頭盔，曾叫薩克里邦德吃過那麼大虧的，也就是這麼來的呀。」桑科道：「我的好先生，請您把這些個誓言交給魔鬼去罷，這樣的事兒很害衛生，並且也傷神的。况且，假如說咱們過了好多日子還碰不着一個戴頭盔的人兒，那請您告訴我，咱們怎麼辦？難道還守着您的誓言，不管什麼艱難苦楚，晚上和衣睡覺，不在有人住的地方睡，還有別的許多多苦頭，統統像您剛才說的，照那發瘋的老傢伙，那個什麼孟都亞侯爵的誓言辦嗎？您得仔細想一想，咱們走的這些道兒，是不常有穿鎧甲的人來往的，有的就是扭腳的，車夫，這種人是不會戴起頭盔來的，也許一輩子都沒有聽見過這種東西的名字哩。」吉訶德先生道：「你這就錯了；咱們在這種四通八達的路上，再要不了兩個鐘頭，就會有許多多武裝的要來，比圍攻阿白拉加時候來搶劫美人安澤力卡的還要多哩。」桑科道：「那末好罷，但願如此，還望老天爺保佑我們成功，趕快把這塊海

① Mambino 是摩爾人的王，事見 Ariosto 的 Orlando Furioso.

② Succipare 是 Diabolical 的別號。

③ Albinea 是契丹 (Cathay) 的一個要素，爲美人安澤力卡 (Angelica) 的父親所有。這個圍攻的故事見於 Boiardo 的 Orlando Innamorato.

鳥取了來，才算不枉費我一番辛苦；那時就叫我馬上死也甘心了。」吉訶德先生道：「我早已告訴你了，那樁事兒是用不着你操心的；因為即使海島得不着，也還有丹麥王國，或者是莎百拉地薩。●王國，都跟你彷彿戒指套在指頭上那麼適合；而這這兩個國度都在「堅土●」之上，你就更可以如意了。可是咱們且等它自己的時機到來罷，現在看看你行囊裏有咱們可吃的沒有，咱們馬上就要去找堡砦去，今晚上好歇宿，又好把我告訴你的那種香油做起來；因為我敢對天起誓，我的耳朵實在痛得緊。」桑科道：「我這裏有一根大蔥，一塊奶餅，還有我也不知道多少碎麵包，可都不是配饗老人家這麼一位勇敢的騎士吃的。」吉訶德先生答道：「你真太明白了！你得知道，桑科，做遊俠騎士的人要能夠一個月不吃一次東西，那就是他們的一種榮譽；就算吃罷，也一定是有什麼吃什麼；倘使你也像我一樣，讀過很多的歷史，你就會明白了；因為我雖然讀得很多很多，我可從來沒有見過關於遊俠騎士吃飯的記載，除非是偶然為之，或者在為他們特設的大筵席上；至於平常時候，他們彷彿是拿鼻子聞開過日子的。我們原可以假定，要是他們不吃東西，和滿足其他一切天然的需要，他們是活不了的，但也同樣的必須假定，他們的大部分生活既然都在樹林曠野之間漂泊，並沒有帶着廚子走，那末他們平常吃的食品，一定是像你剛才供給我的那種粗糲了。那末，桑科朋友，你別介意罷，那是我喜歡的；也別打算去別開生面，或叫遊俠騎士的規矩脫出常軌。」桑科道：「請您老人家饒恕我，因為我已然告訴您，我不能讀書寫字，對於當騎士這一行的規矩我完全不懂；從今以後，我要在我的行囊裏替您老人家裝些各色各樣的乾果，因為您老人家是個騎士；我自己呢，我不是騎士，那就裝些雞兒鴨兒，以及別的質料再肥些的東西。」吉訶德先生答道：「唉，桑科，我並不是說遊俠騎士非像你說的這樣吃乾果不可，只說他們最平常的食品就是那一類，還有一種從田野裏採來的草，他們都完全知道的，我也知道的。」桑科答道：「要能認識這一種草就是幸福了；因為我總在這裏想，咱們將來有一天也會用得着這種智識。」

說着，他就將帶來的東西取出，主僕二人非常親睦的一起吃將起來。但因急於要找一個地方過夜，他們馬上就將那頓乾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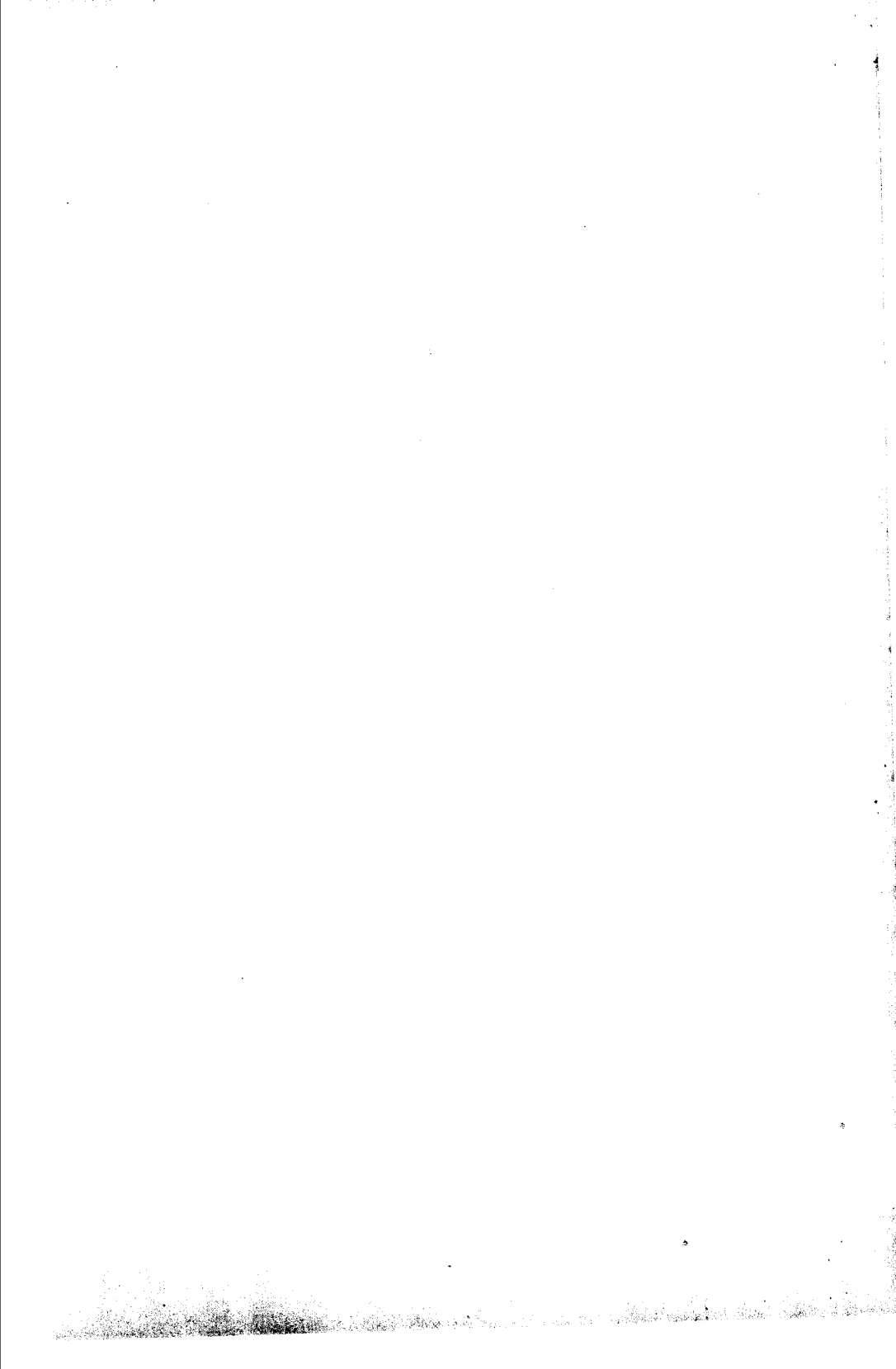
● Schindas 高盧之阿馬狄斯書中的一個幻設的王國。

● Terra Firma 拾指高盧之阿馬狄斯書中一個名為 Insula Firme (堅島) 的半島，即忠實的遊俠騎士將來歸宿的樂土。

可憐的點心吃完了。隨即大家跨上坐騎，急忙趨路，要趕天色未黑的時候找到一個人村；但到了一些牧羊人的茅舖附近，太陽就和他們的希望一同沉落，因而他們決計就在那裏歇宿。那時候，桑科因趕不上人村，心中不免懊惱，他的主人却正因得露宿荒郊，不勝之喜，因為他總以為多遇一次這樣的機會，他的行為就替他的騎士街頭多加一重保證。

死
魂
靈
三

〔換圖〕
N·果戈理作
魯迅譯



我們的主角却還是擔心得很。車子雖然用了撒野的速率在往前跑，羅士特來夫的莊子，已經隱在丘岡，田野，小山後面了，他總還在惴惴的四顧，好像以為就要跳出追兵來似的。他呼吸的很沉重，把手按在心上，就覺得跳得像是一隻籠子裏的鸚鵡。「我的上帝，真教我出了一身大汗。這東西」於是他從羅士特來夫本身兜起，一直到他的祖宗。其中確也有幾句很不好聽的話；但有什麼用呢？一個俄國人，又是在生氣呀！況且這事情完全不是開玩笑。「無論怎麼說，」他對自己道，「如果這局面沒有地方審判，願長出現，恐怕我現在也不能夠還在欣賞這美麗的上帝的世界了！恐怕我就要像水泡似的消滅，不留一點我在這世間的痕迹，沒有後代，也沒有錢財和田地以及好名望傳給我的兒子和孫兒了！」我們的主角，實在替他的子孫愁煩得很。

「這麼一個壞老爺！」綏里方想。「這樣的一個老爺，我一生一世裏就還沒有看見過。真的，應該對臉上唾他一口。不給人喫，那還可以，可是馬却總得喂的呀。因為馬是喜歡燕麥的。這就是所謂牠的養料；我們要糧食，那麼，牠就要燕麥。這正是牠的養料呵！」

馬匹也好像因為羅士特來夫，而顯着不高興的態度。不但阿青和議員，連阿花也不快活。雖然牠的一份燕麥一向總比別的兩匹少，而且綏里方放進槽去的時候，一定說這一句話：「喫罷，你這廢料！」不過這總歸是燕麥，並非平常的乾草。牠便愉快的嚼起來，並且時時把牠的長頸子伸到兩位鄰居的槽裏去，估量一下牠們得到的是怎樣的養料。當綏里方不在馬房裏的時候，牠就更加這麼幹，但這回却都不外乎乾草——這是不行的，牠們都不滿足了。

然而，這不滿足，却在牠們的悒鬱中，被突然的而且意外的事件打斷了。當六匹馬拉的車子向牠們馳來，坐在車裏的女人們的喊聲和車夫的叫罵聲已經到了耳邊的時候，這邊的一切連着馬夫這才心魂歸舍。「喂，你這流氓，該死的，我大聲的告訴了你，向右讓開，老昏蛋！你喝昏了，還是怎的？」綏里方知道自己不對了，但俄國人是不喜歡在別人面前認錯的，他就也威風凜凜的叫道：「你怎麼踏七踏八的衝過來！你把你眼珠當在酒店裏了罷！」同時他，使勁的收緊韁繩，想使車子退後從糾結中脫開。但是，阿

呀！他的努力沒有用；馬匹由牠們的馬具又住了。阿花很覺得新奇似的嗅着在牠身邊的新朋友。這時坐在車裏的女客是憂容滿面，看着一切的糾紛。一個已經有了年紀，別一個是十六七歲的姑娘，金色頭髮，光滑的貼在她小巧的臉上。她那漂亮的臉盤圓得像一個嫩雞蛋，閃着雪白，透明的光，也正像嫩雞蛋，在剛從窠裏取出，管家女的黑黑的手，拿着映了太陽，查看一下的時光。她那嬌嫩的，菲薄的耳朵，當被逼人的溫熱照得潮紅時，也在微微的顫動。還有從那張着不動的嘴唇，閃在眼裏的淚珠上的受驚的表情，也無不非常漂亮，至於使我們的主角失神的看了幾分鐘之久，毫不留心車子，馬匹和馬夫的糾葛了。

「退後！老昏蛋！」那邊的馬夫向綏里方叫喊道。他勒一勒繩，那邊的同行也這麼辦，馬匹倒退了幾步，但立刻仍舊回上來。那些皮條又從新纏繞起來了。在這樣的情境裏，那新相知却給了我們的阿花一個很深的印象，至於使牠不再想從那因為意外的運命，陷了進去的輪道中走出。牠把嘴臉擱在新朋友的頸子上，還似乎在耳朵邊悄悄的說些什麼事，確是些可怕的無聊事。因為那對手總在搖耳朵。當這大混亂中，從幸而住得並不很遠的村子裏，有農民們跑來幫忙了。一場這樣的把戲，對於農民，實在是一種天惠，恰如他們的日報或聚會之對於德國人一樣。車子周圍即刻聚集了許多腦袋的堆，只有老婆子和喫奶孩子還剩在家裏。人們卸下皮帶來，阿花在鼻子上挨了很重的幾下，因為要使牠退走。一句話，馬兒們是拆散，拉開了。但那剛到的馬匹，不知道是不願意和新朋友分離，還是倔強呢？——任憑馬夫儘量的抽，也總像生了根似的站着。農民們的同情和興味，大到不可限量了。大家爭着擠上來，給些聰明的意見。「去，安特留式加，把右邊的馬拉一下。米卡衣叔騎在中間的一匹上。上去呀，米卡衣叔。」那又長又瘦的米卡衣叔，是一個紅鬍鬚的漢子，便爬在中間的馬上了。他就像鄉下教堂的鐘樓，或者要更確切，就是一個汲井水的瓶子。馬夫鞭着馬，然而沒有效，米卡衣叔也做不出什麼大事情。「慢來！慢來！」農人們喊着，「你還是騎到邊馬上去，米卡衣叔。米念衣叔騎在中間馬上罷。」米念衣叔是一個廣肩闊背的農夫，一部漆黑的絡腮鬍子，那肚子，就充足够給一切市場上受凍的人們來煮甘甜的蜜茶的大茶炊，他高高興興的騎在中間馬上了，使牠爲了這重負，幾乎要彎到地面。「現在行了！」農人們喊道。「打打呀。給牠一鞭。給這黃馬——爲什麼要小蜻蜓似的張了腿不聽話的。」但一看出做不到，打也無用，米卡衣叔和米念衣叔就都騎在中間這一匹馬上，使安特留式加爬到邊馬上去。馬夫到底也耐不下去了，便雙雙趕走，米卡衣叔和米念衣叔都滾他的蛋。這正好，因爲馬匹好像一息不停的跑了一站似的正在出大汗。他先給牠們喘過氣來，牠們也就自己拉着車走了。當鬧着這事變

的時候，乞科夫却浸在對於不相識的年青小姐的考察中。他有好幾回，想和她去談，然而總是做不出。這之間，那小姐就走了，漂亮的頭帶着標緻的臉相，和那苗條的姿態，都消失了，像一個幻景。乞科夫又看見了村路，他的馬車和讀者早已熟識了的三匹馬，還有綏里方這一流人，以及四面的空無一物的田野。凡在人間，在粗笨的，冷酷的，窮苦的，在不乾淨的，發僵的下等人們裏——也如在乾淨的，規矩的，單調的上流人們裏一樣——無論在那裏，我們總會遇到一回向來從未見過的現象，至少也總有一回會燃起向來無與相比的感情。這在我們，就是一道燦爛的光，穿過了用苦惱和不過所織成的我們的一生的黑暗，恰如黃金作飾，駿馬如畫，破窗發閃的輝煌的箱車，在突然間，而且在不意中，馳過了向來只見有看熟的鄉下車子經過的寒村一樣。農人們就是張開嘴巴，詫異的站着，不敢戴上帽，雖然那體面的箱車早已遠得不見了。這年青的金髮小姐在我們的故事裏，也就是這樣的在突然間，而且在不意中出現，又復這樣的不見了的。倘使這時並非乞科夫，却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一個驃騎兵，或是一個大學生，或是一個剛剛上了他那人生之路的平常的凡夫俗子——那麼，我的上帝，他會怎樣的激昂奮發，他會怎樣的魂飛神往！他將要久久的癡立在那地方，眼睛望着遠處，忘記了道路和旅行的目的，忘記了因為他的遲延而來的一切訶斥和責難，是的，他並且忘記了自己，職務，世界，以及在世界上的一切東西了！

然而我們的主角是已經到了中年，且有一種冷靜，鎮定，切實的性格的。他也曾沉思了一番，還想到過許多事，但他的思想却是更加着實的東西：他的思想決不如此胡塗，倒是很清楚，很有根據。「一個出色的姑娘！」他說，其時就打開他的鼻煙壺，嗅了一下。「但在那那裏，最好的是什麼呢？……她那最好的，是她好像剛剛從學堂或者女塾畢業，還沒有特別的女形女勢，這相貌，只使全體顯得難看。她現在還是一個孩子，什麼都樸實，單純；想到了就說，高興了就笑。要使她成爲什麼，這都可以，她能成爲一個佳人，却也一樣的會變一個廢物——會變的，如果請嬌子或是媽媽來教育。只要一年，就滿是女形女勢，連她自己的父親也會覺得她是別一個人了。她會成一個驕傲的，裝腔的人，只在外面的學來的規矩上彷彿，佩服，心思都化在她和誰，講什麼以及講多少，她怎樣瞞她的情人這些事情上；於是駭怕得很，連一句多餘的話也不敢說，終於就該做什麼也簡直明白了，一生就像是一個大鵝在那裏遊蕩着，吓，媽的！」到這裏，他沉默了一會，這才接下去道：「我願意知道，她是什麼人呢？她的父親是做什麼的？是有名望的地主，還不過是一位正人君子，只從辦公上積了一點小錢的呢？——如果那娃兒帶着二十萬盧布來——那可並非不好的！」

「決非不好的貨色。一個規矩人，就可以和她享福了。」這二十萬盧布對他發着很動人的光芒，使他心裏怪起自己來，爲什麼不在叉車的時候，向馬夫問一聲她們的名姓呢。但這時梭巴開維支的村莊已經分明可見，他的思想就被趕走，轉到他自己事情上去了。

這莊子，在他看起來是很大的；兩面圍着白樺和黑松的樹林，像是一對翅膀，這一隻顯得比那一隻暗一點；中間站着一所木房子，紅色的屋頂，暗灰色的——實在是粗糙的牆壁——恰如我們造給屯田兵和德國移民的房屋一樣。一看就知道，關於建築的設計，建築家是很和主人的趣味鬪爭了一下的。建築家是內行，喜歡兩面相稱，主人却第一要便利，所以一面的牆壁上，一切通氣的窗戶都堵塞了，只有一個該在昏暗的堆房上那樣的小小的圓窟窿。還有一個破風，雖然建築家怎樣費力，也總不能弄到屋子的中央去；主人一定要把一枝柱子豎在旁邊，於是原是四枝的柱子，便只得只有三枝了。前園是用很堅實，粗得出奇的木柵圍起來的。到處都顯得這家的主人，首先是要牢固和耐久。馬房，堆房，廚房，也都用粗壯的木材造成，大約一定可以很經久。農奴的小屋，也造得非常之堅牢。沒有一處用着彫刻裝飾的雕牆，以及別樣的兒戲——所有一切，爲主的只有一個堅實。就是井幹，也用厚實的櫟樹做成，這種材料，普通是只用於造水磨和船隻的。一句話——凡是乞乞科夫所看見的，無不堅固，而且屹然的站在地面上，排排節節，還似乎有着深沉的不可動搖的布置。當馬車停在階沿前面時，乞乞科夫看見了兩張臉，幾乎同時的從窗子裏望出來：一張是女的，狹長到像一條玉瓜，裹着頭帕，一張是圓圓的男人臉，很大，像那穆爾大比亞的南瓜，就是俄國却叫作「壺盧」用牠來做巴羅拉加那二枝的輕快的樂器——這在不怕羞，愛玩笑的農家少年們，是榮耀和慰藉，那些修飾齊整的青年，就由此向着那聚到周圍，來聽妙音的粉頸酥胸的姑娘們，使眼色，發歡聲的。那兩張臉在窗口一瞥之後，就又消失了。一個灰色背心上帶着藍色高領子的家丁，便出到階沿上，迎乞乞科夫進了大門，主人已經在那裏等着。他一看見客人，只簡短的說了一聲「請」，就引他到裏面去了。

當乞乞科夫橫眼一瞥梭巴開維支的時候，他這回覺得他好像一匹中等大小的熊。而且彷彿爲了完全相像，連他身上的便服也是熊皮色；袖子和褲子都很長，腳上穿着靴，所以他的脚步很莽撞，常要踏着別人的腳。他的臉色是通紅的，像一個五戈貝克銅錢。誰都知道，這樣的臉，在世界上是很多的，對於這特殊的工作，造化不必多費心機，也用不着精細的工具，如鏟子，鋸子之類，

只要簡單的劈幾斧就成。一下——瞧這里罷，鼻子有了——兩下——嘴脣已在適當之處了；再用大錐子在眼睛的地方鑽兩個洞，這傢伙就完全成功。也無須再把他鑿平，磨光，就說道：『他活着哩，』送到世上去。梭巴開維支也正是這樣的一個結實的，隨手做成的形相；他的姿勢，直比曲少，不過間或轉一下他的頭，爲了這不動，他就當然不很來看和他談天的對手，却只看着爐角或房門了。當和他一同經過食堂的時候，乞乞科夫再瞥了他一眼，就又心裏想：『一匹熊實在完全是一匹熊。』而且這是運命的怎樣奇特的玩笑呵！他的名字又正叫作米哈爾（註一）。梭米諾維支。乞乞科夫是知道梭巴開維支的老脾氣，常要踏在別人的脚上，便走得很小心，總讓他在自己的前面。但那主人似乎也明白他那壞脾氣，所以不住的問道：『恐怕我對您有了疏忽之處了罷？』然而乞乞科夫稱謝，並且很謙虛的聲明，直到現在，他還沒有覺得有什麼疏忽之處。

他們進得客廳，梭巴開維支指着一把靠椅，又說了一聲『請』。乞乞科夫坐下了，但又向掛在壁上的圖畫看了一眼。全是等身大的銅版像，真正的英勇脚色，即希臘的將軍們，如密奧理，凱那黎，毛羅可爾達多等，末一個穿着軍服，紅褲子，鼻梁上戴眼睛。這些英雄們，都是非常壯大的腰身，非常濃厚的鬍子，多看一會，就會令人嚇得身上發生雞皮皴。奇怪的是，在這希臘英雄之間，也來了巴格拉穹（註二）公，一個瘦小的人，拿一張小旗兒，脚下是一兩尊砲，還嵌在非常之狹的框子裏。其次又是希臘的女英雄，羅培里娜，單是一條腿，就比現在掛滿在這客廳裏的無論那一位闊少的全身還要粗。這家的主人自己是一個非常健康而且茁壯的人，所以好像也願意把真正健康而且茁壯的人物掛在他那家裏的牆壁上。羅培里娜的旁邊，緊靠窗戶，還掛着一個鳥籠，有一匹灰色白斑的畫眉，在向外覓視，也很像梭巴開維支。主客兩位，彼此都默默的坐着不到兩分鐘，房門開處這家的主婦，是一位高大的太太，頭戴綴着自家染色的帶子的頭巾，走進來了。她脚步穩重，頭筆直，好像一株椰子樹。

「這是我的非杜略·伊凡諾夫。」梭巴開維支說。

乞乞科夫就在非杜略·伊凡諾夫的手上接吻，那手，是幾乎好像她塞到他嘴裏來的一般；由這機會，他知道了她的手是

註一 恰如我們叫猴子作阿三一樣，俄國呼熊爲「米莎」這就是米哈爾的愛稱。——譯者。

註二 Bagration (1768—1812) 是參加拿破崙戰爭的，俄國著名的將軍。——譯者。

用王瓜水洗的。

「心肝，我可以紹介保甫爾·伊凡諾維支給你麼？」梭巴開維支接着說。「我們是在知事和郵政局長那裏認識的。」

菲杜略·伊凡諾夫娜請乞乞科夫就坐，她一樣的說了一聲「請」，把頭一動，彷彿扮着女王的女戲子似的。於是她也坐在沙發上，蒙着她毛織的頭巾，眼睛和眉毛，從此一動也不動了。

乞乞科夫又向上邊一瞥，就又看見了粗腰身，大鬍子的凱那黎，羅培里娜以及裝着畫眉的鳥籠子。

大約有五分鐘，大家都守着嚴肅的沉默，來打破的只有畫眉去喫幾粒麵包屑，用嘴啄着鳥籠的木板底子的聲音。乞乞科夫又在屋子裏看了一轉，這裏的東西也無不做得笨重，堅牢，什麼都出格的和這家的主人非常相像。客廳角上有一張胖大的寫字桌，四條特別穩重的腿——真是一頭熊。凡有桌子，椅子，靠椅——全都帶着一種沉重而又不安的性質，每種東西，每把椅子，彷彿都要說：「我也是一個梭巴開維支」或者「我也像梭巴開維支。」

「我們在審判廳長伊凡·格里戈利也維支那里談起了您呢？」乞乞科夫看見在場的人誰也沒有開口模樣，終於說：「那是一個禮拜四了。我在那里過了很愉快的一晚上。」

「是的那一回我沒有到審判廳長那里去，」梭巴開維支道。

「是一位很體面的人物不是嗎？」

「您說誰呀？」梭巴開維支說，看着暖爐角。

「說審判廳長！」

「在您恐怕是會覺得這樣的：他其實是共濟會員，可又是世上無雙的驢子。」

乞乞科夫一聽到這過分的評論，頗有點倉皇失措了，但他即刻又有了把握，於是馬上接下去道：「自然，人總是各有他的弱點的，但可對呢？那知事却是一位很出色的人罷？」

「怎麼那知事——一位出色的人？」

「是的！我說得不對嗎？」

「是強盜，像他的找不出第二個。」

「怎麼？——知事是一個強盜？」乞乞科夫說，怎麼知事會入了強盜夥，他簡直不能懂。「我老實說，這可實在是沒有想到的。」他接着道。「但請您許我提幾句：他的行為，却全不是這一類；倒可以說，他有很溫和的性格。」作為證據，他還拉出知事親手繡成的錢袋來，並且竭力讚揚了他那可親的臉相。

「然而這可就是強盜臉呀！」梭巴開維支說。「您給他一把刀拿在手裏，送他到街上去，——他就殺掉您，毫無情面。——只為一文小錢！他和那副知事，——是真正正正的——戈格和瑪戈格。（註一）」

「唔，他和他們大約有些不對的。」乞乞科夫想。「我還是和他談談警察局長罷，那人，我看起來，是他的朋友。」——「但是，照我看來，」他說道，「老實說，我覺得警察局長是最惱人着了。多麼直爽坦白的性格；他很有點質樸，誠實。」

「是一個騙子！」梭巴開維支很冷靜的說。「他有本領，會先來騙了您，竇了您，又立刻和您一同喫中飯。我知道他們：真正的騙賊。全市鎮就是這樣；這一個騙賊騎住了別一個，追捕着他們的還有第三個，全都是狗，太卑鄙的好細。還有點什麼用處的只有一個推事——不過到底也還是一隻豬。」

在這些雖然略短，却是好意的傳記的評論之後，乞乞科夫覺得其餘的官員們的敘述，也不大記得起來了，而且他悟到，梭巴開維支是不喜歡說人們一點好處的。

「你看怎麼樣，心肝，我們去坐起來？」梭巴開維支夫人對她的男人說。

「請！」梭巴開維支說着，就走向餐桌那裏去；照着古來的好習慣，主客先各喝過一杯燒酒，並且喫起來，這是廣大的俄羅斯全國裏，無論城鄉，在中飯之前，總是預備的先是各種鹹漬和開胃食品的小喫，——然後大家都到食堂去。主婦走在最前面，好像一匹浮水的天鵝，小小的桌子上，擺着四個人的刀叉。那第四位上，立刻有一個人坐下去了，要說這人，是頗不容易的，她究竟是什麼呢？是太太還是姑娘，是親戚，是管家婦，還不過是住在這家裏的女人呢——她大約三十歲，沒有頭巾，用一條花布圍巾披在肩

路上。在這世界上，是有這樣的創造物的，她並非獨立的存在，倒僅僅是別個上面的一個班，一個點。她總是坐在同一的地方，頭總是保着同一的姿勢；人們拿她當家私什物看，也想不到她在一生中，會張開嘴來說句話；倘要相信她會笑，倒是得到使女屋子或是堆房裏去觀察的。

「今天的菜湯很出色，我的寶貝。」梭巴開維支喝着湯，一面說，一面又拿過一大塊包肚來，這有名的食品，普通是和菜湯同喫，用蕎麥粥，腦子肉，灌在羊胃裏做成的。「這樣的包肚。」他又轉向着乞乞科夫，接續說，「您走遍全市也找不出；在那裏，鬼知道賣給您的是什麼呢？」

「但在知事那裏，倒也喫的很不壞，」乞乞科夫道。

「是的，那麼，您可知道，那東西是怎麼做的呢？您一知道，可就不要喫了！」

「那東西是怎麼做的，我自然不能明白；但那豬排和魚，却出色的。」

「在您，恐怕是會覺得這樣的。我很知道他們在市場上買東西的事情。廚子這壞蛋，受了一個法國人的指教，就只買一隻老雄貓，剝掉皮，當作兔子用。」

「呸！你說的是多麼討厭的事情呀！」梭巴開維支的太太說。

「叫我有什麼法子呢，寶貝？他們那裏，就是這麼幹的呀；他們慣是這麼幹，可不是我不好呀。所有末屑，我們的亞庫拉是就教拋到垃圾桶裏去的，他們却拿牠來做湯。總是做湯，統統做湯。」

「在餐桌上，你總說些這樣的事！」梭巴開維支太太抗議道。

「這有什麼要緊呢，寶貝？」梭巴開維支說。「如果我自己也是這樣子呢，然而我爽爽快快的告訴你：這樣的體東西，我可是不喫的。青蛙，即使是燻煮的，我不喫，蠟黃也一樣，蠟黃看起來好像什麼，我明白得很。請您再用一塊燒羊肉。」他向着乞乞科夫，接續說。「這是羊後身加粥，不是斯文的神士們喜歡喫的，用市場上贖了四天的羊肉做出來的肉餅子。那都是德國呀，法國呀，的醫生先生們想出來的計策；因此我真想統統絞死掉他們。節食法——也是他們的發明。好法子——用俄肚子來治病，因為他們自己是又乏又躁的體子，就以爲俄國人的肚子，也只要這麼辦一下就成了。那裏，這統統是不對的——這是真正的胡鬧，這統統是：

於是梭巴開維支氣忿地搖搖頭。「他們總在說什麼文明，但他們的文明卻不過是一個……哼……！我幾乎要說出口來了，但這樣的話喫飯時候是不該說的。我這里却完全不一樣。我這里呢，如果是燒豬或燒鵝，那就拿出一隻全豬或全鵝來。我寧可只有兩樣菜，不過要給我喫一個飽，直到心滿意足。」梭巴開維支就用着實行，鮮明地支持了他的言論：他拿半只羊脊肋放在盤子裏喫了下去，連骨頭也嚼一通，直到一點也不剩。

「哦，哦，」乞乞科夫想。「他也知道什麼是上算的。」

「我這里却完全不一樣，」梭巴開維支用飯單擦着手，說：「我不是那什麼發留希金；他有八百個魂靈，那過活和喫喝，却比我們的看牛人還要壞。」

「這發留希金是什麼人呢？」乞乞科夫問。

「是一個賤種，」梭巴開維支說，「這樣的畜畜鬼，人是想也想不到的。囚犯的生活，也還要比他好：他把他的傢伙都餓死了。」

「真的？」乞乞科夫顯着同情的樣子，插嘴說。「這是真的麼，像您說過，他那里餓死了很多的農奴？」

「像蠅子一樣。」

「不真的麼像蠅子一樣？我可以問一下，他家離這裏有多遠嗎？」

「大約五維爾斯他能。」

「五維爾斯他！」乞乞科夫叫了出來，還覺得他的心有點跳了。「如果從這裏的大門出去，他的莊子在右邊，還是在左邊呢？」

「去找這狗的道兒，您還是全不知道，好！我通知您，您倒不如不要關心他能，」梭巴開維支說，「如果有誰到不成體統的地方去，比去找他倒還情有可原哩。」

「不，我也並不是有什麼目的，在這里打聽的。我單是問問，因為對於風土人情，我是有很大的興味的。」

羊後身之後，來了乾酪餅，每個都比盤子還要大，於是又來一隻小羊般大的火雞，塞滿着各種好東西：白米，雞蛋，肝，以及只有

上帝知道的別的什麼，都夾着裝在肚子裏，好像一個核。中飯還算是收場了；但當站了起來時，乞乞科夫覺得自己加重了整整一普特。大家又走進客廳去，却已經有一盤果醬，擺在桌上了；——然而不是梨子，不是李子，也不是什麼莓子的——但主客兩面，誰也沒有去碰一碰。主婦走出去了，要再取幾樣果醬來。趁這機會，乞乞科夫就轉臉向了梭巴開維支，他却埋在一把藤椅裏，只是哼他飽透了；嘴巴一開一閉的，吐出幾聲不清楚的聲音來，用手劃過十字，就又把掩住了嘴巴。但乞乞科夫轉向了他說道：「有一點事情，我很願意和您談一談！」

「您不再用一點蜜餞麼？」主婦又拿了一個果碟來，說：「這是蘿蔔片，蜜煮的！」

「慢慢的！」梭巴開維支說：「現在進去罷，保甫爾·伊凡諾維支和我，我們要脫了外套，休息一下了！」

那主婦又立刻要叫人去拿墊子和枕頭，但梭巴開維支却道：「不必，我們已經坐在靠椅上。」於是他的太太就走掉了。

梭巴開維支略略伸長着頸子，準備來聽是怎樣的事情。

乞乞科夫選得很遠，首先是通論俄國的廣大，他竟無法稱讚。恐怕古代的羅馬帝國，也未必有這麼大，外國人覺得詫異，是一點都不錯的……（梭巴開維支仍然伸着頸子，傾聽着。）而且看這光榮無比的國度裏的現行的法律，還有登在人口冊上，即使他已經不在這世上生活了，但在下次的新的入口調查之前，却還當作活着一樣看待的農奴，這自然為的是不給衙門去多擔任無聊的無益的調查，也就是省掉事務上的煩雜，因為雖是沒有這麼辦，國家機關也已經足夠煩雜了……（梭巴開維支仍然伸着頸子，傾聽着。）但要知道，這方法好固然好，不過總不免使多著農奴的人，有了很重的負擔，因為他們還得繳已經不在了的農奴的人頭稅，和活着的相同。但是他自己，乞乞科夫，對於他梭巴開維支是懷着萬分敬仰之意的，所以很願意來分任一點這沉重的義務。關於主要之點，乞乞科夫是說得非常留心的，而且也不說死掉的，却只說「不在的」農奴。

梭巴開維支仍然略略伸長了頸子，坐着聽是聽的，但臉上竟毫不露出一點什麼的表情。幾乎令人疑心對着一個不活的，或是沒有魂靈的人，否則雖有魂靈，也不在身子裏，恰如那不死的可希牽（註一）似的，遠在什麼地方的山陰谷後，還帶着一個厚殼，

註一 Kosciaziak 是俄國傳說中的人物，充着「無常」的腳色的，也就是「死」——譯者。

裏面即使怎麼震動，外面也絕無影響了。

「那麼？」乞乞科夫問道，有些藏不住心裏的焦急，等着回答。

「您要死掉了的魂靈麼？」梭巴開維支很平靜的說，絕無驚疑之色，好像說着蘿蔔白菜似的。

「對啦！」他又想把話說得含糊一點，便添上一句道：「那些已經不在的。」

「那是有的，有的是怎麼會沒有呢？」梭巴開維支說。

「唔，是罷您既然有，那麼您一定是很願意脫手的罷？」

「可以！我是很願意賣給您的，」梭巴開維支說，還把頭一抬。他分明已經看穿這買主是要去賺一筆大錢的了。

「畜生！」乞乞科夫心裏想。「這傢伙倒要賣給我了，我還一句也沒有提呢！」於是提高聲音道：「那麼，可否則問一下，您要賣多少呢？雖然……這樣的貨色……也很難定出價錢來……」

「那麼，克己一點，每隻一百盧布罷，」梭巴開維支說。

「一百盧布！」乞乞科夫叫起來了，他張開了嘴巴，喫驚的看着梭巴開維支的臉；他已經摸不清，是自己聽錯了，還是梭巴開維支的舌頭向來不方便，原是想說別一句的，却說了這樣的一句了。

「哦，您以為太貴麼？」梭巴開維支說，又立刻接下去道：「那麼，您出什麼價錢呢？」

「我的價錢我看我們是有點纏錯的，或者彼此都還沒有懂，而且忘記了說的是什麼貨色。乾乾脆脆。我說，八十戈貝克——這是最高價了。」

「天哪！這成什麼話！八十戈貝克！」

「可不是麼？我看是只能出到八十戈貝克的。」

「我不是在賣草鞋呀！」

「但您也得明白，這並不是人。」

「哦，您以為您能找到誰，會二十戈貝克一個，把註冊的魂靈賣給您的嗎？」

「不然，請您原諒，您爲什麼還說『註冊』呢？魂靈是早已死掉了的。剩着的不過是想像上的抓不住的一句話。但是，爲了省得多費口舌，我就給您一個半盧布，一文不添。」

「您可真是不顧面子，竟會說出這樣的數目來！請您老老實實，還一個實價！」

「這不能，米哈爾·綏米諾維支，實在不能了！做不到的事，總歸做不到的。」乞乞科夫說，但因了策略，立刻又添了五十戈貝克。

「爲什麼您要這麼儉省的？」梭巴開維支說，「這可真的不貴呵。您如果遇到了別人，他會狠狠的敲您一下，給您的並不是魂靈，倒是什麼廢物。您從我這裏拿去的，却是真正的挑選過的茁實的好脚色，都是手藝和有力氣的種田人。您要知道，例如米錫耶夫罷，他是造車子的，專造帶彈鎖的車子，而且決不是只好用一個鐘頭的墨斯科生活。決不是的，凡是 he 做出來的，都結結實實；他做車子，還自己裝，自己漆哩。」

乞乞科夫提出抗議來，說這米錫耶夫可是早已不在這世界上了，然而梭巴開維支講開了興頭，總是瀑布似的滔滔不絕。

「還有那木匠斯台班·潑羅勃加呢？我拿我的腦袋來賭您一定找不出更好的工人來。如果他去當禁衛軍，——是再好也沒有的身長七尺一寸！」

乞乞科夫又想提出抗議，說這潑羅勃加是也不在這世界上的了；然而梭巴開維支講得出了神。他的雄辯彷彿潺潺的溪流一般奔下來，至於令人樂於傾聽。

「還有彌盧錫金，那泥水匠，會給您裝火爐，只要您願意裝在什麼地方，那一家都可以。或者瑪克辛·台略志尼科夫，靴匠；錐子一鑽，一雙長靴就成功了；而且是怎樣的長靴呀！他並且滴酒不喝。還有耶來美·梭羅可潑聊辛哩！他一個，就比所有的人們有價值。他是在墨斯科做工的，單是人頭稅，每年就得付五百個盧布。這都是些脚色呀！和什麼潑留希金賣出來的廢物，是不同的。」

「但請您原諒，」給這好像不肯收梢的言語的洪水冲昏了的乞乞科夫，終於說，「您給我講他們的本領幹什麼呢？現在是什麼意思也沒有了。他們是死了的人呀！俗諺裏說的有，死人只好嚇鳥兒。」

「他們自然是死了的。」梭巴開維支說，好像他這才醒悟，明白了他們確是死人一樣，但即刻說下去道：「但所謂活人，是些

什麼東西呢？那是蒼蠅，不是人。」

「不過那至少是活的！您說的那些，却究竟單單是一個幻影。」

「呵，不然，決不是幻影；我告訴您，這樣的一個傢伙，像米錫耶夫的，您就很不容易找到第二個；這樣的一個工匠，是不到您這屋子裏來的。不然，決不是幻影。這傢伙肩膀上有力量，連馬也比不上。您在別處還見過這樣的一個幻影嗎？我倒願意知道知道。」說到末一句，他已經不再向着乞乞科夫，却向了掛在牆上的可羅可爾德羅尼和巴格拉穹的畫像了；這在彼此談論之際，是常有的，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一個忽然不再看着對手，就是批評他的議論的人，却轉向了偶然走來，也許他全不相識的第三者，雖然他明知道不會得到贊同的回答，或者意見，或者表示的。然而他把眼光注在他上面，好像招他來做判斷人模樣，於是這第三者就有點惶恐，他竟來回答這並未聽到的問題好，還是寧可守着禮節，先站一下，然後走掉的好呢，連自己也難以決定了。

「不成，兩盧布以上，我是不出，」乞乞科夫說。

「好罷，因爲免得您說我討得太多，您簡直還得太少，那就是了，就七十五個盧布一隻——但是要鈔票的——賣給您罷。看朋友面上。」

「這傢伙在耍什麼呀，」乞乞科夫想，「他在把我當驢子看待哩！」於是他說出來道：「這可真真奇特，看起來，幾乎好像我們是在這裏玩把戲，演喜劇似的。我是說不出別的什麼來了！您顯得是一位聰明人，一切教養都有。在商量的是什麼物事呢？這不是——」

一個真正的空虛！這有什麼價值，這有誰要？」

「但是您在想買，那麼，您一定是真的要了！」這時乞乞科夫只好咬咬嘴唇，找不出回答。他喃喃的講了一點家裏的情形，把巴開維支却不過聲明道：

「我全不知道您府上的情形；我不來參與家務——這是您個人的事。您要魂靈，我就來賣給您。在我這裏不買，您是要後悔的。」

「兩盧布，」乞乞科夫說。

「唉，您竟是這樣的一個人！像俗諺裏說的，黃鶯兒總唱着這一曲，咬住了兩盧布，簡直再也放不掉了。您給一個克實價錢

罷。」

「嘛，這該死的東西！」乞科夫想。「不要緊，我就再添上半個盧布罷，給這豬狗，使他可以好一些。」——「那就是了，我給您兩個半盧布！」

「很好，那麼，我也給您一個最後的價錢：五十盧布。這還是我奧虧，這樣出色的傢伙，您想便宜是弄不到手的！」

「這可真是個吝嗇鬼！」乞科夫想，於是不高興的說下去道：「那不行，您聽一下罷！您的模樣，好像真在這里商量什麼緊要事似的！這東西，別人是會送給我的。我到處可以弄到，用不着化錢，因為如果能够脫手，誰都高興。只有真正老牌的驢子，這才願意留着，還給他們去納稅的。」

「不過您可也知道，這樣的買賣——這是只有我們倆，並且爲了交情，這才說說的——是並不准許的呢？假如我或者別的誰講了出去的話，這買客的信用就要掃地；誰也不肯再來和他訂約，他想要恢復他的地位，也就非常困難了。」

「瞧罷，瞧罷，他就在想這樣，這地痞！」乞科夫想，但他的主意並沒有亂，一面用了最大的冷靜，聲明道：「您的全不錯；我到您這裏來買這廢物，倒並不是拿去作什麼用，不過爲了一種興趣，由於我自己生成的脾氣的。如果兩盧布半您還覺得太少，那麼，我們不談罷，再見！」

「放他不得，他不大肯添了！」梭巴開維支想。「好罷，上帝保佑您，您每個給三十盧布，就統統歸您了。」

「不成，我看起來，您是並不想賣的，再見再見。」

「對不起，對不起！」梭巴開維支說着，不放開他的手，並且踏着他的脚；我們的主角忘記留心了，那報應，便是現在發一聲喊，一隻脚跳了起來。

「對不起的很。我看我對您有些疏忽了。您請坐呀，那邊，請請。」他領乞科夫到一把輪椅那裏去，教他坐下了。他的舉動，有幾手竟是很老練的，恰如一匹已經和人們混熟，會翻幾個筋斗，倘對牠說：「米沙，學一下呀，娘兒們洗澡和小孩子偷胡桃是怎樣的？」牠也就會做幾種把戲的熊一樣。

「不行，真的，我把時光白糟蹋了。我得走了，我忙哩！」

「請你再稍稍等一下。我就要和您講幾句您喜歡聽的話了。」梭巴開維支於是接近他來，轟耳朵邊悄悄的說，好像在通知一種秘密。「四開怎樣呢？」

「您是說二十五盧布嗎？不行，不行！再四開也不行。一文不添的。」

梭巴開維支不同答，乞乞科夫也不開口。這靜默大約繼續了兩分鐘。巴格拉穹公用了最大的注意，從牆壁上的自己的位置上，凝視着這交易。

「那麼，您到底肯出多少呢？」梭巴開維支說。

「兩盧布半！」

「一到您這裏，一個人的魂靈就同熟蘿蔔差不多了。至少，您出三盧布罷！」

「我看辦不到。」

「我賣掉罷，自己喫點虧！但這有什麼法子呢？我是有狗似的好性情的。我不會別的，只是總想給我的鄰舍一點小歡喜。我們還得立一個合同，事情那就妥當了。」

「自然！」

「您瞧，我們還得上市鎮去哩！」

於是交易成功了。決定明天就到市裏去，給這交易一個結束。

乞乞科夫要農奴們的名冊。梭巴開維支是贊成的，他走到寫字桌前面，去寫出魂靈來，不但姓名，還歷舉着他們的特色。這時乞乞科夫沒有事情做，便考察着這家主人的大塊的後影。當看見闊到活像短小精悍的瓦忒加馬背的他的脊梁，很近乎一對路旁鐵柱的他的兩腳的時候，他就禁不住要叫起來道：

「敬愛的上帝的做起你來可是太浪費了，真可以引了俗諺來說：裁得壞，縫得好。你生下來就是這樣的熊，還是草莽生活，田園事務，以及和農奴們的麻煩，使你變成現在似的被人兇手的呢；並不是的，我相信，即使你在彼得堡受了簇新的，時式的教育，剛剛放下，或者你一生都住在彼得堡，不到田野裏來過活，你也總還是一個這樣的人。所有的區別，不過你現在是嚼完半身羊脊肋

和粥之後，再來一個盤子般大的乾餛飩餅，在那地方呢，却在申飯時候，喫些牛排加香蒜。你現在穩穩當當的管理着你的農奴，對他們很和氣，自然也不使他們有病痛，挨窮苦。他們都是你的私產，偷用了別樣的辦法，倒是你自己受損的。但在都會裏，你所管理的却是你竭力欺壓的公務人員了，你知道他們並不是你的家奴，於是你就從金元搶到紙票。如果誰有一個鬼拳頭，你不能把牠攤成毛爪子，你也能挖開他一兩個指頭來的，但這鬼就更加壞。他先從什麼藝術或科學上去喝過一兩滴，於是飄到出衆的社會地位上來了，那麼，真懂一點這藝術或科學的人，就要倒運；後來他還要對你說哩：我要來給你們看看，我是什麼人。於是他忽然給你們一個大踏步走的聰明透頂的規則，消滅了許多耳聞目見。唉，如果統統是這殺人兇手……」

「冊子寫好了，」梭巴開維支轉過頭來說。

「寫好了？那就請您給我罷！」他大略一看，驚奇了起來，這造得真是很完備，很仔細；不但那職務，手藝，年齡和家境，都寫得很周到，冊邊上還有備考，記着經歷，品行之類。總而言之，看看冊子，就是一種大快樂。

「那麼，請您付一點定錢，」梭巴開維支說。

「爲什麼要定錢？到市裏，就全部付給您了。」

「哪，您要知道，這是老例，」梭巴開維支反駁道。

「這怎麼好呢？偏偏我沒有帶錢。但這裏，請您收這十盧布！」

「唉，什麼，十個您至少先付五十！」

乞乞科夫樣樣的推諉，說他身邊並沒有這許多錢；但梭巴開維支堅決的申說，以爲他其實是有的，終於使他只好從衣袋裏掏出一張鈔票來說道：「哪，可以這裏再給您十五盧布。一總是二十五盧布，請您寫一張收條。」

「爲什麼要收條？」

「您知道，這就樣當些好事多磨，會有種種變化的。」

「好的，那麼您拿錢來呀！」

「怎的錢在我手裏呢？您先寫好收條，立刻都是您的了。」

「唔，請您原諒，這可叫我怎麼能寫呢？我總得先看一看錢。」

乞乞科夫交出鈔票去，梭巴開維支連忙接住。他走到桌子前面，左手的兩個指頭按住鈔票，用別一隻手在紙條上寫了他收到賣出魂靈的帝國銀行鈔票二十五盧布正。寫好收條之後，他又把鈔票檢查了一番。

「這一張舊一點，」當他拿一張鈔票向陽光照着的時候，自己喃喃的說，「也破一點，用爛了。但看朋友交情上，這就不必計較罷。」

「一個吝嗇鬼！我敢說，」乞乞科夫想，「而且是畜生！」

「您不要女性的魂靈嗎？」

「謝謝您，我不要。」

「價錢便宜。看和您的朋友交情上，一隻只要一盧布。」

「不，我沒有想要女性的意思。」

「當然，如果這樣，那就怎樣說也沒有用。嗜好是沒法爭執的。諺語裏也說，有的愛和尚，有的愛尼姑。」

「我還要拜託您一件事，這回的事情，只好我們兩個人知道。」當告別之際，乞乞科夫說。

「那還用說嗎？兩個好朋友相信得過彼此所做的事，自然只該以他們自己為限。一個第三者是全不必管的。再見！我謝謝您的光澤，還請您此後也不要忘記我！如果有工夫，您再來罷，再喫一回中飯。我們還談談閒天。也許還會有什麼事，要大家商量商量的。」

「謝謝您，不來了，我的好傢伙！」乞乞科夫坐上車，心裏想，「一個死魂靈騙了我兩個半盧布，這該死的惡霸！」

乞乞科夫很氣忿梭巴開維支的態度。他總要算是自己的熟人了。在知事和警察局長那裏，他們早經會過面，但他却像完全陌生人一樣的來對付他，還用那樣的廢物弄他的錢去。當車子拉出大門口時，他再回顧了一下。梭巴開維支却還站在階沿上，像在偵察客人走向那一方面去似的。

「他還站着，這流氓！」乞乞科夫在嘴裏喃喃的說；他就吩咐綏里方，向着農村那面轉彎，使地主府上再也不能望見這車子。

他的主意，是在去找潑留希金的，據梭巴開維支說，那裏的人，是死得像蒼蠅一樣。然而他不願意梭巴開維支知道這件事。車子一到村口，他就把最先遇到的農夫叫到自己這邊來。這人剛在路上拾了一棵很粗的木材，抗在肩上，像不會疲倦的螞蟻似的，想拖到自己的小屋子裏去。

「喂，長鬍子！從這裏到潑留希金家去，是怎麼走的，還得不要走過主人家的住宅。」

這問題對於他好像有點難。

「哪，你不知道嗎？」

「是的，老爺，我不知道。」

「唉，你可是這傢伙頭髮已經花白了！連給他的人們挨餓的吝嗇鬼潑留希金都不知道。」

「哦，原來，那打補釘的」那農人叫了起來。在這「打補釘的」形容詞之下，他還接着一個很愜當的名詞，但我們從略，因為在較上流的人們的話裏，這是用得很少的。然而這表現的非常精確，却並不難於推察，因為車子已經走了一大段路，坐客也早已看不見那農夫了，乞乞科夫還是笑個不住。俄羅斯國民的表現法，是有一種很強的力量。對誰一想出一句這樣的話，就立刻一傳十，十傳百；他無論在辦事，在退休，到彼得堡，到世界的盡頭，總得背在身上走。即使造許多口實，用任何方法，想擡高自己的諱名，化許多錢，請那塞飽了的秘書從古代的公侯世家裏找了出來，也完全無濟於事。你的諱名却無須你幫忙，就會放開了烏鴉喉，清清楚楚的報告了這鳥兒是出於那一族的。一句愜當的說出的言語，和黑字印在白紙上相同。用斧頭也劈不掉。凡從並不夾雜德國人、芬蘭人，以及別的民族，只住着純粹、活潑、勇敢的俄羅斯人的俄國的最深的深處所發生的言語，就精確得出奇，他並不需要長久的找尋着適宜的字句，像母雞抱蛋，却只要一下子，就如一張長期的旅行護照一樣通行全世界了。在這里，你再也用不着加上什麼去，說你的鼻子怎麼樣，嘴唇怎麼樣，只一筆，就鉤勒了你，從頭頂一直到腳跟。

恰如虔誠的神聖的俄國，散滿着數不清的帶着尖頂、圓頂、十字架的修道院和教堂一樣，在地母的面上也碰撞、擁擠、閃爍、湧着無數羣的國民、種族和民族。而這些民族又各保有其相當的力量，得着創造的精力，有着分明的特徵以及別樣的天惠，由此顯出牠固有的特色來，在一句表現事物的話裏，就反映着牠那特有性格的一部份。我們在不列顛人的話裏，聽到切實的認識和

深邃的世故；法蘭西人的話，是輕飄飄地飛揚，豪華地發閃，短命地進散的；德意志人則聰明而狡猾地造出了他那不易捉摸的乾燥的謎語；但沒有一種言語，能這麼遠揚，這麼大膽地從心的最深的深處流出，這麼從最內面的生活沸騰，赤熱，躍動，像精確的原來的俄羅斯話那樣的。

第六章

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在我的兒時，在我的不可再得的消逝了的兒時，如果經過陌生的處所，無論是小村，是貧瘠的村鎮，是城邑，是很大的市街，總一樣的使我很高興。孩子的好奇的眼光，在這裏會發見出許多有趣的東西來！所有建築，凡是帶着顯豁的特色，都使孩子留心，在精神上給以深刻的印象。高出於居民的木造樓房堆裏的，名建築家所造的裝着許多飾窗的一所石疊房屋或公署，高出於雪白的新的教堂之上的，一個圓整的，包着白馬口鐵的圓屋頂，一個小菜場，一個在市上逡蕩的鄉下闊少——都逃不出非常注意的兒童的嗅覺——我把鼻子伸到我的幕車外面去，新奇的看着那剪裁法為我從未見過的外衣，看着開口的木箱裝些硫黃華，釘子，肥皂和葡萄乾，在小菜舖門口的滿盛着乾了的墨斯科點心的瓶盒間遠遠的發閃；或者凝視着一個走過的，由一種稀奇的宿命，送他到這鄉下的寂寞中來的步兵官長，或是凝視着坐在競賽馬車裏，趕上了我的一個身穿長袍的商人——並且使我想得很遠，一直到他們的可憐的生活。一個小市上的官員從身旁走過，我就夢想，推究了起來：他究竟到那裏去呢？他去赴他兄弟家裏的夜會，還不過是回家，在自家門口閒坐半點鐘，到了昏暗，才和夫人，母親，小姨，以及所有家眷去喫那遲了的晚膳呢？喫過湯之後戴着珠圈的娃兒或是身穿寬大的家常背心的孩子，拿了傳世已久的燭臺來，點上油脂燭火的時候，他們會談些什麼呢？臨近什麼地方的地主的村莊時，我就新奇的看着狹長的木造的鐘樓，或者陳舊的木造的教堂。一望見地主家的紅色的屋頂和白色的煙窗在樹木的密葉間閃爍，那麼，我只焦急的等着牠從園林的遮蔽中出現，在我眼前顯露了全不荒涼或全然無趣的面貌的一瞬息了。於是我又加以推測，這地主是怎樣的人，胖的還是瘦的，有兒子還是半打的女兒，全家就和她們那響亮的處女的笑聲，她們那處女的遊戲和玩樂過活，一羣快活的處女，有着永住的美麗和青春，她們是否黑眼珠，而主人自

己，又是否會玩笑，或者正像寫在他簿子上和歷本上的九月之末一樣，僅是陰鬱的，偏執的看人，而且，唉！除了青年聽得是無聊的稜麥或小麥之外，再也不談別事的呢？

見在我却淡然的經過陌生的村莊，漠然的看着牠困窮的外貌，我的冷掉了的眼光裏不再有所眷戀，也沒有東西使我歡樂。像先前的過去的時光，使我的臉有一動彈，一微笑，使我的嘴迸出竭的言論了，牠現在在我面前瞥然而過，而冷淡的沉默，却封鎖了我的嘴唇。唉！我的兒時，唉！我的蓬勃的朝氣。

當乞乞科夫正在沉思，暗笑着農夫們贈給潑留希金的出色的譯名的時候，他竟全未想到，那車子已經駛進一個有着許多道路和房屋的，又大又長的村子中央了。但鋪着樹幹的木路給他很有力的一震，立刻使他醒悟過來，和這一比，市上的鋪道就成了真的兒戲。這裏的樹幹，是能一高一低，好像鋼琴的鍵盤的，旅客倘不小心，隨時可在後頭部得一個疙瘩，前額上來一塊青斑，或者簡直由自己的牙齒咬了舌尖，也不是我們這人間世的最大快意事。農奴小屋都顯着衰朽的景象。木材是蟲蛀，而且舊到灰色的。許多屋頂好像一面篩。有些是除了椽子之外，看不見屋蓋，其間有幾枝橫樑，彷彿骨架上的肋骨一樣。顯然是屋子的主人經了精確的思索，自己把屋頂板和天花板都抽去了，因為如果下雨，小屋的屋頂也不濟，如果天氣好，那就一滴也不會漏下來的，況且和老婆睡在炕牀上，也毫無道理，可睡的地方另外多得很多：酒店裏，街路上——一言以蔽之，惟汝心之所如。到處沒有窗玻璃。間或用布片或破衣塞着窗洞。簷下的帶着爛干的小曬臺，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俄國的許多農家是常有的，却都已傾斜，陳舊了，連油漆也剝落得乾乾淨淨。小屋後面，看見好些地方躺着一堆堆的長排，分明長久沒有動。那顏色，就像一塊陳年的燒得不好的磚頭。堆上生出各種的野草，旁邊盤着蔓草根。麥是大約屬於地主的，由車子的變換方向，在麥束堆和欄屋頂後面，看見兩個鄉下教堂的尖塔，忽左忽右的指着晴空。這兩塔彼此很接近，一個木造，別一個是石造的，刷黃的牆壁，顯着大塊的斑痕和開口的裂縫。時時望見了地主的住宅，到得小屋串子已經完結，換了圍着又低又破的籬垣，好像蔬圃或是菜園的處所，這才分明的站在眼前了。這長到無窮的城堡，看去好像一個跌倒的老弱的殘兵。有些是一層樓，也有兩層的。在沒有周到的保護牠的年紀的昏沉的屋頂上，見有兩個恰恰相對的望臺，都已經歪斜，褪色。曾經刷過的顏色，早已無踪無影了。屋子的牆上，處處露出落了石灰的格子來。這分明是久經了暴雨，旋風，壞天氣和秋老虎的侵襲。窗戶只有兩個是開的，其餘的都關着窗，或者竟釘上了木板。但連這兩個開着

的窗也還有一點隙，一個窗上貼着三角形的藍色紙。

住宅後面，有一個廣大而古老的園，由宅後穿過村子，通到野地裏，雖然也荒涼，蕪穢了，但獨獨有些生氣，在這廣大的村莊和牠那如畫的野趣裏，顯着美妙的風姿。在大自然中，繁盛地伸展開來的樹木的交錯的枝梢，好像顫動的葉子織成的不整的穹門和碧綠的雲，停在清朗的蔚藍的天下。一株極大的白樺，被暴風或霹靂折去了樹頂，那粗壯的白色的幹子，從這萬綠叢中挺然而出，在空中圓得恰如修長美麗的大理石柱一般。但並無柱頭，却是很斜的斷把，在雪白的底子上，看去像是一頂帽或者一匹黑色的禽鳥。綠閃閃的蛇麻的叢蔓，要從接骨木，山薇，榛樹的緊密的擁抱中鑽出，延上樹幹去，終於繞住了一株半裂的白樺。到得一半，牠又掛下來了，想抓着別株的樹梢，或者將長長的卷鬚懸在空中，那小鉤捲成圓圈，在軟風中搖動，受着明朗的陽光的碧綠，有幾處彼此分離開來，顯出黑沉沉的深洞，彷彿一個打着呵欠的怕人的虎口；這是全藏在黑蔭中的，在這昏暗的深處依稀可見的東西，人只能猜出是一條狹窄的小路，一些倒壞了的欄干，一個快要倒掉的亭子，一株爛空的柳樹幹，緊靠柳樹背後，露着銀灰色的樹叢，縱橫交錯的散亂在荒蕪中的枯枝和枯葉，還有一株幼小的楓樹，把牠那碧綠的紛披的葉子伸得遠遠的，不知道取的是什麼路，一枝上竟有一道日光，化爲透明的金光燦爛的星，在濃密的昏黑中煌然發閃。園的盡頭，有幾株比別的樹木長得更高的白楊樹，抖動着的樹頂上架着幾個很大的烏鴉窠。白楊之中，一株有折斷的枝條，却還沒有全斷，帶了枯葉淒涼的掛着。總而言之，一切都很美，但這美單由造化或單由人力是都不能成就的，大抵只在造化在人類的往往並非故意，也無旨趣的創作上，再用牠的鑿子加以最後的琢磨，使笨重的東西蘇生過來，給牠一些輕妙和靈動，洗淨那粗淺的整齊和相稱，更除去惡劣的缺點和錯誤，將赤條條的主旨，赫然顯在目前，對於生在精練的潔白和苦痛的嚴寒之中的一切，灌入神奇的溫暖去的時候，這才能够達成。

車子又轉了幾個彎，他終於停在房屋前面了，現在看起來，這房屋就更顯得寒儉。牆壁和門上，滿生着青苔。前園裏造着樣樣的屋子：堆房，倉屋，下房等。彼此擠得很緊——而且無不分明的帶着陳舊倒敗的情形；左右各有一道門，通到別的園子裏。所有一切，都在證明這裏先前是會有很大的家業的，但現在却統統見得落漠淒涼了。能給這悲哀景象一點快活的東西，什麼也沒有；沒有開放的門戶，沒有往來的人，沒有活潑的家景！只有閤門却開着，因為有一個人拉了一輛蓋着席子的重載的大車，要進前園去，好像意在使這荒蕪寂滅的地方有一點活氣；別的時候，却連這門也鎖得緊緊的，鐵門上就掛着一把堅強的大鎖。在一間屋子前

而，乞乞科夫立刻發見了一個人樣子，正在和車夫吵嘴。許多工夫，他還決定這人的是男是女來。看看穿着的衣服，簡直不能了，也很像一件女人的家常衫子；頭上戴一頂帽子，却正如村婦所常戴的。「確是一個女人！」他想，然而立刻接下去道：「不，並不是的！」——「自然是一個女人！」他熟視了一番之後，終於說。那邊也一樣的十分留心的在觀察。好像這來人是一種世界奇蹟似的，因為不但看他，連對綫里方和馬匹也在從頭到尾的注視。從掛在她帶上的一串鑰匙和過份的給與農人的痛罵，乞乞科夫便斷定了她該是一個女管家。

「請問，媽媽，」他一面跨下車子來，一面說，「主人在做什麼呀？」

「沒有在家。」那女管家不等他說完話，就說，但又立刻接着道：「您找他什麼事？」

「有一件買賣上的事情。」

「那麼，請您到裏面去。」女管家說，一面去開門，向他轉過那沾滿麵粉的背脊來，還給他看了衫子上的一個大窟窿。

他走進寬闊的昏暗的門，就向他吹來了一股好像從地窖中來的冷氣。由這門走到一間昏暗的屋子，只從門下面的闊縫裏透出一點很少的光亮。他開開房門，這才總算看見了明亮的陽光。但四面的凌亂，却使他大喫一嚇。好像全家正在洗地板，因此把所有的家具，都搬到這屋子裏來了。桌子上面，竟擱着破了的椅子，旁邊是一口停擺的鐘，蜘蛛已經在這裏結了網。也有靠着牆壁的架子，擺着舊銀器和種種中國的磁瓶。寫字桌原是嵌鑲羅錫的，但羅錫處處脫落了，只剩下填着乾膠的空洞，亂放着各樣斑剝陸離的什物：一堆寫過字的紙片，上面壓一個卵形把手的已經發綠的大理石的鎮紙，一本紅邊的豬皮書面的舊書，一個不過胡桃大小的擠過汗的乾檸檬，一段椅子的破靠手，一個裝些紅色液體，內浮三個蒼蠅，上蓋一張信紙的酒杯，一小塊封信蠟，一片不知道從那裏拾來的破布，兩枝鵝毛筆，沾過墨水，却已經乾透了，好像生着癩病，一把發黃的牙刷，大約還在法國人攻入莫斯科（註一）之前，牠的主人曾經刷過牙齒的，諸如此類。

牆壁上，是貼近的，亂到毫無意思的掛着許多畫：一條狹長的鋼版畫，是什麼地方的戰爭，在這裏看見很大的戰鼓，頭戴三角

帽的吶喊的兵丁和淹死的馬匹。這版畫裝在馬糞戈尼樹做的框子裏，框條上嵌有青銅的細線，四角飾着青銅的薔薇，只是玻璃沒有。旁邊掛一幅很大的發黑的油畫，佔去了半牆壁，上面畫些花卉，水果，一個切碎的西瓜，野豬的口鼻，和倒掛的野鴨頭。天花板中央掛一個燭臺，套着麻布袋，灰塵蒙得很厚，至於彷彿是蠶繭。屋子的一角上，躺着一堆舊東西：這都是粗貨，不配放在桌上的。但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呢——却很不容易辨別；因為那上面積着極厚的塵埃，只要誰出手去一碰，就會很像戴上一隻手套。從這垃圾堆中，極分明的顯露出來的惟一的物件，是一個破掉的木鏟，一塊舊的鞋後跟。如果沒有桌上的一頂破舊的睡帽在那裏作證，是誰也不相信這房子裏住着活人的。當我們的主角還在潛心研究這奇特的屋中陳設的時候，邊門一開，那女管家，那他在前園裏遇見過的，就走了進來了。但這回他覺得，將這人看作女管家，倒還是看作男管家合適；因為一個女管家，至少是大抵不刮鬍子的，然而這漢子刮鬍子，而且真也稀奇得很，他的下巴和臉的下半部，就像人們往往在馬房裏刷馬的鐵絲刷。乞乞科夫的臉上顯出要問的表情來；他焦急的等着這男管家來說什麼話。但那人也在等候着乞乞科夫的開口。到底，苦於這兩面的窘急的乞乞科夫，就決計發問了：

「哪主人在做什麼呀？他在家麼？」

「主人在這裏！」男管家回答說。

「那麼，在那裏呢？」乞乞科夫回答說。

「您是瞎的嗎，先生怎的？」男管家說。「先生！我就是這家的主人！」

這時我們的主角就不自覺的倒退了一點，向着這人凝視。自有生以來，他遇見過各色各樣的人，自然，敬愛的讀者，連我們沒有見過的也在內。但一向並未會到過一個這樣的人物。從他的臉上，看不出有一點特色來。和普通的瘦削的老頭子，是不大有什麼兩樣的，不過下巴凸出些，並且常常掩着手帕，免得被唾沫所沾溼。那小小的眼睛還沒有呆滯，在濃眉底下轉來轉去，恰如兩匹小鼠子，把牠的尖嘴鑽出暗洞來，立起耳朵，動着鬍鬚，看看是否藏着貓兒，或者頑皮孩子，猜疑的嗅着空氣。那衣服可更加有意思。要知道他的睡衣究竟是什麼底子，只好自費力；袖子和領頭都非常醜陋，發着光，好像做長靴的椰赫皮；背後並非拖着兩片的衣裾，倒是有四片，上面還露着一些棉花團。頸子上也圍着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是舊襪子，是腰帶，還是繡帶呢，不能斷定。但決不是圍

中。一句話，如果在那裏的教堂前面，乞乞科夫遇見了這麼模樣的他，他一定會佈施他兩戈貝克；因為，爲我們的主角的名譽起見，應該提一提：他有一個富於同情的心，遇見窮人是沒有一回能不給兩戈貝克的。但對他站着的人，却不是乞丐，而是上流的地主，而且這地主還蓄有一千以上的魂靈，要尋出第二個在他的倉庫裏有這麼多的麥子，麥粉和農產物，在堆房，燥屋和棧房裏也充塞着呢絨和麻布，生熟羊皮，乾魚以及各種茶蔬和果子的人來，就不大容易。只要看一眼他那堆着沒有動用的各種木材和一切家具的院子就是——人就會以爲自己是進了莫斯科的木器市場裏，那些勤儉的丈母和姑母之流，由家裏的廚娘帶領着，在買她的東西之處的。他這裏，照眼的是彫刻的，車光的，拚成的，編出的木器的山，桶子，盒子，柏油桶，有嘴和無嘴的提桶，浴盆，匣子，女人們用牠來理亞麻和別的東西的梳麻板，細柳枝編成的小箱子，白樺皮拚成的小匣子，還有無論貧富，俄國人都要使用的別的什物許許多多。也許想潑留希金要這無數的各種東西做什麼用呢？就是田地再大兩倍，時候再過幾代，也是使用不完的。然而他卻實在還沒有够。每天每天，他很不滿足的在自己的莊子的路上走，看着橋下，跳板下，凡有在路上看見的一塊舊鞋底，一片破衣裳，一個鐵釘，一角碎瓦——他都捨了去，拋在那乞乞科夫在屋角上所看見的堆子裏。『我們的漁翁又在那裏撈魚了！』一看見他在四下裏尋東西，農人們常常說。而且的確：從他走過之後，道路就用不着打掃；一個過路的兵官落掉了他的一個馬刺——剛剛覺得，這却已經躺在那堆子裏面了；一個女人一疏忽把水桶忘記在井邊——他也飛快的提了這水桶去。如果有農人當場捉住了他，他就不說什麼，和氣的放下那偷得的物件；然而一躺在堆子裏，可就什麼都完結了：他起誓，呼上帝作證，說這東西原是他怎樣怎樣如何如何買得或者簡直還是他的祖父傳授下來的。就是在自己的家裏，他也拾起地上的一切東西來：一小段封信蠟，一張紙片，一枝鵝毛筆，都放在寫字桌，或者窗臺上。

然而他也曾經有過是一個勤儉的一家之主的時候的，他也曾爲體面的夫，體面的父，他的鄰人來訪問他，到他這裏午餐，學習些聰明的節省和持家的方法。那時的生活還都很活潑，很整齊：水磨和碌碡快活的轉動着，呢絨廠，旋盤廠，機織廠，都在不倦地工作；主人的鋒利的眼睛，看到廣大的領地的角角落落，操勞得像一個勤快的蜘蛛，從這一角到那一角，都結上家政的網。在他的臉上，自然也一向沒有顯過劇烈的熱意和感情，但他的眼閃着明白的決斷，他的話說出經驗和智識，客人們都願意來聽他；和藹而能談的主婦，在她的相識的人們中也有好名望；兩個可愛的女兒常來招呼那賓客，都是金色髮，鮮活如初開的薔薇。兒子是活

潑的壯健的少年跳出來迎接客人，不大問對手願不願，就和客人接吻。全家裏的窗戶是統統開着的。中層樓上住着一個家庭教師，法國人，臉總刮得極光，又是放鎗的好手；他每天總打一兩隻雉雞或是野鴨來幫午膳，但間或只有麻雀蛋，這時他就叫煎一個蛋餅自己喫，因為除他之外，合家是誰也不喫的。這樓上，還住着一個強壯的村婦，是兩位女兒的教師。主人自己，也總是同桌來喫飯，身穿一件黑色的燕尾服，舊是確有些舊的，但很乾淨，整齊，肘彎並沒有破，也還並沒有補。然而這好主婦亡故了，鑰匙的一部分和瑣屑的煩慮，從此落在他身上。潑留希金就像一切嫖夫一樣，急躁，吝嗇，猜疑了起來。他不放心他的大女兒亞歷山特拉·斯台班諾夫娜了，但他並不錯，因為她不久就和一個不知什麼騎兵聯隊裏的騎兵二等大尉跑掉，她知道父親有一種奇怪的成見，以為軍官都是賭客和揮霍者，所以不喜歡，便趕緊在一個鄉下教堂裏和他結了婚。那父親只送給他們詛咒，却並沒有想去尋覓，追回家裏就更加空虛，破落了。家主的吝嗇，也日見其分明；在他頭上發亮的最初的白髮，更幫助着吝嗇的增加，因為白髮正是貧婪的忠實同伴。法國的家庭教師被辭退了，因為兒子到了該去服務的時候；那位女士也被驅逐了，因為亞歷山特拉·斯台班諾夫娜的逃走，她也非全不相干。那兒子，父親是要他切切實實的學習做文官——這是父親告訴了他的——送到省會裏去的，他却進了聯隊，還寄一封信給父親——這是做了兵官之後了——來討錢給他做衣服；但他由此得到的物事，自然不過是所謂碰了一鼻子灰。終於是，連和潑留希金住在一起的小女兒也死掉了，只有這老頭子孤另另的剩在這世界上，算是他的一切財產的保護者，看守者以及惟一的所有者。孤獨的生活，又給貧婪新添了許多油。大家知道，吝嗇是真的狼貪，越喫，就越不够。人類的情感，在他這裏原也沒有深根的，於是更日見其淺薄，微弱，而且還要天天從這廢墟似的身上再碎落一小塊。有些時候，他根據着自己對於軍官的偏見，覺得他的兒子將要輸光了財產，潑留希金便送給他一些清清楚楚的父親的詛咒，想從此不再相關，而且連他的死活也毫不注意了。每年總要關上或者釘起一個窗戶來，直到終於只剩了兩個，而其中之一，讀者也已經知道，還要貼上了紙張；每年總從他眼睛裏失去一大片重要的家計，他那狹窄的眼光，便越是只向着那些在他房裏，從地板上拾了起來的紙片和雞毛筆；對於跑來想從他的農產物裏買些什麼的買主，他更難商量，更加固執了；他們來和他磋商，論價，到底也只好放手，明白了他乃是一個鬼，不是人；他的乾草和穀子腐爛了，糧堆和草堆都變成真正的肥堆，只差還沒有人在這上面種白菜；地窖裏的麵粉硬得像石頭一樣，只好用斧頭去劈下來；麻布，呢絨，以及手織的布匹，如果要牠不化成飛灰，便千萬不要去碰一下。潑留希金已經不

大明白自己有些什麼了；他所記得的，只有架子上有一樣好東西——瓶子裏裝着甜酒，他曾做一個記號在上面，給誰也不能偷喝牠——以及一段封信蠟或一枝鵝毛筆的所在。但徵收却還照先前一樣。農奴須納照舊的地租，女人須繳舊額的胡桃，女織匠還是要照機數織出一定的布匹，來付給她的主人。這些便都收進倉庫去，在那裏面霉爛變灰，而且連他自己也竟變成人的灰堆了。亞歷山特拉·斯台班諾夫娜帶着她的小兒子，回來看了他兩回，希望從他這裏弄點什麼去；她和騎兵二等大尉的放浪生活，分明也並沒有結婚前所豫想那樣的快活。潑留希金寬恕了她，還至於取了一個躺在桌上的鉤子，送給小外孫做玩具，然而不肯給一點錢。別一回是亞歷山特拉·斯台班諾夫娜和兩個兒子同來的，還帶給他一個奶油麵包做茶點，並一件嶄新的睡衣，因為父親穿着這樣的睡衣，看起來不但難受，倒簡直是羞慚。潑留希金很愛撫那兩個外孫兒，給分坐在自己的左右兩腿上，低昂起來，使他們好像在騎馬；奶油麵包和睡衣，他感激的收下了，對於女兒，却沒有一點回送的物事。亞歷山特拉·斯台班諾夫娜就只好這麼空空的回家。

現在站在乞乞科夫面前的，就是這樣的人！但還應該補正，這一種樣式，在愛擴張和發展，更勝於退守和集中的俄國，是不常遇見的，更可詫異的情景，倒是隨時隨地可以遇見一個地主，靠着特出的門第來享樂他的生活，爲了闊綽的大排場，將他的財產化到一文不剩，由此顯出俄國式。一個還未多見世面的旅客，一看到這樣的府邸，是就要站住，並且問着自己的：如此華貴的王侯，怎麼會跑到這渺小卑微的農民中間來呢？像宮殿一樣，屹立着他的白石的房屋和無數的煙囪，望臺和占風，爲一大羣側屋以及造給賓客的住房所圍繞。這裏還缺什麼呢？有演劇，有跳舞，有假面會，輝煌的花園，整夜妖豔的陳在斑斕的燈光下，響亮的音樂充滿了空間。半省的人們，都盛裝着在樹下愉快的散步，在這硬造的光彩裏，誰也沒有留意沒有覺得粗野嚇人的不調和，這時候，有一條小枝，映着人造的光，做戲似的突然從樹叢中伸出；那失了葉的光澤的臂膊，愈高愈嚴正，愈昏暗，愈可怕，高舉在夜的天空中，蕭瑟的樹梢，深深的避進永久的黑暗裏，像在抱怨那照着牠根上的光輝。

潑留希金默默的站着，已經好幾分鐘了；乞乞科夫也不想先開口，看了他的主人和奇特的情境，他失去豫定的把握了。他想對他這樣說：因爲他聽到過潑留希金的道德和特出的品格，所以前來表示敬意是自己的義務；然而又以爲這未免太離奇。他又偷偷的一瞥屋子裏的東西，覺得「道德」和「特出的品格」這兩個字，是可以「節儉」和「整頓」來代換的；於是

照這意思，改好了他的話：因為聽到過發留希金治家的節儉和非凡的管理，所以他覺得有趨前奉訪，將他的敬仰的表示，陳在足下的義務。自然，先前已經說過，也還有別樣更好的理由的，但他不想說，這很不漂亮。

發留希金低聲的說了些話，僅僅動着嘴唇，——因為他已經沒有牙齒了——他究竟說了些什麼呢，聽不明白，但他的話裏大約是這樣的意思：『你還是帶了你的敬仰到魔鬼那裏去罷！』然而我們這裏，是有對客的義務和道德的，就是吝嗇鬼，也不能隨便跨過這規則，於是他接着說得清楚一點道：『請請，您請坐呀！』

『我的沒有招待客人，已經很長久了，』他說，『老實說起來，這是沒有什麼好處的。人們學着最沒用，最沒意思的時髦，彼此拜訪，——家裏的事情倒什麼也不管……況且馬匹還總得喂草呀！我早已喫過中飯了，家裏的廚房又小，又髒，煙囪也壞着；我簡直不敢在竈裏生火，怕惹出火災來。』

『竟是這樣的麼？』乞乞科夫想。『幸而我在梭巴開維支那裏喫過一點乾酪餅和一口羊腿來了！』

『您只要想一想就是，這多麼不容易！如果我要家裏有一把乾草的話！』發留希金接下去道。『真的，從那裏來呢？我只有——點點田地，農奴又懶，不喜歡做工，總只記掛着小酒店……人是應該小心些，不要到得他的老年，却還去討飯的！』

『但人家告訴我，』到這裏，乞乞科夫謙和的回口道，『您有着上千的魂靈哩！』

『誰告訴您的？您該在這傢伙的臉上唾一口的，他造這樣的謠言，先生！那一定是一個促狹鬼，在和您開玩笑呀。人們總是說：一千個魂靈，但如果算一算，剩下的就不多這三年來，爲了那該死的熱病，我的農奴整批整批的死掉了。』

『真的真有這麼多嗎？』乞乞科夫同情的大聲說。

『唔，是的，很多！』

『我可以問那有多少嗎？』

『要有八十個！』

『的確？』

『我不說謊，先生！』

「我還可以問一下嗎？這數目，可是上一次人口調查之後的總數呢？」

「要是這樣，就還算好的了！」潑留希金說。「照您說的一算，可還要多，至少要有二百二十個魂靈！」

「真的，竟有一百二十個？」乞乞科夫叫了起來，因為喫驚，張開了嘴巴。

「要說說，我的年紀可是太大了，先生，我已經上了六十哩！」潑留希金說，好像他因為乞乞科夫的近乎高興的叫喊，覺得不快活。乞乞科夫也悟到了用一副這樣的冷淡和無情來對別人的苦惱，實在是不大漂亮的，就趕緊長嘆一聲，並且表示了他的悼惜。

「可惜您的悼惜，對我並沒有用處！我不能把這藏進錢袋裏去呀！」潑留希金說。「您瞧，近地住着一個大尉。鬼知道他是怎麼掉進這裏來的。因為是我的一個親戚，就時常來伯伯長，伯伯短的，在我的手上接吻；如果他一表示他的同情，就發出一種實在是吼聲，叫人要塞住耳朵才好。這人有一張通紅的臉，頂喜歡燒酒瓶。他的錢大約都在軍營裏化光，或者給一個什麼坤伶從衣袋裏撈完了。他爲什麼這樣的會表同情呢，恐怕就爲了這緣故罷！」

乞乞科夫竭力向他聲明自己的同情和那大尉的，完全不是同類，再轉到他並非只用言語，還要用實行來表示；於是毫不遲延，直截的表明了他的用意，說自己情願來盡這重大的義務，負擔一切死於這樣不幸的災難的農奴的人頭稅。這提議，顯然是出於潑留希金的意料之外了。他瞪着眼睛，看定了對手，許多工夫沒有動。到底知道：「您恐怕是在軍營裏的罷！」

「不是，」乞乞科夫狡猾的躲閃着，回答說，「我其實不過是做文職的。」

「做文職的！」潑留希金複述了一句，於是咬着嘴唇，彷彿他的嘴裏含着食物一樣。「唔，這又爲什麼呢？這不是單使您自己喫虧嗎？」

「只要您樂意，我就來喫這虧。」

「噢，先生，噢，您這我的恩人！」潑留希金喊了起來，因為高興，就不再覺得有一塊鼻鹽，像濃咖啡的底脚一樣，從他鼻孔裏湧出，實在不能入畫，而且他睡衣的鬆開的下半截將褲綳給人看見，也不是有味的景象了。「您對一個苦老頭子做着好事哩，噢，您這我的上帝，您這我的救主！」潑留希金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來了。然而不過一瞬間，那高興，恰如在某板的臉上突然出

現一樣，也突然的消失，並不剩一絲痕迹，他的臉又變成照舊的悽哀模樣了。他是在用毛巾拭臉的，就捏作一團，來擦上嘴唇。

「您真的要——請您不要見怪——說明一下，每年來付這稅嗎？收錢的該是我，還是皇家呢？」

「您看怎麼樣？我們要做得簡便；我們彼此立一個買賣合同，像他們還是活着的似的，您把他們賣給了我。」

「是的，一個買賣合同……」潑留希金說着，有些遲疑，又咬起嘴唇來了。「您說一個買賣合同——這就又要化錢了！法院裏的官兒，是很不要臉的！先前只要半盧布的銅錢加上一袋麵粉就夠，現在却得滿滿的一車壓碎麥子，還要紅鈔票（註一）做添頭。他們現在就是這樣的要錢。我真不懂，爲什麼竟沒有人發表出來的。至少，也得給他們一點道德的教訓。用一句良言，到底是誰都會被收服的。無論怎麼說，決沒有人反對道德的教訓的呀！」

「哪，你就是反對的哩，乞乞科夫想；但他立刻大聲的接着說，因爲對於他的尊敬，連買賣合同的費用，也全歸自己負擔。潑留希金一聽到他的客人連買賣合同的費用也想自己付，就斷定他是一個十足的骯子，不過裝作文官模樣，其實是在什麼軍營裏做事，和坤伶們鬼混的。但無論如何，他總掩不住自己的高興，將各種祝福出格的送給這客人，對於他自己和他的孩子，雖然並沒有問過他孩子的有無。於是他走到窗口，用手指敲着玻璃，叫道：『喂潑羅式加！』立刻聽到好像有人拚命的跑進大門來，四處響動了一陣，就有長靴的窸窣聲。終於是房門一開，潑羅式加走進來了，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他穿着幾乎每步都要脫出的很大的雨靴。究竟潑羅式加爲什麼要穿這麼大的長靴呢？讀者是就會明白的。潑留希金給他所有的僕役穿的，就只有一雙長靴，總是放在前廳裏。有誰受主人的屋子裏叫喚，就得先在全個前廳裏跳舞一番，到得大門，穿上長靴，以這體裁走進屋子去。一走出屋子，又須在大門口脫下他的長靴，站起腳後跟走回原路去。假使有人在秋天，尤其是在早晨，如果初霜已降，從窗子裏向外一望，他就能欣賞這美景，看潑留希金家的僕役演着怎樣出色的跳舞的。」

「您看這嘴臉，先生，」潑留希金指着潑羅式加，向乞乞科夫說。「這傢伙笨得像一段木頭。但是您只要放下一點什麼罷，嚇他已經撈去了。喂，你來幹什麼的，你這驢子，唔，有什麼事？」這時他停了一停，潑羅式加也一聲不響。「燒茶炊呀！聽見嗎？鑰匙在這

裏。送給瑪孚拉去，再對她說，叫她到食物庫裏去。那裏的架子上還有一個復活節的餅乾，是亞歷山特拉·斯台班諾夫娜送我的。就拿清來喝茶……等着，你要到那裏去了，昏蛋！這胡塗蟲！你腳跟上有鬼的麼？先要聽我的話！那餅乾的上面是不大新鮮了的。她得用小刀稍微刮一下；但那末層不要給我拋掉！得留給雞喫的。也不許你同到食物庫裏去，要不，就給你喫樺樹棍，知道嗎？那味道！你現在就有好胃口呢。我們就好好的多添些。給我到食物庫裏去試試看！我在窗口看着你的鬼花樣。這些東西是不能相信的。」當潑羅式加拖着他的七里靴，已經從門口不見了的時候，他轉過來對着乞乞科夫，接着說。於是向他射了一道猜疑的眼光。這樣的未曾聽過的豪爽和大度，使他覺得難恃和可疑了，他自己想：「鬼知道呢，恐怕像所有的游手一樣，也不過是一個吹牛皮的。先撒一通謊，好談些閒天和喝幾杯茶之後呢，是走他的路！」一半爲了小心，一半要探一探這客人，他就說，趕快寫好買賣合同，倒不壞，因爲人是一種極不穩當，非常脆弱的東西。今朝不知明朝事。

乞乞科夫聲明，契約是照他的希望，立刻可以寫的，只還要一張所有農奴的名單。

這連潑留希金放了心。他好像決定了一個計畫，而且真的掏出鑰匙串子來，走近櫃子去，開開了牠，在瓶子和碟子之間找尋了好久，終於叫了起來道：「現在找不到了；我還有一瓶很好的果子酒在這裏的；如果那一夥沒有喝掉的話！那些東西實在是強盜。哦，在這裏了！」乞乞科夫看見他兩手捧着一個小瓶，滿是灰塵，好像穿着一件小衫。「這還是我的亡妻做的呢！」潑留希金接着說：「那女管家，那壞東西，就把牠放在這裏，再也不管，總不肯塞起來，那壞貨！上帝知道，多少蛆蟲和蒼蠅和別的灰塵都掉進去了，但我已經統統撈出，現在可又很乾淨了，我想敬您一杯子。」

然而乞乞科夫却熱烈的拒絕了這心願，並且聲明，他早已喫過，喝過了。

「早已喫過，喝過了！」潑留希金說。「自然，自然，上流社會的人，一看就知道的：他不餓，總是喫得飽飽的，但是閒蕩流氓呢，你喂他多少就多少……例如那大尉罷！一到我這裏來，立刻說：「阿伯，您沒有什麼喫的嗎？」我那裏還像他的伯父呀，他倒是我的祖父哩。在自己的家裏他也實在沒有東西喫，所以只好逃來蕩去，您要一張所有那些懶蟲的名單嗎？自然，那不錯，還很容易，我早寫在另外的一張紙上了，原想待到這回的人口調查的時候，就把他們取消的。」潑留希金戴起眼鏡來，開手去翻攪他的那些紙。他解開許多紙包的繩，又把牠們拋來拋去，弄得灰塵飛進客人的鼻孔中，使他要打嚏。他終於抽出一張兩面寫着字的紙片來。

滿是農奴的姓名，密得好像蒼蠅矢。那上面各式各樣都有，其中有派拉摩諾夫和批美諾夫，有班台來摩諾夫，而且簡直還有一個格力戈黎綽號叫作「老是走不到」。一共大約有一百二十人。乞乞科夫一看見這總數，微笑了。他把紙片藏在衣袋裏，還對潑留希金說，他應該到市上去，把這件買賣辦妥。

「到市上去？我怎麼能……？我不能不管我的房子呀！我的當差的都是賊骨頭，壞傢伙；有一天，竟偷得我連掛掛我的外套的釘子也沒有了。」

「您在那裏總該有一個熟人罷？」

「誰是呢？我的熟人都已經死掉，或者早不和我來往了。唉，有的，先生！怎麼會沒有！我自然有一個的！」他突然叫了起來。「那審判廳長，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先常常來看我的，我怎麼會不認識他呢！他是我的年青時候的朋友。我們常常一同去爬籬垣的沒有熟人？我告訴您，這就是熟人……我可以寫信給他嗎？」

「那當然。」

「是很要好的熟人，是老同窗呀！」

呆板的臉上，忽然閃過一種好像溫暖的光，一種人情的稀薄的發露，或者至少是一點影子，使那死相有了活氣，恰如擊水的人，在忽然間，而且在不意中，竟在水面上出現，使聚在岸上的人們都高興的歡呼起來，然而懷着欣幸的姊妹和兄弟們投下施救的繩，焦急的等着他一隻肩膀，或是一隻痠攣得無力的臂膊再露到水上來，却不過一個泡影——那浮出，已經是最末的一次了。周圍全都沉默，平靜的水面，這時就顯得更加可怕和空虛。潑留希金的臉也就是這樣的，感情的微光在這上面一閃之後，幾乎越發冰冷，庸俗，而且沒有表情了。

「桌上原有一張白紙的呀！」他說，「可是我不知道，這弄到那裏去了；那些不要好的底下人——他望過桌子的上面和下面，到處亂翻了一通，終於喊起來道：『瑪字拉，喂瑪字拉！』在他的叫喚聲中，一個女人出現了，手裏拿一個碟子，儼然坐在那裏面的，就是讀者已經熟識的那餅乾。這時候，他們倆就開始了這樣的對話：

「你把紙弄到那裏去了？你這女賊！」

「天在頭上，老爺！我沒有看見什麼紙呀，除了您蓋着酒盃的那一片。」

「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你撈了去了。」

「我撈牠做什麼呢？我不知道拿牠來做什麼用。我不會看書，也不會寫字。」

「胡說白道，你搬到教堂的道人那裏去了，他是會劃幾筆的，你就給了他了。」

「如果他要紙，什麼時候都會自己去買的。他就從沒有見過您的紙！」

「等着就是，看到末日裁判的時候，魔鬼用了他們的鐵枷來着着實實的懲治你。要知道你會喫怎樣的苦頭！」

「我怕什麼呢，如果我没有拿過那張紙，您可以責備我別樣的做女人的錯處，但我會偷東西，却還沒有人說過哩。」

「唔，看魔鬼來怎樣的懲治你罷！他們說就因為你騙了你的主人，還用了他們的燒得通紅的鉗，把你夾住！」

「那麼，我就回答說：我是沒有罪的，上帝知道，我是沒有罪的……但這紙就在桌子上呀。您總是開些無用的嘮嘮叨叨！」

潑留希金果然看見紙片就在桌子上，就停了一下，咬着自己的嘴唇，於是說道：「唔，爲什麼你就這麼嚷嚷的？這樣的一個執拗貨。人說你一句，你就立刻回一打。去罷，給我拿個火柴來，我可以封信。且慢！你大約還要帶了油脂燭來的，油脂很容易化，走掉了那

就白費！你倒不如給我拿些點火的松香火柴來罷！」

瑪字拉出去了，潑留希金却坐在靠椅上，拿起筆來，把那紙片還在手指之間翻來覆去的轉了好一會；他在研究，是否還可以從這裏裁下一點來；然而終於知道做不到了；他這才把筆浸到墨水瓶裏去，那裏面裝着一種起了白花的液體，浮着許多蒼蠅，於是寫了起來；他把字母連得很密，極像曲譜的音符，還得制住那在紙上隨便揮灑開去的筆勢。他小心的一行一行寫下去，一面後悔着每行之間，總還是剩出一點空白來。

一個人，能够墮落到這樣的無聊，猥瑣，卑微裏去的嗎？他會變化得這麼利害的嗎？這還是真實的模樣嗎？——是的！——這全是並非不真實的。人們確可以變成這一切向一個現在熱烈如火的青年，倘給他看一看他自己的老年的小照，恐怕他會喫驚得往後跳的。唉，要小心謹慎地管好你們的生活的路，如果已經從你們那柔和嬌嫩的青年，跨到嚴正固定的成人時代去——唉，要小心謹慎地管好各種人類的感動，牠會不知不覺的在中途消亡，失掉；你們再找不到牠！可怕而殘酷的是在遠地裏嚇人的

老年，牠什麼也不歸還，什麼也不交付。墳墓倒是比牠還慈悲的，墓碑上也許寫着文字道：「有人葬此。」但在老人的冰冷的、沒有表情的臉上，却看不出有一點文字記號來。

「您沒有一個朋友，」潑留希金折着信紙，一面說，「用得着逃掉的農奴的嗎？」

「您也有逃掉的？」乞乞科夫連忙問，像從夢中醒來一樣。

「那自然，我有。我的女婿已經去找尋過了，他說，連他們的踪影也看不見；不過他是一個兵，只會攔攔馬刺的，如果要他在法律的事情上出力，那就……」

「但是究竟有多少呢？」

「該有七十個罷，至少。」

「真的？」

「上帝知道！沒有一年會不逃走一兩個的。現在的人，都喫不飽了；整天不做事，只想喫東西，我可是連自己也沒得喫……真的，我情願把他們幾乎白送。不是嗎，您告訴您的朋友去：只要找同一打來，他就會弄到一筆出息的。一個出色的魂靈，要值到五百盧布。」

「連氣息也給朋友嗅到不得！」乞乞科夫想，他並且說明，可惜他並沒有這樣的朋友，況且單是辦理這件事，就得化許多錢；請教法律，倒不如保保自己，因為那是連自己的衣服也會送掉半截的。然而如果潑留希金真覺得境遇很為難，那麼他，乞乞科夫却爲了同情心，可以付他一點小款子……但是這已經說過，真是有限得很，不值得說的。

「但您想給多少呢？」潑留希金問，他簡直變了猶太人，兩隻手像白楊樹葉似的發抖了。

「每一個我給二十五戈貝克。」

「你現付嗎？」

「是的，您可以馬上收到錢。」

「聽哪，先生，我有多麼窮苦，您是知道的，您還是給我四十戈貝克罷。」

「最可佩服的先生，不但四十戈貝克，我還肯給您五百盧布哩！非常情願，因為我看見一位最可敬，最高尚的人，却爲了他的正直，正在喫苦呀。」

「是的，可不是嗎！上帝知道的！」潑留希金垂了頭，使勁的搖起來，說：「就是因爲正直呵！」

「您瞧，您的品格，我立刻就明白了。我爲什麼不給五百盧布一個呢？不過我也是並不富裕的；再加五戈貝克倒不要緊，那就是每個魂靈買到三十戈貝克了。」

「您再添上兩戈貝克罷，先生！」

「那就是了，可以的，再添兩戈貝克，魂靈有多少呢，您不是說七十個嗎？」

「不，一總七十八個。」

「七十八，七十八乘三十戈貝克，那就得……」這時我們的主角想了一秒鐘，並沒有更長久，便說道：「那就得二十四盧布九十六戈貝克！」對於算學，他是很能幹的。於是使潑留希金寫一張收條，付給他款子，他用兩隻手抓住，極擔心的搬到寫字桌前去，彷彿手裏捧着一種液體，每一瞬間都在怕牠流出一樣。到得站在桌子的前面，也還要仔仔細細的看一通鈔票，然後仍然很小心心的放在一個抽屜裏，大約錢是埋在這地方的了，一直到村子裏的兩個牧師，凱普長老和波黎凱普長老，來埋葬了他自己。給他的女兒和女婿一個難以言語形容的高興——也許還有大尉，那要和他扳親戚的。潑留希金廠好了錢之後，就坐在靠椅上，好像再也找不出什麼新的談話資料來了。

「怎麼，您要走了嗎？」當他看見乞乞科夫微微一動，想從衣袋裏去取手巾的時候，就說。這一問，使乞乞科夫悟到久在這裏的沒有意思了。「對啦，這是時候了！」他說着就去取帽子。

「您不喝茶？」

「不多謝您還是別的時候再喝罷。」

「哦，爲什麼呢？我已經叫生茶炊去了！但老實說，我是也不喜歡茶的。這是一種很貴的事物，而且價錢也儘在漲起來。潑留希金！加我們不要茶炊了。把這餅乾交給瑪孚拉去聽見嗎？她得放回原地方，不，還是放在這裏罷，我自己會送去的。再見，上帝！」

保祐那封信請您交給審判廳長罷，是不是他該會看的！他是我的一個老朋友。哦哦！從小就在一起玩的朋友呀！」

於是這奇特的形相這打鐵的老人領他到了前園，乞乞科夫一走，潑留希金即刻叫把園門鎖上了。接着是走到所有堆房和食物庫去，查考那些看守夫是否都在他們的崗位上，他們是站在屋角，用木勺敲着空桶，以代馬口鐵鼓的；他也到廚房裏去瞥了一眼，看看可會給僕役們備妥了合式的，可口的食物，然而這不過是一句話，其實倒是自己喝了粥和白菜湯。其次是他終於把大家訓一通他們的做壞事，罵一頓他們的偷東西，然後回到自己的屋子裏。待到他只有自己一個時，却忽然起了一種心思，要對於客人，報答一下他那無比的義俠了：「我要當作禮物，把錶去送給他。」他想——「這是一隻漂亮的銀錶，並不是黃銅或白銅做的，自然破了一點，但他可以去修；他還是一個年青人，倘要引新娘子看得上眼，是得有一隻錶的。但是，且慢！」他再想過一會之後，接下去道：「還不如寫在遺囑裏罷；等我死後，他才得到錶，那麼，他到後來也還記得我了。」

然而我們的主角却即使沒有錶，也還是極其愉快滿足的心情。這樣的出乎意外的收穫，才是真正的上天之賜。這實在是毫無抗議之處的：不但是幾十個死魂靈，還加上幾打逃走的一共竟有二百枚！當他臨近潑留希金的村莊時，自然已經有一種豫感，覺得這地方可以賺一點東西，但這樣的好買賣，他却沒有計算到。一路上他都出奇的快活，吹口笛，唱歌，還把拳頭靠着嘴巴，吹了起來，像是吹喇叭。後來他竟出聲的唱着曲子了，很特別，很希奇，連綏里方也詫異的側着耳朵聽，搖搖頭，說道：「瞧罷，我的老爺多麼會唱呵！」

當他們駛近市街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了。光和暗完全交錯起來，連一切物事也好像融成一片。甕有條紋的市門，顯着很不定，很不分明的顏色；市上的警兵，彷彿那鬍子生得比眉毛還要高，他的鼻子却簡直不大見有了。車輪的響聲，車身的震動，報告着已經又到了鋪石的街路上。街燈還沒有點，只從幾處人家的窗戶裏，閃出一些光，在街角和橫街裏，鬧着照例的場面；人們聽着密談和私語，這是小市的晚間常常要有的，這地方有許多兵丁，車夫，工人和特別的人物，是鬪秀的一種，肩披紅圍巾，沒有襪，在十字街頭穿來穿去，像蝙蝠一般。然而乞乞科夫並不留心她們，一樣的也不留心那拿着手杖，大概是從市外散步回來的瘦長的官吏。時時有些叫喊衝到他的耳朵裏，好像是女人的聲音：「胡說，你喝醉了，我不許你這麼隨便！」或者是「又想吵架，你這野人，同到警察署去罷，那我就教你知道。」一言以蔽之，這些話的功效，就像對於一個從戲院回來，頭裏印着西班牙的街道，昏黃的月夜，挾琴

的美人的富於幻想的二十左右的青年，給洗一個蒸氣浴。極神奇的夢，極古怪的幻想，是縱橫交織的在他的腦子裏回旋的。他覺得會飛上七重天，也會馬上到詩人希勒爾（註一）那裏去做客——現在這晦氣的話像霹靂一樣突然落在他的身邊，他覺得自己又回到地上來了，唔，而且竟還在一家小酒店附近的「乾草市場」上，於是蒼老荒涼的忙日月，就從新把他吞去了。

篷車再猛烈的一震，像進地洞似的，終於鑽進了大門。乞乞科夫由彼得爾希加來迎接，他一隻手捏住了衣裾——因為他是不喜歡衣裾分散開來的——用別一隻手幫他的主人下了車子。伙計也跑出來了，拿着一枝燭，抹布搭在肩膀上。對於他主人的回來，彼得爾希加是否很高興呢，這可很難說，但當他向着綏里方大有意義似眯着眼睛的時候，在他那平時非常嚴正的臉上，却好像開朗了一點也似的。

「您可是真也旅行得長久了，」伙計在前面給他照着扶梯說。

「是呀，」乞乞科夫說着，走上扶梯去。「你們怎麼樣呢？」

「託福！伙計鞠一個躬，回答道：「昨天來了一位兵官，他住在十六號。」

「中尉嗎？」

「我不知道。他是從略山來的，有匹栗殼色馬。」

「很好，很好，但願你以後也很好。」乞乞科夫說着，跨進房裏去。當他走過前房的時候，就擧着鼻子，向彼得爾希加道：「窗戶是你也可以開牠一開的。」

「我是開了的，」彼得爾希加回答說；但是他說謊。他的主人也知道這是一句謊話。然而他不想反駁了。在長途旅行之後，他所有的骨節都很疲乏。他喫了一點很輕淡的晚膳，不過一片乳豬，就趕緊脫了衣服，鑽進被窩裏，立刻睡得很熟，很熟了，這是一種神奇的睡眠，只有不想到痔瘡，不想到跳蚤，也不想到精神興奮的幸運兒才知道。

箱中人

〔法國〕司錫達作 李健吾譯

——西班牙故事

一八二〇年五月，有一天晴朗的早晨，布拉司大人（Don Blas Buitos y Moquera）後面隨了十二個騎兵，走進亞高勞蒂（Aholote）村子，離格瀾納德（Grenade）（註一）有十里光景。一見他來，老百姓趕快跑回家，把門關住。女人們怕極了，從窗戶的小犄角，望着這位可畏的格瀾納德的警察廳廳長。上天懲罰他的酷虐，把他的靈魂印到他的臉上。這是一個身高六尺的人，黑皮膚，怕人地削瘦；他不過是一個警察廳廳長，然而在他前面，總督，甚至於格瀾納德的主教，都抖擻着。

反對拿破侖的戰爭，就後人看來，實在把西班牙人提的比歐洲別的民族全高，比起法國人也只次一等罷了。就在這次高貴的戰爭，布拉司要算游擊隊最著名的一位首領。一天裏面他的隊伍要是沒有殺到至少一個法國人，他絕不上牀睡覺。這是他立下的誓。

費迪南（Ferdinand）（註二）復位的時候，人家把他流到喬達（Cada）（註三）做苦工，整整受了八年活罪。人家控告他，說他年輕時候做過方濟派修士（註四）後來又叛了教。隨後他被赦回來，人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現在，布拉司大人是有名地緘默；他從不開口。從前，在薩死俘虜以前，他總要對他們說些誇苦話，所以人人都誇他有才思；在西班牙全國軍隊裏面，大家拿他的俏皮話重複着。

布拉司大人在亞高勞蒂的路上慢慢向前走着，用他的野貓眼，望着兩側的房廬。他走過教堂，正如敲鐘做彌撒；他從馬上——差不多不是下來——急忙跳到地面，跑去跪到神壇近旁。四個憲兵圍住他的椅子也跪了下來；他們望着他，他眼裏已然無所

謂虔敬了。他可怕的眼睛瞪住一個身段很好的年輕人，在他幾步開外，虔敬地祈禱着。布拉司向自己道：「什麼就外表看，一個屬於上流社會的人物我會不知道！我在格濼納德他會不出面！他一準躲在暗地。」

布納司把身子斜向一位憲兵，下令道，年輕人一出教堂，就把他擒住。臨到彌撒末了幾個字，他自己也急忙走出，來到亞高勞蒂的客店的大廳慰下。不久，那受驚的年輕人出現了。

——你叫什麼？

——費南斗（Don Fernando della Greva）

布拉司的壞脾氣越顯的大了，因為靠近一看，費南斗有最漂亮的面孔；他有金黃色的頭髮，他雖說遭逢意外，他臉上的表現還是極其柔和的。布拉司一壁看着這年輕人，一壁夢想，最後道：

——你在議會時代做什麼？

——一八二三年我在賽維勒（Seville）上學；那時我十五歲，如今我也不過才十九歲。

——你仗什麼過活？

這句問話的無禮好像很惹年輕人生氣；他捺住自己，說道：

——我父親是嘉勞司廳下（註五）（Don Carlos Quarto）（上帝保佑這位好王爺的榮譽！）的團長，靠近這個村子給我留下一小塊田地；這一年可以幫我一萬二千萊阿勒（三千佛郎）（註六）；我和三個家人親自耕種着這塊地。

——不用說，他們對你還很忠心，倒是頂好的游擊隊！

布拉司酸酸地微笑着然後加上一句道：

——帶到獄裏！不許張揚出去！

他走開了，把囚犯留給他的隨從。過了些時，布拉司一壁用午餐，一壁思維道：

——這較好的皮色，這鮮嫩勁兒，這傲慢的自滿勁兒，有半年獄也就夠牠們受的。

在飯廳門邊警衛的騎兵忽地舉起他的短槍。他把槍橫頂住一個老頭子的胸脯。這老頭子打算尾隨一個捧着盤子的跑堂

走進飯廳。布拉司大人跑到門口；在老頭子後面，他看見一個年輕女孩子，讓他忘掉了費南斗。他向老頭子道：

——連一頓飯都不叫我好喫，真是太那個的了；不過你進來，告訴我你有什麼事。

布拉司禁不住盯着看那年輕女孩子；在她的前額和她的眼裏，他看見意大利畫派的美麗的聖母放射出來的虔誠和天真。布拉司不聽那老頭子講話，也不繼續他的午餐了。最後，他從他的幻想醒了出來；老頭子重復了三四回應當釋放費南斗先生的理由，他很久就是他身邊這女兒伊迺絲（*Isis*）的未婚夫，下星期日就要嫁給他了。聽到這句話，可畏的廳長的眼睛射出那樣一種奇怪的光輝，伊迺絲甚至於她父親，都害怕的不得了。後者繼續道：

——我們是老教徒，活着總怕上帝；我這一族很舊，不過我很窮，費南斗先生同我女兒是一門很好的親事。法國人在的時候，我就沒到任過事，以前以後都沒有。

布拉司只是一味沉默着。老頭子繼續道：

我屬於格羅納德地方最老的貴族（他嘆息道）在革命以前，我要是跟一個無禮的僧人說話，他不回答我，我會割掉他耳朵的。

老頭子的眼睛充滿了淚水。畏怯的伊迺絲，從她的胸懷，取出一串曾經碰過波拉（*Bora*）地方聖母的袍子的小念珠，兩隻好看的手帶着一種抽搐的動作握住上面的十字。可畏的布拉司的眼睛看定她的手。他隨即注意到年輕伊迺絲的有點兒強壯然而十分勻稱的身體。

他想到，她的容貌也許還可以端正點兒，不過這種天仙般的風韻，除去她，我真還沒有見過。他終於向老頭子道：

——你就叫葉穆（*Don Jaime Arregu*）嗎？

葉穆靜下心答道：

——這是我的名子。

——七十歲？

——只六十九。

布拉司鬆開額紋道：

——那準是你了，我奪你奪了好久。我們的皇上開恩賞賜你四千萊阿勒（一千佛郎）的年俸。在我格潘納德的府裏，我有你兩年應得的年俸，明天晌午我當面交給你。我叫你也知道我父親是老賈司蒂（Vaill-Castille）的一個富農，和你一樣，也是一個老教徒，我自己也絕沒有當過僧人。所以你方才罵我的那句話，算是落了空。

這裏誠懇的老年人不敢不去會他。他沒有太太，家裏也就是他女兒伊迺絲。在去格潘納德以前，他把她領到村子牧師家裏，然後準備動身，樣子就像他再也不會見到她。他看見布拉司大人打扮的極其整飭；衣服上面掛着一條大綬章帶子。葉穆覺得他很客氣，好像一個老兵想做點兒好事，不管應題不應題，總是微笑着。

要是他敢的話，葉穆會拒絕布拉司給他的八千萊阿勒的；他不由自主同他在一起用餐。飯後，可畏的廳長請他讀所有的證書，他行洗禮的文件，甚至於一份法院的訓令，上面證明他從來沒有當過僧人，同時宣布他苦工停止。

葉穆總怕有什麼惡意的取笑。布拉司最後向他道：

——那麼我現在四十五歲，一個光榮的位置，一年有五萬萊阿勒薪俸。我在拿波里銀行一年還有一千兩收入。我求你把妳女兒伊迺絲小姐嫁給我。

葉穆臉白了上來。靜了一時。布拉司繼續道：

——不瞞你說，費南斗叫人牽連在一樁不幸的案件裏頭。警察部部长正在搜尋他，抓住了不是像對待貴族那樣地絞死他，至少也得罰去做苦工。我做過八年苦工，我可以向你講，這真不是人去的地方。（說到這裏，他湊向老頭子的耳朵道：）從現在算起，有兩個或者三個星期，我也許接到部長的命令，把費南斗從亞高勞蒂獄裏提到格潘納德獄裏。這道命令要在夜深極了的時候執行；要是費南斗利用晚晌逃掉，就算看你待他的交情面上，我閉住眼不管好了。譬如他到馬岳克（Majouane）（註七）躲上兩年，沒有人會再想到他的。

那誠懇的老年人只是不回答，心上沈沈的，費了好大的力氣回到鄉村。他收下的銀錢反而引起他的恐怖。他向自己道：這就是我伊迺絲的未婚夫，我朋友費南斗的血的價值嗎？來到牧師的住宅，他投進伊迺絲的懷抱，哭喊道：

——我女兒，那和尙要娶你！

伊迺絲不久揩乾眼淚，要求去和牧師商量商量，這時他正在教堂聽人懺悔。他的年紀和他的地位雖說尊嚴，牧師也哭了。商量的結果是，不嫁給布拉司，夜晚就得逃走。伊迺絲小姐和她父親得設法來到吉布羅陀（Gibret），（註八）然後乘船去英國。伊迺絲道：

——可是在英國怎麼過活呀？

——你不妨賣掉你的房子和園子。

——年輕的女孩子哭了起來：

——誰買呀？

牧師道：

——我還有點兒積蓄，約摸五千萊阿勒罷；要是嫁給布拉司大人，你於心不安，我就把這錢送給你，我女兒，心甘情願地送給你。

十五天之後，格滯納德所有的弓手，穿着制服，圍住非常幽暗的聖道密尼格（*Saint Dominic*）教堂。差不多正晌午，人都看不清怎麼在這裏行走才對。然而這一天，除去來賓，根本就沒有人敢於進去。

有好幾百枝蠟燭在側面的小殿點着，射出來的光，穿過教堂的陰影，好像一條火路。人從遠處就可以望見一個人跪在神壇的臺級上；他比圍住他的人們全高一頭。這個頭向下俯着，樣子很虔敬，同時他的瘦胳膊交在他的胸上。不久他就起來，露出裝點了一身勳章的衣服。他把手伸給一位年輕女孩子，後者輕盈而少女的態度和他的嚴重做成一種奇怪的對比。好些淚水在年輕的新婦的眼裏燦耀着；她到教堂門口上馬車的時候，她面容的表情和面容特有的天使般的溫暖（雖說她心裏難過）引起觀衆深切的注意。

道得承認，自從結婚以後，布拉司不再那樣殘暴了；死刑越來越少了。囚犯不從背後槍斃，僅僅殺了完事。他常常答應囚犯在就刑以前和家人擁別。他愛太太愛瘋了，有一天，他向她道：

——我嫉妬桑莎（Sancha）。

這是伊迺絲的女友，一起乳大的姊妹。在葉穆家裏，她算是他女兒的侍婢，也就是用這種名義，她尾隨伊迺絲，來到她住在格羅納德的府邸。

布拉司繼續道：

——我離開你，伊迺絲，就留下你一個人和桑莎談話。她很招人愛，逗你發笑，我哪，不過是一個老兵，盡幹些嚴重的職務；不說怎麼的話，我實在少招人愛。這位常帶笑臉的桑莎，一定叫你把我比的還要老上半截去。瞧，這是我錢櫃的鑰匙，你願意給她多少錢，只要你歡喜，那怕是我一櫃子的錢，你全給她好了，不過你得叫她走，叫她走遠點兒，我再也不見她就成。

晚晌，從公事房回來，布拉司見到的第一個就是桑莎，忙着做她的活，和平常一樣。他第一個動作就是生氣，他很快攏到桑莎身邊，後者張開眼睛，用一種西班牙的視線，一種畏懼，勇敢與憎恨奇異的揉合，定定地看住他。過了一時，布拉司微笑着，向她道：

——我親愛的桑莎，伊迺絲小姐告訴你了沒有，我給你一萬萊阿勒？

她一壁回答，一壁眼睛總看着他，道：

——除掉我的女主人，誰的禮物我也不收。

布拉司走進他夫人的屋子。她向他道：

——老塔（Torre Vieja）的監獄，如今有多少囚犯？

——三十二個在地窖裏頭，二百六十個在上層，我相信。

伊迺絲道：

——放他們出去，我就離開我人世唯一的女友。

布拉司答道：

——你吩咐我的事，我做不到。

於是整宵他沒有再多說一句話。伊迺絲在燈邊做活，看見他一時臉白，一時臉紅；她丟下她的女紅，走過去祈禱。第二天，同樣

的沈默。第二晚晌，老塔監獄起了大火，死了兩個囚犯。然而，無論廳長和他的軍警監視的多麼嚴，所有其餘的囚犯全想法子逃掉。

伊迺絲一句話也不同布拉司說，他也同她一句話不說。第二天，回到家，布拉司不見桑莎了，他投到伊迺絲的懷抱。

從老塔失火以來，一年半過去了，在格孛納德南邊十里的山裏頭（亞高勞蒂在北邊），在醋伊亞（Zulia）鎮上最壞的客店前面，一個蓋滿了塵土的旅客從馬上下來。

在昂達路西（Aundaloua）枯燥的平原中間，這座靠近格孛納德的鎮市，就和沙漠上一座仙洲一樣。這是西班牙最美的地方。然而這旅客僅只爲了好奇而來嗎？看他的衣服，人家會把他當做一個買達勞（Catalpa）人。他的馬岳克發下的護照，上面的確註明巴塞勞（Barcelona）（註九）他下船的地方。這個壞客店的主人是窮極了。買達勞的旅客看着他，把護照遞給他，上面寫的名字是巴布勞·羅迪先生（Don Pablo Rodi）。店主向他道：

——好，先生，格孛納德的警察要是來看護照的話，我再通知您好了。

旅客說他看看這美麗的地方，日出的前一點鐘，他就出去，回來已經晌午了，正是最熱的時候，人人全在喫飯或者打盹。在一座長滿了小欖木的丘陵上，費南斗消磨了整整好幾小時。從這裏，他望着格孛納德舊時的宗教裁判所，如今是布拉司和伊迺絲住在裏面。他的眼睛簡直離不開這座府邸的墀了，在全城房屋的中心，這和巨壘一樣高高立起。離開馬岳克的時候，費南斗和自己講好了不進格孛納德的。有一天，他禁不住一陣熱情的襲擊，他走過宗教裁判所高大的門面下臨的窄胡同。他走進一家工藝舖子，找個藉口，待下來說話。工匠把伊迺絲居室的窗戶指給他看。這些窗戶在一座高極了的二層樓上。

晌午覺的時候，費南斗重新拾起醋伊亞的小道，心叫種種的妬火吞燒着。他很想刺死伊迺絲，然後殺掉自己。一發惱怒，一發他向自己重複道：「柔弱無恥的性格，只要她以爲那是她的本分，她就能愛他的。」轉過一條胡同，他遇見桑莎，他做出不是和她說話的樣子，叫起來道：

——呵，我的女友，我叫巴布勞，我住在醋伊亞的天使客店。明天晚晌的時候，你能到大教堂來嗎？

桑莎不看他，道：

——我能來的。

道：

第二天晚晌，費南斗看見桑莎一句話也不說，走向他的客店；她進去也沒有叫人看見。費南斗關住了門。滿眼的淚水，他向她

——滾，怎麼樣？

桑莎答道：

——我已經不伺候她了。到如今有一年半了，她把我打發走，沒有情由，也沒有解說。我敢說，她愛上了布拉司。

費南斗揩乾眼淚，喊叫道：

——她愛布拉司，這真出乎我的意外。

桑莎繼續道：

——她打發我的時候，我跪在她的腳前，求她告訴我，她辭掉我的原因。她向我冷冷地答道：「我丈夫要這樣做。」一句話也不多添。你知道她極其信教，如今她的生命也只是一個不斷的祈禱。

布拉司爲討當局的喜歡，請求把他居住的宗教裁判所的一半改做聖克萊（註十）女道院。來了好些女修士，還爲她們蓋了一座教堂。伊迺絲就在這裏消磨日子。布拉司一出門，人一定會看見她，跪在聖母和聖嬰的神壇前面。

費南斗繼續道：

——她愛布拉司！

桑莎繼續道：

——辭我的前一天，伊迺絲小姐跟我講……：

費南斗打斷道：

——她如今快活嗎？

——不快活，不過總是平聲柔氣的，和你從前認識的那種性情全不一樣了；如今她不活潑，也不胡鬧，像牧師從前說的那樣

子。

費南斗一壁大踏步在屋裏走着，一壁叫着：

「無恥的東西！這就是她踐她往日的信誓；這就是她愛我，甚至於憂愁也沒有而我……」

桑莎繼續道：

「就像我道才和您講的，辭我的前一天，伊迺絲小姐還跟從前在亞高勞蒂一樣，和我怪要好，怪和氣地說笑。第二天，一句『我丈夫要這樣做』就是她唯一對我講的話，遞給我一張她簽了字的紙，寫好了我每年應有八百萊阿勒的恤金。」

「哎！把這張紙給我！」

費南斗吻着伊迺絲的簽字。

「她也說起我來嗎？」

桑莎答道：

「從來沒有，簡直沒有，有一次當着我，老葉穆還責備她忘掉那樣可愛的一位鄰居。她臉白了，不過她不做聲。把她父親一送到門口，她就跑進小教堂，關起自己。」

費南斗喊道：

「不用說了，我是一個胡塗蟲。我真要恨她！我們不要談起她了……我真幸運，走進格爾納德，而且一千倍幸運，恰好碰見了你……那麼，你做什麼？」

「離格爾納德五里地，有一個亞巴辣散（Albaracen）村子，我在那裏開了家舖子。（她放低聲音接着道）我有好些好的英國貨，全是亞浦買爾（Apujarte）山的私販子帶給我的。在我箱子裏面，我有價值二千以上萊阿勒的貨物。我很快活。」

費南斗道：

「我明白；在亞浦買爾山的那羣健兒裏頭，你有一位情人。我們不會再相見了，得拿着這隻錶，算是紀念我。桑莎要走；他攔住她道：『我去見她怎麼樣？』」

——那怕是跳出窗戶，她也要躲你。小心點兒。（桑莎折到費南斗身邊道：）不管你怎麼裝扮，圍着房子巡邏不斷的八個或者十個探子就先抓住了你。

費南斗慚愧的不得了，不再言語了。他決定明天動身回馬岳克去。

八天之後，他偶而走過亞巴辣散村子。一羣強盜剛好擒住奧道迺勒（O'Donnell）將軍，讓他頭朝下，在泥裏整整躺了一點鐘。費南斗看見桑莎驚掉的样子跑了來，向他道：

——我沒有工夫跟你講話，到我家裏來。

桑莎的舖子上了門，她忙着把好些英國衣料放進一隻黑色的大橡木箱子。她向費南斗道：

——今晚我們也許遭人攻打。強盜頭兒和我那位私販子朋友本人是仇敵。要搶的話，頭一個就是這舖子。我方才從格滯納德來；伊迺絲小姐總算一個有良心的女人，她答應下我把最珍貴的貨物存到她屋子。不叫布拉司看見這箱子的，裏面裝滿了私貨，要是不幸他看見了，伊迺絲小姐會找一句託辭的。」

他急着安排她的面網和圍巾。費南斗看着她忙，忽然他奔向箱子，扔出面網和圍巾，跳進裏面去。桑莎嚇壞了，急道：

——你瘋了不成？

——瞧，這兒是五十兩銀子；不過，於到格滯納德宗教裁判所以前，要是叫我出來，殺了我也不幹！我要見她。

桑莎又怕又急，無論說些什麼，費南斗全不聽。她正在說着，進來一個苦力，倉喀（Naka）桑莎的表哥，要把箱子放到他的驢子上，運到格滯納德。聽見他進來的聲音，費南斗慌忙把箱蓋一拉蓋住。桑莎只好聽他冒險，把箱子鎖住。箱子要是開看，更加壞事也難說。

早晨十一點鐘，一個六月天，費南斗擱在箱子裏頭，叫人運進格滯納德；他差不多要噁氣。到了宗教裁判所，倉喀用力上梯子的時候，費南斗直盼人家把箱子放在二層樓，最好就在伊迺絲的屋子。

等人把門關住，聽不見脚步響，他藉着他的刺刀，把箱子鎖簧弄掉。他成功了。他簡直說不出來地高興，一看他是在伊迺絲的屋子。他發覺好些女人衣裳，他認出靠近牀的一個十字架，從前掛在亞高勞蒂她的小屋子。有一次，吵嘴吵的利害極了，她一氣把

他領進她的屋子，就在這十字架上，立下誓愛他一輩子。

熱極了屋子黑黑的。百葉窗關着，印度輕紗的大簾子也垂的低低的。在屋子犄角，有一個幾尺高的小噴泉，水起來又落在牠的黑大理石盤子。就是噴泉的聲音差不多也破不開這深深的沈靜。

費南斗一輩子做過足足二十回出生入死的冒險，如今聽見小噴泉極其幽微的聲音，反而抖擻起來。在馬岳克，他想盡方法要進她的屋子，夢想那完美的幸福，如今真正到了這屋子，他反而尋不見了。流放不幸，離開自己的親人，一種差不多因長久一致的不幸而變瘋了的，熱烈的愛情，做成費南斗全個的性格。

在這時候，費南斗唯一的情感是招惹伊迺絲不歡喜的畏懼。他知道她是又貞嫻，又畏怯。我希望讀者有點兒南方人熱烈而奇特的性格的知識，我就不至於不好意思說，費南斗幾乎要暈了過去，在道院的鐘響了兩下之後不久，在深深的沈靜中間，他聽見輕微的步子走上石級來。他隨即走近門口。他聽出伊迺絲的步聲，然而不敢去碰一個盡心本分的女人乍一相見的惱怒，他藏到箱子裏頭。

天氣真熱壞了人，屋子又黑暗極了。伊迺絲坐到牀邊，不久，聽見她呼吸的平靜，費南斗明白她睡熟了。他這才敢走近牀來；他看見伊迺絲了，多少年來她是他唯一的思想。一個人在她睡夢的不知不覺之中，完全聽他擺佈，她反而叫他害怕上來。這種奇異的情感越來越兇。他看出兩年沒有見她，她的面容已經印有一種他所不識的冰冷的威儀。

不過這種重逢的幸福漸漸深入他的靈魂；夏天半零亂的裝梳，和這種差不多嚴肅的威儀一襯，形成一種特別可愛的對比！他明白一看見他，伊迺絲的第一個觀念會是逃走。他過去鎖住門，把鑰匙取在自己手裏。

這決定他整個未來的時間，終於來了。伊迺絲動了幾動，她差不多要醒過來；鑿機一動，他過去跪在十字架前面，道從前掛在亞高勞蒂的伊迺絲的屋子來的。睜開睡沈重了的眼睛，伊迺絲以為費南斗死在遠方，而十字架前，她看見他的形象，只是一種幻覺。

她靜靜地不動，直立在牀前，合起兩手。

——可憐的不幸人！

她的聲音顫抖着，差不多噤聲住。費南斗總在跪着轉過半身爲的看她，向她指着十字架；不過他一不小心，身子動了動。伊迺絲整個醒了過來，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逃到門邊，看見門也鎖了。她喊道：

——多膽大，出去，費南斗先生！

她逃向小噴泉，屋子頂遠的犄角。她的聲音也抽搐了，只是重複道：

——別來，別來，出去！

她眼裏閃灼着最純潔的道德的光輝。

——你沒有聽我的話，我不出去。兩年了，我要忘你忘不掉；白天黑夜我眼前都有你的形象。你沒有當着這十字架發誓，說你永久是我的嗎？

她氣極了，只是向他重複道：

——出去，要不我喊叫了，你我都會叫人辯死的！

她跑去捺鈴，不過費南斗先來在她前頭，把她捲進胳膊裏面。費南斗抖擻着；伊迺絲看的清清楚楚，不由失掉她生氣的所有力量。

費南斗不復受愛慾統制，全心傾於他的責任。他比伊迺絲還要抖擻的利害，因爲他覺得他方才對於她的行爲真和一個仇敵一樣；不過他不生氣，也不熱狂。伊迺絲向他道：

——那麼你要我不朽的靈魂毀滅嗎？不過至少相信一樁事，就是我崇拜你，我從來愛的也只有你。從我結婚以來，我過的這可憎的年月，沒有一分鐘我不是在思念你的。這是一種了不得的罪孽；我安排一切爲的忘掉你，然而我忘不掉。我的費南斗，別因爲我遭神害怕；你相信嗎？這十字架，你看見的，在我的牀邊，時常呈給我的，並不是應理審判我們的救主的形象；這叫我想起來的，只是在我亞高勞蒂的小屋子，我向牠伸手，我給你立下的誓。呵，費南斗，我們要下地獄，要無從挽救救地下地獄（她熱狂地喊道）

至少願我們在我們活着的這兩三天裏快活快活。

這場話把費南斗的畏懼打散了；他快活起來。

——什麼！你儼我，你照樣愛我？

時間飛的很快，日已經斜了；費南斗向她講，看見箱子，他怎麼驢機一動，跳進去，來到這裏。他們正在歡喜，就聽見屋門那邊一聲大響。布拉司來尋他夫人，去做黃昏的散步。費南斗向伊迺絲道：

——說天氣熱極了，你有點兒難過，我把我自己再關到箱子裏頭。這兒是你門上的鑰匙；做裝不開門，把鑰匙向反面扭，直到你聽見箱子關住上鎖的響聲。

事情辦的全如意；布拉司相信因炎熱而生的意外。

——可憐的孩子！

他叫着，向她道歉，說他不該把她吵醒。他用胳膊抱住她，把她放到牀上，正在做出極其溫柔的愛撫，忽然他看見箱子。他擠住眉道：

——這是什麼？

所有他警察廳廳長的天才全醒了出來。他重複了五六回：

——還在我家！

同時伊迺絲小姐向他講着桑莎的恐懼和箱子的來由。他樣子很無情地道：

——把鑰匙給我。

伊迺絲答道：

——我沒有收下那鑰匙；你的聽差會有也難說。我沒有答應收下鑰匙，好像很叫桑莎喜歡。

布拉司叫道：

——就算是牠罷！不過我這手槍櫃子倒有東西開所有的鑰匙。

他走到牀頭，打開一個全是軍器的櫃子，取出一把英國開鎖傢具，來到箱子前面。伊迺絲打開一扇百葉窗，斜身倚上去，只要布拉司一發見費南斗，她好跳下街去。不過費南斗恨極了布拉司，反而鎮靜上來，他想了個主意，把剃刀尖兒插進箱子的壞鎖簧，

所以布拉司轉壞了他英國開鎖傢具，也開不開箱子。布拉司直起身子道：

——真怪，這傢具自來沒有不中用過。我親愛的伊迺絲，我們晚點兒散步罷；那怕在你身邊，只要我一想到這箱子，箱子裏面說不定全是犯罪的文件，我就不會快活。誰敢說我不在家的時候，我的仇敵，主教，不會暗地來一趟，帶着王爺什麼意外的命令？我到公事房去，馬上就帶一個工匠回來，他一定比我能夠。

他出去了。伊迺絲離開窗戶，過來把門關住。費南斗怎麼央給她一同逃走，她都不肯。她向他道：

——你不知道可畏的布拉司監視的多麼嚴密；他能够在幾分鐘之內和離格羅濶納德幾十里地的密探通信。真的，我多願意跟你逃走，到英國住着去！你只要想想，這大的房子，每天有人來巡查，一直查到再小的犄角地方。不過，我總想法子藏起你來；你愛我，請你謹慎點兒，因為你死了，我也絕不要活下去的。

門邊一陣大響，打斷了他們的談話；費南斗閃在門背後，手裏握住他的刺刀，幸而進來的只是桑莎！他們只兩句話她就明白了。

——不過，小姐，你不想想，你一藏起費南斗先生，布拉司不就看見箱子空了。我們瞧瞧，在這麼短的時間，我們能往裏放點兒什麼？不過這一亂，我倒忙記了一樁好消息；全城都驚惶的了不得，布拉司大人也正忙着分不開身。國會議員的白拙先生（*Don Pedro Ramos*）在大馬路咖啡館，叫一個皇家義勇軍糟踏了一頓，就用刺刀把他刺死了。我方才在蒲艾達（*Puerta del Sol*）碰見布拉司，就在他的軍警中間。所以你藏好費南斗先生，我到各處去找倉庫，回頭他好來連箱子連人一齊抗走。不過，時候够我們用的嗎？把箱子擱到另外一間屋子，好先有一句話回答布拉司，別叫他一下子把你刺死。就說是我移動的箱子，打開的箱子。再說，別做夢，要是布拉司回到我前頭，我們全不用想活。

桑莎的勸告一點也不動這對情男女；他們把箱子移到一條黑過道；他們叙着這兩年他們的生活。伊迺絲向費南斗道：

——將來你絕找不出我一絲毛病來；我全聽你的。我現在已經感到我們不會活長久的。你不知道布拉司多不看重他的性命和別人的性命；他會發見我遇見你，殺了我的。（夢想了一時，她繼續道：）我在陰間遇見什麼？還不是永劫不返！（隨後她樓住費南斗的頸項，喊道：）我是人間最快活的女人了！你要是有法子讓我們再會，叫桑莎轉給我，我知道；你有一個女奴才，她叫做伊迺。

倉略直到晚晌才來；費南斗重新進了箱子，讓他抗走；斥候的軍警在各處尋找自由黨議員，沒有尋見，有好幾回攔住倉略問詢；他總回他抗的箱子是布拉司大人的，人家就放他過去了。

最後，在沿着墳地的一條僻靜的胡同，倉略又叫軍警攔住了；墳地比胡同要低個十來尺，用一堵短垣隔開，正好當做扶手。倉略打算靠住懸懸，他一壁回答軍警，一壁把箱子放上牆頭。

唯恐布拉司回來，箱子急忙抗出去，倉略正好把費南斗抗了一個頭朝下。費南斗痛苦的越來越受不住；他希望不久就到：覺得箱子不動，他實在忍不住了。胡同整個靜極了；他計算這時候至少也該是夜裏九點鐘。他想到：『給他點兒錢，倉略就不會不守秘密了。』痛苦的實在受不住了，他向他低聲道：

——把箱子轉個過兒，我難受透了。

在這違禁的時間，靠着墳牆，這位苦力已經於心不安，忽然聽見聲音就在他耳朵邊兒，簡直嚇壞了；他以為聽見鬼講話，張開腿就跑。箱子筆直立在短垣上；費南斗的痛苦越加利害。不見倉略答應，他明白人家扔掉了他。危險也罷，他決意弄開箱子；他使力一動，連箱帶人一齊滾下墳地裏去。

費南斗摔暈了過去，過了好些時，他才醒過來；他看見星星在他的頭上照耀着；墜落的時候，箱銷開了開，正好把他傾向一座新近翻過土的墳頭。他想起伊迺絲應有的危險；這麼一想，他的力量全回來了。

血 flowing 他跌了不少的傷口；無論如何，他用力站直，過了不久，就行動起來；爬過墳牆，來到桑莎的住宅，他很喫了些苦；看見他一身血，桑莎以為他叫布拉司發見了。聽他講完，她笑向他道：

——你得認賬，你這回可真叫我們坐到了針氈之上！

他們覺得，不管怎麼樣危險，他們也得趁着黑夜，把跌到墳地的箱子弄出來。桑莎道：

——要是明天有布拉司的奸細發見了這渾賬箱子，伊迺絲小姐跟我的性命就算完了。

費南斗接着道：

——不用說，箱子上也有血。

倉略是他們唯一可以使用的人。正在說他，恰好他來敲桑莎的大門。她同他講的話嚇了他一個不輕！

——你給我講的我全知道。你扔了我的箱子；箱子跌到墳地裏，還有我一箱走私的貨物；我損失的多麼大！看罷，事情就要來了；布拉司大人今晚或者明早要拘問你的。

倉略叫道：

——呵！我可毀了！

——你只要回答，從宗教裁判所出來，你把箱子運到我這裏，你就有救了。

倉略很難受，把他表妹的貨物連累上；不過他怕鬼，他怕布拉司大人，最簡單的事情他都像沒有法子弄個明白。桑莎一遍一遍地向他講解，他應該怎樣回答廳長，才不牽連別人。費南斗忽然露面向他道：

——這兒是你十塊金洋；（註十二）你要不照着桑莎教給的話講，我一刺刀把你弄死。

倉略道：

——先生，您又是誰？

——一個倒楣的犯人，皇家義勇軍正在搜尋。

倉略簡直怕的不知所以；一看見走進布拉司大人的兩名警察，他越發害怕了。一個警察抓住他，立即帶去見他的廳長。另一個僅只來告訴桑莎，宗教裁判所的府邸要她去；他的任務不像前一個那樣嚴重。

桑莎和他一壁談笑，一壁請他嚐一杯上好的朗喬（Rancio）酒。她打算叫他洩漏點兒秘密，好讓費南斗從藏身的地方全聽了去。

警察講，倉略叫鬼嚇跑，臉白的和死人一樣，進了一家小酒館，向人敘說他的故事。有一個奸細，私下探訪殺了一個皇黨人的罪犯，或者自由黨人，正好也在這家酒館，於是跑去給布拉司報告。警察接着道：

——不過我們的廳長一點也不笨，馬上就說倉略聽見的聲音是藏在墳地裏罪犯的聲音。他打發我找那箱子，我們看見箱

子叫人打開，還沾了好些血。布拉司大人極其喫驚，打發我到這裏來的。我們走罷。

一壁同警察向宗教裁判所走着，桑莎一壁向自己道：「伊迺絲和我都逃不掉死。布拉司一定認出來那隻箱子；現在他知道有生人進了他的府邸。」夜黑極了，桑莎一時想到溜掉。她向自己道：「別那末樣，伊迺絲小姐爲人那麼老實，這時一定不曉得怎麼回答，我要是丟下她不管，未免太沒有良心了。」

來到宗教裁判所，她喫了一驚，看見人把她領上二層樓，就在伊迺絲的屋子。她覺得這不是什麼好兆頭。屋子燈亮極了。

她看見伊迺絲小姐坐在一張桌子旁邊，布拉司，眼睛亮燦燦的，在她一旁站着。那隻倒楣箱子正當着他們打開。箱子上全是血。她進來的時候，布拉司正在盤問倉略，馬上有人把他帶了出去。桑莎向自己道：「他賣掉我們沒有？他明白告訴他怎麼回答的話嗎？伊迺絲小姐的性命全在他手上。」她看着伊迺絲小姐，叫她放心；她從她的眼睛看到鎮靜和沈毅。桑莎倒因之喫了一驚。這女人平常那麼畏怯，如今那裏來的勇氣？

從她第一句回答布拉司的問話，桑莎就看出這位老爺，平時那樣穩定，如今和瘋了一樣。不久他就自言自語道：

——事情在明明擺着！

伊迺絲自然聽見這句話，和桑莎一樣；因爲她神氣極其坦率地道：

——這屋子點了這一大堆蠟燭熱的簡直和大竈一樣。

她走到窗戶跟前。桑莎曉得幾小時以前她的計劃是什麼了；她明白這種行動。馬上她就裝做神經受了猛烈的刺戟，叫喚道：「這些人要殺我，因爲我救了白拙先生。」

她使勁兒握着伊迺絲的腕子。

就在神經錯亂之中，桑莎半句話半句話地講着，說倉略把她的貨物箱子重新抗來以後，就見一個全身是血的男子，手裏拿着一把刺刀，衝進她的屋子來。他說他方才殺了一個皇家義勇軍，死人的伙伴正在找他。她要是不救他的話，他就會叫人當着她殺掉。桑莎好像不叫自己，叫喊道：

——啊！瞧瞧我手上的血，他們要殺我。

布拉司冷然道：

講下去。

——白拙先生跟我講：耶羅尼米蒂（Hieronymites）道院的院長是我舅舅；只要我到了他的道院，我就有救了。我只是抖擻他看見打開的箱子，我正好取完我的英國面網。他忽然扔出箱子裏面下餘的包裹，自己跳進箱子去。他喊道，把我上面的箱蓋鎖住，把箱子趕緊運到耶羅尼米蒂道院去。他扔給我一把金洋，這兒是這是惡人的錢……我怕都怕不及……

布拉司喊道：

少麻煩了！

桑莎繼續道：

——我怕我不聽他的話，他會殺我的；他左手總拿着那把刺刀，上面這掛着那可憐的皇家義勇隊人的血。真的，我害怕，我叫倉喀把箱子抗到道院去。我……

——別再講了，要不會死的！

布拉司差不多猜出桑莎想多磨點兒時候。他叫人帶倉喀來。桑莎覺得布拉司平常深不可測，如今簡直把持不住自己；他懷疑他兩年來以為忠實的女人。天氣彷彿把布拉司熱的很難受；一看見警察把倉喀帶到，他就撲了過去，使氣握住他的胳膊。

桑莎向自己道：『我們現在到了要命的關頭。倉喀會決定伊迺絲小姐和我的性命。他向來對我忠實；不過今天晚晌，叫鬼和賽南斗的刺刀一嚇，上帝才知道他要說些什麼。』

布拉司用力搖着倉喀。倉喀看着他，眼睛叫人嚇的沒有了光，話也不敢回一句。桑莎想道：『呵！我的上帝，他沒有招供以前，人家會叫他立誓的，他平日敬神極了，從來不肯撒謊的。』機緣湊巧，布拉司不在公堂上，也就忘記叫他立誓。桑莎終於理會這極度的危險，桑莎的眼色，甚至於和他過度的恐懼，決定說話了。不知道是小心，還是真著慌，他講了個一楊胡塗。他說，從廳長大人府上搬回箱子以後，桑莎又叫他來抗箱子，不過他覺得這回箱子重多了。走過墳牆，累不了，他就把箱子靠上牆頭。他耳邊聽見一種呻吟的聲音，他就跑掉了。

布拉司反覆地問他，不過他自己也疲倦上來。臨到夜裏一點鐘，他停止審問，預備明早再來。倉略還算沒有講什麼自相矛盾的話。桑莎求伊迺絲答應她還住在她隔壁的套間，從前她睡過的地方。或許布拉司沒有聽見關於這樁事的幾句話。伊迺絲一直擔心費南斗，過去尋找桑莎。桑莎繼續道：

費南斗很安穩，不過小姐你的性命可真危險極了。布拉司直犯疑心。明天早晨，他會很利害地恐嚇倉略的，而且傳來對他有勢力，平日爲他懺悔的和尙，想法叫他說話的。我說的那套鬼話，也只是敷衍一時罷了。

伊迺絲小姐好像一點不在乎幾點鐘以內她的惡運，依然和平時一樣溫柔道：

「好你逃罷，我親愛的桑莎，留下我一個人死罷。我死的很高興；我心裏有費南斗在。隔了兩年又見到他，拿命來換這點兒快樂也值的。我告訴你馬上你就走。你一直溜到大院子，在大門旁邊藏起好了。我希望你有法子救出自己。我只求你一件事：把這鑽石十字架交給費南斗，告訴他，說想到他回到馬岳克，我死也祝福他。」

天一破曉，早禱的鐘聲一響，伊迺絲小姐叫醒她丈夫，說她上聖克萊女道院去聽第一遭彌撒。布拉司一個字也不回答，雖說就在自己家，他也在家，依舊打發四個聽差陪着她。

到了教堂，伊迺絲攏近女修士的柵欄。過了一刻，布拉司派來看守她太太的人們就見柵欄開開。伊迺絲走進裏面的禁地。她宣布她已經私下求做女修士了，絕不再出道院來。布拉司來要他太太回去；不過女院長已然通知主教。主教很仁慈的樣子，回答氣急了的布拉司道：

——尊貴的布拉司夫人是你合法的妻子，自然她沒有權利服侍救主，不過伊迺絲小姐怕的是她結婚沒有子嗣。

伊迺絲小姐和她丈夫起了訴，不過幾天之後，人家發見她在牀上叫刺刀刺了好幾下子；同時布拉司發見一件陰謀，於是在格濶納德的空場上，伊迺絲的父親和費南斗的兩顆腦袋全落了地。

註一 格濶納德：西班牙東南昂達路西的省會。

註二 費迪南：一八零八年，拿破侖征服西班牙，驅逐費迪南第七王爺，另立本支爲王。其後拿破侖失敗，費迪南重新復辟即位。

註三 喬達：西班牙北非洲殖民地馬羅克 Marrakech 的省會。

註四 方濟派修士 Canoina：屬於天主教聖福朗絲瓦 Saint-François 創立的苦修教派。所謂僧人，即指此言。

註五 嘉勞司：西班牙另一王室宗廟，總想奪過統治權來，然而終歸失敗。

註六 萊阿勒 Reale：西班牙輔幣，約值佛郎四分之一。

註七 馬岳克：地中海的巴萊阿 Balears 羣島之一，省會爲紀爾馬 Palma，在西班牙之東，屬後者統治。

註八 吉布羅陀：在同名海峽之北，有要塞，屬英國管轄。

註九 巴塞勞：西班牙東部賈達勞的省會，鄰近地中海。

註十 聖克萊 Sainte-Claire：十二世紀著名的女修士，與聖福朗絲瓦同爲意大利人。

註十一 金洋 ducat：值十或十二佛郎，鑄於意大利。

箱中人原名應做箱與鬼 *Le Coffre et le Revenant*，司湯達一八三零年發表於巴黎雜誌第十四期，直到一八六七年，才由後人收進文藝叢談。一八二九年聖誕節，司湯達拿這篇小說讀給麥瑞麥聽，大約就在同年寫的罷。連同前期我譯出的迷藥，這兩篇都能表示作者的西班牙精神 *L'Espagnolisme*。有一點讀者必須記住，然後格外會瞭解作者的怪癖的：就是這裏雖是拿破崙時代的故事，實際富有中世紀似講理而不講理的野蠻味道。看過這篇以後，我們可以想見麥瑞麥他年輕的文友，在短篇小說（特別關於西班牙故事）方面，受了多少司湯達的影響。他們都可以歸入傳奇派，自然這是我杜撰的一個名詞。他們的好處正在，他們分析的極其深刻從迅速的動作上，見出人物內心的變化。這絕不是普通傳奇小說所能比擬的。

——譯者附誌。

步福羅格太太

〔美國〕

納桑來·霍桑著

塞先艾

陳家麟譯

看見一些有知識的人們選擇妻子，簡直像傻子一樣，這真使我悲哀。他們對於個人的外表、習慣、性情，以及其他關於女人她自身的瑣碎的事情，都有一種過度的注意，因此迷惑了他們的判斷。有一個不愉快的紳士，決定要和一個十全的女人結婚的，保持着他的心和手一直到兩者都老了枯乾了，以至於沒有一個還過得去的女人來接受牠們。這個荒謬到了極點。仁慈的上天很巧妙地配合男女，把許多人彼此配合，也有顯然的例外，但是任何男女結婚後都能相當的快活。真實的規律是去決定那對配偶根本上是好的，於是就認牠作為命定，即使有小小的不合意的事情，倘若你不去管牠們，也就自然而然的消滅了。論到結婚幸福的真基礎，你只有置身在偶然的事情以外，關於調和夫婦間愛情上發生的小衝突的那種奇蹟，是不大被人想像到的。

至於我個人，我坦白地承認，在沒有結婚的時候，我的確就是像我現在勸讀者不要去做的那樣一位過於好奇的獸子。我的幼年的習慣賦予我一種女性的感覺性和好美。我是一家綢緞舖的完備無缺的學徒出身，在那里我侍候漂亮的太太小姐們的癖好，讓她們的柔弱的腿穿試各種絲襪子，遞送緞子，印度花布，棉布，羽毛帶，紗綉和縫針給她們，長大起來，我就變成一個像女人似的紳士。說這個話不算太多。連太太小姐她們自己也不像我湯麥司·步福羅格這樣的女人氣派。我感覺我所愛的女性的不完備和各樣我所需要的女人身上的美，非常敏銳，我怕我簡直不着一個妻子，只有被逼在鏡子當中去和我自己的影子結婚。除了我已經暗示出來的基本原則之外，我還需要鮮豔的青春，珍珠的牙齒，光亮的髮髮，和戴着可愛的項目的一個詳細的表，還要有柔媚的習慣和多情，錦繡的心腸，最要緊的是一顆處女的心。總之，一個從天上下凡來的年青的安琪兒，要是穿上塵世的時裝來向我求婚，我一定不會接受。每一個機會都使我變成一個很可憐的老單身漢，我運氣很好，當我到別的分省去旅行的時候，我又受了打擊了，於是只好求婚，得了勝利，便和現在的步福羅格太太結婚，一切進行不過才兩個星期。由於這些臨時的處置，

我不懂相信我的新娘那時還沒有露出馬腳來的完美，而且我也不注意那些小毛病了，那是在蜜月還沒有度完的時候我才看出來的。不過，關於上面所說的基本原則却並沒有錯誤，不久我就知道照著牠們的價值去估量步福羅格太太的短處了。

那天早上，步福羅格太太和我一對坐着驛車到我做買賣的地方去。車上沒有別的乘客，我們很自由快樂，好像我們是僱了一輛車去作婚後出遊似的。我的新娘的樣子非常嫵媚，戴着一頂綠帽子，穿一身外衣布做的騎馬服；她的紅唇因微笑而分開了，每一瓣牙齒都像一粒無價的珍珠。——那時我看着她真動情——我們囁嚅地出了村莊，文雅的讀者，我們寂寞得一如在樂園中的亞當和夏娃，我要求她和我接一個吻。步福羅格太太的柔和的眼睛對於我的褻瀆並不責備。她的縱容壯着我的膽子，我把她的帽子拉到她發亮的額後去，好容我自細得和她的一樣的手去摸她的烏黑光亮的頭髮，那是我的夢想的美麗的實現。

「吾愛，」步福羅格太太柔媚地說道：「你要把我的頭髮弄亂了呢。」

「哦，不會，我的甜蜜的娜拉，」我答道，仍然玩弄着光亮的髮髮。「甚至於你的美麗的手也不會像我的手那樣精細地順理頭髮哩。我提議每天晚上規定一個時候來給你梳頭。」

「步福羅格先生，」她回答，「你別弄亂了我的頭髮吧。」

她說話的聲音比較我以前聽見過的堅決得多。同時她舉起她的手來，抓住我的手，只是拉着離開她的禁止的頭髮，立刻就釋放了。我是一個心神不容易安靜的人，手指頭裏總愛有點東西，被攔阻了摸我妻子的頭髮以後，我就向四圍想找一點東西來玩弄。在車子前邊的座位上有個小籃子，旅行的女人們太柔弱，不能在公共棹子上喫飯，在籃子裏普通都帶着一些薑餅餅乾，乾酪，冷肉，以及別的輕便點心，拿牠們來充飢，直到旅路的盡頭。這樣透風的糧食有時可以維持她們的健康到一個星期。抓住那個同樣的小籃子，我把我的手伸到小心包着牠的報紙底下去了。

「這是什麼，我的親愛的？」我喊道，因為一個瓶子的黑頸突然露出來。

「一瓶加杜藥水（Kalydor），」步福羅格先生，「我的妻子說道，很冷酷地從我的手裏搶過籃子去，重新放牠在前面的座位

上。
一點沒有懷疑我的妻子的話的可能，但是我決想不到像我用來擦我的皮膚的真正加杜藥水會嗅着那樣像櫻桃白蘭地

的味道。我想表現出我的恐懼來：那種藥水會傷害她的皮膚，這種意外一發生，皮膚受傷一定很深。我們的傑華（趕車人）不心地把車子趕到一堆碎石上去，翻了車，車輪朝天，我們的脚跟和頭部都掉換位置了。我的機巧變得怎麼樣，我不能想像了；只要牠們一到非常需要的時候，牠們常常總和我開一個倔強地拋棄我的玩笑；但是湊巧在我們這種翻倒的紊亂中，我完全忘却了有一個步福羅格太太還在世界上。像許多別人的妻子一樣，好妻子侍候她的丈夫像一塊踏腳石。我爬出了車子，本能地整理我的領帶，有一個人很粗魯地從我身旁掠過去，我聽見拍的一聲響打在趕車人的耳朵上。

『噢！我一耳光，你這流氓！』一個奇怪的沙啞的聲音喊道。『你毀了我了，你這下流東西！我決不能再做我從前當過那樣的女人了。』

接着又來了拍的第二下，照着馬車夫另一隻耳朵打去，但是沒有打着，却打在鼻子上了，引起一種可怕的流血。那時加罰給這個可憐的人到底是一個什麼魔鬼，對於我簡直是一個鑽不透的神秘。那個打擊是一個相貌可怕，頭上光禿兩頰場陷的人給出來的，顯然是一個女性，雖然不能歸到溫柔的女性去。發出的聲音好像沒有牙齒，牠有一種喃喃的凶猛——不是多情的，而是很嚴厲的——那種聲音使我全身發起抖來，像牛腿醬一樣。那個鬼像會是誰呢？這件事可怕的情形還等待告訴，因為那個食人的妖魅——或者不管牠是什麼東西——穿着一件像步福羅格太太穿的騎馬服，而且也戴着一頂綠絲帽子，被繩子繫着向後擺動。在心裏又怕又亂之中，我只能想到是老魔鬼趁着我們翻車的時候，消滅了我的妻子，跳到她的圍裙裏面去了。這那思想是很可能的，因為我看見步福羅格太太還在什麼地方活着，雖然我向車的四圍仔細尋找，也不能偵察出那個可愛的女人的屍體的蹤跡來。希望給她一個基督教的葬儀的安慰！

『來，先生！你活動一下子！幫着這個流氓把車子扶起來，』怪物向我說道；接着又向遠遠地三個鄉下人可怕地喊叫，『這兒來，你們那些人呀！一個可憐的女人受了災難，你們站在一旁，難道不害羞嗎？』

鄉下人，替代逃命，却飛快地跑來了，把那輛顛覆的車子搭起來。我，雖然是一個身材矮小的人，也和安拿克（*Anna*譯者註為大人的祖宗）的兒子一樣去工作。馬車夫，他的鼻子上還流着血，拖着車子，工作得很勇敢，無疑地他還在怕着再挨一下，打破了他的腦袋。不過那個可憐的人雖然受着欺侮，他却用憐憫的眼睛望着我，好像我的情形比他的還更可哀的樣子。但是我懷着一

個希望，希望一切都變成了一個夢，當我們把車子搭起來的時候，我抓住一個好機會，在車輪底下去壓碎我的兩個指頭，我相信痛苦會把我喚醒過來。

「啊，我們一切又都就緒了！」一個甜蜜的聲音在我後面喊道，「謝謝你們的幫忙，諸位——我的親愛的步福羅格先生，你怎麼出了汗了呀！讓我給你擦擦臉。——不要把這件小小的意外放在心裏頭，好趕車的人。我們得謝謝，我們的脖子沒有一個摔破的！」

「我們饒恕了三個裏面有一位的脖子。」馬車夫喃喃說道，摩擦他的耳朵，拉拉鼻子，為的是看看自己是否被打傷了。「呀，那個女人是一個女巫呀！」

我怕讀者會不相信，不過也是實在的事情，步福羅格太太站在那裏，光亮的頭髮還是彎曲在她的額上，兩行東方的珍珠在她的分離的嘴唇中間發亮，嘴上帶着一個天仙似的微笑。她又從可怕的怪象恢復了她的騎馬服和帽子，從各方面看來，她都是車剛翻的時候坐在我旁邊的那個可愛的女人。她怎麼剛才會不見了，誰來替代了她的地位，她現在又從那裏回來，這些結頭太多的問題，真使我難於解答。我的妻子是站在那裏，在一堆神秘之中這一件事情却是固定的。沒有別的事可做，只有幫助她上了車子，我們盡量舒服地走着這一天的旅程和這一生的旅程。當馬車夫關上了車門的時候，我聽見他低聲對那三個擲下人說道：「你們想一個人和母老虎關在籠裏會感覺怎麼樣一種滋味呢？」

當然這個問話不能是對着我的處境來說；這種疑議雖然沒有道理，我却承認我的感情沒有當我第一次叫步福羅格太太親愛的那樣的狂喜了。真的，她是一個甜蜜的女人，天仙一樣的妻子；但是假使一個魔鬼回到我們的夫婦幸福中來，佔了我的安琪兒的地位，那怎麼辦呢！我不由得回憶起一個神仙故事，這個神仙一半的時候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一半的時候又是一個可怕的妖怪。假若我拿那個神仙來做我心愛的妻子，怎麼好呢？當這種非非之想和癡念在我的幻想中遊離的時候，我開始從側面去看步福羅格太太，希望那種變化能在我的眼前作出來。

爲了排遣我的心意，我拿起了那張蓋着食物小籃子的報紙，那個籃子現在放在車廂的底下，帶着深紅的污點，從加杜藥水的破瓶子發出一種強烈純淨的氣味來。這張報是兩三年前的，但是裏面登着一個佔了好幾欄的新聞，我越看越有趣味。這是一

個婚姻背約的案件的報告，給出很充分的證據，還摘錄了一些那位紳士和那位女人的情書。那位被遺棄的小姐親身出庭，還帶着她的情人背約的有力的佐證和她的凋零的愛情的力量。在被告那方面，也有一種努力（雖然是不很充分），要傷害原告的人格，藉口她的脾氣太壞，爲的是減少損失賠償。

我的可怕的思想被那個女人的名字勾起來了。

「太太，」我說道，拿着報紙在步福羅格太太的眼前，——雖然我是一個矮小，柔弱，臉很消瘦的男人，我覺得我的神氣也非常可怕——「太太，」我咬着牙重述道，「這個案子的原告就是你嗎？」

「啊，我的親愛的步福羅格先生！」我的妻子甜蜜地答道。「我想全世界都早知道這件事了。」

「可怕呀！可怕！」我喊道，我向後靠在座位上。

用兩手遮住臉，我發出一種深沉的死一樣的呻吟，好像我的受苦的靈魂要把我分開似的。我在男人中最苛求的一個人，我的妻子一定得是一個最嬌柔的，文雅的女人，帶着所有的新鮮的露滴，閃爍在她處女的玫瑰花苞的心頭！我想到光亮的鬢髮和珍珠的牙齒，我想到加杜藥水，我想到馬車夫的受傷的耳朵和流血的鼻子，我想到她對審判官，陪審員以及一千位嗤笑的聽衆低聲所說的那種溫柔的愛情秘密，我又發出另一個呻吟來。

「步福羅格先生！」我的妻子說道。

我沒有回答，她很柔和地把我的手和她的放在一起，從我的臉上移下牠們來，她的眼睛很固定地望着我的眼睛。

「步福羅格先生，」她說道，很和藹地，不過帶着她的強健的性情的堅決，「讓我來勸告你克服這個胡塗的弱點吧，你自己證明你有能力做一個很好的丈夫，我也要做一个好妻子。或者你已經在你的新娘身上發現了一些小小的缺點。唔，你希望的是什麼呢？女人們並不是安琪兒呀；假若她們是，她們一定會到天上找丈夫去了——或者，至少，在地上選擇總要困難些。」

「但是爲什麼隱藏那些缺點呢？」我戰慄着插嘴道。

「苦愛，你並不是一個沒有理智的小個子吧？」步福羅格太太拍着我的面頰說道。「一個女人應當在結婚日以前洩漏她的弱點嗎？我敢擔保很少的丈夫是在那個時候要發現這些事情的，更沒有人抱怨這些小事礙得太久了。唔，你是多麼一個奇怪

的人吓！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吧。」

「不過那件背棄婚約的官司呀！」我呻吟着。

「啊！那就是一個障礙嗎？」我的妻子喊道。「你不贊成那件事是有道理的嗎？步福羅格先生，我決不會做這樣的夢。你難道反對我勝利地保衛我自己被人毀謗，在法庭上表明我的貞潔嗎？或者你抱怨是因為你的妻子表示了一個女人的真精神，懲罰了那個輕視她的愛情的流氓嗎？」

「不過，」我堅持道，縮到車子角落去，因為我眞不知道一個女人的精神能够忍受多少辯論的話——「不過，吾愛，用沉默的藐視對待一個流氓，那不更高貴麼？」

「全都說得很對，步福羅格先生，」我的妻子狡猾地說道，「像這種辦法，將來要存在你的綢緞舖裏的五千塊錢從那裏得來呢？」

「步福羅格太太，你拿名譽擔保，」我要求道，好像我的生命都繫在她的話上。「那五千塊錢沒有錯嗎？」

「我敢擔保，沒有錯，」她答道。「陪審員把那個流氓所有的錢都給了我，我替我的親愛的步福羅格留着呢。」

「那麼你親愛的女人，」我喊道，柔情壓不住湧出來了，「讓我把你擁抱在我心頭吧！結婚幸福的基礎是穩固了，所有你的小的缺欠和弱點都被饒恕了。而且，因為結局這樣的幸運，我倒反而高興你被逼迫去打這場幸福的官司了，我是多麼快活的步福羅格啊！」

牧師的黑面紗

〔美國〕

納桑來·霍桑著

寒先艾

陳家麟譯

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一千八百〇四年生於美國瑪薩朱賽 (Massachusetts) 州，薩萊姆 (Salem) 地方。在清教徒家庭中長大，一生均受他的早年環境及他的新英格蘭遺傳氣質的影響。一八二五年畢業於鮑頓大學，與郎佛羅同班。其後歷任波斯登稅關書記，薩萊姆稅關監督，及英國利物浦領事等職。後又遊歐三年，在康柯德 (Concord) 度其晚年生活。他是一個天生的浪漫派作家，作品雖不偉大，却極真實，美麗，自由；他的思想是內省的 (Introspective)，所以表現出來多半是寓言和象徵。他的著名的作品有：故事重述 (Twice Told Tales) 紅字 (The Scarlet Letter) 七尖屋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古史鈞奇錄 (A Wonder Book) 等。紅字一書，已有中文譯本。(張夢麟譯，中華書局出版。)

牧師的黑面紗

〔美國〕

納桑來·霍桑著

鄭先艾

陳家麟譯

(一個寓言)

教堂司事站在米佛德教堂的門廊裏，用力地拉着鐘繩。村中的老人都彎腰沿着街上走來。孩子們帶着光亮的面孔快樂地在他們的父母旁邊跳躍着，或者知道穿起他們星期日的衣服的尊貴，故意摹擬一種莊嚴的步容。衣冠楚楚的未婚少年側視着美麗的處女們，幻想聖日的陽光照得她們比服務日更加美豔。當羣衆湧進了門廊的時候，教堂司事又敲起鐘來，眼睛注視着牧師賀卜先生的門口。牧師的身形的第一次瞥見就是停止召集鳴鐘的信號。

「賀卜教區長臉上戴着什麼東西呀？」教堂司事詫異地喊道。

圍着他附近的人聽見後，立刻轉過身去，看見賀卜先生的體態，帶着沉思的態度朝教堂慢步地走來。他們不約而同地都驚訝起來，覺得比一個陌生的牧師來揮賀卜先生講壇的墊子還要奇怪。

「你敢確定那就是我們的教區長嗎？」古德曼·格雷問教堂司事道。

「那一定是我們的好賀卜先生，」教堂司事回答。「他本來打算和威斯登的教區長蘇德交換講座的；但是蘇德教區長昨天派人來道歉說，他去宣講一個喪葬訓話去了。」

那樣使大家驚訝萬狀的原因其實是十分地輕微。賀卜先生，一個約莫三十歲的文雅的人，雖然還是一個單身漢，却穿着得相當整潔好像一個細心的妻子漿硬了他的聖衣帶，刷掉了他的星期日的衣服上一週來蓄積的塵土。在他的外表上只有一件東西最惹人注目。纏裹在他的前額，低垂到他的臉上，每一呼吸都會飄動，賀卜先生戴上了一塊黑的面紗。近一點看，牠似乎包含兩層縐紗。這塊面紗完全隱藏住他的容貌，除去嘴和下頰以外，不過或者不會阻礙他的視力，看見一切有生命的和死的東西都

是黑暗的狀態。戴着那個臃腫的幔罩在他前面，賀卜先生徐步前行，有點彎腰，望着地上，這是心不在焉的人們的習慣；但是他對於那些站在教堂臺階上等候他的教民却很和藹地點頭。他們驚異得太厲害了，他的歡迎幾乎沒有一個人還禮。

「我覺不出來好像賀卜先生的臉是在那塊繡紗的後面，」教堂司事說道。

「我不喜歡這個，」一個老婦人喃喃說道，當她蹣跚走進教堂的時候，藏着他的臉，他把他自己變成一個可怕的东西了。」

「我們的教區長發瘋了，」古德曼·格雷喊道，隨着他跨進門檻。

一種關於不可解的現象的謠言已經先賀卜先生走進教堂了，使得所有的會衆都騷動起來。很少的人能夠約束住，不朝着門回頭的；許多人都筆直地站起來，一直轉過身去；小孩子們可怕地喧嘩着爬到座位上去又爬下來。起了一陣紛亂，女人們的長袍的繚繞聲和男子們的脚的拖曳聲與牧師進門應當肅靜大相逕庭。但是賀卜先生對於教民的混亂顯然不很注意。他靜悄悄地走進去，溫和地對兩旁的座位彎下頭，當他經過坐在廊路中間一把扶手椅上的一位最老的教民，一個白髮的老祖宗的時候，他鞠了一個躬。很奇怪地，那位可敬的人慢慢才覺出來有一點奇異的東西在他的教區長的臉上。他好像對於那種盛行的驚異全然沒有分，直到賀卜先生走上了階梯，在講壇上露出他自己來，要是沒有黑紗就可以面對面了。那個神秘的表記決不撤掉。他唱聖詩的時候，他便隨着他的有節度的呼吸顫動着；牠在他和神聖的篇頁之間投出一種昏暗，當他讀聖經的時候，他轉告時，黑紗還是很沉重地放在他的仰着的面容上。他對上帝致詞，難道害怕才想法把臉藏起來嗎？

這樣就是那塊簡單的面紗的影響，神經柔弱的婦女們都被逼迫着離開教堂。而且連那些面色蒼白的聽衆差不多都怕看牧師，好像他的黑面紗對於他們一樣。

賀卜先生是一個有名的佈道者，不過算不得一個很奮力的：他用柔和勸誘的力量努力地籠絡他的教民向天國去，甚過於用恫嚇的話驅趕他們往那裏走。他現在所講的訓言是被同樣的品格與態度的特性表現出來的，正和他的普通的講演演說一樣。但是有一點東西在演說本身的傷感之中，或者在聽衆的想像裏，牠的力量很大，他們從來沒有在他們的牧師的嘴邊聽見過。牠是比平常更陰暗地和賀卜先生資質的沉靜憂鬱渲染在一起。演說的題目是關於秘密的罪惡，和我們隱瞞着最親近的人的那些悲傷的神秘，而且還瞞心昧己，甚至於忘掉上帝能够看破牠們。一種微妙力量灌注在他的話裏，每一個會衆，最天真爛漫

的女孩子，狠心的男人，都覺得好像在他的可怕的面紗後面佈道者爬行在他們的背上似的，發現了他們的行為或思想上堆積的罪惡許多人都把他們緊握的手展開在他們的胸膛上。賀卜先生所說的話並沒有什麼可怕在其中；至少，沒有迫害；不過聽者聽見他的悲哀的聲音的每一震顫，就戰慄起來了。一種不求而得的感情和畏懼並行而來。聽眾都知道牧師有一些非常的德性，所以他們盼望有一股風把面紗刮在一旁，幾乎都相信一個陌生人的面孔是會被發現的，雖然身形，手勢，聲音本來就是賀卜先生。

儀式完結的時候，人們都失禮紊亂地跑出來，渴望通一通他們的被幽閉的驚愕，覺得這時看不見面紗，心裏輕鬆一點。有幾個人圍成小圓圈，緊擠在一起，全都用他們的嘴在當中竊竊私議；有些人靜默地沉思着回家去；有些人高聲談話，用浮誇的大笑把聖日都褻瀆了。少數人搖着他們的慧敏的頭，暗示他們能參透那個神秘；有一兩位斷言一點神秘都沒有，不過賀卜先生的眼睛在深夜的燈下受傷了，所以需要一個面幕過了一會兒，賀卜先生在他的羣衆後面走來，掉轉他的蒙着面紗的臉從這一組到那一組，他對於老年人特別敬重，對中年人也禮貌有加，作為他們的朋友和精神的領導者，用混合的威與愛來歡迎青年，把他的手放在小孩們的頭上來為他們祝福。這個成爲他聖日的習慣了。奇異和迷惑的面容報答他的禮貌。沒有一個人，像從前的時節一樣，希望有在他們的牧師旁邊走路的榮耀。老鄉紳桑德石，無疑地偶然忘記了，也沒有請賀卜先生去喫飯，在他那裏牧師搬來以後，幾乎每星期日總去作餐前的祝謝詞。他回到牧師住宅了，關門的那一刻時間，他都還回頭望着教民，他們的眼睛全都注視在牧師身上。當他在門前消失的時候，一個悲哀的微笑在黑面紗下薄弱地發光，在他的嘴邊閃爍。

「多麼奇怪呵！」一個女人說道：「一塊簡單的黑面紗，任何婦女都要戴在她的軟帽上的，在賀卜先生的臉上，會變成那樣一個可怕的東西！」

「賀卜先生的理性上一定有什麼差錯吧，」她的丈夫，村中的醫生說。

「不過這件事情最奇怪之點是這種妄念影響一個端莊的人竟會像我一樣。那塊黑面紗雖然只蓋着我們的牧師的臉，却對於他全身都有影響，把他從頭到腳都做成鬼怪模樣。你覺得是如此嗎？」

「我真覺得是這樣，」那位女人回答道：「我真不願意同他在一起哩。我奇怪他就不怕同他自己在一起嗎！」

「許多人有時都是這樣，」她的丈夫說。

那天下午的禮拜式，人們同樣情形地到場。結尾的時候，鐘為一個年青女人的葬儀敲起來。親戚和朋友們聚集在屋裏，遠一點的熟人都站在門口站着，談到死者的好德性；他們的談話被賀卜先生的出現給打斷了，他還是蒙着他的黑面紗。現在這倒是一個適當的標識了。牧師走進了死屍停放的屋子，彎着身子到棺材上，向他的死去的教民作最後的訣別。他彎腰下去，面紗便垂直地從他的前額沉落下來，所以倘若她的眼皮並不是永遠閉住的，死去的女人一定看得見他的臉。賀卜先生能怕她的管視嗎，他很匆遽地把黑面紗拉回去了。一個看見死者和生者間面晤的人毫不猶豫地斷言說，當牧師的面貌露出來的那一瞬間，屍體輕微地顫顫着，壽衣和洋紗的便帽都發出碎繚的聲音，雖然容貌還保留着死的安靜。一個迷信的老婦是這件奇事的惟一見證。從棺材賀卜先生經過居喪者的臥室，由那里走到梯子前面去，作一個葬儀的祈禱。這是一個柔情的、全心溶化的祈禱，充滿了悲哀；但是灌注着天堂的希望。天國豎琴的音樂，死者的手指拂彈出來的，在牧師的極悲傷的音調中，聽起來似乎十分微薄。人們戰慄着，雖然他們只是模糊地了解他，當他祈禱着——他們，和他自己，以及一切不能免於死的人類都得預備（他相信這個年青的處女也是這樣）擷去他們臉上的面紗的那個可怕的時辰的來臨。抬靈的人很沉重地前進，居喪者跟隨着，溝街的人都覺得悲慘，賀卜先生戴着黑面紗走在後面。

「爲什麼你向後看呢？」行列中的一個人問他的夥伴道。

「我有一個幻想，」他答道，「牧師和那位處女的靈魂是在並行地走着呀。」

「我這個時候也是這樣想，」那一位說。

那天晚上米佛德村莊最漂亮的一對舉行婚禮。雖然被當作一個悲哀的人，賀卜先生對於這種常常激起一個同情的微笑的機會也有一種高興，不過活潑的快樂却沒有了。沒有別的性格使他比較這個更可愛。參加婚禮的人都在不耐煩地等候他的來臨，相信整天聚在他身上奇異的可畏現在一定會撤除了。但是結果並不如此。當賀卜先生來到，他們眼睛看見的第一個東西就是從前增添殘儀的淒涼的那塊可怕的黑面紗，對於婚禮不能預示什麼，只有不祥而已。立刻對於客人就發生一種影響，有一塊雲彩好像從黑面紗下昏暗地掩着，使燭光都爲之黯淡。新夫婦站在牧師前面。但是新娘的冷的手指在新郎的戰慄的手中顫

抖起來。她的死一般的慘白引起一種議論：幾點鐘以前埋葬的那位處女又從墳墓出來結婚來了。這個婚禮顯得十分淒涼。禮成以後，賀卜先生舉起一盃酒到他的唇邊，慶賀新婚夫婦快樂，帶着柔和愉快的聲調，應當使客人們面目怡悅，像爐中發出的愉快的火光。在那個時候，瞥見他在鏡中的影子，黑面紗把他自己的靈魂都包裹在淹淪了別人的恐怖裏了。他的身子，戰抖着——他的嘴唇變白了——他把沒有嚼過的酒潑撒在地毯上——跑到黑暗中。因為地球也戴上她的黑面紗了。

第二天米佛德全村都談着賀卜牧師的黑面紗。那個東西，和藏在牠後面的神秘，供給大家一個討論的題目，認識的人們在街上遇見談着，婦人們在開着的窗戶旁邊也閒談着。酒店掌櫃告訴他的客人第一項就是這個新聞。小孩子們在上學校的路上對於牠也喋喋不休。一個模仿的小鬼，用一張舊的黑手巾蓋着面，這樣威嚇他的游伴，驚怕捉住了他自己，他幾乎被他的惡作劇嚇得失去了知覺。

這件事很顯然，在所有的好事者流和莽撞的人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敢向賀卜先生直言地問詢，他為什麼要戴面紗。一直到現在，無論什麼時候，都有輕微的干預，他決不缺少忠告的人，也不自己表示對於別人用判斷來引導的厭惡。假若他全做錯了，這也是由於不自信的情形所造成，甚至於柔和的譴責都會使他以為這種不足輕重的行為算是犯罪。雖然大家都很熟悉他的可憐的弱點，在他的教民中間也沒有人去拿黑面紗作為一個友誼規勸的題目。有一種可怕的情感，既不是坦白承認的，也不是小心的隱藏着的，牠使每一個人都轉移他的責任到別人身上，一直到最後，算是想出一個辦法來，在這件事還沒有變成一種誹謗的時候，派一個教堂的代表團去和賀卜先生交涉那樁神秘事件。這些欽差大臣事情辦得很壞。牧師頗有禮貌地迎接他們，但在他們坐下以後却沉默了，讓他的來客提出他們的重要的使命來。那個題目，是够顯明了，牠是可以假設出來的。黑面紗網在賀卜先生的前額上，隱藏着他的高興的嘴以上的容貌，在嘴上有時他們看出來一個悲哀的微笑在閃耀着。但是在他們的想像中那塊面紗似乎在他的心前垂下了一個他和他們間的可怕的秘密的標記。假若面紗放到一旁，他們談話一定會自由些，但是非到那個時候不行。於是他們坐了一個很長的時間，沒有說話，迷惑起來，從賀卜先生的眼睛不安地退縮回來，他們覺得他的眼睛帶着一種看不見的監視在注視他們。最後，代表們愧對選舉他們的人回去了，宣告事情重大，難於處理，除了召集教堂會議以外沒有辦法，雖然不需要開一個牧師大會。

在這村中只有一個人並不懼怕這種黑面紗給所有人們印象很深的可畏。當代表們得不着一個解答，或者甚至於不敢冒險去要求一個解答的時候，她用她的性格的平靜的力量決定去趕走那奇怪的雲彩，那雲彩好像圍繞在賀卜先生身上，比從前更加昏暗了。以他的定婚的妻子的資格，知道黑紗後面隱藏着什麼，這是她的權利。在牧師第一次拜訪的時候，她很直接簡單地談到這個題目，這樣會使他和她對於這件事覺得輕易一點。他坐下以後，他把她的眼睛固定地注視在面紗上，但是在壓伏大眾的可怕的慘淡中，辨別不出什麼東西來；牠不過是一塊雙層的面紗，從他的前額垂到嘴上。隨着呼吸輕微地動着。

「不，」她微笑着大聲說道，「那塊面紗裏面並沒有什麼可怕的東西，除掉牠藏着一張我常常願意看見的臉。來呀，好先生，讓太陽從雲彩後面照耀出來吧。先把你的黑面紗放在一旁，然後告訴我為什麼你戴上他。」

賀卜先生的微笑薄弱地閃爍着。

「有一個時間會到來的，」他說，「那時我們全都得把我們的面紗拋在一旁。不要見怪，可愛的的朋友，我要戴着那塊面紗直到那個時候。」

「你的話太神秘了，」年青的女人回答道，「至少你得把那塊面紗拿走。」

「伊麗薩白，我願意」他說，「只要我的眷顧容許我。你要知道這個面紗是一個標記，我要永遠戴着牠，在光明裏，在黑暗裏，在寂寞中間，在大眾的注視之前，和陌生人在一起是如此，和我的親密的朋友在一起也是如此。凡人的眼睛不能看見牠撤去。這個慘淡的幔罩一定要把我和世界分開，甚至於你，伊麗薩白也決不能到牠後面來！」

「什麼悲苦落在你的身上，」她熱誠地問道，「使你一定要把你的眼睛弄得永遠黑暗呢？」

「假若牠是一個居喪的標誌，」賀卜先生答道，「像許多別的人一樣，或許我有很深的悲哀，要用一塊黑面紗表示出來。」

「但是倘使社會不相信這是一種純正的悲哀的標誌呢？」伊麗薩白逼問道，「像你這樣可愛和可敬的人，人家一定會有——一種議論，說你自己明白你的秘密的罪孽，才把你的臉藏起來。爲了你的神聖的職務起見，消除了這種誹謗吧！」

當她報告謠言已經廣佈全村的時候，她的頰上升起了一種顏色。賀卜先生還是照舊的和藹。他而且微笑起來了——那種相同的悽慘的微笑，常常像一道微光的閃爍，在他的面紗下透露出來。

「假若我藏起我的臉來是爲了悲哀，那倒很有理由。」他答道；「如果爲秘密的罪孽，我才遮蓋牠，什麼人不可以這樣做呢？」他用柔和而不可克服的固執來抵抗她的一切懇求。最後伊麗薩白沉默地坐着了。他沉思了一會，想着或者有什麼新的方法可以用來撤消她的情人的這種黑暗的幻想，假若沒有別的意思，這種幻想或許是心病的症候。雖然她的性格比他的還要堅定，她也不由得流下眼淚來了。但是立刻好像就有一種新的感情替代了悲哀；她的眼睛漠然注視在黑色紗上，這時牠的恐怖像天空突然黑了一樣包圍着她。她站起來，在他面前戰抖地立着。

「你最後也覺得害怕起來了嗎？」他悲慟地說。

她沒有回答，但是用她的手蒙着眼睛，轉身離開屋子。他向前衝過去，抓住她的胳膊。

「你得對我忍耐呀，伊麗薩白！」他熱情地喊道。「雖然在塵世上，面紗必須把我們隔開，你也不要棄捨我呀！做我的愛人吧，將來我們的臉上就不會有面紗了，我們的靈魂之間也沒有黑暗了！這不過是一個塵世的面紗——這並不是一個永恆的哦！你不知道我一個人戴着黑面紗是多麼寂寞，多麼可怕。在這種悲慘的黑暗中間，你永遠不要離開我！」

「你把面紗擦起來一次，看看我的臉。」她說道。

「決不辦不到！」賀卜先生回答。

「那麼，再見吧！」伊麗薩白說。

她從他的緊握中把她的胳膊退出來，慢慢地離開，在門口她又停住，很長而顛頭地注視了他一眼，那一眼好像幾乎透過了黑面紗的神秘似的。但是在悲愁之中，賀卜先生還是微笑地想着那不過是把他和快樂分開的一個物質上的標記，雖然牠發出來的恐怖在極親愛的情人之間應當撤消。

從那回以後，沒有人再想法來去掉賀卜先生的黑面紗，或者直接請求去發現大家假設是藏在後面的秘密。不受世俗偏見支配的人們都以爲這不過是一種反常的偏好，常常混在理智的人們的端莊的行爲裏面的，而且他們的行爲總點染着這種同樣的瘋狂。不過賀卜先生對於羣衆成了一個不可救藥的妖怪了。他不能心境和平地散步，他覺得溫文和怯懦的人都躲避着他，還有些人跑到路上故意和他爲難。後面那班人的無禮迫着他放棄了每天日落的時候到墓地去散步；因爲當他深思地靠在

門邊的時候，常常總有許多面孔在墓碑後面偷窺他的黑面紗。一個寓言流行着，說是死人的靈魂才把他趕到那裏去。這件事最使他的慈祥的心深深地悲傷；他看見只要他一走近小孩子們便飛跑了，他的悲哀的身形還離得很遠的時候，就能把他們與高彩烈的遊戲打斷。他們的本能的畏懼使他覺得黑面紗的線交織而成的異常的恐怖更厲害起來。真的，他自己對於面紗的憎惡大家都知道也是很大的，他從不願意從鏡子面前走過，也不肯彎腰下去啜飲清泉，惟恐在平靜的水面，他受了自己的驚駭。人們都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議論，說是賀卜先生犯了大罪，良心拷問得太厲害，所以沒有法子完全隱瞞了，如果不然，事情也許比大家所說的更曖昧，於是在黑面紗底下，有一塊雲彩在陽光中滾滾着，這是罪惡或者悲痛的一個曖昧，牠包圍着可憐的牧師，因此愛情和同情都不能走到他的身邊。據說鬼和惡魔在那裏陪伴着他。他帶着自身的戰慄和外觀的恐怖，在牠的陰影之中繼續地走着，在他自己的靈魂裏摸索，或者穿過一個媒介物去凝視，使全世界都慘澹起來。大家都相信甚至於那不守法的風也尊敬他的可怕的秘密，決不把面紗刮到一旁。但是路過的時候，賀卜先生仍然遙向人羣的蒼白的面容悲傷地微笑。

在所有牠的壞影響中間，黑面紗有一個合意的效果，是把戴牠的人造成一個很有用的牧師。由於他的神秘的標記的幫助——因為並沒有別的明顯的原因——他變成一個管轄為犯罪而苦惱的人們最有權力的人。他的皈依者常常帶着一種他們獨有的畏懼來敬重他，斷言說（雖然是隱喻地）在他沒有帶他們到天堂去以前他們早已同他一起在那黑面紗後面了。實在的，牠的幽黯使他對於一切陰鬱的情愛更能同情。垂死的罪人們大聲呼號着要找賀卜先生，不等到他出現就不會斷氣；他彎下身去說安慰的話，看見那張蒙着面紗的臉靠近他們自己的臉，他們總是戰抖着。甚至於死亡已經暴露了他的面容，黑面紗的恐怖還是照樣！陌生的人們很遠地都跑來參加他的教堂的儀式，純抱着看他的樣子那種無聊的目的而來，因為單看他的臉是被禁止的。但在他們離去以前，許多人都被弄得戰慄起來。有一回，在伯爾基州長的任內，賀卜先生被委任去做選舉的訓言。蒙着他的黑面紗，他站在州長，議員，各處代表的面前，給了一個很深的印象，那年行政計畫很有特色，由於古代迷信權力的影響。

像這種情形，賀卜先生消磨了一個很長的時間，外面的行為上並無瑕疵，却包藏着陰鬱的疑惑；他和藹而且愛人，別人却不愛他，並且覺得他陰森可怕；一個人和人類隔絕，逃避他們的健康與快樂，但是塵世有痛苦的時候，他仍舊去幫助他們。年華緩緩地經過，因為他的黑色的面紗上散布着白髮，他在全新英格蘭教堂得着一個名字，他們叫他做賀卜神父。當他定居的時候，差不

多所有的老年的教民都去世了。他還是有一羣聽衆在教堂裏，和一羣更擁擠的聽衆在教堂的墓地裏；他工作每每遲到深夜，工作得很好，現在輪到賀卜神父該休息了。

在老牧師的死屋裏，朦朧的燭光下有幾個人。他沒有一個親近的人。不過情形也相當地嚴肅，連不動情的醫生也想法子減少他宣告不治的病人最後的痛苦。教會的事務員和其他的本教堂著名虔誠的信徒都來了。克拉略先生，一個威斯堡的年青熱心的牧師騎着馬匆忙地跑來在快氣絕的牧師牀邊祈禱。只有一個看護沒有僱用看護死人的女僕，但是這個看護在秘密中，在寂寞裏，在淒涼的歲月之中，她的安靜的愛情忍受得太久了，直到垂死的時候都不能消滅。誰呀，除了伊麗薩白賀卜神父的皓白的頭睡在死枕上，黑面紗仍然纏在他的前額，垂到他的臉上，因此他的微弱的困難喘息使牠微動着。一生這塊面紗都掛在他和世界之間；牠把他和歡樂的友誼與婦人的愛情分離，把他關在最悲傷的牢獄裏，他自己的心，牠仍然放在他的臉上，好像更增加了他的黑屋的淒涼黯淡遮住永恆的陽光。

不久以前，他的心情很迷惑，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疑惑地逡巡着，有時又向前翱翔到來世的朦朧裏。他過身發燒，熱病把他從這邊到那邊投擲着，消磨盡他剩下的那點力量。但是在他抽搐的掙扎之中，在他靈性的狂想之中，沒有別的思想保存着牠的勢力，他仍然表示出來一種可怕的墨念，惟恐黑紗被拂到一旁。甚至於他的迷惑的心靈忘掉，還有一位忠心的女人在他的枕邊，有一雙速避的眼睛，一定會蓋上他的老年的臉，那副臉在他中年的時候曾經看見過。最後被死亡打擊的老人，心體麻木枯竭，安靜地睡下了，脈搏極細微地跳動，呼吸越來越微弱，只有一個長的，深的，不規則的靈感，好像是他的靈魂飛昇的序曲。

威斯堡的牧師走到他的牀前。

「可敬的賀卜神父，」他說道。「你的釋放的時候臨近了。你預備撩起那塊擋着你到來世的面紗嗎？」

賀卜神父起先不過是微微搖頭回答；後來他恐怕他的意思讓人疑惑，他努力要想說話。

「是的，」他聲調微弱地說道。「假若把面紗撩起來，我的靈魂就沒有忍耐勞瘁的能力了。」

克拉略先生說道：「一個大家公認的沒有罪過的榜樣，思想行為都很神聖的牧師，這樣辦合適嗎？一個教堂的神父留着一個陰影在他的記憶裏，污辱了那樣純潔的生活，這件事合適嗎？我求你，我的可敬的同事，不要把事情弄成這樣吧！你到天堂去的

時候，容許你的勝利的態度使我們高興一下吧！在永恆的面紗撩起以前，讓我先把這塊黑面紗從你臉上拿開好了！

說着，克拉喀先生向前彎身，揭破這多年的神祕，但是忽然的努力使所有旁觀的人都驚嚇得站住了，賀卜神父從被下伸出的手來，緊緊地壓住黑面紗，假如威爾斯的牧師要和一個垂死的人爭鬪，他決定掙扎。

「決不！」蒙面的牧師喊道。「在塵世上，決不！」

賀卜神父的呼吸很急促，喉頭咕噥地響起來，然而用了最大的努力，兩手向前握緊，他抓住了生命，抓回牠來，爲了他要說話。他在牀上簡單把自己舉起來，他坐在那裏，死的手臂繞着他，他戰慄着，黑面紗垂下來，真可怕，在這最後的時辰，在一生的屬集的恐怖之中，常常在那裏透露着的薄弱的、悽慘的微笑，現在似乎由昏暗而閃耀起來，逗留在賀卜神父的嘴唇上。

「爲什麼你們對着我戰慄呢？」他喊道。把他的蒙着面紗的臉轉向慘白旁觀者的圈子。「彼此都戰慄起來！男人們躲避我，婦女對我不表示憐憫，小孩們哭喊着逃走，都是爲着我的黑面紗嗎？就是那個曖昧地作爲一種標記的神祕使得這塊面紗這樣可怕嗎？當朋友對他的友人，愛人對於他最親愛的人表示最深的心時候，當人並不從上帝的眼睛徒然地退縮，厭惡地聚起來，他的罪惡的祕密的時候，把我判做一個妖怪吧，因了我生和死都在牠下面的那個表號！我向我的四圍看看呀！每個人臉上都有一塊黑面紗！」

他的聽衆相互驚駭彼此退縮的時候，賀卜神父靠在他的枕頭上了，成了一架蒙面的屍體，微笑還逗留在唇上，仍然蒙着面，他們把他放進棺材裏，帶到墳地裏去了。許多年以後，野草發出來又凋謝在那墳墓上，墓碑都長了青苔，賀卜先生的臉也變成塵土了，但是想到那腐爛在黑面紗下的臉仍然是可怕的！

據牛津版英美短篇小說選瓦克(H. Walter)的序言說，霍桑處理問題比人類測量器測水還要深，他並且主張最仔細作成的長篇小說的精華，也可以緊縮成一個短故事。本篇即爲紅字的抽象簡括的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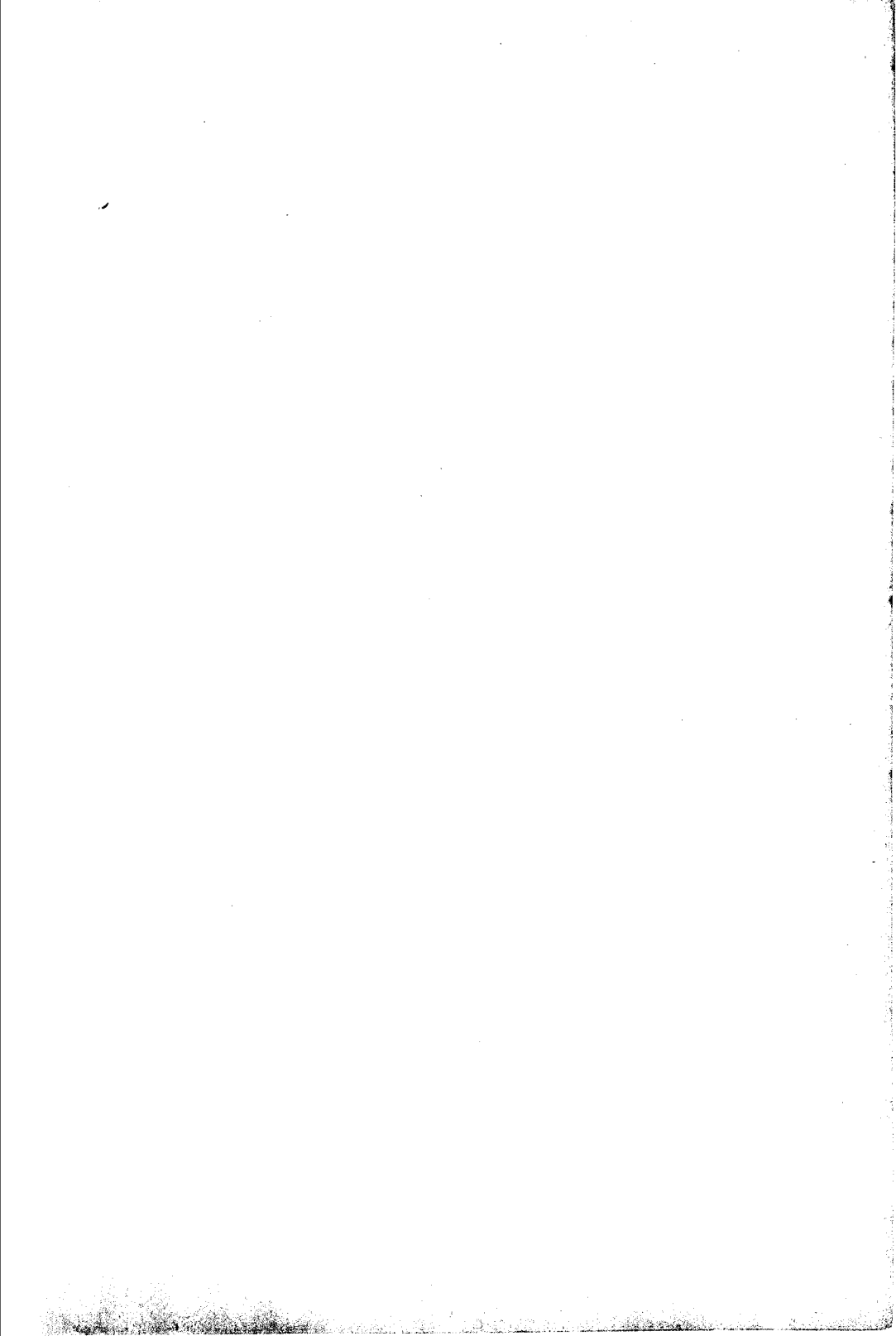
新英格蘭另一牧師約翰·莫德(Joseph Moody)梅因州，約克人，死於八十年前，也和賀卜先生同樣的怪僻著名。不過他的表號另有一種用意。幼年時代，他無意中殺死一個最親愛的朋友，自從那日起直到死，他都蒙面，不敢晤對世人。

冰島漁夫(三)

[法國]

P·羅敏作

黎烈文譯



……一顆子彈在天空呼呼的響着……西爾維斯特立刻站住，聳起耳朵……

這是在一片無際的，柔和的天鵝絨似的綠色的春野上。天是灰色的，使人有沉重之感。

他們總共六個武裝水兵，正在青青的稻田中，在一條泥濘的小徑上從事偵察……

……又來了！……這同樣在靜寂的空中的響聲——一種曼長的 *Dahn*，一種響朗而又尖銳的聲音，使人分明感到那兇惡，

殘忍的小東西迅速地直從那兒穿過，而人們遇着它也許便會丟掉性命。

西爾維斯特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這種音樂。這些向自己身邊打來的子彈，和自己放出去的子彈的響聲完全不同：從遠處

所開的鎗，力量弱了，已經聽不到大的聲響；於是你可更加清楚地分辨出這種掠着你的耳朵一閃即逝的金屬的微鳴……

……又是一聲 *Dahn*，再一聲 *Dahn*！現在子彈像雨一樣打來了。它們在距離水兵們很近的地方突然停住，沒入稻田的彼

水淹着的土裏，每一顆子彈落下時，都像冰雹一樣發出一聲清脆，迅速的「碰」的微響，並濺起一個小小的水花。

他們彼此對瞧着，彷彿看到一齣演得怪特的滑稽戲一樣，微笑着說道：

「中國人！」（安南人，東京人，黑旗兵，這一切在水兵們看來，都是屬於中國人一家的。）

當他們把這些人叫作「中國人」時，那語氣裏所包含的輕蔑，由來已久的帶有嘲弄意味的憎恨，得到交戰機會的快活等

等，真不知要怎樣才能表現。

還有兩三顆子彈在響着，這幾顆子彈是更加貼近地面過去的；它們像蝗蟲在草裏一樣跳着。這番小小的鉛雨，沒有繼續到



一些年青的好年像完全爲着死以外的別的遊戲，在這田野上快快活活地奔跑着。

一分鐘久，便已停止了。廣綿的綠野上又回復了絕對的沉寂，看不見任何地方有什麼東西在動。

他們六個人還全都站在那兒，一面張望着，一面屏聲靜氣地尋究子彈從什麼地方發來。

這一定是從那竹林裏面發來的，是從那在原野上現得像是一隻羽毛的小鳥一樣的，並且後面露出一些半藏着的尖形屋角的竹林裏面發來的。於是他們向那竹林奔去；在稻田的濕地上，他們的脚或是陷進去，或是溜開來；西爾維斯特挾着兩條較長較捷的腿子，獨自跑在前面。

什麼也不響了；就像他們剛才作了一場夢一樣……

並且，像在世間一切國家一樣，有些東西是時常而且永遠一樣的，——被雲蓋着的灰色的穹冥，春天的蔥綠的牧場，——人們會覺得看到了法蘭西的田野，一些青年好像完全爲着死以外的別的遊戲，在這田野上快快活活地奔跑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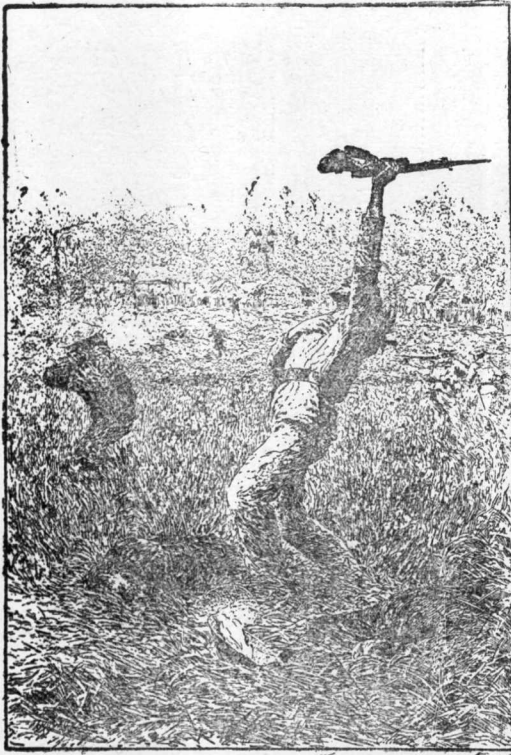
可是，他們越跑近去，那些竹葉便越發顯出了它們的異國情調的織美，那些村落的屋頂也越發增強了它們的曲線的奇特，而許多藏在竹子後面的黃種人，爲着瞧看見，都伸出了他們那扁平的，顯露着狡猾與恐怖之情的臉孔……隨後他們突然發出一聲叫喊，跑出來展開一個長長的，動搖的，但却果敢而且危險的陣列。

「中國人！」水兵們仍舊帶着勇敢的微笑說。

然而無論他們怎樣勇敢，他們這時却發見有着很多的敵人，有着太

多的敵人並且其中的一個回轉身時，瞧見從後面，從草裏面，還跑來了另外一些敵人……

……年輕的西爾維斯特，這天，在這剎那間，顯得非常漂亮；他的老祖母看到他這樣勇武時，定會覺得驕傲的！
若干日以來已經改換樣子，變成青銅色，聲音也不同了的他，這時正像處在可以發揮他的本領的境地一樣。在最難決定的一剎那，那些被子彈擦過的水兵，差不多已經開始了這會使得全體覆沒的退却的動作；可是西爾維斯特却繼續前進；他握着鎗，走在他那一羣人前面，用鎗柄向左右兩面猛力掃着，將敵人打倒。於是，虧着他的力，局面完全改變了；這在沒人指揮的小戰裏，盲目地決定一切的恐慌，癡狂，莫名其妙的什麼，已經轉到中國人一面去了；現在是他們開始退却了。



他感到胸部震動了一下

……現在完了，他們在逃走了。六個水兵重又裝好子彈，將他們痛快地打着；草裏面有着一些鮮紅的水窪，一些潰裂的屍體，一些將腦髓傾入稻田的頭蓋。

他們彎下身子，掠着地面，像豹一樣平伏着逃走。而西爾維斯特便在他們後面追趕着；他已受了兩次傷，腿上被刺了一鎗，手臂上被深深地劃了一刀；可是他卻僅祇成感戰鬥的陶醉，這種由強健的血液產生的，使得淳樸的人們具有壯麗的勇氣的，造出古代英雄，沒有理由的陶醉。

被他追逐的一個，受着一種絕望的、恐懼的散發，轉過身向他瞄準着。他含着微笑，帶着一種輕蔑的、崇高的態度站住腳，護他射擊，隨後量準快要發出來的鎗彈的方向，將身子略略向左一偏。但對方扳動鎗機時，鎗管也偶然斜向這面。於是，他感到胸部震動了一下，在還不會覺到任何痛楚之前，由於一個閃電般的思想，他懂得了震動的緣故，他向後面其餘的水兵轉過頭去，想像老戰士一樣對他們說出那習用的語句：『我已完賬了！』可是因為跑過的緣故，當他用口猛吸着，想使肺部充滿空氣時，他覺得右胸部有一個窟窿也進入了空氣，並且這窟窿像一隻破裂的風箱一樣，發出可怕的微響。同時，他的嘴裏充滿了血，腰上起了厲害的痛楚。這種痛楚很快地更加激烈起來，竟成了一种殘酷的、不可名狀的感覺。

他把暈眩了的頭轉了兩三下，想在這湧上來將他的喉頭窒塞了的紅色液體中恢復他的呼吸，——隨後，沉重地，他倒在泥地上了。

二

大約十五天過後，當天空因為快要下雨顯得更加陰暗，籠罩着這黃色東京的暑熱也更加沉重的時候，已經被人送到河內的西爾維斯特，又被人送往哈龍灣，載上一隻開回法蘭西的病院船。

他曾多時被人用抬架運走，偶然也放在救護車裏休息一下。人們會儘可能地照顧他；可是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中，他的胸部受傷的一面充滿了水，空氣也始終微響着，由這沒有痊愈的傷口流進去。

他得到了勳章，他曾因此有過片刻的快活。

可是他已不是以前那態度果敢，聲音響朗而且爽利的戰士。不，這一切都被那長時間的痛苦與使人衰弱的寒熱消磨了。他重又變成了孩子，思念着家鄉；他差不多再不說話了，他祇以一種溫和微弱的、快要沒有的聲音回答着別人。他覺得自己病得那樣厲害，而又和家鄉離得那樣遙遠；一想到還要那樣多的日子才能歸到故鄉，——憑着這漸漸衰弱下去的體力，自己單想活到那時也還不知能够不……這種可怕的遠離的觀念，不斷地煩擾他；當他清醒時，——當他昏睡過一些功夫，再感到傷口的可

怕的痛楚灼熱的體溫，和破了的胸部的微響時，他也被這觀念苦悶着。因此他不顧一切，要求人家將他載上病院船。

他睡在抬架裏異常沉重，因而人們搬運他時，無心地給了他一些酷烈的搖動。

在這快要開走的運送船裏，人們將他安睡在一隻像病院裏一樣排列着的小鐵床裏，於是他以相反的方向重又開始了那涉渡重洋的遠行。不過，這次不像鳥雀一樣在桅樓的露天中生活，而是在底下的窳悶的空氣裏，在藥品，創傷，以及其他疾苦的味這裏面過着日子。

初幾天，走上歸途的喜悅會使他稍稍好了一點。他能用枕頭塞着身子坐在床上，並且不時地叫別人把他的匣子拿給他。他那水兵用的匣子，在潘保爾買來安置他的貴重物件的白木箱，那裏面有着祖母伊文勒和堯恩，歌忒，籍人的信件，一本抄着水手歌曲的簿子，和一本隨意搶來的漢文的孔子著作，他在這書每一頁的餘白上寫着他的簡單的行軍日記。

可是他的傷勢並沒輕痊，從第一星期起，醫生們便想到他是不免要死的。

……現在快近赤道了，正在暴風雨的酷暑中。運送船搖動着床鋪，傷兵和病人前進着，由那好像還在貿易風交替期中一樣震蕩，騷亂的海面，迅速地前進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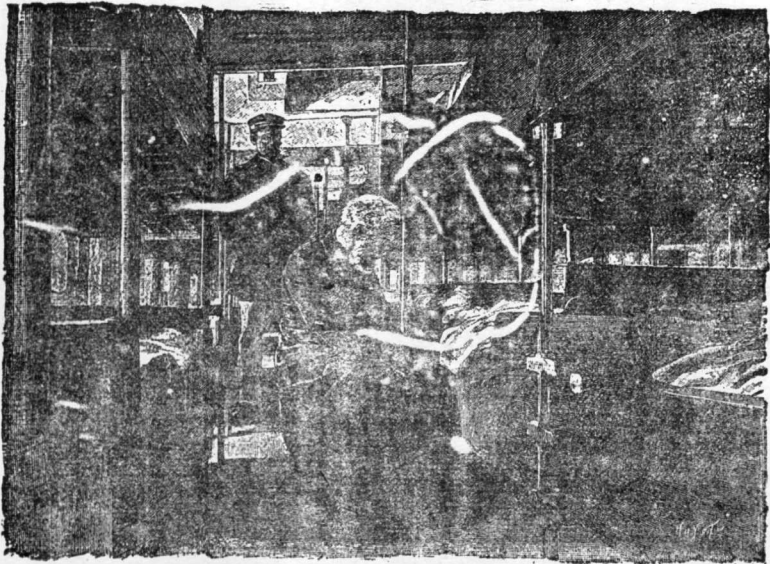
從哈龍出發以來，死去的人已不止一個，都不得不投在這法蘭西航路的深水中；有許多小床鋪都已卸去了它們的可憐的容納物。

而這天，那浮動的病院裏顯得異常陰暗；因為波浪的緣故，人們不得不將舷窗的鐵扉關上，而這使得欠缺空氣的病室更加難受。

西爾維斯特的病勢更壞了；這已到了彌留時候。老是將受傷一面貼着床鋪睡着的他，傾着所有剩餘的力量，用兩手壓住傷口，好使右肺裏的膿水停滯不動，再努力單用左肺呼吸。可是左面的肺也漸漸地受了右肺的傳染，於是最後的苦痛開始了。

故鄉的種種幻覺不斷地出現在他那垂死的頭腦裏；在炎熱的黑暗中，許多親愛的或可怕的臉孔跑來俯視着他；他一直陷在那現出布勒達涅和冰島的夢幻狀態裏。

早上，他叫人把牧師請來了。那位看慣了水兵們斷氣的老頭兒，竟出乎意外地在這樣雄壯的外表發見了一種稚子的純



。真純的子稚種一了見發中表外的壯雄樣這在地外意乎出竟，兒頭老的氣斷們兵水了慣看位那

真。

他一直要求人家給他一點兒空氣；但任何地方都沒有空氣；送風器已經不再輸入空氣了；那時時用一柄畫着中國畫的扇子搨着的看護人，也祇在他身上攪動一些不合衛生的熱風，一些已經呼吸過百回的，肺部再不能夠接受的濁氣。

有時他竟發生一種絕望的狂亂，想要離去那感到死已顯然臨近的床舖，跑上外面空闊的地方，試着從新生活……啊！其餘的人却在帆索中跑來跑去，却在檣樓上過着日子……但所有他想離去的努力，祇不過使得他的腦袋和疲弱的頸項拾動了一下，——正像人在睡夢中做的這類不完全的動作一樣。——啊，他已沒有起來的能力了；他重又落在那紛亂的床舖中的原來的凹處，他已被死粘牢在那兒了；而每次經過這樣一番搖動的疲勞後，他便暫時完全失去了知覺。

為想使他高興，人家終於開了一個舷窗，雖然海還沒有十分平靜，這事仍屬危險。這時是將近六點鐘的傍晚時候。當這鐵扉敞開之後，進來的祇有光線，祇有眩目的紅色光線。落日透過陰暗的天空的裂縫，非常華麗的出現在水平線上；它那眩目的亮光從起伏着的波濤上

面映射過來，像揮動的火把一樣，搖來幌去地照亮着這病院。

至於空氣，沒有窗口並沒流進一點空氣，外面所有的些許空氣並沒力量流進這兒，並沒力量來驅逐寒熱的氣味。在這一望無際的赤道的海上，到處祇有燠熱的濕氣，不能呼吸的沉悶。任何地方都沒有空氣，連給喘促着的垂死者呼吸的空氣都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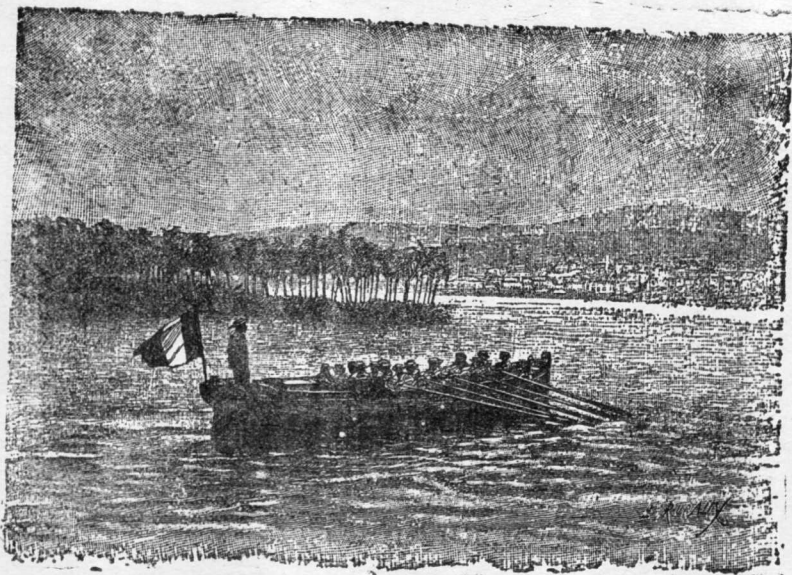
……一個最後的幻覺使得他非常苦惱；他的老祖母帶着一種斷腸的不安的表情，很快地在一條路上經過；雨從愁慘、低垂的雲端落在她身上；她是受着海軍辦事處的召喚，到潘保爾去接受他的死亡的通告的。

他這時在掙扎着，喘促着。別人給他將在臨終的反側中由胸部汨汨湧上的水與血從嘴角拭去。絢爛的太陽始終在照着他的床，圍着他作了一個光輪（Nimbus）。

……這時，在那邊，在那快近正午的布勒達涅，也出現着這太陽，並且確是這同一的太陽，在它那永恒的生命中的同一瞬間；然而在那邊，它却有着一種非常不同的顏色；它較高地懸在一片淡藍的天上，以一種白色的柔光照着那坐在自家門口縫着東西的伊文勒祖母。

在現在正是早晨的冰島，太陽也在這同一的死的瞬間出現着。更加蒼白了的它，彷彿漂着一種強烈的斜光，才得出現在那兒似的。它凄戚地照在『瑪麗』號漂泊着的海峽裏，天空這時現出一種極北地的澄潔，使人想起沒有了大氣的，冷却了的天體。憑着一種森冷的明晰，太陽使得這堆亂石——冰島——纖毫畢露。從『瑪麗』號看來，所有這一帶地方都像貼在同一張圖上，豎立在那兒似的。那在『瑪麗』號上的，也被太陽照着現得有點兒怪樣的堯恩，便在這類月光一樣的景象中，照常釣着魚。

……當這從舷窗照進來的紅色的火光熄滅時，當赤道下的太陽完全消失在金波裏面時，大家見到那垂死的孫兒的眼睛好像要隱失在腦袋裏似的向上滾轉着。於是有人把他那皺着長長的睫毛的眼臉撫下——而西爾維斯特便又變得非常漂亮且寧靜了，正像一塊睡倒的大理石一樣……



。的着蓋旗國的四爾法用是身屍的他，裏艇小的他走載那在

……因此，我忍不住要寫出我親自在那邊，在新加坡島督率舉行的西爾維斯特的埋葬。在航行的最初幾日，我們已經投了够多的死人在中國海裏了；這片馬來土地既就在很近的地方，大家便決定將他多保留幾點鐘，以便埋在那兒。

因為太陽厲害的緣故，這事是在清晨很早的時候舉行的。在那載走他的小艇裏，他的屍身是用法蘭西的國旗蓋着的。當我們着陸的時候，那奇異的大都會還在睡着。由領事館派來的一部小塌車在碼頭上等着；我們把西爾維斯特和在船上給他做的一具木十字架一同放在那車上；因為倉卒趕成的緣故，十字架的油漆還沒有乾，用白油寫上的他的名字在黑底上流着。

我們在太陽昇起來的時候，穿過這熱鬧的城市。隨後，在離開中國人的污穢嘈雜的區域不過兩步路的地方，重又享受到一個法國教堂的寧靜，真使人很覺意外。在祇有我和水兵們在的這巍峨的雪白的禮拜堂中，由一個傳道師唱着的 *Dies Irae* 好像一種不可思議的溫和的咒文一樣在響着。人們可以由那些開着在的門戶，看到一些像是極樂園的景象，種種可愛的綠色，一些巨大的棕櫚；風搖着那些開花的大樹，於是臘脂色的花瓣便像雨一樣落下一

直落進了教堂。

以後，我們便跑往很遠的墓地。由幾個水兵組成的這小小的行列是很素樸的。棺材上面始終蓋着法蘭西的國旗。我們先得穿過一些中國人的區域，雜沓的黃種人的世界；隨後便是馬來人，印度人的郊外居住地，那兒種種色色的亞洲人的臉孔都帶着一雙驚異的眼睛瞧着我們走過。

接着便是已經炎熱的田野，飛翔着許多可愛的具有藍色天鵝絨般翅膀的蝴蝶的濃蔭路。花和棕櫚繁盛到了極點；赤道的樹液流露出所有的華麗。末了，到了墓地：那兒有着一些具有五顏六色的碑銘，龍和種種怪物的中國官吏的墳墓；有着種種驚人的葉叢，不會見過的植物。我們將他埋下的地方好像安德

拉園 (Jardins d'Indra) 的一角。

我們在他的墳頭插下了晚上給他趕作的小小的木十字架：

「西爾維斯特·莫安

年十九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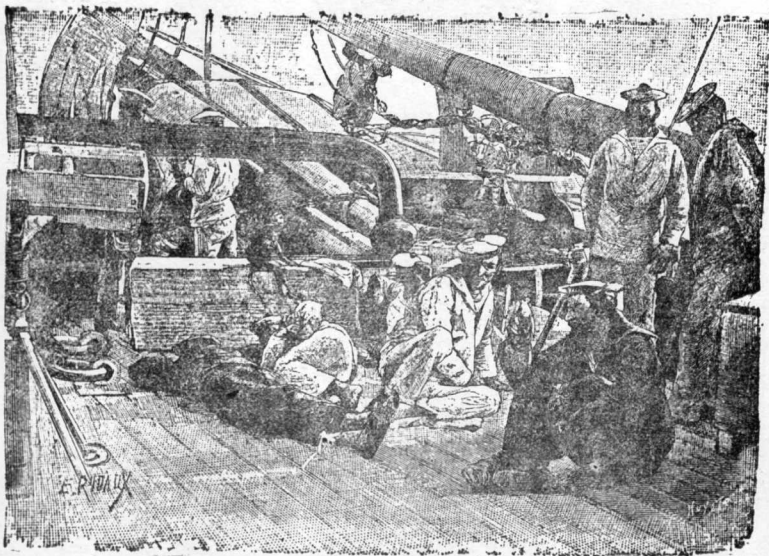
隨後我們便將他留在那兒，因為害怕那一直在上昇着的太陽，急於歸去的我們，一路上還時時轉過頭去瞧那睡在奇妙的樹木和巨大的花朵底下的他。

四

運送船繼續着橫渡印度洋的行程。底下，在那浮動的病室裏，還有一些被關閉着的慘苦的人們。在甲板上，却祇見到閑適，健康，與青春。四周的海上，充滿着清純的空氣與



西爾維斯特·莫安，一九零九年。



水兵們都睡在帆陰裏玩着牠們的鸚鵡。

燦爛的太陽。

在這貿易風期內的晴和的天氣，水兵們都睡在帆陰裏，玩着他們的鸚鵡，使得牠們奔走起來。（在他們剛剛經過的這新嘉坡地方，有人將種種養馴的動物賣給過路的水兵。）

他們都選中了一些在鳥類的嘴臉上有着幾分可愛的稚氣的初生的鸚鵡；牠們還沒有尾巴，可是已經現出綠色了，啊！一種動人的綠色啊！爸爸和媽媽是綠的；於是牠們雖是很小很小，也不知不覺地繼承了這種顏色。被放在船上那異常清潔的甲板上的牠們，好像是一些由熱帶的樹上落下的新鮮的葉子。

有時人們將牠們大家集在一塊；於是牠們便很有趣地互相窺望着；把頸項向四面八方迴轉着，好像彼此要從各方面加以檢查一樣。牠們起初藉着一種可笑的小小的搖擺，像跛腳一樣走着，但忽然很快地跑去，急急忙忙地，不知要往什麼地方；其中也有因此跌倒的。

隨後便是一些長尾猿學着兜圈子，這是另一種玩意。那裏面有些受着主人的溫柔的疼愛，被主人熱情地抱吻着，因而便把身子投在主人的強壯的胸部，用着一半奇怪，一半動人的，女人似的眼睛瞞着牠們的主人。

當敲三點鐘的時候，軍需兵們便將兩隻蓋着紅色大蠟印，標着西爾維斯特的名字的帆布袋搬到甲板上；這是拿來拍賣的，死人的東西照章必須拍賣。——他所有的衣裳，他在世時所有的東西，而那些水兵便很高興地跑來站在周圍；在一隻病院船上，人們既常常看到這種布袋的拍賣，因而再也無所感動了。再則，在這船上，西爾維斯特並不怎樣被人知道。

他的短罩衫，襯衣，藍條汗衫等，都被人摸着，翻着，隨後便以某個數目被人買去了。買的人再提高價值轉賣給人玩耍着。

現在輪到那被人估價五十個蘇的重要的小匣了。匣中的信札和勳章早已取出，預備交給他的家屬；可是那裏面還留着有抄寫歌曲的簿子，孔子的著作，以及祖母伊文勒放在那兒給他縫補用的線，鈕扣，針，和種種零星東西。

隨後，那舉示拍賣品的軍需兵，拿出西爾維斯特在一個寶塔裏面預備送給歌志的兩尊小小的佛像。這兩尊佛像樣子是那麼怪特，以至當它們以這樣惡劣的命運出現時，大家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可是這些水兵雖是這麼笑着，却並不是由於無情，而祇是由於缺少思慮。

最後出賣的是兩隻布袋。買的人立刻將袋上的名字塗去，而將自己的名字寫在那上面。拍賣完了，便有人將落在那異常清潔的甲板上的灰塵和繩屑，細心地掃掉。

而水兵們便快快活活地回轉去玩弄他們的鸚鵡和猴子。

五

六月上半月的某天，伊文勒祖母回到家裏時，一些鄰居告訴她說海軍登記委員派人來叫過她。

這一定是爲着她孫兒的什麼事情；可是這事毫不使她害怕。航海者的家庭，是常常和登記處發生交涉的。她既是水手的女兒，妻室，母親，祖母，她認識這登記處快要六十年了。

無疑的，這是關於他受到什麼委任的事情；再不然，也許是他在『西爾塞』上的軍餉扣下了一點兒待她去領取。她知道對於委員先生要有禮貌才行，她便收拾起來，穿着她的漂亮的裙子，戴了一頂潔白的頭巾，隨後在將近兩點鐘的時候動身走了。

她在斷崖的仄徑上，小步地，相當快地，向潘保爾跑去。因為想到近兩月不會收到孫兒的來信，心裏終於免不了有點兒志忑。她遇到她的老情人坐在門口。因為經過冬天的嚴寒，這老頭兒變得非常衰弱了。

「怎麼樣？……當你願意的時候，你知道啦；可不用客氣啦，漂亮的女人……」（他還是在說着他念念不忘的木板的衣服。）六月的快樂的時光隨處在她周圍微笑着。在那些多石的丘上，始終祇有矮小的，開着黃金色花的 *Scilla*；可是剛剛踏進那躲避着海風的低地，人們便會立刻見到美麗的新綠，一行的開花的山楂，高而且香的野草。然而她却没有看見這一切，她這樣老了的她，經歷過現在看來就像若干天一樣短促的無數匆匆逝去的季節……

在一些有着暗黑的牆的快要崩落的小屋周圍，生着一些薔薇花，剪邊花，丁香花，另外還有無數招來最初出現的白蝶的小花，一直長到草和苔的高屋頂上。

在這冰島人的故鄉，春天是差不多沒有戀愛的。那些站在門口夢想着的驕傲人種的漂亮姑娘們，都像把她們的褐色或藍色的眼睛遠遠的望着對面什麼看不見的東西一樣。那些引起她們的憂鬱與羨望的青年男子，正在那邊，正在極地的海上，從事大漁業……

可是這仍舊是春天，溫暖，柔和，使人煩亂，有着蠅類的微鳴，新的植物的香味。

這沒有靈魂的一切，繼續向這精神突突的走着去接受最後一個孫兒的死訊的老祖母微笑着。她已快到那要知道遠遠的在中國海上發生的事的可怕的時候；她正在作着西爾維斯特臨死時已經猜到的，因而使他流出了最後的痛苦的道番不吉的跋涉；他的和善的老祖母受着潘保爾登記處的召喚去接受他的死訊——他很清楚地看到她身上披着小小的褐色披肩頭上戴着巨大的頭巾，挾着雨傘，挺直着身子，很快地從這條路上走去。而這幻覺會使他抬起身子並帶着一種可怕的痛楚振曲起來。那時，華麗地沒向水中的，赤道的巨大的紅日，卻從病室的舷窗照射進來，瞞着他死去。

不過在那邊在他最後的幻覺裏，可憐的老婦人的這段跋涉，是被想像在雨天出現的，而其實這却是在善於嘲弄人的快活的春天的事……

快到潘保爾時，她覺得自己漸漸不安了，於是更快地走去。



他在現以一種文縷縷的聲音念着

現在她已走進了那灰色的城市，走進了那些被太陽照着的花崗石的小街。她一面走着，一面和別的一些坐在窗戶口上的老女人，她的同時代人物打着招呼。她們看到她時都莫名其妙地說：

「她這樣快地走着往什麼地方去呢，今天又不是星期日，却收拾得這樣漂亮？」

登記委員先生並不在家。他的書記，一個十五歲左右的非常醜陋的小人兒，坐在辦事桌上。因為做漁夫太沒人歡迎，他便受了一點教育，套着黑色的假袖，每天坐在這同一的椅子上從事抄寫。

當她把自己的名字告訴他後，他便像煞有介事地站起身往書架上拿出一些貼着印花的文件。

他拿出了許多文件……這是什麼意思呢？一些證書，一些蓋着印的紙張，一本在海上用舊了的水兵的簿子，這一切都像有着一種死的氣味……

他把那些東西陳列在開始戰慄並且眼花起來的可憐的老婦人前面。原因是她認出了歌志替她代筆寫給孫兒的兩封信，已經原封不動地退回在那兒……而二十年前的她的兒子筆爾死了時，也有過和這同樣的事情；那時信都從中國退回在委員先生那裏，再由委員先生交還給她……

他現在以一種文縷縷的聲音念着：「莫安·愆恩·瑪

麗·西爾維斯特，登記於潘保爾第二一三頁，登記號數二〇九一，於……年……月十四日在「邊沃」離世……」

「怎的？……他出了什麼事情，和善的先生……」

「逝世！……他逝世了，」他回答說。

天啊，這書記自然並不是沒有心肝的人，他之所以用着這種粗魯的態度說出這事，倒是由於缺少判斷和生得不完全的小兒的無智。他看見她不懂得這漂亮字眼，便用布勒達涅的土話解釋道：

「Marie 6」（他死了）」

「Marie 6」

像一個可憐的脆弱的回聲復說着一句沒有關係的話一樣，她以老年人的顫聲在他說過之後重說着。

這確是她猜中了一半的事情，可是這事祇使她顫慄着；現在這事既已證實，便像是並不使她受着感動似的。第一，她的感受痛苦的能力的確因為年老的緣故，已經稍稍遲鈍了，尤其是去年冬天以來。痛苦已不會立刻來到她的心上。再則她的頭腦這時有點紛亂，她將孫兒的死和另外一些人的死混在一塊了：她會死過那樣的兒子啊！……她要經過一忽功夫才能明白這一個是她最後的，那樣親愛的一個；這是她所有的祈禱，所有的生命，所有的期待，所有的思想——因為陰暗的第二童叢時代快要到來業已變得不是很清晰的思想等等寄託的對象……

她並以爲在這使她害怕的小人兒面前露出她的絕望是一宗醜事；雜道家該以這樣的方法將一個孫兒的死訊通知他的祖母嗎？……她僵硬的立在這辦公桌前面，用着她那雙可憐的，衰老的，洗濯婦的龜裂的手兒弄着她那褐色披肩的襪子。

並且她現在覺得離開自己的住處多麼遙遠啊！……天啊，她還要端端正正地走完那樣多的路，才能到達她急於想要躲進去的茅屋——像躲進巢穴裏面去死的受傷的獸類一樣。因為這時最使她恐懼的是這一條長路，所以她對於孫兒的死努力不去多想，不求澈底了解。

她受到了一張可以遺族資格去領取的拍賣西爾維斯特的遺物所得的三十佛郎；此外還有信札，證書和盛着勳章的白木小盒。她用僵直的指頭，拙劣地接受了這一切，她將它們由這隻手遞到那隻手，再也找不着衣袋來安放它們。



她跌倒了一，些頑童便追上了去。

她目不旁瞬地一直穿過潘保爾，身子微俯着，好像快要倒下的人一樣；她聽到耳朵裏面血在轟轟地響着；她像一具可憐的，業已很舊的，被人不顧發條會不會斷，開足速力的機器一樣，急急地，拚命地走着。

走上三個啟羅米達時，她的身子已經完全向前彎着，筋疲力盡了；她的木鞋不時地撞着一塊石頭，使她腦中感到一種痛苦的打擊，於是她恐怕要倒在地上，要被人搬走，便更加急於要躲進自己家裏……

六

伊文勒癡癡醉了！

她跌倒了，一些頑童便追了上去。這恰是沿路有着很多房子的卜洛巴納列克區的入口。她仍然有力站起身，蹣跚着，扶着拐杖跑走了。

「伊文勒癡癡醉了啊！」

一些大胆的小孩竟嘻嘻的跑到她面前來瞧她。她的頭巾已經完全散開了。

在這些小孩子裏，有些心裏是並不怎樣壞的，——當他們很近地瞧着她，看到她那衰老的絕望的怪臉時，他們

到她這樣披頭散髮的坐在那兒，垂着兩臂，將頭靠着牆壁，並且縐眉苦臉的發出一種小孩子的嘻嘻，嘻嘻的悲歎，她差不多不能哭泣了：年齡太大的老祖母們的眼睛裏已經沒有眼淚了。

「我的孫兒死了！」

接着她便把信扎，文件，勳章等等投在歌忒的膝上。

歌忒將那些東西看了一下，知道這事一點不錯，便跪下祈禱着。

兩個女人一同坐在那兒，差不多一句話也不說，一直看着那六月的薄暮完全度過——

這在布勒達涅要很久才能度過，而



她瞧來前面她到跑地嘻嘻竟孩子小的膽大些一

便悄然而又駭然的跑開去，再也不敢說什麼了。

跑回家裏，將門關上，她便發出一聲悶在胸裏使她透不過氣的苦痛的叫喊，把頭靠着牆壁，倒在屋角裏。她的頭巾落到眼睛上面，她便把它摔在地上——她以前那麼愛護的可憐的漂亮的頭巾。她那僅有的一件出客的衣裳也完全弄污了，小小的一束黃白色的頭髮，從壓髮帽裏掉下來，完成了一種巧婦的紛亂……

七

跑來探聽消息的歌忒，當晚便見



。着禱祈下跪便，錯不點一事這道知，下一了看西東些那將忒歌

在冰島則簡直不會完結。給人帶來幸運的蟋蟀，仍舊在壁爐裏奏着牠那脆弱的音樂。晚邊的黃色的亮光由天窗照進了這被海奪去了一切的，現在成了一個絕滅之家的莫安氏的茅屋……

末了，歌志說道：

「我會來和你一塊住的，我的好祖母；我會把人家給我留下的床舖搬來這裏，我會來守護你，服侍你，你不至於變成孤零零一個人……」

她悲哭着她的小朋友西爾維斯特，可是在她的傷痛中，她不知不覺地想到了另一個人——想到了那出發去從事大漁業的人。

因為巡洋艦恰巧快要動身的緣故，不久便會知道西爾維斯特死了的消息的。竟恩，他會爲他哭泣嗎？……也許會的，因爲他非常愛他……於是她一面流着眼淚，一面却將大部分心事放在竟恩身上，時而對於這無情的漢子感着憤慨，時而又因爲想到他也要發生的這種悲痛——這像是他們兩人中的一種接近——而心軟起來。總之她心裏充滿了他……

八



。息消這着讀，光亮的色黃的燈小着藉裏屋小的黑暗那在，下底在他

……一個八月的蒼白的傍晚，那將西爾維斯特的噩耗傳給堯恩的信，終於到達了泊在冰島海上的『瑪麗』號；——這是在經過一天激烈的勞動和極度的疲勞後，當他下去晚餐並睡眠時的事情。帶着一雙充滿着睡意的眼睛，他在底下，在那黑暗的小屋裏，藉着小燈的黃色的亮光，讀着這消息；最初，他也無所感動，他完全呆了，好像不很了解這事的人一樣。由於好勝的緣故，絕不願將自己的心事讓別人知道的，他像水兵們一樣，將信貼胸藏在藍色毛細衣內，什麼話也沒說。

不過他覺得自己再沒有勇氣和其餘的人一同坐下去吃晚餐了；於是，連原因都不屑說給他們聽，他便倒在鋪位裏，並且立刻睡着了。

不久他便夢見死了的西爾維斯特，夢見他的葬儀經過……

到快近午夜時候，——在水夫們所有的睡眠中，還有着時間的意識，感覺人家叫他起來去換班的時候快要到來的那種特殊精神狀態裏，——他還看到這葬儀。他想到：

「我在做夢，幸而他們會來喊醒我，那時這夢便

會消去。」

可是當一隻粗暴的手放在他的身上，並且一個聲音開始說着：「高沃！——起來罷，換班了！」的時候，他便聽到自己的胸口有一種輕微的紙頭的摩擦——一種纖細的不吉的音樂證明死的真實。——「啊！對啦，信……那麽，這事竟是真的呀！」——這可給了他一種更加痛心，更加殘酷的印象。並且，因為他匆匆醒來，起身很快，竟將他的寬大的額頭觸着梁木。

隨後他穿好了衣服，推開艙蓋上去接替釣魚的職務……

九

當堯恩上去之後，他便以剛剛睡過的眼睛，瞧着四周熟悉的海的巨大的圓圈。

這晚上，無邊的大海現出一種異常可驚的單純的形態，它什麼顏色也沒有，僅祇使人感到它的深邃。

這既不指示任何陸地的明確的境界，也不指示任何地質學上的年代的水平線，從太初以來，一定有過無數次和這相同的景象：你瞧着它時，真像什麼也見不到——除掉那存在着且不得不存在的無始無終的東西以外，什麼也見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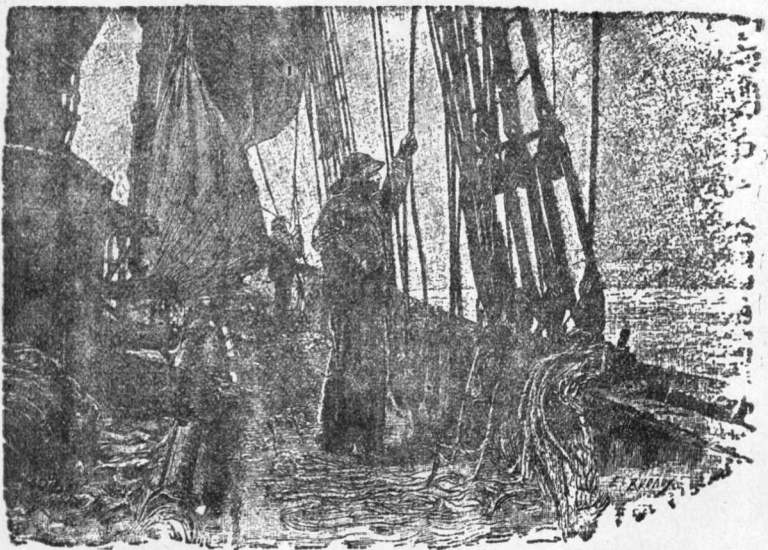
這兒並沒全黑。這是由一種不知從來自什麼地方的殘光微弱地照着。這東西像是出乎習慣似的響着，釀成一種沒有

務職的魚釣替接上去，蓋槍開推，服衣了好穿他

目的的悲歎。這是灰色的，一種看不清楚的模糊的灰色。

——在神秘的休息和睡眠中的海，消失在不可名狀的謹秘的顏色底下。上面有着一些散亂的雲，因為無論什麼東西不能不有形狀的緣故，這些雲採取了某種形狀；在黑暗中，它們差不多彼此混和着，僅祇形成一幅巨大的帷幕。





他活動的眸子，和那暗相的契，便越加注意着這天空的一惟的花紋。

可是，在天空的某一點，在很低的，靠近水的地方，雖是隔得很遠，它們却形成一種比較明瞭的大理石花紋；一種像是由一隻疏忽的手畫上的模糊的圖畫；一種不是預備給人看的，飄忽的，快要消逝的，偶然的構圖。——在这一切東西的總體裏面，祇有這個還像表示着什麼；人們會覺得那憂鬱的，不能把捉的，屬於這整個虛無的思想都寫在那兒，——而人們的眼睛便終於不由自主地注視在那上面。他，堯恩，他的活動的眸子越和外面的黑暗相契，他便越加注意着這天空的惟一的花紋；這花紋有着什麼人攤開兩臂，向下沉沒的樣子。現在他既開始看到這種形像，他便覺得這確是一個因為來得很遠，漸漸擴展起來，變得異常巨大的人影。

隨後，在他那同時飄浮着難以形容的夢和原始的信仰的想像裏，這在黑暗的天空的盡頭潰裂了的慘戚的陰影，漸漸地和他那死了的兄弟的回憶混合起來而像他的最後的顯現一樣。

他是常有這類奇特的聯想的，尤其是兒童時候，在那小孩子的頭腦裏便養成了這種習慣……可是言語無論怎樣朦朧，用來表現這類事物也還嫌太過明顯；這要用那種有時在夢中出現的，而醒時便成了沒有意義的，謎似

的斷片的不確實的言語才行。

凝視着這些浮雲，他便覺得湧上了一種使得他的靈魂凍結的，充滿着奇異與神秘的，痛苦的，深沉的哀愁；他現在比剛才清楚多了，他懂得他那可憐的小兄弟永遠不會再出現了；要經過相當時間才能貫穿他那強健，冷酷的心的外皮，的悲痛，現在已使得他的心快要容納不下了。他重見着西爾維斯特的溫和的臉孔，孩子似的和善的眼睛，但他一想到要抱吻他時，一種像面網似的東西便不由自主地突然在他的眼臉裏面落下——起初，因為他自成人以來從沒有哭過的緣故，他還不懂得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可是眼淚開始沉重的，迅速的，在他的頰上流着；並且他的胸部也一起一伏地嗚咽起來了。

他一刻不停地，默無一言地，迅速地釣着魚，而在靜默中聽着他哭的其餘兩人，因為知道他是那樣驕傲，並且那樣深閉固拒，恐怕激怒他，便裝作沒有聽到的樣子。

……據他想來，人一死便什麼都完了……

由於尊敬的念頭，他也常常參加家族裏面為死者所舉行的祈禱；可是他對於靈魂不滅的事是毫不相信的。

當水夫們聚談時，他們都以一種簡單，確切的態度，把這當作盡人皆知的事情談着；然而這却又並不妨害他們對於亡靈有着模糊的害怕，對於墳墓有着矚目的恐怖，對於聖徒和守護神有着極端的信仰，尤其是對於教堂周圍的聖地有着天賦的尊敬。

因此，恩害怕他自己會被海攫去，彷彿這事會變得更加虛無一樣——他想到西爾維斯特留在那邊，留在地球的另一面的遙遠的土地，他的悲痛之忱便更加濃烈，更加絕望了。

憑着他那將旁人放在眼裏的癖氣，他毫無拘束，毫不害羞地哭着，就像祇有他一人在那兒一樣。

……現在雖還不過兩點鐘，但在外面，虛空已漸漸變白了；同時，它現得在不斷地擴展着，擴展着，愈加浩濶起來，且以一種更加可怕的方法凹陷下去。隨着這種黎明的誕生，眼睛更加強大起來，而比前清醒的頭腦對於遠處的廣大也更加明白了；於是看得空間的界限更加遙遠且在不斷地遁走着。

這是一種非常蒼白的，但漸漸增加起來的亮光；這像是由幾條小小的噴射，一些輕微的搖動而來；永恆的事物有着透明地

輝耀着的樣子，正如一些白光的燈從不成形的灰色雲後漸漸地昇上來——謹慎地，挾着一些神妙的戒備昇上來，唯恐擾亂海的憂鬱的休息。

在水平線底下的巨大的白光燈即是太陽。它於絕早便開始在水上作那迂緩寒冷的散步之前，無力地趨趕着……

這一天人們到處看不到黎明的薔薇色，一切都是蒼白的，淒滅的。而在「瑪麗」號上，一個漢子在哭着，那高大的堯恩……他那粗野的兄弟的這番眼淚，外面的異常可悲的光景，便是爲這在冰島海上度過半生的，可憐的，渺小的，無名的英雄而開展的喪的表象……

當白天完全到來時，堯恩突然用絨繩衣的袖子拭乾眼睛，不再哭泣了。這便完了，他像是完全被釣魚的工作，眼前的真實事象的單調的運行恢復元氣了，他像再不想索什麼了。

並且，釣魚的工作極忙，兩隻手臂幾乎還不够用。

在漁夫們周圍，在那廣漠的背景上，現在又出現了一種新的變化。無限的廣大的開展，朝晨的壯麗的景象已經完結了，現在反過來，遠處却現出在縮小，封閉的樣子。人們怎能相信剛才曾經看到海是那麼浩蕩呢？水平線現在就在近邊，並且人們甚至還感覺缺少空間似的。太空充滿着飄蕩的稀薄的帷幔，其中的一部分比水氣還模糊，而另一部分則有着幾乎可以看見的綴着縷子似的邊緣。它們像沒有重量的白紗一樣，在絕端的沉寂中，無力地垂下；可是這東西是同時向各處落下的，因此下面便很快地被封閉了，人們看到它們是這樣將可以呼吸的空氣壅塞起來，不禁感到非常苦悶。

這是在起着八月的初霧。幾分鐘間，這險衣似的東西便到處一樣濃厚，不可穿透；在「瑪麗」的周圍，人們僅能看到一種散布着亮光的，並且好像連船桅也給隱沒了的潤濕的蒼白。

「瞧啦，討厭的霧又來了，」漁夫們說。

他們多時以來便認識了這在下半個漁期中不可避免的伴侶；但這東西同時也告訴他們：冰島的季節快要完了，動身轉回布勒達涅的時期快要到了。

這東西成爲極細的晶瑩的點滴落在他們的鬍鬚上面；這東西使得他們那被日光晒黑的皮膚潤濕發亮。那些站在船的兩



他們中間的一個，常常在相隔一定時間，吹着一隻吐野獸的嗥鳴似的牛角。

端對瞧着的人會像彼此看到了幽靈一樣模糊；反之，隔得極近的東西却在這種無味的、淡白光中現得更加清晰。大家留心不將嘴巴張開呼吸；否則一種寒冷、潤濕的感覺會一直浸入你的肺臟。

同時釣魚的工作越加迅速了，因為忙着把釣，大家再不談話了；人們時時刻刻聽到帶着一聲鞭子的音響被摔在甲板上的大魚落在船上的聲音；隨後，牠們將尾巴拍着船面拚命地跳着；所有的東西都被濺上海水和牠們跳着時投下的銀色的細鱗。用大刀剖着牠們的肚子，水夫，匆忙中切破了自己的指頭，於是他那通紅的血液和鹽水混在一塊。

10

他們這次接連十天被濃霧罩着，什麼也不看見，釣魚的成績依然良好，因為那樣忙着，於是大家也不覺得厭倦了。他們中的一個，常常在相隔一定的時間，吹着一隻吐出野獸的嗥鳴似的牛角。

有時，從外面，從白色的濃霧裏面，有着另一個遙遠的咆哮回答着他們的叫喊。於是大家更加警戒起來。如果那叫聲漸漸近來時，那麼所有的耳朵都向這未知的鄰人那

方面張着。雖然這鄰人是他們決不會看到的，並且它的出現對於他們是一種危險。大家對於它作着種種的猜度；這竟成了他們注意的目標，談話的資料，並且因爲希望看到它，他們的眼睛都努力想要穿過那無從接觸的，天空到處張着有的白紗。

隨後，這鄰人漸漸離去了，牛角的叫聲消失在曖昧的遠方；於是他們重又單獨陷在靜寂中，陷在不動的無涯的水氣中間。一切都浸着水，都淋漓着鹽和鹽汁。寒冷變得更加厲害；太陽越在水平線下趨趨不前；現在已經有着一兩點鐘的真正的夜了，這種灰色的夜的降臨是陰森而又寒冷。

因爲恐怕「瑪麗」距離冰島太近的緣故，每天早晨，他們用繩繫着一隻鉛球去測量水的深度。可是船上所有的繩索一條連接一條地放下去以後，都還不能達到海底；可見他們還是在寬闊的海面，在淵深的水上。

他們的生活是健全而又粗惡；這更加刺骨的寒冷增加了晚上的舒適增加了他們下去用餐或睡覺時在那巨大的橡木造成的船室裏所得到的暖和的感覺。

在白天，那些比僧侶還要離絕人世的人們，彼此不大交談。每人握着釣竿，幾點鐘幾點鐘地坐在那不變的地位，祇有兩臂從事於那不斷的釣魚的工作。他們彼此相隔不過兩三米突，而結果他們却彼此不復相見了。

這濃霧的寧靜，這白色的迷濛，使得他們的心都睡去了，大家一面釣魚，一面因爲恐怕把魚嚇走，僅祇小聲地爲着自己一人唱着故鄉的什麼歌曲。思想變得比較遲鈍，比較稀少；它們像在儘量擴大伸長，以便能够填滿時間，而不留下任何不實在的間隙與空虛似的。因爲天已寒冷，大家再想不到女人了。可是他們像在睡眠中一樣夢想着一些不連貫的或是奇妙的事物，而這些夢想的裊也和霧一樣鬆散……

這霧氣迷濛的八月，每年照例要以一種這樣陰鬱而又寧靜的方法結束冰島的漁期。倘若不是這樣，那便始終是那同樣的使得水夫們胸部膨脹，筋肉強固的完滿的物質生活。

幾恩不久便回復了他平常的態度，彷彿他那鉅大的悲痛已經消去一樣；他謹慎而又活潑，對於駕船和釣魚的工作都非常敏捷，他具有沒有憂慮的人的輕快的舉止；並且，祇在高興的時候——而這樣的時候是極少的——才愛說話的他，老是帶着一種滿不在乎而又凌駕一切的樣子，將頭高高昂着。

晚上，在那有陶製的聖母庇佑着的陋室裏晚餐時，當大家圍着桌子坐着，手裏握着粗大的餐刀，對着一碟滾熱的好菜時，他也偶然像從前一樣對於別人說的一些奇怪的事情哈哈笑着。

他心裏也許稍稍想着那在西爾維斯特臨終時的頭腦裏一定希望成爲他的妻孥的歌志罷——並且她現在成了一個舉目無親的窮苦的女兒……也許他的心底所最縈迴不置的還是他這兄弟去世的事罷……

可是堯恩的心是一片難於制御的，很少被人認識的處女地。那裏面有些事情是不流露到外面來的。

一一

有一天早晨，將近三點鐘的時候，當他們安然在濃霧中夢想着的當兒，忽然聽到一種陌生的，音調奇怪的語聲。凡在甲板上的人，都彼此瞧着，用眼睛互相探問道：

「這是誰在說話呢？」

沒有任誰都沒有說過什麼。

而實際，這聲音也像是從外面的空中傳來的。

於是，那吹牛角的，從昨天以來就疏於職守的人，連忙跑去拿起牛角，盡力吹着，發出那悠長的警告的嗥鳴。

在靜寂中，單是這種響聲已經使人悚慄了。接着，好像這角笛的顫音反而召來了什麼東西一樣，一個巨大的，意想不到的物體，竟以一種灰色繪畫的形式出現了。這東西帶有威脅意味地，在距離他們很近的地方，高高地聳立起來。桅竿，帆架，繩索，一幅描在空中的船的圖樣，好像嚇人的幻影一般，在一閃之間，全部一同映在張着的幕上。並且那船上還出現了另一些相距很近的人，憑着船欄，在一種如夢方醒，驚駭失措的狀態中，把眼睛睜得很大的瞧住他們……

他們立刻抓着槳，替換用的桅，裝着鐵鈎的長竿——艙面一切長而堅固的東西，將它們突出船外，使得向他們走來的物體和人不致撞着他們。而對方的人也一樣驚愕着，向他們伸出一些粗大的木棒，以便將他們推開。



——竿長的鈎鐵着裝，桅的用換替，槳着抓刻立們他
……外船出突們它將，西東的固堅而長切一面給

可是祇有他們頭上的帆架發生了一個微乎其微的脆響，一時勾在一塊的桅樁，立刻沒有任何損害地分開了；因為海面非常平靜的緣故，衝突是極其微弱的；並且竟至微弱到使人真要覺得這另一隻船體積很小，且是一種幾乎沒有重量的柔軟的東西一樣……

這時，緊張的情緒過去了，人們便不覺笑了起來；他們彼此都是熟人：

「喂！『瑪麗』號呀！」

「嚇！高沃洛麥克，格爾麥呀！」

出現的是『柏特皇后』號船長納爾娃耶，也是從潘保爾來的；那些水手都是附近村莊上的人；那生得高大，長着滿嘴黑鬚，笑時露出牙齒的人是凱爾哲果，卜洛達尼哀人；其餘有的是卜洛勒斯人，有的是卜洛烈蘭人。

「那麼，爲什麼不吹角笛呢，你們這些蠻子？」
「柏特皇后」號上的納爾娃耶問。

「那麼，那麼你們呢，你們這些海賊，你們這些海上的毒物……」

「啊！我們……那有所不同；我們是不准吵鬧

的。」（他回答這話時，帶有一種隱藏着什麼不祥的神秘的模樣；帶有一種隨後使得「瑪麗」號上的人常常肥起的並且大發思索的奇妙的微光。）

接着，他像覺得這話說得太長似的，用着一句笑話收束道：

「我們的牛角，是被這人吹壞了啊！」

於是他將一個有着水神似的臉孔的水手指給他們看。這人的上身異常宏偉，而兩腿却很短小，在他那畸形的威勢中，有着不知什麼的怪特和使人不安的所在。

他們在互相瞧看着，等着微風或是潮水到來，使得兩隻船中的一隻走得較快，使得它們分開來的當兒，彼此說着閑話。大家靠在船欄上，一面互用長棒抵制着，彷彿被圍的人用矛鎗抗禦着敵人一樣；一面談着一些故鄉的事情，談着最近由巡洋艦帶來的書信，談着老年的父母談着自己的女人等等。

「我呢，」凱爾哲果說，「我的女人告訴我：她已生下了我們等待着的孩子；這樣我們快要有着一打孩子了。」

另一個人說他得了一對雙生子，再另一個人便報告着那漂亮的貞麗·加洛夫——一個為冰島人所非常熟悉的姑娘——已經和卜洛利瓦區的一個病廢的富翁結婚了的消息。

他們像隔着一層白紗對看着一樣，而且這東西彷彿使得他們的聲調都變了，聽來既不順暢並像是從遠處發出來的一樣。這之間，堯恩的眼睛却盯着那些水夫中的一個，一個年已稍老的，身材矮小的漢子。堯恩確信自己從來沒有在什麼地方會見過這人，但這人却立刻帶着一種稔熟的神氣對他說着：「你好啦，堯恩！」憑着他那雙銳利的眼睛的狡猾的閃動，這人有着一種使人不快的猴子似的醜陋。

「我呢，」柏特皇后號上的納爾娃耶又說道，「我聽說卜洛巴納列克的伊文勒·莫安老嫂嫂的孫兒，那在海軍入伍期中被派往中國艦隊服務的西爾維斯特已經死了；真是可惜啊！」

「瑪麗」號上其餘的人聽到這話，都回過頭來瞧着堯恩，看他有沒有早就得到這個凶報。

「是啦，」他以一種冷淡而又驕傲的樣子低聲說，「我父親最近寄給我的信上會說到這事。」

他們大家都瞧着他，想要知道他的悲痛之忱，而這便使得他深深不快了。

當他們隔着蒼白的霧，匆匆交談着時，他那奇怪的會見的时间便漸漸逝去了。

「我的女人同時還告訴我，」納爾娃耶繼續說道，「麥維爾先生的女兒已經由城裏遷居到卜洛巴納列克去照顧她的祖母莫安嬖嬖；她現在給人家做着零工生活。這位姑娘雖是喜歡裝束，並且有着一種小姐的風度，但我却早就知道她是一個誠實的勇敢的女子。」

於是，大家重又回過頭來瞧着堯恩，這可終於使他生氣了，他那被太陽晒焦的兩頰浮上了一層紅色。

和「柏特皇后」號——以後永不會再有人見到的這「柏特皇后」號的人的交談，便是以這番對於歌志的讚許結束了的。片時之前，因為他們的船相距已經沒有那麼逼近，他們的臉孔也彷彿更加模糊了，隨後，「瑪麗」號的人突然失去了抵禦的對象，他們的長棒的盡端再沒有一點東西了；所有他們的槳桿，槳，桅或帆架，都在空虛中探索着地鬧着，以後便接二連三地像死了的巨大的手臂般沉重地落在海裏。於是大家把這種無用的防禦物收拾起來，重又沒入濃霧中的「柏特皇后」號，頓時完全隱滅不見了，正像點在紙屏後的油燈吹熄時，映在屏上的影像跟着消失了一樣。他們試着叫喊它，但沒有任何回答——祇有一種包含着幾種聲音的，帶有嘲弄意味的喧囂，漸漸地變成了一種使得他們駭然相顧的呻吟……

這「柏特皇后」號沒有和其餘的冰島人一同轉來。並且因為「薩繆爾·亞仄尼德」號上的人會在某個海峽裏遇到了確是屬於它的漂流物（它的船尾的冠飾和它的龍骨的一部），大家便不再等它了；從十月起，那船上所有的水手的名字都被寫在教堂裏的黑牌上面。

可是從「瑪麗」號上的人記牢了的它那最後一次出現的日子起到歸航的時期止，這其間，冰島海上並不會有過任何危險的時光，反之，在三星期以前，却發過一回猛烈的西風，吹去了兩隻船上的幾個水手。於是大家記起了納爾娃耶的微笑，將這許多事情歸結起來，作了許多推測，堯恩晚上夢見過好幾次那像猴子一樣睜着眼睛的水手，「瑪麗」號上有些人不禁悚然尋思着那天早上，他們究竟是不是會和死人談過話來。



丁來歸人島冰見臨便家大，時落降始開霧朝，杪月八到

夏天快要過完了，到八月杪，朝霧開始降落時，大家便聽見冰島人歸來了。

三個月以來，那兩個舉目無親的女人已經在卜洛巴納列克的莫安氏的茅屋裏一同生活着，歌忘在這死去了的水夫們的可憐的住所裏佔着女兒的地位。她把別人在拍賣她父親的家宅後留給她的一切，都搬來了這裏。她那張在都會裏面時行着的漂亮的牀鋪和她的顏色繽紛的美麗的衣裙。她會親自以一種比較樸質的樣式縫製她的黑色的新衣，並且像伊文勒老嫗一樣，戴着一頂厚紗作的，除掉打着一些縐折外，沒有別的裝飾的喪期中用的頭巾。

每天她到城裏的闊人家去縫衣服，天黑便轉回家來，不會在路上受到什麼男子的騷擾。稍稍有點驕傲的她，仍舊到處被人當作小姐一般敬重，青年男子們對她道着「晚安」時，仍像從前一樣把手舉在他們的帽上。

在夏天的美麗的黄昏，她常是在這條斷崖的路上，一面呼吸着使人舒適的海上的大氣，一面由潘保爾走回家來。短期的針線的工作還不會改變她的樣子——使她變

得像穿的一直纏着身子縫綴度日的女人一樣，——因而當她眺望着海時，眺望着那遙遠的彼方有着堯恩在的大洋時，她便伸直了她那從種族的遺傳上得來的輕盈、漂亮的身體……

這同一條路一直通到堯恩家裏，沿着它略略向前走去，向一個石頭更多，更加被風刮着的地方走去，便可走到波爾·愛文村；那兒被灰色的蘚苔蓋着的樹木，很小地生長在石縫裏，並且朝着強烈的西風吹去的一面倒下。雖然相距不到一里路，無疑的她永遠不會再去那邊的，不會再去這波爾·愛文村的；不過，她一生中既已到那地方去過一次，這便够在她所走的路上留下一種魅力了；並且堯恩一定常常打從這兒經過，她可以從自己的門口瞧着他，他在荒涼的原野上，在矮短的 Ajones 間來來去去。因此，她喜歡這洛巴納列克一帶地方；她幾乎欣幸着命運將她拋來這裏；在當地任何別的地方她都要過不下去的。

在這八月杪的季節，大氣中有着一種由南方流到北方的熱帶地方的倦怠；有些晚上是澈夜明亮的，別處的強烈的太陽的反射，竟在布勒達涅的海上低回着。空氣常是寧靜而又清澈，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一片雲。

當歌志轉來的時候，一切東西因為黑夜將臨，已經溶合在一塊，已經開始在會集，並形成一些影像。這裏那裏，一束 Ajones 聳立在較高的岩縫中，好像一個紛亂的羽飾；許多彎曲的樹在一片空地形成暗黑的一堆，再或是某個排列着草葺屋頂的小村在原野上劃出一個小小的傀儡的輪廓。在三叉路口，那些在十字架上攤開黑色手臂守護郊原的古舊的基督像，竟像是一些真的在受着磔刑的人一樣，而遠處的英吉利海峽，好像一面巨大的黃色的鏡子，和下面已經模糊，靠近水平線的地方已經暗黑的天空，顯明地劃分着。可是在這一帶地方，即使是這樣寧靜，這樣晴和的天氣，也還是顯得淒涼的；無論如何，總還有一種不安翱翔在一切東西上面；一種由寄託着那樣多的生命的海，且其永恒的威脅不過在睡着的海而來的懸慮。

在路上沉思着的歌志，從不覺得那在新鮮的空氣中的歸路是怎樣長的。她可以聞到沙灘上的鹽味，和夾着一些枯瘦的荊棘生長在懸崖上的野花的芳香。如果沒有那在家裏等着她的伊文勒奶奶時，她定會願意在這些 Ajones 間的仄徑上徘徊留戀，像那些歡喜在夏夜的花園中從事夢想的美麗的小姐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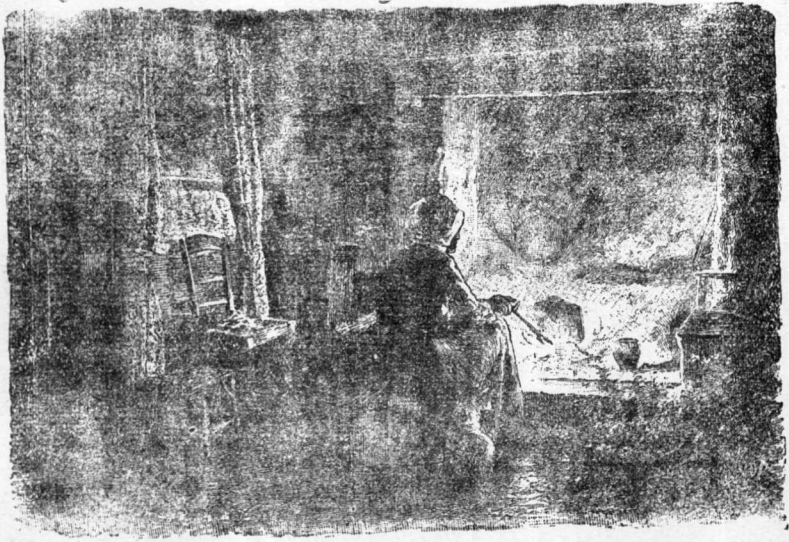
當走過這帶地方時，她也間或浮起一些兒時的回憶；可是這些回憶現在是怎樣被她的愛情所隱蔽，壓迫，和貶損啊！無論如何，她總想把這堯恩看做她的未婚夫——一個逃避的，傲慢的，粗野的，她永遠不會獲得的未婚夫；可是對於這人她却固執地抱

着一種不會再向任何人告白的，矢志不移的愛情。暫時之間，她是高興知道他是在冰島的；在那裏，至少海可以替她將他關在它那深邃的倚房裏，使他不能委身於任何別的女子……

不錯，最近期內他會轉來，但她也比以前更加沉着地考慮着這事。由於本能，她懂得她的貧窮不會成爲一個更被輕視的動機，——因爲他不是一個和別的男子一樣的人。——並且西爾維斯特的死確乎使得兩人接近起來。當他回來時，他是免不了要到她們這邊來看看他的朋友的祖母的；她已決心那時一定要留在家裏，這事看來是不會有損她的尊嚴的；她會裝出以前的事全都忘了似的，像和一個相識已經很久的人一樣和他談着；她甚至會把他看作西爾維斯特的兄弟一樣，和他親熱的談着；同時努力不使自己露出什麼不自然的樣子。誰知道呢？現在她既變得這樣孤苦零丁，也許可以使他把自己當作姊妹一樣看待罷；也許可以得着他的友情的安慰罷；在給他充分解釋，使他相信自己並不指望和他結婚以後，也許可以求他給自已以友情的支持罷。她以爲他這人雖是有點粗野，固執着他的獨立不羈的想頭，但却溫柔，直爽，能够領會那些從心底湧出的好意。

當他發見她在這幾乎破敗了的茅屋裏貧苦地生活着時，他會怎樣着想呢……對啦，她是十分貧苦，因爲莫安婕婕已經衰弱到再不能夠出去担任洗衣的工作，除掉寡婦恤金外，沒有一點旁的收入；不過，她現在吃得很少，兩人還可以將就生活，不必向人求助……

她回到家裏時，常常已經天黑了；這茅屋位置在向沙灘一面傾斜着的，比卜洛巴納列克的道路較低一點的地方，因此在進門以前先得循着一些磨擦舊了的岩石降下幾步。這茅屋差不多隱藏在它那厚厚的褐色稻草屋頂下面，彷彿一隻被沉重的毛皮壓壞了的，巨大的死獸的背一樣隆起着。它那有着一些由蘇苔和 *Cochlearia* 組成的小小的綠色葉叢的牆壁，現出一種暗黑的顏色，和岩石一樣的粗糙。你登上門口凸起的三個石級，將那由一個小孔伸到外邊來的船上用的繩索一抽，便可拉開門上所裝的內鎖。進去時，最先看到的是在你對面，彷彿貫穿在一道很厚的城牆上的，向海開着的，並且由那兒射入最後的黃白色亮光的天窗。巨大的壁爐裏煎煎地燃着伊文勒，煙燻在散步時沿途拾來的一些松和山毛櫸的芬芳的小枝；伊文勒煙燻自己便坐在那兒，照顧着她倆的簡單的夕食；因爲珍惜頭巾的緣故，她在家裏僅僅戴着一頂壓髮帽；依然有點風韻的她的側面，清晰地映現在紅色的火光裏面。她向歌志抬起她那雙以前是褐色的，現在褪了色變爲淡青的，並且因爲年老的緣故，顯得昏昧，模糊，錯亂的



。食夕的單簡的倆他着顧照，兒那在坐便己自滅爨勒文伊

眼睛。她每次總說着這同樣的話：

「啊！天啊！我的好女兒，你今晚回得怎樣晚啊……」

「不，一點也不晚啊，祖母，」聽慣了這話的歌忒溫柔地回答。「還是和平常一樣的時候啊。」

「啊……我呢，我的女兒，我却覺得比平常晚了。」

她倆在一隻因為用得太久差不多已經不成樣子的，但却還和橡樹的軀幹一般厚的桌子上用着晚餐。蟋蟀始終用着銀一般清脆的聲調給她們奏着小小的音樂。

茅屋裏的一邊，被一些彫得非常粗劣的，現在已經完全給蟲蛀壞的板壁佔據着；拉開那些板壁，便是上下層疊着的舖位。幾代的漁夫都會在那裏面孕育，睡眠，而一些老年的母親都會在那裏面死去。

屋頂烏黑的桁木上掛着一些很舊的傢具，草把，木匙，燻肉等等；也掛有一些舊了的漁網，這些漁網從莫安家的最後幾個兒子在海上遇難時起，便一直睡在那兒，晚上被老鼠跑來嚐着。

配着白色的羅帳，擺在一隻屋角的歌忒的牀舖，好像是這塞爾特人茅棚裏的一件漂亮而又新鮮的東西。

有一張西爾維斯特穿着水兵制服拍的照片，用鏡框裝着，掛在花崗石的壁上。他的祖母還在這照片上面掛着他的

助章，和他遺留下來的，水兵們綴在右邊衣袖上的一對用紅布作的錨；歌志也給他在潘保爾買來了一串布勒達涅地方用來裝飾死人照片的，由黑白兩色小珠穿成的表冠。這便是他的小小的鑿堂，這便是在他的故鄉布勒達涅所有的用來紀念他的一切……

爲着節省燈火的緣故，夏天的晚上，她們很早便上牀去睡；當天氣好的時候，她們在屋前的一條石橋上略坐一會，瞧着那些在比她們的頭高出一點的路上經過的人們。

隨後，伊文勒繼續便睡入她的櫃牀，而歌志則睡上她的小姐用的華貴的牀舖；因爲做了很多的事，走了很多的路，她很快的便睡着了；睡後像一個貞節的，果敢的姑娘一樣，並不十分騷亂地在夢着冰島人的歸來……

三

可是有一天，在潘保爾，聽說「瑪麗」已經轉來時，她便覺得自己像突然患了寒熱似的。她已完全失去了在期待時所有的寧靜；她莫名其妙地連忙將工作弄完，比平常較早的動身回家，——當她在路上急急走着時，她老遠地便看到他向她迎面走來。她的兩腿顫慄着，她覺得它們像要屈折起來一樣。他已經離她很近，在相距二十步的地方，現出了他的俊美的身材，和那在水夫帽下的捲髮。這番邂逅是那樣出乎她的意外，她真害怕自己會要站立不定，並且還害怕他會矚出自己的慌亂；她現在簡直因此羞得要命……此外，她還以爲自己的頭巾散亂，因爲曾經太快地工作過的緣故，有着一副疲倦的容顏，倘使她現在能有方法藏在 Jones 的葉叢下，隱入黃鼠狼的小穴裏，她是什麼都肯犧牲的。並且，他也像想要改換一條道路似的，有着一個退縮的動作。可是這事已經太遲了：他們在狹徑上劈面遇着。

爲了免得觸着她的身體，他和一匹多疑的馬避開什麼似的一跳，把背貼着一面土堤站着，以一種驚懼而又粗野的態度瞧看着她。

在一瞬之間，她也抬起眼睛，不由自主地向他投着乞求和痛苦的一瞥。在這比鎗彈還要迅速的，他們的眼光的不意的遇合中，她的麻灰色的眸子像是擴大了，像是燃着什麼巨大的火焰似的思想一樣，投射出一種真的淡藍的亮光，同時她的臉孔却變



伊文勒嫗檢柴回家

得通紅，一直紅到兩鬢，一直紅到金黃的辮髮底下。

他把手舉到帽子上說道：

『日安，歌志小姐！』

『日安，堯恩先生，』她回答着。

而這便什麼都完了；他過去了。她繼續走着她的路，雖還在戰抖着，但覺得他去得越遠，她的血液的循環便越加平靜，並且力氣也恢復過來了……

回到家裏，她發見莫安奶奶坐在屋角裏，兩手捧着頭，像小孩子一樣，嘻嘻地哭着。她的頭髮完全散亂了，髮尾由壓髮帽中落下，好像一束小小的灰色的麻線一樣。

『啊！我的好歌志，——當我檢柴回來的時候，我在卜洛愛爾仄爾那邊遇到了高沃家的孩子；——那麼你可想到我們曾經談着我那可憐的西爾維斯特。他們是今早由冰島回來的，正午當我不在家的時候，他便來看過我。可憐的孩子，他也含着滿眶的眼淚啊……並且我的好歌志，爲着要代我提那小小的柴束，他把我一直送到了門口……』

她站着聽了這番話，她的心漸漸悲楚起來了：這樣，她會再三預算過要趁他來時，和他談說許多事情的機會已經過去了，他再不會來了；這事已經完了……

於是她覺得那茅屋更加孤獨，貧苦更加難堪，世界更加空虛，——她懷着想要死去的心情將頭垂下。

塞維勒的理髮師引言

博馬爾舍自己的生活就是個悲劇、喜劇、冒險劇的結合，無怪他所作的戲劇多是劇情複雜，透闢人情的了。他的父親是巴黎的一個鐘錶工，對於鐘錶曾有重要的發明，他父親四個兒中最後存留的一個，名叫庇耶爾·奧古斯丹加隆（Augustin Pierre Aron）生於一七三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本也是決定繼承父業的，十三歲就在父親店裏作個學徒，是個極淘氣的孩子，二十歲上竟作了鐘錶機械的發明家，因為替朋朋巴都爾夫人（Madame Pompadour）法王路易十五的情人，製了一隻指環錶，於是他就進身作了御用的鐘錶師。因一段情史才離棄了本業，去接替佛郎格先生在王宮的職任，並娶了他的寡妻，自此他就成了貴紳。可是不久他的妻子就亡故了。他的博馬爾舍的名字就從他亡妻的一點小小領地地名來的，自一七五七年初他才加在他的原名之後的，自此即名加隆德博馬爾舍（Aron de Beaumarchais）。

博馬爾舍對於音樂極感興趣，篋篋彈得極好，因而得到路易十五的諸女的寵幸，成了王家御用的樂師，得寵之甚到路易十五以自己的御椅讓坐，一時曾惹起宮中的羣小側目，可是博馬爾舍從不因而有所干求。後來得到王女的相助，與一個大財政家都衛爾列合作，不料也就從這裏種下他後來的禍根；都衛爾列死後，他的姪孫，布拉失公爵，繼承了他，因了宿怨就誣告博馬爾舍偽造遺囑，在法律上博氏雖得到勝訴，在勢力下却又失敗了。

這時有一個歌舞劇的女演員麥納爾小姐方作碩爾納公爵的情婦，偏對博馬爾舍十分垂青，於是惹起公爵的醋意，給了他一場侮辱和毒打；為避免決鬥，就俯勢把他關入了監牢。他因力謀開脫，遂行賄於最高法院院員苛埃士曼的妻子，那知苛埃士曼夫人不特收納了賄賂，就連贈與她的書記的十五個金路易（幣名）都一併乾沒，却毫不與之為力；到他追問時，苛埃士曼幾乎用「密函」把他送進巴士底獄；博馬爾舍於是就決心把他的冤情訴諸公衆，遂寫成了著名的回憶錄（Les Mémoires d'un Coquin）因而激動羣情，當時文名最盛的福祿特爾對之也加以激賞。結果把苛埃士曼推翻，他自己雖亦有罪，但法院竟不敢致

他依法當衆跪受宣判。

後來路易十五允許幫助他翻案，他就和國王盡力往英國作國際密探，以圖焚毀一種反對法王的秘密刊物。再後又被路易十六重用，復作國際的半政治半外交的密使，尤以圖毀一件反對王后馬利·森多阿頓特的刊物爲重要，會經過許多富有偵探小說趣味的冒險情事。他會以法國政府的許可，供給美國獨立革命軍以軍火。法國革命時他的財產概被沒收，待遇與其他逃亡者相同，那怕後來的論者都公認他的斐嘉樂就是第三級人民的化身，斐嘉樂的結婚（Marriage de Ficoaro）是對於舊制度一個重要的打擊。他於一七九六年回法，死於一七九九年。

他最初的劇作要算 Erganie（1767年上演）是在他往西班牙幫助他的姊妹中的一人料理婚事糾葛後寫的，其次是 Deux Amis（1770）又是出自他在西班牙的一段情史。

塞維勒的理髮師，又名沒用的提防（Barbier de Séville ou La Précaution inutile）是在荷埃士曼事件發生時所寫，連遭挫折，到一七七五年二月廿三日才得在法蘭西喜劇院上演的。一時頗受歡迎，直演至三月廿日閉院期往觀者尙未鬆懈。至於他的斐嘉樂的結婚（Marriage de Ficoaro）的上演，所受障礙尤多，直到一七八四年方才得到准許公演。然而公演的次數却達到六十八次，幾乎是繼續着地，當時的轟動力量也就可想而知了。最後的名劇爲犯罪的母親（La Mère Coupable）批評家有認爲前此的兩齣喜劇實爲此劇而作，博馬爾舍也自承如此，這是前兩齣的續作固可斷言，其所得的成功亦不可忽視。據魯士當說：犯罪的母親於一七九七年三月五日第一次公演，其所得榮譽可以比之福祿特爾的 Uranie。

多數批評家都認爲劇中人斐嘉樂就是博馬爾舍。他所作的戲劇多半都是問題劇或對話體的宣傳書，他對於戲劇的藝術已可說是達到最高點了。他極善於結構穿插，創造新境而又能加以利用，情節變幻突兀而又逼真；就在細節處每每都能引起觀眾的興趣，人物的性格分別得很清楚，各有各的聲口，並又貫之以他自己的精神。至於筆調更是「互古猶新」的，法國劇院至今還屢屢排演他的各劇。

博馬爾舍是近代喜劇的先驅者，已成定評。以他的手腕的靈妙，筆力的雄勁，能把劇院化爲演說台，粗野，用字的大胆，都已開了十九世紀大劇作家的先河。

塞維勒的理髮師

〔法國〕博馬爾舍著 馬宗融譯

四幕喜劇

登場人物

- 阿爾馬維瓦伯爵 西班牙貴族，賂西納的不識名的情人。
巴爾多洛 醫生，賂西納的保護人。
賂西納 出生於貴族的少女，巴爾多洛的受保護人。
斐嘉樂 塞維勒城的理髮師。
董芭銳列 樂師，賂西納的唱歌教師。
拉若來斯 巴爾多洛的老僕。
列維耶 巴爾多洛的另一僕人，老實而好睡的少年。
一個公證人。
一個「阿爾加德」(西班牙的法官名) 司法人員。
幾個執燈的警士和僕人。

登場人物的服飾須作西班牙古裝。

阿爾馬維瓦伯爵 西班牙貴族，賂西納的不識名的情人，第一幕出場，他穿的緞製的衣褲，外罩一件棕色的大外套，或西班牙式的大氈，戴一頂黑色軟邊呢帽，一根彩色帶子圍在帽上。第二幕穿着騎兵的制服，口上有八字鬚鬚，並着長靴。第三幕，作學士裝束，豐髮，頸上懸了一個襟章，穿了上衣，短褲，長襪，和修道士式的大衣。第四幕，穿的極漂亮的西班牙裝，一件華麗的大衣，在這一切的上面，蓋着一件寬大的外套，他注意使它包抄着。

巴爾多洛 醫生，賂西納的保護人，穿着一件短的黑衣，扣着，戴一頂大假髮，垂着襟章，繫一條黑帶，還有，當他出門時，披一件大紅的外衣。

賂西納 出生於貴族的少女，巴爾多洛的受保護人，作西班牙裝束。

斐嘉樂 塞維勒城的理髮師，穿着西班牙特別考究的衣服。頭上罩了一個網巾，戴了一頂白帽子，上面圍了一根

顏色帶子；一條絲圍巾，很鬆地拴在頸上，一件緞子背心
和腿褲，上面列着鈕扣，鈕門緣邊都是銀色；腰間繫一條
大絲帶，腿上一雙吊襪帶，上面繡子纏着；上衣的色彩鮮
明奪目，裏子和背心是一種顏色；足下是白襪和灰鞋。
董芭銳列，樂師，賂西納的唱歌教師！戴的軟邊黑帽，黑色
短衣，長外套，沒有襟章，也沒有袖章。

拉，若來斯 巴爾多洛的老僕。

列維耶 巴爾多洛的另一僕人，一個老實而好睡的少年。
兩個都穿着加里西人的服裝，兩個的頭髮都是聚成一
個椎髻吊在腦後；穿的駝毛色的背心，都繫着一條寬的
皮扣帶；藍衣褲，衣袖從肩上開口，膀子從那裏伸出，袖子
就攤在後面。

一個公證人。

一個「阿爾加德」 司法人員，手裏拿着一根長的白色
細棍。

幾個執燈的醫士和僕人。

地點 在塞維勒城第一幕在街上，賂西納的窗下，其餘各幕都
在巴爾多洛醫士的家中。

第一幕

台上現着塞維勒城的一條街，街上的窗子都有欄攔住。

第一場 伯爵

伯爵

（獨自一人，被着棕色的大外套，戴着軟邊帽。他一面
走着一面拉出他的錢來。）——天氣還不像我想的那末
憂。雖她慣常在百葉窗裏出現的時候還早呢。管他的，到得
過早總比錯過看得見她的那一刻兒功夫要好點。倘使宮
廷裏哪個可親的人能够猜得到我在這離馬德里京城百
多里的地方，每天早晨來站在一個我從不會交談過的女
人的窗下，他定會把我當作一個伊薩白爾女王時代的西
班牙人了……有什麼不可以呢？每人都都在追尋幸福。對於
我，這幸福就在賂西納的心裏……這什麼意思呢！跑到塞
維勒城來跟一個女人，到不願馬德里和宮裏各方面給我
的多麼易得的快樂……這些快樂便是我所要逃避的。勢
利，地位或虛榮不停地獻給我們的成功，我已經不貪了。被
愛而是為的自己本身是多麼甜蜜啊！在這樣喬裝之下假
使我都能得手的話……討厭的都滾得遠遠地去罷！

第二場 斐嘉樂 伯爵（躲藏着）

斐嘉樂（一張裝在琴套裏的「齊達爾」琴，用寬帶繫在背
上；他手裏拿了一張紙，一支鉛筆，快樂地歌唱。）——

排遣憂愁

它把我們銷磨：

若使好酒的火沒有，
什麼來把我們燃着，

一天一天地消沉，
沒有一點快樂了，一個人，
生活得像個傻小子，
那末不久就會死。

一直到這裏還來得不壞，哼，哼！

那末不久就要死……

葡萄酒和怠惰性
爭據着我的心。

啊不然！它們並不爭據我的心呀，它們一齊和平地盤踞在裏面……

分據……我的心。

可以說分據嗎？……唉！我的上帝，我們的喜歌劇的製造人就沒考究得這麼仔細。如今，凡是用不着說出來的，大家就唱。（他唱。）

葡萄酒和怠惰性

分據着我的心。

我要用一些美的，漂亮的，光閃閃的，像是一種思想的樣子的東西來收結。（他跪一個膝頭在地上，於是唱着寫起來。）

分據着我的心。

倘使一個是我的柔情……

另一個便成功我幸運。

吓，吓這太平凡了。不是這樣的……我必得找一個相反的，對照的句子：

倘一個是我的妾贖，

另一個……

唉！他媽的，對啦。

另一個就是我的僕人。

很好，斐嘉樂……（他一面唱一面寫。）

葡萄酒和怠惰性

分據着我的心。

倘使一個是我的妾媵，

另一個就是我的僕人。

另一個就是我的僕人。

另一個就是我的僕人。

哼，哼，若是有了伴奏的音樂在這下面，我們且看罷，搗亂的先生們，我有得些什麼說的……（他瞧見了伯爵。）這個修道士我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站起來。）

伯爵（向外）這個人是我一個熟人啊。

斐嘉樂 不對，這不是一個修道士！這個又高傲又華貴的樣子……

伯爵 這個又醜又滑稽的模樣兒

斐嘉樂 我絕不會認錯。這是阿爾馬維瓦伯爵。

伯爵 我看這是斐嘉樂那個小子。

斐嘉樂 正是我啊，主公。

伯爵 奴才你早該開句腔呀……

斐嘉樂 對啦，我把你認出來啦；這就你常常賞我的臉時候的慣常態度。

伯爵 我把你認不出來啦，我長得真胖真肥啊……

斐嘉樂 有什麼辦法呢，主公，這是不幸呵。

伯爵 可憐的孩子，你在塞維勒做什麼呢，我從前不是把你

薦在辦事處去找一個事情嗎？

斐嘉樂 我找到了的，主公，我很感謝你……

伯爵 叫我藍多爾罷。我這樣喬裝起來，我是不願意人家把我認出的，你沒有看見嗎？

斐嘉樂 我就走了罷。

伯爵 我正好用得着你呵。我在這裏有點事情，兩個人說着話不如一個人走來走去那樣犯疑。做出談心的樣子來罷。好啦，你找的事情怎樣？

斐嘉樂 院長因看在閣下介紹的面子上，立刻把我派作藥劑師的雜役。

伯爵 在軍醫院嗎？

斐嘉樂 不是，在昂達路喜省的種馬飼養院。

伯爵 (笑着) 好出身!

斐嘉樂 這個位置到不壞，因為管着幾處治療和配藥室，我常常

常賣些很好的醫馬的藥給人……

伯爵 用來殺死國王的馬匹的藥?

斐嘉樂 哈哈，絕沒有萬病皆治的醫方；它有時也會治不好加

里司，卡塔洛尼，沃衛爾尼等處的馬匹。

伯爵 你爲什麼把這個位置丟了呢?

斐嘉樂 丟了? 這正正說對了；有人到長官面前作弄了我：

嫉妒到兩拳緊握，顏色黯淡而蒼白……

伯爵 哦，算了罷，算了罷，朋友！你也做些詩嗎？我瞧見你在那

裏向你的膝頭亂畫；並且從早上就唱起。

斐嘉樂 明明白白地這就是我的不幸的原因，閣下，當有人向

院長報告說我作，我可以說得漂亮些，香艷的祝賀小詩；說

我送些謎語到各報，說流行着一些做效我的作風的戀歌

的時候，總之，他知道了我的著作及身就被印行了的時候，

他就把事情看成了悲劇，藉口文學的愛好與事務精神是不

相容的，就把我的位置取消了。

伯爵 好充分的理由！你沒去向他聲辯……

斐嘉樂 我以為把這忘了真是僥倖，我覺得一個大人物不來

爲難我們已經算是做了好事了。

伯爵 你沒有完全說出來罷。我記得伺候我的時候你是個

够壞的人啊。

斐嘉樂 唉，我的上帝，主公，這是人家想叫窮人都要沒有缺點。

伯爵 懶惰，攪擾人……

斐嘉樂 照大家對於一個僕人所要求的德性，閣下知道有好

多主人配得上做聽差呢?

伯爵 (笑笑) 不壞那末你就跑到這個城裏來了?

斐嘉樂 不是馬上就來的。

伯爵 (止住他) 停一會兒……我以為是她了……你說

下去罷，我聽你的下文，

斐嘉樂 回到了馬德里，我想再試試我的文學上的才能；我覺

得劇院才是爭名的所在……

伯爵 啊，仁慈的上帝！

斐嘉樂 (在他答話的時候，伯爵注意地瞧着百葉窗方面。)

——認真說，我不曉得爲什麼我不會有最大的成功，因爲

我在正廳裏佈滿了最好的幹工作的；那些手啊……像棒

槌一樣；我禁止他們帶手套，手巾，一切只能發生不穩的鼓

掌聲的幸運，在開演之前，咖啡館我覺得是最適宜於我的，可是搗亂羣的努力……

伯爵 啊！搗亂羣，作者先生要倒楣了！

斐嘉樂 都是和別人一樣，有什麼會不呢？他們吹了我的哨子，

可是總不要讓我能够把他們集合攏來……

伯爵 劇情的苦悶就會給你報復了他們。

斐嘉樂 啊！我記得他們，可惡！

伯爵 你埋怨！你曉得嗎，人到法院只要二十四點鐘就得咒詛他的裁判官。

斐嘉樂 我們有二十四年在劇院裏了；要消却這樣一種怨氣，

人壽是太短促了。

伯爵 你這有趣的憤怒到使得我開心。可是你沒有告訴我誰使得你離開了馬德里的。

斐嘉樂 這是我的天使，閣下，因為再見到我的舊主人我是真

够快活。看着馬德里的文學界就是一個狼羣，總是武裝起來互相攻擊，並且，惹得人輕蔑都是，這種可笑的熱中使得他們如此的，所有的蟲類，蚊子，長脚蚊子，批評家，熱帶蚊子，嫉妒者，報屁股作家，書店老闆，檢查員，以及凡是釘在不幸的文人的皮上的，把還贖給他們的一點物質都刮吸淨盡了；倦於寫作，不高興我自己，討厭別人，債務把人累壞而錢

袋又輕了；結果相信刺刀的實在收入較之筆頭的空名為可取，我就離開了馬德里，於是，我的行李在背上一捆，哲學地跑過新舊兩加士邸，拉茫涉，愛斯他瑪都爾拉·色那·庫列納，昂達路喜；在一個城裏受了歡迎，在另一個城裏又會受氣，到處都超乎其他的事件；被這個誇讚，又被那個毀謗；受着好天氣的幫助；又要去忍受壞的天氣；蠢人我瞧不上眼，激惱了惡人；笑我的不幸，於是，替任隨何人刮鬍子；畢竟你看見我就在這塞維勒城裏了，並準備着再伺候閣下，隨你高興叫我做什麼都可以。

伯爵 誰教給你的一個這樣快樂的哲學？

斐嘉樂 不幸的習慣。我強勉對一切發笑，生怕被逼到哭泣。怎麼你總是那方面看些什麼？

伯爵 我們跑開罷。

斐嘉樂 爲什麼？

伯爵 來啊，笨人！你看把我的事情弄壞啦。（他們離開了。）

第三場 巴爾多洛，路西納。

（第一層樓的百葉窗開了，於是巴爾多洛和路西納

走到窗前。）

路西納 敞爽的空氣呼吸着多使人快樂啊……這個百葉窗

開得多末稀少……

巴爾多洛 你那裏拿的什麼紙頭啊？

駱西納 這是沒用的提防的歌辭，我的唱歌先生昨天才給我的。

巴爾多洛 怎麼叫沒用的提防？

駱西納 這是一齣新的喜劇。

巴爾多洛 又是戲劇啊！一種新體裁的胡說！

駱西納 這我一點也不知道。

巴爾多洛 噯，噯，報紙和官廳總會給我們還出個道理來的。野蠻的時代……

駱西納 你總是痛罵我們這可憐的時代。

巴爾多洛 請想我的自由說話！這時代產生了些什麼叫人去誇讚呢？

主羲，種痘，金雞納霜，百科全書，戲劇……

駱西納 （她的紙頭脫手飛去，落到街上。）——啊！我歌辭！聽

着你的話把歌辭掉了；跑呀，快點跑去呀，先生！我的歌辭會

要丟掉的！

巴爾多洛 真闖鬼，拿到手上的東西總得拿穩啦。（他離開陽

台。）

駱西納 （向裏面瞞着並對街上做手式。）——嘶，嘶（伯爵

出場）

快檢起來，快跑開。（伯爵只一跳，拾起了紙頭，又復

入場。）

（入場。）

巴爾多洛 （走出大門，並找尋。）——還在那裏呢？我什麼都沒有看見呀。

駱西納 在陽台下邊，牆腳的底下。

巴爾多洛 你這是給了我一個好差使！有什麼人走這裏經過

罷。

駱西納

我一個不會看見。

巴爾多洛 （自語）——要我才有這種好心來找嚙！……

巴爾多洛 你只是個蠢人啦，我的朋友！這可以教會你絕不

要把百葉窗開向街上了。（他進去。）

駱西納 （始終在陽台上）——我可告無罪的就在我的不

幸！獨自一個人，被關閉着，受着一個討厭的人的虐待，想逃

脫奴隸的生活難道也是個罪惡嗎？

巴爾多洛 （出現在陽台上。）——進去啦，小姐；把你的歌

辭掉了都是我的過錯；可是這種不幸我保管你不會再有

啦。（他把百葉窗鎖了。）

第四場：伯爵，斐嘉樂（他謹慎地走出。）

伯爵 現在他們都進去了，我們且來看看這張歌辭罷，裏面

一定藏得有一個秘密。這是一封信啊！

斐嘉樂 他剛才問過什麼是沒用的提防！

伯爵 (他興奮地噱道)「——你的殷懃惹起了我的好奇心：一到我的保護人出門去了，你就用這歌辭上已有的調子，不關心似地歌唱，唱出那位似乎很堅決地繫戀着不幸的路西納的人的姓名，職業和他的來意。」

斐嘉樂 (裝出路西納的聲音)「——我的歌辭，我的歌辭掉啦；跑呀，快點跑去呀！(他笑)哈哈，哈哈！這些女人啊！你不要通信給這最真純的女子，把這封好罷。」

伯爵 我親愛路西納！

斐嘉樂 主公，你的改裝的動機我不難猜到了；你在這裏吊隔河膀子啊。

伯爵 這下你算全知道了；可是倘使你跑去對人瞎說：

斐嘉樂 我，對人瞎說！我也不向你用些榮譽的大話頭和現時

那些說了靠不住的效忠等等的話來穩你的心；我只有

一句話：我的利益可以替我回答你；你拿定這個骰子去秤秤一切的分兩罷……

伯爵 很好，你聽啊，六個月前，在滿拉多美術館裏，偶然遇見

一個青年女子，她的面孔……就是你將才看見的。我把全馬德里都找遍了也沒有再找着。這是不多幾天前我才打聽出她叫路西納，是個貴族的後裔，是個孤女，嫁與這個城裏的一個老醫生，名叫巴爾多洛。

斐嘉樂 漂亮的鳥兒，真的，使它離巢却不容易啊！可是誰告訴你她已經是醫生的妻子呢？

伯爵 所有的人都這樣說。

斐嘉樂 這是他從馬德里回來後放出的一種謠言，用來騙那些善於獻殷懃女人的，以便把他們撇開；她現在還只是他的受保護人，可是不久……

伯爵 (興奮地)「——永遠也不會……啊！什麼消息啊！我已經決定不顧一切去向她表出我的歉意，我現在才發見

她是自由的！一刻兒功夫也就攔不得！一定要使我被她愛了，並且要把她從人家給他定下的不合適的約束裏拔

救出來。你認識她這個保護人嗎？

斐嘉樂 熟識得和我的母親一樣。

伯爵 這是怎麼樣一個人？

斐嘉樂 (興奮地)這是個漂亮的大胖子，身材短矮，帶着少年氣的老頭子，銀灰色的頭髮，狡猾，鬍子刮得光光的，毫無感情，愛窺探，好搜索，總在罵人，終日抱怨，樣樣美德都占齊了。

伯爵 (不耐煩)「——唉！我看見過他啦，他的性情怎樣呢？」

斐嘉樂 暴躁，吝嗇，對他的受保護人又愛又吃醋得厲害，可是他的受保護人恨得他要死。

伯爵 那麼說，他的取悅之道是……

斐嘉樂 一點也沒有。

伯爵 正好。他的操行呢？

斐嘉樂 剛好可以不以它拿去絞死。

伯爵 正好。警憲一個惡漢來使自己幸福……

斐嘉樂 這是替社會和個人都做了好事了；真算得道德上的傑作，主公！

伯爵 你不是說因為怕了善於獻殷勤給女人的使得他關門閉戶了嗎？

斐嘉樂 對所有的人他都是封門的；倘使他能够拿籠子把她罩起來……

伯爵 啊！惡魔沒法子。你在他家裏可有什麼門徑嗎？

斐嘉樂 我有沒有門徑！第一我所住的房子就是醫生，他送我住着的。

伯爵 哈哈！

斐嘉樂 不錯，我呢。為感謝他，我許了他每年金元十枚，也是奉送的。

伯爵 (不耐煩)——你是他的房客囉？

斐嘉樂 還有呢，他的理髮師，他的外科醫生，他的藥劑師；在他家裏不論是舞一下剃刀，動一下針或開一下藥餅塞子，沒有不是出於你的僕人的手裏的。

伯爵 (和他行親抱禮)——啊！斐嘉樂，我的朋友，你就變成我的天使，我的解放者，我的保護神了。

斐嘉樂 哈哈！我這一有用處，就把我兩個的距離都拉近了！同我說話像那些熱情的人們！

伯爵 啊！你想得到你的那種幸福嗎？

斐嘉樂 這真算得一個情人的話啊！唉，是不是我在愛她呢，我你試來和我換換地位看！

伯爵 啊！倘使能把所有的看守的人們都調開哦！

斐嘉樂 這正是我在想的。

伯爵 只消有十二個時辰就够啦！

斐嘉樂 使這些人們為他們自己的利益忙着，就止住他們去妨礙他人的利益。

伯爵 這是無疑的。還有呢？

斐嘉樂 (作沉思狀)——我在我的腦子找看有什麼藥可以給我們一點不礙事的小方法不？

伯爵 罪犯！

斐嘉樂 是我要想去毀壞他們嗎？他們通通都需要着我的幫助呢。問題就在要把他們拿來一齊醫治罷了。

伯爵 可是這個醫生會要惹起嫌疑的。

斐嘉樂 一定要進行得很快，讓嫌疑都沒有時候來產生。我有一個計較：王太子的軍隊在這個城裏。

伯爵 我的朋友在作隊長。

斐嘉樂 好，你扮成騎兵的模樣到醫生家裏去，帶上一張居住

招待證，一定要他把你留下，然後我再來料理其餘的事情。

伯爵 好極啦！

斐嘉樂 最好你還要做出有些酒意的樣子。

伯爵 有什麼用處？

斐嘉樂 在這種昏亂的神情之下稍帶點輕躁去挑逗他。

伯爵 有什麼用處？

斐嘉樂 爲使他不起一點疑，並相信你忙於睡覺而不至在他

家裏搗鬼。

伯爵 真見得高明！難道你就不去了嗎，你？

斐嘉樂 啊！去的，我沒有見過你的，倘使他認不出你來，我們

就快活啦。此後又怎麼去進身呢？

伯爵 你有道理。

斐嘉樂 只怕你或許會裝不住這樣一個難裝的人物。騎兵：

……帶了酒……

伯爵 你真瞧不起我。（裝出一種醉人的聲調。）可不是這

裏就是巴爾多洛醫生的住宅嗎，朋友？

斐嘉樂 不壞，認真說，只是你的兩腿還得要作出更醉的樣子來。（作一種還要醉得厲害的聲調。）可不是這裏就是巴……？

伯爵 吓！你那是平民的醉態。

斐嘉樂 這才是好的醉態，這是快樂的醉態。

伯爵 門開啦。

斐嘉樂 這是他了：我們走遠點，直等他走了再來。

第五場：伯爵和斐嘉樂都躲着巴爾多洛。

巴爾多洛（說着話走出住宅來。）——我立刻就來；不要讓

一個人進來啊。我是多末蠢啊，竟至跑下來！從她一求到我

這個事，我很應該就懷疑……芭銳列還不見來！他必須安

排的一切，以便我的婚姻明天可以秘密地舉行；還沒有一點消息！我們且去看看他出了什麼事情沒有。

第六場：伯爵 斐嘉樂。

伯爵 這是什麼話！明天他要秘密地和賈西納結婚！

斐嘉樂 主公，成功的艱難更促成了著手去做的必要。

伯爵 芭銳列是什麼樣人，也攪在他這婚姻問題裏？

斐嘉樂 一個教他的受保護人的音樂的窮酸，很專心於他藝

術，只是油滑，精窮，看到一塊錢都要下跪的，只要用錢他是

容易上釣的，主公……（向百葉窗看着。）那不是她，那不

是她。

伯爵 誰啊？

斐嘉樂 在百葉窗裏面，她不是在那裏，她不是在那裏。不要去
看，不要去看了！

伯爵 爲什麼？

斐嘉樂 她不是寫過信給你：叫你關心似地歌唱嗎？意思就
是說：歌唱得好像你自己各人在唱……只是爲着歌唱。哦！
那不是她！那不是她。

伯爵 因爲我開始注意她的時候沒有讓她知道我是誰，你
還是把我叫做我改稱的藍多爾這個名字罷，這樣可使我

的成功更加些妙趣。（他展開賂西納拋下的紙頭。）仿着
這個調子是怎麼個唱法呢？我又不會做詩，我。

斐嘉樂 凡是你想得起的，主公，都是好的：有了愛情，這顆赤熱
的心對於智慧的生產就不會爲難的……拿着我的齊達
爾琴罷。

伯爵 你教我把這個拿着怎麼辦？我彈得多末壞的！

斐嘉樂 一個人像你還會有什麼不會的事嗎？只須用着手指
的背面，弗隆，弗隆，弗隆……就彈起來了。在塞維勒城唱歌
不用齊達爾琴！你不一會兒就會被人認出，我相信，不一會
兒就會被人來追蹤踩看了。（斐嘉樂在陽台下貼牆靠

着。）

伯爵 （走着歌唱，並彈着他的齊達爾琴。）

第一首

依你的命令，把我的來歷敘明，
更要不相知的時候。我已把你崇拜，
既報知姓名以後，我將有什麼希望？
管不了許多，必須要服從主人。

斐嘉樂 很好，不錯！勇敢些啊，主公！

伯爵

第二首

我是藍多爾，出身却是很平凡；
我的志願就在個簡單的學士出身，
我沒有啊！騎士的那一種的光榮，
獻給你以地位以及財產。

斐嘉樂 哈，怎麼，可了不得啦！我也做不出再好的了，我於此道
是很自負的啊。

伯爵

第三首

每天早晨，到這里，用一種柔氣和聲，

唱出我的沒有希望的愛情；

只須看見你就使我且喜且欣；

你能不能聽出我無限的癡心？

斐嘉樂

哦！我相信，對於這一首……（他走進前，並吻他主人的衣服的下邊。）

伯爵

斐嘉樂？

斐嘉樂

閣下？

伯爵

你相信她會聽見我唱嗎？

賂西納

（在裏面唱。）

（調名：Maire en droit）

這一切告知我藍多爾真可愛，

我愛他永遠都不渝……

（只聽玻璃窗聲音很重地關上了。）

斐嘉樂 你該怕人家聽見你唱了罷，這回？

伯爵 她把窗門關了，顯然是有人進了她的房裏。

斐嘉樂 啊！可憐的孩子！她唱時還發抖呢！她已是上了鉤了，主公。

伯爵 她利用她自己指定的方法。「這一切告知藍多爾真

可愛。」多優美！多機警啊！

斐嘉樂 多狡猾，多有情啦！

伯爵 你怕她會委身給我嗎，斐嘉樂？

斐嘉樂 你只看與其說她是離開那裏，到沒如說她幾乎要跑

出百葉窗來了。

伯爵 若是這樣，我就是我的賂西納的了……這一生。

斐嘉樂 你忘記了，主公，她這會兒已經聽不見你的說話了。

伯爵 斐嘉樂先生！我只有句話對你說：她將要作我的妻子；

倘使你瞞着我的真名靈力幫助我的計劃……你懂得

吧……你是知道我的……

斐嘉樂 我盡力就是去啊，斐嘉樂，飛向財路去罷，我的個兒。

伯爵 我們走罷，只怕要使人疑心我們了。

斐嘉樂 （興奮地。）——我啊，我進這裏去，在裏面，只憑我的

法術的力量，只須棒兒敲這們一下！我就要使警戒的都沉

睡了，愛情醒來，嫉妬逃開，陰謀失掉它路線，障礙都一齊推

翻。你呢，主公，穿起兵士的衣服，拿着居留招待證，多帶些金錢在荷包裏，到我家裏來。

伯爵 給誰呢，金錢？

斐嘉樂（興奮地）——金錢啦，我的上帝，金錢啦；這是計謀中的命脈。

伯爵 不要生氣，斐嘉樂，我會帶得很多的。

斐嘉樂（臨去時）——我一會兒就來找你。

伯爵 斐嘉樂？

斐嘉樂 什麼事啊？

伯爵 你的齊達爾琴？

斐嘉樂 我忘記了我的齊達爾琴，我我發了瘋了（他又走了）。

伯爵 你的住處呢，冒充鬼？

斐嘉樂（回轉來）——啊！真的，我是發了昏啦！——我的鋪

子從這裏去四步就到了，藍色油漆，鉛色的玻璃，三塊招牌懸在門前，一個畫的三個鉢，一個畫的是一隻手裏擎住一隻眼，意思是手明眼快，一個寫着斐嘉樂。（他跑了。）

第二幕

台上佈置的賂西納的居室。窗子在舞台的深處，是用一種有欄子的百葉窗關住的。

第一場 賂西納

賂西納（獨自一人手裏拿了一個蠟台。她從桌上拿出紙來，然後就寫。）——馬爾瑟林病啦；家裏的人些都有事去啦！

沒有一個人看得見我寫信。我可不知道是這些牆壁都有眼睛，和耳朵呢，還是我那百眼巨怪的偵探他有個報耳神，即時就向他報告；我不能說一句話，也不能動一下步，從這上面他立刻就會猜出我的心事……啊！藍多爾（她把信封起來。）——終歸我們把這個信還是封起來罷，那怕我並不曉得什麼時候和怎麼樣我才能够使他得到這封信。我從百葉窗裏看見他和理髮師斐嘉樂說了很久的話。這是個忠厚人，他有時對我表些憐憫的意思；假使我能够和他談一會兒話也好啦！

第二場 賂西納，斐嘉樂

賂西納（驚訝）——啊！斐嘉樂先生，我看你是多末高興啊！

斐嘉樂 你的健康，馬丹？

賂西納 不大很好，斐嘉樂先生。我真會憂愁死了。

斐嘉樂 我也還末想；只有蠢人才會長肥的。

賂西納 你在那邊和什麼人談話，談得那末興奮地？我雖然聽

不見可是……

斐嘉樂 和我的親戚中的一個大學畢業的學士，是個有最大

的希望；極有才氣，又多感情，有本領，並且一張臉子也是
很兇人愛的。

賂西納 哦！都好極啦，我可以對你說他的名字嗎？……

斐嘉樂 藍多爾，他什麼也沒有；可是，倘使他沒有驟然就離開
了馬德里，他可以在那裏找到很好的位置。

賂西納 （輕躁地。）——他會找到位置的啊，斐嘉樂先生；他
會找到位置的。一個少年人像你所說的這樣，不至於長久
埋沒的。

斐嘉樂 （向外。）——好極啦。（高聲。）可是他有個大大的
缺點，這缺點總妨礙着他的上進。

賂西納 一個缺點，斐嘉樂先生！一個缺點！你對這個曉得得真
確吧？

斐嘉樂 他愛了人啦。

賂西納 他愛了人啦！你就叫這個作一個缺點？

斐嘉樂 認真說起來，照他那樣的家私，這才算得是個缺點。

賂西納 啊！命運是真不公道呀！他說出他所愛的人的名字沒
有呢？我是有點好奇呀……

斐嘉樂 這種性質的秘密話我向你說了，馬丹，你應該自己聽
了，就完了。

賂西納 （興奮地。）——爲什麼，斐嘉樂先生？我是個謹慎的

人。這個少年人既是你的親戚，我就非常地關心他……說
啊。

斐嘉樂 （狡猾地把她攔住。）——你想像罷，一個頂美麗的
小寶貝，溫順、柔和、動人、愛憐而又幹體，使人一見垂涎；輕捷
的腳步，苗條的身材，並又頰長、肥圓的脣，胭脂色的脣唇，還
有手腮頰牙齒眼睛……

賂西納 就住在這個城裏的？

斐嘉樂 在這個區內。

賂西納 或許還是在這條街上？

斐嘉樂 離我只有兩步路。

賂西納 啊！這才快暢哦……對於你的親戚，那末這人是……

斐嘉樂 我還沒有說出她的名字嗎？

賂西納 （興奮地。）——這是你所忘了的唯一的！事情！斐嘉
樂先生，說呀，快說呀，倘使他一回來，我就不能再知道了……

斐嘉樂 你絕對地要知道嗎，馬丹？好！這個人是……你的保
護人的受保護人。

賂西納 誰的受保護人？

斐嘉樂 巴爾多洛醫生的，是啊，馬丹。

賂西納（很感動的。）——啊！斐嘉樂先生……我不相信你，我
不瞞你。

斐嘉樂 這就是他所以熱望着要自己來對你證明。

駱西納 你使我發起抖來了，斐嘉樂先生。

斐嘉樂 沒出息，發抖這是壞打算呀，馬丹。當一個人對於困苦

的恐怖害怕，他先就受到恐怖的困苦了。並且，我才把所有

監視你的人們都打發開了，一直到明天都沒有人來管你。

駱西納 倘使他果真愛我，就應該絕對地靜靜待着，我才肯信。

斐嘉樂 唉，馬丹，愛情和寧靜不能裝進一顆同樣的心裏。如

今的青年是多末不幸呀，他們只有這可怕的选择：愛情無寧靜，或是寧靜無愛情。

駱西納 (兩眼下垂。)寧靜無愛情……好像是……

斐嘉樂 啊！真沒氣力了。實際呢，好像愛情無寧靜顯得更有情

趣些：在我，倘使我是女人的話……

駱西納 (催促。)這到是真的，一個年輕女子總不能阻止一

個誠實的男子對她表示敬意啊。

斐嘉樂 可是我的親戚對你就非常地致敬。

駱西納 但是，倘使他去做出什麼不慎重的事來，斐嘉樂先生，

他就會把我們都寬了啊。

斐嘉樂 (向外。)——他就會把我們都寬了啊！(高聲。)你

若是能特意地寫一封短短的信去禁戒他就好啦……一封

封信是很有力量的。

駱西納 (把她才寫好的信給他。——)我沒有時候再改寫

這封信了；可是在給他的時候，請你告訴他……請你好好

地告訴他……(她傾聽。)

斐嘉樂 沒有人，馬丹。

駱西納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於純然的友誼啊。

斐嘉樂 這是不待說的。要命！愛情自有一種別的態度。

駱西納 出於純然的友誼，你聽見吧？我所怕的只是一遇艱難

就冷下去了……

斐嘉樂 不錯，若是一點小小的篝火。想想看，馬丹，風可以吹滅

燈光却會煽燃炭火，而我們就是這一爐炭火。我們就只說

這火罷，他發出的這樣一爐火似的熱情幾乎沒有把我都

惹燃了，我還只是在旁邊看的呢！

駱西納 神聖啊！我聽見我的保護人來了。倘使他看見你在這

裏……你從琴室過去，盡你的能力走輕些下去罷。

斐嘉樂 寧靜一點罷。(向外拿出信來。)這才是值得我的一

切注意的。(他走進琴室去了。)

第三場 駱西納(獨自一人。)

駱西納 一直要他走到外面我才落得下心呀……哦！我真愛

他，這個好斐嘉樂！這是個很誠實的人，一個好親戚啊！這是

我的專制魔王來了；依然作起我的工來罷。(她吹滅蠟燭，

坐下，把一個上在綉子上的繡物拿起來做。

第四場：巴爾多洛，駱西納。

巴爾多洛（帶怒）啊！倒楣發狂，賊囚犯的斐嘉樂，離家一

會兒功夫回來就保不住要出事嗎……

駱西納 誰又把你惹得發這樣大的氣，先生？

巴爾多洛 這個該死的理髮師，一轉眼間把我全家都弄得動

轉不靈了；他給列維耶一劑催眠藥，拉若來斯一劑開竅散；

他在馬爾瑟林的脚上扎了一針，就連我的騾驢子……一

個可憐的瞎眼牲口的眼睛上，也踢上了一個熱罩法，因為

他欠了我一百塊錢，他急着想對眼。啊！給他對了去罷……

……沒有一個人，在門房裏嗎？人家走進這個屋裏來好像進

校場一樣。

駱西納 除了你誰還能進來，先生？

巴爾多洛 我寧可莫來由地疑心，却比毫無提防的好點。到處

都有乘隙而入的人，大膽的人……就是今天早晨，當我下

去找尋的時候，不是已經有人輕捷地把你的歌辭檢起跑

了嗎？哦！我……

駱西納 什麼你都高興看得有點兒意思似的！風也會把這張

紙頭刮起走的呀，有什麼過路人，我曉得是怎麼的？

巴爾多洛 風，什麼過路人……那時一點兒風也沒有，馬丹，也

絕沒有什麼過路人；這總是有個人特意等在那裏檢一個女人做出好像不當心的樣子擲下去的紙頭。

駱西納 樣子，先生？

巴爾多洛 是啊，馬丹，樣子。

駱西納（向外）哦！可惡的老頭子！

巴爾多洛 可是這些事都不會再有啦；因為我要叫人把這個

窗子封了。

駱西納 做得更厲害點罷；把所有的窗子一下糊成壁頭就是

啊！這是個牢獄的囚禁，事實上，也差不到多少！

巴爾多洛 把弄街的幾堵窗子封了，或許也不見怎麼壞……

這個理髮師沒有到你這裏來罷，至少？

駱西納 他也惹起你的操心嗎？

巴爾多洛 只要是個男人都一樣。

駱西納 啊，你這些回答都太體面啦！

巴爾多洛 啊！你若是對人人都相信，那末在你家裏你不久就有個好女人要對你不起，多少好朋友去勾誘她，多少好用

人去幫他們的忙。

駱西納 怎麼！你連人家不受斐嘉樂先生的誘惑的這點品行

都不肯信嗎？

巴爾多洛 女人們的怪事，哪個能懂得點什麼東西，從這些德

性到品行我也看得多啦！……

路西納（發怒。）先生，既是做個男子就在使我們喜歡，那末

爲什麼你使我討厭你得這末厲害？

巴爾多洛（呆住了。）爲什麼……爲什麼……你不答應我

對於這個理髮師的問題。

路西納 要應答啊，這個人進過我這裏來；我看見他，我和他談

過話。我也不瞞你，我覺他是很可愛的；這下你不會就難過

死了吧（她走了。）

第五場： 巴爾多洛，獨自一人。

巴爾多洛 哦！猶太人，狗樣的奴才拉若來斯！列維葉！該死的列

維葉？

第六場： 巴爾多洛，列維葉。

列維葉（一路打着呵欠到來，完全是睡着的。）啊——啊——

啊，啊……

巴爾多洛 你在哪裏，昏蛋，那個理髮師進這裏來的時候？

列維葉 先生我在……啊，啊……

巴爾多洛 弄的有點兒什麼玩意兒罷，無疑地你看見他沒有

呢？

列維葉 我自然看見囉，因爲他發見我是很病了，照他說：這話

一定是真的，只因我已經覺得我的全身都在痛啦，只是聽

見他說……啊，啊……

巴爾多洛（學他的口氣。）——只是聽見他說……拉若來

斯這個賤東西在哪裏？叫這個小孩子吃藥也不等我開個

藥方！這一定有點兒什麼壞心眼兒在裏頭。

第七場： 原有的演員，拉若來斯。（拉若來斯扮成一

個拄着一根有襖手的手杖的老人出來。）

列維葉（打着呵欠。）拉若來斯！

巴爾多洛 你星期日再去打噴嚏罷。

拉若來斯 已經是五十……五十回啦……一會兒功夫（他

打噴嚏。）這個噴嚏可把我打壞啦。

巴爾多洛 怎麼我問你兩個是不是有人進路西納那裏去來，

你們剛才不同我說起這個理髮師……

列維葉（繼續着打呵欠。）——這是個什麼人罷，斐嘉樂先

生？啊……

巴爾多洛 我敢賭這個滑頭是和他勾結在一起了。

列維葉（哭得像個傻子樣。）——我……我和人勾結……

拉若來斯（打着噴嚏。）——欸，先生，有沒有……有沒有公

理呀……

巴爾多洛 公理！只有在你們這些窮鬼，你們自己當中才說得

上，公理！我是你們的主人，我就該總是有道理的。

拉若來斯 (打着噴嚏。) 可是, 媽的, 到一個事情是真的! ……

巴爾多洛 到一個事情是真的, 若是我不要它是真的, 我就

很可以說它不是真的。你只要肯許這些下賤東西都能占

點上風, 不久你且看看權威就會成個什麼樣子。

拉若來斯 (打着噴嚏。) ——我到情願被開除啦。當到一種

可怕的差, 簡直是地獄的生活。

列維葉 (哭着。) ——一個可憐的好人拿給你看成一個無

賴漢。

巴爾多洛 出去罷, 可憐的好人! (裝着他們的樣子。) 啊, 啊, 啊

扯, 一個對住我的臉打噴嚏, 一個向着我打呵欠。

拉若來斯 啊, 先生, 我敢給你賭咒, 要沒有小姐, 就沒有……就

沒有法子再在這屋裏頓下去啦。(他打着噴嚏出去了。)

巴爾多洛 這個斐嘉樂把他們通通都弄成什麼樣子啦! 我看

出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賤東西想錢包都不開就把我的

一百塊錢還了……

第八場 巴爾多洛, 董, 芭銳列, 斐嘉樂 (躲在琴室

裏, 一陣一陣地出現, 並暗聽他們。)

巴爾多洛 (繼續。) ——啊, 董, 芭銳列, 你來給賂西納上音樂

課的嗎?

芭銳列 這到是比較不大急迫的事。

巴爾多洛 我到你家裏去過, 沒有找着您。

芭銳列 我爲你的事情出去來。你應該曉得一個相當討厭的

消息。

巴爾多洛 對於你?

芭銳列 不是, 對於你。阿爾馬維瓦伯爵在這個城裏呢。

巴爾多洛 說小聲點。就是在全馬德里找尋賂西納的嗎?

芭銳列 他住在大廣場上, 並且每天都喬裝着出去。

巴爾多洛 一點也用不着懷疑了, 這是有關的。怎麼辦呢?

芭銳列 倘使他是以前一個私人來的, 我可以做到把他弄走。

巴爾多洛 對啊, 晚上埋伏起來, 帶着兵器, 穿着甲冑。

芭銳列 好上帝找麻煩啊! 惹出一個糟糕的事情, 那就好了; 在

蘊釀中, 絕然地散播謠言好啦。

巴爾多洛 攻擊一個人的希奇方法!

芭銳列 謠言, 先生! 你真不大曉得是多末可厭的; 我看見最體

面的人都幾乎給謠言送葬了。你須曉得並沒有平凡的惡

聲, 沒有傷到榮譽沒有無聊的故事, 只要巧妙地使一個大

城的閒人些都相信了; 我們這裏有的是多麼能幹的人喲!

……先是輕輕的一點話放出去, 像大雨前的燕子掃地飛

翔的樣子, 我們加以吹噓和佈置, 跑着散佈些毒箭。嘴上海

來, 輕輕地, 輕輕地, 你又巧妙地傳入耳中。毒既下好了; 它就

發芽，它就爬，它就走，口口相傳得越厲害就越遠了；然後，突然一下，不曉得怎麼樣，你會看見謠言站起來吹起來，發脹起來，眼看着就長大了。它飛在空中，展開它的翅膀，旋轉，包圍，拔取，拖拽，暴發並轟響，饒天之倖，成了個一般的呼聲，公衆的漸發漸大的聲響，一種憤恨和斥逐的普遍的合唱。什麼鬼還抵抗它得住？

巴爾多洛 你在這兒對我胡說了些什麼，芭銳列？你那些輕輕的漸發漸大的聲響，和我的處境有什麼關係呢？

芭銳列 怎麼，什麼關係？這就是到處都有人拿來趕走他們的敵人的，今天也須這樣做來使你的敵人不得近身。

巴爾多洛 近身？單是有這個伯爵的存在都還不讓駱西納知道，我就要和她結婚了。

芭銳列 照這樣說，你就一刻兒功夫都耽擱不得了。

巴爾多洛 還在誰呢，芭銳列？這件事情的一切細務我一概都託負給你啦。

芭銳列 不錯，可是你對金錢太吝惜；在整齊的和樂裏，一個不平等的婚姻，一個不公平的裁判，一個顯然的特例，就是不平調和，總須用黃金這個完全的和絃去調整和補救才行。

巴爾多洛（一面給他銀錢。）——必得要遵照你的意思，可是我們不要說啦。

芭銳列 這個就叫做說話。明天，一切都完結：今天，就在你不要再讓任何人去報知你的受保護人。

巴爾多洛 這點你相信我罷。你今天晚上還來嗎，芭銳列？

芭銳列 不要祇望我來罷。今天整天我忙的只是你的婚事，不要祇望我來罷。

巴爾多洛（伴送他。）謝謝你。

芭銳列 請留步，醫士，請留步啊。

巴爾多洛 不是，送你出去，我好開臨街的大門。

第九場 斐嘉樂（獨自一人，從琴室出來。）

斐嘉樂 啊！好謹慎呀！開門，開臨街的大門；我出去時就要去替伯爵開開。這個芭銳列真是個大大的下賤奴才！他還是個最蠢的東西。想使社會上被你散佈的謠言感動，也必須要有個身分，家聲，名色，地位，信用才行呀。可是一個芭銳列，他會去造謠的，只是人家不信他。

第十場 駱西納（跑上前。）斐嘉樂。

駱西納 怎麼？你還在這裏啊，斐嘉樂先生？

斐嘉樂 這對你是很憐憫的小姐。你的保護人和你的唱歌教師，以為他們是獨自在這裏，剛才在這裏痛快地談說……

駱西納 那末你聽了他們來，斐嘉樂先生？可是你知道罷，這是很不好的。

斐嘉樂 聽了可是這最好要聽得很清楚才對的。聽罷，你的保護人準備明天要和你結婚。

駱西納 啊！偉大的神聖！

斐嘉樂 一點也不要害怕；我們將要給他多少的事情去做，他就沒有時候去想起這個事啊。

駱西納 這是他轉來了；從這個小樓梯出去罷。你使我擔心死啦。（斐嘉樂跑去。）

第十一場 巴爾多洛，駱西納。

駱西納 你同什麼在這裏過嗎，先生？

巴爾多洛 我送出去的是董芭銳列，用不着說。倘使這是斐嘉樂先生你怕更喜歡點。

駱西納 這在我到是很隨便的，告訴你。

巴爾多洛 我很想知道這個理髮師有些什麼要這樣急著來給你說？

駱西納 要得正經地說嗎？他來報知我馬爾瑟林的病狀，據他說來，她是不很好的。

巴爾多洛 來報知你！我敢賭他是被人託來給你送信的。

駱西納 那末哪個的信呢？請你說。

巴爾多洛 哦！哪個的是女人們絕不肯說出名字來的人的。我曉得什麼？我或許是窗子上落下去的紙頭的回信罷。

駱西納（向外。）——他就連一件都沒有猜錯過。（高聲。）就這樣也是你活該。

巴爾多洛（瞧着駱西納的手。）——對啦，你寫字來。

駱西納（有些不自然。）——你有什麼計劃要我來上套才叫有趣呢。

巴爾多洛（擒住她的右手。）——我什麼也沒有；可是你的指頭上還蘸的有墨啊！哼！狡猾小姐！

駱西納（向外。）這個該死的人！

巴爾多洛（總是把她的手擒住的。）——一個女人自信她是安全的，只因她是獨自一人。

駱西納 啊！無疑的……好證據啊……完結了罷，先生，你扭着我的膀臂啦。我在蠟台周圍去抹抹被燒着了；人家常常告訴，我必須立即浸在墨水裏；我就這麼做來。

巴爾多洛 你就這麼做來？我們且看第二個證據和第一次供詞相合不相合。在這個信紙簿上，我是很清楚的有六張紙；

因為我每天早晨都要把它數過，今天也還數來。

駱西納（向外。）——哦！混賬東西……

巴爾多洛（數。）——三，四，五……

駱西納 第六張……
巴爾多洛 我料定是不在了，第六張。

賂西納 (垂下了兩眼。)——第六張?我用來做了個小喇叭筒,裝了我送給斐嘉樂小女孩的糖果。

巴爾多洛 送給斐嘉樂小女孩那末鋼筆尖原是嶄新的,怎麼也變成黑的了呢?是不是因為寫了斐嘉樂小女孩的住址來?

賂西納 (向外。)這個人到具備的有吃醋的本能……(高聲。)我在繩子上替你繙的上衣上的花脫落了,我用這個筆尖來重描過。

巴爾多洛 這些話真靠得住啊!要人家相信你,我的孩子,在繼續地遮蓋事實的時候切莫要臉紅;可是這是你還不知道的。

賂西納 唉!看到最純潔地做出的事得到這樣壞的結果,誰能不臉紅呢,先生?

巴爾多洛 真的啊,我錯囉。燒到手指,把來浸在墨水裏,做一個裝糖果的小喇叭筒給斐嘉樂小女孩,又描繪繩子上的我的上衣,哪還有更純潔的呢?可是堆起一大堆的謊話就為遮蔽一個唯一的事實……「我是獨自一人,絕沒有人看見我;我可以隨意地說謊。但是手指尖依舊是黑的,筆尖弄皺了,紙頭也不見了!沒有人能够想得很周全。很的確地,小姐,當我要到街市上去的時候,一把好雙關鎖讓你知道

我的厲害。

第十二場 伯爵, 巴爾多洛, 賂西納。

伯爵 (穿着騎兵的制服,作起帶了酒的樣子,並還唱着:「我們喚醒她,等等。」)

巴爾多洛 這個人跑到我們這兒來想做什麼?一個兵進你的房裏去罷,小姐。

伯爵 (唱)我們喚醒她,並走向賂西納。——你們兩個當中,兩位太太,那個叫巴洛爾多醫生(對賂西納,低聲。)我是藍多爾。

巴爾多洛 巴爾多洛!
賂西納 (向外。)——他說起藍多爾。

伯爵 巴洛爾多,「巴爾卡洛」!●這我都滿不在乎。就只要知道你兩個中那位太太……(向賂西納,拿一張紙頭給她看。)拿着這封信罷。

巴爾多洛 那位太太你應當看的明白這是我啊!那位太太進去啊,賂西納,這個人好像是吃了酒啦。

賂西納 就為的是這個,先生;你是一個人,一個女人在這兒有時可以使他客氣點呀。

● Barque à l'eau 意為(「在水裏的船,」)的響音。

巴爾多洛 進去，進去；我是不怕難爲情的。

第十三場 伯爵，巴爾多洛。

伯爵 哦！從你的年貌上我老早就把你認出來啦。

巴爾多洛 （向伯爵說伯爵把信緊握在手中。）——那是什麼啊，你那藏在袋裏的是什麼？

伯爵 把來藏在我的袋裏爲的不要你知道這是什麼。

巴爾多洛 我的年貌！這些人囉，總以爲他們是在和兵士們說話。

伯爵 說出你的年貌來你以爲是多麼困難的事嗎？

（調：Ici sont venus en personne）

搖搖的頭，禿禿的頂，

白眼圈子，紫眼睛，

一個阿爾公干●的野蠻樣子，

身軀重滯且彎曲，

肩頭直聳頸子縮，

顏色像馬洛克的黃麻皮，
鼻孔掀起和紙煤筒相似，

● 北美印地安人的一種。

腿既腫並且又彎，

語調急驟，發聲像直障，

具有一切破壞的惡根性；

到底還是個最漂亮醫生。

巴爾多洛 這是什麼話？你是特意到這裏來罵我的嗎？立刻給我走開罷。

伯爵 走開罷！哦！這話真說得不好啊！你認得字吧，「巴爾

罷洛。」……醫生？

巴爾多洛 又是一個可笑的問題。

伯爵 哦！這不使你難堪啊！因爲，我不才至少也和你一樣地

是醫生……

巴爾多洛 這話怎麼講？

伯爵 難道我不是軍隊裏的馬醫生嗎？這不是，所以人家特

意把我安置到一個同行的家裏來的。

巴爾多洛 竟敢拿個獸醫相比……

伯爵

（調：Vive le vin）

● Barbe à l'eau（意爲「落水的胡鬚」）的譯音。

(不唱) 不然，醫生，我並不是說

我們的學術行將超過

奚波克拉特●和他的及門。

(唱)

你的智識，我的同行你聽，

是個極普通的成功；

因為即使把毛病消除不動，

至少會消除了病人。

我這裏面對你說的還客氣吧？

巴爾多洛 這很適合於你，沒智識的粗人，用來這樣地褒貶這

第一等，最大，最有用的學術！

伯爵 有用的，對於以此為業的，到全然是有用的。

巴爾多洛 這是一個太陽都感到光榮來照耀它的成功的學

術！

伯爵 那末地面就趕緊遮蓋它的大錯。

巴爾多洛 道很看得出來，沒教育的東西，你是個只慣於對牲

口說話的。

伯爵 對牲口說話啊，醫生！在一個機警的醫生……這

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嗎，一個獸醫儘管醫好他的病者可

● Hippocrati, 古代的名醫。

不必和牠們談話，比起一個醫生和他的病人話到談得很

多……

巴爾多洛 不一定醫好他們，是不是啊？

伯爵 這是你說的啊。

巴爾多洛 那個鬼送到這裏來的這個醉漢？

伯爵 我覺得你對我發出咒罵的話啦，好啊！

巴爾多洛 到底你想做什麼，有什麼要求？

伯爵 (裝作大怒)——噫，好啊，他發火啦！我要做什麼？你

難道沒有看見這個嗎？

第十四場 賂西納，伯爵，巴爾多洛。

賂西納 (跑向前)——兵士先生，請你不要生氣，對不起！(向

巴爾多洛) 溫和點和他說話，先生！一個人失了理性……

伯爵 你說得不錯；他失了理性，他；可是我們是有理性的啊，

我們！我有禮，你美麗……這就夠啦。說真話，在這屋裏，我只

想和你來打交涉。

賂西納 我能給你盡點什麼力呢，兵士先生？

伯爵 一點小事情，我的孩子。可是我的話裏假使有不明白

的地方……

賂西納 我理會得你話裏的精神。

伯爵 (把信顯給她看)——不，不留心着這個信，這個信。這

只是爲的……但是以誠意告訴你，你今天晚上一定要留我住宿。

巴爾多洛 只是這個事嗎？

伯爵 再沒有別的了。請你讀一讀我們的馬隊隊長給你寫的那封親切的信罷。

巴爾多洛 拿來看看。（伯爵把信藏起來，給他一張別的紙頭。）

（巴爾多洛讀信。）「巴爾多洛醫生須招待，留食，留住，留宿……」

伯爵 （語氣加重。）留宿。

巴爾多洛 「僅只一夜，這個藍多爾即愛歌里耶，隊中的騎兵……」

駱西納 這就是他，就是他本人。

巴爾多洛 （興奮地向駱西納。）什麼事情啊？

伯爵 怎麼，現在我還有錯嗎，「巴爾巴洛」——醫生？

巴爾多洛 這個人好像有意尋開心啊，把我的名字用各種可能的樣子改變來罵我。滾他娘的，「巴爾巴洛」，「巴爾罷洛」去告訴你那個無禮的馬隊隊長，從我在馬德里旅行回來，我已經免除了招留戰士的義務了。

● Barbaro （有「野蠻」意）的譯音。

伯爵 （向外。）哦，天啦！這才是個可厭的障礙啊！

巴爾巴洛 哈哈，朋友，這怕有點兒衝你的心，把你的酒都驚醒了一點罷，可是也還是要立刻滾開呀。

伯爵 （向外。）——我幾乎露出了馬脚。（高聲，）滾開！你就是免了招留戰士，你怕也不會免了禮貌罷！滾開！給我看看你的准許證；那怕我不識字，我立刻也可以看出的呀。

巴爾多洛 還有什麼要緊。就在這個抽屜裏。

伯爵 （在他走開時，不離原地說。）——啊！我的美麗的駱西納！

駱西納 怎麼！藍多爾，是你呀？

伯爵 至少收到這封信罷。

駱西納 當心呀，他的眼睛留神住我們在。

伯爵 扯出你的手絹，我就把信丟在地下。（他走近前。）

巴爾多洛 慢點，慢點，兵士大人；我絕不高興人家跑得這樣近

去看我的妻子。

伯爵 她是你的妻子？

巴爾多洛 怎麼樣呢？

伯爵 我把你看成她的父系的，母系的，極老的曾祖；她和你之間至少隔了三代。

巴爾多洛 （唸一張證書。）——「據我們所得到的良好及

忠實的證言……」

伯爵 (用手在證書上一打，把證書打落在地板上。) 我需

得着這些嘩嘩話嗎？

巴爾多洛 你要知道，兵士，我若是叫得我的人來，我馬上就叫

收拾你個够分兒。

伯爵 打仗嗎？啊，頂高興囉，打仗這是我的本行 (露出他皮

帶上的手槍。) 這就是拿來打賭他們的眼睛的東西。你或

許還沒有看見過打仗罷，馬丹？

駱西納 也不想看見。

伯爵 可是再沒有比打仗更快活的啦。你想像看 (推掀着

醫生) 先是敵人已在窪地的一面，朋友們又在另一面 (向

駱西納，對她把信幌一幌。) 扯出手絹來 (他向地上唾一

下) 這就是窪地，是不待說的啦。(駱西納扯出她的手絹；

伯爵把他的信丟在他和她的中間。)

巴爾多洛 (想躬身去拿。) 哈哈

伯爵 (把信拿回來並說。) 哪……我要告訴你我的

行業的秘密……一個好謹慎的女人，真的這不是從她袋

裏落下來的一封信嗎？

巴爾多洛 拿來拿來。

伯爵 慢點罷，爸爸！各人管各人的事。難道是一張大黃的藥

方從你的袋裏掉出來了嗎？

駱西納 (伸手。) 啊！我曉得這是什麼，兵士先生。(她拿信函，

藏在她的圍裙的小袋子裏。)

巴爾多洛 這下總要走啦？

伯爵 好啦，我走囉，再見罷，醫生；不要介意啊。一點小小的敬

禮，我的心哦！祈求死神在幾回戰陣裏還得把我遺忘；生命

於我再沒有過這樣地可愛啊。

巴爾多洛 終歸得走啊。假使我對於死神有那樣的勢力……

伯爵 對於死神你不是醫生嗎？你給死神効了多少的力啊，

死神一點也不會拒絕你的。(他去了。)

第十五場 巴爾多洛 駱西納。

巴爾多洛 (瞞住他走了。) ——他到底還是走啦！(向外。)

大家裝瘋。

駱西納 可是你也承認罷，先生，他是很快活的啊，這個兵士就

從他的醉態裏我們也看得出他是不少機智和一點教育

啊。

巴爾多洛 饒倖，我心愛的，能够把他給我們弄走了！但是你不

感着有些興趣來和我一道讀他交給你的那封信嗎？

駱西納 什麼信？

巴爾多洛 就是他裝作檢起來使你接受的那封信。

賂西納 不錯道是我作軍官的表兄的信，從我的袋裏掉下來過。

巴爾多洛 我想，我啊，他把你的掉了去了。

賂西納 我認得很清楚。

巴爾多洛 拿出來看看又值得什麼呢？

賂西納 就連放在哪裏去了我都不知道。

巴爾多洛 (指着她的衣袋。)——你擺在那裏面在。

賂西納 哈哈！因為大意到忘了。

巴爾多洛 啊！必然的。你且看看一定有些胡鬧的。

賂西納 (向外。)——我要是不把他惹發氣，那就沒有方法拒絕他了。

巴爾多洛 拿來罷，我的心肝。

賂西納 但是你這樣堅持着是什麼意思呢，先生！怕又是有些

犯疑罷？

巴爾多洛 可是你呢，你有什麼理由不把它拿出來看看呢？

賂西納 我再告訴你，先生，這張紙不是別的，就是我表兄的信，

你昨天完全拆開了給我的，因為說到這個信的問題，我很

明白地告訴你這樣的自由極其使我不高興。

巴爾多洛 我不懂你的話。

賂西納 我要不要去檢查寄給你的信件呢？為什麼你做起你

那個神氣，好像凡是寄給我的信都要動一動的樣子呢？倘使這是吃醋的話，就是侮辱我；倘使這是一種不當的權力的濫用，更是要我反抗的。

巴爾多洛 怎麼，反抗！你從沒有這樣同我說過話啊。

賂西納 就使我一直謙遜到今天，也不是要給你的權利來白白地侵犯我。

巴爾多洛 你和我說的是什麼樣侵犯呀？

賂西納 我說是那多不經見的事，一個人竟敢去開拆旁人的

信。

巴爾多洛 他的妻子的？

賂西納 我還不是誰的妻子呢。為什麼人家對妻子就要施以

一種對任何人都做不出的侮蔑呢？

巴爾多洛 你想把我的念頭引開，把我對於信的注意轉移，而

這個信，無疑地，是個情人的情書。可是我終於要看見，我告

訴你。

賂西納 你就不會看得見。倘使你走近我的身邊，我就逃出這

所房子去求一個偶然路過的人收留我。

巴爾多洛 他才不會招待你嘍。

賂西納 這是一定要試試看的。

巴爾多洛 我們這裏不是在法國，那裏才有人看得女人常常

是合理的。但是，爲要除却你這種奇想，我要去把門關上啦。
駱西納（在他去了時。）——啊！天啦！這怎麼辦呢？快拿我表

兄的信來換過，玩個手段叫他拿去看罷。（她把信換了，把他表兄的信放在袋裏，並使之露出一點。）

巴爾多洛（轉來。）——啊！我希望現在可以看過信了。

駱西納 以什麼權利呢，請告訴我？

巴爾多洛 以最普遍地承認了的權利，最強者的權利。

駱西納 寧可叫人殺了也不讓他從我身上把它拿去。

巴爾多洛（頓着脚。）馬丹！馬丹！

駱西納（倒在沙發椅上，並裝出有病的樣子。）——啊！怎樣

的侮辱啊！……

巴爾多洛 給我這封信，或是看我生氣。

駱西納（頹然地倒着。）不幸的駱西納！

巴爾多洛 你怎麼啦？

駱西納 多末可怕前途啊！

巴爾多洛 駱西納！

駱西納 我真憤怒得要氣閉了。

巴爾多洛 她病啦。

駱西納 我沒有力了，我死啦。

巴爾多洛（給她切脈並向外說。）——神聖呀！信哦！不讓她

知道我們且讀一讀罷。（他繼續替她切着脈，於是把信拿到，打算攪扭着身軀去讀。）

駱西納（總是頹然地倒着。）好命運啦！……

巴爾多洛（放開她的手腕，並向外說。）——要去知道平時

總怕知道的事多末使人發狂啊！

駱西納 啊！可憐的駱西納！

巴爾多洛 愛用香水……產生這樣的癩癩症。（他一面給她

切脈，一面躲在沙發椅後面看信。駱西納稍稍抬起頭來，奸巧地看他，用頭作一作勢，依然沉默着。）

巴爾多洛（向外。）——天啦！的確是她表兄的信。担些什麼

倒楣的心呀！現在怎麼去安服她呢？她至少不曉得我看了她的信罷。（他做得好像去參扶她，於是把信放還她的袋裏。）

駱西納（抽一口氣。）啊！……

巴爾多洛 好了罷！這沒有什麼，我的孩子；就是上了點氣，沒有

別的，因爲你的脈象也沒有變動啊。（他到櫃上去取下一個小瓶。）

駱西納 他把信放還原啦！很好。

巴爾多洛 我親愛駱西納，用點這個藥酒罷。

駱西納 你的什麼我都不需要讓我好啦。

巴爾多洛 我承認爲了這封信我做得過分地激烈了一點。
駱西納 就爲的是這封信！你要求一些事情的態度，是使人起反感的。

巴爾多洛 （跪下。）——恕饒我罷！我一下就感到我的一切錯誤；你看我跪在你的面前啦，已經立心悔過了。

駱西納 好說，恕饒若在你相信這封信不是從我的表兄來的時候，又怎樣呢？

巴爾多洛 不管這是從他或是從一個別人來的，我都不要去弄明白了。

駱西納 （向他把信遞去。）——你看罷，只要用好好的態度來，我什麼都肯的。拿去看罷。

巴爾多洛 這種誠實的舉動把我的疑心完全都去掉了，假使我果真不幸有過這些疑心的話。

駱西納 看一看啦，先生。
巴爾多洛 我對你要作了這樣一種侮辱上帝也不見容呀！

駱西納 你這樣拒絕就是使我生氣。
巴爾多洛 接受我這種完全信心的表示就是容我謝罪了。我要去看看那可憐的馬爾瑟林，不曉得這些嘉樂爲什麼要

在她的脚上替她放血；你不也同我去嗎？

駱西納 我等一會兒再上去罷。

巴爾多洛 既經講了和，寶貝，把手伸來啊。倘使你能够愛我，啊！你會多末幸福哦！

駱西納 （兩眼下垂。）——倘使你能够使我喜歡，啊！我就會愛你啦。

巴爾多洛 我要使你喜歡的，我要使你喜歡的；只要我告訴你我要使你喜歡（他去了。）

第十六場 駱西納（看住他走了。）

駱西納 啊！藍多爾他說他要使我喜歡……我們看看這封信罷，好在沒有給我弄出很多的煩惱來。（她看了後叫道。）哈……！我看得太過啦；他叫我和我的保護人作一回大大的爭鬧；我才將到有過那末好的一次，又給我把我來放過了。在收得這封信的時候，我感到我連眼睛都紅透了，啊！我的保護人說得有理，我真說不上有這種交際場上的習慣，據他常常告訴我，這樣的習慣在種種機會使女人們得以維持，但是一個不公正的男子也會把純潔都當作狡猾的。

第三幕

第一場 巴爾多洛（獨自一人，憂悶。）

巴爾多洛 什麼皮氣！什麼皮氣呀！她好像平和啦……哪，有人告訴我不曉得那個魔鬼鬼態，憑着她不肯再上芭銳列的課

了她曉得他參與我的婚事……（有人撞門。）你做盡了世間的一切去討女人們的好；要是你漏掉了這們僅僅的一小點兒呀……我說僅僅的一……（有人又撞第二次門。）我們看看是誰啊。

第二場：巴爾多洛，伯爵（作學士裝束。）

伯爵 我敬祝和平與快樂常在尊府啊！

巴爾多洛（蹣跚地。）——再沒有祝禱來得這末恰當的。你要做什麼？

伯爵 先生，我是阿弄作，大學畢業學士……

巴爾多洛 我並不需要家庭教師啊。

伯爵 ……芭銳列的學生，芭銳列就是大修道院的音樂師，榮幸地在教授音樂給馬丹你的……

巴爾多洛 芭銳列音樂師榮幸地……這些我都知道啦；快說來意罷。

伯爵（向外。）——這樣一個人（高聲。）因了一點急病使他不得不躺在床上……

巴爾多洛 躺在床上。芭銳列他差個人來到是很對的；我馬上就去看他去。

伯爵（向外。）——哦，糟啦！（高聲。）我說他躺在床上，先生，就是……我是說他不能出房門的意思。

巴爾多洛 他只是有點小病。你走前頭，我跟你去罷。

伯爵（個個不安。）——先生，我是他託我來……沒有人會聽見我們說話罷？

巴爾多洛（向外。）——這定是個壞蛋。（高聲。）不會，鬼祟的先生！說罷，不要心慌意亂的，假使你能够。

伯爵（向外。）——該死的老頭子！（高聲。）董芭銳列託了我，叫我告知你……

巴爾多洛 說大聲點，我有隻耳朵是聾的。

伯爵（提高聲音。）——啊！可以。阿爾馬維瓦伯爵，原是在大廣場的……

巴爾多洛（吃驚。）——低聲點說；低聲點說！

伯爵（聲音更大。）——……今天早晨撥了。因為這是由我他才知道阿爾馬維瓦伯爵……

巴爾多洛 小聲點；說小聲點，我請求你。

伯爵（同樣聲調。）——是在這個城裏，並且我發見了駱西納小姐曾經給他高信……

巴爾多洛 曾經給他高信？我親愛的朋友，說得更小聲點，我懇求你！請罷，我們坐下來，親切地談談罷。你曾經發見你說駱西納……

伯爵（傲然地。）——真真確確地。芭銳列，對於這封信替

你着急才請我來把這封信給你，但是你對付事情的態度……

巴爾多洛 唉！我的上帝！我把事情對付得好好的啊。可是我們

不可以說得更小聲點？

伯爵 你不是有隻耳朵是聾的嗎，你才說。

巴爾多洛 對不起，對不起，阿弄作先生，你只覺得我剛才又多疑又嚴厲，那知我是個被一些陰謀家，謀算等等，包圍怕了的，看到你這種風度，你的年紀，你的神氣……對不起，對不起。

伯爵 這樣說起來，還差不多，先生！可是我想不會有人聽我們罷。

巴爾多洛 唉！你想有誰呢？所有我的僕人些都疲倦了！駱西納關起門生氣去了！魔鬼進了我的門罷。還是看一下的放心……（他走去輕輕把駱西納的門推開。）

伯爵 （向外。）——我真給悔恨死啦。把信留住罷，現在我須得要逃跑了。那還不如不來……把信拿給他看罷……倘使我能够通知駱西納一聲，拿給他看到是個好手段。

巴爾多洛 （用脚尖點着走了回來。）——她是靠近她的窗子坐着的，背向住門，在正重讀她的做軍官的表兄給她的信呢，這信是我已經拆看過的……我們且看看她寫的信

罷。

伯爵 （把駱西納的信交給她。）——這不是。（向外。）這

是我的信她在重讀啊。

巴爾多洛 「自從你把你的姓名及身分告知了我。」啊！這個不誠實的東西，這的確是她的手蹟。

伯爵 （吃驚。）——你也要說得小聲呀。

巴爾多洛 怎麼感謝你，我親愛的……

伯爵 到通通完結的時候，你還以為受着我的恩惠，你就是一个個頂刮刮的了。依據現時董，芭銳列和一個法律家做的工

作……

巴爾多洛 和一個法律家，是不是為我的婚事？

伯爵 沒有這個我還來纏擾你嗎？他託我來告訴你明天一切都可以齊備。到那時，她若抗拒起來……

巴爾多洛 她會要抗拒啊！……

伯爵 （想拿回信件，巴爾多洛緊緊捏着。）這樣說那正是我能替你盡力的時候：我們把她的信給她看，若有必要的话（更鬼祟地。）我簡直去告訴她這信是我從一個女人得來，而這女人又是由伯爵所給予的，你想是不是馬上就會激起她的恐慌，羞恥和悔恨……

巴爾多洛 （笑着。）這種謠言！我親愛的朋友，我現在越看出

你是從芭銳列那方面來的了！爲要使這些不像是約好的，好不好使她先來和你認識一下？

伯爵（把一種極快樂的心情壓下去。）——這到很合於
董芭銳列的意見。但是怎麼辦呢？天是已經晚啦……騰下
的時間也不多啦……

巴爾多洛 我告她你是來代替芭銳列的。你能不能給她上一
次課呢？

伯爵 爲使你高興我沒有什麼不能做的。但是須得注意這
樣假扮的教師已經是老把戲，喜劇上的方法了。倘使她犯
起疑來……

巴爾多洛 由我介紹，多冠冕呢？況乎你的樣子與其說是像個
殷勤的朋友到不如說是個番裝的情人。

伯爵 的確嗎？你相信我的樣子在哄騙時是有幫助的嗎？

巴爾多洛 我敢說叫最精細的人也猜不透。她今天晚上的皮
氣真可怕。可是只要到她肯和你見面……她的琴在這個
房子裏面。你且先去玩玩罷。我去儘力把她勸來。

伯爵 你還不要和她說起那封信啊。

巴爾多洛 在事情解決之前，那就把一切效果都失了。事情毋
須對我說兩次，毋須兩次把事情對我說（他走了。）

第三場 伯爵（獨自一人。）

伯爵 我算得救啦。噫呀！這個惡魔似的人真難對付！悲哀樂
很知道他。我自己覺着在說謊，這使得我的樣子又平板又
笨，他真有限力呀……實在說，若不是想起那封信的一點
急智，應該說老實話，我已經像個蠢才樣地被驅逐了。哦天
啦！他們在裏面爭吵呢。倘使她固執不來！我們試聽聽看：

……她拒絕離開她的房子，我的計謀獲到的結果都會沒有
了。（他又轉去聽。）她來啦！我們且不要就給她看見。（他
走進琴室。）

第四場 伯爵 路西納 巴爾多洛。

路西納（帶一種裝作的憤怒。）——凡是你所說的都沒用
處。先生。我已經決定啦！我不願意再聽你說到音樂了。

巴爾多洛 聽啊，我的孩子；這是阿弄作先生，董芭銳列的學生
和朋友，他選來作我們的證婚人之一的……音樂可使你
安靜一點，我敢給你說。

路西納 哦！爲這個啊，你可以丟開這念頭罷。要我今天晚上唱
歌……你怕打發起走的這位教師在那裏呢？我去，只消兩
話，就完了他的眼啦，連芭銳列都一下。（她看見她的情人，
她叫出一聲。）啊……

巴爾多洛 你怎麼啦？

路西納（兩手捧住她的心，感到極大的慌亂。）——啊！我的

上帝，先生……啊！我的上帝，先生……

巴爾多洛 她又病啦！阿弄作先生！

駱西納 不是，我並不是病啦……這是在一轉身的時候……

啊！……

伯爵 把脚拐着嗎，馬丹？

駱西納 啊是的，我的脚拐着啦。我這一下來厲害啦！

伯爵 我也看出啦。

駱西納 （瞧住伯爵。）——這一下直把我的心都震了。

巴爾多洛 坐一坐罷，坐一坐罷。唉，連沙發椅都沒有把這裏

（他出去找沙發椅。）

伯爵 啊！駱西納！

駱西納 這是多冒險啦！

伯爵 我有千萬的重要事情要對你說。

駱西納 他肯離開我們的。

伯爵 斐嘉樂會來幫我們的忙。

巴爾多洛 （拿了一把沙發椅來。）——哪，寶貝，來坐下罷。——

——照這樣子，學士，今天晚上她不會上課了，還是改天罷。再見。

駱西納 （對伯爵。）不忙，等一等；我已經痛得稍好一點了。（向

巴爾多洛。）我覺得我將才是對不起你，先生。我也要學你，

馬上來個悔過……

巴爾多洛 哦！好可愛的女人的天性！可是在這樣一種難受

之後，我的孩子。我也不忍叫你再去費一點兒勁了。再見，再

見，學士。

駱西納 （對伯爵。）——等一會兒，對不起！（向巴爾多洛。）

我想，先生，你是不高興和我表示好意的，倘使你阻攔我用

上課來證明我的歉意。

伯爵 （向外，對巴爾多洛說。）——不要和她反對罷，倘使

你相信我的話。

巴爾多洛 那末就算罷了罷，我的有情人，我絕不想使你快活，

我一直就在這裏頓住看你研究罷。

駱西納 不必，先生。我曉得音樂在你是什麼趣味的。

巴爾多洛 我告訴你今天晚上這音樂定會使我高興的。

駱西納 （對伯爵，背過）——我是在受刑啊。

伯爵 （從桌上拿着一張樂譜。）——是不是這個就是你

要唱的馬丹？

駱西納 是的，這是一首很有趣的歌，沒用的提防。

巴爾多洛 總是沒用的提防呀！

伯爵 這是現在最新流行的。是一個春天的景象，一種很活

潑的歌。馬丹要試試罷……

駱西納（瞧住伯爵。）——非常高興地試了一個春天的景

象是極使我快意的；這是自然的青春。冬天方才過去，覺得心裏生了一種最強烈的感受性；像一個幽閉了很久的奴隸，以最大的快樂嘗味方才給與了他的自由的美妙。

巴爾多洛（低聲對伯爵說。）——她腦子裏總是充滿浪漫

的思想。

伯爵（低聲。）——你不覺得她的勤勉嗎？

巴爾多洛 够受（他去坐在駱西納原坐的沙發椅上。）

駱西納（唱。）——

當情人們

熱愛的新春，

被愛情招來在

郊原之外，

一切都重沾春意，

這春氣

散播在花叢

並在少年的心中。

只見羊羣

出了小村；

在處處的邱陵

都聽見羔羊之聲

回應；

牠們跳的高興；

一切都生意蓬勃；

一切都增長迅速；

牝羊競食在草上

百花正含苞初放；

幾個忠心的狗

把牠們看守；

可是多情的藍多爾

幾乎只能想着

被他的牧羊女兒

愛戀住的幸福。

（同調。）

遠離她母親的一會兒，

這牧羊的女兒，

她唱着去

到她情人所在之地。
這樣鬼祟的行徑，
只是爲了愛情；
可是唱罷，
該是安全的呀？
柔和的牧笛
吹出了鳥唱輕咽；
她嬌嫩的妙趣，
她十五六的年紀
都給他以戟刺，
都撩亂他的心意；
這可憐的少女
把一擔牢愁擔起；
從她幽居之處
藍多爾就隨後窺覷；
她只前行；
藍多爾飛撲近身；
他恰好親吻了她一記，
她很高興
却裝出十分生氣

好教人把她慰問。

(疊唱短歌)

懊惱到無話可說，
賠小心，什麼都一齊許，
形容不到的柔情密意，
要她快樂，
巧妙的說笑，
沒有一樣不會做到；
不久這牧羊少女
已覺得全然消了氣。
若有人含着了醋意
要攪亂這樣甜蜜的好事，
我們情投意合的戀人
會極其小心地……
……掩飾住他們的熱情；
但是在大家相愛之際，
障礙反會加增
快樂的趣。

〔聽着歌唱，巴爾多洛竟打起盹來。伯爵，在唱這「疊唱短歌」的時候，竟大胆地拿住賂西納一隻手，不知給與了多少接吻。感情的激動使賂西納的歌聲緩下來了，微弱了，終竟使她的歌聲在應有的拍子還沒有完就中絕了，息在「會極其小心地」一句上。樂隊應跟隨歌者活動，樂聲和歌聲一齊微弱，並一齊止息。使巴爾多洛睡着的聲音既停，反把他驚醒了。伯爵立起身來，賂西納和樂隊同時突然地繼續把未竟的歌詞唱完。若是「疊唱短歌」，重唱，同樣的情節也重演。〕

伯爵 真的，這是一首很有趣的歌啊；馬丹的唱法也很具聰明……

賂西納 這是你過分的誇獎，先生，光榮是完全應歸教師的。

巴爾多洛 （打着呵欠。）我啊，我想我在唱這個有趣的歌的時候睡着了一會兒罷。我有我的毛病。我一時去，一時來，一時又打轉轉，只要我一坐下來，我可憐的腿……（他立起來，並把沙發椅推開。）

賂西納 （低聲對伯爵說。）——斐嘉樂還不來！
伯爵 我們挨住時候罷。

巴爾多洛 可是，學士，我已經告訴這個老芭銳列是不是有法子教她另外研究點更有趣味的東西，不必盡是這些大排大調的，一會兒高了一會兒低了一會兒又像在滾西呵，啊，啊，我覺得像號表一樣的哪？就像我年輕的時候人家唱的這些小小的調子，人人都很容易學上口的？我從前也學會過……譬如……

（在音樂的前奏中，他爬搔着腦袋想，然後才彈着指頭唱，又以老人的膝頭的動作跳舞着。）

你願不願意，我的賂西來特，

替你丈夫中的豪傑

去買一些東西。

（向着伯爵，笑着。）在這個歌辭裏原是方碩來特我却用賂西來特把它替代了，以便使她覺得這個歌更來得有趣，並且又是拿這個歌來適合情境。哈哈，哈哈，多好啊！不的確嗎？

伯爵 （笑。）——哈哈，哈哈，都滿好呀。

第五場 斐嘉樂（在舞台深處。） 賂西納 巴爾多洛，伯爵

巴爾多洛 (唱)——

你願不願意，我的駱西來特，

替你丈夫中的豪傑

去買一些東西？

我固然不是梯爾希；

可是半夜，在黑暗裏，

我也一樣能够支持；

等到天色帶了些昏黃的霧氣，

最漂亮的貓兒還是數灰色出奇。

(他一面跳舞一面重唱這個歌。斐嘉樂在他背後，做效他的舉動。)

我固然不是梯爾希；

(看見了斐嘉樂。)啊！請進來，理髮師先生；請上前點罷；你是個極可愛的人啊！

斐嘉樂 (敬禮。)——先生，真的，我母親從前就這樣告訴過我；可是如今我已經變醜一點啦。(向外，對伯爵。)好啊，主

公！

(在這一場，自始至終，伯爵想盡方法去和駱西納談話；可是保護人的又擔憂又防備的眼光總妨礙着他，所有這些使得全體演員都做着一種啞謎戲，與醫生和斐嘉樂的爭議，全不相干。)

巴爾多洛 你是又來清瀉，放血，餵藥，把我全家人都擡到病床上去的嗎？

斐嘉樂 先生，沒有天天都是節日的；但是，我們不要算日常的調治，先生可以看得見的啊，當他們需治的時候，我對人的熱心不待人家招呼……

巴爾多洛 你對人的熱心不待熱心先生，你對那不停呵欠的，可憐人和那個醒着睡覺的怎麼說呢？那一個，從三點鐘起，噴嚏打得把臉蓋都要衝脫，腦髓都要迸出來啦！你對他們怎麼說？

斐嘉樂 我對他們怎麼說？

巴爾多洛 是啊！

斐嘉樂 我對他們說……唉，媽的！我對打噴嚏的說：上帝保佑你！對打呵欠的說：快去睡罷。先生，這並不是這些把賬項加得起來的。

巴爾多洛 誠然不是；可是放血啦，藥品啦，可以把賬項增加起

來，我要說的就是這個。把我的驕驕子的眼睛包起來是不
是也是由於熱心呢，並且你的熱心法可不可以把牠的眼
睛醫得睜開？

斐嘉樂 就是這個沒有使牠的眼睛睜開，可也不是這個妨害
了牠去瞞看的啦。

巴爾多洛 我會看見這個寫到賬上啊……哪個何至這樣地
發瘋啦！

斐嘉樂 我相信，先生，人類幾乎只有在優瓜和瘋狂之間的選
擇，我圖不到利的地方至少要點快樂；快活萬歲！誰知道這
個世界還拉得到三天嗎？

巴爾多洛 理論家先生；最好你還是把我的那一百塊錢毫不遲
延地帶利息一齊還我罷；我算通知你啦。

斐嘉樂 你不相信我是個正直的人嗎，先生？你的一百塊錢！我
情願一生一世欠住你的也不肯有一會兒否認的。

巴爾多洛 你且告訴一下斐嘉樂小女兒兒覺得你給她拿去
的糖果怎麼樣？

斐嘉樂 什麼糖果？你還是什麼意思？

巴爾多洛 就是今天早上，用一個信紙裹成筒子裝的糖果。

斐嘉樂 搗鬼，若……
路西納（截住他。）——你是不是記得至少拿我的名義給

與她的，斐嘉樂先生？我是給你招呼好的。
斐嘉樂 哈哈！今早上的糖果我真糊塗！我把這簡直忘了……
：哦！好極啦，馬丹，極可贊美的！

巴爾多洛 好極啦！極可贊美的！對無礙地，理髮師先生，你又走
回原路來啦！你那是做的一個漂亮行業，先生！

斐嘉樂 你怎麼啦，先生？
巴爾多洛 這會使你得到一個很好的聲譽，先生！

斐嘉樂 我一定把它保持住，先生。
巴爾多洛 應該說你把它忍受住，先生。

斐嘉樂 隨你的尊便罷，先生。
巴爾多洛 你把那看得太高貴了，先生！須知當我和一個有誇

大狂的人爭吵我絕不讓他的。
斐嘉樂（拿背朝住他。）——由這點我兩個分開啦，先生；我

我總是讓他的。
巴爾多洛 哼！他說些什麼，學士？

斐嘉樂 你以為你是和鄉村裏那些只會弄剃刀的理髮師打
交道啊？打聽下子罷，先生，我是在馬德畢作過些筆墨工作
的，假使沒有那些嫉妒我的人……

巴爾多洛 嚇！就該留在那裏，不必來到這裏換職業啦！
斐嘉樂 我只能趕做得到的做。你試和我掉換個地位看。

巴爾多洛 我和你掉換個地位啊！怎麼我會要說很多的傻話。
斐嘉樂 先生，你開頭已經就說得很不壞啊，我去和你的同行說說罷，他在那裏呆想呢。

伯爵 （走向他來。）——我……我不是先生的同行。

斐嘉樂 不是看見你在這裏備人顧問，我以為你也追求的同
一的對象。

巴爾多洛 （帶怒。）——你跑到到底有什麼事情，今晚還
有沒有信交給馬丹說啊，須不須得我走開呢？

斐嘉樂 你真虐待窮人呀！唉，媽的，先生，我來給你剃鬚罷，不錯
吧！今天難道不是你的日子嗎？

巴爾多洛 你遲些再來罷。

斐嘉樂 啊！好啊，再來衛戍隊全體明天早上要用藥，這是由拾
舉我的人給我找到的事。想想看我還有時候來就擱吧！先
生好到店裏去嗎？

巴爾多洛 不，先生絕不到店裏去。唉，可是……哪個會不要我
在這裏剃呢？

駱西納 （帶着輕蔑的樣子。）——你真有禮貌啊！為什麼不
在我的房裏去？

巴爾多洛 你生氣嗎！對不起，我的孩子，你去把你的功課學完；
這是因為要失掉一會兒的快樂來聽你。

斐嘉樂 （低聲向伯爵。）——不會把他弄得起走的（高聲）
就來啊，列維葉拉若來斯面盆水，一切都給先生預備起來
呀。

巴爾多洛 好啊，去學他們啦！都教你弄得疲乏，勞倦，困頓了，不
該讓他們去睡嗎？

斐嘉樂 沒法啊！我去一齊拿來好囉。不是在你的房裏嗎？（低
聲對伯爵。）我去把他引出去。

巴爾多洛 （取下他的一束鑰匙，反省地說。）——不，我自
己去罷。（臨去時低聲對伯爵說。）把他們看住，我請求你。

第六場 斐嘉樂，伯爵，駱西納。
斐嘉樂 啊！我們真是功敗垂成啦！他幾乎要把一束鑰匙給我
了。百葉窗的鑰匙不在裏面嗎？

駱西納 就是裏面的最新的一把。

第七場 巴爾多洛，斐嘉樂，伯爵，駱西納。
巴爾多洛 （轉來向外。）——好啦！我做的什麼事，把這個該
死的理髮師丟在這裏。（對斐嘉樂。）拿去。（他把一束鑰
匙遞給他。）在我的書裏，書棹底下；可是別的什麼都不要
動啊。

斐嘉樂 嚟！放心罷，那有你這樣多疑啊！（向外，臨去時。）你
們看真是吉人天相啊！

第八場：巴爾多洛，伯爵，賂西納。

巴爾多洛（低聲對伯爵說。）——就這個壞東西把信送給

伯爵的。

伯爵（低聲。）——我覺得他真有些狡猾樣子。

巴爾多洛 他再騙不到我啦。

伯爵 我想關於這點最重要的已經不成問題了。

巴爾多洛 全盤打算後，我想最謹慎還是讓他到我房裏去，可

不要留他和她在一道。

伯爵 他們一句話也說不了，只要有我這第三者在這裏。

賂西納 這算有禮貌嗎，先生們，你們不斷地低聲談話？我的功

課呢？

（這時，只聽一種聲音，好像把瓷器打翻了。）

巴爾多洛（高叫。）——你聽這是什麼啊！這個忍心的理髮

師一定給我通通摔在樓梯上啦，我那些傢具裏有多少頂

好看的東西啊……（他跑出去。）

第九場：伯爵，賂西納。

伯爵 我們且利用斐嘉樂的聰明給我們騰出來的道會兒

功夫罷。我懇求你，今天晚上，馬丹，許我得一會兒功夫來和

你談談極重要的話，以便把你從你將要陷進去的奴隸生

活裏救出來。

賂西納 啊！藍多爾！

伯爵 我可以爬進你的百葉窗來；至於今天早上我收到的

你的信，我到迫不得已……

第十場：賂西納，巴爾多洛，斐嘉樂，伯爵。

巴爾多洛 我沒有猜錯；全都打碎了，打得粉碎。

斐嘉樂 你們看這個大不幸的事鬧得多大的響聲呀。（他拿

鑰匙給伯爵看。）我在上樓的時候，鑰住了一把鑰匙……

巴爾多洛 做什麼事得注意什麼事啊。鑰住了一把鑰匙真是

個伶俐的人啦！

斐嘉樂 我肯信，先生，試去找出個更精細的看。

第十一場：原有演員，董芭銳列。

賂西納（驚駭，向外。）——董芭銳列！

伯爵（向外。）——好心的天爺！

斐嘉樂（向外。）——這來的是個惡魔啊！

巴爾多洛（走到他的面前。）——啊！芭銳列，我的朋友，希望

你是完全好啦。你這點偶然的麻煩還好沒有拖延下去啊？

對於你的狀況阿弄作先生真的把我大大地嚇了一跳；你

問他，我本要去看看你的啦，假使他不把我擋住……

芭銳列（着驚。）——阿弄作先生？

斐嘉樂（跌脚。）——唉，嗚！總有的耽擱啊？為一點討厭的

靜靜弄到兩個鐘頭……媽的什麼習慣啊！

芭銳列 (看着大家)——可不可以請你們告訴我，諸位先生……

斐嘉樂 等我走了你再和他說話罷。

芭銳列 可是還須不須得……

伯爵 須得你不要說話，芭銳列。你想告知先生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嗎？我告訴他我是你託我來代替你教一次音樂課的。

芭銳列 (更驚訝)——音樂課……阿！弄作……

賈西納 (背開，對芭銳列說)——唉！請你不要說話了。

芭銳列 她也是這樣！

伯爵 (低聲對巴爾多洛說)——低聲些告訴他，說我們都商量好啦。

巴爾多洛 (對芭銳列，背過說)——不要把我們的詭計都揭穿啦！芭銳列，你只要一說他不是你的學生，你就把一切都弄壞啦。

芭銳列 哈哈！

巴爾多洛 (高聲)——實在啊，芭銳列，沒有人比你的學生更有才幹了。

芭銳列 (呆住了)——比我的學生……(低聲)我是來

告訴你伯爵已經搬了住處的。

巴爾多洛 (低聲)——這我已經知道啦，你不要說了罷。

芭銳列 (低聲)——誰告訴你的？

巴爾多洛 (低聲)——他啊，這是很明白的。

伯爵 (低聲)我無疑地：你只聽就是啦。

賈西納 (低聲對芭銳列)——叫你不說話就這樣困難呀？

斐嘉樂 (低聲對芭銳列)——哼！大塊頭！他是聾子！

芭銳列 (向外)——這是在騙那個鬼呢？大家都是很玄妙

的！

巴爾多洛 (高聲)——好啦，芭銳列，你的法律家呢？

斐嘉樂 你們有整個的晚上讓你們去談你們的法律家啊。

巴爾多洛 (對芭銳列)——一句話：只告訴我你是不是喜歡那個法律家？

芭銳列 (吃驚)——那個法律家？

伯爵 (微笑着)——你還沒有看見他，那個法律家？

芭銳列 (不耐煩)——唉！沒有，我沒有看見他，那個法律家。

伯爵 (對巴爾多洛，背開說)——你不要不要他在這裏當

着她把什麼都說出來把他弄起走啊。

巴爾多洛 (低聲，對伯爵說)——你見得不錯。(對芭銳列)——噢！你才得的是什麼病那末快啊？

芭銳列 (生氣)——我懂得你的。

伯爵 (伯爵背着邁了一袋錢到他手裏)——對啦,先生

問你到這裏來做什麼呢,在你正是不舒服的時候。

斐嘉樂 你看他的臉白得像死人一樣!

芭銳列 啊!我懂得啦……

伯爵 你回去睡罷!我親愛的芭銳列:你人不大好啦,你使得

我們恐怕死啦。回去睡去罷。

斐嘉樂 你看他的面容都消瘦啦。回去睡罷。

巴爾多洛 老實話,他發腫到一里外都感覺得着啦。你請回去

睡罷。

賂西納 爲什麼你要出來呀?人家說這更要得的深沉的。請回

去睡罷。

芭銳列 (有些明白了)——我去睡罷!

全體演員一齊 唉!對啦。

芭銳列 (看着全體)——實際呢,先生們,我想我告退並不

會有妨礙的;我感到我在這裏不是我平常的情形。

巴爾多洛 明天見,終歸假使你好一點的話。

伯爵 芭銳列,我明天早上打早就到你家裏來。

斐嘉樂 聽我的話罷,好生熱和地睡在你的床上罷。

賂西納 晚安,芭銳列先生。

芭銳列 (向外)——碰鬼我才會一點兒都不懂!假如沒

有這袋錢……

全體 晚安,芭銳列,晚安。

芭銳列 (在臨去時)——好啦!晚安啊,晚安。

(他們一齊伴送他,都笑着)

第十二場 原有的演員,除却芭銳列。

巴爾多洛 (一種嚴重神氣)——這個人簡直是不好啦。

賂西納 他的眼神都亂了。

伯爵 大風又會把他吹壞的。

斐嘉樂 你看見沒有他一個人自言自語的一個人有什麼用

啊! (對巴爾多洛) 刺啊,這回你該決定啦! (他替他推了

一把沙發椅來,離伯爵很遠,然後給他披圍布。)

伯爵 在完結以前,馬丹,我必須還要告訴你一句。關於極重

要的話,這是我有榮幸來教你的這個藝術的進步的。(他

走近前,低聲在耳邊對她說。)

巴爾多洛 (對斐嘉樂)——唉!怎麼!你好像故意擠到我面

前,站到我當門來不叫看見……

伯爵 (低聲對賂西納說)——我們已經得到百葉窗的

鑰匙了,夜裏十二點鐘我們一定會到這裏來。

斐嘉樂 (把圍布圍到巴爾多洛的頸上)——有什麼看的?

假是這是個跳舞的功課，當然會讓你去看啦；可是這是唱歌……唉呀，唉呀。

巴爾多洛 不要去揉啊。

斐嘉樂 這是左眼啊。可不可以請你替我吹得重一點？

（巴爾多洛拿住斐嘉樂的頭，從頭上去探望兩個情人，然後用力把斐嘉樂推開，走到兩個情人背後去聽他們的談話。）

伯爵 （低聲對駱西納。）——至於你的信，將才爲要留在

這裏我遇到非常的困難……

斐嘉樂 （從遠處，爲通知。）——哼！

伯爵 我焦慮着我的喬裝看看又要歸於無用。

巴爾多洛 （走到兩人的中間去。）——你的喬裝歸於無用

駱西納 （驚駭。）——啊……

巴爾多洛 很好，馬丹，你不要難爲情。怎麼在我親眼睺底下，當

着我，竟敢這樣地來侮辱啊！

伯爵 你怎麼啦，先生？

巴爾多洛 不誠實的阿弄作！

伯爵 巴爾多洛先生，倘使你常常都有我偶然一來都看見的這種怪皮氣，小姐的不願作成你的妻子我也就就不用不着驚訝了。

駱西納 他的妻子！我在一個醋罐似的老頭子跟前過我的日子，幸福一點說不上，他獻給我的青春的只是一個可怕的奴隸生活！

巴爾多洛 啊！你聽這是什麼話！

駱西納 是我敢極大聲地說：誰能把我救出還可怕的牢獄，我就許給他我的心，我的婚姻，在這個牢獄裏我的身體，我的財產通是背着正義地囚住在。（駱西納去了。）

第十三場 巴爾多洛 斐嘉樂 伯爵

巴爾多洛 真要氣死人啦。

伯爵 在實際上，先生，真是更難的，一個年輕的女人……

斐嘉樂 對啦，一個年輕的女人同着一個老年人，這就是所以

擾亂老頭子的頭腦的呀。

巴爾多洛 怎麼到我把他們當場捉住的時候！這個該死的理

髮師他反說我在羨妒……

斐嘉樂 我走啦，他是瘋了。

伯爵 我也得走啦，真話，他是瘋了。

斐嘉樂 他是瘋了，他是瘋了……（他們走了。）

第十四場 巴爾多洛（獨自一人，繼續罵他們。）

巴爾多洛 我是瘋啦！教唆人的無恥東西，魔鬼的暗探，到這裏來替他服務來啦，魔鬼會把你們一齊都迷住啦……我是

瘋了……我看見他們和看見這張棒子一樣地清楚……還大膽地和我硬來……啊！這個只有芭銳列才能給我解說得明白。不錯，叫個人找他來罷。唉，來個人啦……啊！我忘了我連一個人也沒有啊……找一個隣居，一個過路人，管他那個去一去罷。有的是使人氣得發昏的啊！有的是使人氣得發昏的啊！

在休幕的時候，舞台是黑暗了：只聽見一種暴雨的聲音，樂隊便奏演刻在理髮師的音樂選中的一曲。

第四幕

舞台是黑暗的。

第一場 巴爾多洛 董，芭銳列（一個紙糊燈籠拿在手上。）

巴爾多洛 怎麼，芭銳列，你不認識他；你所說的可是真的嗎？

芭銳列 你就問我一百回我對你總不外是同樣的回答。他既是把賂西納的信交給你，那末他無疑地必是伯爵的密使之一了。可是就他所送我的禮物的那樣沉重來說呢，或許他就是伯爵本人也不曉得。

巴爾多洛 怎麼看得透呢？可是，對於這個禮物，嚇！你為什麼把它收了？

芭銳列 你有着和他們是一致的樣子；我一點也沒有懂得；並且，在一種難於判斷的情形之下，一袋金子在我總是毋須回答的論據。再者，諺語說得好，凡是應分拿的……

巴爾多洛 我懂就是應分。

芭銳列 ……收下的。●

巴爾多洛 （詫異。）——啊！

芭銳列 不錯的，我把像這樣的幾個小小諺語加了些變化啊。我們還是說正經罷：你決定怎麼樣呢？

巴爾多洛 你若在我的地位，芭銳列，你作不作一些最後的努力去把她取得呢？

芭銳列 我可不然，醫生，在無論哪種財產或利益，取得到是微末的事，這是享受才能使人幸福；我的意見以為娶一個自己並不為她所愛的妻子，就會……

巴爾多洛 你恐怕有意外吧？

芭銳列 嚇，先生……這些事在這年頭兒已經見多啦。我並

● 原來應作「凡是應分拿的就是應分退的」(Ce qui est bon à prendre est bon à rendre.)

不是要冷你的心啊。

巴爾多洛 謝謝你，芭銳列。寧可教她哭着嫁給我，而我呢，得不到她就寧可死。

芭銳列 這是性命交關的呀？娶了她罷，醫生，娶了她罷。

巴爾多洛 並且就今天夜間我就要娶。

芭銳列 再見罷……記住哦，在和你的受保護人說話的時候，要把他們說得來比地獄還黑暗啊。

巴爾多洛 你說得有理。

芭銳列 謠言，醫生，謠言！必須常常從這上面來啊。

巴爾多洛 這不是那個阿弄作交給我的駱西納的信；他拿給

我看，並非出於本意，我要拿到她面前去用。

芭銳列 再見！我們早上四點鐘一齊都到這里來。

巴爾多洛 爲什麼不早點呢？

芭銳列 不可能，公證人已經有約了。

巴爾多洛 爲一件婚事？

芭銳列 是，在斐嘉樂理髮師家裏；他要嫁他的姪女。

巴爾多洛 他的姪女？他並沒有姪女啊。

芭銳列 這就是他們所告訴公證人。

巴爾多洛 這個壞東西真是陰謀家！魔鬼……

芭銳列 你是不是會想……

巴爾多洛 我敢信，這些人是多末敏捷啊！我的朋友！我很不

放心。再到公證人那裏去一輪罷，請他馬上和你一路就來。

芭銳列 天在下雨，天氣壞得真了得；可是什麼也阻不住我去給你盡力的。你還是做什麼呢？

巴爾多洛 我送你！他們叫斐嘉樂來把我所有的人都弄的動

不得了！這裏只有我一個人呀。

芭銳列 我有燈籠。

巴爾多洛 拿住，芭銳列，這是我的通關鑰匙。我等你，我不睡的；

誰願就來，除了你和公證人外，夜裏什麼人都進來了。

芭銳列 以你這樣的提防，你的成功是無疑了。

第二場 駱西納，獨自一人，從她的房裏出來。

駱西納 我覺得聽見有人說話。夜半的十二點敲過了；藍多爾

還不來！就這種壞天氣恰好於他有利。靠定不會碰見一個

人的……啊！藍多爾！你難道騙了我啦！……這什麼聲音？神

聖！這是我的保護人。我且進去罷。

第三場 駱西納，巴爾多洛。

巴爾多洛（拿着燈光）——啊！駱西納，因爲你還沒有進你

的房裏去……

駱西納 我要進去啦。

巴爾多洛 你看這樣壞的天氣，你也不去休息，那末我有些很

緊急的事情要告訴你啦。

駱西納 你又怎麼啦？先生！我白天還沒給磨折駁嗎？

巴爾多洛 駱西納，你聽我說啊。

駱西納 我明天再聽你的罷。

巴爾多洛 只一刻兒功夫，請你賞臉罷！

駱西納 (向外)——他快要來啦！

巴爾多洛 (把她的信給她看)——你認得出這封信吧？

駱西納 (認明是她的信)——啊！天啦！

巴爾多洛 我的來意，駱西納，並不是爲責備你；在你的年紀，迷亂是不免的；但是我是你的朋友，請聽我說罷。

駱西納 我支持不住啦。

巴爾多洛 你寫的這封信，給阿爾馬維瓦伯爵……

駱西納 (吃驚)——阿爾馬維瓦伯爵！

巴爾多洛 你看這伯爵是個多末可怕的人！他一接到了這信，立即誇耀他的勝利。這信我是從一個女人得來，而這女人

又是由伯爵所給予的。

駱西納 阿爾馬維瓦伯爵……

巴爾多洛 你還不容易懂到這種可怕的事。駱西納，這是無經驗的原故使得你們女子相信和迷信人的；要曉得這是什麼樣一個陷阱！他們要引透你去墮入的呀。這個女人給

我把什麼都說了，顯然是爲要想離開一個像你這樣危險的情敵。我聽了都戰慄起來了！斐嘉樂和那個阿弄，那個芭銳利的冒充學生，他還有一個別的名字，並且他只是伯爵的一個下賤的差使，他們兩個和阿爾馬維瓦設下了最可怕的陰謀要把你拖下一種地獄，是誰都無法救得你出來的。

駱西納 (駭住了)——多可怕！……怎麼，藍多爾……怎麼，

這個少年人……

巴爾多洛 (向外)——啊！這是藍多爾。

駱西納 這是爲的阿爾馬維瓦伯爵……這是爲的另自一個……

巴爾多洛 這就是那個女人把你的信給我的時候告訴我的。

駱西納 (憤極)——啊！多末的侮辱呀！……他將要受到懲罰……先生，你會想和我結婚嗎？

巴爾多洛 你是知道我的感情是如何地強烈的。

駱西納 假使你這種感情還在的話，我是你的人了。

巴爾多洛 好啊！公證人就在今天夜裏就要來的。
駱西納 這還沒完結啊。哦！天啦！我已足夠屈辱啦！……告訴你罷，不久的時候，那個不誠實東西會要從這個百葉窗進來

的，他們曾想法子把鑰匙給你偷去了。

巴爾多洛（看着他的一束鑰匙。）——啊，這兩個罪犯！我的孩子，我就不離開你了。

路西納（帶着恐怖。）——啊，先生！倘使他們帶的有軍器呢？

巴爾多洛（你說得有理；那我的仇就復不成了。你上馬爾瑟林那邊去罷；到她那裏躲住，把門鎖上好了。我要帶些幫手來，

在我們的家宅附近等住。像賊樣地把他擒住，我們就可以同時又復了仇，又解脫了等着我的愛情來補償你罷……

路西納（失望。）——就只不記我的錯好了。（向外。）啊！我對自己也懲罰的够啦！

巴爾多洛（臨走時。）——我們去埋伏去罷，我終竟把她得到了。（他走了。）

第四場 路西納（獨自一人。）

路西納 等他的愛情來補償我罷……可憐的女子啊……

（她抽出她的手絹，於是痛淚迸流了。）怎麼辦呢……他要來啦。我要留在這裏，假裝和他周旋，以便再看他一會兒，并看他那黑透的心腸。他的手段的卑劣就是我的保障……

啊！我很想看看他呀。華貴的面容，溫柔的態度，一種柔和的聲音……這些都只成了一個腐敗人的下賤的差使了！

啊，可憐的女子！可憐的女子啊……天啦！他在開窗子了！

（她逃走。）

第五場 伯爵，斐嘉樂（穿着一件大外套出現在窗裏。）

斐嘉樂（在外面說。）——有人逃了：我還是進去嗎？

伯爵（外面。）——一個男子？

斐嘉樂 不是。

伯爵 這是路西納，你那醜惡的面孔把她駭跑了。

斐嘉樂（跳進屋裏。）——對啦，我想……我們終歸還是到了，那怕在下大雨，打大雷，扯火閃。

伯爵（單一件長外套。）——把手給我。（他也跳了進來。）

勝利是歸我們的啦！

斐嘉樂（拋開他的外套。）——我們都完全濕透啦。真可愛的天氣，正合去撞撞彩頭啊！主公，你覺得今天夜怎麼樣？

伯爵 華美得和一個情郎一樣。

斐嘉樂 不錯；可是在一個心腹人呢……倘若有人到這裏來鬧着我們？

伯爵 你不是和我在了一道嗎？我到另有一個煩惱：就是怎麼去決定她立時便離開這醫生的住宅。

斐嘉樂 對於女人你有三種的熱情都一樣地強烈：愛，恨，怕。（向暗中看。）——怎麼好去突然報知她公證人已

經在你家裏等著她去和我結婚呢。她一定會覺得我的計劃是很冒險的，她會叫我作大膽的人。

斐嘉樂 倘使她叫你作大膽的人，你就管住她叫狠心的人好。因為女人們都愛人家叫她們作狠心的人。還有，若是你已經感到她的愛情正是你所要求的，那末你就對她說出你是什麼樣人，她就再也不會懷疑你的感情了。

第六場 伯爵， 駱西納斐嘉樂。

(斐嘉樂把在椅子上的蠅蠅一齊都點燃。)

伯爵 她在這裏不是——我的美麗的駱西納！

駱西納 (一種很矜持的聲調。——先生，我正想到你恐怕不會來了。)

伯爵 可愛的煩惱……小姐，我本不合利用環境的情形來向你提請平担一個不幸者的命運，但是無論你選擇哪一種的護庇，我都敢用我的榮譽發誓……

駱西納 先生，倘使不是將才婚事隨伴着我的心一齊應許，這時候你也就不會來到此地。環境的必要，在你的眼中，也可以原諒了這次不合正則的會見。

伯爵 你，駱西納作一個無財產，無門閥的窮人的妻子……

駱西納 門閥財產讓他去聽天由命，倘使你能够確切地告訴我你的本意是純潔的……

伯爵 (跪到她膝前。——啊！駱西納！我崇拜你啊……)

駱西納 (生氣。——住你的口罷，沒良心的……你敢於作偽啊！……你崇拜我……去罷！你對我已經沒有危險了！我就等你這句話好來厭恨你。但是在讓你去受你那應得的懷恨以前，(哭着。——)我告訴你，我原是愛你的，我告訴你，我原想以分受你的惡運來建造我的幸福。使人輕蔑的藍多爾！我原想放棄一切來隨從你的呀。但是你對我的好意的無情的辜負，那阿爾馬維瓦伯爵的卑劣，你竟把我賣給他，以致我的弱點的實證竟落回到我的手上來。你認得這封信嗎？)

伯爵 (興奮地。——你的保護人交給你的嗎？)

駱西納 (傲然。——不錯，這我很感謝他。)

伯爵 神聖啊，我是多末欣幸啊！這個信他是從我得到的。昨天當我困窘的時候，我才拿這信去取得他的信任，心後來沒有得到一會兒功夫給你告知這事。啊！駱西納！這是的確，你是真正地愛我！

斐嘉樂 主公，你要是找一個女人所愛的是你本人……

駱西納 主公……他這話怎麼說？

伯爵 (拋去他寬大的外套，現出他極華麗的服飾。——哦！女人中的最被寵的，這已不是應當隱瞞的時候了：你

所見跪在你面前的幸福的人並不是藍多爾；我是阿爾馬維瓦伯爵，爲愛情顛倒，空找了你整整六個月之久啊。

駱西納 (倒在伯爵的懷中)——啊……

伯爵 (駭住了)——斐嘉樂！

斐嘉樂 沒有什麼耽心的，主公快樂的甜蜜感動絕不會發生危險的；她好轉來了，她好轉來了，回復她的知覺啦！要命，她真好啦！

駱西納 啊，藍多爾……啊，先生！我真是個罪人啦！我就在今天

夜裏曾經把我的身子許給我的保護人了。

伯爵 你呀，駱西納！

駱西納 你只看我受的懲罰喇！我幾乎會終身恨你。啊，藍多爾！那最可怕的刑罰是不是就是恨呀，當感到自己生成是應該被愛的時候？

斐嘉樂 (到窗前看望)——主公，回路被斷了，梯子被人抽去了。

伯爵 抽去了！

駱西納 (難受)——是的，這是我……這是醫生。這就是我的輕信的結果。他騙了我。我全都自行供出，全都告訴了他。知道你在這裏，他將和幫手們進來。

斐嘉樂 (再去)——主公！有人開臨街的門啦。

駱西納 (恐怖着跑到伯爵的懷裏)——啊，藍多爾……

伯爵 (鎮靜地)——駱西納，你愛我嗎？我是誰都不怕的；

你將要做我的妻子了。我可以隨我的高興懲這個可厭的

老頭子……

駱西納 不，施恩給他罷，親愛的藍多爾！我多末充滿的心已

沒有容納復仇二字的地位了。

第七場 公證人，董芭銳列，原演員。

斐嘉樂 主公，這是我們的公證人。

伯爵 芭銳列朋友也同他一道！

芭銳列 啊！我又見到的什麼把戲呀？

斐嘉樂 唉！什麼緣法呀，我們朋友？

芭銳列 什麼意外的遇合呀，先生們……

公證人 這是那一對未來的夫婦嗎？

伯爵 是的，先生。你今天夜裏本應在斐嘉樂家裏使駱西納

小姐和我結合；但是我們更歡喜在這所住宅裏來，理由少時你自明白。你把我們的婚書帶來了嗎？

公證人 請教這就是阿爾馬維瓦伯爵閣下嗎？

斐嘉樂 當然啞。

芭銳列 (向外)——好像就爲這個他才給我的通關鑰匙

的……

公證人 我這裏有兩份婚書，主公。我們不要弄混了：這才是你的；這一份是巴爾多洛先生和……也是賂西納小姐的。這兩位小姐恐怕是兩姊妹同取着一個名字的罷。

伯爵 我們終歸簽名好啦。董芭銳列就請作我們的第二證人。（他們簽名。）

芭銳列 但是，閣下……我不懂得……

伯爵 我的芭銳列教師，一個小事使你偏促，一切都使你驚詫。

芭銳列 主公……但是醫生若是……

伯爵 （丟一袋錢給他。）——你做小孩子氣快簽名罷。

芭銳列 （驚詫。）——哈哈……

斐嘉樂 簽個名有什麼困難在那裏？

芭銳列 （點一點錢袋的輕重。）——這下困難沒有了。但是我這個人，只要請我作一回證，必須有大袋的金銀……

（他簽名。）

第八場（最後一場） 巴爾多洛，「一個阿爾加德，」幾個執燈的僕人，及原演員。

巴爾多洛 （看見伯爵在賂西納的手上接吻，斐嘉樂滑稽地和芭銳列行親抱禮；他一面吼一面把公證人的頸子擒住。——）賂西納同這些惡漢一處！一齊給我掣住啊。我這

裏捉住一個。

芭銳列 這是我們的公證人，你開玩笑嗎？

巴爾多洛 啊！董芭銳列，你怎麼也在這裏？

芭銳列 但是應該問你呀，你為什麼不在這裏？

「阿爾加德」 （指着斐嘉樂。）——等一等！我認得這個啊。你跑到這家住宅裏來做什麼，這樣深夜的時候？

斐嘉樂 深夜先生看得見罷，現在離早晨比離晚上近多啦。並且，我是陪侍我們主公阿爾馬維瓦伯爵閣下的。

巴爾多洛 阿爾馬維瓦！

「阿爾加德」 這並不是強盜啊？

巴爾多洛 這不要說了罷。——在別的無論什麼地方，公爵，先生，我是閣下的僕從；但是這裏，你應感到位分的高越是沒有力量的。對不起，請你發點善心退出罷。

伯爵 不錯，位分在這裏一定沒有力量；但是極有力量的，却是小姐的選擇不是你而是我，我正自由地把她的終身許給我了。

巴爾多洛 他說的話對嗎，賂西納？

賂西納 他說得真確。就是今天夜裏，我不是就要對一個詭騙者報復嗎？我現在也一樣。

芭銳列 在我對你說過這是伯爵本人時，醫生？

芭銳列 在我對你說過這是伯爵本人時，醫生？

芭銳列 在我對你說過這是伯爵本人時，醫生？

芭銳列 在我對你說過這是伯爵本人時，醫生？

芭銳列 在我對你說過這是伯爵本人時，醫生？

芭銳列 在我對你說過這是伯爵本人時，醫生？

芭銳列 在我對你說過這是伯爵本人時，醫生？

芭銳列 在我對你說過這是伯爵本人時，醫生？

芭銳列 在我對你說過這是伯爵本人時，醫生？

芭銳列 在我對你說過這是伯爵本人時，醫生？

芭銳列 在我對你說過這是伯爵本人時，醫生？

芭銳列 在我對你說過這是伯爵本人時，醫生？

巴爾多洛 這對我有什么關係開玩笑的結婚啊證人在那裏呢？

公證人 一點不缺甚麼。我和這兩位先生在场的。

巴爾多洛 怎麼，芭銳列簽了名嗎？

芭銳列 有什麼辦法？這個怪人他總滿袋的抗辯不來的證據。

巴爾多洛 我到聽不上他什麼證據。我却要行使我的權力。

伯爵 你失掉這權力，只因濫用。

巴爾多洛 這位小姐還未成年呢。

斐嘉樂 她剛才已自解放了。

巴爾多洛 誰在同你說話，惡漢頭子。

伯爵 小姐既貴且美；我是有身分的人物，年輕而豪富；她是我的妻子；依這種名分，同時也是使我們倆都光榮的名分，

還有誰想來和我爭她嗎？

巴爾多洛 絕沒有人能從我的手裏把她奪去。

伯爵 她已經不是你的權力所能支配的了。我已經使她得

到法律權力的保護；並且先生，你自己所引出的這權力，將護持她而反對你所要施於她的暴行。真正的司法官應是受人壓迫者的護符。

「阿爾加德」的確地是這樣。對於這種最可敬的婚姻作這等無益的抗拒，足以暴露他對於他的受保護人的財產的

不良的管理有些虛心。對於這，須要他報告出來罷。

伯爵 啊！他還是同意了一切罷，我對他也不要一點什麼。

斐嘉樂 那末我的一百元的收據呢？不要糊塗啊。

巴爾多洛 （奮怒。）——他們通通都反對我啊！我好像頭鑽進蜂巢一樣啦。

芭銳列 什麼蜂巢？就是不能得到妻子，打算一下罷，醫生，錢是給你丟下啦，對啦，給你丟下啦！

巴爾多洛 唉！讓我清靜清靜罷，芭銳列！你只曉得想到錢上。我很操慮着錢，我僥倖，我把它保住了；你們相信這就是我的動機嗎？（他簽名。）

公證人 欸，諸位先生，這教我一點也懂不得了。難道她們竟不是兩位小姐取着一個同樣的名字嗎？

斐嘉樂 不是，先生，她們倆只是一個人。

巴爾多洛 （懊喪。）——我跑去給他們把梯子抽掉了，反使

得他們的結婚更來得確實啊！我的失敗就在缺乏了處處小心。

斐嘉樂 缺乏了處處感覺。但是我們應該看實情，醫生：當青春

和愛情都一致要騙一個老頭子的時候，凡是這老頭子做

來阻礙他們的都很可以正堂堂地叫作「沒用的提防」。

（完）

1894

綸繆拉斯

〔希臘 波盧塔作 胡仲持譯〕

希臘羅馬偉人傳之二

名稱上充滿着光輝，而且人人稱道着的羅馬的都市是從誰最初叫起，而且爲什麼這樣叫的呢？作家們對於這個問題，說來並不一致。有的說，皮拉斯齋人游遍了人類居住的世界大部分，壓服了許多國，在這裏住定，因爲他們在戰爭時候很強盛，所以把這都市稱爲羅馬（強有力）。又有人說，特羅亞陷落的時候，出海逃走的少數人們順風漂流到多斯加納的岸邊，把船停泊在伯河口。不耐航海的婦女們聽從了其中出身高貴最有識見，名叫羅瑪的一個女子的提議，在那裏把船燒掉了。這一來，男子們起初不由得大怒，可是後來，他們無可奈何在拍拉丁附近住下，不多久，所辦的事情就都順利得出於意外，於是他們覺得這國土很好，人民也和善。他們把種種的榮譽贈給羅瑪，還借她的名字來稱呼她給以創建的機緣的這個都市。據作家們說，婦人用接吻迎候親戚或是丈夫這一種羅馬的風俗是從當時傳下來。因爲那些婦女燒過了船，向自己的丈夫懇情撫慰的時候，用過這種親愛的表示呢。

有的還說，這都市因以得名的羅瑪不是意大利和琉卡里亞的女兒，便是據另一紀錄，赫邱利的女兒，嫁給了不是伊尼阿，便是據另一批人說，伊尼阿的兒子阿斯挨尼阿。有的告訴我們，攸立栖茲和塞栖的兒子，羅馬那斯建造了羅馬，有的說建造的是愛麥第島的兒子羅默斯，他是帶奧米第從特羅亞派來的；有的說是拉丁人的國王羅默斯驅逐了那些從帖撒利到呂底亞，再轉到意大利來的替里尼亞人之後，才建造羅馬的。那些跟最可靠的記錄相一致，說是綸繆拉斯給這城市定了名稱的作家們，在關

於他的出世和家族的幾點，也還有着差別。有的說，他是福白斯的女兒得克失第亞和伊尼阿所生的兒子，他同着他的兄弟利瑪幼小時，就帶到意大利來，適值洪水暴發，河上一切船隻都沖開去了，只有兩個小孩子趁着的一隻扁穩穩地來到齊水面的河岸上，他們兩人出於意料地救出了性命，這地方因他們才稱為羅馬。有的說，上面說起的那個特羅亞女子的女兒羅瑪嫁給了志楞馬卡斯的兒子拉泰那斯，便成了輪穆拉斯的母親；有的則說伊尼阿和拉焚尼亞的女兒伊密力亞給馬茲神孕育了他；有的則不過告訴你們好些杜造出來的神話。例如，據他們說，阿爾巴的國王太溪底阿斯是再凶惡不過的人，他在自己的家裏發見了一個奇怪的鬼影，一個男性的形相從灶裏爬起來，在那裏停留了許多天。太溪底阿斯在多斯加納問了神諳，所接到回答是：有一個處女會把身體獻給這個鬼怪，她會生出一個氣力強大，命運亨通，英勇非常，赫赫有名的兒子來。太溪底阿斯把這個預言告訴了自己的一個女兒，命令她幹這件事情，她以為這事情丟臉，便自己避開了，打發她的丫頭去幹。太溪底阿斯一聽到這樣，氣得了不得，便把她們兩人監禁起來，打算結果了她們的性命，然而味斯塔女神向他托了一個夢，使殺害的事延擱下來，他只勸令她們帶着鎖鍊，結一個線網，就算是對於她們的懲罰，等到線網結好，才讓她們結婚；可是她們白天結成的，到晚上太溪底阿斯就命令別人去拆掉。

這期間，那丫頭生了一對男孩子，太溪底阿斯把兩個孩子交到提刺底阿斯手裏，命令他除滅他們的性命，然而他只把他們帶到河邊，在那裏放着一隻狼走來，接着給他們哺乳，各色的鳥啣着一口一口的食餌，送到他們的小嘴裏；終於這兩個孩子給一個放牛的瞥見了，他起初怪吃一驚，隨即大着膽走到他們身邊，把他們抱起來。他們這才救出了性命，等到長大起來，便攻打太溪底阿斯，把他克服了。這是編意大利史的普洛麥與說的。

然而大家最所相信，又有最多的證據的故事，其主要的幾項情節最先却是皮拍里都斯的戴克里斯傳布於希臘人的。戴克里斯所記述的各點，有大部分是非比阿斯阿克托也採納着。這故事雖有大家說來不同的地方，大體上却不外乎是這樣：阿爾巴的諸王從伊尼阿起，一直是世襲的，後來王位傳到了紐密托和阿穆琉斯兩兄弟。阿穆琉斯提議着所有的物事分做相等的兩份，把那些從脫羅亞帶來的財寶和金子估定了等於王國的價格。紐密托揀定了王國，然而有了錢，比紐密托更能活動的阿穆琉斯却毫不費力地從紐密托奪得了王國；他恐怕紐密托的女兒會生出孩子來，又使她做味斯塔爾一輩子的過着獨身的處女生

活。這女子，有的叫她伊利亞，有的叫她里亞，有的叫她息爾維亞；然而過了不多時，她却違反了味斯塔爾的規律，懷有身孕，被人發覺，要不是國王的女兒安托托給她向國王討了情，就免不了受最殘酷的刑罰；可是國王還把她監禁起來，禁絕她的交際，使她不至於瞞着國王在那裏生育。她到期生出了兩個男孩子，身材特別高大，相貌特別英秀，阿穆琉斯愈加不安心了，便命令僕人把兩孩子帶去拋掉；這僕人有的叫他福斯條拉斯，有的則說福斯條拉斯是養育兩孩子的人。總之，他把兩孩子放在小木槽裏，打着把他們拋到一條河裏；走向那河去；可是他一見水勢盛漲，流得很急，就不敢走近去，他把兩孩子拋在靠近河岸的地方，走掉了。這條河汎溢起來，洪水終於把盛着兩孩子的木槽頂起，穩穩地蕩漾了一會，便擱到一片平坦的地上，這塊地，現今叫塞爾曼納斯，先那本叫日耳曼那斯，大約是從義指兄弟的「日耳曼尼」(Germani)這個字發生的罷。

這附近長着一株野無花果樹，大家叫這株樹魯米利那斯，這也許起源於綸繆拉斯(照俗說)也許起源於「反芻」(ruminating)因為牛羣常在大熱天到這株樹下乘涼，在這裏嚼着反芻；或者更妥貼些，也許起源於這兩孩子在那裏吃奶，原來古時候的人把任何動物的奶頭叫做「魯瑪」(ruma)。這地方有一個管護兒童養育事宜的女神，大家還叫她魯米利亞，當地的人祭她的時候，不用一滴酒，却行着牛奶的奠禮。歷史告訴我們，兩嬰孩當時躺在這裏，有一隻母狼給他們喂奶，一隻啄木鳥不住地飼着他們，看着他們，這兩種是大家看做神聖的，親近馬茲神的動物；拉丁人對於啄木鳥至今還特別崇拜着，尊敬着。這等情節似乎是襯托着兩孩子的母親所說，他們的父親是馬爾神這番話的；可是也有人說阿穆琉斯曾經穿着鎧甲到過她這裏使她受了欺呢。

還有好些人以爲這神話最初是從兩孩子的奶媽發生的，因為她的名字有着含混的意義；拉丁人不但稱狼「魯毗」(Lupus)，而且對於放蕩的婦女也用着這樣的稱呼；這樣的一個就是福斯條拉斯的妻，她給兩孩子吃過奶，名叫亞卡·拉楞第亞。羅馬人祭着她，四月裏馬爾神的祭司還在那裏舉行着奠禮；這叫拉楞第亞祭，他們不尊敬另一拉楞第亞，爲着下面這樣的理由：赫邱利廟的廟司大約是清閑得沒有事幹了罷，向神提議着玩一回骰子戲，並且預先說好，如果他自己贏了，神的貴重的東西，他要得一

● 味斯塔爾 (esta) 是守護味斯塔爾的爐火的處女。

件；如果他輸了，他要給神辦一桌豐盛的筵席，並且買一個標緻的女人來陪神。條件說定了，他先代替着神擲，接着他自己擲，於是她眼見自己輸掉了！他要誠實償付他所賭的東道，要實踐他說過的話，便給神備辦了上好的一席晚餐，又把錢給了拉楞第亞。爲了她的美貌，他在廟裏悄悄地請她大吃了一頓，又鋪了一張牀，晚餐後，把她鎖進在廟裏，彷彿那神真會到她身邊來似的。據說，那神的確會見了她，到早上又命令她到市場去走走，遇見無論什麼人，就向他行禮，拉他做朋友。她遇見了一個人，名叫塔魯底阿斯，這是上了年紀的老頭子，家裏很有錢，兒女還沒有，一向過的是獨身生活。他接待了她，對她很有情，到死的時候，把他那巨大的富麗的財產全都遺留給她，這批財產，她在她的遺囑和遺書裏寫明着，大部分傳給人民。她現在是被紀念被尊敬的神的情人了。關於她，還有一種傳說，就是她在第一拉楞第亞的葬地左近忽然消隱了；這地點現今叫味拉勃楞，因爲河水常常汎濫着，大家從就近什麼地方到公會堂上去是坐渡船的，當作『過渡』解釋的拉丁字是 *Volans*。可是也有人說這名稱的本源是 *Vols*（帆）因爲公共遊藝會的主持人往往在公會堂通到馬克息馬斯競技場這條路上掛着帆，從這地點起。第二拉楞第亞在羅馬受着紀念，就靠上面所說的這些故事。

却說阿穆琉斯的飼豬人養育着兩個孩子，誰都不知道；或者照那些從近情方面着想的人說，紐密托知道這事情，還私下幫助着也說不定罷；因爲他們據說在加毗上過學，好好兒受過文字上以及適合他們的家世的別的技能上的教育。他們照上面所說，取名綸繆拉斯和利瑪（從 *Leim*，奶頭）因爲有人看見他們吃着着狼的奶。他們很小時候，身體的胖大和英秀就顯出了他們超人的資質，等到長大了，他們倆都顯得又勇敢又剛強，對於一切危難的事業都要試一試身手，他們內中的勇氣似乎是堅強無比的。然而綸繆拉斯却還有些政治家的德性，他肯聽從人家的勸告，他在對於鄰人們的一切交涉上，無論關於牧羣的食料，或是關於打獵，總使人不由得覺到他天生是統治的人，不是服從的人。他們的同伴和下屬因此都親愛他們了；然而他們却看不起國王的僕人，地保，和工頭，全不把這些人的命令和威嚇放在心頭。他們老老實實地玩着，自由自在地在研究着，他們並非把遲鈍和怠惰看做老實和自由，他們所幹的玩意兒倒是打獵，跑路，打強盜，捉竊賊，救助受欺侮受壓迫的人們。他們做着這等事情，漸漸兒就出名了。

紐密托跟阿穆琉斯兩方面的牧人爭鬧起來，阿穆琉斯方面因爲牛羣給紐密托的牧人趕散了，受不住氣，便進攻他們，打得

他們逃跑，把大部分的牛羣搶了過去。這種爭鬧使紐密托很惹氣，他的牧人沒有理會這一層，却招集了許多窮人和逃亡的奴隸，加入他們的隊伍——這等舉動有些像謀亂。有一天，剛在愛好聖禮和占卜的綸繆拉斯參加祭典的時候，紐密托的牧人在路上遇着利瑪和他的幾個伙伴，便衝過去交戰了一番，把他捉住，帶到紐密托跟前，控告着他。紐密托怕他的兄弟動氣，不願意親自來罰辦，却走到阿穆琉斯跟前，要求秉公發落，因為他是阿穆琉斯的弟兄，現在受着阿穆琉斯的僕人的欺侮呢。阿爾巴的人們對於這一層也有些耿耿，以為他太受虧待了，阿穆琉斯經大家一番勸告，就把利瑪交到紐密托手裏，請他隨意去發落。他這才把利瑪帶回家來。他賞識了這少年的高人一等的體格和體力，他在這少年的臉色上覺察了他的勇氣和精神，那是雖在當前的情勢裏也不屈服不動搖的；他又聽到了這少年生平所幹的事業正應合着他所看出的那一種性格，可是從大體看來，造成偉業的第一步似乎也有神力幫助着指導着；他有這一種舉動是偶然的，他用和善的態度和婉的話語激發了這少年的信任和希望，問他是誰，生在什麼地方。他精神抖擻的講了這大堆的話：「我一點也不會對你隱瞞的，因為你的脾氣似乎比阿穆琉斯更像王上的樣子呢，你在處罰之前，來一番審問，他是不問情由就用刑了。先前，我們（因為我們是雙生子）以為我們是國王的僕役，福斯條拉斯和拉侖第亞所生的兒子，自從我們受了醜陷，給人家控告，性命難保的帶到你跟前，我們却聽到了許多說到我們出身很好的話頭，這種話真不真，大約要看現在我的這條性命怎麼樣了。我們據說是私生的，我們幼小時候怎樣養活着，說來真奇怪，我們丟到鳥獸的跟前，鳥獸倒來給我們喂食，我們吃着狼的奶和啄木鳥卸來的食料，我們那時就躺在河邊一個小木槽裏。這個木槽還在着，四邊包着銅皮，保存在那裏，只是這上面寫着的字差不多已經揩去了，我們一死，這也不好給我們的爹媽去做對證呢。」紐密托聽了這番話，從少年的外貌上，把時日推算了一下，對少年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盤算着什麼方法私下裏走到他女兒那裏去。（因為她還在管束之下關着）跟她談談這些事情。

福斯條拉斯聽得利瑪捉去，交到紐密托那裏，便叫綸繆拉斯來，幫同着去營救利瑪。他們兩弟兄出世的情節，他一向只隱隱約約地對他們說過幾句，這時才詳細細明明白白地對綸繆拉斯講了出來，講過之後，他自己帶了木槽，性急慌忙，惟恐來不及似的，立刻跑到了紐密托的地方，可是那邊大門口的崗兵有幾個却起了疑心，瞪着眼睛看他，向他盤問了一番，他急得只好把大衣底下藏着的木槽拿了出來。恰巧崗兵中間有一個親見過兩孩子墮棄的情形，他從做法和字跡上認清楚了這木槽，把情形猜度

了一番，連忙進去通報了紐密托，把那人帶進去審問。福斯傑拉斯，在審問時候免不了心慌，不敢說出來營救利瑪的話，他招供說，兩孩子還活着，是在離阿爾巴好些路的地方做着牧人過活；他自己呢，現在要把木槽帶到伊利亞那裏去，她掛念着兩孩子，很想看一看這木槽呢。大凡心緒煩亂的人們往往有着猜忌的急躁的舉動，阿穆琉斯現在也如此；他聽到風聲，連忙派了一個跟紐密托也要好的人做使者，叫他向紐密托探問，那邊可會傳到兩孩子活着的消息。他到那裏，眼見所想念的年青的利瑪，投在紐密托的懷抱裏，這老少兩人使他的願望堅定起來，於是他勸告他們趕快起事，他自己也來給他們幫忙的，確，只要他們一下決心，他們就有好機緣了。原來綸繆拉斯現在到得很近，許多市民因為害怕而且怨恨阿穆琉斯的緣故，跑出去歸附他了；而且綸繆拉斯帶領着的是大軍，百人一隊分成了許多隊，每個隊長都帶着縛在竿子上的束柴草。拉斯丁人叫這種一束束的東西「瑪尼布利」(Mantipi)，因此拉丁人在他們的軍隊裏還叫小隊長「瑪尼布刺利斯」(Mantipalares)。利瑪在內部鼓動着市民叛變，綸繆拉斯從外邊進攻；那暴君不知怎麼辦才好，連逃命的方法也想不出來，於是在這一種混亂狀態裏，被大家捉住而且弄死了。皮拍里都斯的非比阿斯和戴克里斯似乎是寫到羅馬的創立的最早的歷史家罷，以上的故事大部分是出於他們記述的，因為看去有些戲劇的，小說的意味的緣故，有些人對於這故事疑惑着；然而如果人們推想着羅馬的權力要不是有一個添附着偉大的，異常的情節的，出於神意的起原，就難以達到這樣高的頂點，那麼，這故事也並非完全不可相信的。

阿穆琉斯現在已經死了，國事也安定下來，兩兄弟既不願意住在阿爾巴而不在那裏統治，又不願意，在他們的外祖父在世時候把統治權抓到自己的手裏。因此他們把領土交給了他們的外祖父，又把相當的榮譽給了他們的母親之後，決計另尋生活，在他們從小養大的地方建造一個城市。這似乎是他們所以出去的最冠冕的理由；可是此去，大約也是出於不得已罷，他們手下有着一大羣所招集的奴隸和雜民，要不是把他們遣散得一個不剩，那就只好帶着他們到別的地方去過活。原來阿爾巴的住民以為這些雜民不值得接待，够不上做市民的資格，為的就是婦女問題；可是他們所以有變橫的舉動，對於婦女實在並不一定出於放蕩，倒是因為他們用好意找不到婦女的緣故不得不然。因為他們對於這樣地搶去的婦女，的確非常敬愛非常尊重呢。

羅馬的都市創立了不久，他們就給一切雜民開了一個作為避難所的聖場，這地方，他們叫阿賽里阿斯神廟。一切雜民就在這裏收容着保護着，做奴隸的不至於交回到他的主人，負債的不至於交回到他的債主，殺人犯也不至於交回到地方官的手

裏，據說這是有特權的地方，他們能够憑神託的命令維持着這樣的特權。因這緣故，這都市不久就很興旺了，據說這都市當初創立時候，住戶不到一千家。以下就說當初的事了。

他們籌劃到建築，便即發生了關於地點的爭執。綸繆拉斯揀了叫羅瑪·瓜脫刺塔或羅馬方場的一塊地方，要在那裏設立都市。利瑪則在阿文丁山上劃定了形勢險要的一片土地，這地方因他而叫勒蒙，現在却叫立格納林。終於講定了用飛鳥的占卜來解決這一種爭端，他們兩人便隔開了好些路站着。利瑪據說看見了六隻兀鷹，綸繆拉斯看見的加倍。也有人說，利瑪當真看見了那個數目，綸繆拉斯則捏報了他的數目，等到利瑪走到他跟前，這才的確看見了十二隻。因此羅馬人在他們各種飛鳥的占卜上，就特別尊重兀鷹了。可是據希羅多德·達底克斯的書上說，赫邱利每逢有什麼舉動的當兒，看見兀鷹就很高興，原來這種鳥既不損害穀類和果木，又不損害牛羊，是最無害的生物，吃的只是尸肉，從不殘殺任何活的東西，對於別的鳥，看得跟同類一樣，雖是死的，也不去碰一碰，至於老鷹貓頭鷹之類，那就連自己的同類也要殘殺的，正如伊士奇所說，

「同類相食的鳥怎會潔淨呢？」

並且別的鳥差不多都常常看得到；只有兀鷹却少見得很，見過兀鷹的幼稚的人，是難得碰到的；兀鷹的稀罕和少見使有些人發生了奇怪的意見，以為兀鷹是從別的世界飛來；正如卜課者把一切並非出於天然的自然生產的東西歸於神靈的起原一樣。

利瑪知道受了騙，老大的不高興；等到綸繆拉斯在要做城牆的基脚的地方，打算挖一道溝的時候，他對於工程上的種種計畫，不是嘲笑，便是作梗；最後，他輕蔑着似的跳過溝去，據有的說，綸繆拉斯把他推了一下，據有的說，則是他的伙伴之一西里爾推的；總之，他跌到水裏了，而且在爭鬥中間，福斯條拉斯和普列斯的那斯也被殺了，這普列斯的那斯據流傳的故事上說，就是福斯條拉斯的兄弟，幫同着養過綸繆拉斯的西里爾這一來當即逃到多斯加納去，從他的出典，羅馬人便叫脚步跑得飛快的人西里爾斯，他們因為琴塔斯·畢的拉在他父親出喪的時期，不到幾天工夫，就給人民看到摔角的遊藝，不由得佩服着他辦事的神速，所以也給他西里爾的稱呼。

綸繆拉斯葬了他的兄弟利瑪，同着他的兩個養父，在勒蒙及亞山上把他的都市建造起來；他又從多斯加納請了一批人，在

一切要舉行的典禮上，照着宗教的儀式，對他指導各種神聖的儀節和成文的規則。起初，他們在現今的康密丁或「會議堂」這地段掘了一道環壕。於是把凡有習慣上算是吉利或者生活上覺得必需的各種東西的「初生果」莊嚴地拋到壕裏，最後呢，他們每人拿一撮本鄉的泥土，一同撒到壕裏去，這道壕他們叫蒙特斯，他們叫諸天一樣；他們用這作為中心，圈定了城市的地址。於是那創立者在一把犁上裝了銅的犁頭，用一頭公牛和一頭母牛並挽着，親自趕着走，便逸着界線耕了深深的一道畦溝；他只教跟在後面的人看着，凡有耕起的泥土應當翻向城市這面去，不可讓一些泥塊落到外邊。他們依着這畦溝劃定了城脚，便用縮短的字眼叫這畦溝撲米林，這就是 Pomirum。城外或城後的意見；他們又在要做城門的地方，用犁頭犁平了，留出一個地位來；因這緣故，他們把全部城牆當作神聖的東西，只有城門所在的地點除外，原來他們要是把這些地方也當作聖潔的看，那麼，他們要不干犯教規，把人生的必需品也在這些地方自由地運進運出就辦不到了；人生的必需品有幾種本是不潔淨的。

至於他們開始建造這都市的日子，那是大家都以為在四月二十一日，這日子，羅馬人稱為國家誕生日，每年當作神聖日紀念着。起初，他們在這日子據說並不用活牲祭神，他們以為在這建國日還是舉着潔淨的不見血跡的祭典合式。可是這都市還沒有建造完成，在這日子，就有過一次牧人和牧羊人的祭典，通稱着巴立里亞祭。羅馬和希臘的月份現在幾乎不會一致，然而繆拉斯開始建造羅馬的一天，却據說的確是在同月的十三日，當時還有着日蝕，據有些人推想，這就是騰尼亞詩人安提麥卓斯在第六奧林比亞期的第三年見過的那一回日蝕。在深通羅馬史的哲學家跋洛的同時，有過一個很好的哲學家兼數學家，名叫塔魯底阿斯，是跋洛的知友，這人由於好奇心，研究過畫圖案和統計表的方法，對於這一種技藝，想必也十分擅長，跋洛教他算繆拉斯的命，連他第一個日子第一個時辰，也推算出來，恰同求解一個幾何問題一樣。他是從繆拉斯本人生平幾件事情來推算，這些事情必須告知他才行；據他說知道了一個人的生辰來預言他的一生，和知道了他的生平來尋究他的生辰這兩種屬於同一的學問。塔魯底阿斯擔任了這工作，起初把繆拉斯本人的舉動和災難連同他所處的時代和他死時的模樣考察了一番，接着把這一切特徵會同來比較一下，於是他很自信很肯定地宣布道，繆拉斯在母胎裏得孕是在第二奧林比亞期的第一年，埃及人所謂緯約克月二十三日，日落後第三個時辰，當天有着全日蝕；他生於叻忒月二十一日出太陽的時候，羅馬的第一塊基石是在法默緯約克月九日第二時辰和第三時辰之間安放的。原來，都市的命運和人們的運命，據他們想，各有着幾個先定的時期，

從其最初創生時的學位可以推索可以預知的。然而說到這一類關係的話，對於讀者恐怕還是因其新奇好玩惹得起興味的，少因其誇張覺得討厭的倒多罷。

却說這都市在建造時候，綸繆拉斯徵募了一切壯丁，使執兵器，組織軍隊，每支有步兵三千和馬兵三百，叫做「軍團」(Legions) 因為他們是人民當中挑選出來的精銳的戰士。其餘的羣衆，他就叫人民，也挑選了最傑出的一百人作為參議官，他稱這些人「巴特列西安」(Patrician)，他們的集會「元老院」(Senate)，這含有長老的評議的意味。巴特列西安所以有這種稱號，據有些人說，因為他們是合法的孩子們的父親；也有人說，因為他們能够把自己的親生父親是誰報告得清楚，這一層在擁進都市來的雜亂的民衆中間，起初並不是人人辦得到的；也有人說，是根據於他們當作保護弱者解釋的 Patronage。這個字，他們把這字的來源歸到巴特朗(Patron)，這是跟伊凡得同來的人們中間的一個，是對於弱者和窮人的偉大的保護者和恩人。然而最近情的定論大約是這樣罷：綸繆拉斯以為最重要最富有的人們的責任是用父親之心照顧低賤者，他又更鼓勵平民對於上級的人們的榮譽不要忌憚也不要不平，都得敬愛他們，把他們當作自己的父親看待，也這樣的叫着，他也許因此才給他們巴特列西安這個稱號的。在現今，一切外國人對於元老都用「公」這一個稱號，但羅馬人却利用了一個最榮譽最不遺忌的名稱，叫他們「選父」(Pater Conscripi)；起初的確只不過「父」(Pater)，但後來，加了些叫「選父」(Pater Conscripi)。他用了這個較動人的稱號使元老跟平民顯然有別；另一方面他又區別了貴族和平民——叫前者「巴特朗」保護者，後者「克連志」(受保護者)——他用這方法使他們之間發生了非常的和愛，他們的事件上也就有了多量的公道。原來，「巴特朗」老是給自己的「克連志」在法律案件上做著顧問，在法庭上做著代言人，總之在一切事情上，做著勸告者，協助者。「克連志」呢，也給自己的「巴特朗」忠實地服務，不但對他們十分尊敬十分服從，而且如果他們窮，還幫助他們嫁女兒的費用，給他們代還債，如果「巴特朗」對他的「克連志」或是「克連志」對他的「巴特朗」翻了臉呢，那是法律和法官都沒有辦法的。在後代，他們之間雖還有着別的各种義務，但在上者拿在下者的錢却當作一件卑鄙的不名譽的事情看。可是事實上這等事情還不知多少呢。

這都市建造好了，在第四月裏，據非比阿斯書上說，掠奪婦女的勾當就嘗試起來；有的說，綸繆拉斯本人天生是一個軍人，他大約接到過一種神諭，說是運命指定着羅馬將來的發展和光大非完全依靠戰爭的利益不可罷，這在他很容易相信，他最初就

因這個緣故，才對舍拜因人動轍的，因為他只搶了三十個處女，不像由對於婦女的需要，倒是要找戰爭的機會。然而這也不見得很近情；想來大約是這樣罷，他眼見他的都市裏滿是外來的遊民，只少數有妻子，而一般的民衆，低賤的，沒有地位的居多，備受着欺侮，這樣是難以相安的，他又希望等到搶來的女子安靜下來，就無法使這禍孽變成了對舍拜因人聯盟和通商的一個機緣，他便照這樣幹起這場把戲來。起初，他宣布出去，說是他發見了藏在地下的某一神的祭壇；這個神羅馬人叫科索斯，也許是評議之神，（因為羅馬人還把評議會叫做 *Consilium*，最高執政官叫做 *Consules*，即「評定者」）也許是騎神涅普侖，因為這祭壇在馬克息馬斯的競技場裏，平時有東西遮蔽着，只在跑馬時候，才露着給大家看得見；也有人單是說，這神的祭壇藏在地下是為謀議應當隱密的緣故。綸繆拉斯發見了祭壇，便發布公告，定什麼日子舉行盛大的犧牲祭，有公開的競技和遊戲，供各階級的人們參觀，四方的人們聚集到那地方，他自己坐在前面，一班穿紫色衣服的貴人中間。他們的出動有一個信號，就是看什麼時候他站起來，揀了外袍，搭到身上；他手下的人們都武裝着站在那裏候命，他們的眼睛看着着他，等到發出了信號，就拔出劍來吶喊着衝出去。他們把舍拜因人的女兒們搶走了好多個，那些舍拜因人自己呢，一路無阻的安全的逃走了，據說，搶來的不過十三個，因了她們，才有『邱利』(Curia) 即「講社」的名稱；然而發利立阿斯·安提亞斯却說有五百二十七個，周巴則說有六百八十三個處女，這委實使綸繆拉斯可以振振有詞的辯白一番，就是他們不搶已婚的女人，搶的只有一個，名叫赫什里亞，而她也錯搶的，於此可見他們並非為荒淫而強搶，却有着要用最大最穩當的約束形成對他們鄰國的聯盟這一種計謀呢。這赫什里亞有的說，霍斯梯琉斯羅馬人當中的一個最傑出的人娶了她；也有人說，娶她的是綸繆拉斯自己，她還給綸繆拉斯生了兩個孩子——一個是女兒，因為是長嗣 (primogeniture) 所以叫普列麥 (Prima) 還有一個獨養子，綸繆拉斯因為當時市民「聚集」到他跟前來的緣故，叫這兒子亞俄琉斯，長大時却改叫亞比琉斯。然而記述這一段事情的特洛層人芝諾陀得斯，有許多人却反駁着他。在那些掠奪處女的人們中間，據說有幾個低賤的人，當時搶了一個容貌出衆姿態極美的少女；逃走路上，有門第較高的人看見她，想要把她奪去，他們便呼喊着說，他們要把她帶給塔拉修斯去，這個少年的確是有的，他又勇敢又有本領；他們聽到了這話，便向他們喝采道賀，有的回轉身來，好意地喜洋洋地陪着他們，喊塔拉修斯的名字。因此羅馬人現今在喜事人家，把塔拉修斯當作吉慶的口號高唱着，正如希臘人高唱着意麥尼阿斯一樣，因為據說塔拉修斯的結婚生活非常幸福。可是迦太基人紐克

斯條斯·息拉，一個才學雙全的人，曾經對我說，綸繆拉斯在發動的當兒，用這個字作爲口號；所以凡有爭奪少女的人都喊着，塔拉修斯，因這緣故，這習慣現今就沿用在結婚時候了。然而多數的人却以爲（其中尤其是周巴）這句話對新婚的女子用着，爲的是勉勵着她們守婦道，和我們的希臘話裏所謂「塔拉細亞」（Ελλάς）紡紗）希臘話在當時還不會給意大利話的勢力壓倒呢。如果這個說法沒有錯，羅馬人當時的確照我們的樣，用着「塔拉細亞」（Ελλάς）這句話，那麼我們可以猜到這風習的更近情的理由了。因爲當舍拜因人對羅馬人戰後講和的時候，訂立着關於他們的女子的條件，說是這些女子除了關於紡紗的事務之外，不得給她們的丈夫做別的奴役的工作，所以到後來，在喜事場中，凡是嫁着新娘，護送者新娘，或是到場的人們就有了一種習慣，就是好玩似地喊着塔拉修斯，提示她日後只要紡紗，不要操作別的。現今還有一種習慣留傳着，就是新娘不好親自跨過她丈夫的門檻，却得別人抬過去，爲的紀念着舍拜因的那些處女並非自己要進去，却是用武力帶進去的。有的又說用槍頭掠開新娘的頭髮，這一種習慣證明着她們的婚姻最早是用戰爭和敵對行爲開頭的。這一層我在我的疑義解說說得很詳盡呢。

這回掠奪的事是在綏克迭立斯月（現今叫八月）十八日幹的，這一天現今還舉行着昆蘇阿力亞的各種祭典。

舍拜因人是繁盛的好武的民族，住在小小的，沒有堡寨的各村落裏，這些村落，他們以爲，給勇敢的不怕死的拉栖第夢人做居留區是很得當的；他們一面覺着那些被扣押的女子使他們只好和平，一面掛念着他們的女兒們，於是派了幾個特使到綸繆拉斯這裏，提出了溫和的平等的要求，要他送還那些年青的女子，消釋那件強暴的行爲，然後用談判和合法的方法，促進兩國的友誼。綸繆拉斯不肯把那些年青的女子交還，可是提議着要舍拜因人加入對他們的聯盟；這一點有的跟他商談了，爭論了好久，然而西尼齊斯的國王阿克朗，一個很有精神的英勇的戰士，一向忌着綸繆拉斯的種種大膽的舉動，尤其是從這番加於婦女的強暴行爲，想到他的聲威快要震驚了一切民族，要不是對他懲戒一番，那是忍受不住的，於是 he 首先勳兵，帶着強盛的軍隊向他進攻。綸繆拉斯同時也預備好迎戰，然而他們兩人等到對面相見，却挑動着來一番單身的決戰，雙方的軍隊都放下武器站着不動。綸繆拉斯對朱匹忒神許了誓願，只要他勝利，就把他的敵人的鎧甲親自捧獻到神前紀念他，於是在決鬥中打倒了他，在接着的戰爭裏，又打败了他的軍隊，把他的都市佔領起來；然而他却不要傷害這都市裏的人民，他只命令他們毀滅了這塊地方，跟了他到羅馬去，應許他們在那裏享有市民的一切特權。羅馬對於所征服的人們，總是使他們跟羅馬人聯合起來，團結起來的，確，再沒

有比這個辦法更容易促進羅馬的偉大的了。綸繆拉斯爲的要用最虔誠的態度對朱匹忒神實踐他的誓願，同時也要向全市的人們炫耀一番，他把親眼見到長在營地裏的一株高大的橡樹斫下來，修削成戰勝標的形狀，把阿克朗的全套鎧甲整整齊齊的縛在這上頭；於是他自己束了身上的衣服，用桂枝的花環戴在頭上，飄着光潔的頭髮，把戰勝標直挺挺的擗在右肩上，這樣子，唱着凱旋歌進行，他的全軍跟在後面；市民大家歡呼着迎接他。這天的遊行就是一切凱旋的游行的起原和模範。這戰勝標供獻着朱匹忒神，稱爲非列脫里阿，本義從「灰利利」(Cerie) 這就是拉丁語裏「打倒」這句話；因爲綸繆拉斯曾經講過，祝自己打倒敵人戰利品當時叫「奧毗麥」(Opima) 卽「尊貴的戰利器」，據跋洛說，本義從這些戰利品的「豐富」，「奧匹斯」(Opes) 這字有着「豐富」的意味；可是我們似乎也可以從「奧派斯」(Opus) 卽「事件」這字上來推想，因爲只有軍隊中親手殺了敵將的主將才受到奉獻「奧毗麥·斯波利亞」(Opima Spolia) 這事件的榮譽呢。羅馬的軍長當中，只三個得到這一種榮譽；第一，綸繆拉斯，因爲殺了西尼齊斯人阿克朗；其次哥尼流·科塞斯，因爲殺了多斯加納人托勒讓尼阿斯，最後，克勞第烏斯·馬塞拉斯，因爲征服了高盧人的國王維立同麥魯斯。後兩人，科塞斯和馬塞拉斯親自捐着戰勝標，坐着凱旋的戰車進城；然而帶奧尼細阿斯說是綸繆拉斯也用着戰車，却未至錯誤呢。據歷史上說，達馬拉得斯的兒子塔克文尼阿斯是這慶富麗堂皇的慶祝勝利的第一人；也有人說，帕布力可拉是凱旋時候乘車的第一人。綸繆拉斯的凱旋像，照我們在羅馬所見，都是步行的模樣。

西尼齊斯人亡國之後，別的舍拜因人仍然繼續着備戰，飛台尼，克魯斯得米林和安忒讓那的人民共同出兵討伐羅馬人；他們同樣吃了敗仗，讓綸繆拉斯佔領他們的城市，分割他們的土地和領土，他們自己也移植到羅馬來。綸繆拉斯把他所獲得的一切土地，分給市民，只有被搶的處女們的父母所有的土地除外；這些土地，他准許他們仍然管領着其他的舍拜因人，因此憤恨萬分，便選太底阿斯做他們的軍長，一直向羅馬前進。這都市差不多是打不進的，這裏有現今的卡匹托爾這塊地方做堡壘，駐紮着堅強的守衛兵，帶領的是塔皮阿斯。這隊長的女兒，塔皮雅（並不是據有些人說，要戲弄綸繆拉斯的那個處女塔皮雅）眼羨着舍拜因人所帶的金手鐲，情願把堡壘讓給舍拜因人，要他們左臂上套着的東西，作爲她通敵的報酬。太底阿斯這樣的同她講定了條件，便在夜裏開了一道城門，迎接舍拜因人。安提峽那說過，他愛着通敵者，却恨着曾經通敵的人，凱撒也對色雷斯人刺密塔爾斯基說過，他愛着不忠的事，却恨着不忠的人，這種感情的確不是他們獨有，却是凡有好似利用過毒蛇的毒液似的利用過奸

人的幫忙的人們一般的感想；大家在用得着奸人的當兒喜歡他，等到用過了，就厭惡他。太底阿斯對待塔披雅也如此，他命令着舍拜因人，得遵守他們的成約，把他們左臂上套着的東西一點不少的送給她；便自己首先卸下手鐐來，連同着他的盾牌，向她擲去；其餘的人都跟着這樣擲，把她埋在大堆的黃金和盾牌之下，她便給這些東西壓死了。塔阿斯呢，也受着綸繆拉斯的檢舉判定，了通敵罪，這情形據周巴說，薩爾匹細阿·賈爾霸詳述着。有些人把塔皮雅的事寫得不同，安提俄那是一個，據這些人說，她是舍拜因人的軍長太底阿斯的女兒，因為給綸繆拉斯強硬地扣留着，所以聽從着她父親的計謀，這樣的犯案受罪，這未免說得太荒唐了。至於詩人息馬勤斯呢，他以為塔皮雅愛上了高盧人的國王，把卡匹托爾送給了高盧人，並不是送給了舍拜因人，講的只是一番不近情理的話，他這樣的說着：

『這是靠近那里住着的塔皮雅

她把羅馬賣給了敵人，

她爲了對於圍着的高盧人的愛，

失陷了這城市的險要，卡匹托爾。』

在後，又講着她的死：

『維七夾八的克勒特敵人，

把氣息奄奄的她帶到了波河邊，

他們投了沈重的盾在遺少女的身上。

當即用富麗的禮物把她埋葬起來，送了她的命。』

塔皮雅後來葬在那里，那山因她的緣故叫着塔彼伊阿斯，直到塔克文王的朝代，這國王才把那地方奉獻給朱匹忒神，當時她的遺骨已經移去，那地方也就取消了她的名字，不過卡匹托爾這一部分，他們却還叫塔底雅岩，從這岩上，他們時常把罪犯投下去。

舍拜因人佔領了那山，綸繆拉斯大發雷霆，當即向他們開戰，太底阿斯不慌不忙的出來迎戰，他見得萬一失敗，後邊也有着

一條安全的退路。兩軍在中間一塊平地上交鋒，這平地四周圍着小山，只有一兩條出路，要躲避要追擊都很便當，爲了這種困難的緣由，雙方就有不得不拚命血戰一番的情勢，前不多天，適值河水汎濫，這塊現在做着議事堂的平地上，留着一個看不出的深深的爛泥潭，這個潭雖不大惹眼，使人不容易提防，可是一蹰到潭底就危險得很；舍拜因人不知不覺地剛要蹰到這里去，偏碰到了一个好運道，原來庫耳齊烏斯，一個急於立功的好勝的勇士，首先騎着馬跑出去，他的馬便墮落了這爛泥潭裏，他用馬鞭，用纏繩，用叫聲竭力拉動了一會，覺得這匹馬再也拉不起，便把馬棄了，自己出了難，這地方因他的緣故至今叫着庫爾齊亞湖。舍拜因人避出了這一種危險，便很勇猛的打起仗來，這一天雙方不分勝負，雖然陣亡了許多人，這中間有一個是賀斯低留，這人據說就是赫什里亞的丈夫，在奴馬之後即王位的那個賀斯低留的外祖父。這裏想必還有着許多次的接觸，然而最可紀念的却是最後一次的接觸，在這次交戰中，綸繆拉斯因爲有一塊石頭飛來在頭部受了傷，幾乎要跌倒地上，不能應戰了，羅馬人這才退出了這平地，向帕拉丁逃。綸繆拉斯這時傷勢平復了些兒，回頭要再戰，便面對着一批敗兵，高聲激動着他們，站定了脚步再戰。然而敵方人多勢盛，他們誰都不敢對抗了，他只得向天伸着手，禱告朱匹忒把敵軍擋住，在這危險萬分的關頭，對於羅馬人的至誠，不要再忽略，總得保佑着才好。禱告一完畢，大家不知不覺的因對國王的敬仰和心中的羞愧止住了脚步；逃難者的恐懼心理一霎時轉變了勇氣。他們最初站定的地方就是現今朱匹忒·斯太托（這可譯爲「鎮守者」）廟的所在，他們在這里又復排齊了隊伍，把舍拜因人打退到現今叫勒吉亞的這地方，再打退到味斯太廟；這地方兩軍預備好再來一場大戰，却給一個奇突得無可形容的光景阻擋住了。原來，舍拜因人的被搶去的女兒們氣急敗壞的奔了來，有的到這邊有的到那邊，在軍隊當中，死屍堆裏，好像鳥獸一般悲慘地號叫着，找她們的丈夫，她們的父親，有的抱着小兒，有的披散着頭髮，可是大家都喊着最親切最傷心的話，忽而奔到舍拜因人跟前，忽而奔到羅馬人跟前。這一來兩方面的人都軟了心腸，向後退去，在兩軍中間給她們留出了餘地。這些婦女的景象惹動了兩方面人人的悲哀和憐憫，然而她們的話語却使大家感動得更利害，這些話起頭是勸告和責備，結末則是

哀求和懇情。

「究竟在什麼地方，」她們說，「我們得罪了，害到了你們，才應當接受過去現在這些苦難呢？這班人搶我們的時候蠻橫不講理，我們現在是這班人的了；我們當時吃了人家的虧，我們的父親弟兄，同鄉，一直把我們不放在心頭，現在我們到了跟當初恨

得切骨的道班人再也拆不開的地步，怎教我們看見禍難不發抖，看見從前搶我們的人死掉不哭呢？我們還是處女的時候，你們並不來攻打這班人給我們爭體面，現在倒來硬折我們的夫妻，我們的母子這樣的救苦救難反比先前你們的冷待更叫受苦難的心痛。你們想想看，他們的情愛，你們的好心，我們還是罵那一樣有理呢？你們要開戰，你們也該給我們留些情，偏過了那些照理要叫你們岳父叫你們外祖父的。如果你們爲的是我們，那麼就帶我們，就帶你們的女婿外孫跟我們同去罷。我們會一會自己的爹媽自己的親族也很好，可是千萬不要使我們離散了自己的兒女和丈夫。求求你們，不要教我們做兩次的囚人。」赫利亞講了許多這一類的話，別的又懇切地央求了一番，於是雙方休了戰，主要的官員開會來議和，同時這些女子帶了她們的丈夫和兒女來引見她們的父親和弟兄，帶了肉食和茶酒給飢渴的吃，把受傷的帶到家裏去醫治，又請舍拜因人看看她們把家務處理得多好，她們的丈夫對她們怎樣的恩愛，用怎樣和善怎樣敬愛的態度待她們。於是雙方議定了條件，這些女子得隨自己的心意照常過活，只是照先前所說，她們除了紡紗之外，還得免除一切的苦役和勞作。羅馬人和舍拜因人得共同住在這都市裏，這城市應從綸繆拉斯的稱呼，叫羅馬，但羅馬人却得從太底阿斯本國的稱呼，叫啟利提人，他們兩人應共同統治，共同發命令。訂約的地方至今還叫康密丁，出源於 Coine（開會）這一字。

這都市從此有了加倍的人數，從舍拜因人中間選出了一百個議員，軍團的人數也增加到六千步兵和六百馬兵；於是他們把人民分成了三個部落；第一，從綸繆拉斯，稱爲塞栖斯；第二，從太底阿斯，叫太底恩栖斯；第三，叫盧西里斯，從「拉卡斯」(Lucas) 即叢林，這叢林就是避難所所在地，有許多人在那里受了好些時候保護，這才招集到城市裏來。當時只有這三族，這一點在「族」(Tribe) 和「護民官」(Tribune) 兩個名稱上表現得很明白；每一部落有十「邱利」(Curia) 即十講社，這些講社據有的說，借用着舍拜因女子的名字，這大約是錯的，因爲借用着各種地名的實在有不少。可是這些講社倒也有許多規矩紀念着舍拜因女子；譬如在路上遇見她們，要讓路；不得當她們面前講不吉利的話，不得當她們面前裸露着身體，否則往往免不了被控告，到法官跟前，受殺人罪同樣的處分；她們的子女頸上得帶一件裝飾品，叫「白拉」(Colla) 因爲這好像一個氣囊，(pandula) 身上得穿一件紫色鑲邊的長袍，叫「普列得克塔」(Proexta)。

起初，每族的君主不過各自跟屬下的一百個議員議事，沒有共同來商量，後來就大家聚會了，太底阿斯住在現今摩內塔

廟所在的地方，綸繆拉斯則靠近着現今所謂賽厄·屬爾的石級，就在從帕拉太因山到馬克息馬斯競技場的下坡附近。這地方據說有過一株山茶，聖樹，相傳綸繆拉斯從前爲要試試自己的力量，從阿文丁山上投着一根棒，是山茶樹做成的，這一投，棒就很深很深的打進地裏去，有許多人想拔這根棒，可是誰也拔不起牠來，這里的泥土肥沃，滋養着這根木頭，這就長出枝條，成了一株非常之大的山茶樹。這個傳說使後代把牠當作神聖的東西保護着，敬重着；因此這周圍就有了圍牆；如果有人看到這株樹枝葉不茂，有些枯萎的神氣罷，他就要三脚兩步的奔開去，叫喊着大家來救，於是大家好像聽到房屋起火似的一邊連叫滾拿水，從各地方帶着一滿桶一滿桶的水奔到這地方來。可是到梭雅斯·凱撒在遺左近鋪石級的時候，據說有幾個工人掘土掘得太近，傷了樹根，這株樹便枯萎了。

舍拜因人採用了羅馬月歷，關於這事情，可注意的幾點都在奴馬傳上說着。在另一方面，綸繆拉斯則採用了舍拜因人的長盾，更改了他自己和一切羅馬人的鎧甲，他們先前穿的本是阿吉維式的圓形小甲。宴會和犧牲祭，他們共同參加着，他們並不把各民族原先舉行的革除一個，倒還新立了幾個；其中有一個是馬脫朗那里亞，紀念着舍拜因女子，因爲她們撲滅了戰爭；卡門塔里亞祭的設立也爲的同樣的原因。這卡門塔，有人以爲是主管人類生育的神。因此做母親的很體敬她。也有人說，她是亞加狄亞人伊凡得的夫人，是一個先知，常常用詩發表她的神語，從卡門塔這首詩，才得卡門塔這名字；她的本名是尼哥斯特拉塔。有些人則更近情地把卡門塔推源到「卡倫斯·孟推」(Ceres mense)即「狂亂」說這名字暗示着她那預言的荒誕，帕力里亞祭，是我們上面講過的。琉帕揆里亞從舉行的時候看來，也許是一種被祭罷，因爲這是在二月的「提斯·內發斯蒂」(Dies matris)即不開法庭的諸日舉行着各種儀式，二月(February)這名稱就有「被除」的意義，而且祭的正日古時叫「法勃魯塔」(Februa)；然而這祭名却也相當於希臘的「來西亞」就此看來，這祭似乎起源很古，還是跟伊凡得同來的亞加狄亞人傳入的罷。可是這也還可疑，因爲給綸繆拉斯吃奶的狼，也未始不可當作這祭名的典故；我們看見琉帕賽，即祭司所走的路線是從他們指爲當初丟棄綸繆拉斯的地方起頭的。然而這種祭的各種儀式却使這事情的本源更加不容易猜測；因爲儀式當中先是殺山羊，接着是帶了兩個年青的貴族公子來，人們用那把帶血的刀塗抹兩少年的額角，別人當即用牛奶裏浸過的羊毛來揩；兩少年等到額角揩乾淨就得笑一陣；這之後他們拿着從山羊皮切成的皮帶子跑，全身赤裸裸的，只中部遮些東西，遇到人就鞭他；年青的婦人不

避他們的鞭打覺得這於受孕和生小孩有好處。這種祭還有一件特別的事情，就是用一隻狗祭供着。然而有一個用典雅的詩荒誕地解釋着羅馬風俗的詩人却說得頭頭是道，據他說綸穆拉斯和利瑪在阿穆瑞斯得勢之後，曾經喜洋洋地跑到狼給他們吃奶的地方，這祭儀做着這回事，所以兩貴族少年跑着。

『打着一切人，有如當時從阿爾巴鎮，
雙生子仗着劍奔下來。』

塗抹他們額角的帶血的刀就是那天的危險和流血的記號；用牛奶摻血跡就紀念着他們的食物和滋養品。揆雅斯·亞息琉斯在他書上說，當這城市還未建造的時候，綸穆拉斯和利瑪的牛羣一天迷失了，他們禱告了福那斯神，跑出去找尋，因為防流汗。赤裸着身子，這就是祭司所以赤裸裸的跑的緣故。如果這祭有着破除的性質，那是用狗祭供就很有理了，因為希臘人從他們的圖畫上看來，是用小狗祭神的，他們往往採用着他們所謂 *Pentey Tacismus* 這儀式。否則，如果這是對於那隻養活了綸穆拉斯的狼的感謝祭罷，那麼狗是狼的仇敵，殺狗也很有理由呢。除此之外，只能推想到這牲畜在祭司跑的時候，擋住了他們的路，所以受罰了。

據有些人說，綸穆拉斯又是供奉聖火，設置保管遺火，叫味斯塔爾的聖處女的第一人，也有人把這事情歸功於奴馬龐皮琉斯；可是他們一致以為綸穆拉斯虔信宗教，精於占卜，因此帶着一枝彎曲的杖，算命人觀察鳥的飛動時候，指畫諸天的部位用的。他的遺杖杖保藏在帕拉丁，遺失在這城市給高盧人佔領的時候，後來這批蠻族趕出了，又在火燒場中一大堆的灰燼下發見，別的東西全都燒得精光，還有這杖枝不着火。他又設立了幾種法律，其一本很有些嚴厲，就是妻子不准脫離丈夫，但丈夫倘見他的妻子毒害兒女，或是私造他的鑰匙，或是和人通姦的時候，就有權離棄她；凡是離棄了妻子的人都得用祭品向神們懺悔一番。還有一種情形似乎也是綸穆拉斯時代獨有的，就是他並不規定弑親罪的刑罰，他把一切的殺人都稱為殺人，他以為殺人的案子是有的，但弑親却是情理上不可能的事。他這種判斷，有好多年代，並不見得錯，因為接連差不多六百年中間，羅馬人犯這種案情的一個也沒有；過了漢尼拔的歷次戰爭，才有路求賀斯條斯，是記錄上最初的弑親者。這些問題，就講到這里為止罷。

在太底阿斯當政的第五年，他有幾個朋友和親族，遇見了從羅梭坦到羅馬來的特使們，便在路上攔劫着他們的錢財，因他

們抵抗，把他們殺了。綸繆拉斯對於這樣重大的案子，主張把這些罪犯立即懲辦，然而太底阿斯却包庇他們，把案子延宕着；只有這件事情兩人才公開地爭執着在其他各方面，他們一舉一動都謹慎小心，他們非常和協地共同處理着政務。被害者的親族，因太底阿斯的緣故，得不到法律上的滿意，便趁他同綸繆拉斯在拉梵尼安祭神的當兒，向他襲擊，把他殺了；然而他們却護送着綸繆拉斯回家，對他稱贊着，頌揚着，說是公正的君主。綸繆拉斯帶了太底阿斯的死體，用盛大的儀式把他葬在阿文丁山中，靠近着叫阿米勒斯志林的這塊地方，然而怎樣處辦太底阿斯的案子，他却全不放在心頭。有些作家說，羅梭坦的城市害怕着受禍，把殺害太底阿斯的凶手們交上來，可是綸繆拉斯放掉了他們，說後一件殺人案抵得過前一件。這造成了議論和猜忌的機會，彷彿政府裏面除去了同事使綸繆拉斯十分快意似的。然而這些情形倒一點沒有引起舍拜因人的仇恨或是騷動他們有的愛他，有的害怕他的權力，有的對於他簡直當神一樣的尊敬着，這才大家在他的德望和威權之下繼續過着安靜的生活，許多外國也對綸繆拉斯表示着敬仰；古昔的拉丁國家有幾個都跟他締結着聯盟和同盟。他佔領着羅馬鄰近的一個城市，飛特尼，據有些人說，是靠一枝馬隊的功勞，他先派馬隊去把城門的門樞砸掉，隨後他自己驕然衝上去。也有人說，飛特尼人首先來侵略羅馬，在市內和市外搶掠了一番，綸繆拉斯埋伏着軍隊伺候他們，便殺了他們許多人，把他們的城市佔領起來，然而他却沒有毀滅這都市，不過把牠作為羅馬殖民地，在四月十三日，派送了住民兩千五百人到那里。

此後不多久，就發生了瘟疫使害着的人們霎時間死去，什麼病徵也沒有，這又惹得稻穀萎謝，牛羊倒斃；當時羅馬城裏又下着大雨，這才他們實際的苦難又加上了一種驚恐，以為神們是震怒了。等到同樣的災殃降到了羅梭坦，人人就都斷定着這是兩城所遭受的神罰，因為他們對於殺害太底阿斯和殺害特使們這兩件案子都不依法處辦的緣故。等到兩方面的兇手們交出了，而且受了刑，疫患可就顯然減退了；於是綸繆拉斯用被除式清掃了兩城市，這些被除式聽說直至今也還在叫費樓，丁那的森林舉行着。然而瘟疫還沒有絕滅。卡美林人就侵犯着羅馬，以為羅馬人在喪亂中間，不能抵抗的；可是綸繆拉斯偏迎頭來敵，殺了六千人，大勝了一場，於是他佔領了他們的城市，把那邊的人民帶了一半到羅馬，從羅馬派送了倍於卡美林剩着的人數到那里。這是八月一日辦了的。從他最初創立羅馬以來十六年間，他平添了道許多市民。他從卡美林得來的別的戰利品，有一件是六馬的銅甲兵車，這兵車他安放在發爾坎的廟裏，兵車上坐着一個頭戴勝利的表幟的他自己的彫像。

羅馬人的勢力一天天的強盛起來，他們那些弱小的鄰國驚恐着，只要沒有受着侵犯就感謝得很，強大的却不是怕着就是忌着，以爲他們不應該對綸繆拉斯讓步，却得把他那膨脹起來的勢力抑制一番才行。第一就是多斯加納的一個民族，維安伊人，這些人有着一片雄厚的產業，住在一個廣大的城市裏，他們聲明着飛特尼是他們的屬地，要借此尊貴，他們在飛特尼危急的時候眼望着他們受殺戮不救，等到他們落在別國的手裏，倒想霸佔他們的土地房屋，這事情非但沒有理由，簡直是荒謬得很。綸繆拉斯用費盡的口氣對他們回駁了一番，他們居然就把軍隊分成了兩路，第一路攻擊飛特尼的守軍，第二路則向綸繆拉斯進攻，那攻飛特尼的一路得勝，殺了羅馬人二千，第二路可就給綸繆拉斯打得大敗，喪失了八千。於是兩軍在飛特尼相近再戰，這一天羅馬人的勝利，大家都承認着，多半是綸繆拉斯本人的功勞，他在這場大戰裏表顯了非常的武藝和勇氣，當時他的精力和智巧好像超過凡人似的。然而如有些人書上所說，這天戰死的一萬四千人中間綸繆拉斯親手所殺的居大半，這也太神話，使人相信不得；我們對於美塞尼亞人所說，阿立斯各米尼三祭親自殺掉的拉栖第夢敵兵一百人的亡魂的話也還覺得太過分，何況這麼多的人數呢。這樣的戰破了敵軍，綸繆拉斯任着殘敵逃散，親自帶領着他的軍隊去攻打城市；他們受了這麼大的損失，不敢再抵抗，向他苦苦哀求之後，約定了百年的同盟和邦交；他們又割讓了叫賽普坦伯琴，即「七部」的一個很大的區域，以及他們河上的鹽場，送了貴族五十人作爲抵押品。他在十月十五日，帶領着許多俘虜凱旋，俘虜中間有一個是維底安人的將軍，這人上了年紀，可是他的戰術不見得有老將的深謀遠慮呢；從這原由，現今羅馬人在勝利的犧牲祭中，也帶領着一個老人過市場到卡匹托爾去，這老人穿着紫袍，佩着孩子的玩具（*uilla*）一路上傳呼着呼喊著「出賣撒狄亞人」；原來多斯加納人據說是撒狄亞人的移民，而維底安是多斯加納的城市。

這是綸繆拉斯出馬的最後一次的戰爭。此後，他的行迹同靠着極大的神蹟似的幸運到得權高勢盛的人們，差不多除了極少的例外，誰都一樣；他醉心於自己的偉業，漸漸兒起了驕傲心，捨棄了原有的平民化的態度，擺出儼然國王的神氣來，不由得受到人民的唾棄；尤其是他裝出來的模樣惹起了人民的反感。因爲他穿着紅衣，外罩紫色鑲邊的長袍；他在富麗的王座上接見着人，身邊不論什麼時候，總有少年們伺候着，這些少年因爲命令一下立刻辦差，所以叫「速士」（*obedi*）；他走的時候，前面還有帶着開道的人員，身上繫着皮帶，一奉命令立即縛住，拉了人先前把「里迦來」（*libero*）這個字，照現在的「阿里迦來」（*alibano*）

即「縛」一樣的意味用着；因此這些人員的名稱叫「里克托埃」(Hicore)又因當時用着警杖(Ceantia)的緣故，這棒就叫警杖。想來這些警吏當初本叫「里托里士」(Hiores)後來挿進「克」這聲音去，就叫「里克托里士」(Hicore)或者這是從希臘語的「里太爾基」(Hicore)即「民政官」轉來也難說。現在的希臘語裏，「來伊托斯」(Ialos)還指着庶民，而「拉牙斯」(Ialos)還含有一般大眾的意味。

然而等到外祖父紐密托在阿爾巴死去，王位傳給綸繆拉斯的時候，他爲的迎合民衆的公意，却把政權交給了民衆，而且委派了任期一年的執政官，來統治阿爾巴人。這使羅馬的要人們不由得想望着的各人可以輪流着上台或是下野這一種自由的非王政的國家。因爲當時「巴特列西安」都只擁有虛名虛位，不得繼續參與國政，雖是開評議會，也並非爲的議政，不過爲的儀式，他們在那里默默地謹聽着王命，聽完了默默地退出。他們跟庶民不同的只是先聽到王命。這些還是細小的事情。他甚至獨斷地把戰時獲得的土地分給他的兵士，把俘虜送還給維安伊人。元老院對於這兩件事情既不同意又不贊成。還可以說，是他對於元老院的重大的侮辱。因此過不多久，他忽然不可思議地失了蹤，元老院就受到世間的猜疑和議論了。綸繆拉斯是在當時昆送里斯月，即現今七月七日(Novae)失蹤的，並不留下關於他的死亡的確證來。不過這時日，正如剛才所說，是明白的，爲的表現當時的經過情形，至今在這一天還舉行着許多種典禮。這一種茫昧的結局，想起西毗阿·阿非利加那斯的死狀來，也是不足爲怪的。西毗阿雖是晚餐後死在自己的家裏，却連一點確證或是反證都找不出來。有的說他一向多病，終了天年；有的說他服毒自盡；也有人說，他的敵人夜裏闖進來，搯死了他。可是西毗阿的遺體陳列在衆人的眼前，各人可以從自己的觀察來揣摩臆測，然於綸繆拉斯呢，他失蹤的時候，他的身體的形骸和他的衣服的碎片一點也沒有遺留下來。因此有的想像着：元老院議員們在發爾坎神廟裏殺害了他，把他的全身一塊塊切開來，每人拿一塊塞在懷裏走；也有人以爲他的失蹤並不在發爾坎神廟，當時在一塊兒的也不單是元老院議員，這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當他在羅馬市外叫山羊沼這地方相近，向民衆演講的時候，空中忽然發生了不可思議的奇變。太陽的面上失了光，白天變成了黑夜，這又不是平靜的夜，却還從四面八方起了可怕的雷聲，吹來猛烈的大風，這當兒衆人逃散了，只有元老院議員們擠在一起沒有動。後來暴風雨過去，陽光重現了，民衆又復聚集攏來。他們不見國王，便問國王那裏去。元老院議員們叫他們不要查尋國王的下落，也不要爲這件事情操心，祇消對綸繆拉斯紀念着禮拜着就是，對他們說，

國王奉了神們的召喚上天去，有如在地上時候做仁君一樣，現在要做大慈大悲的神來照顧你們呢。聽到這番話的羣衆相信着，綸繆拉斯會保佑他們，喜洋洋地走散了。可是其中也有幾個人把這事情用敵意推究了一番，對貴族們詰難着，誹謗着，說他們親自殺了國王，要民衆相信這些鬼話。

在這混亂的情勢之下，據說有一個家世顯赫，德高望重，且是綸繆拉斯自己忠實的，親密的朋友，先前同從阿爾巴來，名叫朱理亞·普洛克拉斯的貴族在公會堂出現了。他起了極嚴肅的誓，當民衆之前報告：他在旅行的路上，親見綸繆拉斯王走來打招呼，王穿着亮晃晃的甲冑，看去比平時更長更漂亮。他一見這幻影不由得害怕起來，便說道：「哦，天呵！你因何緣由，爲何目的把我丟在不正的邪惡的臆測裏，把全市丟在哀別和無限悲嘆的空氣裏呢？」王回答道：「哦，普洛克拉斯呵！我們是從神界來的，在人界住了這許多年，把威勢和光榮冠於天下的都市建造好了，再回天上，這是神意如此呀。再會罷，你傳話給羅馬人罷。操守着道義，耐着心，他們會到達人類的權勢的頂峯的。我就要在你們上頭，做大慈大悲的啟利那斯的神。」這番話靠着報告者的誠實和誓約，在羅馬人聽來，似乎是可信的。而且這中間的確又混和着好像神所憑依的人似的一種神聖的熱情和超自然的感應。他們雖也沒有反對這番話，放棄了一切猜疑和誹謗，向啟利那斯祈禱着，把綸繆拉斯當神一般禮拜着。

這很像希臘神話中普羅康內西亞人阿立斯提阿斯和阿斯太拍里昂人克利其米第士的故事。據傳說阿立斯提阿斯死在一家漂布工場裏，他的朋友們來看他，尋不着他的遺體；過一會兒，據國外歸來的人們說，他們在路上撞見了阿克洛吞旅行的阿立斯提阿斯。克利其米第士是奮力過人的巨漢，性情粗暴，鬧過幾回禍；最後在一所學校裏，用拳頭向一根支撐着屋頂的柱子敲去，這柱子就當中折斷，屋坍下來，壓死了學童們。他被追捕得急了，逃進一口大櫃裏，關上了蓋子，緊緊兒拉着，許多人合力來扳這蓋子，還是扳不開，後來他們把櫃敲碎了一看，裏面不論活的人都沒有。他們怪極了，便派人到特爾斐問神話，神巫回答道：

「世上的英雄，最後是克利其米第士。」

又據傳說阿爾克米那的遺體。在運到墳頭去的時候消失了，櫃上却見有一塊石頭載着。世上的神話作家記述着許多這樣荒誕無稽的事情，硬使生死不定的人們神化。雖然根本否認人的德性中有神性存在不免是鄙陋是不信，然而把天界和地界相

混淆却也是十分可笑的。我們還是跟品得共同信着這樣罷。

『一切人類的肉體服從着「死」的定律，靈魂則永遠不滅。』

因為只有靈魂是從神們發生的；這從神們那里去，然而靈魂並不是在伴着肉體的時期，都是在全然從肉體擺脫分離，到達清淨無垢的極度的時候才回到神們那里去。最完全的靈魂，如赫拉頤利太斯所說，是放射的光，彷彿電光從雲間閃發似的，從人體飛出，但是受肉體纏擾的靈魂却就像粗劣的潮濕的香不容易燃着，不容易升發。所以我們如果違反自然的法理，說善人的形骸登天，那是不應該的。照神聖的自然法則，這些善人的德性和心靈從凡人轉移到英雄，從英雄轉移到半神，再從半神，有如在那依的儀式似的，經過了最後的清淨和成道，解脫了屬於肉體和煩惱的一切之後，升而成神，進到最大最有福的完成的境地。並非依照着人間所定的律例，却是順應着正直的天道才如此。

綸繆拉斯的謠說啟利那斯有人說是跟馬茲(Mars)同義；又有人說因為羅馬的市民叫啟利提斯的緣故，才有這個稱呼；又有人說因為古代人叫投槍或是槍啟利斯(Ourea)拄槍而立的勳諾的像這就叫啟利底斯，而且祭供來奇埃的投槍上飾着馬茲的像，而且用投槍賞賜有戰功的人們是一種慣例。綸繆拉斯是軍神也就是投槍之神，所以叫啟利那斯。建有祭祀綸繆拉斯的廟的小山，因他的名，叫啟利那利斯山。

綸繆拉斯失蹤的一天叫「人民逃亡」及「山羊的諾尼士(Nona)」因為這些人民曾經到市外去，在山羊的沼舉行犧牲祭，一路喊着馬卡斯，路西阿斯和凱埃斯這些羅馬人的名字。這是模做着他們當時驚慌奔逃，互相叫喚的樣子。然而據有些人說，這並非模做着市民奔逃的狀態，只不過模做着快速的追擊，這是跟下面要說這一回事有關的。在佔據羅馬的高盧兵被卡米拉斯驅逐之後，羅馬這都市還沒有回復它的勢力。里維埃斯·帕司太米埃斯所統率的拉丁的大軍就乘機向羅馬進發。帕司太米埃斯駐兵在離羅馬不遠的地方，派一個傳令官傳話道，拉丁人所指望的是兩國民之間締結新的婚姻，使（現今幾乎廢棄的）舊的盟約和友好更新；羅馬的人民如果交出相當人數的處女和寡婦來，他們就可以照先前舍拜因人所訂立的同樣條件講和親善。聽到這番話的羅馬人害怕着戰爭，可是想了一想，把他們的婦女交出去實在同做俘虜相差無幾，正在遲疑的當兒，叫非羅底斯（一說忘安拉）的一個婢女出來勸告他們，這兩者都使不得，還是用策略把戰爭和交付人質這兩件事都避免掉。策略是這

樣的：她自己和別的許多美貌的婢女，穿着良家處女的服裝，由他們送到敵人那里去。她到夜里舉起烽火來，羅馬人一見這烽火，就帶着武器襲擊睡熟的敵人。拉丁人這樣的上了當，菲羅底斯攀登到野無花果樹上，揚着烽火，在後面用帳和毯子遮住，使敵方看不見，只有羅馬兵方面看得見。他們一見這烽火就急急的從城門跑出去；跑的時候，他們匆忙地互相叫喚着。他們乘敵兵不備衝殺過去，便打败了敵兵。後來舉行凱旋的祭典，他們就叫這祭典『山羊的諾尼士』，因為羅馬人叫野無花果樹『卡普里菲卡斯』，即『山羊樹』。羅馬人在市外野無花果樹搭成的棚下宴待婦女，婢女們聚集到這地方跑着玩。後來他們玩着遊戲的戰爭，拿石子拋來拋去，爲的紀念她們在戰時給羅馬兵助勢幫忙。有着這種說法的史家很少。史家講到在白天天人互相呼喚着，奔到山羊沼去舉行犧牲祭，是採取最初的一說的居多。可是我們不妨說，這兩種事件發生於異年同日。史家告訴我們，綸繆拉斯是在五十四歲上，他即位的第三十八年去世的。

綸繆拉斯和提秀斯的比較

以上所記是我認為值得記憶的關於綸繆拉斯和提秀斯的事。首先第一，提秀斯本來可以在特洛屠統治光榮的帝國，過安泰的一生，但是他却依照着自己的自由意志，並非出於強制地幹了好些勇敢的功業。至於綸繆拉斯則（據柏拉圖的話）為了解脫當前的屈從狀態，和臨頭的處罰，從恐怖中間發出勇猛心來，在害怕着極刑的當兒，不得不然地下了成大事業的決心。而且他的最大的出於決心的功業不過是除滅了阿爾巴的一個國王。提秀斯呢，單是作為小冒險和序幕，就舉得出西朗、辛匿斯、普洛、克拉斯梯士和科利內士這些名兒來。他殺了這些人，也就是給希臘人除滅了可怕的暴君，而受着這種恩惠的人們還不知道這是誰幹的。再則，他本來也可以毫不麻煩地從海路到雅典去，用不着掛念那些盜賊來欺侮他；綸繆拉斯呢，他當阿穆琉斯在世的期間，始終是心上不安。加之，提秀斯所以討伐這些梟雄，並非為的自身受着什麼禍害，只為的世人；然而綸繆拉斯和利瑪，在自身沒有受禍的期間，却對暴民的壓制人民取着旁觀的態度。如果在戰場上對舍拜因軍交戰受了傷，殺了阿克朗王，並且征服了許多敵人算是偉大的事罷，那麼，跟這些武功相對的，在提秀斯方面就是對「牛獸牛人」(Centaurs)的角鬥和阿馬沖遠征的快舉了。從提秀斯的冒險看來，他自願同着少年們和處女們，充當對克里特的貢物，或者去做怪物的食餌，或者去做安德洛久斯墳墓上的供物，或者據最穩健的說法，去做暴虐殘忍的野人的奴隸，過受難受辱的生活；這是何等的勇氣，何等的大度。這可以說，是為萬民的正義，愛名譽和勇武的舉動。於是，我想到哲學家所說戀愛是神們用以庇護年青人的應急品這種話是不錯的。尤其是亞立亞德泥的戀愛可以說是為保全提秀斯的生命起見，神所擺布，神所製造的。我們委實不該責備她的戀愛提秀斯，只能怪着世上一切男女不同她一樣的愛上提秀斯。既然愛他的只有她一個人，我敢說，她這個人愛慕着德和善，愛慕着最大的勇士，她是值得神的愛的。

提秀斯和綸繆拉斯都是天生的統治者。然而兩人都一輩子沒有體會到王者的真義。一則傾向着迎合民意，一則傾向着專制，兩人從相異的性情出發而同陷於錯誤。統治者首先應當關心的是使政治安定。因此避免着不當的行為比守着應辦的事務還更緊。過寬或是過嚴就算不得王者或是統治者，只可以說煽動家或是暴君。這樣子，不是惹起臣民的反感，就會遭受臣民的輕侮。一則因溫和善良而遭禍，一則因傲慢苛酷而受累。

還有一層，如果人們的災禍，並不可以完全歸於運命，却是跟人們的性情的差別相關的罷，那麼誰會看過提秀斯對他兒子的憤怒，綸繆拉斯對他兄弟的憤激呢？從這些動機看來，我們對於好像嚴重的打擊似的堅強的原因所惹起的憤怒原諒一番是容易的。就綸繆拉斯說，爲了公務上跟兄弟意見衝突，忽然起了這樣的橫心，這是誰也想不到的。但是就提秀斯說，愛慾的嫉妒和愛妻的訴苦惹得他心頭火起，才給自己的愛子吃一點苦頭，這番情形即使不少人感動着，而且綸繆拉斯大怒之下，犯了結果不幸的行動；提秀斯呢，到頭只不過用言語痛罵一頓，訓斥一頓，這兒子後來的災禍似乎是運命所擺布的。到此爲止，有人投起票來，一定會投提秀斯這方面的呢。

然而綸繆拉斯無論如何，也有一個大大的勝利着，就是他究竟從低微的地步成就了他的功業，他們兩兄弟在沒有做到自由人之前是當作奴隸，當作飼豬人的兒子的。但這兩人解放了差不多一切的拉丁民族，得了許多最有榮譽的尊號，叫祖國的怨敵的擊滅者，叫友邦同胞的擁護者，叫萬民的王，叫都市的創始祖，也就是跟提秀斯似的，食都有別。提秀斯從許多的家中，撮與了唯一的家，因此破壞了許多帶有古王，古英雄的名的都市。綸繆拉斯後來固然也同樣地強迫着敵人把他們自己的住所破壞掉，消滅掉，遷到征服者的地方來住，但是在最初，他並沒有食都，或是擴大原有的都市，却建設了新都市，因而一手獲得了領地，國王，王國，妻子，兒女和親戚。這麼着，他並不殺害各地的人民，倒使沒有家鄉而要在他的治下成立社會，做着市民的人們受了不少的恩惠。他並不殺戮盜賊和叛逆之類；他却征服了好些國家，覆滅了好些都市，打敗了好些國王和武將。至於利瑪呢，究竟死在誰的手裏也還是疑問，照一般的意見，是應該歸罪於綸繆拉斯以外的人們的。他把母親從死地救了出來是明明白白的；他又使做着可恥的臣子，受着壓迫的外祖父復歸伊尼阿傳下來的王座。他對外祖父盡了職，連無意識地損害了外祖父的事也一件不會有過。然而提秀斯呢，例如他對關於旗的命定的遺忘和疏忽，我想無論如何總難以解辯，就是站在極寬大的裁判官之前也免不了。

了受弑親罪的裁判。阿提略的一個史家，明知道對這事情辯解的困難，就造了一種偽說，說是伊久斯王當船駛近的時候，趕忙奔到阿克洛玻利斯去看怎樣的光景，脚一滑就翻落去了。照這種說去，好似王連一個僕從也沒有，王到海邊去，誰也不肯陪伴他呢。

還有，掠奪婦女這一種罪惡，在提秀斯方面也沒有值得聽的辯解的餘地。第一，他幾次三番犯了這一種罪惡。他搶了亞立亞德泥，安提奧皮，特洛屠人安奈克索，最後又搶了赫楞。這時候，他已經是一個老頭子，但是赫楞却還未到可以結婚的年齡；她還是一個小孩子，他則過了法定的結婚年齡。又從這種罪惡的動機看來，這等特洛屠，拉栖第夢和阿馬沖的處女，對他並未訂有正當的婚約。給他生育兒女，也不比謫拉克西阿斯及色洛普斯的後裔的雅典婦人們更見得適當。那麼這種掠奪婦女的行為，是出於淫亂好色的可疑的。綸繆拉斯搶了這八百名的婦女，據說又爲自己揀了赫什利亞一個人；他把其餘的婦女分給了都市的重要的人們。此後他對她們就表示着尊敬和親愛和正義，於此可見這番暴行和迫害顯然是有結成社會的作用的出色的政治手段。他用這手段使兩民族混和起來結合起來，成爲將來的交好和社會安定的源泉。而且他確立着夫婦間的敬愛和貞操，這是歲月可以作證的，在二百三十年之間，丈夫離棄妻子，和妻子離棄丈夫的都不會有過。只是，有如希臘人中的好事者指得出弑親的最初的例子一樣，羅馬人也都知道，斯布里埃斯·卡味里埃斯是離棄妻子而借不會生育爲理由的第一個人。直接的結果也同樣，在這等婚姻的根基上，兩王分有着國土，兩國民歸附着同一的政府。然而提秀斯的婚姻既沒有產生怎樣的親善又沒有便利商業上的交易，所惹起的却是敵意和戰禍，是對市民的殺戮，到最後就連阿斐特泥的都市也喪失了，這時候虧了希臘人對神似的哀求過懇情過的敵人的憐憫，方才避免了從前爲的巴里斯，特羅亞所遭受那樣的慘害。而且提秀斯的母親，如果被擄的事不是虛說罷，那麼，她親生的兒子對她棄置不顧，使她不但處着危險的境地，實際上還身受着同赫邱白一樣的苦難。唉，但願這些說到的事都不過是虛說呵。相傳關於兩人誕生前後神的冥示的事情也成着一種對照。綸繆拉斯靠着神們的特殊恩寵活命；但是命令着伊久斯禁慾的神話似乎倒指示着提秀斯的誕生是違背神意的呢。

英吉利斷片

〔德國〕海涅作 茅盾譯

〔海涅 Heine 的英吉利斷片 English Fragments 在一八二八年發表於一個德文雜誌，海涅自己也就是這個雜誌的編輯人之一。後來在一八三一年集爲單行本，有重要的增添。這裏所譯二則係從 Heine 所編選的英譯本海涅散文抄裏轉譯的。〕

一 倫敦

我見過世界上使人驚奇的最大的奇蹟；我見過了，而我此時比從前更加驚訝——我的記憶裏此時依然粘住著那些如林的石頭房子，那些以這如林的石頭房子爲目標的奔流似的臉，活人的臉，臉上是他們的一切的各式各樣的情熱，他們的一切的可怕的愛憎，飢餓的衝動——我在這裏說的是倫敦。

叫一個哲學家到倫敦去罷，可不要叫一個詩人去，叫一個哲學家去，放在登發柴特 (Chenyside) 轉角，那他所學得的，就會比他從最近來布齊 (Leipzig) 市場上所有一切書本子裏學來的更多了。當人潮在他周圍洶湧時，就會有一個新思想的海在他面前起來，而且那激動人臉之潮的「永恒的精神」也將感發了他；社會協和的最深藏的秘密也將突然顯示給他，而他就會聽得世界的脈搏分明在跳，他將看得很清楚——因爲，如果倫敦是世界的右手罷——而且是世界的活動的有力的右手呢——那麼，我們不妨把從交易所到唐寧街 (Downing Street) 這一段稱是世界的大動脈。

可是不不要叫一個詩人到倫敦去！這個純然的什麼都認真，這個龐然的劃一不二，這個機械似的運動，這個即使是娛樂中也

帶嚴肅，這個儼然有介事的倫敦，會望死了想像，奪去了心。要是你送一個德國詩人到了那邊啊——一個夢想家，會對於每個簡單現象吃驚地站住了瞧著，甚至於對一個襤褸的叫化婆或者寶氣輝耀的珠寶舖子——那，那他就會覺得什麼都不稱心了，他會八面碰壁，甚至會被撞倒，人家一邊撞他，一邊還輕聲罵著「該死」該死——該死的推擠呀！我不久就知道這些人們實忙得很。他們是大模大樣地生活著，而且雖然他們的衣和食比我們的貴得多，可是他們必須比我們穿得講究與得好——為的面子是不能不顧到啊。不但如此，他們負了很大的憤，然而為了一時的面子，他們會把他們的金錢當作瓦片在水裏削，他們把金錢供給別的民族去打仗——給他們開心，而把條約作為一份美「禮」酬謝各個有關係的君王——因此，約翰牛（John Bull）（指英國民族——譯者）必須日夜做工弄錢來對付這種樣的化費；他必須日夜賣成他的腦子去發明新的機器，他日夜滿頭大汗坐在那里打算盤，趕忙地從碼頭上奔到交易所，再從交易所奔到碼頭上，所以，要是有一個德國的窮詩人怔怔地朝一家印刷店的窗洞裏望，在豈潑柴特的轉角，擋住了他——約翰牛的路，那麼，挨一下推撞，挨一句實在不客氣的「該死的」斥罵，真也是不值什麼。

但是我那時站在豈潑柴特轉角怔怔地望著的圖畫却是法國人的渡過培雷西那（Peregrina）。於是乎當我我一定心神再朝那人潮怒湧的街頭看時——那是男人，女人，孩子，馬，驛車，五顏六色的大轉輪，中間還夾著個出喪的行列，嗚嗚地格支格支地捲著前去——我看了時就覺得倫敦便是那所謂培雷西那橋，個個人爭先恐後發瘋般擠著要過去，為的過去了就有了性命了，於是可憐的步行者死於橫冲直撞的騎者的馬蹄下，誰要是失足跌了一交，誰就永久完了——在這裏，那怕是最好的朋友也互相擠軋，毫不動心地踏著別人的屍身，在這裏，成千的人，軟弱的流著血的，無效地攀住了橋板，都滾到下面的死的冰窖去了。

在我們的親愛的德國，却是多麼比較的愉快而且比較的安靜啊！這裏是多麼夢境似的舒服，而且像以色列人的安息年似的一切，都輕溜溜地滑過呀！哨兵們悄悄地換了防，軍服和房子在和平的太陽光下曬著，燕子在旂竿的基石上飛翔，肥胖的諸議官太太們站在窗口微笑，而在那些有回音的街道上呢，總有足够的空地，給兩條狗打架，而且給人們隨隨便便站住了閒談著，戲院，並且低低地鞠躬——呵！那一鞠躬多麼低低地呵！——當其時有什麼小貴族的破落戶，或者「準」破落戶，破爛的大樹上

橫著顏色的緞帶，或者是什麼搽粉的鍍金的御前武官，大模大樣走過，而且大刺刺地抬抬手回了禮。

我曾經決定主意不讓那倫敦的浩瀚——那是我久已熟聞的了——驚怪了我。但是我的經驗正同一個決定主意不理會鞭打的可憐的小學生一樣。事實是：雖則他希望從那慣常的鞭子慣常地打在他背上接受了慣常的一下，然而他却吃著了一下最不慣常的狠狠的抽，在一個不慣常的地方，用的是一根細韌的樹條。我預期著偉大的宮殿，可是我却見了小小的房子。可是那些小小房子的十分劃一以及無限止的延展却給了我驚異的印象。

爲了天氣潮溼和煤煙，這些磚頭的房子都變成一律的顏色，就是棕色帶暗綠。建築的樣式又是一律的，普通是兩對或三對窗寬，三層高，屋頂裝蓋著小的紅瓦，這叫人想到新拔了出血的牙齒。因此，那條廣闊而十分方正的街道的兩旁就像綠飾著無盡長的營房。這事實也不是沒來由的，因爲每個英國家庭雖然只有兩個人却仍舊必須自成爲一個獨自的堡寨，於是有了錢的技職家就適應這需要，把整整一條街全都建築了這種樣式的住房而零拆出租。在城裏的主要街道呢——那邊是倫敦的商業最繁榮的地點，那邊是老式房屋夾雜著新式的，而且那邊，房屋的前面是蓋滿了名字和招牌的好幾碼長，大都是鍍金的，而且是浮雕——前面所說的那種「劃一」的特點可就不大惹眼了——當真是不大惹眼，因爲異鄉人的眼光不斷地被那些陳列在窗中出賣的新奇耀眼的貨品所吸引了。而這些貨品之所以發生了那樣的效果，尚不僅因爲英國人能够把他們所出的貨品件件都製得精美，而是因爲每一件奢侈品，每一星樣的燈和每一皮鞋，每一茶吊子和每一女人的衣服，都閃耀得這樣誘人而且這樣「盡善盡美」；在陳設的藝術上就有一種特殊的風趣——在色彩的拚配，也在店舖的衆多的門類，即使是最平常的日用品也因爲陳設得宜而放射著奇異的光輝。平平常常的食物也用牠們由陳設得法而來的新的光芒吸引了我們的注意，甚至一甌生魚罷，也放置得那樣可愛，因而牠們那鱗片上閃閃的虹彩也在對我們引誘；生肉鮮豔得像著了色似的，攔在潔淨的或彩色的瓷盆上，圍繞著芹菜——是的，一切東西都像彩繪似的，叫我們想起了弗俞支·米列司（Fleming）的豔麗然而謙卑的繪畫。只是那些人兒却不像那荷蘭畫片裏人兒似的有趣；他們賣著最可愛的玩意兒，却擺著一付最板板的嘴臉，他們的衣服的裁製和顏色也跟他們那房子一樣的劃一不二。

市的對面，他們叫做「西頭」的，——那邊是更貴族的和不大勞碌的人們的住區，這個「劃一不二」就更加顯著。然而這

裏有的是很長很闊的街道，所有的房屋都和宮殿一般大，外表上只覺得沒有一樣不是出色的，除非我們存心不提這裏的房岸也像倫敦城裏所有的上等房屋似的，牠那第一層的窗子外邊全裝著鐵條的護欄，而且在底層也有鐵欄保護著一些地下室

的進口。倫敦城的這一區內也有大的方場，那邊，如上所述的房屋圍成了一個口字形，中心是花園，鐵欄圍住，園裏有石像或是別的什麼。在一切這些方場和街道，我們的眼睛決不因爲有了窮人的破屋子而跳一下的。到處有富人和貴人在高處瞧著我們，然而同時到處有窮人穿著破爛衣服含著眼淚蜷縮在僻巷裏以及黑暗潮溼的小弄裏。

異鄉人要是在倫敦的大街上徘徊，而不找機會直進入民衆的住區，那他就幾乎看不見倫敦的悲慘。只有在一些黑巷口，這裏那裏都站得有一個衣衫襤褸的婦人，瘦胸前抱著個吃奶的孩子，用她的眼光求乞。也許這眼睛仍然是美的，你看到這眼睛裏，你就看透了那裏邊的苦難的世界。普通的乞丐是老年人，他們站在街角掃清邊道——這在泥濘的倫敦是十分必要的——討一個「銅子」的報酬。是在淒涼的黃昏時光，「貧窮」和她的同伴，「惡行」和「犯罪」從牠們的隱藏處爬了出來。牠們愈加畏避光天白日，就是牠們的苦難悲慘跟那照耀四處的財富的驕傲愈加對比得惡毒。只有「飢餓」間或在白天裏把牠們從牠們的洞裏趕了出來。那時候，牠們站在那裏用沉靜的然而說話的眼光，乞求地瞧著那些匆匆地走過——忙碌而且丁丁地金錢響的富商人，或者瞧著那些遊惰的貴人，像一個食傷病的神似的，騎了他的高頭大馬過去，時時對下邊的民衆瞥一眼——那是貴族的漠然的一瞥，似乎那些民衆就是一羣螞蟻，即不然，至多也不過是一羣低賤的傢伙，牠們的喜樂或悲哀跟他貴人全不相干。是的，英國的貴族像天生的高級東西似的，翱翔於固著在泥土而不可分離的無數小百姓之上，還以爲他們那小鳥不過是暫時立脚之地呢，他們還把意大利視爲他們的夏宮，巴黎視爲他們的社交的「沙龍」，而且全世界都是他們理應繼承的產業呢。他們大刀闊斧幹下去，不知何所謂憂愁與苦難，而他們的黃金就是一道符咒，使他們的最大的野心能够充分實現。

可憐的「貧窮」呀！當別人漲飽著可鄙的富餘的時候，你的飢餓一定是多麼難受呀！而且當有人隨便扔一點麵包屑到你懷裏的時候，你用來潤溼那麵包屑的眼淚一定是多麼苦呀！你用自己的眼淚毒了你自己。你使你自己跟「惡行」和「犯罪」聯盟，你道辦法是對的。不法的罪人他們心裏常常有更多的人性，比之那些冷酷的規規矩矩的尊貴的市民——是在他們的白心裏，滲滴下惡的勢力但也有善的勢力。我看見過臉頰上塗著紅的惡行然而心裏却有神聖的清潔的女人。我見過這樣的女人

——我大概還能再看見

威靈頓 (Wellington)

這個人，當世界上的偉大人物運氣都不好的時候，他獨不幸而碰到好運，而這一點使我們生氣，使他成爲可恨。我們所見於他的，只是一個蠢貨戰勝了一個天才——阿失·威靈頓 (Arthur Wellington) 勝了而拿破侖 (Napoleon Bonaparte) 不能翻身！從來沒有一個人被運命之神更可笑地戲弄似的寵愛過，像他（威靈頓）那樣；好像命運之神就爲的要暴露他的虛空的渺小，這才將他高高地擡上了勝利之盾。命運之神是一個女人，而也許依女人的聰明，她對於那顛覆了她從前的寵兒的那個人秘密地記著恨，雖然那顛覆還是由於她自己的意志。而她又讓他在加特力散解放問題 (Catholic Emancipation question) 上，又一次得了勝——是呀，就在這一次的鬥爭中，喬治·甘寧 (George Canning) 跌倒了翻不得身。要是那位倒楣的倫敦特萊是在內閣裏的前任的話，那麼也許他會受人愛敬；然而他是那尊貴的甘寧的後任，他是那位很有人流淚很有崇拜的偉大的甘寧的後任——而他得勝，甘寧却跌倒了不得翻身。要是沒有這樣不幸的好運，威靈頓也許可以稱是一個大人物，通過人們也許不會恨他，也許不會太嚴格地評衡他，至少不會用那評衡一個拿破侖或是一個甘寧的英雄的尺度去評衡他，而結果也許永不會發見他是多麼渺小的一個人。

他是一個渺小的人，而且連小人物也說不上的人兒。法國人有一句再毒辣也沒有的嘲諷，說波列涅克 (Polignac) 是一個不出名的威靈頓。當真呀，我們從一個威靈頓身上撕去了那赫赫有名的陸軍大將的軍服，剩下來的還有什麼？

在遺裏，我給威靈頓勳爵用了最好的辯解——用這字的英國的意義。然而我的讀者聽得我莊嚴地自白我從前曾經無所不至地讚美這位英雄，光景會詫異罷。這是一個好故事，我願意在這裏講出來。

我在倫敦的理髮匠是一個激烈份子叫做懷德先生 (Mr. White)，一個可憐的小小的人兒，穿一套破舊的黑衣服，破舊到幾乎閃著白光；他又是這樣的瘦，甚至他的臉從正面看去也像是個側像，而且他胸中的「氣」即使還洩歎出來也可以看見。這些

歎氣的成因是老英國的不好的運氣以及不能繳付國債。

「唉！」我常常聽得他嘆氣說，「爲什麼要英國人操心去過問誰在治理法國以及法國人在他們自己家裏幹些什麼？但是先生呀，那貴族和教堂却害怕法國革命的自由的信條，而且爲的要壓倒這些信條，約翰牛必須化錢流血，而且負債。我們已經從戰爭裏得到了我們所要的一切了——革命是鎮壓下去了，法國的自由之鷹已經被剪掉了翅膀，而教堂也很有把握相信這些自由之鷹沒有一隻能够飛過海峽來了；那麼，應該是貴族和教堂負責付清那一筆爲了他們的好處却不是爲了窮人的好處而欠的債——唉！可憐的窮人呀！」

無論何時，懷德先生一提到「窮人」，他的嘆氣總是比平常更深長，於是來了尾聲——他訴說著麵包和啤酒這樣貴，而窮人必得餓著肚子爲的要喂飽那些肥胖的爵爺、獵狗、教士，而且只有一著說到這句話時，他一定要磨他的剃刀了，當他發瘋似的將他的剃刀在皮條上一來一往拖磨著的當兒，他咬緊牙齒自言自語道，「爵爺，教士，獵狗。」

但是他那激烈的咆哮特別厲害地針對著威靈頓公爵。無論何時他一提到威靈頓公爵，他就什麼都罵得出來的，他一面給步上肥皂，一面他自己嘴上也全是忿怒的泡沫了。有一次，我喫驚不小，當他剛好刮臉刮到我頸梗子的時候，忽然破口罵起威靈頓來了，他一邊給我刮，一邊就喃喃地說道，「只要他擱在我的剃刀下，像這樣，那就好了；我就免了他自己麻煩用刀抹頸子，像他的同僚而又同鄉的倫敦特萊（Londonerry）那樣，這傢伙就是那樣結果了自己，在干脫（Kean）的腦司·克拉（North Cray）——該死的，這傢伙！」

我早已覺到這位先生的手在抖著，我生怕他也許興奮中把我當真當作了威靈頓公爵，我努力想平他的氣，而且，打算不知不覺地把他弄伏貼，我喚起了他的民族自尊心，我說起了威靈頓公爵已經增進了英國的光榮，我又說起他一向就是別人手裏的無知識的工具，而且他愛吃牛排，而且他——天呀，天曉得我說了威靈頓多少好話，當那把剃刀刮著我的喉頭。

假使我難過的是想到阿失·威靈頓會和拿破侖·波那帕脫同樣地盛名不朽了。這就等於邦底烏斯·勞拉脫（Pontius Pilate）這人的名兒不見得比耶穌的名字較爲被人輕易忘掉。威靈頓和拿破侖這是個奇怪的現象，人們的心會同時想起了這兩個名字。這兩個人的不同，再大也沒有了，即使就他們的外貌講，威靈頓這笨鬼，上了漿水的麻布似的肉體中有一個灰色的靈

他的死僵的臉上有木強的微笑——然而在這人旁邊，人們又會想到了拿破崙的容貌，他是身上每一寸都是天神樣的哪！他的容貌永不會在我記憶裏消掉。此刻我依然看見他，高高地騎在他的馬上，他那大理石的威嚴的臉上，那對不朽的眼睛，沉靜地往下邊看著，看著他的衛隊分列走過——那時他正將他們調往俄羅斯，而那年老的榴彈兵抬眼看他，這樣可驚地忠心地，這樣意識地嚴肅，這樣視死如歸——

“Te, Caesar, morituri salutant!”

我常常忍不住自肚子裏懷疑，究竟我當真見過他一面麼？我們可不是算得真真是他的同時代人麼？於是乎我就覺得他的肖像好像是從「現在」這小小的鏡框上撕去，而且更傲然更威嚴地消失在「過去」的淡光中了。甚至他的姓名在我們現在聽來也像是古代的名字了，跟亞歷山大如凱撒等等名字一樣地古而英雄的了。這已成為各民族間的結合的名字，當西方和東方碰頭的時候，他們由這簡單的名字而感到兄弟般的友愛了。

這個名字能够發生怎樣的效果和魔力，我有一次在倫敦的埠頭上感覺到了，是在印度碼頭，我正站在那兒，有一條東印度人號剛剛從孟加拉來了。這是一條巨人似的船，滿載著印度人。那怪異的樣式和人羣，古怪色彩的服裝，難懂的表情，異樣的姿勢，生野而別緻的外路語言的捲音，以及他們的歡呼，他們的笑，他們那有點柔軟的黃色臉上，忽起忽落的嚴肅，他們那似乎憂悒地朝我望著的黑花似的眼睛——這一切激動了我的情緒就好像受了幻術一樣。我好像突然被搬到瑟希刺最德（Schelera-Nale）的故事裏了。我覺得闊葉的棕樹，長頸的駱駝，金飾披身的象，以及別的寓言似的樹木和野獸，一定就要跟著出現了。那管貨人正在船上，他同我一樣不大懂得那種異方話，而他那正牌的英國人的褸狹，也不能充分告訴我，他們是怎樣可怪的民族，幾乎是亞細亞洲各地的摩哈默德教徒，甚至也有深黑膚軟頭髮的非州人，全都團集為一族。

對於一個全心靈厭倦了精神喪失的西方，一個憎恨著歐羅巴像那時的我那樣的人，這東方的片段在我眼前興高采烈地而且變化多端地移動著，就是一服提神的安慰劑，我的心至少享用了這安慰劑的幾滴了——那是我陰間的漢諾威（Hanover）或是普魯士的冬季夜裏所那樣長期渴望的呀，因而很可能的我以為這些異邦人跟我很對勁，而且要是我能够對他們

說幾句友誼的話，那我就多麼快活。從他們的眼睛的深處也顯然表示了他們很喜歡我，而且他們也想對我說幾句使我高興的話，糟的是彼此都不懂對方的語言。後來，我忽然得了個主意，要用一個字來表白我的友情，我虔敬地伸出了我的兩手，好像是賀喜那樣，我喊了那個人名字，「摩哈默德！」立刻這些異邦人的深色的臉上都佈滿了喜氣了；他們恭恭敬敬交臂致謝，並且回答我的歡聲齊聲喊道：「波那帕說！」